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011/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通裝印刷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8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一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三)

〔宋〕呂祖謙輯

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 唐書詳節用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一年劉弘毅慎獨齋刻本配補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十四卷東漢精華十四卷

〔宋〕呂祖謙輯

重慶圖書館藏明正德元年張氏刻本

諸史提要十五卷

〔宋〕錢端禮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乾道紹興府學刻本

漢雋十卷

〔宋〕林鉞輯

上海圖書館藏宋淳熙五年滁陽郡齋刻本

元史節要十四卷

〔明〕張九韶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張克文刻本

兩晉南北奇談六卷(存卷一卷五卷六)

〔明〕王渙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新集分類通鑑□卷(存卷一)

不著撰者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二年施槃刻本

八〇五

七六〇

六四八

五七二

二九九

一八六

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

(三)

〔宋〕呂祖謙輯

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

唐書詳節用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

十一年劉弘毅慎獨齋刻本配補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七史詳

節二百七十三卷》提要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一

列傳

鄭餘慶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擢進士第正元中拜同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義憲時改太子少師時數被官多沈惜又帝親郊陪何者被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貢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即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與制不倫謂餘慶淹滯前職過詔為詳定使俾參訂正下平議餘慶引韓愈等為副凡增損儀矩號稱詳衷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算詔可加檢校司徒卒餘慶少欲厲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賜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儉狹至官府乃開牌廣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後僕妾者吾師之役生內謁必引見詳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子將本名涵題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今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質父憲立入翰林為學士帝使梓潼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適問之隨即判斷無留吝因賜金紫服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魏元制學盛齊嗣完之資生徒風化盛行卒諡曰宣子從諱尤知名

互詳以大儒輔政

鄭從諱

從諱字正采及進士第咸通中為吏部侍郎餘慶次明允舊宗立為河東節度使即有釋參佐從諱即表王調等自副肯一時還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平亂劇則上日旁午從諱視事無度情更推捕反賊賊其首惡以張彥球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贖無餘猶故得共死力渠屯宿從不致疑

察又轉博士皆寒毛惕伏。後明廷故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追
太原由嵐右並河而南獨充用避辭榮議以名馬歸之後拜太子
保卒初監流中原沙陀強悍而卒取其川者從議為太原重也時鄭
畋以宰相鎮鳳翔後撤討賊形人以必義相提衡賊尤惴然二鄭云

鄭珣瑜

鄭珣瑜字伯元鄭州人太和中以楓嶽主文科高第正元中為
河南尹性嚴重少言末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謁至河南
清靜惠下感歎資發以便宜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帥連珣瑜
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悅連勞績顯時謂治河南比蔡
延賞而重軍堅正過之。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實為京兆尹到
下務進奉珣瑜諫曰留府錄事入有系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
出何色耶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其說而不決也。順宗立遷文
部尚書王叔文內交各人獲擢政機事執權為宰相居外奉行珣瑜
謂曰吾可復舊此乎歸臥家不出數月卒諡文獻子單

鄭珣瑜

軍以父蔭累擢鎮城大夫(續)立不卸國事數荒淫(續)吐蕃方
強與唐對峙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饕餮諸外
游畋今吐蕃在邊但詔中國大金饋所出國民膏血願節用之以所
餘備邊母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悛顧宰相蕭瑄曰是
皆何人使曰諫官帝曰朕之關下能盡規也也因詔單曰閣中殊不
效故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廷笑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又
名為翰林侍講學士單於經術深博為守正帝初重之李宗閔
等知政以單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遷工部尚書欲推遠之帝雖向
學顧思單復召為侍講帝嘗謂商賈善經其為人鄭單比也宗閔
撰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單有之吾他人不欲聞
惟陛下宜聞之。俄宗閔得罪遷單同平章事不書文辭將進士

為廷言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來勝於學也士惟用才何必
支辭又曰文人多能儒術則及帝曰絕無似賦性之異吳特進士
且疑是科二百年派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一日弛惰因指
有案覆曰此始華好用久則弊不治始何由復新單曰救世之弊在
先實實比皆不稱職至兼王夷甫以不及為斯此本于治平人人
無事安遠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帝坐延英論詩工部平曰
孔子所謂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為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
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若來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
主辭廢帝時陳詩之章辭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錢錢
顧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顧宗事不詳實史臣詳意豈當時取人耶
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愆愆反故武帝本紀多失實單曰武
帝中年大發兵事遂生人耗府庫殫竭遂所迷非過言李石曰單
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徐克德帝曰誠然罪不有初辭充有然

鄭珣瑜

單曰陛下無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已宜實廣以之。
單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原比王府官
。開成三年文宗早帝多出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式
帝平吳多采節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為無益故之盛德也
單又推贊曰晉以桑梓之失舉天下為左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
下以為憂帝善其博識以病致仕卒單清正退約與人未嘗爭狎
中反單之件諸每以厚風俗然用比稱三為天子言故錄為相然疾
惡多所不容以為太過憚之。始單以經籍刑部元王博士所淺不
能正建吉頤與崔學鴻生共力難判準儲事錄石太學示萬世法
詔可單乃來周堪堪等是正其文刻于石第期

鄭珣瑜

互往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海海嚴峻之志以經術進
王如以大儒補政易富於方

初年有獻開成中權起居知安宗與宰相議政適見初執筆端頭下
唐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書太宗欲觀之朱子蒼曰史不隱善不諱
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凡之則史官無以自見且不致直筆猶
遂食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初帝悅謂宰相曰初
後故亦不昇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必記朕
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為將來蓋庶一見得自改如遂上之。始
初錄進士有相者言君當其然不可以糾第進成而有司權初第一
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郵

高郵字公楚徐州人懷德初代宗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嘗幸教寺
鄧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學因心與天同極泰卷之恩要無以加
臣謂畢力進諫誠有所益妨時勸人不得無我拾人說寺何福之為

高郵傳

况寺非宗教所安神靈所宅禪為人之力建一切之報其為不可亦
明矣間者泥吾孔熾著食生人百姓操操無日不惕謹將撰却亡天
寸功能外操地委諸財銀太宗難離之樂傳之陛下夫不獲尺土
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國况用武以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
收歸軍補棄于今未已夫與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
眾資糧非幾取足於人父子兄弟延頸致敵以假王命饒未幾出禁
財賄謀害備當稍息勞弊以與休之奈何我虜未平侵地未復金華
未我破人未無太倉無餘藏之儲大業有繼臨之弊忍以此時與力
役哉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焉功濟於天天人同和則宗廟
矣福于孫祿慶是知王者之孝在林承順天地祇配宗廟敬慎德教
以臨兆人延福流祚永無窮末用康定光宣其下雖金五
之為孝者夏禹平官宜而盡力乎滿恤人到於今稱之祭武窮土木
而致極乎寺宇人無德而播焉陛下若知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焉何

必勞人勸我而理梁武之遺風乎書奏未報。後上言王者將有為
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而獨
不除而絕古之明王損善以致禍不費財以求福備德以消禍不勞
人以獲禍陛下之營作若以為功則天獲地載陰施陽化未嘗有為
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嘗有待也若以致禍則通乎
神明光於四海不在貴財若以獲禍則方務厥德固有天災不在勞
人今與急促固違神情臣竊為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要行高
第累徵成陽尉郭子儀取為朔方掌書記李懷光引佐領軍府儀光
將還河中郭勸西迎乘與懷光反方銳不應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
渾瑊提孤軍抗賊將未集郭恐為懷光所乘與李郁固止之會懷
光子雖微郭因會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
固有天命人力不謀焉今若恃衆而自危于天十室之小必得忠信
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唯大懼流汗不能語懷光誅李威

高郵傳
五
其志遠中者舍人久之連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
以勳有司徇名忘實郭疾之乃謝絕請領行藝司貢部凡三歲既
出獨抑學流就之俗為素。(正元末)郭中書侍郎同門下平
章事以右僕射致仕卒。郭審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諸家無留藥或
易直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
之者答曰稷卨雖傳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子史

高郵傳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奸邪外倚豪回以據天權然是時太子
已長朝無嫌忌若郭瑜郭瑜與杜佑等親然引東宮監國
則郭瑜曰郭瑜守中書守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賴備渠苟安
所謂焉用彼相者矣嗚呼一念則第與郭佑同位二者亦不足相
輕重云
高定
定辨惠七歲讀尚書至陽帝紀問曰奈何以臣伐君耶曰應天順人

行云伐耶對曰用命實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耶異之世重其早慈長通王氏易為圖今八山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成也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鄭綱

鄭綱字文明徐夔後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而父皆天下有名士權進士宏辭高第累遷中書舍人綱宗自號允選置六軍統軍六軍左右神策以監軍為中尉實文場特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綱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勳人用事權中外憚廣陵王雖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報者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之乃定。綱即位拜中書

唐書卷之四十二

鄭綱傳

六

待郎同平章事始盧從史與王承宗連和有詔綱從史請留山東李吉甫密謂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召李絳詰其故綱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職名即不當如大亮象貌與義臣外道恐吉甫勢內忌綱又造為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黃裳方為帝夷創即度王室建議議我可不開次于綱綱常默然居位四年罷太和中致仕卒。綱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為垣牆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青德推之

推德與

推德與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聞其才召為左補闕官大率與綱事相類。正元八年德宗開東淮南浙西大水德宗與建吉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豫雨二時農田不開宜擇群臣明職通方者持節勞休下下代反問人所疾苦綱其粗入與建卿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嚴於人之固也

帝乃遣吳陳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乃倖進判度支德興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利以奉已功用官錢貨幣平雜物遠取其直號別時羨錢因以同上進軍之不粟糧召禍疆

知制誥時帝親覽康政重除拜凡命諸制皆手制中下若數歲德興獨直兩省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詔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制檢大抵事有所鑒則吏得為姦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為乏事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凡三歲甄品詳錄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興上陳關政曰陛下

唐書卷之四十二

推德與傳

七

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貧民今茲租賦及布幣遠貨一切蠲除之又言此經絀放者自謂拔拭無期故坐為匪人以動和氣近陛下洗有繼放者或起為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幸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入自效帝頗未用之。德宗元和初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帝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承前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崇艱難列聖所補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興善辯論開陳古今本末以曉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巨細悉與宰相吉甫絳論事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還言亟辭德興從容不取有所輕重坐是罷為東都留守卒。德興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精思經籍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明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瞻瞻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

所餘無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醜藉風流自然可慕元和間為

為指幼羽儀云

崔羣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舉羣為其有公
補之封推甲科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致
人當自辟一為政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乞學士不得上言矣因
見貶時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練屯營開素佛祠群以為無名之獻不
當受有詔却之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特權長孺坐
罪貶死其母老丐子以養帝問宰相群對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
使諭旨若須出教即無及矣於是免死群凡於平絕如此帝常
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此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辨諍略以自
前唐書卷之四十一 崔羣傳

臣謹有天下重望勤正政言

日揚乎中朝以義求也曰吾覆亡不顧又何以致故舉天下付

之與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

雖無賢尚可治也按可去雖存按不還亂也視備常慎密煩弗反

人易之所不畏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遺賢可復謀始持

成不可與共終崇辭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

能所以請相也

前唐書卷之四十二 賈耽傳

賈耽字敦詩洛州人天寶中舉明經遷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改有異

績遷中書侍郎兼度支使備青李納雖別為說而陰畜姦謀有以

延其兵數千自行營道出滑或請館于林耽曰與我鄰道奈何疑

之令作城中安撫下約士皆心服耽每敗獲數百時入納界境納大

喜於畏其德不敢謀正元九年

。耽嘗觀書老益勤元憲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吏牧者見之必愛詢

索風俗故天下土地區畫山川夷嶺必先知之方出番盛疆盛有

西吳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諸布薩右山南九州止數河所

經受為圖又以流連其地也鎮領道里廣狹山水源流為別錄六

篇何西戎之錄四篇上之又圖海內華夷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

為百星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地其中國本之高夷外夷本低

其又著正元十道錄以正觀分天下錄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示人

採訪廢置升降備為至陰陽雜數問不通其秘然蓋長者也不善

或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元大事亡所發明而後身屬行自其

杜佑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聲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豪俊自代
州都督召還對邊事元憲才之拜都州都督知留後將軍兼興府
觀察希聲若數歲務果金帛豐餘實者牛壯豈行遠或勤希聲結其
驥香曰以貨滿身吾不忍佑少養補自金部郎中改度支兼和緩
使於是軍興清運佑得親決以部侍郎度支使中初憲京河朔
兵卒戍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敵其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
曰設官之本以治康康故古者計人置吏不才廢設自漢至唐因循
戰以省吏負誠救弊之功也昔車陶作士今刑部大理卿則二臬
也兼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臺也兼作司徒司徒戶部
尚書則二契也伯夷作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
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周為大僕今太僕卿
為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周為大僕今太僕卿
部郎中尚書本卿開使則四伯周也天子有六軍僕左右將軍四
人今十二衛同古人曰使卿為左右馬車之分十二衛同古人
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多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
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秦軍者秦其有軍猶今節度判官也官
名職務立遷易不同耳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入省欲致治者先
名隨特立制選賢則何如因循俾政作邪議入不省。盧杞當國
惡之出為嶺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衛疏所塞閉以息大災朱紫黎
三世保險不實佑討平之。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佑檢校
尚書左僕射知度徐四討定之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境不致
進。乃招受淮甯節度使佑決雷波以廣淮甯既不海濱棄地為田
米至五十萬斛利營三十區士馬整修四鄰畏之以德守前招以
率進度支使使李異自副始度支備用度支看之權攝百司繁
而不細佑以營繕選將作不契歸司農錄染選少府監諸司卿卿司

杜佑傳

十

杜佑傳

十一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聲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豪俊自代
州都督召還對邊事元憲才之拜都州都督知留後將軍兼興府
觀察希聲若數歲務果金帛豐餘實者牛壯豈行遠或勤希聲結其
驥香曰以貨滿身吾不忍佑少養補自金部郎中改度支兼和緩
使於是軍興清運佑得親決以部侍郎度支使中初憲京河朔
兵卒戍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敵其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
曰設官之本以治康康故古者計人置吏不才廢設自漢至唐因循
戰以省吏負誠救弊之功也昔車陶作士今刑部大理卿則二臬
也兼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臺也兼作司徒司徒戶部
尚書則二契也伯夷作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
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周為大僕今太僕卿
為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周為大僕今太僕卿
部郎中尚書本卿開使則四伯周也天子有六軍僕左右將軍四
人今十二衛同古人曰使卿為左右馬車之分十二衛同古人
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多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
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秦軍者秦其有軍猶今節度判官也官
名職務立遷易不同耳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入省欲致治者先
名隨特立制選賢則何如因循俾政作邪議入不省。盧杞當國
惡之出為嶺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衛疏所塞閉以息大災朱紫黎
三世保險不實佑討平之。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佑檢校
尚書左僕射知度徐四討定之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境不致
進。乃招受淮甯節度使佑決雷波以廣淮甯既不海濱棄地為田
米至五十萬斛利營三十區士馬整修四鄰畏之以德守前招以
率進度支使使李異自副始度支備用度支看之權攝百司繁
而不細佑以營繕選將作不契歸司農錄染選少府監諸司卿卿司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聲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豪俊自代
州都督召還對邊事元憲才之拜都州都督知留後將軍兼興府
觀察希聲若數歲務果金帛豐餘實者牛壯豈行遠或勤希聲結其
驥香曰以貨滿身吾不忍佑少養補自金部郎中改度支兼和緩
使於是軍興清運佑得親決以部侍郎度支使中初憲京河朔
兵卒戍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敵其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
曰設官之本以治康康故古者計人置吏不才廢設自漢至唐因循
戰以省吏負誠救弊之功也昔車陶作士今刑部大理卿則二臬
也兼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臺也兼作司徒司徒戶部
尚書則二契也伯夷作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
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周為大僕今太僕卿
為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周為大僕今太僕卿
部郎中尚書本卿開使則四伯周也天子有六軍僕左右將軍四
人今十二衛同古人曰使卿為左右馬車之分十二衛同古人
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多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
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秦軍者秦其有軍猶今節度判官也官
名職務立遷易不同耳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入省欲致治者先
名隨特立制選賢則何如因循俾政作邪議入不省。盧杞當國
惡之出為嶺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衛疏所塞閉以息大災朱紫黎
三世保險不實佑討平之。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佑檢校
尚書左僕射知度徐四討定之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境不致
進。乃招受淮甯節度使佑決雷波以廣淮甯既不海濱棄地為田
米至五十萬斛利營三十區士馬整修四鄰畏之以德守前招以
率進度支使使李異自副始度支備用度支看之權攝百司繁
而不細佑以營繕選將作不契歸司農錄染選少府監諸司卿卿司

之晉文公弟趙士復舉賢良方正累遷中侍御史是時
大將軍何遜陷魏博頭驢蹇不備法度收逃各長史以奉朝
廷詣置亡術獲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料承繼輕
皆國家大業雖不當位而實有罪改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
兵祖於山東秦於天下禹畫九上曰冀州齊以其分太大大陸為揚州
為并以其水與河南等常重十二故其人深驚多材力重許可
耐辛苦自魏晉以下工機纖維意態百出俗益卑鄙人益脆弱惟山
東較五種本兵矢地不敵蕩而自若也復差捷焉下者日馳二百里
所以其常當天下黃帝時黃元為其階此與秦漢帝時凡五下
今魏晉以後帝王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復諸侯
至泰平魏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魏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
韓信魏齊有之故劉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鄴魏
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確得獨得關中
關中即古者所號千里之國也王業本根於是起蓋有河南地十分天
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
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
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
得不為霸猶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羣西
潼關若涉無人地郭李華兵五十萬不過邠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
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敵親者國家因之畦何備陳成
塞其街驍奔奔深察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襄柘表以表據東渭清
同轉頗似魏耶未嘗五年間不賊生人日頻委四夷日城天子因
之幸陝李漢中無黨七十餘年嗚呼運盡孝武時衣一肉不敗不
察自早兗中彼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復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
罔不徹底惟山東不服亦番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
耶豈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絕古今奇志人三治

父代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其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
自治何者常正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及河南有齊蔡叛梁徐蔡鄧皆
成原兵十餘所終足自護治所實不暇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
弛然視不執無可奈何皆與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將上
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得鄧
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有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
豈不綽綽乎亦足以為治也法今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
惡校選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
是助虜為虐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不
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而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魏魏魏大地形
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又原十六衛作戰輪中輪其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元祐初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平略如故策入為司教員外郎輪年遷中書舍人。教剛立有奇節
不為顯顯小謹而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若等善
其這古今善惡成敗甘等不及也教亦以疏直時無右者五年五
十初收夢人告曰爾縣名畢復夢者被校白駒字戲而繼既狀曰
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文章焚之故於詩情政最違人號為小
杜以別杜庸云。弟顯字勝之舉進士禮部侍郎即買錄語人曰得杜
顯足敵數百人校秘書省正字善屬文與教相上下
互註卒然以所長為一世冠 文彙本

列傳

令狐楚

令狐楚字殷士，德棣之裔。五歲能為辭章，建元中進士，鄭絳領太原，高其行，辟為掌書記。憲宗每省太原奏，必欲辨楚所為，數稱之。楚死，軍將為亂，邀取楚使，草遺奏請諸將圍楚，楚也不受。來華報就，以備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憲宗時累遷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殘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誦。《藏室立憲》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元祿以峻法絕治士，倫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錫諭人人，悅。遂為善俗，入為戶部尚書，進拜左僕射。先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之。開成初，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為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疾其諸子進，燕不肯御，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謚，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盡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墜，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子綯。

令狐綯

綯字子直，舉進士，權左補闕。大中初，宣宗舉相，白敏中言：「令狐楚有子，曰綯，其為人率相恭也，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也。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讀之，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天下之福，任不肖履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章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還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俄同平章事，輔政十年。《藏室立憲》嗣位，出為淮南副使，虜自桂州還，得將李嗣曰：「徐兵獲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我得專之。綯臨變不厭用，曰：「彼不為暴，聽其度。」

惟何謀哉？我勅還果，遂徐州，詔綯為徐州招討使，綯帥賊，備宗初拜鳳翔節度使，使封趙平。

賈曰：「晚估楚皆博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孫中而玉表歟？綯綯世當國，亦無足譏，收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洽賢矣。』」

裴延齡

裴延齡，河東人，董晉表為判官，屢犯東政，引為膳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知制誥。延齡素不善財計，乃薦鉤取，取鉤老史與謀，以圖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版入不費，耗登不可校，請列刑舍以檢。」帝於是以下宿負八百萬緡，折為負庫，相資三百萬緡為贖。庫銀物三十萬緡，為李庫，帛以素出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窮人，償入無期，抽實與給皆盡，庫物與帛固有緒，延齡但多其飾，長吏負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為戶部侍郎，妄言長安成陽間得坡方，數百頃，願以為內苑，敕地水并草薦與苑苑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怒，不責也。他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棟樑微失，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日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施，可陛下承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鵬雁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為有，願陛下所御，饗餼簡餘，所以餘為百官，然料餐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服，微尚不之充，以一棟哉？帝領曰：「人未嘗為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歲，感問今何地之近？』」之民邪？延齡曰：「異材現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延齡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謫，妄不可任，帝

以為排傾愈益專延齡贊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素句獲乾隱二
千萬鎰請舍別庫為羨餘使天子私費欲上之與作廣索多矣延
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連捕匠街內會就功號曰救
弗繼其五名曰和鼎鼎與之庸此乃偽制此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帝
得奏不悅乃罷贊宰相斥逐贊等朝廷震怒。延齡資苛刻又劫于
利專制下附上帝請誅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
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漸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
輔政少所防下至嬖馬嬖臣時人側目及卒人語以相安惟帝悼不
已。宋正初朝帝度支使言延齡素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
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

互注蓋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以
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養利以本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
還取其互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

前唐書卷之四十二

李實傳

三

崔損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人天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累勞至右議
大夫正元中德宗以本官同平章事始中書歷位十日議者謂選有
德及用損中外恨失而損性嚴能自持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
天下事損無事卓犖于人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建中後宰相無
久任者損以便柔隱忍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
憐遇彌溫卒

李渠年

李渠年京兆人少警悟工為詩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已而復冠
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學員選日詔渠年及佛老二師並
對韓德殿賢問大德渠年有口辯維於三家未竟辭然答問餘生帝
聽之意動遷渠年大德延英對維大臣率隔下二三刻止渠年
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為人侃諤志向淳樸不根於道德仁義游

用廣中帝意非有嘉謀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履廣政
不獲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鄣
運王紹李實輩執誼與渠年等共權牟人主廷議實皆廢唐紹無所
建明渠年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士之浮競非進者幸出其
門赫然勢煥可炙

李實

李實字遷京兆尹祐龍而懷不循法度正元二十一年旱關輔饑實
方務聚斂以益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曰歲雖旱不
害有秋乃收貢租朝人窮無告至微舍諸苗輸于官

皇甫鎔

皇甫鎔涇州人正元初第進士又權制科遷吏部員外郎與南曹
制吏竊稱知名。領度支兼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鎔
會致亟以辦濟師帝悅蔡平之明年遂拜同平章事獨領度支鎔以
吏道進既由致欽句則為宰相至維市道皆貴之裴度乃表罷政事
極論鎔貪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野
輕重在輔相今若相鎔則四方解矣。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蓋
官鎔自張樂鑄與程昇知帝意故數貢奏財陰佐所欲故帝排衆
失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納其言鎔乃益以巧媚固建損內外官
稟佐國用權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紹度支評直鎔
售之以給邊兵故鎔陳餽餉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
鎔銜度乃與李德裕等合謀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群有天下重勳
正致帝後議帝號鎔乃奏群抑微稱帝意遂群湖南。建鎔平章事
華與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得瘡大通為長年藥帝感之授崇在東
宮聞其奸妄若聽政貶鎔置州司戶死

皇甫鎔

皇甫鎔

四

互注以宰相領度支刑下以媚天子為傳言利幸於帝陰藉左
右求宰相權以言財賦幸得宰相權

王搢

王搢字名剛，太原人。正元中，與弟恭起皆有名，並擢進士。

而搢起舉賢良方正，異等。李實表為三原令，邑中豪強犯法，未嘗輒發。恭起舉李實，重其才，更薦之。遷工部郎中，知都下雜事。刺舉不阿，有能。補改京兆尹時，禁山列畿內者，出入為難。佩初，恭人月之以制，幼又熟，家就，近郊，請一切禁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為能，進領諸道監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獄，無利科條，繁瑣悉置，格律空闊，豪重輕削，決如流，吏不能實其私。帝討淮西，切於饋餉，搢引程昇自副，昇允通，萬貨盈，使馳傳至淮，稟財用，以給軍興。昇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王立**進同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搢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出為淮南節度使。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搢捐飲不少，吏民皆怨之。然凌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王立**進同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搢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出為淮南節度使。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搢捐飲不少，吏民皆怨之。然凌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

王搢傳

王搢傳

五

王立進同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搢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出為淮南節度使。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搢捐飲不少，吏民皆怨之。然凌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

王起

王起

五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王起**字崇之，梓潼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殿上疏，諫宗。

王佐音佐 互註蒙率太子宮而挽國政元祐任氣好言事傳

五註蒙幸太子宮而撓國政元稹傳

卷之四十二
王保傳

七

陸資

聖賢字伯冲明春秋師事趙葵蓋傳二家學終太子侍讀門人以賢
嚴文聖人書過於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素出中山權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纒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走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也田貞公即宗元下也田及判度支堂食茶額賜歸其勢多中傷士凡所進退視愛惡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在叔文前。竊宗元悉立叔文等殿禹錫殿初司馬始坐叔文殿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獲乃卻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因猜嫌濫用之會程昇後起乃却禹錫等悉補建州刺史會武元衡執政遷罷禹錫又落鬼後籍不自恥其吐辭多風託幽遠作開大約諸九年

率賦數萬又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拔臣不宜與善地然九齡罷職
守制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悅心失懋
陰責最大雖他吏莫贖耶欲成調權近而憾不釋之久之召還宰相
欲往南省詔而禹錫作文都觀省花君子詩語誠忿當路者不衰出
為揚州刺史樂度請猶內遷乃易安州禹錫常歎天下學校廢乃奏
此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齷裡不揚非天不生
材也是不耕而歛粟庾之無餘可乎正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
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虛北廢口碑生徒衰少非學官
不振病無資以給也凡學官春秋擇美于先師斯上辟廳預官通山
制韓王德用也如聖形實水其中以圖畫之名曰碑韓說文反
公洪範預官也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下有事孔子廟其禮
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武德初詔國學並周公孔子廟四時祭正觀中
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奏天下州縣置三教官其他如立社。

劉禹錫傳

12

元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饌臚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者為今遂無有非之者今襄四縣歲釋奠發十萬畧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十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饗于於學無猶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籍其實便增學校而州縣進士皆立程齋則正觀之風粲然可徵當時不用其言。由知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後作游文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極道士拒輓其盛若實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充英燕奏動雅林風耳以試權近聞者益薄其行。禹錫恃才而發偏心不敵無怨望年益晏促奏察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吾易安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盛唐有神物護持會昌初加檢校禮部尚書卒

互註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勦文藝序

柳宗元

魏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微
舉行推仰弟進士博學宏辭科王叔文革執其才不得政
引內禁近與計素傲而叔文敗坐貶永州司馬既寓居地因自放山
澤間其運厄感憤一寓詩文放離騷數十篇推善蕭悅語皆言憤曰
僕自御史棄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榮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
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尋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
不塞衆怒坐益困辱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怡而僕
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儼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
雖朽枿敗腐不勝生植五訓反猶足蒸出芝蘭臣附反以為瑞物
一釋廢錮為耕畝朝夕誦說使成文章唐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官增
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人矣又詒許孟容書曰
自古賢人才士東志遵分彼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然類當世豪
商唐書卷之四十二 魏宗元傳 九

之獄段其內於是乃知盛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睚焉
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小剛者決群衆者軋臣良者殺彼殺
籍籍草野塗血然後疆有力者出而治之於是有聖人焉故於堯曰
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
仁彰信光民於武王曰有造曾孫稽顙稽首正哉惟德實受命之
符以冀永祀後之臣附反 昭帝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
白雉白魚流火之為以為符瑞皆詭譎罔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
正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抵登爵庸賢濯濯臣附反以服以熙茲其為符
也而其妄臣乃下取龜蛇上引天光推額號休用誇詡于無知氓其
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觀晉而
下亂亂鉤裂厥得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駿乎無以議為也積大
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焉跨九垓以為焉憂以毒燎肩以看焰其
人沸湯灼爛號呼騰踏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云降霖雨澤滌滌
新唐書卷之四十二 魏宗元傳 十

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為意卒後教年御史劾
為黃裳納邪寧節度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黃裳子載辭服帝念
舊功原赦不問

裴瑄

裴瑄字弘中絳州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遷考功員外
郎更部侍郎即鄭珣瑜奏瑄校辭判研最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
初召為翰林學士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誼瑄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
始相天子此日人物吾情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若精密鑒
為我言之瑄即崔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廷下命然稱得
人坐獲視皇前退等對策非是罷為戶部侍郎帝器瑄方直以為
任公卿薄其過齊信彌厚吉甫罷乃拜瑄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監脩國史瑄始承吉甫林為之屬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天子
南唐書卷之四十二 裴瑄傳

新前蜀亂屬精政治中外機範瑄多所參與以小心慎密稱常意既
當國請繩不軌裴瑄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帝在殿中
聲呼瑄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為監軍許遷振仍詔安
元官瑄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先是天下
法有三日上供曰逸使曰留州使中初置常賦而物重錢
輕其後輕重相及民踰率十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逸使之入於公
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瑄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
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贖故送使之財悉為
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瑄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
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瑄獎勵使盡
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瑄獨責休復
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因為疑休復大惡瑄為學
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相又權重貴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奏

御史中丞皆噤默為輔相號名臣自他處任問不精明人無異言士
大夫不以瑄年少稱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廢脩舉稱朝無事人後
為吉甫所奏罷太子賓客卒始相建官集賢院官益朝自五品上
為學士下為直學士餘皆校理史官以整朝者為備擇否者直史館
以準六典選著于今京兆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林二州已而地
不入或有武選先見瑄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裴武武絳言瑄
身備宰相明曉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瑄明曉
任方為尚不免疑嫌以言蔽位之難云

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少沈靖有檢校安制開美教子學於州張
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等細後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
當即用終不詰累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教尾批卻之吏驚請職使
紙藩曰紙紙是牒豈曰教耶裴瑄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
南唐書卷之四十二 李藩傳

罷因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忠謹好隱必言帝以為無隱憂問前
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故而然及所讓之數藩具對俟則足用
教本則百姓富及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教
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降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禍而悅
之也且教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
等上下相易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生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
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都必等語果為累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
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藩遂取筆滅宰相字署
其曰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肇
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緩後為李吉甫
所譖罷為詹事李藩材賦不及韋貫之裴瑄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
韋貫之

之各說以字行及進士第權實方正其等第尹開南尉或
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索開其賢識之
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予今日請實而明日實者至矣實之唯唯
不往官亦不遷。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然自代及為右補闕然代
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權
少府監然子捕齊即實之不與曰是將舉邪朝稱然附為守宰者安
可以賤工子為之又勅忠義不宜行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
。改禮部侍郎所取士和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為息常從容奏曰
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白然為陛下東宰
相者得無重乎帝焚其言。俄同平章事討吳元濟也實之請解鎮
州專力淮西俟蔡平而誅鎮帝不從然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
武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為重嗣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實之諫諸
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迎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
將奮書卷之四十二

章實之傳

主

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察皆如實之策。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
林學士實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攻辭奏罷之。後與裴度
論兵帝前議頗然裴度亦論實之策出為湖南觀察使俄而
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實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為
訛辭以況人若輔相殺身律下以正議裁物。裴為子持萬繒請孫
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餘財子
溫

章實之

溫字子美第進士方辭舉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
溫善欲薦用之溫涕泣已退歸以告溫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
邪溫曰然恐無是身御史周準度鄭滑表署奉府令準入相執謂
曰何以教我溫曰願公無權權情貽誤以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
以喜怒行之俾廢官各舉其職則公欲神聖上天下治矣為周準

溫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裴翰林承旨與蕭實皆為後宗禮遇
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常夜被旨草詔對事有不安者即遞延
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問曰朕於教使何如漢陳
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曰未也策安出漢舍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
和事可用進臺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淮
錄自錄至辭猶可衣紫即合為一矣漢魏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
尹帝舅鄭光主豎更張積年不輸官賦漢魏之他日延英帝問
其故漢其道姦狀且言必實以法帝曰右為翰相乃免由是豪右斂
跡後改戶部侍郎卒。與為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
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一書溫為取一道四方志手加鈎次題為
錄分詔

章實之

章實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權明經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密政多
所參連帝嘗幸其院章紀從會後方舉學士鄭絪欲脫告之帝不許
待大寒以紀獨纓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逾月不得休出入
八年而往謹畏感心疾罷還九月九日帝為黃菊歌顧左右曰
安可以不示章實即遣使持往後還奉和附使還帝曰為文不已豈
願養耶數自今勿復耳弟然有精識為士林譽許兄弟皆名重當時
子溫

章實之

主

溫方七歲日誦書數十言十一舉兩經及第父憐然疑假權錫進召
而試諸廷文就無思喜曰兒無愧矣。入為監察御史以臺制苛
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阮師師歸侍親疾調適湯劑爾二
十年衣不脫帶阮居喪毀瘠不支。遷右補闕宰相宋中書被構罪
不測溫隔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為入臨之吾等豈避情建使
上蒙察察邪

章溫

溫字子美第進士方辭舉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
溫善欲薦用之溫涕泣已退歸以告溫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
邪溫曰然恐無是身御史周準度鄭滑表署奉府令準入相執謂
曰何以教我溫曰願公無權權情貽誤以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
以喜怒行之俾廢官各舉其職則公欲神聖上天下治矣為周準

宗廟最重也。此詔下，則月有司，池墮不力，正可默慢官德，不恪擇可任者，繼完之則更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票而易以中人，是許自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備業矣。帝乃罷宦人。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為半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秘發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為副溫，曰：「拒則遂然，從之禍不測。」吾為能為注起邪？注誅拜諫議大夫，久之為給事中，兼祔裕太子侍讀。諫曰：「陛下盛年，宜雖鳴蚤作，問安天子太子不悅，辭侍讀及太子得罪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還尚書右丞。』」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上言：「即官清選，不可賞能。」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移，詔改最禮部郎中，帝問楊嗣復對曰：「昂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

前唐書卷之四十二 韋溫傳 十七

他日執青鸞刺事者，其表寄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受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卒諱曰：「孝。」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女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漢君子也，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誓然不以塵事自累。力及故溫號山林文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張洎能持法，李潛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稜天緯經國體。載表者王苗，據四方憲宗中興，雖不謂得人而致然耶？昔子貢孔堂高弟，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餽見疵，至於忠烈，然則不可掩已。

舊史曰：黃裳以道事君，持誠奉主，辨懷光之詠，罷全義之征討，賊聞之，光舉無遺策，還就說之，豈曰不仁，即天縱之性，德即之年，代父命於賊手，孝也。懷光之亂，王人破傷，無父於賊，能義也。

治之流考藝文之士，盡我此澤人，振脂風正也。保止足之名，辭榮辱之路，為避世利，返歸昔賢智也。忠孝全矣，仁智備矣，此二子皆臨大節，不可奪者也。裴珣精鑒識，舉賢任能，休沐帝心，弼諧王道，如崔群裴度韋貫之輩，咸登將相，皆珣所薦，達立言立事，知無不為。吉甫設治典，章詳練，故實仗裴珣之抽擢，致朝倫之式序。吉甫知珣之能，別舉彥珣知吉甫之善任賢，良相頂以成，不忌不克，叔翰脩身，善行力學，承家批制，敦有全節之風，塗御書見宰執之意，而乃輕財散施，施天爵是期，俸哉自待之意也。德與孝，沛力學，為配有文疏，延齡添行，巧伴論，阜謨不書，明制三十年，羽儀朝廷，實父阜之餘慶所鍾，此四子者，經緯之臣，何慙於王佐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二 韋溫傳 十九

列傳

高崇文

高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閥崇文性機重寡言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武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劉闢反率相杜黃裳薦其才詔統諸屯兵討闢時顏功密將人入自謂當選乃詔出書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郭勣受命。衣已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鹿頭山南拒成都扼二川之要關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挫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克輔舉鹿頭城二萬衆降餘兵皆面縛送款關走追擒之檻送京師入成都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進西川節度使南平郡王劉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厭按牘詰判以為繁且蜀優富無所事請扞邊自力乃詔拜

卷之四十三

同平章事。元亨帝使爲東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修葺蜀都。越
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制。於觀謁有詔聽便道之也。居
鄆三年。戎備脩整。辛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子承簡。

承簡

承簡以父平勦功除嘉王傅裴虔征蔡奉署牙將蘇州刺史
南討擒諸兵也北牙禁軍蔡平拜澱州刺史治郾城始開也田
也防肅源殷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為陂田先是賊築武宮以李
戰勞承簡夷其立幕家財以墜羣儒官備粗豆歲時行禮野有牧豕
反剽實民得以食將史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貢賦充急承
簡代下戶數百輸租卒

王鈞

王鏐字昆吾太原人始為押將嗣曹王暉之節度江西北李希烈南侵奉與鏐兵三千使屯潯陽而奉全軍臨九江襲斯州遂以檄屏表

然河州刺史錡小心善料軍中情偽事無細大畢悉知之因推以腹
心奉入朝奏錡文用雖不足而化可試。德宗擢為鴻臚少卿先是
天寶末四城胡貢貴喪及安西北徙校吏戚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
既陷不得歸皆仰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曰養子孫如
綿氏至是錡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育焉二十奏皆停給歲省
五十萬緡帝嘉其益。遷淮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
利於市錡租其鹽推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寢其餘悉自入數年
京師糧食無不富錡之財。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錡檢校
兵部尚書為佑副次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為河中節度
使兼送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
百府庫殫耗錡餼補完需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盈餘會回
鶻入朝錡欲示威武傾軼之乃悉軍迎迓于城反也列五十里旗幟光
鮮戈鋌平晝回鶻恐不敢仰視錡懼然笑其權重開嘉之即除同平

卷之四

草率。鈔自見屠財多。一旦價榜銀錢二十萬金。蘇美言。鈔雖有勞。然食望不獨恐天下議。以為宰相可市而取。嘗曰。鈔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廩。所以裨功。功之不圖。何以為勤。不聽。鈔性鐵面。每

輒錄其

互誼誅求百計不以刑察所得財賄盡餘以獻

先諸呂謀者呂氏以開德宗下詔長肅分建二家大將曰推義軍士
曰懷忠軍士皆隨軍將養服賜之莫不感泣

用一帝十何以能守昌滋曰始昌令守牌內顧者新昌孤甥張俊
守西北才策內預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元佐
亦泣曰國家對富貴臣等臣等不然而且動兵乘城與賊
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而士必相離不祥莫大焉
好事者傳以此以蓋其美非昌志也故以為張延許遠陷陽其各
傳昌全寧陵而事不暴于世守故未之恩耶

李景畧

李景畧幽州良鄉人以陰補參軍大厓未客阿中國門讀書靈武節
度使杜希全表置子府果轉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時稱錄將

李景畧傳

軍入朝景畧欲折之因郊勞前進人謂曰可汗新反欲弔使者乃坐
高椅持之梅鉢併懷前笑於是房舍氣沮不敢折自此回紇使至
者皆拜于庭威名顯聞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行衍
有大臣風阿東李景畧以景畧為行軍司馬令梅鉢復入朝說大
會房人舉生說不放過景畧叱之梅鉢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耶
遂就坐時吏相顧驚愕嚴餘塞下傳回紇將南寇乃拜豐州刺史
天德軍西使降城防禦使窮塞苦來地瘠肉貴及進戶勞悍景畧至
節用約已與土同其糗糧既田數百頃儲糗器城畢具威令肅然
聲雄北疆曰德長之卒于也天下惜用景畧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
書

張萬福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樂儒不顯乃學
劍劍從杜有功拜淮南副使時許果以兵險惡萬福召召曰汝

此輩將欲殺我何人帝笑曰始為我許果事且將大用乃拜和州
刺史萬福至果懼從也萬福進殺之李正已反也兵捕萬福江
淮滑和州千餘不敵淪陷口僅存乃以萬福為懷州刺史召謀曰先
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
賊不曉是卿也後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潁口駐馬于岸背發滑和相
衛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魏州機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
困令兒子將兵百中饋之為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又見帝驚
曰亞乃吾爾昏老何耶詔圖形安煙閣陽城等諸延英門論議延齡
事伏閣不去帝震怒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憂矣吾年八十
與見盛事備掛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祿
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在凡九州皆有惠愛

萬福傳

萬福傳

魏州正元中萬福為臨涇鎮將常說知度馬瑋曰臨涇扼洛口其川
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顧城之弊不難
交臣佑代節度現又說曰今若築臨涇以所屬勢便甚忙唯許請于
朝卒詔城臨涇為行原州以批為刺史戍之自是勇不敢過臨涇
現在建祐三十年每討賊不持輜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割剝及下
而歸其強勇大兵頭其名以怖略兒遷涇原節度使與史欽柔
皆以名雄邊資素嘗等現身鎬金象今于國曰得生此者以金現賞
之朝廷畏失名將使為慶州刺史

李光進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胡姓阿厥氏(正觀中)大索內屬練胡方軍光進
與弟光顯俱家太原以沈果捕從焉機敏路洛水有功歷御史
大夫元和四年唐宗王承宗引師敗焉定宗光進為都將時光顯亦
至大夫敗軍中呼大小大夫機敏或罵或罵光進以光顯之詔光顯

將日華

曹華宋州楚丘人憲宗初拜散騎常侍吳元濟不受命詔華重札討之請華自副戰曹陵城賊大奔拔凌雲關以功封陳留郡三蔡平進律州刺史。俄而充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享幕甲士于無_{閭角}酒中乃闔閭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數渠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請治充計之自李正已盜齊魯俗益狂_魚華下令曰都魯體義_反剽

曹華傳

七

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稱立學官諸所多貴信用然
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從鎮義成軍卒。華雖出戎伍而動必
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至所暨新舊馬皆必將以誠信人少
為難

高瓴

高瑀冀州人歷受少沈遂喜言兵三帝死諸將多自謂得之宰相
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軍軍中情偽欲往之會軍中表
瑀遂詔領之。自大層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
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推斷膏血借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
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州北水旱無牟瑀相地宜築隄脩百
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饑卒于鎮。瑀居官寬和無赫然邊野至
利治士人懷之

千頃

于岷_山允元後周太師諡七世孫蔭補調華陰尉_{華陰縣屬}累遷侍御史
爲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爲湖州刺史部有胡叛異時說田三千
頃以發_{蘇州}募_金屯_{嶺南}岷行縣今脩復隄閘_反獲稅納滿_{無慮}
萬計_{附反}改蘇州龍溪河澤滿滄端路_閘爲政有績然暴橫少恩
俄遷陝院觀察使益自肆峻罰苛懲官吏揣怨皆重足一迹。正
元十四年應_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誠叛岷率兵自唐州戰送
房朗山取之禽其將李舉於是諸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諸
糧械有專漢南意帝晚務姑息岷所奏建無不開允欽移輸持下
益急而慢於奉上俄拜同平章事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誰何初
粟有餘_{上盛尤反}天下以爲法至岷驕蹇故方帥不云者號_聚樣
節度。憲宗立權綱自出岷因家童上變叱爲恩王傳後還太子賓
客卒。岷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妓爲八佾聲態雄俊號孫

新刊增補卷之四十三

于頔傳

八

五逆進亂甚羣志 銅帝用刑以收威柄帝曰頗懷奸謀欲朕失人心也刑法志 作順聖樂 李夷簡傳

杜

社亞字次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果遷觀議大夫亞
自以當銜柄恹恹不悅李栢錡風望高特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元
載符罪常袞惡之出爲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遷亞意必仕台宰常
道進與人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謁輒相然可帝知不悅。興元
初爲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胡陂築隄防禦之入渠中以通大
舟夾陝高卬田因得溉灌曉啓通衢徹壅通埋人皆悅賴然承陳少
陵後襲率煩重用度無藝人冀有所驕革而亞雅意至弼厭外官往
來不親事方秦南氏爲號演戲亞欲輕賦賦吏乃縣江底縣屬夔州
同僚使篙人衣由綠衣汲水不濡觀沼華遠縣屬夔州也亦屬夔州費皆千萬李栢
曰使桀紂爲之不是過也既紀九曲池曳綉爲佩佩帶李栢曰未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宋紀三

一、家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受惡亂依即上青蒲暴橫過惡帝不
得已罷職簡執近職俄橫橫半相以度為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
不可罷度兵壯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求之省會中人使幽絳
還書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懼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
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換受命無功并陳所
以入觀意感慟流涕伏未起謂者欲宣帝還曰朕當延英待卿始
議者謂度無援與且父外為奸懷恨報復帝未罷明其忠又
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觀將貴臣至齋舍出
涕舊儀閣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謂者答帝以度忠德故
待以殊禮度之行務充融楚奏書開說諄諄皆傳以大誼二人不敢
肯顧罷兵帝方憂涿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告或曰賊
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度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
軍劉永信使劉悟舉軍誅逆昭義執永信拘以聞帝怒問度
何施而可度曰臣素知永信怯懦悟不能堪當以書誘因帝曰悟誠
惡之胡不自聞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足又
此尚未能決千里軍言可悟聽哉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
斬永信則四方群盜自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為子且我何愛更
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永信昭義遂安是時
徐州王智興寇淮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
平章事權使側目謂李逢吉陰賊善謀可以攝度共綱帝自襄陽召
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帝
暴風賊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數請立太子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
代相恩有以牙孽之內結宦官德支黨亂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
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冬王延慶署元翼之家中元翼月
其家去鎮州為敬宗羞婉婉數年相非其人使光賊賊律常辱厚上
曰汝燕在朝淮南將遂下不處絕請侯必兵五霸之理以一士止百

節之一賢射千里之鵰葉度元熱巨機文武兼備若作嚴朝委
狀必使我憂畏感感鎮自臣管仲曰人難而聽之則愚令而聽之則
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計陛下當鎮而嘆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橫在
外所以憾唐知謀文帝有顧敬不厭用也帝感悟謂裴度曰裴度
宰相而無平章事謂何敬等具通其由於是後裴度平章事
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欲以煩度天子獨能明其詔詔
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
本備巡幸自艱難以求宮闕署也百司之區荒北非治假歲月先新
然後可行帝悅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卿去誠有未便因止行帝
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何胡
賊臣皆畏近開延英益稱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隔帝嘉納為
數視朝帝崩定策立江王是為文宗度討李同捷平之即陳調兵食
非宰相事請罷度支詔曰大和四年文宗數引度不任機重願上
政事帝知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演庚己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
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稱病遜禱於是牛僧孺等同輔政度
熱業久居上致有所逞乃共皆其疎損損之即白帝出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時聞豎檀威天子擁盛器謂神道表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
第東都集賢里依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邀波其下度臥膝
散與白老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
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度
詔節度河東度辭老疾帝命盧弘宣諭意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度
乃之鎮二年拜中書令上已宴群臣曲江度不赴賜詩曰庄想持元
老識君恨不早載家柱石衰愛求學丘禱使者及門而裴度年七十
六曰曰文忠大中和初詔罷事憲宗朝廷度退然總中人而神機
夷孫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
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舉德業比都汾陽而不用常為天

下報重慶四朝以全德神終及後天下莫不感其風烈。子誠于通
理性敏順凡經目未始忘推察其大理如襲封晉國公半封為河東
節度使繼至汾陽傳其子繼之繼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
遷職與立成限滿者代由是人人感悅後從靈武等軍靈武地斥鹵
無井澆野神而鑿之果得泉

互往為當路所獲致開處元為人忠勇可當一面

朝辭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簡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
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斯乃
成其知言哉後教不君儉人腐夫愈又乘雲鶴詠東又故度邊無
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沉浮為自
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何訛云北反

宋榮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三

裴度傳

十五

裴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四

列傳

李逢吉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舉明經擢進士第元和中累拜平章
軍逢吉性忌刻陰懷多端及得任務實好惡張度封淮西逢吉惡成
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諸道兵家宗知而惡之出為劍南東川
節度使繼而召為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事度素條稹險佞逢
吉以其隙易乘遂升中之進人上變言稹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為
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勸說薄者更相傾度初得留時已失河
門李紳等咸等謂言度為逢吉排逐度初得留時已失河
朔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交章言之帝說不肯受遂外
遷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遂從子訓昭注結守澄為與援自是
群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絳張權輿劉柄楚李虞桂皆範姜洽
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諸
先略關于後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京國公。我憲新立度
求入覲逢吉不自安遂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及訓用事召拜尚書
左僕射卒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十五擢明經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

左拾遺性明銳過事鄭華。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挑國政
稹謂其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
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誨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
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
唐叔與隣目不闕匪馳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奢邪玩不備珍異及為
君也血氣既定遊習耽成雖有放心不勝奪已然之性則彼道德之
吉固吾所肯聞陳之者易輸焉夫成王所處道也所近聖賢也快

前漢書卷之四十四
元稹傳
仁聖以是為有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
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况機穽難乎願令皇子
伯諸王嘉賓講樂行嚴師問道之權輿禽色之娛賁賁之善豈不
美哉。又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
察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
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臣不進誠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
習失事深宮中群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前舉未見必有
征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
欲求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竊利曰彼之直得幸
於上吾將直言以激音更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
上下下之志齊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欲其
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
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能急行言時

非其終乎 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奇順是
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徐伏伽
以小事特諫賜以勉之自是論者惟懼言不直諫不極不極激上
之盛意言不以忠諫為真於是旁批王魏譏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
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
揚之也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進一計
獻一言而實資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對執諫而蒙勅者
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冤決事明察幽之志者以陛下廣博深
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敏有所發明耳永願問者一二執
政對不及頃而脂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他日或有時召見僅能承
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規正觀 太宗何如哉正觀時有房
杜王魏輔弼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
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
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官人四嫁宗女五特召宰相講
廢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使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
貢獻十省出入政遊。于時高弘本等出為刺史聞旬迫還詔書積
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略者
惡之出為河南尉後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運
詔過賦凡十餘事悉論奏會召礪選次數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礪
不遜中人怒擊礪面年相以礪年少輕拉威失憲臣體狀江陵士
曾參軍。(元初)憲宗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礪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
埒天下傳誦號元和體往後播樂府接宗在東宮妃嬪近習頗之宮
中呼元才子。後權相部郎中知制誥礪部書體務能舉明切盛傳
一時然其進非公職為士類嘗傳礪遷翰林學士承旨林甫初以張
又諫事太宗憲宗兩數召入樓退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

三上疏勸洪簡領鎮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遣薛
平乃罷洪簡而出洪簡為工部侍郎然眷情不衰未幾進同門下平
章奉朝野雖然輕笑時王走漢方關平元翼於深州鎮思奇節報天
子以厭人心所善于方等皆歎其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及
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資辦行鎮然之志遂告知其謀陰令李實訪榮
度曰于方為鎮結客將利公受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與度偕
嚴軍相太和三年召為尚書左丞務須網紀出知官尤無狀者
七人然鎮素無檢點輕不為公議所右俄拜武昌節度使平於論著
甚多行于世在越時辟實整軍工為詩與之酬和故號尚樂堂之奇
益傳時號蘭亭絕唱鎮始立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
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若位號三月罷晚節彌沮加
廉節不飾云

元稹傳

元稹傳

四

牛僧孺字思黯滑州人其父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
依以為生工為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
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頗直不避宰相權宗初授御史中丞
按治不法內外登庸李直臣坐賊相繼死路實特為助具獄
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採取容耳天
子執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孫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
乃止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僧孺立封奇章郡公是時秋出近傳
僧孺數表去位授武昌節度使鄂城上惡其地僧孺及撤境築賦裝
募於民吏皆為擾僧孺陶鑄錢以城五年平郭人無復歲費又
發河州以資允官文憲立李崇問當國要權僧孺不宜棄外復以
兵部尚書平章事出州勸楊志誠速李勣勣帝召宰相問計僧孺
曰是不足為朝廷憂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忠定

本意誠然同載載也第傳以節便并美矣丹徒自力不足必以
怡也帝曰吾初不許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撫之是時吐蕃請和
而大前悉但謀與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上言擒虜之區可
以得志帝使群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中國禦戎守
為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僧孺曰昔之信者皆口許
後馬尉如川若暴襲龍坂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
最足難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還降者時皆謂僧孺執素志
議沮解之帝亦以為不宜會中尉王守澄引鐵人竊議朝政他日延
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
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我室無強
家上不憂蔽下不怨謫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
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

牛僧孺傳

牛僧孺傳

五

刑清政平奸先消伏其章僞城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歲豐家
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開手專權者若於內弗能制也
士卒殷選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歛日急膏血繼
被於原野野村空竭於至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謬乎當文宗
求治之時僧孺任居丞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
以盜名罪莫大焉
乃出為淮南節度副大使賜乘轎龍勺部曰贈金古器以比君子卿
宜少留僧孺固請乃行劉蕡誅呂述言僧孺聞蕡誅恨歎之武宗貶
宿州長史宣德五年遷為太子少師卒諸子蔚叢最顯蔚子微
微舉進士擢吏部員外郎號符中選溫更多姦歲調四十貲撤治以
剛明紀巧進反杜于請法復後復為給事中李茂貞討復有功

李德裕傳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討。帝復召德裕曰。今伐殘賊。彼
必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若蕭亮實將帥。非臣職也。既而師果敗。遂
大臣王璠益弱。賊為刑部侍郎崔胤。胤微之王。從太子賓客以刑部
尚書致仕歸。與川卒。

李德裕

李宗閔字損之。鄭元懿四世孫。雅進士。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張
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補洛陽尉。發劾。即位。進中書舍人。長
慶初。錢徽與李德裕。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
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于巧。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
徽怨。顯結黨。相磨。凡四十年。指紳之禍。不旋解。

范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郭。相讎。而成於太學。諸生相
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德裕。宗閔。對策。而成
於錢徽。之敗。皆自小。以至大。因緣以公。凡群臣有黨。由主聽不
明。君子小人。難逃於朝。不分邪正之。南以顯。而聽其自相傾
軋。以養成之。也是以後。宗以微。移於下。期無公。政士無公。治爵
賞。借。刑罰。故。微。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愛國家之
不治。而唯恐其黨之不達也。與夫三君八俊。屬名。第。血。黨。微。以抗
權邪。斯為下矣。何則。微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
及其亡也。人猶畏。微。而有不為。唐之黨。勢利。窮。則。盡。而止。故
其。表。李。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所。哉。

石敏若曰。唐稱黨曰牛李。且德裕。李。為。黨。者。唯。不。厭。殊。人。之。黨。
不。徒。怨。惡。之。彼。以。耿。氣。與。此。以。憤。子。與。之。對。壘。而。相。為。怨。隙。焉。
是以天下亦名德裕曰黨。惜乎無有。准。德。裕。之心。者。也。且。德。裕
之。黨。雖。大。抵。不。過。鄭。覃。陳。彭。李。讓。美。等。數。人。矣。而。單。舉
所。為。頗。有。可。紀。若。夫。牛。黨。則。皆。一。無。足。道。與。非。亦。非。巧。中。關。

子持。漢。尤。致。死。力。製。陽。之。相。口。騰。為。端。漢。之。敗。門。集。實。此。亦
古。所。未。有。也。且。自。牛。觀。之。功。業。執。與。德。裕。之。多。諫。諍。執。與。德。裕。之
初。然。則。牛。可。名。黨。而。德。裕。寧。乃。別。雲。祥。之。合。其。不。可。謂。之。黨。明
矣。所。可。為。德。裕。惜。者。不。明。按。其。黨。以。誅。之。耳。位。當。柄。軸。宜。沐。浴。而
朝。曰。此。曹。為。黨。以。傾。賢。臣。以。素。邦。政。請。以。罪。為。與。國。人。同。棄。之。此
宰相。職。事。又。何。必。然。以。它。罪。如。以。交。通。劉。稹。便。宗。閔。以。家。行。不。謹
坐。李。漢。之。類。使。天。子。謂。德。裕。付。會。不。由。公。正。以。致。黨。名。加。以。千。載
不。磨。可。勝。歎。哉。

俄。後。為。中。書。舍。人。與。貢。舉。所。取。知。名。士。若。唐。冲。粹。年。表。郭。等。世。謂。之
五。簡。王。月。○。太。和。文。宗。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
以。相。而。宗。閔。中。功。多。先。得。進。引。牛。僧。孺。同。東。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
裕。所。善。皆。逐。之。父。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
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
前。唐。書。卷。之。四。十。四。李。宗。閔。傳。七

往。臨。之。陰。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揚。震。卿。張。元。夫
蕭。肅。為。黨。規。德。裕。因。請。寄。出。為。刺。史。帝。然。之。宗。閔。曰。德。裕。居。外。父。其
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實。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
漢。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出。為。山
南。西。道。知。使。李。訓。即。注。始。用。事。德。裕。共。皆。贊。也。反。短。之。乃。罷。德
裕。復。召。宗。閔。知。政。事。皆。虞。卿。以。京。兆。尹。得。罪。宗。閔。極。言。營。解。訓。注。乃
初。宗。閔。異。時。除。結。皆。求。半。相。乃。使。宗。閔。開。州。司。戶。親。往。並。東。○。時
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
連。月。雲。集。不。絕。也。○。帝。乃。罷。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
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數。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司。馬。溫。公。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求。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
故。君。子。得。位。則。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以。自。然。之。理。也。然。若
子。進。賢。退。不。肖。其。心。也。公。其。指。事。也。此。小。人。衆。其。所。好。毀。其。所。

心也私其指事也。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實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庶幾而存。位量能而受。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蔽。佞不能移。夫如是。朋黨何自而生哉。彼皆主則不然。明不能驅。強不勝。奸邪正並進。賢與不賢。舍不在於已。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說惡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本腐而蠹生。醴醴而竭。聚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群臣也。文宗嘗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說釋。是不為乃終群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耘而怨田之荒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石敏若曰。唐之朋黨。磨軋四十年。人主有心於治。朋黨實不考言。而朋黨之害。遂吉。溫裝度而惠宗出之。宗聞救楊震卿而文宗叱之。裝度節度山南官。無平章而敬宗怪之。出之而復召之。之而復留怪之。而不罪。則賢否終不可辨矣。裝度有平淮之大功。諸侯四夷望風畏愛。安國家利社稷。當時一人耳。李德裕在。敬宗朝。草詔論事。過人處甚微。宗令斬西造器服。抗章不奉詔。乞茶。泗州戒。遣奏止。屯州。聖水上。冊衣。歲獻方士。疏。陳。有。大。臣。節。文。宗。時。論。李。訓。奸。邪。其。後。訓。果。敗。賊。雖。州。降。僧。儒。沮。之。其。後。帝。聞。監。軍。王。錢。吉。之。號。始。皆。儒。此。二。臣。者。皆。有。已。然。之。德。試。聖。宗。聞。遂。吉。所。為。以。較。之。則。朋。黨。不。必。治。矣。帝。乃。曰。去。河。北。賊。易。去。其。朋。黨。難。夫。河。北。不足。虞。也。朋。黨。去。則。賊。自。平。二。李。八。關。未。去。則。河。北。在。堂。上。矣。

楊嗣復輔政與宗聞善欲復用而畏鄭元乃託宦人張市帝用宗家對果曰朕念宗聞久矣欲授一官陳夷行曰宗聞之罪不即死為幸宗聞時李續張又新號八關十六子明此後宗聞死後其子亦死

天下治朝延何惜數人。人主使此。則綱綱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惜。愛。奪。遂。權。宗。聞。抗。州。刺。史。會。昌。中。劉。稹。敗。得。交。通。狀。流。封。州。宗。聞。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既。資。善。權。勢。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聞。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獵。虎。行。刺。之。而。宗。聞。索。私。黨。黨。中。外。卒。以。是。敗。

楊嗣復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見識於韓滉。滉少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權。禮部侍郎。即擢為尚書。侍郎。宗聞。凡二。著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宦。文宗。即位。與李。至。宗。並。拜。同。平。章。事。嗣。復。為。帝。言。陸。贄。反。罪。屏。居。民。間。而。尚。書。論。兵。可。勸。以。官。廷。趣。和。曰。士。多。越。境。能。獎。誘。貪。夫。聚。矣。鄭。覃。不。平。曰。陸。贄。下。當。察。朋。黨。廷。曰。朋。黨。同。少。彈。覃。曰。附。離。復。生。廷。乃。陳。邊。事。欲。絕。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知。廷。嫌。朋。黨。廷。不。知。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初。彼。此。相。笑。未。知。軍。果。謂。誰。為。黨。耶。因。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他。日。帝。問。天。后。時。有。起。布。衣。而。為。宰。相。者。果。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為。之。計。耳。必。貴。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廷。獎。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衡。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璹。中。廷。趙。悅。反。和。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記。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廷。英。政。事。孰。當。記。之。廷。監。備。國。史。對。曰。臣。之。職。也。覃。曰。臣。下。聞。廷。初。文。宗。政。事。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廷。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廷。之。罪。也。繼。進。下。不。忍。知。諫。當。自。珍。誠。即。謝。出。關。門。不。肯。起。答。乃。免。

楊嗣復傳

下當察朋黨廷曰朋黨同少彈覃曰附離復生廷乃陳邊事欲絕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知廷嫌朋黨廷不知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初彼此相笑未知軍果謂誰為黨耶因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他日帝問天后時有起布衣而為宰相者果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為之計耳必貴能否要待歷試乃可

大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
曰無乃滯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批洋批洋則者皆華乃出
帝曰昔蕭復東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道
詔立武定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傳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
罷嗣後後欲誅之德裕言昔太宗元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利後無
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爲寬乃貶嗣後
潮州刺史宣宗立召之至岳州卒
言進既當國反奮私肥黨排擊所憎反擊也是時推震天下人指
曰牛李非盜謂何達吉險邪獲浮踪嗣後辨給固無足言幸主弱
昏弱也

實群

實群字丹列京兆金城人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群以處士客隱曉陵
實群書卷之四

實群傳

韋夏卿薦之朝德宗擢爲左拾遺韋夏卿上封事武后重武元年
始自草第擢臣爲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爲和蕃判
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群群亦倖倖又也
也然此不肯附欲過之韋執誼不可乃止。憲宗出爲湖南觀察使
將召還卒群兄常牟弟群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
昆弟若五星然韋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
號聾聾翁聾聾也

劉栢楚

劉栢楚爲鎮州小史王永宗奇之薦於李逢吉鎮州司會參軍擢
右拾遺欽宗立視朝常晏數游岐失德栢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
位皆親族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內日晏乃作臣以諫爲
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頓頭流血被面而去

楊虞卿字師舉號州弘農人父寧有葛操談辭可喜與陽城爲莫逆
交虞卿策進士得學宏辭擢監察御史按察初立逸遊荒志虞卿上
疏曰鳥爲遺害仁鳥遊跡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督言臣聞堯
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陛下初臨萬機宜有憂天下心常見見
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
入對延英獨三數大臣乘聖問而已他無所諮詢陳臣盈庭忠言不
聞臣實羞之蓋主見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
情接而治道得矣公卿列位雖降清地曾未奉優禮未下問雖降
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旋顧慮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陞
下求治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越利論政若誅冤此而不
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安思危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
得皆爲聖明也時又有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
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制謝。李宗閔牛僧
孺輔政引爲給事中虞卿使乘香軿隨幸倚爲奸利歲舉進者皆
走門下署第注其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錄其詞張元
夫而虞卿兄弟校士善附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邀舉場問錄張元

楊虞卿

楊虞卿字師舉號州弘農人父寧有葛操談辭可喜與陽城爲莫逆
交虞卿策進士得學宏辭擢監察御史按察初立逸遊荒志虞卿上
疏曰鳥爲遺害仁鳥遊跡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督言臣聞堯
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陛下初臨萬機宜有憂天下心常見見
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
入對延英獨三數大臣乘聖問而已他無所諮詢陳臣盈庭忠言不
聞臣實羞之蓋主見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
情接而治道得矣公卿列位雖降清地曾未奉優禮未下問雖降
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旋顧慮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陞
下求治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越利論政若誅冤此而不
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安思危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
得皆爲聖明也時又有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
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制謝。李宗閔牛僧
孺輔政引爲給事中虞卿使乘香軿隨幸倚爲奸利歲舉進者皆
走門下署第注其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錄其詞張元
夫而虞卿兄弟校士善附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邀舉場問錄張元

楊虞卿傳

楊虞卿字師舉號州弘農人父寧有葛操談辭可喜與陽城爲莫逆
交虞卿策進士得學宏辭擢監察御史按察初立逸遊荒志虞卿上
疏曰鳥爲遺害仁鳥遊跡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督言臣聞堯
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陛下初臨萬機宜有憂天下心常見見
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
入對延英獨三數大臣乘聖問而已他無所諮詢陳臣盈庭忠言不
聞臣實羞之蓋主見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
情接而治道得矣公卿列位雖降清地曾未奉優禮未下問雖降
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旋顧慮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陞
下求治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越利論政若誅冤此而不
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安思危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
得皆爲聖明也時又有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
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制謝。李宗閔牛僧
孺輔政引爲給事中虞卿使乘香軿隨幸倚爲奸利歲舉進者皆
走門下署第注其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錄其詞張元
夫而虞卿兄弟校士善附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邀舉場問錄張元

柏青

一

臂力待入人諸人最甚授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劉楨楚羣則然肆許以示公搆黨以植私其言纒纒所奇若可勝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職利口覆邦家者數者掩衆取功自速其灭亡哉

辨愈

附唐書卷之四十一

韓愈傳

事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英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愈三歲而孤。隨伯兄會。既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上書相親友。蓋能通六經百家。學。羅進士策。張建封辟有推官。權行堅正。謫官無所忌。遷監察御史。分察百案。累遷刑部。轉兵部。上疏。極言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元和初。初權知國子博士。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調有異。愈以為刺史。除相。兼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瀆職罪。貶封溪尉。復為博士。既才高。數熟官。乃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養入大學。召作儒生立館下。海之曰。繫精于勵。竟于踐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迹。治具畢張。拔去兇邪。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把如天羅網。決其死。吏司若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書未既。

前唐書卷之四十四

韓愈傳

五

於六藝之文手不倖輟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損其要繁者必
 鉤其玄食多務得細大不相焚膏油以繼晷常死以窮年先生之
 業可謂勤矣魁排異端反觸世懷斥佛老補苴漏鐸之知反張皇
 幽恥壽鑿鑿之芒芒獨勞瘦而退級降百川而東之回狂闌於阮側
 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漫齋郁舍英咀筆反也作為文章其
 書簡牘上親姚姁渾渾亡徑反周諮商鑒倍展聲牙也筆件安反
 路入地春秋謹嚴左氏洋洋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追莊騷半部中風
 駢其外矣少若知學勇於取為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文可謂閑其中而
 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岐前蹟後反駭動
 輒得咎暫為御史遂貶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洽命與仇謙取敗幾
 時冬燠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蓋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
 前書卷之四十四 以韓愈傳 廿
 反數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反杗櫨反櫨櫨
 各斲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五乳丹砂赤箭青芝反
 復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聖師之良也登明避公難
 進巧拙奸佞為妍卑辱反為傑較短量長惟恭是適者宰相之方
 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苟卿守主大論以
 與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
 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
 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情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
 薪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勛而得過
 名亦隨之授開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無計莊資之崇卑
 附勢反亡量已之所攝指前人之覆轍是謂詰匠氏之不以我與反

為機而會... 又言諸道兵... 元魏以下... 推闡聖明... 鳳翔... 陛下... 命以至老... 也夫佛本... 言身不... 朽之骨... 耻之乞... 下之人... 死... 願... 陳... 以巨為...

下而而之... 問... 泰山之... 善之策... 以皇唐... 聖自防... 貢六七十... 坤... 吉神... 成烈... 海... 思... 復用... 史... 以是窮... 曰昔先... 物... 之以... 此亦固... 有之... 宗廟... 天子... 應承...

亦其育為之低首下心於此則見其為吏民羞以倚活於此也鯢魚有知矣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鯢魚之大鯢鯢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鯢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鯢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角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歸至五日不歸至七日不歸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鯢魚實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微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安樂實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俊民無強弓毒矢以與鯢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久其風震電起於中數日水盡湖西徙六十里自是湖無鯢魚患。袁人以男女為縛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婦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縛。召拜國子祭酒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廷侯廷侯宣無既行衆皆老之元孫言韓愈可憎韓愈亦悔詔愈友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侯與共廷之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韓師材故賜以節置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廷侯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員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平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劇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洪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其家矣復何道衆曰善廷侯應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侯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異者為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國之何也廷侯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異亦潰圍出廷侯不追

石敏若曰愈以片言挫三軍當時廷侯不即起去則以勸其親使不為廷侯用命何止出一元異哉夫非難辭紛以勇為主勇者氣也氣之所積者厚未有不能動者燒佛骨徒鯢魚此氣也夫鯢猶藏也近則汚人唐之中興美家問出大抵流入於黨故鮮有完士

牛李不睦之愈之氣得所養矣繼孟軻楊雄者非斯人誰歟愈歸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持節不盡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切奏愈以詔自解文刺紛然紳相以盛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至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交無後者為遺嫁孤女而恤其家嫂即親為服茶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千篇皆與銜閑深遠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端端置諸夢為不襲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各於時

孟郊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嗜金愈一見為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策調溧陽尉縣有振金湖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後鄭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張籍諡曰貞曜先生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壯李觀亦論其詩曰高峻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張籍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愈薦為國子博士歷水部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籍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不事貴愈事博學云行義籍諡曰貞及為歌姬之說論義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楊雄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排其邪心增其所未高爾愈之貴有可以至哉

修其德其所歸既其振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歸既於愈者
我抑其甲有宜獲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
然猶不欲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愈
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
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悼其聲嘒嘒夜體也若遂成
其誓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惑為狂其身之不能恤者
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
者周天下猶且幾難於陳畏於巨毀於叔孫奔定於齊魯宋衛之邪
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顧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而使獨言
之而獨書之其存已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
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侵武王周公
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于孟子自
孟子而至于平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如此其困如此而後能有所
前書卷之四十四 張籍傳

皇甫湜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策策度辟為判官度僑福先
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使怒曰近拾泚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矣

之說即謂牛酒飲餽據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結綵甚厚湜大怒曰
妻為顏氏集亭未嘗詩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續何遇我詩也度笑曰
不謂之才也從而酬之

盧全

盧全居東都周之洛邑即河南也南唐書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學禮
之全自號玉川子嘗為月飲詩以譏切元和憲宗逆黨愈稱其工
詩故不載時又有賈島劉義皆韓門子弟

賈島

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後棄僧號無名氏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進
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路隨不
避嫌亦作吟詠之文乃得釋會昌初以普州參軍遷司元未受命卒

劉義

劉義亦一節士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
前書卷之四十四 劉義傳

能為歌詩然持故時所負不能使仰貴人常穿破衣關念
接天下士步歸之作水柱雪車二詩出盧全孟郊右能面道人短長
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金數斤
去曰此謀蓋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
終

賈曰

唐與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繁窮繩糾作妖怪混弄天
下已定治荒荒剔剔窮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蕕混漫殆百餘年其後
文章稍稍可述至正元元和間正元德宗年號愈遂以六經之文
為諸儒倡靡末流反刊刊以撰刻偽以真愈愈之才自視司
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
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此孟軻以
希况楊雄為未得聖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欲與孤矯拂始於
然未皇皇於仁義可謂德道君子矣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

傳如韓諸儒何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頻然引聖學內讀之感
雖家山吟吟吟吟而後裔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
阿非揚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振二家乃去十餘載後反正功
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遇况 雖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
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蘇軾曰文起八代之衰道齊天下之弱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
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筆論天人之辨以
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庶民力可
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鯨魚之暴而不能弭聖廟之禍李逢吉之
謗能信於南海之民頌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
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四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四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四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四

罰取舍於其辭辱至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沮而人益蓋愈沮
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用
者於德莫如正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是取禍則遠山陽貶揚
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憂試而憂然平生所
述國家大事獨平淮西碑文然則其未卑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
沮喪與時俱亡況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
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舉者之古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
川乎大木榦之大石得之排以巨缺迫以高麗而後怒號噴吼聲
振百里播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遇之則小鳴大遇之則
大鳴何則使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惟其身益困而名益聞耶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四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五

列傳

錢徽

錢徽字新章中進士第遷中書舍人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他學士
皆尚虛誕顯聞微密奏帝稱其長者足時內積財閭閻後河湟
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其如微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無入右銀
臺門以避學士。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輝之學士李
紳以周漢賓並發徽求至第籍反累也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
紳蘇某皆與徽學文昌怒即奏徽取士以私有詔王起白君易履誠
而無若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段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
苟無愧於心安事辨繼即教子弟焚書。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
資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狂恣縱去數日舒州得其盜州有
汴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安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
貶資民租入文定立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徽與薛正倫魏謩簡書
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其子時韓公武以路結公卿賈
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辭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猶
有公益

崔咸

崔咸字重易博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遷侍御史憲正特
立風采勸一時累遷陝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
輒次事裁制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秘書監卒。咸素有
高世志造詣漸遠間遊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
最善

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魏州人屬父推進士第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
綠簪緋袂也人皆敬之吾年五十欲歸自北鄉買少年園取二

一級不見其得此特為松翁主人不愧陶明云。為餘作事上
是時李紳等皆請去學士使人入學為丞相所害者表微獨為李
季入服其公。進知制誥與學士相善學士復為路隋所害以諸
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日暮翁右奈何若曰選德應賢初不計私
也父宗五進戶部侍郎卒表微為故舊雖有下與勢手語笑無間然
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弊是非紛紜著三傳錄例完會經趣又以學
者得師道不如聲譽賤工能專其師者九經師授諸其達

高鎔

高鎔字弱金建中進士宏辭科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遷知貢
舉父宗自以題昇有司鎔以籍上帝諸侍臣曰此年文章卑弱今所
上差勝於前如軍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俗而鎔乃能為陛下得
人帝曰諸鎮表奏大詳華宜實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吾人因事
為文今人以文害事德弊抑未誠如聖訓即以鎔為禮部侍郎閣三
府書卷之四十五

高鎔傳

馮宿

馮宿字拱之號用東陽人父子學廬親有聖之白兔號孝馮家宿
繼進士第歷工部刑部二侍郎後授三十藩行于時。擢東川
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旅一餘萬浚水數義民廬舍及宿衛利防肅
一方便賴。疾棄將斬重刑家人謂宿之宿曰命將短天也脫法以
求祐吾不敢卒鎔曰錢貽命得遂然以平生善德墓中

馮定

馮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名入方漢二馮遷太常少卿父宗嘗詔
開元覽表羽衣舞余少雲韶舞于庭定都諸工立懸開端舞若植帝
異之問學士李璣璣以定對帝書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親請定送
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袍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以左散
騎常侍致仕卒。初陳憲使新羅其國人皆定黑水理豐鶴記章休

符優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其名播我夷如此

李震仲

李震仲字見之第進士宏辭遷太常博士建言諸者所以表德德惡
春秋褒貶法也茅土爵祿修羣流放者皆錄一時非以明示百代
然而後之所以其行其德是觀古者將整謚今近或二三年遠
乃數十年然後謚謚人殺已久風績湮歇殊謚傳聞不可考信謚狀
雖在言與事降臣請凡得謚者前聖一月請考功利太常定謚其不
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若謚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謚之
節行卑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
時望歸重卒賜吏部尚書

李期

李期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冲十世孫中進士策元和初為京
國子博士上史館備撰李朝諸子世系堂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
期著卷之四十五

李期傳

言大猷人之行非大善大惡莫於世都家初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
狀論議然其為狀者皆欲受門生希有惡惡顯於文而忘其理臣請
指事勸功太常史館勿受如以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
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利五聖憤耻自古
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備育生口夏侯隆等四
十七人為賊逼脅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得之赦不錄田
正隨村投誠欲歸者赦之遂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眾莫不懷盛
德無肯拒戰劉惔所以能一夕斬新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體賊
下故不掩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李不敗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
蠲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通曉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
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洪獻女樂陛下不交還
以歸之三也又出李乘與妻女於振是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允惠

億兆所感臣愚不能盡說此詔令一皆類此武德正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變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章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則中正而不疑舜邪佞而不通改稅法不省錢而納布帛絕遠創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間以時事通塞之略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隆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知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賢黜正直諫如食肉之味臣說文骨鯁前正也與之備後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矣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遜未為也。還禮部郎中性峭鯁有論諍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拂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投期惟即移病。期始從韓愈為文章

高元裕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為左補闕劾憲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密之權過宰相帝頗悟而不敵有所檢制人皆危之微拜執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賀。進御史中丞建言紀綱弛官屬頹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徽卿獲罪即得御史魏中廉高供簡並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魏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憲宗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撤元裕請監院御史練本臺得專察察司建吏部侍郎卒。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為吏嚴嚴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為中丞文宗雅其代元裕表書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選

封敕

封敕字碩夫冀州人元和中著述上第為宰相李德裕所器召為翰林學士致獨辭勝敏不為奇遊語切而理服武宗使作詔書恩逾將傷矣者曰傷若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數草其制曰諒皆手同言不他感德裕善朕明其事任已以成功謂敕曰陸生恨文不逮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耶解所賜玉帶贈之進尚書右僕射卒

鄭薰

鄭薰字子海第進士懿宗立累遷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戰於是宦人用前請蔭子薰却之不肯叙知禮部舉引來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將松子庭號七松巖士

李景讓

李景讓字後已性方嚴有守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禮部侍郎母鄭治家嚴身訓勸諸子始貧乏時治嘗得撲錢董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處其死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坊。景讓出為浙西觀察使嘗悉牙將挾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讓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察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衡蓋果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安景讓家行簡治園門唯謹。父而中進御史大夫有視事初兄侍御史孫五改監察御史肅宗時六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將仲輔政景讓名素出仲右而宣宗擇宰相畫書群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構憲宗仲輔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口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恥不勝平見宰相自陳考滿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乞致仕或諫公廉潔仁素儲不為諸子謀耶景讓笑曰兒曹詎能死乎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性獎士類校不及如李蔚楊知通皆所推引始為左丞將仲坐宴所酌酒語各曰

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驗於公然清
義發欲門無雜賓元和後肅宗大臣有德望者以君里顯景讓宅東
鄰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

劉黃

劉黃字去華涪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
詳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初後應宗權綱施遷神策中尉王守
澄負誠逆罪更二帝不赦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將
剪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權至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明延門外角群
臣內擊肘天子黃臂肅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朕極言極諫帝引
諸儒百餘人于庭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元默無為端拱司契
陶心以君簡服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達中由是天人
通陰陽和俗濟仁壽物無疵瑕盛德之所臻若乎其不可及三代令
王贊文選救百氏滋熾風流浸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惟昧道
前唐書卷之四十五 劉黃傳 六

之見乎何勝惟此龜鑑擇乎中權斯在治間朕將觀賢對曰臣誠
不使有正嗣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
得達懷憤懣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衆人議于道商賈于市得通
上聽一悟王心雖被諫言之罪無所悔況達陛下詢求過闕答訪嘉
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
上所忌時所禁權作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
優容不使聖時有諫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臣謹昧死以對伏以聖
策有思古先之治念元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
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道何如
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舉若謨訓而莫敢怠忽見陛
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傷厲宵衣旰食宜照左右之纖佞進股肱
之大臣若夫逆蹤三五紹復祖宗宜監前王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
心有未達由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洽
前唐書卷之四十五 劉黃傳 七

重之權執補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執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

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
鑑又何足為陛下道哉或有以繁安危之幾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

肝膽而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
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義之始也春者
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
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首月以有時
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
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慎其終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孰
與而君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
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
賢揚厲也臣聞不宜愛而愛者國必衰宜愛而不愛者國必危
陛下不以國家安危社稷存亡之策而降於清閒臣未知陛下以布
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為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
不愛也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

其秋天子不得制其心禍於蕭牆而生惟惟臣恐專制侯貴生於
今日此官屬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春秋以
謂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
腹心之害而專制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
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
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宣十五年王子召伯殺召
子王子札也宣十五年王子召伯殺召子王子札也宣十五年王子
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
者是不君也使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
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盾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宣十三年
入于晉陽也春秋不書趙盾可知其歸者能逐君制之暴
亂請而發之故列傳言韓宣惠之亂趙盾之歸者能逐君制之暴
以安其君故春秋書之今成帝漢末蕭臣受命而有不逮人臣
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禍兵者以逐惡為
則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樂增排闥而
雪涕表空當車而拒詞京房發憤而殞身實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
下所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欒射姑殺陽處父文公六年欒射姑
殺陽處父也春秋不書欒射姑可知其殺君父也欒公不誅固
陰重之禍也父所以及殺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其偏其情則下不
敢盡意上世其罪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絕辭之文易其失身
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怨而
不用必世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鮮直臣之口而
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
憂畏回禍害以須陛下有感悟然後盡其言陛下下何不聽朝之餘
特便親召當世賢明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搖亂之術塞
陰邪之路屏廢佞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
宜戒必其所宜戒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

可以覆奉典謀克承不構餘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請
置職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
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
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氣在下維微而必舉四凶
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欲指國
如唐虞讓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必其不慮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
道不任大臣不辨數人不親忠良不遠諂媚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
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
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臣執不欲致身為王臣
錢時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
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蔡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神器固有歸天命
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
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疆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疆臣驕
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震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
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遺軌可追矣臣前所
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墮
而不得下決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
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取之也莊公自亡為文非取公
以惡罪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惡惡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
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
社稷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
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
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
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
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
寵勢大者寵滿方小者為守故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政

劉黃傳

十

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
虎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康康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
寒飢獨不得者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顯於左右貪臣
欲以國權交國祿而弄法究痛之弊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
神為之怨怒貪穢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
里無所歸化官人貪盜賊盜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
以病禍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秦秦亦有黃巾不獨生於漢
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
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而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
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
卜餘事其心甚誠其操甚恭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蓋元日疆黎元
日困由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弗廢
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
陛下慎始知如以憂四方之盜賊賊禍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
于將去貪臣姦欺之政除姦臣因緣之密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
內寵使倖無所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
民蘇其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在條已以
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條之也則人不勸而自正導之也則
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
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
立教之有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
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身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
守法賢不任則盡賞不足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
固則人無法不守則政散而後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
嚴斥姦邪而不赦其在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

劉黃傳

十一

人而教本分職而奉法備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此行之
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遠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而
也夫欲人之仁者也在立制度備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
則賦稅輕賦稅輕則人富矣教化備則事競息事競息則刑罰清刑
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孝慈至焉仁義之心
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眚不伏休祥存錄四方底寧萬物咸
遂矣臣前所謂收災早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
中三書丁雨者以其人有恤人之志也交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
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舊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恤憫而變
則成災陛下有恤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臣前所謂廣播種在乎視
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榮罕
人勤於財則賁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
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種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庫罕蓄
本乎允食尚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攝于齊桓公十八年春大
旱于齊注臧孫辰齊大夫臧文仲齊大夫春秋錄其無九年之蓄一年
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爲耕植者不急之費以贍黎元
則庫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
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
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遷斥之
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廉價輸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
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
者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行注義春秋傳曰九歲其
儲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
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
分外官中官之實立兩司此司之有或犯禁於兩則亡命於北或正
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

劉黃傳

十三

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因農隙以備武備提封約卒衆之數
命將任公卿之制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蘇以邦家武選亂畢
太宗置府兵盡省軍衛文武參掌閑職則禁弓力猶有事則釋耒耜
戈所以備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
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宿衛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對內臣之
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聽軍門視義夫如革芥謀不足
以剪除姦宄而祇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
害閭里羈細儒臣平陵宰輔陳稟裂王褒謝龜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
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幾微觀舉之心無仗節死難之
氣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賞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
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備省著之官近崇正鵠之風遠
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諸侯之疆
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重業由學校之官廢蓋國家貴其祿
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收序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脩禁之心矣臣
前所謂刻郡干禁由檢任非人也臣以謂刻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
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推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
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若無治
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謹巧由制
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綺彤
璫不畜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技藝者由考言以鈎
行也臣前所謂形于耻格者由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命生案而
食衆可限片情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領而治辭者要察其
行否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密而出之臣未而行之或虧益止
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辭得非持之者有所誣欺乎臣前謂
傳延辭者願陛下必納其言進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堯錯
爲漢制諸侯非不如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

劉黃傳

十三

梅葛臣非不知言發而獨應計行而身慘蓋痛社稷之危矣生人
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周韓非死
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救焉臣之言陛下又
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因臣
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知人主之明政
數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悲傷近古之治而致
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觀承聖問敢不恪
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
以教人華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
幼調元氣以煦育羣太和以仁壽可以遺邇無為垂拱成化至若
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
以任之使脩闕外之寄念百廢之未至擇廢官而任之使顯職禁之
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
天下救勳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
食勞神傷體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場宿等見黃對嗟伏以為過
古晁蓋而畏中官魏不取取士人續其辭至咸熙阮湧者諫官御
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允魏常務類
得優調李劭曰魏黃遂我留吾類其羣耶乃上疏曰陛下下御正殿
求直言使人得自書臣才志懦劣不能黃今古是非使陛下下聞未聞
之言行末行之事忽忽內思魏神明今黃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
王之成敗陛下所以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魏
漢以來無與黃比有司以言涉魏許件不敢聞自詔書下魏口結魏歎
其誠獻至於垂泣謂黃指切左右畏近臣魏怒變與非常朝野魏息
誠恐忠良道窮網紀遂絕幸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
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魏事取驗何懼
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以直言副陛下魏問雖訂必容雖

前漢書卷之四十五

劉黃傳

十四

劉黃字子史東下魏光明使萬有一黃不幸死天下魏曰陛下陰
殺魏直結離海內必議之士皆憚魏黃人必一魏無以自魏紀至所
對不及黃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即臣所魏以魏黃
直臣也考且之愆朝有公正之路陛下見天下之疑豈不美哉帝不
納。黃對後七年有非露之難令孤楚牛僧繇即度山南東西道魏
表黃纂府授秘書卿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黃誣以罪魏柳州司
戶卒。如帝恭儉永治志於山入然儒而不露臣下畏禍不敢言故
黃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關戡員子陰黃帝決帝後
與宋中錫謀誅守陞不克李訓位宰相以謀敗皆為中官夷其宗而
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羅蒙上言黃當大和時官
官治獄因直言魏策請李蔚土復掃除之役遂羅譏逐身死魏土使黃
策要用則杜漸魏前通節可消寧遠及聖世即今天地反正枉免魏
黃魏有魏望於陛下帝感悟贈黃左諫議大夫
黃旦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樂饒而不切也魏
與諸儒皆進獨機切魏官然亦大疏直矣戒帝魏滿言而身誦語于
死何耶其後宋中錫以謀泄敗李訓以計不滅死宦者遂魏陽可不
戒乎魏黃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度其
計也耶魏無反

前漢書卷之四十五

劉黃傳

十五

列傳

李訓

李訓字子重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李揆族孫貲狀魁悟敏于辨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從父達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小人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注喜介之謂王守澄守澄即以注術仲言經義弄薦於帝仲言持說辯激叩可應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帝愈憤耻而憲祖之獄罪人未得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導建密計引仲言協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縹緲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尚元裕等共劾仲言檢人上士云爾帝利於尚書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闕寺必感憤中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必橫謂果可仕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進知制誥居中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洪志等皆賜死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拔奇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指為黨人奪所惡者悉除黨中遷敗無關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不喻月以禮部侍郎同門下平章事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擾夷於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為然賞資勞牛馬一機每進見它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皆惴惴迎拜反顧也天下險怪士微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俸望以悅士心人皆感之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權傾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此注使

李訓傳

李訓傳

云

李訓傳

李訓傳

云

互註八關十六子李

鄭注蘇州人以方技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鄭度使李愬為怨黃金餌之疫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軍政注多藝純諷陰狡也又狡也愬探人變隱報中所欲為愬黨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愬軍王守澄白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既坐機辯橫生鈎得其意守澄恨相見晚即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日夜為守澄計議因陰通路遺初士職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中錫指紳側目文憲暴取守澄復薦注俄進御史大夫注資貪奢既藉權寵專斷官射利貨積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飛燕樓壁聚方鎮將吏以燭聲喧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鉅剪中官自謂功在舉烈帝感

之書是進退士大夫挽觀朝法反曲也賢不肯混亂以為強張當然
張策其必亂。帝問富人術以權承對其法欲置茶官藉民圖而輸
其五工自顧景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為權茶使又言蔡雍災當
與役歇之帝嘗錄杜甫曲江詩有官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
樹宮室開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來賈平詔公卿
得列舍殿上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節度使舊制節度使受命戎
服詣兵部請注請後之先是守澄死罪雖水注奏言願身護喪因群
官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誨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
五百騎至開訓敗乃還監軍張仲清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梟
注首夷其家注敗前節生所服帶上櫛中藥化為蛇數萬飛去

王涯

王涯字廣律太原人博學工屬文進士又舉宏辭憲宗召知制誥
再為翰林學士涯文有佳思永正元和間憲宗訓誨溫麗多所采定
憲宗嘗手不

王涯傳

三

安宗嗣位同平章事合度支監鐵為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諸權酒
錢以悅衆始變承法益其稅以解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權茶天
子命涯為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
枕味皆詳括署抵以瓦礫。涯勸衆詳筆能奮奮常書史自治而
家書多與樞府伴文崇惡俗後疏和匪懸筆條上其制凡衣服室
宇使署如古貴戚皆不便歸山置然議遂格然涯年七十嗜權同位
倫合訓等不能去就以至覆宗涯女為實訓妻以病弱先家人給
告涯常怨德涯自撰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慈號
墮地乃以實告

巨龍置權茶使使民茶樹於官場其舊積天下大極其時
稱龍虎榜

賈鍊

賈鍊字子美河南人舉進士高第聲稱藉又策賢良方正歷禮部

得即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元和中文宗拜同
平章事時劉資以賈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為禍龍根本而餽與焉資
等為考官畏避不敢開覽惟其禍錄本中立不肯身犯禍排資梓以
及錄與王涯實不知謀入寃之

舒元興

舒元興婺州人始舉即警悟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既試
尚書雖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無
下因尚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夫宰相公
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諫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雖探選裁疑
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所以觀人文化成
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為附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
承以催苛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耶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
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
憲宗嘉其言

舒元興傳

四

歲有才德幾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謀進者乃過半謂合格令可乎。
俄擢尚書郎中尉尉反有能名裴度表掌與元書記文徽蒙律一時
推許拜監察御史搜劾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與自貢
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太和中獻宗獻文閣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高周
張嘉正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為名臣今臣備位子朝自陳文策凡五
時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正而無因入又不露所隱是終無
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
萬言其文鍛煉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剗剖抉有可以輔教化
者未始遺拔屏之角權象之哉宜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雖難竊自愛
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昂出示宰相李元問以浮疎誕肆不可用。
時李訓尤與元興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李固言表知難
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興奏辨明審察刑部侍郎
事附鄭注注所聚衆絕之月中拜同平章事德誠謀害日與訓比

下事二人為之也然加禮焉臣外鈞入響先時或度令狐凝顯
臣等為當路所執致開羅羅紅至是悉還舊秩元典為壯冊賦一篇
特相其工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校有司以養補校書郎職即任羅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祇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逵吉甫阻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樂慶實繼之遂言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
代之欲引僧孺益執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齊軍費用
空彈而下益驕德裕自餉約以常州財賦兵餉食而肉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

李德裕

五

李德裕

六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校有司以養補校書郎職即任羅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祇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逵吉甫阻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樂慶實繼之遂言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
代之欲引僧孺益執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齊軍費用
空彈而下益驕德裕自餉約以常州財賦兵餉食而肉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校有司以養補校書郎職即任羅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祇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逵吉甫阻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樂慶實繼之遂言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
代之欲引僧孺益執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齊軍費用
空彈而下益驕德裕自餉約以常州財賦兵餉食而肉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校有司以養補校書郎職即任羅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祇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逵吉甫阻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樂慶實繼之遂言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
代之欲引僧孺益執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齊軍費用
空彈而下益驕德裕自餉約以常州財賦兵餉食而肉故士無怨焉

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臣應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類
止保和之術則九廟慰矣。太和三年文舉召拜廷尉卿即義
序爲材堪宰相而李崇因以中人功先東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
許廣使引博勵力罷度政事二恐相濟元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
二人權震天下黨人半不可破矣。喻年從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
寇氏無聊生德裕至以非補矯革不敵刷一方耻乃建籌邊樓按南
道山川險要與蠻貊相入者國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國之右其部落
聚散饋餉遠邇通達皆由折威具乃召督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
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摩舊察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擇老什三
四皆壯士無敢怠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
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實勿事機則農急則戰謂
之雄遠子弟其精兵曰南無保義併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
飛星皆擊奇鋒流電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拔義城以制大度青溪
唐書李德裕傳
開之祖作禦侮威以控榮經術用勞作秦遠城以扼西山吐蕃據功
味開之祖作禦侮威以控榮經術用勞作秦遠城以扼西山吐蕃據功
味開之祖作禦侮威以控榮經術用勞作秦遠城以扼西山吐蕃據功
其民則獎若浮屠者皆妻子自死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
邊獲獲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十人皆首戴吐蕃維州特悉以謀以城
降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情猶居中阻其功命遂
悉阻謀於唐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
司馬光曰論者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悉阻
謀在唐則爲向化在此番不免爲叛臣德裕所言者利也情猶所
言者義也匹夫狗利而忘義猶耻之况天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
是非何可見矣
會監軍王璠言入朝極言悉阻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則以
兵即尚書在俄拜平章事建言朝廷惟和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

其辭皆若可聽顧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田
成功。敬而宗開罷代爲中書侍郎後帝暴感風害語言即注始因
王牛隆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侍詔帝欲授謀官德裕曰昔詩
舊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
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登惡暴天下不宜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
察其改且逢吉掌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
改帝詰王涯別與官德裕推手止涯帝適見不憚訓注皆怒即獲召
崇閣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武宗立召爲同平章事既入謝
即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掌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
人既呼小人为邪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喻松栢
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羅葛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
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
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張恒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柔
唐書李德裕傳
小人皆顯也太元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漢人則
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又則小人並進
逆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
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國事者宰相運策延齡韋渠牟等統今謂
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他門天
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職微以至謀賊誠使雖小過必
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號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
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肅宗推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
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帝數出遊游暮夜乃還德
裕上言人君動法外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惟德裕古聖母體以
夜。澤路劉從諱死傳三世而祿有弟五訓惟子從諱從諱傳其
從子從諱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路內此非河間比捨而不討無

其子尚滿曰就政則其職可也然又憂國權曰衛公精盡可畏不
 言稱將及白于帝得以建侯爵後世性強明辯有風采華為文章
 雖至太位猶不素書其謀議後古為資家可常以經綸天下自
 武宗和而能任之者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薛全義敗於
 蔡柱和良敗於陽谷監軍官人制其權將不得進退諸道銳兵皆
 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來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
 死由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降陽德建請詔書付華司乃下
 監軍不得干自是現令明查將乃有功德裕在任雖遇書警奏皆從
 察裁決帝然若無事時其憂報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
 帝曰學士不盡吾意伐劉旗也詔王元達何弘敬曰勿為子孫之謀
 存輔軍之勢車也左傳曰元達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
 州降賊梁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各其切於事而能伐
 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教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名謂其
 唐書德裕傳四十六
 李德裕傳
 德裕之政何謂長威不敢慢。帝疏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于武不
 可戰則奏言委由委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
 若弓發矢鉤箭皆無陛下征伐無不勝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
 成功帝嘉納其言所居安邑里第有院曉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
 則處其中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德裕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
 國公諡其後十年
 五世顯抑進士科重定元和實錄周華車然以所長為一
 世冠文藝
 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陶仁辜德
 裕獲殊向言指實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嗚呼朋黨之興也危哉
 根夫主威奪者下隱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退必務勝而後人人
 引所執衆欲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聞于前言一國事也
 抑一國事而以衆寡為勝負失欲國不亡得乎身為名幸相不勝

抑所恃賴以仇反前此周勢成根株牽連實有捕奔而王
 室亦衰舉明有未格數不然功烈高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六
 唐書詳節卷四十六
 李德裕傳
 王

列傳

陳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居潁川由進士第擢累工部侍郎開成三年文宗進同平章事仙館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實洵直常衛衛尉卿單嗣復繼以細故謂洵宜逐名夷行曰諫官當衛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職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洵即從璋尤州長史以百練賜洵宜。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崇朱璟于時在否李程曰姚仁而宋璟固推言元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夷種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仁義用房元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入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罷為吏部尚書。武宗立復拜相進尚書左僕射夷行乃奏僕射始既事受

唐書詳節卷四十七 陳夷行傳

四品官拜無著令比由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拜階下謂之備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群官群官先拜而後參以無二上者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叙獨優且開元元宗元年以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春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致所司約三公上儀者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决至夷行遂定以足矣罷為河東節度使卒

李紳

李紳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初擢進士第後召為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德裕立李逢吉惡之遷除青二州刺史靈山多虎獮禽。茶者病之治獮禽。後民咏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焚。初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學大魁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惡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武宗即

初與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仕朝請辭位以右僕射從歸。後南卒。始紳以文藝辭操見用而屢為惡仇所排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各位終然所至務為威烈或謂暴烈云

曹確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擢進士第拜兵部侍郎。憲宗時以本官同平章事確遠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者賦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始薄少年爭慕之確為拍彈擢為威武將軍確曰太宗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人謂房元齡曰朕誤此持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皆出等夷正當軍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有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帥實易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位將軍不可帝不聽確居位六年出為節度使徙河中卒始舉誠與確同率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

李蔚

李蔚字茂休舉進士第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時常飯萬僧禁牛自為贊。蔚嘗言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害譏病時弊帝不聽但少虛禮褒舊德蔚初顯為東都留守後拜河東節度卒。始懿宗成安國祠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風翔或言皆憲宗輩為此假憂為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四月至長安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七月帝崩

石敏若

石敏若曰異端之說聖賢致力以道排闢如取水火昧者竊笑謂聖賢私愛過計也曹不知人心無常異端入之則習與性成雖萬世不可削佛來中國其始不過聖賢與天下指南遂至侵盜天下嚮奉日久始如三綱五常不可頃更離也唐安佛者三帝代宗憲宗懿宗是也獨武宗奮然不顧不恤怨誅其像宅其靈盡焚天下覺華千歲之弊於崇朝可謂不世之英主矣雖平藩鎮破朋黨其功未足比然未幾而愈惑者抑其入人心者甚固人見佛

之則天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關禍亂可至哉。世宗領度支有勞
帝欲拜六部尚書以問宰相陳東行各曰恩權爭奪願陛下自斷
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共平章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
吏廢一事貴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陛下宜謂臣曰實易直勸我
宰相欲廢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
易直此言然可節帝又語臣云初政事誠善臣曰德宗晚善聚財方
鎮以進奉市恩更得賦外求索此其微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
可乎臣曰正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固與耳帝頗向納武院新
議政珪數稱無逸篇以勸時詔州劉從諫獻大馬陰州劉約獻白鷹
此諸節之以示四方。後遷河陽節度使罷攝賦宿道百餘萬以吏
部尚書召往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宣宗立俄為淮南節度使時江
淮早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穀半價與人卒淮南之人叩闕下願
立碑刻其遺愛云

李莊傳

李莊傳

五

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外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
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實宰相是時善惡混散故黨
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為之階劉向所云持不疑
之慮者開辟枉之門殆文宗謂耶

崔珪

崔珪父顯生八子嘗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珪為人有威重精
吏治以拔舉異等擢廣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次宿訪治撫後先珪對
精亮有理趣帝容愛遷入宣宗立節度鳳翔卒弟珪同中節度使與

子隆

崔隆

隆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崔進士第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
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為之首而隆與焉。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
世慕其為目曰打金龜者坐所珍也

後歷臺閣漸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祖母長
孫春秋高無齒母唐高祖姑李氏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
報始願後子孫皆若爾李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鄭肅

鄭肅字義敬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拔萃擢太常
少卿博士有疑議者必就肅議。開成二年文宗拜吏部侍郎
兼太子賓客既而太子為魏所廢肅任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
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然內寵方熾太子終以憂死肅知
太子無罪特因於曉而朝廷肅肅臨殿不可奪使使有大臣節肅
也五年拜平章事與李德裕同心輔政至宣宗時卒。子洎仕至州
刺史洎子仁表家乘有文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
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盧鈞

盧鈞字子初舉進士第遷給事中有大節令必反覆者嘗駁奏無私
。拜華州刺史開銷驛馬資耗鈞為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
事。擢廣南節度使海道商船始至異時帥府事先往賤售其珍貨
一不取時稱廉潔專以清淨治南方服其德不繼而化又除朱金稅
華營數十走關下請為鈞生立祠刻石頌德。後召為太子太師帝
元日大宴含光殿鈞年八十升殿如儀會止鴻暢舉朝容歡臨宴時
致仕卒。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饋大抵根
仁慈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為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

盧鈞傳

六

周準

周準字德升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入為集賢殿學士長史學為辭
高古文忠雅重之帝御紫宸殿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參實所
宜弄最為天子欽屬然又俄知制誥。武宗即位出為義成節度
使俄召拜門下平章事建言改宰相德裕望定元和實錄肅此

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擢牛敏正書。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凡有
饋鹿者。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樂雅士第。
為監察御史。大和六年。文宗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
政上前。知印者以為侍政。既所論非一。詳已辭。各他議。事有所欲。史
氏莫詳。詳請宰相人自為之。合付史官認可。大和後文宗歲。渭江
漲。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檣傾敗。懷元吏。東為森。買
浮。有端劉晏之法。盡廢。休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曹襄能者
請。志者。由江抵渭。費歲率。在緡二十八萬。休息歸諸吏。敕。院。不。符
唐書裴休傳卷四十七

裴休傳

七

者百二十萬斛。無留。雖時方鎮設。閑居。茶取直。因市商人。它貨。攬
販之。道路。皆。壞。休起。書。許。收。郵。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貨。賣。悉。歸
監。鐵。乘。政。凡。五。歲。罷。為。宣。武。軍。節。度。卒。休。不。為。嚴。察。行。所。冷。吏。下
畏。信。能。文。章。書。道。竊。有。體。法。為。人。配。籍。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
者。然。著。浮。屠。法。講。求。其。說。當。時。朝。薄。之。而。所。好。不。衰。

劉豫字子全宰相仁耽五世孫第進士履翰林學士宣宗初始復開
龍藏處業繁誓詔褒數十餘抵掌嘆成辭皆允切。遷刑部侍郎乃
夏彙敕今可用者由武懿統大中武懿統初年凡二千八百六十
五事類而析之參討輕重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未幾
名判度支。始環在翰林命素器遇至是手詔定還外無知者既遷
大原人方大驚後請開帝視案上層謂緣鳥朕辱一今日象晚曰甚

自哀帝笑曰是日卿可遽相即詔同平章事。冀與霍氏同議帝利
慎由請甄別流品豫登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寒流品卒致倫
喪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居
佐半歲卒。豫以名節自許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
言色借貴近。

趙隱

趙麗字大慶京兆人會昌中擢進士第國子未就宗進同平章事性仁悌不敢以貴權自處始布衣侍家無貲_資與兄鵬同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宦_宦後還家易衣侍左右蠲布衣也既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與

畢誠

畢誠字存之早孤從母新讀書母卹其疾拳火使寢不肯息遂通經

畢誠傳

更工辭章性端慤不與人交譽進士書判拔萃連中召入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樸質古今條破荒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畧卿為朕行乎誠唯唯即拜河西安撫使賊到軍達更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苦調餽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獎。(附宗)立拜平章事平、

陸表

陸氏字祥文，號族孫，進士第。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扈從，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嗣宗優遇之，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辰最先就。始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盛暑，乞學士職曰：「遊陽天也。」織衣進，非其時。進同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為襄贛學士，阮未始有至。敕選光院錢五十萬以祭近司。進中書侍郎，天授初，昭宗中詔語譴奏曰：「漢書卷之

鄭繁反

鄭蔡字蘊武及進士第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蔡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歛兵州獨完僑寓嘉之賜緋魚袋滿去廩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大順後昭宗王收徽蔡每以詩譏託調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陳署其側曰可同平章襄蔡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笑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吏走其家上謁蔡笑曰諸君殺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獄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阮視事宗戚詰慶樓首曰反則此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遜不聽立朝伯然字反無復故態自以不為人所瞻望致仕卒

朱补

陳朱柏傳

た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纂要寧初修上書言當世事議悉曰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內隋家所都我實國之凡三百歲文物貨貨奢侈爲皆極焉臣現兩河壯麗盛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與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醫降不可以都江北土羣水深人心疆復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鄩實惟中原人心貨食去秦咫尺而上有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爲人木強無他能所善方士許叢士言朴有經濟材帝盛擢平章事以素無聞入人大驚後貶卒。與朴皆相者孫僊字龍光弟進士仕通簡不矯飾寧曰士苟有行不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重相詬訾介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恐心即自撓矣始獻第堂柱生掘菽井而茂既而僊棄政

轉座

韓僊軍致北京北人擢進士第遷中書舍人歷竄與崔胤定策主

奉述昭宗反正為功臣帝與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僂曰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播擯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綽使剪其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固其逆心耳帝前辭曰此一事終始屬卿僂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勛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僂崇門生也數其成讓僂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令宰相不得謁決事。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平章華時謂三使相。宰相章貽範郭表詔遷位僂當草制上吉侯變纒而召可也章士使馬從皓過僂求章僂曰脫可斷麻不可草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章士不草麻未及郭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遷相姚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帝反正勵精政事僂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用者三四議不放當。初僂侍宴與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僂不動曰侍宴無執立二公將以我為知禮全忠怒僂薨已謫僂喜侵

大韓臣傳

十

侮有位崔胤亦與僞貳貶濮州司馬帝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僞挈其
妻南依王審知而平

石敏若曰朋黨之動唐也甚矣朝廷之材朝以朋黨敗暮以朋黨誅其始也李朝以朋黨逐所不悅者其然也宋全忠以朋黨戮所不附者而白鳥之禍尤慘焉然亦士大夫有以取之也方昭宗之出唐所恃以圖存者幾希矣譬如同舟而濟風波惡作宜一心叶力以求登岸豈復論胡越之異哉數子於此時猶不悛朋黨之私力務以恩仇相乳路巖乃韋保衡之黨也孔緯乃張洎之黨也韓偓乃崔胤之黨也劉景智乃崔昭緯之黨也彼朱全忠者初皆不與焉非太原之殺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取郾且以限張洎起鳳翔之戍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取郾且以限張洎全忠結天下之變而為己利合天下之爭而為己資數子者不之覺也劉旦嘗亡國爵祿之殘味立同異分彼此豈不為大反哉

贊曰懿傳以來王道日失厥序高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英豪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倭僕庸奴乃欲郭橫流支已孽寧不殆哉觀蔡朴輩不次而用押豚豚拒羈牙

東表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七
唐書詳節卷四十七
韓淮傳

士

東表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八

列傳

馬植

馬植字存之第進士開成初文宗為安南都護積吏事以文雅綢繆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繫諸首領皆來納款進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初植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避朝長馬絨錄其騶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禮行相先遂同舉酒今鐵再收請斥之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為朝長云

楊收

楊收字藏之世居馮翊七歲而孤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聖敗其藩收朝之

唐書詳節卷四十八
楊收傳

乙

曰爾非樂用者美用獨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博學強記至亡義無不洞解琴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和之曰此姑洗角也既而反古拭有刻在兩樂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體羅為附羅木然時有安沈者說及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沈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沈即以黃鍾為官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王安得武聲乎沈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大神歌大簇舞咸池以俟地示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祇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國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西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記不用商及二少蓋商繫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咸國鍾到鍾之

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雖用黃鐘一均帝時太常奏樂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稱言一韻聲也若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旋宮也奏乃取律大之以示旋流時七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未冠也。推進士杜仲表署淮南推官補監察御史未幾凡假擢監察御史兄弟同墓世榮其友。竊宗時同平章事既貴猶自盛滿知政凡五年罷為宣欽觀察使又流驪州賜死

路巖

路巖字魯瞻魏州人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竊宗咸通初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於是王收統帥其軍與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聞且以政委已乃通賂遺者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儔為牛頭阿婆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倖則爭故也保衡

路巖傳

衡還相怨俄巖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巖處邊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也。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則使補也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

盧攜

盧攜字子升羅進士第進同平章事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朱威為招討使及威不能制乃以王鐸鎮荊南攜不悅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令立功乃固不可果請又欲徵巢使戰而敗鐸及巢破江淮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詔下賊已破潼關。是夜御藥死巢入京師斷指斷尸於長安中

賈曰盧攜之賊王鐸執高駢賊寇卷城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為之鳴泉宜天之假手於賊而賊其枯骨也

鄭畋

鄭畋字合文舉進士時年甚少為宣武莊宣宗時劉瞻為宰相薦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詔書紛委畋畋思不淹留成文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竊宗立拜右散騎常侍故事兩省轉對廷奏獨常侍不與畋建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今乾符六年黃巢之勢浸盛諸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群臣議咸謂假節以紓難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最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耶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賊其眾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上忘戰防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席豐其下恩歸衆一離即巢机上肉耳今不伐以謀而布以兵怨天下憂未文之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明年為鳳翔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禁軍將境中盜不敢發獲賊得會巢陷東都。

鄭畋傳

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要自壯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帝勞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難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寇士卒歸澤城埋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明日召監軍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則血以盟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唐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無備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皆募日暮軍四合塵戰龍足拔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鎗仗璠遁去擒璠子斬之威動京師傳聲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被至遠近咸聲各治兵期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被畋天子幾殆帝問其曰畋儒者之勇乃爾進司空賜御袍帶帶賊平畋乃引疾去位卒。畋為人仁慈安求如崎王與布衣交至賁無少易巢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

天子生驚惟懼終能復國云

王鐸

王鐸字昭範，會昌初，武肅推進士第，遷禮部侍郎。十二年，建同平章事，俄出為宣武節度使。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中和二年，鐸奏：「拜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務使天下先是諸將，雖環威莫肯先及。鐸至，號令嚴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果賊感，官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功出于已，乃攜鐸于帝，願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使還也。鐸功危就而諷見，奮然卒因其勢，因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中諸鎮第。」

王徽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宣宗時拜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進考功，負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為殿最，威及汙漫吏，輒貶為姦，始用墨，遂絕妄欺。唐明元年，同平章事。徽知卷中一八

王徽傳

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狩，冒夜出，徽追帝不及，為賊所執。將汙以官，不答，以刃環脅，卒不動。守者憐乃奉河中。昭宗立，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連序吏肆為姦，捕調重復，不可檢微為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滯進右僕射卒。曾祖擇從昆，第四人曰易從，從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說大中時，昭宗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張濬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學從橫術，以押闔于時。昭宗即位，多言濬有方畧，義屬大計，乃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疆兵，兵疆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於武功。」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克用，群臣議皆言：「王室未寧，難得大原，猶非所有。」濬同平請討之，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招討使，克用上書請罪，即日詔張濬等將發，用克用上言。

昭宗以濬為相，濬請以兵見乃止。昭宗中，昭宗全忠肅帝東遷，事昭宗。

昭宗去矣，全忠肅帝牙將殺之，屠其家。昭宗之李嗣君，昭宗天識其德久矣，鐵人柄朝，弊謀不乖如敗。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唱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為難，亂官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濬以亂止，亂停，鐸厥心悲夫。

王處存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衛乘輿，中和二年，授京兆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與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為之用。素善李克用，遣使工，華曉諭，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與復功，以勸王與義處存為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為第一進平章事。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內撫民，有恩，痛折節下士，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軋者，卒諡忠肅。

王處存傳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其為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黃巢，定京師，功臣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原擬以自全，大抵唐室昇翰皆為朱溫所剪，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為害也甚矣。

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人，以父任為列校，殿武冠軍，擢河中牙將，黃巢陷長安，分兵畧蒲河中，即使使李都，不能支，乃表重榮為副，後賊使使將朱溫攻重榮，重榮感勵士，大戰敗之，溫舉同州降，楊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為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舉喪二州，怒自將兵，壁張田，重榮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慮，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茂不齊乃遣使約，連和克用，帥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同平章事。孟方立為昭義節度使，分昭義為兩節。」

此俗

論曰許邵知曹操王衍知石勒潘安知王敦張九齡知安祿山於天下無事時已料數人必亂蓋逆氣反相不逃智者之目重榮釋溫弗斬其龍材無識固不足得溫於冥冥然時溫漸潰矣而權紳間亦蔑有一指溫而議者唐之無人可見矣

贊曰以亂救亂賊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賊朱致仆偽翼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即將手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無所等貴云

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與群兒戲嘗為旗幟戰陳事年二十

揚行密傳

古入盜中刺史鄭元其親弟曰而且富貴何為作賊縱之昭宗時為宣歙池觀察使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行密軍不同卒破儒即表曰願守宣城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入將蓋行密勞逸休息更設勸所部其下遂安。乾寧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瑾等來歸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為將於是兵銳甚強天下。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始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已省費不二年而軍富雄。帝因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密可抗金忠然兵至宿州給言糧盡乃還金忠肅帝東還行密耻憤被病金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為重乃弒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卒

贊曰行密與微賤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馴反知此行密無賴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執視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潰死階下

可為長太息云

高仁厚

高仁厚初率鄉南西川知度使陳敬瑄為當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部將率兵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鴟兒每戰輒戒曰無與鴟兒聞敬瑄善其兵可用益遣卒一千使仁厚將而東會韓秀昇亂岷中韓求友蜀川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使督兵討仁厚命諸將毀蒲鼓而前賊降仁厚還天子擢授軍校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肅公餘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力以銳兵溯江伐水賴水賊舟道黃岸而陣使勝軍過賊久不戰夜以千竿持炬刀強登直薄營穴而燬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以鑿舟皆畏懼多潰走秀昇以降仁厚問敬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糧車遠行在新于市

趙擊

趙擊字世為忠武軍牙將擊資警健兒弄時好為營陣行刻自

趙擊傳

擊令指顧群兒無敢亂父叔二人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善擊擊如善射黃巢入長安所任在監典陳人詣節度府請擊為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視事會官獨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薪為守前巢敗果東奔果悉兵據汲水州人大恐擊令曰士貴建功立功名節今雖聚寨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獲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於賊乎吾家食陳祿破賊以保陳其議者斬矣詔命引銳士出賊屢破賊中和五年。巢據彰義軍節度使果雖敗余宗雅始賊舉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惟陳賴舉得全卒贈太尉

鍾傳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為業後為鎮南節度使文宗簡二。傳洪州縣不即貢惟傳處士行鄉飲。傳洪州縣不即貢惟傳處士行鄉飲。

王潮

王潮字信臣光州人舊宗入蜀盜興江淮王緒劉行全合群盜取光州署潮為軍正緒取汀州自稱刺史初以糧少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知來母以行緒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時望氣者言軍中有暴興者行全躊躇以徇眾推行全為將軍辭曰請潮為主潮讓不克乃除地剗劍則史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勿躍於地眾以為神皆拜之審知璲潮自為副乃克漳泉下福州而建汀舉籍聽命遂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觀察使乃依四門義學遷流亡定賦歛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寵福州為威武軍拜潮節度使卒

陳永先生唐書評節

人

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九
忠義傳

序

夫有生所貴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
名不可死志也夫九指生以報義者寧豫期重名不朽而為之雖一
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顛當俗不吾撓也夷
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
惡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
之大閑與嘉欽逆昂擲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肝膽故亂
臣賊子熾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為使者而為我也義在與
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
非烈丈夫曷克為之彼委靡懦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

夏侯端

唐詩集卷四十九

夏侯端傳

乙

夏侯端壽州人高祖微時與相交端遂數言密語高祖曰王莽推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帝入京師擢端爲河南道招慰使即傳敕州縣東藩海南接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端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遂東走持節卧起數日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會李公逸勤兵地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吏部郎銓召端端曰吾天子使掌旌威官邪即焚書及衣解遣人毛懷之問道走襄陽無人不堪視端入謁帝閱之拜秘書監卒

劉威

劉威岐州人武德初以縣尉將軍戍涇州為薛仁果所圍威感令約城降威給餅至城下大呼曰威大饑仁在朝暮秦王數十萬且至勉之仁果怒執威埋半土中馳射之至死誓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

常建

常建陳州人從高祖征伐薛舉方彊達敗其子仁果舉進件士政給
蔭而達不疑軍加撫按士政伺察殺之并其衆歸賊舉指其妻謂達
曰賊皇后手答曰彼妻老嫗何所道仁果平常見達勞曰君必
邪正可求之古人以達事授史臣終隴西刺史

敬君弘

敬君弘陳州人以忠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
將軍楊立有武材數曰生類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率
其攻元武門殊死戰關將士皆戰沒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
其走明日自歸伏地悲不自勝帝勞遣之立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
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渭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甚
授廣州都督前日牧守為蠻夷患故數殺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
羸瘠見食泉曰此豈隱之所耶吾雖日改庸易吾性哉遂極飲去
唐書卷四十九 敬君弘傳

李玄通

李玄通世田人歷定州總管為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不聽因
之故吏有餉飲餽者亡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飲飲謂守者曰
吾能飲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無方面不能
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憤死

高敬

高敬京兆人舉明經靈寶初武后默入殿教力不厭制即自經不
得死為虜執見敬。子仲舒通故訓學雅明經為相主府文學王西
飲器備元初宋張縣頭當國多客訪焉時令人崔琳建政宜豫事
理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右庶子

安金藏

安金藏京兆人在太常工籍養宗為皇嗣少府監裴正為太子馬
安金藏京兆人在太常工籍養宗為皇嗣少府監裴正為太子馬

安金藏京兆人不復見唯工優給使侍進膳有譚皇嗣吳興太守武有
來使臣問狀左右長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請到以明皇嗣不反
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取而仆右聞大驚與政禁中令高醫內
賜藥食救之救之未效而後死。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飲
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飲廢宗乃安。神龍初母喪喪南關口
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反泉忽湧流壚之側李冬有華大彪
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關于閣元宗為其事於史官將代
國公詔錄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為榮

王同皎

王同皎相州人陳尉馬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栢
君範等嫁二張遣同皎與李彥祿即東官迎太子。請至元武門
指授諸將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
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然自出給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

李隆基

李隆基相州人少秀敏舉明經高第安祿山反元宗遣封常清張
京隆與盧奕奔緋城勸士卒將還賊而鋒祿山度河絕令嚴密候詔
不能知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共皆曰從賊祿山度河絕令嚴密候詔
折矢堅守人不堪聞隆約英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即校
皆夜健去。隆坐留守府奔守靈武城祿山鼓而入執隆并害之
詔隆忠懿子源

李源

李源京兆人少秀敏舉明經高第安祿山反元宗遣封常清張
京隆與盧奕奔緋城勸士卒將還賊而鋒祿山度河絕令嚴密候詔
不能知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共皆曰從賊祿山度河絕令嚴密候詔
折矢堅守人不堪聞隆約英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即校
皆夜健去。隆坐留守府奔守靈武城祿山鼓而入執隆并害之
詔隆忠懿子源

李源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食慶初李德裕奏
薦源曰賈誼稱守國軒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罕伏節源得
結與季有相棄城郭者不為耻而隆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
臣節之光由慙始而陳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處此
理深源要一辭開折百俸然抱此精節無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
之移崇以源守謀議大夫

盧奔

盧奔黃門監懷慎子也疏有目覽下謹重寡秋斤自備與元與名
相上下而剛毅過之矣寶初拜御史中丞自懷慎與及奔三否其官
節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尉長安故以河南為東都
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奔前遣妻于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朝
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願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逆順
我不蹈死節死何恨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焉賊不空口遂黨為變色
唐書紀事卷四十九
盧奔傳
四
肅宗詔下有司諡曰正烈

顏果卿

顏果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
為豫州刺史果卿以陰調遷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蒞事明齊聲為
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安祿山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祿山反
令與假子李欽奏以兵屯土門果卿陽不事事乃潛召嚴士權吳郭
仲寬等策時其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為拒守計逆勢盛
遂反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果卿大喜以為共倚角也
可拒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奏計事斬之傳首京師元宗乃推果卿
術術卿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寬領百騎為先
鋒馳而前賊將楊庭堅者謂大軍至諸郡皆自固果卿兄弟兵大振
祿山大懼急攻城果卿盡夜開井竭糧矢盡六日而賊為賊所執賊
殺果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獲汝太牛何所而反果卿

自為曰彼嘗州牧幸獨效其竊荷恩寵天子與彼何事而乃反乎
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
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誓不絕賊鈎斷其舌曰彼能誓不果卿舍
明而能誓曰忠節

張巡

張巡字巡鄆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細部所
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正知也元末
進士第為清河令有治績而負節義或以國訖端者傾貲振護無吝
教備還於於是時揚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
是方為國臣律朝官不可為也。更謂其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
金祖威德遠道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賊餘黨莫
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賊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通
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起兵討賊從者千餘是時雖丘令令孤
唐書紀事卷五十一
張巡傳
五

潮寒餘附賊巡乃得妻于祿城上賊悉以舉四萬降賊人太悉巡
論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棄之勢
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棄城以數隊出身而驅直薄潮軍軍却
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甚發關潮遂走之幾
獲潮悉獲軍糧悉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忠義兵不能出
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處兵守危城上無所食無所立蓋相從以苟
當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難不執手乃衛妻孥然力于賊以相
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為百世笑奈何潮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
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
上執天子書傳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士
心益勸會難之潮餉賊糧數百斛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
巡遣勇士取糧米千斛焚其餘而還賊城中失食巡縛賊為千人餘
黑衣夜襲賊下潮兵爭射之入乃棄入還縛賊數十萬其後復夜襲

人感其不殺備為以死士五百所戰皆軍大亂賊悉益其圍之圍元
四月賊常數萬起乘其不備每戰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王巨
元彭範假巡先鋒賊將楊朝宗等率賊兵巡路巡於大巨依我
振保軍賊三三共三千至惟陽與太守許遠姚崇等合乃遣將
雷萬春南齊等領兵戰賊兵於新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汴水圍不
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河節度使至德二載 肅宗 陳山死麥緒
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惟陽巡
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盡賊自以初不及巡請軍士而若其
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因出傳戰于街敗獲軍馬牛羊悉分
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後
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使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
不立勳以此痛恨聞者感其力推牛大舉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
遂親鼓之賊潰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刺焉為矢中者言謂巡矢盡
唐書紀事卷十九 張巡傳 六
唐白守瑋為將累戰使賊驚奔一校中左月賊還七月後圍城至是
食盡救兵不至巡士多餓死有者皆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
年之食而忠義不少表吾恨不割肌以食衆軍情一妻而坐視士饑
乃殺以太餐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僕以捕卒至羅崔探
其妻鍾琴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幾何月曰二君巡
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果奈何從賊聞弓與我確據
忠曰不然我君為將數死戰竟致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守邊於夷
賊一日事乎君父母妻子並誅何足為此懷忠掩涕去我率其黨數
千人修巡前使將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時賀蘭進明代巨屯臨
淮許叔美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張雲如淑實統師不願
援建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月圍出賊萬衆遠之雲雲左右射皆
破賊既見進明進明曰惟陽有亡已矣出何益張雲曰賊或未下
爾以死謝大夫淑實者進明怒下也 勞雖本以奉制進明勞煩而

壯士欲留之為大誓作樂雲泣曰昨出惟陽時將士不粒食已
五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樂樂我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
之命不達雲請置一指以示信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
大驚為出賊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奇浮屠矢著髀曰吾破賊還必
滅爾此矢所以志也賊圍益急張雲奔還遠處以惟陽江臨保
障也若無之賊乘勝破而南出必危且師饑聚行必不達十月
十五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為自拜曰孤城備竭勇敵全臣生不報
陛下死為鬼以厲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眾見之起且哭曰安之勿
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君督戰大呼喉皆裂血面
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願力屈耳子琦怒以力扶其
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大恥也安得父子相
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為君為我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
刀脅降巡不屈又降雲未應巡呼曰南人胡兒死爾不可為不義
賊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若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崇
萬春等三十六人過雲巡年四十九
唐書紀事卷十九 張巡傳 七
史臣曰考瑋之為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無鄒
大夫夫是假風靈之威以重其任瑋又用許叔美為都將亦無大
夫為其官使不為下此舉相棄不下之氣舉事爾遂使惟陽危迫
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為賊以害軍民之衆罹其荼毒或曰賀蘭
進明好進之人張巡許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之之意雖允許叔美
爭權必不出兵救援則惟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繫於瑋之過也
答曰進明先殺鄒大夫夫不滿其意遂誣言排擠交讎愈深此固
好進之人及神河南繼任其重瑋或慮其難制分將以分其權則
當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圖國豈奈何用叔美一技餘人為都將使
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也

不然連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不無缺憾當治縣雲求救意誠聞
發言詞哀切以感激於人稍異水石者必動心也連明亦非公然
兇狠不知情義者矣得無救意豈非有障而然邪

巡長七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後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業
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培犬小四百
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戰戰各出其意
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數變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三軍望之
以齊進退今胡人勢銳雲合為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
將識士情上下相負人自為戰耳其城甲取之於敵未嘗自備每戰
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
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實謂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斷養必整衣
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城固又初殺馬食既盡而
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更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
唐書卷一百九

而已始肅宗詔張錫代連明率四節度將原教睢陽巡亡三日而救
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錫命舍人蕭昕諫其行特議者或謂巡始
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待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
人於是張濬李翰等咸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
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
都督雲開府儀同三司並寵其子孫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
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者以顏果卿張巡盧奕及巡遠等
雲為上大中時 圖巡遠雲像於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
廟云

互註自逆胡構亂巡忠誼奮發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
出奇無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陷見執卒無撓詞稍貴白日
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惡巡以守死夫巡拯危
而死非虧救也折骸以賽非本情也奮身死節以勸義旅不

足乎以數千卒橫控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
此天使巡全江淮以待陛下不謂功乎巡身首分裂宜於睢陽
招魂而望旌善之義也 翰等

許遠
許遠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會祿山反或薦遠於元宗召
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大曆中代宗巡子去
疾上書曰擊胡南侵父巡與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
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
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吾曰恨
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許梁宋
人皆知之使國威喪缺功業隳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
以刷冤耻恨遠誤國家事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岷又百官議皆
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比屠城以生
唐書卷一百九

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感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請
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
二人者事較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嚴然議者紛紜不齊元
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
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射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
服賊遠城長死何苦守死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
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
自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
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韓愈尤慎
故著之

互註專治軍糧戰具見前
南霽雲
南霽雲魏州人少微賊為人操舟祿山反尚衡擊賊以為先鋒進至

時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
巡厚加饗始被圍家室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懈者有哨鳴而來
者乃賊也巡對位下嚴密善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張巡
子承嗣歷滑州刺史

雷萬春

雷萬春事巡為揚將令孤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提伏弩發六
矢著而萬春不動潮疑刺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
將軍知君之令嚴矣萬春將兵方畧不及霽雲而獲義用命每戰巡
任之與霽雲鈞

論曰張巡許遠以死守睢陽先江淮財賦以濟中興其功大矣張
介然岸無諉死於其地李愬盧奔死於其職曾不取賊一飯固無
存唐之實迹然論其極蓋未減巡遠也何以言其然邪方天寶平
治之天下莫不奔命於勢利勢利重則名節輕是以豫山有難

雷萬春傳

望塵為降者類出於公卿陳希烈以宰相歸賊矣張洵以國戚
歸賊矣而間關避寇及帝至蜀道者已在可莊之數當時折身不
顧舍矣赴陷鐵引頸就刃者雖曰從死而鼓麾下之氣使知忠義
天下既知彼為逆此為順勤王之師雲合不旋踵而殄寇則數子
存唐之功豈小哉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牆抗方張不制
之虜雖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殲潰渠宋間賊又大
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
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遠慮後死不為孤巡死三日而敕至
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昇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
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輿回答巡等雄徒盡節異代
著金石刻賢明厥志與英齊餞臨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東家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九

東家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

忠義傳

程千里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稜山反詔秦安河東即拜
度副使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將勇卒百騎
欲直搗希德幾得而破至乃退會了秦馬頰為賊執仰首數語賊使
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仲不可失賊軍中皆為泣下皆備固守賊不
能下乃還因千里至東都為散莊所害

龐堅

龐堅京兆人祖王仕隋為監門直閤秦王東初洛王率萬騎降南
以隋舊臣禮之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魯元表堅為長史以
薛魯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賊悉銳攻之城中士羣寡糧少悉堅
夜戰諸郡安撫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破朱龍衛重飛梯薄城失
唐書詳節卷之五十

龐堅傳

知兩士皆雷德夜半喻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有說稜山曰
義士也故之不祥乃縛于樹比旦死見者哭之

張興

張興東苑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勇而辯三立為僞陽神
將稜山反攻僞陽興與張福福等脫敵入而嬰城隔年衆心遂因陰
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僞城與興持陌刀重十二片一舉數人死
賊皆氣攝城破史思明縛之馬前謂曰將軍壯士能及節當受高爵
對曰昔嚴預一已和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都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
幸得死願以一言為誠恩明曰云何對曰天子過稜山如父子今乃
反大夫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恩明曰將軍不觀天運耶
吾起兵二十萬直趨洛陽天下大定以備師叩函谷守將而縛者亡
固矣興曰禁封秦隋窮人力舉四海為怨故南周漢唐因得代之而
有神孫皇帝無遠德稜山此賊帝賢是帝延歲月終即就擒耳恩明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與朱泚同里閭少相狎近泚為幽州節度使蔡

蔡廷玉

署幕府廷玉性沈畧喜與人交內外愛附此多所引咎發遣至京師
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聞
語此曰古來有不臣而能推獨父子孫者公南嚙趙魏北突虜兵多
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盛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刻多
難可勒勸與弊此善之廷玉貪欲耗其力諷此出金幣禮士又勸歸
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膺為神因勸此入朝此特聽諸校
悉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此不忍殺囚歲餘問曰能省過否不爾
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此不能屈待如初後貶郴州
司戶至監田辟曰吾不可以辱國自投于河

劉通

劉通

劉通字永夷河南伊閩人少警穎開通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為時
推月天寶中推進士第宋昱知銓事題方謂因進嘗曰今吏部始檢
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皋陶之聖猶曰載來有九
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
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詎能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
為內鑄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
及餘度雖有至德以嘿嘿取之曾不若喬夫故于臂腋日巨木也求
尺寸之材必後於採伐與能必虎賁希聲也尚煩舌之威必
下於蛙龜豈不惑乎執事誠能先政事以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
臨節則屬鴻鴻沈沈之士亦可關其門閥矣豈非之補刻尉。德宗初
進郭子儀為尚父時冊禮廢視郭文者不通所宜宰相杜祐甫召迎
至闕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俄撰兵部侍郎帝將來天通外疾教
第朱泚遣人召之同籍為開軍馬知梁州自後於牀持臂呼天不食

張休

張休本為澤潞將中臨洛田悅攻之固守累月士死盡救不至任
職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苦吾無貨為賞願以
異文實直為報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燒自河東將兵擊
脫敗之休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權金吾衛將軍
未拜卒

賈直言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鵠有禁反卿
大如劉素卿也。有言以將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
息輟取鳴代欲迷而路明日毒漬足而出父乃蘇常憐之戒父死俱
流嶺南直言後署師道府蜀父師道不執提刀負指入諫曰願前死
不見城之破師道怒囚之劉惔既入釋其禁惔每有過必舉故惔能
以臣節光明於朝。後宗召為諫議大夫群情曉然稱允而惔固留
惔始悟子從諫貴其悟死不發喪表求襲位直言入責曰父死不
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
二州地歸朝廷為功臣今日乃欲反耶從諫拜曰惟大夫救之直言
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軍中還安。

辛謹

辛謹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舉劔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
生錢穀性廉勁過事不據文法皆與之合慨然常有濟時意龍初反
攻杜悰於泗州刀及龍聞之罕亦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悰曰聞急
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謹入人心遂固柵求
其功于朝按監察御史。謹之少耕于野有牛聞衆畏亦踐謹直前
觸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
黃碼巨發石

其母聞入初為閩小將善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賜服
曰是輩他日斷大事不可假重焉為威勝軍節度使來賜自副及昌
反賜諫曰大王被田畝位將相乃自辱大誅誠無種矣昌令使者斬
之以首抵閩中與其家

孫傑

孫傑字聖圭第進士昭宗討李克用以傑為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
兵會戰克用伏兵執傑羣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
覆行陣耶傑大罵不識克用怒使以鉅觥之鉅齒不行傑謂曰死狗
奴解人當束之板波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罵聲不絕至死

卓行傳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貧薄少絲餽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
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盛羹側食不監醢藉無茵履服除以

元德秀傳

要因謂南和府有患政德秀不及親在而妻不肯嫁人以為不可絕
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憂焉。初兄子穉穉喪親法其母反
乳以乳兄之乳上寸長無實得乳娘德秀自乳之數日泣流弟
能食乃止既長將為娶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
巢強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曰彼說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
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乃還舉縣嗟嘆

元宗在東都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醫藥集時河內太守裴
俊數百被錦綵或作翠象環諸光耀德秀惟樂工數十人懸伏歌于
為千舞反于為千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聞
宰相曰河內人其盛哉乎乃點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
人之孤遺者歲餉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
為墻垣為輪家無僕妾歲饒日或不覺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
酒穀從之不問賢鄙為醜飲德秀善文辭作寒士賦以自況考每

見德秀數日見紫芝眉宇優柔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
不辛生哀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元宗幸獻性
發筆詔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體數結曰若知體之過
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任死無餘人情所踴躍
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綉未嘗求足奇
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及之舍十歲之德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
味而餐者哀之以戒荒淫食後綺縠果肉之徒耳李華兄弟事德秀而
交蕭穎士劉迅及辛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覺
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
六經誥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賢智迅感一物不得
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
者數使德秀機師保之低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質安謀
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毀

元德秀傳

去就一死一生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為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
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
禮也書春秋詩為古五說條賈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猶弄子長不
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
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賤惡太亞與態太重若取其
皆可為入師也世謂為論

元德秀傳

權皇字士由秦州畧陽人擢進士第安祿山表署幕府舉度祿山且
叛以其猜懼不可諫欲行應禍及親天寶十四載過福昌尉仲舉妻
妻舉妹也密約以疾召之暮來舉陽啗直視舉而舉妻為飲之舉遂
去吏以詔書召舉舉母祿山不之信歸其母舉潛候於門門未待重夜
南奔既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為蜀浙西節度使頗真
卿表為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因辭書曰吾累身亂世以全吾志

權皇

權皇字士由秦州畧陽人擢進士第安祿山表署幕府舉度祿山且
叛以其猜懼不可諫欲行應禍及親天寶十四載過福昌尉仲舉妻
妻舉妹也密約以疾召之暮來舉陽啗直視舉而舉妻為飲之舉遂
去吏以詔書召舉舉母祿山不之信歸其母舉潛候於門門未待重夜
南奔既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為蜀浙西節度使頗真
卿表為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因辭書曰吾累身亂世以全吾志

欽授受名耶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李華識韓回工定皆仰皇
節與交善洞定常評臯可為宰輔師保華亦以為分天下吾惡一人
而已卒洞等制服行哭子德與至半相別博

魏濟

魏濟字孟成定州人少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
仁環山不敢畝漁採訪使苗畝表之諸府五辟詔至堅卧不起
天寶十載元宗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元宗濟不
得已為起祿山下拜釣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安祿山有反謀不
可諫陽不支昇錦囊囊以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
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云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
待之希德歎歎嘆止刀以實病告。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
謁泣涕王為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行賊官羅拜以覲其心。
子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歲歲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

唐書卷之五十一

魏濟傳

六

振其餘於鄉黨貧欲者朋友有饒慈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達常以
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哀滋表濟節行錄獲
卑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而達與元慎善積移書於史
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友有各號又通致之執不起幸不
干其名夫辨所從於君易之府堅直深於利仁之世而猶選諸考之
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
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其心自難矣哉告既生并冕不加
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
不以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曰達
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
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達與其父俱嘗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

陽城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世為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
察院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僕
中條山與弟增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惻相官
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要遂終身。城
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踵于道閭里有事
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遇之慮其耻退自懲其體
達叔求米叔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叔未醒乃負
以歸及覺痛答謝城曰寒而飲何貴焉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
千里負其柩歸壟歲歲歲歲不遇鄰里肩輪為獨講論不輟有奴都
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饑與之食不納。城號觀祭使李泌
薦諸朝詔以著作郎召城封還詔書及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
諫議大夫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初城未起攝
紳想見風采既與草屨談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

唐書卷之五十一

陽城傳

七

命它諫官論事奇細紛給帝厭苦而城優閒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
愈作中臣論議切之城不省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
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語無得聞言常以木梳布衾質錢入重片
賢華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賸幾錢先
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除及裴延齡誣逐陸
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
拾遺王仲舒守廷奏閣上疏論延齡罪陳忱引義中直贄等累日
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
開救得免救宰相論延齡罪帝意不已欲逐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
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
司業引前生告之曰凡事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
者乎明日陽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亦之聞者秀德行
并堂上此而不舉者皆嚴躬謹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唐約者

任而直者事得罪吏捕述得之城家布張城黨有罪吏為道州刺史
太學諸生何蕃等頗有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書蕃書曰詔出
陽公道州僕聞然幸生不詳之代不能論列大體閣下執事還陽
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慙慙乞留輒用撫手甚幸李齊
康時太學生徒仰關執訴僕謂乾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
生見賜甚厚持亦陽公漸遠導訓所致乎噫公有博學恢大之德并
家善偽求者不拒有狂感小生依託門下飛文陳愚論者以為陽公
過於納汗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識曾參徒七十二人致
禍負焉孟軻館齊從者竊獲後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
之門不拒病夫絕壘之側不拒狂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
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
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其
宜蕃等守關不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

陽城傳

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
已官收其餘日飲米二斛魚一大觔計如石下置既杓道上人共食
之州產條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雖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
產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賦稅不時
觀察使數詣貴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權字心勞進科政拙考下
下觀察府遂判官督賦至州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
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城
立召還城而城已卒

何蕃

何蕃和州人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問二歲乃歸復不
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問蕃空舍中藥共
狀蕃義行白城請留食城願亦上初未從後諸生轉從蕃正也

六館士無受汗者蕃居士學二十年有厄災無歸者皆身為
治喪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繼進士王凝辟置幕府召為侍御史不忍去
凝府虛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屬於觀察使盧隱曰司空御史高
士也隱即表為僚佐。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
作事觀素室泰圖唐與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
也既休而美其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能而贖反三宜休又
少也賈長也聖老也近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
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後為象館遇勝日引客坐齋中
賦詩酌酒樂回客或難之圖曰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
哉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公士人依以避難哀帝祇圖聞不
食而卒年七十三

司空圖傳

贊曰節義為天下大關士不可不勉觀畢濟不汗賊據忠自全而
亂臣為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後支不有君子果能國
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如笑圖知命其志寧與秋霜爭嚴真
丈夫哉

孝友傳

序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佛名通朝廷者多聞巷刺草之氏皆得
 善子史官王世貴王興等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宋興貴王不華皆
 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求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
 者唐時陳藏器著本拾遺謂人肉治癰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
 割股肉而進則古又有張何九趙吉劉士約等或給帛或旌表門閭
 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養育之德雖死而後且死則
 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我則聖賢先聚而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
 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其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
 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
 焉廣明後德宗方鎮凌法於地十里事不上聞李佛篤行之士旌命
 唐書卷五十一

孝友傳

乙

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來見他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屬
 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徽父病藥煩難愈冬
 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難愈士徽吮血哺父
 亡廬墓有穴狼依之焦瘠病每覺其咄咄若味異飯悲絕終母
 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盡守日一食扶然後起繼母沒亦如
 之張進昭母患狼刺左手隨而終及進昭繼父左繼母于墓張
 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履撫表其門尚
 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恩字以對天子為涕賜帛而夫
 四人者頗著詳見于篇

李知本

李知本趙州人涉經術事親為至與弟知隱雅順子孫百餘亡費用
 僅僕無問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我門往依者五百
 餘室皆以克

張志寬

張志寬清州人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
 寬輒病是以知之今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

劉君良

劉君良瀛州人四世同居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安
 勤其異居因易置廷樹烏鵲令聞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會為
 不相容四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家門餘猶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
 破吾家名兄弟復同居天下亂卿人其依之聚藥為藥肉號義成堪

王少玄

王少玄隋州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所以
 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漆者禁父齒
 也行二天少玄纔膚解反閱旬而獲遂以葬

任敬臣

任敬臣

任敬臣傳

二

任敬臣字希古豫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笑曰若何可
 以報母笑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故南任家權見其文驚曰
 孔子稱頑回之賢以為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後舉
 孝廉授著作郎正字遷秘書郎休休闔門誦書憂世南慕其入歲終
 書上考因辭召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程表師

程表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輟帶表師不離母終因負土築
 墳表師人不復識常有白狼黃蛇馴養左每與群鳥鳴翔

宋思禮

宋思禮字通庭華陰母以孝聞補蕭縣主簿大旱井池涸母歲天
 非泉水不進口思禮憂懼且齋忽有泉出渚庭味甘寒日不之汲縣
 人異之尉柳冕為刻石頌其感

齊潛曜

齊潛曜

劉貞驥所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藏疾累三月不饋而貞驥主疾
房刺血為書請諸神巧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
戒左右無故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光祿卿

梁敬發

梁敬發蘇州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哀明有
白為梁家越兄弟八人皆為名孝詔表門閭世謂義門敬發七歲能
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其露頂父智周補臨黃令為下所敬發
年十四詣監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
發子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猶吾報然今
心悸而痛水江測不可也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

梁文貞

梁文貞魏州人少從軍守邊建德間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墳為門
晨夕汛掃廬墓左皆然三十年家人有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
唐書薛平卷五十一
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甘露降坐木白老馴獲縣令刊
石紀之

沈季詮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法季詮曰
吾忤乎為人子者可道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凌江遇暴風舟溺
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
葬之

徐元慶

徐元慶下邳人父喪武后時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
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合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陳
子昂諫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施于讎敵人之子亦也誅罪
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以制人亂綱不可以明法聖人脩禮治
內防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變刑不擅者不以法傷義然後亂

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盡一之制也決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
不同天獨人之教也教之不有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道亂也仁
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讎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
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正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
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殺刑也師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
其志生而越於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奉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
身以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實之以刑然後旌問家
可也特題其言後柳宗元嚴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
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
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旌謂盜賊
刑其矣旌其可誅故謂旌與誅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害吏氣屠非
辜而元慶能為心積惡以衛讎人之言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乎禮

梁悅

梁悅人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諸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
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韓愈曰子
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許
于律而律無條非開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君子之心許復讎
則人將何法事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
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字其義於經而深浸其文於律者將
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
者勿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

林攢 肥肝友

王績

主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謂未大儒也狼狽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發論證不為時所撓遂改書不顯惟中

孫思邈知續續不學以家事鄉族慶中不與也
唐中興孝弟無家授正字不樂在朝永為六合水以皆酒不任
事乃還鄉里續有數婢數人種黍黍秋釀酒發為賜爵榮望自此以
周勃老子莊子置於頭他書罕讀也防北山東集著書自號東華子
○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官給酒三升或問待詔何樂和
對曰良醖可懸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斗將補斗酒學士○貞
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續求為丞吏
部以非流不許續同請曰有深意竟除之華死妻送酒不從歲餘又
免續曰天不使我醉美酒耶革官去自是太樂丞為清職是述華酒
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米善酒者為請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
所居東南有壁石立杜康祠祀之尊為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
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效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
主傳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續續禮答曰吾不能拒馳邦君門談
唐書卷五十二 三藏傳 七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唐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
異之曰聖童也顧容大難為用爾及長召太白山隋文帝聘收以國
子博士召不拜宏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唐書卷五十二 孫思邈傳
唐中興孝弟無家授正字不樂在朝永為六合水以皆酒不任
事乃還鄉里續有數婢數人種黍黍秋釀酒發為賜爵榮望自此以
周勃老子莊子置於頭他書罕讀也防北山東集著書自號東華子
○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官給酒三升或問待詔何樂和
對曰良醖可懸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斗將補斗酒學士○貞
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續求為丞吏
部以非流不許續同請曰有深意竟除之華死妻送酒不從歲餘又
免續曰天不使我醉美酒耶革官去自是太樂丞為清職是述華酒
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米善酒者為請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
所居東南有壁石立杜康祠祀之尊為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
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效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
主傳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續續禮答曰吾不能拒馳邦君門談
唐書卷五十二 三藏傳 七

田游嚴

田游嚴京兆人永徽時補太學生嚴歸入太白山母及安皆有
方外志後入箕山居許由冢旁自號由東鄰顧召不出高宗幸嵩山
觀至其門游嚴野服出拜嚴止繼讓帝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
謂泉石膏肓天光煙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因拜
太子洗馬嚴於死坐素厚善放還山簪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薛法

羽堂問執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
嘗少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載酒
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若曹間又本名在吳興與真卿同姓類
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紙筆輒成真卿亦善書畫真卿
圖其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
寂光之此云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
自盆得楚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
上元初唐肅宗更隱苕溪自號茶聖羽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
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接輿也接輿貞元末卒。羽
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常茶
者至陶羽形置湯突間祀為茶神有常伯能者因羽論復著茶之
功李李卿宣慰江南次臨德知伯能善煮茶召之伯能執器煎李卿
為再舉抵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李卿不為
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自號高才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君松
江南里多所論撰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為難辨刊正崇開人學諸論
不倦有田數百畝至三十機田若下而然則與江通政常苦饑身存
鍾採刺無休時陸羽或譏其勞本曰吃野薇蕨陸羽尚許
賦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動乎嗜茶置園顧諸山下歲取粗茶自
判品第。又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棄而升舟觀蓬蕭齋
原書茶龜筆林鈞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
比陸龜蒙父陸羽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素與善父嘗因
召拜拾遺郎方下龜蒙卒。陸氏在結蘇其門有巨石遠祖墳

為魯林太守罷歸無業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入相其藏孫
於石世保其居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一

陸龜蒙傳

陸龜蒙傳

主

循吏傳

本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
 平政成不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
 也任周武王時曰戒狃傲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
 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
 唐興承隋亂離刻狹荒茶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宗室軍曰朕恩天下
 事丙夜不安枕求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即與對
 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
 令考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數怨就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違
 使者循行天下勅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
 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

循吏傳

止所以尤能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學亦皆得佩魚上滿新處保區
 品卑者假銀魚開元中又銅發酷吏懲無良群臣化之革苛競
 之風爭以惠和顯復詔三省侍即缺擇掌任刺史者即官缺擇
 掌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受亟易是以後
 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叶氣嘉生蓋為太平盛記三百
 與漢相埒歟之術非循吏謂何故錄次治宜以著厥庸

李仁壽

李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考佐斷獄平得罪者皆
 自以章君乃論死無恨高祖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於南寧州都督寄
 船越巂詔一按行尉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河而南開地數
 千里編置七州十五縣置軍皆未竟見即校以校卒威令簡嚴人
 人安悅將還蜀長臣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哉仁壽曰吾奉詔

張允濟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氏以符斗依
 婦家者久之舉十餘獲將婦家不與牛氏訴縣縣不能決乃詣
 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焉婦家民訟其柳危濟因令左右
 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蓋此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
 遽曰此好家牛我無嫌即遣左右數家曰可以此牛還婦家服罪
 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盜遺可還取
 之既而得袍索改充具還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
 正觀初擢此州刺史卒

李素立

李素立趙州人武德初權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
 立諫曰三天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殺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
 奈何華教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獨異以親喪解官起按
 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府帝曰要而不清後按祕書郎帝曰
 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即其地為瀚海都護
 府詔素立領之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突厥其惠率馬牛以
 獻素立止受酒一柁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屠蓋畏威卒誅回平

薛大鼎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高祖時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資
 倉廩遷滄州刺史無積聚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
 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施行今聘卿美哉薛公
 德傍彼又疏長慶潭街三渠泄行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不在
 州賈敦順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薛卿刺史

賈敦順

賈敦順
 賈敦順
 賈敦順

賈敦頤州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蕪入朝常蓋車行車一乘
其親屬為僞道不知其刺史也久之從潯州刺史源澤池泥二
水澤到其代郡咸溢盜賊環室處獲數百里其教順為立堰
薪水不能泰百姓利之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淨吏民嘉其舊制
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從以示寵
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頻制敦頤舉後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
森擒伏下無敢欺平于官敦實咸寧初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
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珍時被殺人以立威敦實諭止曰政在養
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為豪賊始洛人為敦順刻碑大市
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琬棠操碑永淳初
高宗致仕卒年九十餘德幹歷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
炭不逢楊德幹

田仁會

唐書卷五十二

三

田仁會長安人羅制舉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桑以紓而雨大至報遂
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曰使君使君猶號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
雲余慶實兮禮義中君常在兮不患貧遷勝州都督境有風賊仁
會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巡轉右衛將軍卒

韋景駿

韋景駿中明經歷肥鄉令方河北饑身歷閭里勸人墾有無教導撫
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功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
景駿曰今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孝令之罪也
因為因流涕付教孝經使有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折為孝子
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奉酒食迎謁有小兒亦在中景
駿曰方兒曾來生而吾去已亦有舊恩何故未對曰昔君為我言學
廬館舍攝障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留終日遂
方州刺史州縣有變夷風無寧校尉紀法寇景駿為諸生貢舉歷

猶無者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

韋丹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擢明經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與
學校也田二十四所仁化大行徙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
妻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無至草茨竹椽久燥
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
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迨未復者官為代之貧不能者
丹以財身壯勤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以養倉為新廐馬息不死
樂堤行江長十二里實以疏版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
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
吏所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
及期無敢違卒年五十八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
與宰相語元和特治民孰第一周舉對曰臣常守江西韋丹有大功

韋丹傳

唐書卷五十二

四

德被八州殺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忠乃親觀墓使乾于晨詣下
反賊于上冊功狀命刻功于碑子由為永州刺史俗不知法
多觸罪由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葉常平倉收穀餘
以持之罷役復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由俾民自輸聚十相
保常先期湖源生粟慶者歲市上供人苦之由為奏罷民貧無牛以
力耕由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銀若干標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
之牛不乏左學官取仕數子弟十五人充之咸通中卒

薛元賞

薛元賞亡里系所來為寧武節度使龍河口獵稅人以為便拜京兆
尹都市多使少年以無業錢贖罪學力則致坊閭元賞到
府三日收悉少秋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
長吏事能推言時弊件白之禁也軍估勢殺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
讓由是軍勢折數百姓頗安宣宗立拜昭慶節度使卒

何易王為益昌令刺史崔於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
繩音律也易于舟引舟并驚聞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爰惟令不事
可往其築朴塊與賓客疾驅去益鐵官確取茶剝諸下所在無敢
應易于視報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估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閤
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更死死公得免竄耶對曰吾故愛一身移暴
子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勅也民有死
喪不能具塋者以俸賒更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閭民在廷
易于丁寧曉指枉直祛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
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
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尊侍不過三人蕭約盡資性云

序

五

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士國學始置生七十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太學生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鄉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為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統秘書外省別為小學太宗身處艱苦反屬上處乃大異風纓露沐纓所然銳情經術即三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洪文館悉引內學士各宿更休聽朝之間唐則與封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曰及夜父魏未父也注未嘗少怠正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蓋召天下博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餼通一經者特署史館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第一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員元武也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

六代復四方秀艾挾策負素至集京師禮文治燭然勃興於是新
 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詩禮堂者凡
 千餘人紆綬袂曳方履閑閑秋秋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
 五經繆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梓章句為義疏辨義俾久其傳
 詔前代通儒梁皇侃與侃同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
 弘正張譔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
 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
 馬融融翟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
 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庭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
 正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吏部尚書名於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
 初孔穎達等始習官教五經類與諸生朔問及是惟判科端業三牒
 即罷元宗詔群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
 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殷博彙群書至六
 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為稷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為焚殆官勝私
 褚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初為慢胡胡名又說文於是嗣帝區區救
 亂未之得安暇語正觀開元事哉云楊絳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
 政議優學科先經義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免也文宗定五經鏡之
 石張參等是正說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鄭之始未嘗不成於艱難
 而後敗於易也堂論之式為救世砥澗砥澗以砥澗文其青學微亂
 已定必以文治之不者是病損而進砥澗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
 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
 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盛光明厥功宰
 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為儒學唐

徐贍字文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特習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
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荅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

聖賢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天復研其義其然
心方正舉動純重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
心為文選及包禮諸微德明曾建為學官擢國子博士世充左氏
有文選禮有禮微詩有禮選易有禮德明皆時冠云。高祖幸國學
觀釋奠文選後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復帝異之卒年七
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德明

陸元明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大慶
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祭酒徐孝克
數經倚貴縱橫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世充平
秦王辟為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淳秀慧衆道士劉
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備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
明一舉輒蔽可謂質矣選國子博士卒論撰其多傳于世後太宗閱
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三百段賜之

陸德明傳

七

互註以本官為學士立本國像亮為贊題名字書里號十八學
士時在選中者天下謂之登瀛洲

曹憲

曹憲仕隋為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
家尤邃自漢林衡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隋帝令與諸儒謀
杜範珠璣視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識于秘書。正觀中以
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當世崇之太宗嘗讀書有奇
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為音註搜錄詳復帝咨尚之。憲始以梁
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
是其學大興云

顏師古

顏師古字猶其先琅邪人少博覽精敏訓導書為文仁壽中李綱為

學士後廢劇勸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尉尉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
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
被朝散大夫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
國務多親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又者太宗嘗嘆五經去
聖遠傳習便訛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
是太宗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諸儒該明
八倍表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秘書少

事古篇奇字世所藏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

為彬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責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親親居官朕
無聞焉後宜自戒復留為故官。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
接及是頻被譴仕益不進周然後沮乃閤門謝賓客巾褐褰裳云
義反故情蕭散為林壑之適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住所為愛與
唐書卷三十二

顏師古傳

八

撰五禮成進爵為子又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時人謂杜征
南顏秘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
定其儀而論者爭為美論師古奏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子
時諸儒謂師古適中於是付有司多從其說從征遼道病卒其所注
漢書悉就章大顯于時

互註正觀中為秘書監請求天下書藏于內庫太宗自武德以
來詔誥大事多所草定太宗文錄時事長於文誥

孔穎達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十餘言及長善屬文通步
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祖授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學士
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唐揚
元感家得免。太宗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

臣等能仍就不足之人以啓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
矣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若虛非特五大君德亦然故易稱眾必
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專極之位而聰明得才以肆則上下不
通君臣道乖自古咸亡莫不由此帝稱賢除國子司業與諸儒議
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褒勞加散爵常侍爵為子皇太子令領
達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微義久之拜祭酒帝幸太學觀釋菜命領
達講經畢上釋奠項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領達爭不已乳夫人
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刳切愈至後
致仕卒。領達與顏師古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魏義贊詔改為正
義六經包贊其義為詳傳然其中不能無謬允博士馬嘉邈駁正其
失。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纂有權為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

互註以本官為學士立本國像亮為贊題名爵里號十八學士
唐書卷五十三 孔穎達傳 九

時在廷中者天下謂之登瀛州 特光
歐陽詢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人貌類猿鵝也敏悟絕人每讀輒數行同蓋
博覽經史高祖雅為翰事中詢初為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
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祖嘗遣使求之帝數曰彼觀其書固謂
形貌魁希耶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夫數步復反及後乃布坐至
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子通義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
母喪哀慕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草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
號慟年幾未克娶至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餽絮潛置席下通
覺即徹去發孤母於教以父書雅其隴堂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
意臨做以求舊教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禮將終亦
以書自名嘗問其世南曰吾事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後一字五萬
君豈得此曰既與詢曰吾聞詢不釋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

如何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遠良大喜通曉自於
以程毛為筆覆以免憂管皆卒矣非是未嘗貴

朱子書

朱子書蘇州吳人正觀初為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
急帝限子者散騎常侍時節翰有平三國之威子者有嚴觀夷人尊
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者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為講
大義然勿入其幣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者唯唯 至其國為
發春秋題納其美女帝貴寵有而猶愛其才以故官直國子學累遷
洪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記錄藏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
者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
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子者為人樂易能劇談以經
誼綠飭每侍宴帝令論辯群臣息禮甚為卒于官

張士衡

唐書卷五十三 張士衡傳 十

張士衡字季鷹吳郡人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執思見之奇其
辨謂父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為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大業兵起
諸將聚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
宮帝雅為崇賢館學士太子常問事帝嘗隔其應奈何對曰事帝在
清爭仁恕爾如貪祿竊重 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
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禍祚未及是而
秋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親之然不能用也。子大隱
鳳凰中為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
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
者必有薦本于始不得其時焉大隱沈正不跪從有大臣體

張嗣宗

張嗣宗蘇州崑山人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受秦王及太宗即位
進燕王諮議帝嘗問南遷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天下

孫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揚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可收至
是自陳所吉乃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嗣宗曰昔孔子
門人三千建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天下封臣之功過於
先聖帝為之笑令群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
之帝問欲何官因謝不敢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嗣
宗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永徽中致仕

蓋文達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元明春秋三家刺史實抗集諸生議
論劉焯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卷至而文達依
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服數抗荷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
收養力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
水其謂此耶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省置
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帝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聲
聲

蓋文達傳

蓋文達近來仰終國子祭酒

公那律

公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群書緒遠良掌
為九經庫還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為而
無漏那律曰以瓦為之當不滿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卒

蕭德言

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正觀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
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觀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袁次經史百氏
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
公等力也。德言晚節學愈苦妻于諫曰老人何自苦答曰對先聖
之言何復懈勞

許叔牙

許叔牙字延基句容人正觀時拜洪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優獻詩

蓋文達十篇太子寓付司經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子
儒字文舉高智周時為奉常博士初長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玄
云天說李淳風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
主象故名曰帝周官典五帝四郊又有祀大帝者不言天知太微之
神非天也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圓立為一玄折而二之曰圓立
曰郊非重人意經載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
堂之祀天也星不足以配之矣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配
六天說止祀昊天方立祀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
詔曰可乾封初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郊後
等奏願會奉常司成博士皆議於是子儒博士等請循武德詔書明
年詔圓方二立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
五天帝於明堂

敬術

敬術河東人貞觀初遷進士第遷太子司議即時初置是官尤清遠

敬術傳

士

敬術河東人貞觀初遷進士第遷太子司議即時初置是官尤清遠
中書令馬周歎曰恨貨品妄高不得歷此職及與令狐德棻等撰晉
書一八九例皆稱發也宋敬中歷給事中始撰與許敬宗撰高祖
實錄房元齡撰梁陳書之流乎元齡慮顏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敬
其要為四十篇是時漢書掌大與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
劉訥皆名名家伯莊著錄於人秦景通晉陵人與弟陳俱有名
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無法

即餘令

即餘令定州人博學驥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
為王友元軌每曰即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相相為林

徐齊肅

徐齊肅字持道湖州長城人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刀為

唐時連四臺舍人咸亨初紹興厥前長子第得奉東宮齊肅以爲
龍象頗負之齊解辦則仕使在左右非所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左
右惟其人之義。子堅字元固幼有敏性及壯寬厚長者舉秀才及
第爲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書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此
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斬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所訴無由以
就亦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森亂適長使人咸福耳臣請如令
覆奏則死者無恨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爲判官方
慶善禮學掌就實疑晦堅爲中書常侍所未開爲文典厚再思每日
爲鳳閣舍人樣。(元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
知院事帝大酺集賢樓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修其寵堅見遽
命微之則曰曰君子爲取多尚人堅於典故多所諳識諸舍人凡士
常譏次高選卒年七十餘齊肅姑爲太宗克容婦爲高宗婕妤皆明
圖史讀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堅子嶠字巨山遷中書舍人父子
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

王

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二

宋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三

儒學傳

沈伯儀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初韋萬石議明堂大饗
素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員觀禮從玄至顯慶禮
祀吳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行帝員觀禮從玄至顯慶禮
鳳初議禮於上元儀詔祀事一月周制今應何樂高宗從員觀禮儀
儀未定於是太饗參用員觀顯慶二禮聖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立
義奏嚴父莫大於配天於萬物爲最大推父配天孝之大焉之極
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吳天之祭宜
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農皇帝配感帝南郊伯
儀曰鄭玄曰郊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神祇上帝南郊曰
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
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三

沈伯儀傳

高宗配五天帝元萬頃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來高祖太宗
兼配以中孝也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配祖五帝
常如舊請奉高宗配焉自是郊立三帝並配云伯儀歷祭儀修文
館學士卒

路敬序

路敬序貝州人少志學及不獲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後撰進
士遷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虞邱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
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畧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唐初姓譜
學唯敬序名家其後柳冲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人雅明經高第所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範等凡數
千百篇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皆備也而餘聖賢皆其具聞

王昭宗字承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貧拔嘗學工草隸寫書取庸足
給即止人厚饋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復令唐
之奇彊遣不赴敬業將假之之奇曰彼人望也假之但士心由是免
事平李孝遠表其節貳危召赴東都擢太子文學進秘書少監。紹
宗雅飾飭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持
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
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開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

王昭宗

王昭宗字承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貧拔嘗學工草隸寫書取庸足
給即止人厚饋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復令唐
之奇彊遣不赴敬業將假之之奇曰彼人望也假之但士心由是免
事平李孝遠表其節貳危召赴東都擢太子文學進秘書少監。紹
宗雅飾飭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持
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
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開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

三昭宗傳

尹知章字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
刺焉驚悟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常講授者更北而受大義。
轉國子博士馬懷素請定秘書奏知章是正文字休沐講授未嘗廢
。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糴米為歲中計
知章曰知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耶卒官所

尹知章

尹知章字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
刺焉驚悟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常講授者更北而受大義。
轉國子博士馬懷素請定秘書奏知章是正文字休沐講授未嘗廢
。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糴米為歲中計
知章曰知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耶卒官所

張齊賢

王昭宗字承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貧拔嘗學工草隸寫書取庸足
給即止人厚饋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復令唐
之奇彊遣不赴敬業將假之之奇曰彼人望也假之但士心由是免
事平李孝遠表其節貳危召赴東都擢太子文學進秘書少監。紹
宗雅飾飭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持
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
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開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

王昭宗

王昭宗字承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貧拔嘗學工草隸寫書取庸足
給即止人厚饋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復令唐
之奇彊遣不赴敬業將假之之奇曰彼人望也假之但士心由是免
事平李孝遠表其節貳危召赴東都擢太子文學進秘書少監。紹
宗雅飾飭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持
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
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開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

三昭宗傳

尹知章字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
刺焉驚悟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常講授者更北而受大義。
轉國子博士馬懷素請定秘書奏知章是正文字休沐講授未嘗廢
。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糴米為歲中計
知章曰知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耶卒官所

尹知章

尹知章字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
刺焉驚悟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常講授者更北而受大義。
轉國子博士馬懷素請定秘書奏知章是正文字休沐講授未嘗廢
。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糴米為歲中計
知章曰知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耶卒官所

張齊賢

柳冲

柳冲蒲州虞鄉人父楚賢大業中為河北縣長高祖兵興楚賢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錄動以誠信英豪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君素不從楚賢自辭授侍御史貞觀中持節州拜突厥辭其遺不受歷都督刺史皆有名。冲好學多所研總景龍中唐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其後門貴與替不常冲請改脩其書帝詔魏元忠等及冲共取總功特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會元忠等繼物故先天時 睿宗復詔冲討顯者適成號姓系錄後柳芳著論其詳今刪其要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紀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朕之上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柏陶姓曰叔氏曰有夏伯厘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

柳冲傳

四

唐書卷五十三 柳冲傳 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蔡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鳥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繁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司馬遷父子適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適知姓氏之所由出先王之封貶絕後嗣蒙福猶為種家漢高帝與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蒙難以實京師齊諸田楚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和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刑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閥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精諸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官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舉出焉由是有請局令史

柳冲傳

五

唐書卷五十三 柳冲傳 凡具過江則為僑姓東南則為吳姓山東則為郡姓關中亦七郡姓代北則為虜姓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出於帝宗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開闢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胄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唐正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累以盛門為右姓柳冲姓族系鍾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陳五姓益不經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尚官之弊至于尚姓尚姓之弊至于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迺反古遺麗鄉舉難地著冊及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羞耻士族亂而庶人惜矣故善言譜者繁之地望而不設貨之姓氏而無疑綬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贊故尚婚姪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文武故尚貴戚其恭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姪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族輩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仇讎慕容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則士族則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強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等中正立九品卿有異政家有競心此二孔也故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聊此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干卿黨故頌於上人亂於下此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戒之以忠忠厚則卿黨

之行辭鄉黨之行情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諸崇冠冕之諸崇則教化之風美越可與古參矣晉賈弼漢姓氏傳狀魏弼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議百家譜以助餘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與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冲章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至魏太和特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學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貧無資晝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撰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累遷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無陟江西南六處七內二河南三河東四河北五山南六處平起遷考功最取實才權貴請諸不能阿撓擢中書舍人開元初進兼昭文館學士薦學子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為長者元宗詔與諸無量同為侍讀每

馬懷素傳

唐書卷五十三

本

實見帝自臨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秘書時文籍盈漫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經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監召尹知章等分部撰次無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儲別會幸溢曰文

殷踐猷

殷踐猷字伯起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章元最善知章嘗統為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兼文儒具等月授秘書省學士以叔父喪哀慟歔血卒

孔若思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祖紹安蚤知名陳仁客居鄞勵志于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淫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焉壽皆以文辭稱壽稱孫孔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傳學聞有遺以遺遂良書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谷曰得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羅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往還至即山足笑應古置止

水一石明自足意中保初相參範等當國以若思多識今古凡大政軍必咨贊後行三山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祿大夫從父碩登監御史門無賓謁時職其介子李綱字季和永昌初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隋讀史可化衛玠若思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冲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族類去之穎士弟穎子均其異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給給耶初書成以示韋述述謂可傳又聞均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大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搖動有死不可改遂鵬時述及穎士冲皆預類例而至書播工

褚無量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刻意實典家廣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

褚無量傳

唐書卷五十三

七

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具之權明經第累遷脩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特祝欽明建吉皇后為聖獻無量與唐紹等固爭以為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為主亦不以地配故后不得與時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元宗為太子并侍讀續舊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令諸經建端立義博敏而辯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母喪廬墓左虎犯所值松柏無量就許曰山林不泛恐犯吾墓樹耶自是群臣馴擾不復振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開元五年帝幸東都上言昔虞舜之等秋山川徧群神農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營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相譚家額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街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禮樂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序唐初建令功臣世絕者錄在祀典或得承祀帝納其言

元澄

集

元澤傳

入

高之。有人破古器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亦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遷洪文館學士元宗自注孝經詔行冲為疏立于學宮初魏光業請用魏徵頒禮列于經帝命行冲與諸儒集議作疏將立之學廼引國子博士范行恭等采獲刊鐫為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遽魏孫矣始因舊書總類相出有如鈔撮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更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行冲意謂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迺有判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得鈎黨欲起康成於匱伏之中理紛拏之興雖存探究密謀察所具鄭忘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闡因之或多攻訖而鄭學有餘矣雖扶義裁餘例支分歲石聞起增補百篇魏氏病群書之冗賸余統攝之體簡列正史諸書以同不

卷五十一

元澤傳

九

不然則鄭服之外皆備矣五也夫物極則變出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遠近名之嫌耶

辛盜曰獻

王仲丘

王仲丘汴州琅邪人開元中為起居舍人時典章差駁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扎祀吳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補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吳天矣鄭元曰天之五帝遙王王者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備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尤敬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祭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吳天上帝于圓丘臣謂尊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嘗帝用盛樂鄭元說帝上帝也颺天別號祀于圓丘舉天位也顯慶祀吳天與月令合而貞觀祭祀五帝矣請二禮

康子元

趙冬勝

時姦臣

其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
 輕以明重一辭而發條目數百自是輕重必變情被罰者不知其然
 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迹機弄文義深則
 吏衆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判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准加減
 比附量情又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
 逐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繙是以國子監
 西卒

鄭欽說

鄭欽說試王經權盤第方補關通督耐博物初梁太常任防發商大
同四年七月於鍾山懷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營鑿址
鑿在三上英壘過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王四百圯頭
當時其態辭者因藏之戎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過人有知之者吾
無恨防五世孫升之區君商洛高以拔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是

許然數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屢鑿之歲月而先識墓地日辰旬
 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縣大同四年郃求漢建武四年九五有一十
 一年蓋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祀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
 也伏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
 月月一交故曰太平三百伏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
 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
 重三四百地升之大驚服其智後殿卒

唆助 徒在反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善為秦
 秋考三家短長說集傳搜攝其綱條為創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
 為夏政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
 敝墜敝墜莫如忘天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
 其敝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攷故

於二代孔子

其敵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
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已蓋言齊秦之化難行於季世
而夏之忠信變而致為故春秋以辨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
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
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
帝三王法以夏為本不一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表推未為風
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
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
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槌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
世之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立明耻之立方耻之立明者蓋
如史佚區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卒事季刺也左氏非一
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使傳著立明非也
助之鑒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康陸賈共高第也助亦質與其子異

陳京字慶復善文辭常衣緇之妻以兄子推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六張大節即此天下所以安也京曰
特異者非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虛托為饒州刺史京與
張薦等共劾起輔政要位大臣賄賂月不得對百官惶惶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安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望發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席論道京
沮駭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戶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
間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補政四方企望至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唐書卷五十三 陳京傳 主
京字慶復善文辭常衣緇之妻以兄子推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六張大節即此天下所以安也京曰
特異者非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虛托為饒州刺史京與
張薦等共劾起輔政要位大臣賄賂月不得對百官惶惶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安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望發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席論道京
沮駭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戶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
間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補政四方企望至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唐書卷五十三 陳京傳 主
京字慶復善文辭常衣緇之妻以兄子推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六張大節即此天下所以安也京曰
特異者非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虛托為饒州刺史京與
張薦等共劾起輔政要位大臣賄賂月不得對百官惶惶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安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望發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席論道京
沮駭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戶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
間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補政四方企望至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唐書卷五十三 陳京傳 主
京字慶復善文辭常衣緇之妻以兄子推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六張大節即此天下所以安也京曰
特異者非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虛托為饒州刺史京與
張薦等共劾起輔政要位大臣賄賂月不得對百官惶惶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安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望發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席論道京
沮駭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戶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
間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補政四方企望至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陳京字慶復善文辭常衣緇之妻以兄子推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六張大節即此天下所以安也京曰
特異者非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虛托為饒州刺史京與
張薦等共劾起輔政要位大臣賄賂月不得對百官惶惶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安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望發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席論道京
沮駭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戶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
間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補政四方企望至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陳京字慶復善文辭常衣緇之妻以兄子推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六張大節即此天下所以安也京曰
特異者非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虛托為饒州刺史京與
張薦等共劾起輔政要位大臣賄賂月不得對百官惶惶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安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望發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席論道京
沮駭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戶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
間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補政四方企望至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陳京字慶復善文辭常衣緇之妻以兄子推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六張大節即此天下所以安也京曰
特異者非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虛托為饒州刺史京與
張薦等共劾起輔政要位大臣賄賂月不得對百官惶惶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安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望發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席論道京
沮駭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戶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
間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補政四方企望至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陳京字慶復善文辭常衣緇之妻以兄子推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六張大節即此天下所以安也京曰
特異者非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虛托為饒州刺史京與
張薦等共劾起輔政要位大臣賄賂月不得對百官惶惶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安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望發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席論道京
沮駭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戶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上至架為閣
間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補政四方企望至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官初非朕意楊當請捕獲等故事至論也當以吳州刺史卒

林德

林德字慶遠泉州莆田人也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皋辟推官劉闢天
德初以逆順不聽復遣書切諫闢怒執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聞者其直陰戒刑人勿勿害其頸
以脅服之臨刑曰死即死我項豈顧哉石耶闢知不可服捨之免
韋皋師。滄亭程權辟掌書記既而權上四州叛請更而軍中
執權地畏內憂挾權拒命為權臣大德論官將人人舞然於是
權得去出為郾州刺史坐贖償權州卒。臨終給筆有姓崔者為氏
族諡折之曰崔村紙齊君林故問權之本優劣何如耶其人俯首不
能對

許康佐

許康佐字進士宏辭連中家貧苦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識其不擇
又母喪已除凡拜命皆不答人過知其為親戚。後為翰林侍講學
士與王起皆為父宗龍禮帝請春秋至問殺吳子餘事問何人耶
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笑服後觀書遂聚召李訓問之對
曰古蘭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
帝曰朕聞刑臣多矣得不應我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違惡而不欲去
陛下念之宋朝福也於是內謀剪除。康佐知帝指因辭疾卒諡曰
懿

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三

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四

文藝傳

李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殆喪公江左餘風
綿句餘章拂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元宗好經術薛臣稍散雅
又康理致崇雅雅得氣益雄輝則然好理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
儒爭自名譽大儒王元間正元間正元間正元間正元間正元間
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皇甫從李潮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新嚴抵
韓愈魏瓘上乳漢周文紀唐之文兒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若侍從時奉則李瞻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
德興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諸怪則
李賀從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
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
者得之故就一藝自中智以還皆以取就者有之明嘉飾為者有之
怨望幽固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
一于立言而盡不腐有如不得試問且聞譚優游吳不及排怨不及
排而不忌劬若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為文藝楊若輩
亦物流亞之聞防祖疎薛陸鄭公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
史家述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衣初

衣初其先處州長安人在陳為秘書郎後王問其才詔為川賦一篇
恣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為芝草嘉瑞二頌
數實充厚陳亡入隋歷尚書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相傾爭
致名臣故自勵助為齊王文學後父弟承平亦有名勳累封汝南縣
男再轉給事中卒。遠祖防為漢司徒至助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
司徒者四世顯顯然皆死宋齊梁隋皆齊梁初自以中外人物為海

元冠雖琅邪王氏雖為公卿不為伍

袁承序朝賀文第

袁承序為郡王元吉府學士府發補建昌令治尚慈簡吏民懷德高
宗之為郡王也宋崇寧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宋文本曰
昔陳仁百司本散而袁承序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
隋群臣表勸進憲子承與承序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濟亮無
愧先烈帝廷召拜爵王友燕侍讀平

賀德仁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與從兄德基師事周洪正以文辭稱人為語曰
德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王
公仁政所里為高陽云

謝懷

謝懷字州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齊改姓謝懷貢觀初應詔對策
高第為左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優作賦先為序一篇頗言
天下又安功德茂盛意授優使賦優德帝指名為篇曰述聖帝悅初帝

謝懷傳

又獻雅望誠德賦其序大畧言治忘亂安忘危忘勞忘死四者
人主莫不兼然以聖人為範而不悟南榮之納商羊以象者為華而
不知政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
所以尊處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規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
思其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日行之堯舜
尊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祝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撰玉牒
其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工詩而優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

崔信明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方中有異崔鳴集庭樹
大史令史良為占曰五月為大史主崔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方中有異崔鳴集庭樹

人高孝基常語人曰崔生才富為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信明中
泰川令卒。信明舉元以門望自貢常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
信揚州刺史李善舉鄭世翼者亦驚俗數就輕作物過信明紅中謂曰
聞公有楓嶺吳江吟頌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數篇世翼覽未終曰
所見不逮所聞復請水引舟去

劉延祐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
少而有美各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延祐欽納。從弟義恭高祖時
為侍御史知雜事及入閣討逆寶琳賁人為義恭勸還之寶
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勸再止義恭曰法為天下權衡萬民所共
下用舍由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勣陛下亦從之
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况天子乎帝迴詔
可出為宋州司馬卒

劉延祐傳

張昌齡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舉進士與王公謹齊名皆為孝功貞外郎王師
旦所然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華非令器也取
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願下
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彌衡溺身於已傲物不
得死卿才不戒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通教補通事舍人兼供奉
平露放露布為士所稱賀蘭敏之奏陳北門修撰卒

杜審言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人擢進士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崔融
道為天官侍郎審言舉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入薦問故答曰俊見
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衡宜吾筆端得王羲
之北而其於詠頌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都

互註方外十友 陸爽餘傳

杜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元宗朝獻，大清真觀，顧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舉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胥曹參軍，尋出。至開元十三年上與中書門下所置官，劉士衡奏，府胥曹參軍，舊例，開元上曰：仙者，隱區之書，附下所不取，資者。

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杜甫傳

杜甫傳

का

儒守官十一世迨嘗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膺業自七歲易經且
四十年然不蓋號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
若令號先臣故事按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
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舉可企及也有臣如斯陛下其忍棄之
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邠州肅服笈奉行在為
賊所得至德二年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傳芳增為布衣文瑞時貶
陳濤斜又以客董延蘭羅莘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
三司雜問宰相張鷟曰甫若抵罪絕言者降帝迴解甫謝且稱增宰
相子少自立為醜陋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
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切願陛下棄
細錄大所以冒死無述涉近軒激遠臣聖公陛下赦臣百死再賜修

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自是不甚省鎮時所在寇奪南家萬里
雲開輔餉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
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殺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馬武
肅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說諸其
家甫見之或時不中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適
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而不為忤中街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
璣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犛武
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潼聞犬厠中出置瘡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
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適得還
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
下大槩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
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冠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
時懷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杜甫傳

五

論曰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豈止文辭間哉既藉登廣武戰場曰時無英雄遂使堅子成名矢猶不偶興運耳使揮酒盃以就功業謝安不足多其謂楚漢堅子蓋非彊者嚴武嗜殺虎而冠杜子美乘醉睨視曰嚴挺之乃生此兒高力士資煥熾於手李太白使脫靴帝前黨二子胷中亡有其能然邪房郎為將相無成子美排衆忌執疏中救郭子寔犯法并州太白奇之解官以贈書於訛謗之餘識郭於縲繼之間此又君子之所難能者而世特以詩人歸美之記史者獨不挈置名流之列至與韓非同傳樊噲為伍曾不知沈宋簡賦溫李淮鮑果若是班乎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清辭相誇至宋之間此在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晚律詩既相以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持筆者質反好聽者耽迷人得一樂皆自名所長至貞輝鴻汪茫千

豪商狀象古今而有之乞人不足甫迺餘殘膏賸餘也
辭以需巧後人多矣故元鎮謂詩人以宋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
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衆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什
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古長誠可信云

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
作指瑕以掩其失嗣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勅上書自陳祥道表
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冠授朝散郎數嶽嶺關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
脩撰時諸王閹雖勃戲為文綴英王羅高宗怒曰是且交構之漸
也斥出府勃既廢客鄆南齊登嵩山對古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
功賦詩見情聞魏州多舉章求補參軍衛才陵藉為僚吏共嫉官奴
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縣裡
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瘁而卒

王勃傳

六

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
序以客客因出紙筆脩請客莫敢當至勃泛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
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題壁然上還勃曰天才也請遂成
文極歡罷勃獨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
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中書也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
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梁觀畫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
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遺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手
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勃兄勸勵
兄弟助皆進士

劇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群臣
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勸召五吏執筆令占其辭然皆罕人人
差服兼天官侍御始裝行儉典選見勸與蘇味道曰二子皆鉅術才
至是語驗初勸勃皆著才名故易簡簡三昧謝福時少子勸亦有

文福時嘗詫韓思孝思孝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藥癖王家癖何
多邪便助出其文思孝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如盧照鄰
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炯曰吾魂在盧前
耻居王後議者謂然炯遷蜀川令張說以爲賄行戒其苛至官果以
嚴酷稱吏稍忤意擄殺之不為人所多平官下

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賦賓王不
若歷武功王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缺缺不得志棄官
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嘗
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
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詔求其文
得數百篇他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
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羸

王勃傳

七

王耻君後信然婉在前議也開元中元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
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
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廢失間
朝隱如龍服親狹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
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紫
肌膩理雖饒華可變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練素練實濟府用而容
遷慢王翰如瓊杯玉尊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嘉謨云

元萬頃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判判郭特
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戰懼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為謀所得
萬頃為作離合詩運動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為欲斬特封萬頃
言狀迺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機其不知守鳴鏑之險其離
支報曰謹聞命使兵固守軍不得入高麗聞之投萬頃嶺外會赦

李適

李適字子至京兆人舉進士試后備三教錄英適在號選工部侍郎
率。嘗夢與人論大街數據而曰吾壽盡此乎未病時衣冠往履石
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子李卿梁明經博
學宏辭代憲立進吏部侍郎即振拔幽滯薦進才髦與人交有終始厭
博君子也。初中憲於脩文館置太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
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九天子聚會游獵唯宰相及學士侍從春
幸黎園則賜細柳園碎藕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園秋菊
花酒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從行給翔麟馬帝有所
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獵佻佻忘君臣禮法
惟以文華取幸

唐書紀節教五十四

李商隱傳

۱۸

劉允濟

劉允濟河南華人工文辭舉進士為著作佐郎脩國史嘗曰史官者
惡必嘗受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木僕過視
如浮雲耳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乃為脩文館學士喜甚與家人樂
飲數日卒

朱之問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偉儀貌雄干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往習藝館武后游洛南龍門詔英臣賦詩立史東方朔詩先成則首后陽錦袍之間微頊歡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義宗立以脩險盈惡賜死。魏建安後沈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東信以首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陰期又如蘇麗回忌聲希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學者崇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有銷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今文富文辭且幼嘗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間以文章起其

泰和

齊範字高奴爲驢客中高宗無所王侍讀爲文選注數折劉洽表上文
 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疏文選學。芑少知名始善注
 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芑芑不敢對善誥之芑意欲有所更善
 曰試爲我補益之芑附筆見義善以其不可奪兩書並行既冠見特
 進李嶠旬言績書未遍顧一見松書嶠曰松閱萬卷豈時日能背耶
 芑固請廼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吳籍隱伏才辨如響嶠歎
 曰子自名家嶠爲內史與張廷珪薦芑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廼召
 拜左拾遺宋璟勅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芑立階下大言曰璟所
 陳杜穆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辭即可璟奏芑出或責曰子位卑一件
 有禍不則芑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棄芑諫

唐書諸節卷十四

李龜傳

九

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揆不問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繁不餉後拜左坐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煩憚之元堯即位召爲戶部郎中爲御史中丞姚崇奏堯陰驍出爲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堯見帝汴州招歡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堯贓賁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怨躬身不祈生此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急須身不祈生此郭辟肯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憂嬰兒遂是晉無赤狄之士漢無天子之事秦不疆齊不霸矣今堯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發之角挫李氏之鋒即堯有功於國今聞坐臆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堯死臣與堯生平不欺曲臣知有堯不知有臣臣不諫堯

夫知賢而舉仁也仕人之志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
郭下第邑之死使率德後行與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此
郭之德大願畢矣疏奏邑得減死。邑早有名重義愛士父斥外不
與士大夫接見既入朝人間傳其肩月乘異至什所聚觀後生望風
內謁門卷旗臨以跪請不得出為北海太守李林甫素忌邑因得
以罪罷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邑之文於碑頌是所長
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雖謝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
北海盧戴用常謂邑如干將鐵劍難與爭鋒但真傷缺耳後卒如言
杜甫知邑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邑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
賄謝敗遊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

呂向字子回工草隸賦一筆環寫百字若繁髮然世號連綿書種志
于學每賣藥即市閱書博通古今元宗開元中召入翰林時帝歲遣
使求擇天下殊好雜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
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獵進左補闕。從東
巡帝引頸利發及箭夷酋長入伏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鳴象不鳴
未為瑞鳥射狼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臣引
內從官皆封拜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仰視太過或刑刑訛
勳何顯獨殺過藏厥首清塵獻單于汚宮廡何以塞責帝順納詔
番夷出仗改工部侍郎卒以李善釋文選為繁曠反此呂延濟劉
良張統李周翰等更為拈解時號五臣注

李向

李向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白之生母長庚星竊訪因以命之
十歲通詩書蘇頌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然喜戲機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某父韓準裝政
張叔明陶鴻若祖榮山日沉飲號竹溪六絕。天寶初詔至長安從

李向

李向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白之生母長庚星竊訪因以命之
十歲通詩書蘇頌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然喜戲機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某父韓準裝政
張叔明陶鴻若祖榮山日沉飲號竹溪六絕。天寶初詔至長安從

李向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白之生母長庚星竊訪因以命之
十歲通詩書蘇頌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然喜戲機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某父韓準裝政
張叔明陶鴻若祖榮山日沉飲號竹溪六絕。天寶初詔至長安從

李向

李向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白之生母長庚星竊訪因以命之
十歲通詩書蘇頌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然喜戲機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某父韓準裝政
張叔明陶鴻若祖榮山日沉飲號竹溪六絕。天寶初詔至長安從

李向

李向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白之生母長庚星竊訪因以命之
十歲通詩書蘇頌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然喜戲機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某父韓準裝政
張叔明陶鴻若祖榮山日沉飲號竹溪六絕。天寶初詔至長安從

小布後地大吼吳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阿張而易其

王維

王維字綽號九思咸陽人與弟綽齊名資孝父交開元初進士累遷尚書右丞弟綽為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娘緒五長臣在省第綽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畝使綽自之亦使議者不之罪久延召綽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綽卒疾其緒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遠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維工草隸善書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蒙美貴人寵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幾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為志氣飛食不羣計云天衣不文綽別墅在輞川地奇巖有華子岡秋胡竹里館柳浪菜重沚水田反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

鄭愛

鄭愛鄭州人天寶初明為協律郎元德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愛為博士愛聞命不知廣文博士何在斬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召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若始不亦美乎愛乃就職初愛造納故事可誦者得四十餘篇錄源明名其書為會稽又愛香園山水好畫常苦無紙於是慈恩院貯柿葉數至邀往日取葉書歲久殆無畫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人署其尾曰鄭愛三絕題署作即後數年卒愛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嘗為天寶軍防錄有與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食甚薄如也杜府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無慙云鄭相如者知事更謂愛曰開元蓋三十年當改元蓋十五年天下賦賦臣借位公當行偽官願守節可以免故更餘其言終不附說

蕭穎士

蕭穎士字茂挺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補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捲皆先進悉其才與約禮由是名播天下舉使括遺書赴衛問淹久不報為有司勿免留客殷勤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等皆悅弟子極以校業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怒其不下已調廣德參軍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摧無庸之瑣貨蒙本校以自庇雖先獲而或為非和羹之正所以識林甫云君子恨其禍寧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序事依違失褒貶不足以訓迺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授揚州功曹後客死汝南迺旅門人共誄曰文元先生穎士學問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已任如李陽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弟元事元德秀而交商賈頗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幹趙隱時人

蕭穎士傳

穎士字茂挺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補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捲皆先進悉其才與約禮由是名播天下舉使括遺書赴衛問淹久不報為有司勿免留客殷勤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等皆悅弟子極以校業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怒其不下已調廣德參軍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摧無庸之瑣貨蒙本校以自庇雖先獲而或為非和羹之正所以識林甫云君子恨其禍寧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序事依違失褒貶不足以訓迺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授揚州功曹後客死汝南迺旅門人共誄曰文元先生穎士學問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已任如李陽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弟元事元德秀而交商賈頗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幹趙隱時人語曰商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游者獨與華齊名世號蕭李華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橫路傍碑穎士即謂華再閱據三題狀並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故事穎士十年嘗楚嚴慘或勸其去若曰非不能愛其才耳

互註以中古易今世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少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與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罪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制也自春秋三家後非列傳生人不錄

蕭穎士傳

蕭穎士字茂挺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補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捲皆先進悉其才與約禮由是名播天下舉使括遺書赴衛問淹久不報為有司勿免留客殷勤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等皆悅弟子極以校業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怒其不下已調廣德參軍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摧無庸之瑣貨蒙本校以自庇雖先獲而或為非和羹之正所以識林甫云君子恨其禍寧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序事依違失褒貶不足以訓迺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授揚州功曹後客死汝南迺旅門人共誄曰文元先生穎士學問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已任如李陽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弟元事元德秀而交商賈頗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幹趙隱時人語曰商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游者獨與華齊名世號蕭李華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橫路傍碑穎士即謂華再閱據三題狀並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故事穎士十年嘗楚嚴慘或勸其去若曰非不能愛其才耳

文藝傳

李華

李華字巖，汝州人。少聰達，外若坦蕩，內謹重高亮。許每慕班、賈，為
人累。中進士，安辭科，謂之制科。其用雖與士為文，尤貴八試，列於前。
中選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惡之，謂之制科。其用雖與士為文，尤貴八試，列於前。
肅然安祿山反，元患以蜀華母在，欲開行華母以逃，為盜所得，偽
署鳳閣舍人。華自傷不能完節，外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召之。
華喟然曰：「烏有羣卿老親，欲荷天子寵乎？」補闕不拜大厝初卒。
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
綽髻少安，辭氣諷士，徒美自肆，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
思研推，已成，行為故書雜置堯書之度閣也。唐劉及它日與穎士讀之，稱
「華問今誰可？」穎士曰：「君加精思，便放至矣。」華愕然而服。宗子

李華傳

翰從子觀省有名翰繼進士第十
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褒死難
之事養死卒之孤厚死以慰生撫存以存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
其君也自逆胡孺亂張忠忠奮數率爲合守雖立濟賊心腹及哥
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器西逼岐雍群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
城不爲却賊殺繞出巡後以援江淮巡退軍唯陽死東南咽喉自秦
訖冬大戰數十戰數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賊賊醜凡十餘萬
賊不敢越唯陽取江淮江淮以全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
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敬勇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辭
慢心兇徒請賞白曰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惡巡以
守死臣切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挫節而死非辱教也
新嚴以發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是惡揚善爲
國者錄用兼取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誣教繼節不以功掩過不與

刑憲情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禪山背德大臣將相比有從賊
終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佐之士一節之權使奮身死節以勸義旅不
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今
陝鄭一戰大羊駝此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舉江淮以待
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効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
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以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
之情可求矣巡身首分裂將士散離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
冢招魂而塋旌善之義也若不時紀錄日月沒愆或掩而不傳或傳
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擬傳一篇倘得到于史官死骨不
朽帝慈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遷翰林學士卒

觀字元賓舉宏辭建中授校書郎辛觀獨文不旁公前人時謂與韓
愈相上下又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
辛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薛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

終不能如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速愈之質云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入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松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衣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稱拜自諱所為至不才明主筆之句帝曰然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卿奈何經我國放還開元末病在王維過郢州蓋浩然憐于刺史亭因曰浩然字成通中李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于公異

子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祗奉輟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後以不言振而卒

虞論

虞論字允言河中人掌朝京師將軍李德裕表其才召見禁
中帝有所作賦便與論與吉中李韓明等錢起司空曙發
開張律好非更候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知制誥
時有兩韓綱其一為刺史宰相請與德裕曰與詩人韓綱。起是
與入天寶中舉進士與即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冰來後有錢即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為本州州佐縣令開越地肥衍有
山泉食魚鰓能通火音更事不肯北官及常察為觀察使始擇縣知
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釣獲獵游樂集必與里人於獵故其俗猶
相勸仕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崱崔群王涯馮宿便承宣聽第皆天
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
文章深初回復明辨與愈交善卒愈為詹家難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其
家便賦詩操筆揮翰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為人纖瘦
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
書投囊中暮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極出心乃已初
賀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
所獨背驚過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効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
皆合之弦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吳武陵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韓愈進士第淮西吳元齊歿武陵遺書曰全
天子英武佐贊同持太宗足下莫若籍士馬士疆之有司元齊得
書不悟人為太學博士元和初韓愈侍郎崔師試進士東都公也
咸祖道武陵最後至謂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故獻所益因出

韓愈為國之乃杜牧所賦河房列解脫華技而武彥首此
入至第五郎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選爾曰如教牧果異
等後出為韶州刺史卒。初柳宗元謫永州武陵北還適孟簡書曰
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選研覈射天怒也不
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華世而怒人臣耶未及用而宗元死

李頻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其獨辭於詩尤所長進士第遷
武功令歲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積類假借不致絕以法頻至有神
策士尚君陵通賊六年不送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嚴之妻
猶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廢發五百十年方歲饑頻
發官倉賑民浚渠按故道所水溉田數以大益縣崇嘉之權侍御史
守法不阿拘累遷都官員外郎表巧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

李頻傳

布條教時朝政亂盛與相推勉而建頻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
與扶柩葬永樂州為立廟黎山敬祠之

吳融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肅有名大中時觀樂府名以署吏不
仲高其聚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累遷
侍御史坐累去官久之召為左補闕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
反正群臣猶預融敢先至帝有旨授臺十許融融作詔少選成語
當處詳帝皆賞其厚融初遷融不克從去客閩鄉親召還翰林遷
承旨卒

方技傳

凡推步卜相星乃皆夜也餘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殆非積習
致然然士君子餘之則不近不遠不為小人然之則近而人

約觀而弗通大方矜以奉教神以攝人故前聖不以爲救世之
術若李淳風諫太宗不誅許嗣宗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合乾陵
乃卓然有蓋于時茲可珍也

李淳風

李淳風咸陽人幼喪秀通群書明步天曆算以將仕知直太史局制
曆天儀詠擬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改太史令次得秘藏
言唐中興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
年而王王而喪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令
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旋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
四十年而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君親之復生壯者多
強而遲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求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
然當世術家悉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虛測也撰麟德曆代
元寶曆候者推最密爲太史令卒

唐書卷五十五

李淳風傳

五

許嗣宗

許嗣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凡察視疾必愈或勸其著書殆後
世者答曰豈特意耳思慮情則得之朕之疾而難明吾意所解口
莫能宣也衣之上繫要在視朕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
氣絕而愈遂今之人不善爲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猶不
知元廣繇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亦能專
力此雖愈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蓋著方劑終無益於世也其所
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

袁天綱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
臺學堂全且傳將以文章顯朝廷法今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
謂挺而知死當以武職官然三君久皆得護吾且見之武德中諸俱
以事流揚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見寶刀曰君伏願貴玉璽輔唐

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達時臣固勝之
。咸后之勿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顏鳳頭極
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初在九成宮令視學文木曰學空虛爽
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
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焉君伏罪貴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
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悅
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

明崇儼

子容師亦傳其術崇儼一鼠于套今術家射皆曰鼠容師獨曰雖
鼠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錯故
曰舟中人鼻下氣皆盡不可以濟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
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妻師德也

唐書卷五十五

明崇儼傳

六

桑道茂

桑道茂者寒人善太一道甲術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
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朱此反帝家難奉天願以濟是時
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剪滅矣至憲宗乃驗

列女傳

序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詩書所載
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則不及於家唐興風化
漸泯且數百年而閭閻全姓婦範淑女至唐大難中禮節自刃不敵

房元齡妻

鄭義宗奏

義宗愛盛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盜劫其家盛冒刀立姑側為賊拚挫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人所以異於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患難尚相赴況姑可妻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李畬母 畬正朱反

李會母者有淵識會為監磨御史得粟米量之三斛而獻問于史史曰御史米不弊也又問草簾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救歸米償會母得如卷五十五

李會母傳

其廉諸御史聞之有怨已

七

堅正鄭婦

堅正鄭婦李者年十七嫁為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夜忽夢一男子求
 為妾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陋召也即截髮麻衣
 不畫飾殆面塵膚自是不機夢刺史白大威欽其疎寢堅正鄭婦表
 旌門闢名所居曰鄭婦里

高敏要

以實幣異視曰降我勝爾官不降且死數視秦素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瞋目不語然嗔知不可屈乃殺

楊烈婦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謀襲陳州，侃為項城令，以城

小兒歸錢逃去婦曰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則乏若何婦曰縣守則地賊地也舍康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曰宜相與死乎衆位許諾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糗以掌炊侃中流矢還家婦賁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于床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先先是萬歲遇天初樊丹寇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吳翠家僮女丁秉城不下賊詔封弑節夫人熬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要高熊固守勇引去詔封洵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清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封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捕果載雖敗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慷慨知君臣太義云

外戚傳

序

唐書評語卷五十五

外戚傳

八

發貴倖裁賞賜正觀府內里無敗家高宗二宗柄後貽私產亂朝廷
武韋諸族差受頭血一日同汗鉢乃二張無反並斬王瑒等亂
不解武韋一族三亂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
少帝奉敗武韋一族三亂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
近觀表武韋一族三亂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
燬類不遺武韋一族三亂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
第厚貲無救同次之悲武韋一族三亂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
赫赫顯門亦無刀鏢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武韋一族三亂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
所固然若長孫無忌之功武韋一族三亂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
王武韋一族三亂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武韋武韋等亂
衆緣內亂者自見刻薄云

武士腹

武士懷半信臣爲趙領也分晉休其家因被領獲徙平京師爲庶

公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胡媚我耶遂工部尚書平。國
宋徽宗以其仲女為皇后贈周國公后華命更於市都立氏七
願此冊為帝子元慶

武三思

武三思元慶子也當太后時累遷夏官春官尚書監脩國史三思且
傾懷善迎諸主意鉤謀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幸其第賞予尤隆三思
既執掌后內忌太子孫登之太子發羽林兵圍三思第斬之時疾三
思姦亂竊國此司焉然忌阻正人特遣使曰我不知何等名譽人得
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屬宗立以父子皆逆亂顯
祖罪而夷其墓

互註三思當國奇取民實產毀族者凡十七八呼天自咒素太
度百餘舍聚兩得財一昔火不遺一錢武承嗣傳

楊國忠

楊國忠大真地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無行檢校蜀軍以

楊國忠傳

九

也優為新都尉罷去益用蜀大嚴辭千仲通預資給之從父元載死
國忠獲視其家因與蔡通所謂國夫人者哀其資至成都博新一
日責載盡乃亡去後入蜀節度使章仇兼瓊與李林甫不平聞楊氏
新有寵忌結納為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嫌瓊喜表見
推官使部者貢長安時行告曰即有一日權君至可承之國忠至乃
得蜀資百萬大害至京師見群文弟致贈賄賂於時號國新蔡國忠多
分賂豈能不止諸楊日為衆復譽而言國忠善持術玄宗引見計策
鈞盡分殊不餒帝悅曰度支卿才也權勢度支不淹年領十五餘使
時海內豈識國忠因古者二十七午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
在所出漸積輕重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壯地縣易布帛
以充天子養武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山賜群臣各有差
紹賢子開源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辭于仲通為蜀郡長史軍

大萬討之戰瀘川舉軍度國忠素德仲通遣其敗更公勸力林甫死
遂拜右相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各於益日即定留放故事或補或
南院為選式選者自選一辭不如式輒不取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
忠制押制無不肖用選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奏議者
其之開元末既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預定
其負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谷神明駭天下耳目自是資格
紛然無復綱本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
自讓與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賂公謂無所忌。國忠性
流佞或比反捷給經經歲大樞務自任不疑盛氣驕倨百僚莫敢相
可否又便佞卑徇帝嘗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舉遷故身調兵食
取習文德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大雨敗稼
帝憂之國忠擇善示以進曰雨不為災

子喧舉明經不中國忠詔曰生子不當貴邪豈以一名為氣筆所貴

楊國忠傳

十

禮部侍郎是矣向大驚耶致喧高第。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陳玄
復召諸將殺之爭歟其肉反食也集首以徇國忠本名劍帝為改今
各

宦者傳

序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諸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嬙最二曰宮門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宋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掌四不任以事唯門閤守禦廷內掃除服食而已至中宗時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元宗永平財用富足志大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十餘人其稱官者稱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祿勳四方所至郡縣奔走歡適至萬計備功德市會為一為之使猶

宦者傳

乙

五穀子膳監軍持權如度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殿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肅弱衛尉行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機五番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常主兵也德宗繼文此職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參軍者主之置機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設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德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護衛則舉出我門又日夕侍天子抑則無感習則不疑元宗以遷漸憲教以試頌文以愛慎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密復參食黨類穢滅王室從而潰喪譬如火攻蠹盡木焚詎不哀哉

同馬光曰東漢之衰宦官禍橫濁亂天下未有欲初制天子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也漢不極兵虐極兵故也其禍始於明皇帝於肅代成於德宗亡於昭宗為國家可不慎其始哉

高力士

高力士為宦者也宦者初年千里上二間見曰金剛曰力士

以其強悍故給事左右坐累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其姓謹

聖德傳紹令先天下中宗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

小事即奏次徵侍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殿乃安肅

帝在東宮見事力士也王公主呼為義威里諸家華曰義威里

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乃賦果助清及用和羅汝數年

國用稍完帝齊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海內無事朕將止納導引以天

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人有常則人不告

勞和疆不止則私藏喝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執

政職者帝不悅帝幸蜀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攻元至

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

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後為李輔國所誣流至州被

還見帝道詔北向天歎血卒天寶中遷將軍立功帝嘗曰朕者秋

高力士傳

乙

高力士初為力士相者莫不贊付諸將軍不暇邪對曰臣間至閤門

見奏事者言雲雨數夜師又北兵悍且強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

不可禁其情蓋謂機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力

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庸可復受明年

祿山反力士善揣時勢故生平無大過

程元振

程元振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五代志遷驃騎大將軍

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軍中呼十郎所陵殺尼殺來瑱瑒李光

弼等相繼死方帥是擢解廣德初吐蕃克項內侵詔集天下

兵無一士奔命者太常博士柳伋上疏曰大戎以敵萬衆犯關不血

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率叫呌劫宮闈焚陵

殿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陛下以今日勢為安

無尤邪蓋以為急將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察疾當病微

無尤邪蓋以為急將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察疾當病微

不常滿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由至此乎。天下之心乃快。陛下速負良任。宜堅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斷元振。首號告天下。然後下詔。引榮德。勵行。并。續。紀。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罪。問。下。詔。盡。削。元。振。官。爵。後。流。漆。州。死。

魚朝恩

魚朝恩。涇州人。至德初。知內侍省事。入度。國賊。相州。以朝恩為副。軍容宜慰。憂。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朝。恩。資。小。人。恃。功。非。忽。無。所。憚。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期。之。素。相。州。敗。賊。為。詠。請。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振。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慙。朝。恩。每。引。輕。侍。後。生。殿。門。下。蕭。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無。文。武。求。求。中。詔。判。國。子。監。凡。詔。會。群。臣。計。事。朝。恩。皆。贊。辭。折。愧。坐。人。出。其。下。魚。朝。恩。傳。

魚朝恩傳

上雖元載。辨。復。亦。執。照。唯。相。里。道。至。行。酬。結。往。返。未。始。降。服。朝。恩。不。悔。照。行。以。勤。造。又。將。謀。易。執。政。以。覆。朝。廷。乃。會。百。官。都。堂。而。言。宰。相。者。和。元。氣。轉。祥。生。今。水。旱。不。時。遠。軍。數。十。萬。饑。困。竭。天。子。卧。不。安。康。幸。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然。然。向。何。預。承。相。愧。首。坐。皆。失。色。造。徒。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相。何。與。我。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來。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焉。有。覆。鉢。象。以。授。宰。相。王。綰。悉。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戰。術。之。朝。廷。裁。次。朝。恩。或。不。預。報。悉。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方。寒。食。宴。禁。中。既。罷。有。詔。留。膳。帝。責。其。異。圖。周。皓。禽。臨。之。

實文場

實文場。靈仙。陽。者。給。隸。東。宮。自。朝。恩。死。官。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單。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經。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

實文場。仙。陽。者。給。隸。東。宮。自。朝。恩。死。官。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單。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經。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

吐突承璀

吐突承璀。閩人。懷。德。推。為。行。管。招。討。使。諫。官。白。居。易。等。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更。為。招。討。宣。慰。使。承。璀。無。他。志。略。除。年。無。功。罷。常。節。一。室。藏。四。賜。詔。敕。地。生。毛。二。尺。惡。之。後。宗。衛。前。議。殺。之。

馬存亮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為。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有。死。科。束。元。精。伍。無。罷。士。部。無。元。食。微。宗。初。染。暑。王。張。詔。與。下。者。蘇。元。明。約。為。慶。帝。驚。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率。騎。兵。討。賊。日。暮。射。詔。及。元。明。皆。死。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卒。存。亮。建。事。僞。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營。衛。衆。皆。仇。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元。嚴。遵。美。三。人。而。已。

嚴遵美

嚴遵美。父。季。實。初。為。廣。延。局。傳。士。大。中。時。有。宦。人。謀。殺。宣。宗。是。夜。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衆。人。射。殺。之。明。日。帝。傍。曰。非。爾。害。危。不。免。擢。北。面。副。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數。曰。北。司。知。自。亂。亂。年。則。手。執。監。司。前。九。司。同。官。皆。同。快。奉。官。以。勝。彩。給。事。賜。衣。今。執。勿。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樞。合。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次。事。以。揚。復。泰。季。相。權。之。失。也。監。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唐。自。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

仇士良。字。巨。美。滑。州。人。宋。初。間。文。宗。任。內。外。五。坊。使。李。石。輔。政。後。接。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風。際。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降。路。刺。從。陳。懷。士。良。得。志。乃。上。書。奏。指。士。良。弄。權。譴。甲。兵。皆。以。死。請。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

楊復光

楊復光閩人也遷左神策軍中尉繕去宰相楊叔權寵震時與王

綦弁力定關中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賜號資忠輝武正國

平難功臣卒河中

黃曰楚勛子分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克報愆之世兩軍寵遇有

厚傳而卒用得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蓋多

矣有亮遺通訃書道運之人耶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

長權處外又愈實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李輔國以關奴為閑廐小兒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苑中傳教手

王守陞
王守陞者元和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崇喜方士柳泌自言有不死藥行詔翰林天子惑其說必以金右進帝解之跡甚左右隨得罪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群臣危恐是夜守陞與內常侍陳弘志執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定冊立廢忠俄知樞密事又崇嗣位守陞有助力拜大將軍帝疾元和洩罪久不討謀因事殺之不克更因其黨李訓齊守陞以軍容使就第賜死

劉克明得幸敵寇敬宗喜擊毬所親近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猜夜遷與克明石定寬蘇佐明等二十八人群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宰相裴度發兵討之克明投井死

楊復恭監諸鎮兵定冊立（勅）復恭常為軍法太濫眾孔緯曰復恭

下家奴而有與至前殿非反門帝即至之復禁於大奔太
原為韓建遷士所食即斬之茂貞上夜禁與其兄子書曰吾被刑禁
立天子就傳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
臣類此

劉季述

劉季述本微軍稍顯於僖昭間為左右中尉時帝嗜酒怒責左右不
常季述疑帝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謀廢帝陳兵廷中帝方坐
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持帝坐以所持。杖盡地責帝
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偏拜曰若有罪
惟軍容議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華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殺
帝弟睦王帝衣盡服夜浣食自實造方案公主殯御無食頗哀聞外
庭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執帝崔胤邀別將周承誨執季述胤先
戒京兆尹集萬人持大挺帝詰季述未已為挺皆進死挺下還尸之
季述即季述也

韓全誨

韓全誨張君弘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以全
誨為左神策中尉考弘為右全誨考弘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
不平全誨等懼帝誅已謀亂時帝憊出尋能勵精反政數召見群臣
問治道有忘中興而全誨等懼外召強臣帝卒就死唐室以亡其禍
本於全誨考弘云

贊曰衣細誅常侍以退而曹操後漢崔丞相血軍容甘心焉而朱
溫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懷貪人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
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非天所發而人謀洵刺乃然耶

本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壽令州縣論死三腰索京師五腰索獄已決

高為微服止禁至晚節天下刑幾指是時川縣有良吏無語吏或
乘高中儒而盜擄天權具不具已欲有制群臣繼前宗友故從使上
飛輿攝大獄時四方上獄者皆給公乘所在踐踏至京師粟於從
高者蒙封爵下者被棄賜以勸天下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端后
密旨紛紛與澤吻察牙望紳腰若狗豚然至殺陶與達道路冤血
流離刀錐忠鯁貴疆之巨朝不保而後因以自禁不出帷闥而天
令已遷猶慮臣下非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則天右臺御史周
矩諫后曰古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以峻責蕭詵為功鑿空捏
陳相矜以殘沉耳籠首如樊燕暴拉帝威風縣縣蕭目號曰獄持重
禁食夜禁禁敲撲推使不得展號曰宿囚人苟除死何求不得控
下不諱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
今舉朝有息謂陛下朝與為密久與為讎一罹攝逮與妻子決且周
用仁昌泰用刑亡惟陛下察之而宿獄乃稍息而酷吏更復懷以罪去
唐書韓愈卷五十六

酷吏列傳

八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餘數業兵與武后患之欲因大獄去異已
者即權元禮為推使就洛州牧院為制獄作鐵籠繫囚首加以撲
至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縛之號麗超或紡囚梁上拋石於頭訊
一囚窮根抵相牽至數百未能訖故論報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
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後以受賄收下吏不服更曰取公鐵籠來元
禮服罪死獄中

索元禮

來俊臣

宋俊臣京兆萬年人天資殘忍天授中擢累侍御史按詔獄數斬百

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累遷至以回結俊臣乃引侯思止等陰嘯不逞
百輩使飛語誣公卿上意變每過一事千里同時報發矣驗不盡
時既為羣議后詔於魏門別置獄使俊臣等專按事百不一貸王
獄發則謂是景門為制竟爾入者側皆盡也俊臣鞠囚不問輕重皆
注墮于鼻樞地為牢或獄以置囚或絕其糧大救非死無不得出俊
臣知群臣不敢斥已乃有晏圖常自此石勒諸武共誣其罪有詔斬
西市人皆相賀爭扶目視肝膽其肉以馬踐其骨無有餘

周興

周興為平人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舉火制欲文原峭
妄殺數千人武后奉政左史以獄有美名與諸獄與徐敬業同謀斬
于市臨刑請召見興不許獄此曰吾死無狀不救汝遂斬之尸膏而
行刑者視之三仆三作天授中周天或告與謀反招求俊臣鞠狀初

周興傳

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
焚燒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吾命取竟且滅火徐謂興曰有詔按
君請雲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有與俱表道為人可殺

侯思止

侯思止雍州人為高元禮奴後因告野王元名謀反并游擊將軍元
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辭對不覺
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用識字無何右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思
止本人奴吉語陛下雲按魏元忠責曰五來白司馬不請受孟青信
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玉青林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銘戴
之無抑我承反故他御史當覺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思
止驚謝曰幸蒙教乃引琴牀元忠就坐色不變飲稍提後請妻李自
抱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此奴後爾邪誘殺之

王弘義

王弘義冀州人以罪徙懷州軍將軍再遷左臺侍郎史與來俊臣結
慘刻每後微州縣所至震怖詔詰弘義輒跪曰我文獄如來野
為矣始時求榜舍瓜不取乃賜文書國有白兔餅為茶果捕逐家
無遺內史李昭曰昔聞茶馬獄史人見白兔曰史後徙懷州自矜
運事嘗侍御史胡元禮執殺之

郭弘霸

郭弘霸許州人天授中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拘其筋骨食
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監禁御史時號四其御史齊獲李
思微不勝楚毒死後妻見思微為厲弘霸懼後刀自刺腹死是時大
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成后問群臣外有佳事耶敬元一曰比有
三度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王旭

王旭侍中孫也武后初遷左臺侍郎史其為人苛急少饒貸人美
譽多勸善王旭

王旭傳

教與許每治獄囚皆逐服製獄率有名曰變狗後據權于縣等以
怖下時監獄御史李高李全交皆敬服京師號三豹里周至相祖曰
若連數值三豹

吉溫

吉溫天寶初調萬年尉林甫適金吏傷溫六十餘人帝命御史推治
累日情不得溫佐訊日中飲具林甫以為飲雲曰若遇知已南山白
額虎不足縛林甫又當國陰構大獄除不附已者引溫君門下與
希與准銀部欲相勉以霍亂羅緝又吉制公卿見若笑敢稱語後
是端洪尉候遣使報溫

本

安史亂天下至亂大難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
將領養孽有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
廷勅我國成碑相依以土地傳子孫有百姓加錫其額利休逆汗遂
使其人自視由是然一死一賊生此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
當其盛時附齊連內梨河南地為合使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
王不待不王霸不待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賊今天下如何
哉干戈鈇鉞鉅金引混然照育遊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
歷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兇洋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其已若也嗚
呼其不知乎其俟變頓顛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
所自何以此地城數百有奔為危伺吾人顛顛下秦關又天時不利
則將與朋恆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
數恬遠以為後世子孫背背祖根此復何也曠者曰僣之徒吾以
良將勁兵為衛策高杜美爵充飽其賜安而不提外而不拘猶養虎
狼而不養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正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突突戰
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正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大則
廷貨以法故於是國視大言自樹一乘破制創法角為尊奢天子不
問有司不可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凡秋秋之選是房嗣蓋
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強惜哉益多侈小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
賊夫貪心未及畔岸誰名越號走兵四界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月
而起探蔡具蜀藩而和之其餘匪傾軒轅欲相牧者非性而是運遭
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皆於家刑罰於國征伐
於天下裁其法而整其卒也大曆正元之閱反與張區區之有而集

無之乎是以首尾皆受幾不能相避持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
所以為經特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巴蜀呼大曆正元平之
宋賊之戰雖然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賊否歟今
雖與若世嗣者為藩鎮傳若田洪正張孝忠等暴忠幼誠以屏玉
自如則得云

田承嗣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操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陷河洛大靈
山拔行諸地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最甲則卒間所藉不欲一人操
其其能使子額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降俄而復叛史思明亂又為
賊軍諸使因懷恩謝恩恩感感平則任不重因是白承嗣等分帥河
北陽城泰三遷至月博洛陽等州節度使既得志即計戶口重賦
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數十萬又擇趨勇猛力
人牙兵自署置官吏國版稅入皆收有之又求東軍相代以危
亂府平多所含有寵其軍曰天推子華向承嗣公主冀結其心而性
毒凶促愈不避承嗣盜有見其毒相繼七州而未嘗北而天子
凡再與師會國威中奪籍而後縱故承嗣得肆無恤忘十四年卒

田悅

田悅刺滑州軍中承嗣愛其才將死乃命悅知滑州事帝因悅為
師使使慰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皆悅會恩既悅既經綸至河北
關悅養士七萬部下符罷其四萬歸田悅悅因之曰而等諸軍中
又仰德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待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資給
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懷悅。始悅阻兵凡四年任使少謀力反士
皆之且欲兵給事中孔巢父待悅至勞美不欣悅與巢父乘飲門
前皆傲衛至夜分從弟諸將皆手刺悅死

田李

安年十五軍中推為留後因檢校度使會報世與承瑋討王承宗
安謀曰王師不勝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虜亦勇矣
爾將此州劉濟將澤忠通便魏聞之見季安曰在年王師取蜀取吳
不夫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晉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
甲而出秦甲以自為謀蓋前之敗必不越魏魏趙校罪輕重必不
先趙後魏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賜之秦甲伐趙而陰
遣趙書曰魏若伐趙為實交魏若與趙為交君實交反君魏不忍交
就事趙遣一城魏得持獻天子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不
世之利也死庸太尉。子懷諫最切不勝事敗於私私殺將士則軍
中怒取田與為留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送懷諫京師田氏
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羅弘信

羅弘信昭權節度使朱全忠討黃巢果三萬斛全忠圖河北欲結
羅弘信為援也

羅弘信

化元年死。子紹威領留後魏牙軍悍驕不顧法令史憲誠等皆所
立有不操報者之厚厚給姑息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
謂其勢強也紹威決策屠戮城凡八千族雖除其偏然勢弱為全
忠李嗣北州刺史矣。江東羅隱工為詩紹威軍幣結之通請系昭
獲因日已所為詩為偷江東集云

羅弘信

羅弘信承嗣與食李賢臣怨承情而得魏建中之際
軍持銳躡血刃反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難作天子不能守宗
廟傳及洪正去汴入朝數年後亂者然不得魏與夫堅刀亂群號
為輕重

李實臣

李實臣為魏山假子歸命於朝名其軍曰成德然其後更從有恒也

王武俊李實臣帳下為裨將惟歡拒命武俊使人謂曰聞有詔召
大夫有詔歸惟歡惶遽出遂歸即遣孟華奉天子華辯對稱旨德
授武俊何冀觀察使武俊怒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朱滔亦怒失深州
二人相結於是與田悅等擅相王建中四年李實真使客賈林探
度書報李實臣

王武俊

王武俊見曰吾未得節非降也天子知大夫益聖建國無庸顧左右
曰我本志義天子不肖故至是今諸軍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
曰朕前報無及矣朋友失志尚可謝朕四海主盡亡過失及不得自
新耶今欲與昭義同心廣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為子孫計
武俊曰勇性橫強天子若能以恩盡制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
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焉德盟天子至
自梁過武俊益軍進軍中書令貞元十七年死

王武俊

立功既得節度忠忠普守雖置吏私賦入而歲貢數十萬緡比燕
魏為最元和四年死

王承宗

承宗德軍李實臣弟武俊德承宗奉詔奉世請山德棟二州遂嗣
順節度而以薛平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承宗幼之拒命昭
中人吐突承平討之承平無威感昭師不報德德與德曰山東齊肅也

李師道平奉法益謹十五年死

王廷湊

元龜

節度使

歸德府

王廷湊武俊後為子王永崇時為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夏支
緡錢百萬若軍不時發廷湊暴其積以觀衆心衆果怒由是害弘正
自稱留後復稱帝然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明年史憲
誠叛田布舉潰乃放廷湊廷湊既原則與克誠密謀相結為輔軍
援鎮冀自惟謀以來非天子命然重都將畏法稍屈則祈自新王廷
湊資凶悍毒毒耳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太和八年死子元
達襲節度使禮法咸廢其獻如儀大中八年死子紹勳襲會病死
子納未能事宣宗以元達次子紹勳襲之紹勳嗣為節度使咸通

李德裕

五

五

五

七年死。紹勳子景崇嗣進節度使凡十四年中和三年死。紹
子懿年十歲軍中推為留後詔廷湊成微時鄴有道士為卜得乾之
坤曰君將有土又得鎮迎事甚謹復問書幾何子孫幾何答曰公三
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度文也景崇懿皆王廷
湊使至河陽醉於路有過其府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
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三百
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興矣又害弘正而擢適充數自廷湊乾銘凡
百年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勢交昵及此情天子滔將應之當
待虎矣其林以一語寤武俊兵相仇折齒蘭之銳仇失其朋不
出孤城終底覆矣用林之功實不及身德宗為不明哉
李德裕更三輔十二世有九州

李德裕仙柳城胡也僕固懷恩奏為幽州盧門節度使僕固懷恩及朝廷
方勤而師故懷仙得招散亡治城邑私貢賦天子不能制大曆三年
代宗下朱希彩朱泚泚弟滔共斬懷仙

朱希彩

朱泚

朱泚

朱泚

朱泚

朱泚

朱泚

朱泚

希彩自稱留後即領節度使為不軌李璣因張德誠之共推朱泚為
留後。朱泚性驕多端詭此領節度有欲款帝召見滔問曰卿材
孰與此多滔曰統節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此臣年二十八獲謁天
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此不及臣還乃謀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
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泚信之因入朝以滔權知留後錄
領節度。時馬燧田悅沈既明滑與王武俊同叛劉辟諫曰以忠
順自將則無不濟滔不從連兵救悅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於是滔
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請如七國並建號治等從之
滔以冀克所都因號冀武俊號魏趙悅號魏魏齊建中三年為
李德裕節度使五十七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是雲無知乃為賊瑞邪貞元元年死
劉辟和裕得衆心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人嘉其忠於所奉及滔死
軍中推辟乃總軍事懷昭為節度劉大德居鎮凡三月死。子濟嗣
節度王承宗叛譚忠激濟代承宗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會救承
宗濟子總毒濟死。子總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故故詔嗣
節度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愛死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功大恐謀
自安又數見父兄為無辜夜祈禱晚年益慘洋請髮永洋看服欲
被除之譚忠復統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
十年數窮必合今兵變離北來諸人已獻德練十二城助魏破齊豈
無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總因上疏願奉朝請會後宗中意相
李德裕元頭無遠謀故公付總地與永洋等及兄德裕

宋克融

宋克融，字子與，位使北方，散監無耳，心克融在道方是時，執政其人既見，雖納地謂天下，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不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從。會張弘靖赴鎮，因卷還，俄州亂，因弘靖推克融領軍務，朝廷度幽州未可復取，乃拜克融

幽州盧龍節度使長慶

元年也。黃宗初克融上言，聞陛下東幸，維額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帑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以好言答之。是年軍亂，殺克融，次子延嗣立，李載義殺而代之，族其家。

張仲武

張仲武，字武，軍使，遣吳仲舒入朝，德裕問北方事，仲舒曰：「仲武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欽朝廷，乃擢領節度副大使，大中初卒。」子直方

唐書列傳五十七

張仲武傳

七

張仲武，字武，軍使，遣吳仲舒入朝，德裕問北方事，仲舒曰：「仲武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欽朝廷，乃擢領節度副大使，大中初卒。」子直方

張公素

張公素，字為，後即為節度使，進同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與人號白眼，相公為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脫復州司戶參軍。

李全忠

李全忠，字有，生其室一，又三節，張建曰：「李全忠生於澤公家之北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可舉死，推為留後，此元年，前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特燕勤，勤兵盛，軒然有雄天下意，後劫王錄為鎮

人所斬

賈曰：「宋陶青其兄，此入朝，及弘兵東，稱帝，以自專，名雖助此志，可知已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此均而族矣，有先後焉，同也。」

陽青傳

李正己，字正己，師古，師道

李正己，字正己，師古，師道。李正己，本名懷玉，今名有，陽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家，嗣齊高李實臣，舉義，義精牙相，倚李靈耀，友諸道攻之，其後其地正己復取，曹懷餘充郭九，十有五州，號最強大，威震鄉境，建中初，曹懷餘死，子納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與元初，納復歸命，復平盧，節度使。子師古為節度使，元和初卒。師道，師古異母弟也，知留後，為副大使，自正己死，來雖外奉正命，而暗引，正己以嚴法持下，故能肅清，士衆傳三世云。帝討蔡，欲換蔡乃，遣劉悟當魏博，軍疑其逗留，悟引兵反，斬之，傳首京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若此人。」

橫海傳

唐書列傳五十七

李全忠

李全忠

李全忠

李全忠

李全忠

李全忠

李全忠

李全忠

李全忠

李全忠

李全忠

李全忠

程日華

程日華，字為，牙將，治政威德，郭州，李忠假以刺史，李字謀曰：「今州十縣，頗有魚鹽利，內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能勉，易走歸天子，可元益，獲謀日華，乃遣李西，帝嘉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即以為使，時建中三年也。帝詔滄州，歲貢義武錢十二萬緡，程數萬緡，貞元二年卒。李全忠。子懷直，懷知，留事，帝擢為節度使，懷直荒田獵，帳下程懷信，乘衆，聚開門，不納，於是懷直入朝，而懷信為節度使，懷信死。子懷直，懷信軍務，元和元年拜節度使，交淮西，平懷信，不安，可入朝，辭軍政，以檢校司空卒。

李全忠

李全忠，字為，牙將，治政威德，郭州，李忠假以刺史，李字謀曰：「今州十縣，頗有魚鹽利，內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能勉，易走歸天子，可元益，獲謀日華，乃遣李西，帝嘉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即以為使，時建中三年也。帝詔滄州，歲貢義武錢十二萬緡，程數萬緡，貞元二年卒。李全忠。子懷直，懷知，留事，帝擢為節度使，懷直荒田獵，帳下程懷信，乘衆，聚開門，不納，於是懷直入朝，而懷信為節度使，懷信死。子懷直，懷信軍務，元和元年拜節度使，交淮西，平懷信，不安，可入朝，辭軍政，以檢校司空卒。

同義領留後事安宗立拜兗州節度使以烏重胤代之詔河東不
受乃下詔命重胤進討同捷乞降李祐斬同捷傳首京師

宣武傳 肅州四

劉玄佐

劉玄佐大曆中就李靈耀據汴州反玄佐乘其無備襲取汴州攻李
希烈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為假子樂士朝既死。子士寧嗣
節度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兗厚得士心士寧忌之知衆不與
出奔至京師斥置汴州進萬榮節度使會病死

彭義傳 肅州三

吳少誠

吳少誠自李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奇法而忘所歸及者長既物故
則壯者習見暴掠怙於得聞地少焉乘驟以戰號驟子軍尤悍銳甲
皆畫當公星文文以厭勝貞元五年 德宗拜節度使間陳許無帥圖
在書冊卷五十七

吳少誠傳

九

許州德宗怒合十六道兵進討師雖表無統帥而官人監軍師未交
而潰帝遂赦少誠死而吳少陽代之

吳少陽 子元濟附

吳少陽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交善養以為弟少誠病亟攝副使知
軍事憲宗詔拜節度使九年死。子元濟山首燕領垂順長六寸
有童重質者少誠督也勇悍父將善為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以精
騎三千由壽取揚州魏州據之進討襄陽以徃東南則刑衡無逆
傳一天可定五嶽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嶠嶺三日襲東都
則天下騷動可以機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少陽死四十日而元濟不
得命乃悉兵四出詔奪元濟官爵絕諸道進討。自少誠盜有蔡四
十年兵禍無所憚內恃跋扈故今天下兵攻之三年歲充三縣
帝命裴度為行營都統使李愬以精騎夜襲蔡執元濟獻朝廷拘子
市斬之帝夷度功命裴度為平淮西碑其文曰蔡師不廷授于今五

十年傳三姓四將不與它等相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固大雪素驍
三十里用夜半到蔡城破其門取元濟丞相及入蔡以皇帝命赦其
人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
中許愈文不實帝亦重愬武臣心詔斷其父更命段文昌為之

澤州傳 肅州二

劉悟

劉悟以罪奔潞州李師古奇其才歷牙門方職李師道以軍用風率
賈人錢為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皆歸賴師道遣使來責戰密語
其劉張運使斬悟殺之運以情告悟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悟夜半
西門開明啓而入殺師道并魏鉞等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寶歷初辛
酉。表其子從諫嗣拜節度使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
從諫還治洛陽奇從諫從諫寬厚故下益附請入朝又宗侍遇加等明
年還滿見革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從諫上書譏切中人因與

在書冊卷五十七

劉悟傳

十

朝廷猜忌武宗立欲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從子愬士
以為嗣詔愬護喪還東都愬不奉詔數將軍進討董可武誘愬斬首
獻京師有詔從諫死而者愬軍事宜割棺暴尸發視面如生一目尚
開自悟至愬三世

黃白傳 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衰
茲雄國肥而奢舉魏趙燕之地莽為盜區羣叛百年矣伏其人而
不能後者上庸在惟不知盜故也引狄就狄以奉厥明寧願仇讎
在等請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愬又以為首七州賊帥
在等請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愬又以為首七州賊帥
在等請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愬又以為首七州賊帥
在等請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愬又以為首七州賊帥

唐書紀事卷之五十七

突厥列傳

唐與突厥更盛衰嘗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
方其時群臣獻議盈庭或聽或置班然可謂明也然為憂尤辯而未
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不中漢無策何以言之
虎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而反嚴
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特也惡其中國以餒四方周
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秦長城備障塞所
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蓋理城塞監
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千里授
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又追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
祖亦嘗魯元不終止趙王之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
弑其親而棄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戢戢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

突厥列傳

乙

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綠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文安胡寇益希疏
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察耗華夏連兵積年故殺尤以為下策然而
漢至昭宣武士鍊習斥候精明匈奴不敢遠徙漢猶襲秦之遺策傾
府藏給西北戍二億七十萬置塞散文頗於穹廬叛人降於沙
漠夫貢子女方物巨妾之職也時曰莫敢不來莫敢不來王荒服
稱其來不害性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
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姬並御熱母報子從其行俗中國異與者
有父子男女之別也雖伯之容緩節與類治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
耻也魏晉魏戎居塞垣資秦給百人之首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
食王侯之俸牧馬之權秦之練卒魏魏利者雖有之而不相錯
於路未練之利歸秦所生秦之散於數萬里之外胡更感德乎夏
日虞病則盡養魏則內攻中國為是胡服假且千戰可不悲哉誠能
據其財以實成卒則民富其財以餌守臣則時良富利歸於我老

突厥列傳

乙

亡移於後無納女之身無傳地之勞棄此而不為故曰漢無策嚴左
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秦無策謂觀狀而亡國也秦亡非權
狀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窮人既病矣又復入而奉之無策也故
曰嚴先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遜何者禮遜以交
君子非所以接禽獸也然則誠難外散則戎禍之心生戎獨之心生
則便盜之本也聖人使食聲樂不與之共未朝坐於門外古人妻體
以食之不便知聲香鼎味也漢氏習玩驕勇使其悅然趨之邑其大
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統供之則增求絕之則增怨是餽財狼以良肉
而縱其狼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
就逐來則杜險使不得起去則開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
非永勝也譬諸羣鳥鳴何禮遜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
也杜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強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
大我邊陲陷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絕矣豈側置異術古今殊時
李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賈佐秦以為地利不盡以二百
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集曠地狹而人夥勝三
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義與戰不得
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強國富其後仕宦
途多末業日趨今大率百人幾十人為農餘皆習他技又秦漢鄭渠
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家豐中兩渠溉田萬頃
不過萬頃天豐初秦滅至六千畝畝一斛反秦也歲少四五百
萬斛地利耗人力散使求強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
奴之地後掠秦堂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是時備障塞
故北邊安矣後漢以今遼關之西臨山之東郡功之南關於南之
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財食鮮藥不不及中國遠
甚誠能復兩渠之儲誘棄夫之趨耕擇險要城邑屯田蓄力河龍
可復置唯自守而已至佑孫敬亦曰天下無事大臣憂邊戰士難

陳兵甲飽弊車馬利弱天下雖然盜發則疾馳以戰是謂循
陳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有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扶千夫之
陳大將小將操其餘贏以勇壯為幸執兵者常少養食者常多乘墜
未乾公義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
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就還未歇焉品已崇爵命極矣曰
宅廣矣金儲溢矣手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責重之過其敗三
矣多養兵士頗翻大都則身而米利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
一歲未更已立於墮墜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
得專一曰為懼月二曰為慮慮則有變變則有三軍萬夫環旋
翔伴倪厥之間勇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特團兵數
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宗盜
手若孫承米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
反虜二社之論如此廣德中德宗間此番再飲馬岷江常以
唐書紀事卷五十八
突厥利傳
三
南詔為酋鋒操倍尋之戰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鐵不能蹙一戎戎
兵日深夜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
我至草草鑿青谿道以和群蠻使道蜀人貢釋子弟習書算於成都
樂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嵩山北八百里
突厥民富為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群蠻常有憂
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除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
險難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為將者刻薄自入綿常則以哺易賊賊
以沙參拉故邊卒怨而巴蜀危憂孫德讓謂宜詔嚴道扼禦越嵩三州
度要管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
秦隴夏蠻以資衣食秋冬嚴整以俟寇我嚴道撫更視卒之有無則
官無饋運更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千篇凡突厥吐
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為次東突厥西域又次之廼用兵之輕重也終之
以南蠻記唐所勝二云

突厥阿史那氏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至吐門遂疆大更
可汗阿史那氏阿史那氏于也妻曰可敦其別部與兵者曰設子弟曰特
勤大臣曰葉護上出使反與阿史那氏之屬也屈律曰阿史那氏
侯利發之反曰吐屯曰阿史那氏曰阿史那氏曰阿史那氏曰阿史
等皆世其官而無負限衛士曰附離隋大業之亂始果可汗吐吉嗣
年復反華人多往依之突丹室率吐谷渾皆段魯賈德王世充等
俱起虎視秦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咸服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
遣劉文靜性聘與建和始果使持勒康精利獻馬采會武德二年始
畢死立其弟侯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會天雨血三日遂有疾死更
取其弟吐若嗣是為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始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建和較歲入
寇然荷父兄餘資兵銳馬多警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為不足
與番辭停機執我使者帝亦因其使與相當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
入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我心止矣帝使宇文士及
喻南山按行秦郡特從都邑群臣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為中國
患未聞周漢為遷也頡利數年請取可汗以獻帝乃止初帝待突厥
用敵國禮及是怒曰性以天下未定厚虜以舒吾邊今卒敗約朕將
滅之命有司更所與書為詔若救九年改靈原原州北遷原李靖
與戰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祥龍渭開渠紹破之大抵虜將志
則深入則請和不耻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太宗與
高士廉等馳六騎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群酋見帝皆
驚下馬拜戰而衆軍至旗幟光明部隊整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
即建軍却而陣馬驚鳴以帝輕敵叩馬陳帝曰我思燕矣非爾所知
也夫突厥隔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懼不敵師我若聞賊彼且大寇

幸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處其使知必戰。不意我往。其始謀。後入吾地。防深懼不。能遂。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失是日。則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引便橋上。突厥。引。還。蘇。日。頡利。之。來。請。將。多。請。與。戰。下。不。願。既。而。勇。自。退。其。策。索。何。曰。突厥。眾。而。不。整。君。臣。推。利。是。規。可。汗。在。水。西。而。首。師。當。來。揚。我。六。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數。李。靖。等。情。師。出。以。須。若。大。軍。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耳。然。我。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一。與。勇。抄。殺。傷。必。多。按。敗。未。及。上。禮。而。備。德。與。我。為。怨。其。可。當。耶。故。曰。將。欲。取。之。必。用。與。之。請。再。拜。曰。非。愚。臣。所。選。也。○明年。突厥。自。陳。為。頡利。所。攻。帝。曰。突厥。盛。夏。而。猶。五。日。並。出。將。亡。矣。又。明。年。詔。李。靖。帥。六。總。管。兵。討。之。突。利。來。奔。帝。謂。群。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詔。而。臣。之。朕。痛。心。病。首。思。利。耻。於。天。下。今。天。訪。諸。將。所。向。報。克。朕。其。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颶。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奔。沙。鉢。有。書。帝。年。五。十。八。○頡利。可。汗。傳。五。

唐天地壽萬物覆載安全之今突厥歸命不加策濟而棄之非天地覆載之義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故世將懷德何復之為魏隱曰陛下必發引突厥居河南是養虎自遺患者也帝再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敎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獲護之漢唐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桑又選酋長入宿衛何患之耶帝主帝博學度朔方地自為州當靈州建祐順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制頡利故地在置定襄都督府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

突利
突利自結於太患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為國者勢已以愛人則系祿必役人以奉已則亡今突厥夜亂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突欲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突利至禮見良厚拜右衛將軍

思摩
唐書年五十八
思摩傳
思摩突利族人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喜為城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食太宗以為忠授化州都督頡利故部長薛延陀不誠以塞帝部隔本持節賜延陀書帝中圖獲義示始城人國今役以思摩為可汗還其故疆各守其境無相鈔犯思摩行帝引前曰持一草一木不得入其境也見其誠無為喜賜以養爾所入息爾羊馬不戒者乎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為藩長實望世世為國一大守吹天子北門有知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得其報因入朝從伐遼中流矢帝為吮血其額厚頡利

左賢王
左賢王始歸國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摩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許之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通京師請帝無東帝曰湯武伐桀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天下皆叛非止夷狄突厥之亡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懷我朕懷五十年中國無突厥患

車鼻可汗

車鼻可汗突厥部人延陀表車鼻勢張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特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慨然無入朝意帝怒遣將擊之於是突厥盡為封疆臣矣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

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默棘連開元中欲盜襲敝谷曰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我兵新集不可動也且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一而敵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強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其後固乞諸和許之時天子東巡泰山張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為之用職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勅流也三虜方協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遣表振往諭帝意默棘連遣大臣頡利發入獻逐從封禪有詔曰突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飛起帝馬前帝一發驚之頡利發未免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鐵欲食乎對曰仰觀孤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為飽因厚宴賜遣之

西突厥

西突厥有烏孫故地焉薩那歸長安高祖降捕與共坐封歸義王以大衆獻帝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此無用也初焉薩那朝隋國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更共立射匱可汗。射匱死其弟統葉立是為統葉護可汗。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勝控弦數十萬逐霸西域來請帝與群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患不可仗可與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遣交而近攻請驍騎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更許之。賀府君望點勞可汗五世孫願愛初詔蘇定方討之會大雪軍中請須緊定方曰今露降風烈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明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草絕氣張抵金牙山取之俘獻昭陵

吐蕃

南季世屋內以攻外生者歷通略死者秦原野天下盡賦其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使中國微而突厥最強控弦者號百萬賴利自以為疆大古無有也。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討賊故諸臣之賄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播國入寇薄渭橋驍騎道東京師震怒遣使詰之。太宗身勅兵興貴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關下遷掃風除其國遠極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茂知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舉師不告勞料敵無遺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適以失德抗有道陵表當始與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吐蕃

吐蕃本西羌裔居析支水西苗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蠻反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後有君長曰論贊曰弄贊吐蕃名貞觀中太宗遣使賜幣求婚許之十五年裏

吐蕃

以宗文文成公主弄贊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愧沮歸國遂遣諸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遣使報東貢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萬民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陳地陷陣指日凱還雖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鶴猶應也臣謹治黃金為鵝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永徵初死無子立其孫幼不事祿求贊相其國東貢死東貢不知書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為強國始入朝占對合貢太宗拜右衛大將軍有子曰欽索曰贊婆曰悉多子曰勃論並當國咸亨中吐蕃遣大臣仲琰入朝仲琰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昔贊婆與其祖贊對曰勇采善斷不違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明年吐蕃與突厥連兵攻安西帝命李敬元伐之敬元率劉蕡等擊吐蕃青海上密禮戰賊死傷甚多仁無遠畧見諸將數敗而悔谷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劉蕡之對具對須臾給人足可擊或言賊險不可與和或言營田戍守便

元趙顯徽雖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顏未何曰自勅亡遂無善特
得者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侯鳳四年黃善死
子泰考亦弄兵欽陵復擅政諸蠻臣幅圓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
也。武后永昌二年王莽傑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
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諸將發四鎮兵餉曰奉僕一舉而取四
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
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傳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矣證聖初遣
使詣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郭元振往道與欽陵遇元
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為列國主且諸部與吐蕃異人為唐編
人矣欽陵曰使者慈我親創諸部而為唐邊患邪欽陵才略沈雄衆
憚之登哥悉弄既長欲自為國漸不平題殺之黃善死國人立棄其
頭贊為黃善中宗以金城公主妻之自是虜益張求與天子敵國開
元初宗請盟不允違十六年帝聽皇甫惟明言與約和以赤嶺為界
唐書卷五十八 吐蕃傳 九
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天寶二年邊候空虛復乘隙暴掠。代宗寶應
元年陷臨洮明年入大震開隴右地盡亡逃匿涇州入奉天郭子儀
禦之代宗幸畎子儀退趨南州或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虜驚夜引
去。貞元三年結贊請盟以隴州為會盟使定盟平涼忽叛盟城脫
歸虜騎四掠人及牛羊半萬計運隴郊之民傷斃盡矣諸將不得一
俘但賀賊出塞而已十二年結贊死自後三十年不能抗中國邊候
晏然以帝建磨嗣凶復少恩政益亂。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
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元宗收黃河石宛秀薛軍
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乾元後隴右初南山西三州七關軍鎮
雖收三百所皆失之德宗幸見天下圖見河湟舊封隴然思經累之
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走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
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等號帝曰意宗堂金河湟業未
就而阻落虜酋乃更號今當述祖宗之烈其意上尊號二廟號

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為回鶻所并
回鶻與四夷有素率皆利兵鋒之威其才罕其捷而後已唯
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黃善遠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
境北京師掠近輔賊華人謀夫楊師悅等與回鶻通謀而回鶻
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
聖人不讓元宗有遠德而拓地太大使遠功忽近虞逆賊一番中
原割裂說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為
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回鶻 又
回鶻其先匈奴也凡十五種至隋曰韋紇臣于突厥突厥其財力
雄北荒大業中自稱回鶻子曰吾薩突厥亡惟回鶻最強善薩死其
酋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 遣使者獻款太宗為幸靈州
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請置唐官有詔引見渠長以唐官官
唐書卷五十八 回鶻傳 十
之凡數十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焉天寶三年死
子義羅立會突厥亂襲破之自稱可汗居突厥故地明年攻殺突厥
斥地愈廣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裴延曦立現焉勒可汗善用兵
。肅宗即位請助討裴山可汗自將與郭子儀會進取長安遂大掠
東都府庫窮殫者老以歸歸萬匹略回紇止不剽乾元元年帝以
幼女寧國公主下嫁裴延曦為可汗可汗延曦等助討賊明
年會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還次子裴
地復立號年羽可汗代宗即位為史朝義所誅其子以唐國無主
請入收府庫兵十萬回紇走裴驚帝令懷恩與回紇會使上書助
討賊於是懷恩與裴連收東都河北平。肅宗立請易回紇曰回鶻
言捷驚猶然。元和初再請皆未報李絳奏回鶻強盛北邊空
虛有五可憂宜聽其婚使守蕃禮有三利也帝不聽。穆宗立國求
婚許之以憲宗女太和公主下嫁義度代為鎮回鶻使以兵佐天子

漢向北漢者慈父前唐不聽。○武宗即位回鶻奉主至漢南八雲朔
前部皆延款帝詔李德裕來素漢以來與殊俗忠效卓異者三十人
為異域歸忠傳寵賜之其後王室亂貳會不常史仁其傳

薛延陀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咸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貞觀中夷男
五帝以李思摩為可汗夷男擊之帝詔李勣等逐敗之延陀遣使謝
罪因請婚帝與大臣計曰朕策有二一遣士十萬擊之使無遺種百年
計也絕婚驪摩使無邊憂三十年計也玄齡曰不如和親帝許以新
與公主下嫁既又絕之夷男死子拔灼立諸部潰李勣滅其國剖其
地為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見得穴魚得泉
我為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妥之有不樂樂之如驤
尾受蒼蛇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

賁曰夷狄資得食人外而歡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

唐書薛延陀卷五十八

薛延陀傳

上

其功蓋疏而不感也○太宗初與薛用突厥失不勝其暴卒縛而臣
之○又用吐番矣劫平原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而平內亂
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之若二主儒昏拙而押之
為勝其弊或彼親之則貴償也多敵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
頑示以法則怨無我陰易則為患也傳而修齊饒以野葛何時可
我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歲月檢也居金娑山之陽有大碛名沙陀故號沙
陀太和子赤心嗣龍勛勛赤心與官軍敗之勛平陽氏李名國昌
子克用黃巢寇中原克用與賊戰敗之遂收京師功第一○昭宗即位
遣太師封晉王帝東遷詔至太原克用泣曰棄輿不復西矣遣使告
休問行在克用頓首頓首附牋不可與共功惟與共舟保境尚可用

通鑑薛延陀之期冬大宴會昭宗弒而止唐亡王建請克用自王一方
頓賊平就唐宗室立之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也足成克用有疾城
門自壞明年卒

賁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葉戎馬血助征討葦戍邊兵
雄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悍勇少它腸自負材果欲經
營天下而不克也○女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熟視帝劫遷
鉅野盡汗倫景待微不亦鄙乎諷其子顯銳抑而復振是時授兵
託勤王者五族煎卒仁朱氏為唐肅耻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
今欲如齊桓晉文唐虞亡乎哉

東萊先生唐書薛延陀卷之五十八

唐書薛延陀卷五十八

沙陀傳

上

北狄傳

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居鮮卑山至元魏自號契丹其君大賀氏風俗與突厥略侔武德中其大酋孫拔拔未朝太宗伐高麗過營州召其酋長宴賜綵帛未幾其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安其死教曹恭曰萬餘盜營州反武后詔曹仁師等二十八將擊之皆為虜會萬餘銳其於是神共道總管楊玄基率其軍掩其尾而升大敗契丹不敵立遣附契丹自至德後唐鎮撫地務自安唐成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契丹亦鮮入寇咸通中其王習爾死族人欽德嗣其部大人耶律阿保機自號為王而有國大賀氏遂亡

渤海

渤海本粟特靺鞨附高麗者靺鞨姓太氏南北新羅東期海西契丹等皆與之通契丹中有舍利乞乞仲蘇者度遼水樹壁自國武后封為震國公仲蘇死其子祚榮引殘瑛遁去唐憲宗先天下中拜祚榮為渤海郡王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祚榮死子武藝立斥大土字東北諸夷畏臣之武藝死子欽茂立天寶末欽茂使上京直稱國三百里寶龜元年詔以渤海為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東京曰龍原府南京曰南海府西京曰鴨綠府自營平距京師蓋八千里而遠後朝貢至石史家失傳故附無考焉

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履悉臣而屬之為海內外無不州縣委

專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宋未有以過之可汗以其君長為可至荒區君長持盾重纛乃敵國一為不賓隨報夷虜臣之故蠻夷與之相連于庭極熾而夷虜禍內移天寶之後臣更獲被王唐之成此不喻河西止秦卻凌夷百年退於亡顧不痛哉故曰治已治人惟聖德之

高麗傳

高麗

高麗本扶餘別種人也其居平壤城亦謂長安有水出縣城之白山也若鴨頭鴨鴨縣水人喜學至窮里亦於地陷未其王高元死弟建武嗣武德初遣使入朝高祖下書脩好後三年遣使者拜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帝朝左右曰高麗雖臣於隋而然拒場帝何臣之為朕務安人何必愛其臣溫彥博諫曰遼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太宗已擒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貢奔上封城國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舟師趨平壤固易然天下有平不飲勞人耳有蓋蘇文者父為東部大人對盧死蓋蘇文嗣位殘凶不道建武誅之蓋蘇文竟殺建武立其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名尊國帝拜藏為遼東郡王會新羅遣使言高麗將見劉謹歸命天子於是遣書詰高麗使止勿攻使宋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新羅救情援乃招發幽營共出討莫支離懼遣使者內金使者又言莫支離遣官五十人宿衛帝怒於是欲自討之群臣勸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施末捨高而取下難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戮大臣以逞國人延頸待敵者顧未死耳於是帝幸洛陽師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必勝有五以我大軍彼小以我順義彼逆以我安東彼亂以我退敵彼勞以我逸當彼怨我彼不克耶今天下大定唯遼都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師而東李勣攻拔平壤城以為蓋州蓋州遼東城帝更遷水身到城下凡土填塹分角之重者馬上持之群臣震懼李勣現以進城遂以城為遼州於是高麗北向高麗等及高麗王十五萬來使帝命合圖之延賓館窮舉其高麗廢因院所幸山為莊驛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報班師

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九

高麗傳

高麗本扶餘別種人也其居平壤城亦謂長安有水出縣城之白山也若鴨頭鴨鴨縣水人喜學至窮里亦於地陷未其王高元死弟建武嗣武德初遣使入朝高祖下書脩好後三年遣使者拜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帝朝左右曰高麗雖臣於隋而然拒場帝何臣之為朕務安人何必愛其臣溫彥博諫曰遼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太宗已擒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貢奔上封城國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舟師趨平壤固易然天下有平不飲勞人耳有蓋蘇文者父為東部大人對盧死蓋蘇文嗣位殘凶不道建武誅之蓋蘇文竟殺建武立其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名尊國帝拜藏為遼東郡王會新羅遣使言高麗將見劉謹歸命天子於是遣書詰高麗使止勿攻使宋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新羅救情援乃招發幽營共出討莫支離懼遣使者內金使者又言莫支離遣官五十人宿衛帝怒於是欲自討之群臣勸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施末捨高而取下難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戮大臣以逞國人延頸待敵者顧未死耳於是帝幸洛陽師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必勝有五以我大軍彼小以我順義彼逆以我安東彼亂以我退敵彼勞以我逸當彼怨我彼不克耶今天下大定唯遼都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師而東李勣攻拔平壤城以為蓋州蓋州遼東城帝更遷水身到城下凡土填塹分角之重者馬上持之群臣震懼李勣現以進城遂以城為遼州於是高麗北向高麗等及高麗王十五萬來使帝命合圖之延賓館窮舉其高麗廢因院所幸山為莊驛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報班師

不勝其地... 四年王其平遣使入朝拜封樂成郡王... 新羅王... 貞觀五年... 獻文樂二太宋曰北邑獻鵲言恩卿... 死於其地... 王... 高... 永徽元年... 改百濟破之遣子法敏入朝其德... 鐵錫為項以獻曰臣唐開張業魏皇歌昌止文成大定典文繼百... 王統天崇雲施治物體含章源仁諸日月撫運應時康情順既赫赫... 紅鼓何維維外夷遠命者國後被史秋序風候顯顯遐通號呈祥四... 時周玉燭九耀巡萬方維岳降卑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 唐蒙唐帝其意相法敏太府卿開元元年高子政明襲王遣使者... 朝弓唐禮及他文廢武后賜吉凶禮并文辭五十篇開元中... 襲王遣子第八太學學經術二十五年死帝命邪衛弔於子承慶襲... 王詔請曰新羅既君子國知詩書以知悖儒故持節往宣漢經館使... 知大國之盛。開成五年... 唐... 轉廣子及學生歲滿者一百五... 人皆選之有張保舉鄭年皆曾聞戰工用捨... 年能沒海復其... 地五十里不... 角其勇後保舉不及也常不相下自其國皆求... 為武牢小將後保舉歸新羅其王曰願得鎮清海清海路之要... 也王與保舉萬人守之保舉既貴年饒乘請成主馮元觀曰我欲東... 歸乞食於張保舉元觀曰若與保舉所須何如索何取死其手年曰... 饒乘死不如死伏況死故即耶年遂夫至馮保舉飲之極歡飲未... 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舉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往曰未子... 不敵平獨難年至其國殊反者立王以報五選召保舉為相以年代... 守清海會湯使朝貢不後至

不勝其地... 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 此保舉與汾陽之賢等耳年報保舉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 宜以舊念殺我保舉果不殺人之常情也臨淮請死於汾陽亦人... 之常情也保舉任年事出於已年且饒乘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 生九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推於保舉汾陽為優此乃聖賢厚... 成敗之際也世無周召為百世之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 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華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 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嗟... 乎不以怨毒相甚... 而先國家之憂晉有折吳唐有汾陽保舉... 孰謂夷無人哉

西域傳

高昌

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都交河城漢軍師前王延也其王趙伯雅... 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正觀四年文泰來朝久之與西突厥通凡西... 域朝貢道其國咸見聖帝乃拜侯君集率兵討之君集分兵略定... 凡三州五縣十二城先是其國人雖曰高昌兵如霜雪唐軍兵如日... 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珍我親聞天子大悅班賜策功敕高昌所... 部按其地皆州縣之號西昌州魏書曰高昌過貢獻故王孫加焉... 文泰死罪止矣今利其土地守常千人耕業資難觀咸不十年隴右... 且空陛下然不得高昌圭璽迎常助中國費所謂散有用事無用更... 置安西都護府威調千兵調聚人以戍尉遲長陳曰自王師始征河... 西供役飛米轉輸十室九墮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何必耗中... 華事無用今宜擯高昌可立者立之長為藩籬中國不擾舊聞不省... 魏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一日兵寇東距京師七十里姓白氏貞觀四年獻馬太宗賜其
爵位加等後臣西突厥自是不朝二十一年兩遣使朝貢帝怒其
在焉耆獻討之是夜月食昂昂詔曰月陰精月利北也星明分數且終
乃以阿史那社尒討之元破五大城降小城七百餘書聞帝喜見群
臣從容曰夫樂有幾朕嘗言之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飾金翠羅綺婦
人樂也貨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
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賜福之。西域平帝遣使者
分行諸國風俗物產詔許敬宗與史官撰西域圖志長壽元年元王
孝傑破吐蕃後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女三萬鎮守於是沙
磧荒絕民供資糧苦甚讀者請棄之武后不聽都護以政績稱華伙
者田場名郭元振張孝嵩杜暹云

疏勒

疏勒王姓裴氏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共崇貢方
唐書卷五十九 疏勒傳 五
物大宛謂方元齡曰曩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皇漢武耳朕持三
尺劍定四海遠矣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輔
弼無違教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南賓

南賓居南賓南距京師萬二千里正觀中太宗獻名馬太宗詔大臣曰
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伐四夷惟魏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
中夏安遠人服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經力也天寶初
冊其子為南賓王

南賓曰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焉孫諸國後以名字見
者漢書唐書以次備書蓋百餘皆冒萬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國
有報庸庸而程程焉之矣東至高麗南至其國西至波斯吐蕃
堅昆北至突厥契丹轉輸之入著其外謂之絕域視地遠
近而給賞開元盛時紀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約賦

北廣則費倍此盛主之鑒也

南詔

南詔本為蠻別種矣詔王為詔其渠帥有六聚舍詔在諸部南詔
南詔南詔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為雲南王貞元中冊為南詔王太
中時南詔南詔安南都護府號曰白衣改命南詔為安南都護戰數
勝新張李延龍舉義萬人降安南平。宣宗收三州七關平江嶺
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南詔黃嶺如山戶都延賓克滿故宰相敏中領
西川庫錢至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南詔始叛命再入安南
天下騷動帝乃以宗室女許婚遣趙隆眉楊奇昆段義宗朝行在迎
公主高駢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賜之變可圖也帝從之
自是謀臣盡矣盛衰後中國亂不復通

南詔之治不能過兩廣而地廣於三代勞民費財禍所由生晉
唐書卷五十九 南詔傳 六
獻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為閭君明皇一日殺三康人害蔽其大焉
呼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閭羅鳳之罪士死十萬常府究之隱忍在
相不明藩鎮殺南詔內侮也戊戌亂亂勛乘之偃戈橫行雖西
渠賊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生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
虞而不知患生於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
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南古

南古未波也正元中詔王南無晃開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
楊加明南詔南西川節度韋皋鎮南中歌曲且令縣國進樂人於
是韋休南詔來聖樂用正律黃鍾之均宮徵一變義西南順也角羽
終變義我夷章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
舞南詔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為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為
化舞詔字歌南詔明天樂舞樂字歌海宇詩文此舞聖字歌雨澤聖

九十六人分四節一龜鳳即二大鼓即三胡部四軍樂部又舞人服
南朝衣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襖為章草木文飾人沐反以
以絳羅華以象破物威遠羽舞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
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為五字以象五行兼羽翟以象文德
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朱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悅服
鉦鼓則古者振旅嚴捷之樂也黃鐘聲聲配運為上明土德常盛黃
鐘得乾初九自為其官則林鐘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面提天
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鐘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於下坤體
順也太簇得乾九二是為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大簇三
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西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
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也洗渾也以
象南詔背吐蕃歸華洗過日新革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從述五均
唐書樂志卷十九 縣古傳 七

西原蠻

西原蠻有黃氏長慶初詔嚴公素請討黃氏韓愈言黃賊皆洞獠無

我邦依山險今嚴公素非撫御之才請以經略使遷居州容置刺史
守則有威矣則有刺委以經略處理得方宜無侵叛事不納太和
經書德昌縣進子蘭討平峒允其種黨
寶曰唐北禽頡利西城高昌焉者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
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蠻無質土堅城可以居
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為邊害垂百餘年及
其亡也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嘉臣傳

許敬宗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敬宗勿善屬文太宗
聞其名著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脩國史喜謂所親曰仕
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駐蹕山破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
由是專掌詔令高宗即位遷洪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敬宗陰
唐書樂志卷十九 縣古傳 八

許敬宗

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敬宗於立后有功乃陰運后
謀逐韓瑗來濟諸逐殺殺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
寵姬灼當時莫與比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賢德
玄此謂帝立何也德玄不對敬宗曰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
故曰帝立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德玄聞之曰人各有
能不強所不知吾所能也初高祖太宗實錄敬宗所撰謹而詳及
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厚出已私始歷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
贈樂常曰昔吾見世基元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
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桑傳盛經以惡敬宗子要尉遲敬德女太
宗賜長孫無忌威鳳殿敬宗猥稱賜敬德咸亨初卒敬宗曰保子昂昂
子彦伯有文敬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對答曰渠父不及昂父
李義府

力州人與宋齊俱以文翰顯時稱李獻丞華茂永云侯
不期而乃多方其術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始承太子而文致若直
者。高祖立義府與王德價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德
一斗武后已立與義府等推戴其義欲乘機大反故后降
義府取威柄天子飲壯矣。義府貌恭與人言情怡悅笑而陰
補忌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遷右相主選無品
才而路壅之效惟膺是利不復論判人入谷仙又母妻諸子負官市
鐵門如沸湯帝由是不悅詔除名流寓州北死內外乃安

傳游藝

傳游藝衛州人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詔符瑞勅后當華姓以明
受命后悅釋給事中閏三月進同平章事乃熟唐稱周廢唐宗廟
自稱皇帝後有告其謀反下獄自殺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
號四時仕宦

傳游藝

傳游藝

九

李林甫

李林甫初為千牛直閤元初源乾曜執政乾曜子崇福林甫求司門
郎中乾曜曰即官應得才望哥奴小字豈郎中才耶。時武三思女
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武力士以林甫為相力士未敢
發帝用林甫林甫具詔武力士使林甫林甫既相重德林甫乃
有宰相才即拜黃門侍郎同門下三品皇太子鄂王光被帝欲發
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耶始
張九齡由文學是守正持重林甫特以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
之帝欲進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
若帝問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
客矣。初三宰相位二人難折越而林甫在中折無少憾其
出兩字問觀者謂其十端折兩免少選留書出兩字以左右
丞相罷林甫是林甫進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咒之。大

功大臣對林甫言國公仙客國公
沈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李林甫以刑指受實獲諸得志天

聖武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帝將立太子林甫意欲殺太子王儲秘不傳而帝自屬意王
林甫恨謀不行乃陽奉違堅太子妃兄也任使要職其家以
進東宮時帝春秋高臨斷稍怠厥德檢重授對人臣及得林甫任之
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湮狂帝主德衰矣林甫有
聖如偃月號月堂每欲謀大臣即居之恩所以中傷者若害而出即
其威得矣。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或片已
即更言請委尚書省試問御史監總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貢上以野
無留才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出入廣驛騎金吾為清道
居重閣後壁一夕兩從人亦莫知也或謂不朝辭司要官悉先
其門盡省為空林甫無學術發有陋鄙聞者竊笑楊國忠為御史大

李林甫

李林甫

九

其門盡省為空林甫無學術發有陋鄙聞者竊笑楊國忠為御史大
夫林甫與國忠林甫無所畏及是權益重貴震天下國忠東劍南節
度使南蠻入寇林甫遣之鎮欲離間之是時已屬疾國忠至自
蜀謁林甫林甫下重湯洗後事因不食卒林甫相位凡十九年國
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強策資無敢正言者杜璣又言
上書言政事片為下郎令詔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
諫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依三品
一鳴則然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者路絕。林甫疾儒臣以
方略積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詔帝曰國家強富而更
欲未識者由文吏為特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著將授生而雄姿
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威而用之使必死矣然不足國也帝然
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
大將林甫利其害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邊動兵歲十四年

慮祀

以盧杞傳

土

於市曰不奪而商人慨貲矣不親而閭閻樂輸矣其備和造作以召怨旋亂皆犯為之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來以衛總事詣犯犯即誣寧反李懷光數被賊犯懼誦帝詔懷光無入朝懷光自以千里勦難有大功為姦沮間不一見天子遂謀反因暴言犯等罪惡士譁譁弗為相尋以皆指目犯帝始悟貶為新州司馬。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尋以道德導主意建中和綱紀張謖赫然有正觀風又犯相乃繼帝以刑害魏天下亂肢踵又後雖斥帝念之不棄正元初紹拜懷州刺史表高當行詔書不肯草於是諫臣趙鼎等極言犯罪帝乃詔為澶州別駕後李泌見帝曰高等論犯事朕可之矣泌賀曰此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善犯遂死澶州初郭子儀病甚百官遣省不屏帷幄及犯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曰彼外陋也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繼吾族無類矣

柳絮

蔣玄暉

聖賢節孝五十九

蔣玄暉傳

主

將玄曜事宋金志為廢心（指東遷）金志悵帝無傳禪意乃謀弑帝
 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謝玄曜玄曜夜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
 急奏請見帝宮門開衛士以守至掖庭院中夫人裴貞一啓開殿
 之乃趨殿下玄曜曰上安在庖僞李勣禁曰院使母傷官寮卒殺我
 上持劍入帝聞趨單衣走環柱遂弑之勣禁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
 后求哀玄曜以金志所弑帝帝乃釋后金志避九錫玄曜自持節
 趨汴言之金志婦報服付有司革裂之焚尸都門外
 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生之故三宰備凶兆李辰三
 劫屢王后加嚴禁屢廢試皆驗（指李辰三劫屢王后加嚴禁屢廢試皆驗）
 林甫將弑李亨奔蜀（指李亨奔蜀）大封使有天寶之幸
 寒德宗繼之有李林甫（指李林甫）崔暹刺持李宗獲嗚呼有國家者可不
 戒哉（指李林甫）宋金志弑帝亦君亡服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九

叛臣傳

懷國懷恩

懷國懷恩鐵勒部人世襲都督曉誠戎情安祿山反從郭子儀討賊
雲中蕭崇即位與子儀討靈武至德二載崇從子儀下碣陽河東統
同統兵從廣平王復兩京有功封豐國公從郭子儀討安太清下
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慈恩廟常為先鋒勇冠軍中德元二年進封太
宰郡王。懷恩為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上麾下恃功多
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為副光弼持法
嚴初令軍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燕下自用濟謀常色色不懌及光
弼與史思明戰却山不美不用令以覆王師。代宗寶應元年討史
朝義敗之進收東都河北平以功蒙中書令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
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孝忠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

李懷光傳

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
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功高每年據以為恩。未幾加太子少師
詔護回紇歸國通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開關不納軍懷恩大怒表
上其狀頓軍汾州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過懷恩升堂拜母厚
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去懷恩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已
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
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快然不謂不肯為毀毀無以自解乃上
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狀
天威神克威懷胡恩明繼進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讎陛下即位拔
臣於所讎任臣以朔方將魂反幹朽骨肉然臣之罪無所逃
死詞言懷恨帝一不為赦詔宰相榮澤張諲請懷恩許入朝誌志誠
止之欲使二子入宿衛志誠固止賴真卿曰懷恩必不來矣帝曰然
則奈何曰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為以過

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備特無辱斬其子瑒首欲關下
懷恩聞出告母母曰我戎故功反國家嗣故不從提刀逐之曰吾為
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靈武稍精引亡命軍從懷帝余
舊無不加罪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太宰郡王罷餘官懷恩因惡
不能改改書二十萬人處京師振下詔親征懷恩病死靈武。
然懷恩立功門內充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絕甲凡三年及
死帝側然曰懷恩不及為左右所誤耳

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附末本姓茹父以功賜姓懷光勇於戰謀殺後
朔方節度使率兵敗朱泚以功加副元帥懷光為人疏而便諂言宰
相謀議希刺度支賦歛重京兆尹刻薄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
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承元等遂告盧杞即說帝帝不得其情乃詔
懷光也便稱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為義臣限隔不得朝恩懷去也
李懷光傳

李懷光傳

咸陽不與賊戰數舉托等罪帝為貶祀以赦之懷光益自疑堅壁八
旬不出戰要詔使進軍以伺變為解陸遂來此。初懷德使吐蕃
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為信令制書不署懷光未
敢前帝命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不肯署又綴罵贄曰
爾何能與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終怒曰凡殺人臣反
則賜券因執于也時郭子儀將游騎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為變又遣
趙升為使而澤城發其奏請帝幸果州懷光使孟延實等進帝又
至河中按兵觀望京師平帝乃遣澤城討之遂圍河中朔方部將斬
懷光傳首以獻
賈曰懷恩與賊百戰聞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趙無餘埃
功高威重不勝防慮由懷光子心弗得其所報發果於北上情哉
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持高義振天子於難一為護人所
阻舍衣不取隨身資財分給德人亦可疾夫所謂交見四國守也

李鈞

李鈞字子平，同五世孫遷諸道監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
 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鈞鈞涕泣大坎至則奔
 為一也號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料須者為一將統番落健兒皆鈞
 腹心稟給十倍使號鈞為假父故禁其用。帝於是後鎮海軍以
 鈞為節度使能鎮鎮鐵轉運使事得節而忘其權去暴略日甚國
 即位不假信方鎮故極強者稍稱朝鈞不自安亦三請親有詔拜尚
 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鈞遂延不即行因中使謀據江
 左憲宗以王錡為招討使發兵進討鈞遣兵馬使張子良領兵下宣
 歙池鈞甥裴行立雖預謀而欲效順相與約還兵執鈞聞之舉族
 謝哭于良以監軍命呼鈞束身歸朝左右以暴徒而出之鈞以僕射
 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帝御與安門門眾
 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臣為節度使不能斬子
 良然後入朝非鈞不能對誓斬于城西南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賊之也憲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
 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天下無
 事賦取猶不息鈞南江西有日月之進兩南兩川以事天下無
 杜亞劉贊王緯及鈞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威外羨餘又依託
 中旨以盜庫物然獻饒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困人
 人憊然忘生正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中官
 詔命取溫德惡常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皆皆逃
 去不以其利至開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強驅入禁中盤所
 車墜賈者不平因共歐笞之者頭女奴名馬工率端常畏其威

而德宗藏於府右前後其知也故崔善正因鈞并論其事卒不知
 鈞事固鐵之利以養兵國教曾不及肅有司之吝遠甚

李忠臣

李忠臣本董秦也為濮州刺史以力戰降史思明已而冒國歸召至
 京師賜名名為六州節度使吐蕃犯京師天子遣兵使者即整師引
 諸將討日頃良日忠臣忠臣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
 忠臣者代宗嘉之封西平郡王忠臣不違帝命嘗謂卿耳大真貴此
 對曰臣聞驅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朱泚反攻奉天以忠臣居
 牛沈敗見斬

高駢

高駢字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修飾折節為文學與諸儒交硯硯言
 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鵬並飛駢曰我且
 貴當中之一發實二鵬焉衆六驚號落鵬侍御成通中帝將復安
 南投駢節度招討使安南至廣州江潯便險多巨石駢募工剋治
 斷也舟濟安行備餉畢給又鑿道五所其徑青石者或得馬接不
 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成云。舊宋立南詔
 成都正駢勅南西川節度使聞駢至玉祥去。歷荆南鎮海節度使
 淮南傳駢召天下兵討黃巢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為重巢懼命駢
 信之巢知兵強即請駢下令討出師發時呂用之諫曰公勳業極
 矣賊未除朝廷且有口語況賊平後主之威安所親焉不如聽
 求福為不朽資也駢入其計嚴兵保境俄兩京陷帝知無出兵意乃
 以王鐸代之時王室微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陰圖討鐸後故權
 會平賊駢無所乃為意求仙後為秦州所斬

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為胡人突厥中潛於軻嶺山房所

安收忍多智善隱測人情通六蕃語為五市即張守節度處州祿
山盜平而獲守節之呼曰公不飲威兩蕃郡守其語釋之
我為偏將因養為子張利貞其弟河北祿山百計使利貞入朝
吉祿山欲使者往來陰以路中其嘴一口更舉天寶三年代裴寬為
范陽節度使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乃請續用番特改帝龍祿山益
半群議不能執卒龍天下林甫塔之也時楊貴妃有龍祿山請為妃
養兒其拜必先妃後帝曰善人先母後父帝命與楊妃及三夫人約
為兄弟由是有亂天下意令墜下戲勝谷居京師何陳林甫貴盛群
臣無敢動禮惟祿山入謁倍林甫與楊妃其意迎制其端祿山大戲
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祿山德林甫呼為十郎晚益肥腹緩及
膝香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漢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祿山曰
胡腹中何有而太以其肥故若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
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帝為起第京師大抵服御雖衆與不
能過

李寶祿山傳

五

范祖禹曰明皇寵胡人以為病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變慢神琴
亦極矣豈天奪其明時將廢我欲以亂唐邪何其惑之甚也
帝勢動政機坐左置侍攝攝祿山坐太子懷其寵甚必驕帝曰胡有
異相我欲廢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要雖鮮同李林甫楊國
忠更持權網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
南北睥睨久乃去皇太子及宰相憂祿山反帝不信是時楊國忠
憂祿山已深祿山滿其謀乃執入楊帝意遂安十三載米諸華清宮
泣曰國忠必欲殺我帝怒解還鎮帝以御賜之祿山大驚不自
安矣繼去明年十一月反范陽帝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明年
正月肅宗幸武皇帝國號是元聖武帳下李猪兒初事祿山雖華
清賜浴亦許自隨既叛不款無惡懷至是月復有俄又得與來元

陳而右始得無罪死或錄祿山可奪猪兒尤數至德三載正月朔祿
山朝群臣罷後夜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背刺刀不得拔
猪呼曰是家賊而賜死即死年五十餘。子慶緒襲位改元
載和又改天和後為史思明新之父子備位凡三年歲
五逆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塞九齡謂張光庭曰亂幽州者此
胡種也。猪子野心有逆相與九齡以才過人故亂天下
登州牧羊羯奴

史思明

史思明突厥種也與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祿山反
留思明守范陽及安慶緒敗李光弼使人招之思明奉十三郡兵八
萬歸歸于朝然外順命內實通賊蓋募兵帝知之權為承恩為節度
副使使圖思明思明疑未有驗會承恩奏事還思明館之伏二人馬
承恩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明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囊
得書皆密謀將士姓名又聞陳希烈等死懼曰希烈等大臣返殺之
況我本從祿山反乎乾元二年正月肅宗大監周王夏四月更國號
大德自稱應天皇帝上元二年思明遣西使朝義為先鋒朝義敗思
明大怒召朝義奔歸悅時時之悅等被殺即說朝義曰何兵敗
矣王死無日不如同計大事是夜悅以兵入思明知有亂諭出將
衆馬走虎愁下周子俊附其臂壁左右反接傳之悅盛殺思明。朝
義即位元顯重後為李懷仙斬其首傳長安父子備位凡四年歲
寶曰祿山思明與史思明敗後天恩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
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惡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
手于父者故二賊暴興而至滅張謂諷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
獨徒及於兩朝禍未及於三載八葉傳其世觀六君不以壽終天
之報施其明驗乎在彼朝相工權隋文帝當為帝者後梁唐天得
之周末楊氏為八莊國公侯相殺久矣一旦以男子而為天子

六

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禍之禍乃可為善相人張社確論至今多捕捕之如探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宋史

宋此幽州人資壯偉腰腹十圍與弟治並為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為節度使為下所殺衆請推知留後俄遷節度使三年求入朝留京師德宗立改鎮鳳翔自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此相聞馬獲其書帝召此還京師李希烈圍襄城節度使姚合言督女過關下京兆尹王初便更供軍糧衆怒盡反帝出奉天賊以此皆在徑有恩謀迎之此知不憚乃擁使向關下僭即皇帝位號大泰自將犯奉天李懷光以兵敗之此引去與元元年此以本封漢地更號漢會懷光按兵觀望遂與此連和李晟等兵發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此等出奔引殘軍西走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邪天綱恢復走將安唐書節度使朱太尉失此傳

所至徑州朱惟尊夜射此墮窖中韓旻等共斬此傳首以獻此死年四十三

黃巢

黃巢曹州人世業富貴子資善擊劍騎射通書記養亡命窮侍三年王仙芝破曹濮微諸道官吏貪賦重賞罰不平宰相殺之僖宗不知也巢募衆幾千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人斬黃刺史嚴屠為賊求官約罷兵招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巢恨賞不及已分其衆北掠齊魯入鄆臨沂經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陷揚州東臨江西破吉饒信等州因利山開通七百里直趨建州僖宗聞楊州吳時國地諸州皆使節旌管進寇廣州廣州守將劉公舉州縣掠江西而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成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使數十騎奔中伏弩射殺將下皆走昌避走八百里是會昌曰有走至吉以臨安兵也八百里賊數日向數十縣賊勢甚盛

紀史載時十五州廣明元年陷睦發二州濟采石侵揚州悉殺渡淮犯中光顧宋徐亮等州欲得東都時天子冲弱而流涕陷東都張承範以疆弩三千防關辭曰今賊衆六十萬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遂攻陝號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戰關分戰而巢至師大呼川谷皆震巢乘其金與衛者皆縋袍華憤騎士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承明門升大極殿僭即位號大齊求索見不得繪七婦為之取黃明字判其文曰唐去尹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乘與次與元促諸道兵收京師巢竊出伏野規城中號備遣賊數百掩卻徑軍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謂之洗城明年正月李克用破于渭南巢戰數不利四月克用遣部將等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克用身先戰呼聲動天巢夜奔衆銜十五萬略鄆許孟洛東入徐充教十州人大錫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辨列百巨碓煮膏皮與曰亦賊之四年二月克用追巢引殘衆走克用追敗之會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驅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寨山巢計賊謂林言曰若取吾首獻天子吾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亟首獻行在

黃巢傳

黃巢廣明元年陷巢盡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臨呼其言效賊後巢死秦宗權始張謀亂徧天下朱溫卒廢一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率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秦宗權

秦宗權上蔡人為許平將巢涉淮許軍亂宗權據蔡以叛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巢死宗權張甚有在塞四海意進破襄陽關州寇淮肥昭江南亂岳鄂所至屠老婦焚屋城府窮為刑賊自關中傳青齊南陳州鄆北豆術滑千里無舍煙火出未始轉糧指卿秦曰啖其入可飽吾衆惟恐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宗權急遣文鄭州唐守河陽救其使作志軍十五萬到三十六也通下全忠繼戰

漢末彭越合擊大敗之無權還守中州金忠還許崇權問許無備引
王復收許崇權還為安料中家所因折一足以荷命崇權至許金忠
必微車處京師與更俱斬獨柳下

董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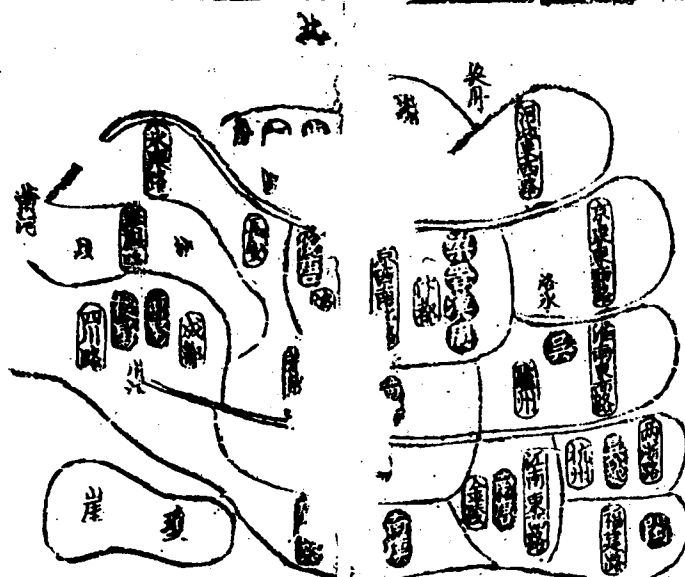
董昌杭州人始籍士國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進義勝軍節度使
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徵常參倍句一遣以五百人為率人
給一刀後期即執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龍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債一續也又歸當制官而小人意足
愛自接大訖神以說衆乾寧二年即傳他自稱聖人錢鏐以書責
昌曰山陰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不能守開門作天子戚宗族亦何
賴顧王改國昌不聽鏐悉兵攻之為其將顧全武所斬
昌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宗室太崇之遺德餘澤去民也
久矣而賢臣斥死為儒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格若方是時也天將
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盡少解王至東然後天下復安漢
之亡也天下大亂至骨然後指定哥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
復安治山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皇明正德丙子慎獨齋刊

東坡先生唐書神勳卷之六十一

五代分據地理之圖

唐自襄陽而汴而河東汾晉間為李克用所據
翔岐則李茂貞保而有之故所統州治為少
唐既升梁敗燕既又收蜀後失之故所統州治



漢多晉始晉唐求漢樊丹乃以下六州入路而中
漢汝為蜀也至漢之末則蜀漢漢汾甘吃周之
而世宗懷懷三關今大約無其圖于左方云

梁本紀

太祖

宋帝

唐本紀

莊宗

明宗

晉本紀

高祖

昭帝

漢本紀

高祖

昭帝

周本紀

太祖

昭帝

恭帝

昭帝

卷之二

梁家人傳

文惠皇后王

元貞皇后張氏

博王友文

肅王友政

唐太祖家人傳

正室劉氏

皇后劉氏

克寧

肅王

唐明宗家人傳

淑妃王氏

肅王

秦王從榮

唐廢帝家人傳

重美

晉家人傳

漢家人傳

湘陰公寶

周太祖家人傳

皇后柴氏

周世宗家人傳

皇后符氏

卷之三

梁臣傳

敬翔

朱珍

龐師古

葛從周

寇彦卿

劉鄩

牛存節

楊師厚

唐臣傳

鄭崇禧

安重誨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

王建及

元行欽

烏震

卷之四

唐臣傳

孔諫

張延朗

李嚴

朱弘昭

劉延朗

康義誠

豆盧革

任圜

趙鳳

李襲吉

張震

蕭希用

劉黃

李嗣昭	李存孝	徐晉傳	周匡	魏新磨	郭門高	史彥瓊	官者傳	張永業	張居翰	馬紹安	孟漢瓊	○卷之六 雜傳	王鎔	羅紹威	王勣	王克立	溫輪	李罕之	趙彛	孟方立	李振	裴迪	孔循	珠衡昭	劉知俊	賈德倫	關寶	康延孝	張全義	朱文謙	朱漢賓	趙在禮	段暖	崔彦成	房知溫	○卷之七 雜傳	王玄球	王玄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九	馬重鎮	王仁裕	張允	史圭	呂琦	李祥	馬鑑	馬鑑孫	劉昉	李慶	馮道	○卷之八	李守貞	楊光遠	安重榮	王環	王進	馮暉	高行周	劉重交	皇甫遇	劉重讓	張筠	華溫琪	唐
趙延義	王延	裴璋	李終	何澤	和凝	崔玠	劉毅	龐文紀	龐文紀	李琪	李琪	張彥澤	杜重威	安從進	苑延光	劉詞	皇甫暉	安源千	王周	王弘賢	張希崇	李周	其從周	郭延賢	

王延義	王延	王審如	錢佐	錢佐	錢元瓘	錢元瓘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王延義	王延	王審如	錢佐	錢佐	錢元瓘	錢元瓘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馬希範	

○九月朔朔文明殿入閣
○六月癸亥反帝廟年六十

○嗚呼天下惡漢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于論次五
代獨不偽漢而議者幾于失春秋之旨以謂漢大惡當加誅
絕而反進之其理豈也三代之曰是春秋之志爾曹相公叔孫
公而自立者實公叔子亦而自立者鄭簡公遂山子忽而自立
者簡公孫則逐其君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子所
以不偽漢者用春秋之法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勘
切為言信然後漢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
實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也書其罪各傳其實而使後世
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得而掩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
者其息矣春秋於大惡不誅絕之者不害其優善賤惡之
也惟不沒其實必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
惡以見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子之旨也

本帝

本帝太祖第三子太真也為人美姿貌淳厚寡言雅好儒士
即位封地王太祖遇害友誼自立以王為東京留守攝政
東都王私與諸將朱彥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誼死彥象先遣
嚴請王入洛陽王報曰美門太祖所以興王業也此非并汾東
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於便近其月即位于
東都

三月天雄軍亂劉德威附于彥象先王入魏州取德

三月劉鄩及晉人戰于故元城賊績晉人取衛州魏州

十一月晉人取楊劉

正月進軍于魏州

○四月癸亥反帝廟年六十

○正月賊寇遠及晉人戰于城賊績晉人取
○四月唐入取鄭州
○五月王彥章取德勝
○冬十月王彥章及唐入戰于中都
○唐入取曹州
○唐入取滑州
○唐入取鄆州
○唐入取兗州
○唐入取沂州
○唐入取徐州
○唐入取陳州
○唐入取蔡州
○唐入取許州
○唐入取豫州
○唐入取亳州
○唐入取泗州
○唐入取揚州
○唐入取滁州
○唐入取蕪湖
○唐入取安慶
○唐入取九江
○唐入取南昌
○唐入取長沙
○唐入取衡州
○唐入取郴州
○唐入取永州
○唐入取郴州
○唐入取衡州
○唐入取郴州
○唐入取永州

莊宗

莊宗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
而以朱邪為姓唐僖宗時有朱邪蓋思居北庭之金滿州其子
勳以功拜振武節度使勳姓名曰李國昌國昌
能仰中懷恩四國昌拒命據雲州後士入達賴

莊宗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
而以朱邪為姓唐僖宗時有朱邪蓋思居北庭之金滿州其子
勳以功拜振武節度使勳姓名曰李國昌國昌
能仰中懷恩四國昌拒命據雲州後士入達賴

○元年朱政討河中王重榮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政于沙
苑遂犯京師僖宗出居于興元
○元年朱全忠略宰相張
滑請伐克用戰于陰地滑軍三戰三敗克用兵大掠晉絳至河
中赤地千里
○二年攻王鎔于鎮州以十餘騎渡漳死於泃
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饑之克用匿林中捕其馬曰吾出有
太原者馬不嘶馬嘶不嘶以免
○二年昭宗使使與李茂
○元年全忠與朱全忠攻下晉絳河中

天所以賜我者數則焉漢書民閒疾苦道筆言穀帛賤民充
賦則然曰吾何以堪之唐王承業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也
賦輕負之死曰此尺之木足以留善惡更迭其等風示天下
其愛人恤物必有遺於治名其即位時春秋已為不近聲色不
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及世古董相恩年雖尊聖
生民賴以休息美狄性果仁而不明憂少非事誤殺臣下至
於從弟父子之間不能處慮為防而變起倉卒陷以大惡帝亦
由此歎服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
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首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不見不
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出朋川竭不足懼水草盡蟲不足懼
士氣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廣取遠
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開深可畏謠言增多淫言切
中廢俗若彼崇之者在國文重壽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
害孔真之敵矣徐之皇正一時之禍凡為國者可不慎哉

昭宗皇帝
昭宗明皇帝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貌豐圓慈以親類已持參
之○三年從後天皇國祭禮遣召王子于鄭明帝廟即帝
二月改元用樂○二月肅王從珂反○三月安化進
昭宗遇害朱弘昭自殺從權傳二自子從珂帝知新州不歸
昭宗

惠帝
晉懷柔平山人也本姓王氏母魏氏少奉明宗過山依得
之育子已十餘歲因妻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聰勇善戰明
宗愛之自置兵衛深于河上從珂嘗立戰功臨賊呼其子曰
三不徒与我同年其戰敵亦類我○顯立拜河中節度使
王時明宗春秋已高王為諸子次最長安重慶人之貴者也

SECRET

以正則不傾其

天性臣其父而謂之孝天下也

漢本紀

高祖

高祖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居太原嚴家言面
紫色目多白睛與高祖俱事昭宗昭宗將王反昭宗出奔
高祖自鎮州歸京師昭宗帝于衡州諸事未決左右欲其之知
遠推高祖入主蓋昭宗帝左右高祖將兵知遠與高祖俱
高祖與高祖俱事昭宗昭宗帝于衡州諸事未決左右欲其之知
遠推高祖入主蓋昭宗帝左右高祖將兵知遠與高祖俱
高祖與高祖俱事昭宗昭宗帝于衡州諸事未決左右欲其之知
遠推高祖入主蓋昭宗帝左右高祖將兵知遠與高祖俱

光武皇帝以本朝為法如中國凡欲為王言契丹
必不能中國乃議建國二月張彥威等上表勸進即帝位

天福十二年二月契丹進兵三月五月高祖歸于契丹
以李穀為副使知南院軍國事六月穀卒其子其母于

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以漢高祖光武為
世祖實不誤

正月賜號年五十四

漢本紀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臨宗同馮氏為皇后姓則夫帝之妻其何其不尊而不重哉

山一傳及仕
 二年而據為
 出宗區區五
 三關與中
 文章之士考
 於後世其為
 三千三百二
 錢嘗曰吾聞
 利於世猶欲
 讀書竟唐元
 此殆乃詔頒
 因其規為志
 南出幾幾使
 之材可謂難
 地取三關兵
 倉卒殊不知
 之機此非明

五代史記卷之二

張家入傳

張之悲極矣自起盜賊至於亡唐其禍流于天下...

文惠皇后王氏

梁太祖母后王氏主三子曰金昌曰存次太祖...

元貞皇后張氏

元貞皇后張氏以婦禮之生宋帝封魏國夫人...

唐王女文

唐王女文太子妃...

唐太祖家傳...

唐王女文

唐太祖家傳...

唐太祖家傳

正室劉氏

太祖正室劉氏封魏國夫人...

莊宗皇后劉氏父劉更表後唐昭宗之晉昌太后賜莊宗子繼業莊宗愛之甚厚其父劉更表官至開國公劉氏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忿會劉更表子官內膳部郎位欲立劉氏未就劉更表希旨劉氏立遂廢為皇后莊宗自滅果志意歸皇官伶人亂政后用事於中奸惡獻人為商賈四方貢賦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官官中貨物山積唯獨佛書饋贈僧尼而莊宗由此亦除佛○開元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大軍往往停路乃預備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怨苦莊宗與后苑子散遊時大雪軍士寒凍食盡病兵皆斃乃至青民共給糧什物賑濟之縣多饑饉氣山崩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格占星者言卿前有難宜戒備最以備之宰相請出庫物給軍后不肯曰吾夫為國下雖因武功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及適在作前出兵前驅始出物費軍軍上訴曰吾事已敗死得此何益莊宗季十軍士高散莊宗見從官勸其收者旁白諸將士平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亦許對曰陛下之大賜得者亦不歸國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后與李存勖至太原則更無尼郭從謙入焉死

○唐自朱泚傳世而為李氏得國而為唐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寒微而終以亂亡其世以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子八子五孫三世而絕
唐高祖大業中
唐高祖兄中書省太尉高祖召莊宗為養子其兄高祖大相胡瑄即止告高祖曰兄年孤雖不足當大事然兄欲得弟而兄王貴任以政敗以軍府願弟以持兄之有兄克弟曰弟見兄後我敢取之因此而得弟也

唐高祖大業中
唐高祖兄中書省太尉高祖召莊宗為養子其兄高祖大相胡瑄即止告高祖曰兄年孤雖不足當大事然兄欲得弟而兄王貴任以政敗以軍府願弟以持兄之有兄克弟曰弟見兄後我敢取之因此而得弟也

唐高祖大業中
唐高祖兄中書省太尉高祖召莊宗為養子其兄高祖大相胡瑄即止告高祖曰兄年孤雖不足當大事然兄欲得弟而兄王貴任以政敗以軍府願弟以持兄之有兄克弟曰弟見兄後我敢取之因此而得弟也

唐高祖大業中
唐高祖兄中書省太尉高祖召莊宗為養子其兄高祖大相胡瑄即止告高祖曰兄年孤雖不足當大事然兄欲得弟而兄王貴任以政敗以軍府願弟以持兄之有兄克弟曰弟見兄後我敢取之因此而得弟也

唐高祖大業中
唐高祖兄中書省太尉高祖召莊宗為養子其兄高祖大相胡瑄即止告高祖曰兄年孤雖不足當大事然兄欲得弟而兄王貴任以政敗以軍府願弟以持兄之有兄克弟曰弟見兄後我敢取之因此而得弟也

之乃其舊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明宗病危專用事
王從善與馬公敬瑄兵犯京師如與許王從益
龍輔佐止欲作以如子母置宮中封從益鄂國公以奉唐祀
教丹元京師乃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城中使
者迫之遂以從益權知南朝國事高祖擁兵而南從益召
高行周等為拒行周不至乃謀開城自守如曰吾家亡國之餘
安敢與人爭天下乃上書謝高祖高祖聞其言召行周乃遣
郭從義入京師殺如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子母何罪何不
吾兒使母歲寒食持一盃飯酒於明宗墳上哭者悲之

從明宗子

從明宗莊宗有幼明宗重寶子魏德信曰爾父於國有大
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往宣慰意從塚至
衛州為元行鈔所執從塚呼曰我以公為亂軍所逼公等不棄其
心我不至親顧爾衛天子行飲釋之莊宗如行將士多亡獨從
塚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河從塚復從塚還行鈔以為不
可遂殺之

嗚呼無父為生無君為以為生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
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不相為用乎
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利
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身其君若志從其義可也身居
其父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
射父顧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盡捨兵而歸我君乎
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
可射也盡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赦
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
父子君臣之際詳矣使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塚之
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唐昭宗傳

從明宗人轉而傳昭宗太子李之士賦詩飲酒漫薄之使日
進諫度以歸其心明宗不能裁制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
業對曰有賦讀書與諸儒論經義明宗曰然有君臣父子之
道然須頭頭端士乃可親之汝將家子文章必不能工傳於人
口徒然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喜聞之其餘不足
是哉封秦王受冊朝太廟明宗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從榮入
曰臣聞如人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池出見范延光趨
宮耳延光等退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
統諸道軍一面自前出無天下大元帥之名請自節度以下凡
領兵職者皆見從榮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
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安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從
榮在宰相上嘗命從榮徵推機已平一天下之意辭謝
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從榮知此皆知其機莫敢言者明宗
英從榮入問起居見帝已不知人乃謀與入宮馮贇入見曰從
榮反已攻端門明宗問朱宏昭等對曰實有明宗命以兵守
諸門從榮遣兵叩端門門皆閉乃走歸河南府兵備嚴密
使安從榮殺之明宗聞其死悲咽幾絕於梓宮而蘇者再馮道
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至此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死
六日而帝崩

重美初而明教

重美初而明教如成人即位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如何
陽重美守京師居民出城以資餉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
不能與民為主而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資兵將至劉后積
薪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廢居他日重美力取
薪薪後耳后以為然廢帝自焚后以重美俱死

嗚呼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明微也
代之際有居母氏父子之道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其
掌傳一號帝三姓周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
常為一家晉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
固其統若何哉傳其統見其監而有也周從其統與之也
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雖可同家不可不別傳其
家文之不別何哉若獨本也漢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
戒也

晉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女也明宗為皇太后后唐用事太后
教訓戒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耶律德光已降晉其體張厚澤
先犯京師太后與帝皆自焚妻臣薛超止之危實為帝草降表
又為太后表陳謝德述入京師封帝為義侯子黃龍府李氏
從帝而北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其骨葬諸陵陽世守無使
為虜地也

出帝皇后馮氏

出帝皇后馮氏閩人為重婚娶封吳國夫人重隔至高祖崩出
帝納為后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
大典后隨帝北廷哀帝之廢數求毒藥以死而藥不可得
○嗚呼古之不孝與子而以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者
禮經而不報也後世間閭閻之徒則諱之諱則不勝其諱
獨也故其有偷竊娶後世雖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
子曰不知此則不能得其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
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其九族而亂其人
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便是子也
而真絕其天性數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
太偽也聖人以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

公行也何故謂之謂子者未有不有父母而後生者也
後者必有其生之父母有後之父母簡易明白不尚不竊不
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為謂為人之後者
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
也然而恩有倍於義故降其服以著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
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
有天下則家皆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備絕其
所承重之所為也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
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
則臣而名之其豈可以人理責哉

漢家人傳

漢高祖皇后呂氏

周太祖敗漢兵而漢帝過叔太祖入京師曰太后韓福立
遺囑道而高祖不從高祖太祖不在高祖曰以此舉由漢
太祖指天為誓高祖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誘誘人今誘誘
高祖宋州太祖自遺州為兵禍漢京師高祖以幽死
自徐入也以晉廷美為溫州及開寶不得立乃開城
○嗚呼一既起幽陵公之舉之事太祖之國又嘉聖廷漢楊
溫之所為實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扶國畏天下而難之當
是時天下皆知實之必不立也然廷美溫區區為等初城以
死何愧於死節之士哉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高祖
之攻徐州周實遣人招庭美等手得其詔書皆言廷美等
歸於周後拒罪而復叛然狀亦不見皆不可知也子嘉二人
之忠而悲其產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惜哉

周太祖家人傳

皇后梁氏

太祖一后三妃聖母皇后梁氏邢州人唐太祖同軍建以
太祖一后三妃聖母皇后梁氏邢州人唐太祖同軍建以

大綱傳傳事法使不拘細行后常諫步長相
知其實人此事之甚謹及即位已卒追冊為皇后

周世宗家人傳

周太祖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中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宗守
禮居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以元舅之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瞍殺人則棄天下
不顧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

可則其父此為止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
蓋夫子有宗廟社稷之重自官之衛朝廷之嚴不幸有不得

而逃則如何而可謂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寵而不問蓋雖在
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孝友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

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重而輕之
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者若所以教人為善

其意一也孰為之刑一人未必能使下無殺人而殺其父者
性而絕之道德之所繫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

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如何無權重守禮至於殺人不
孝矣然有不得如其意則權重而處之世宗知權明矣

皇后符氏

世宗皇后符氏父魏王寶和符王宏出於將相之貴明崇有
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有術者善聽人聲守貞出家人使

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曰吾婦猶為天下
吾取天下何疑於是決反及守貞敗崇訓自殺家人后走隱

惟慢自藏又漢兵入其家后備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那公卿
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取迫太祖聞而奇之世宗

特英訪聞后如此後納為皇后即位冊為皇后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秋曲直之際雖父殺其子亦

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太祖李兵子魏清遠圖謀其家族公

師詰責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其族時不亦不相顧者

然以餘詳其終不及其家也及追討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
痛痛字而已不敢有非議之辭蓋重知其曲在已故存其辭以
見周之有禮於公矣

東萊校正五代史錄卷之二

半存

揚師厚

संस्कृत-भाषा

賀瑞

謝彥早

唐臣傳

402. 蘇聯海軍

晉書公卿傳載其傳曰下承明宗疑其專重請用英明
重臣自斯溫以城口從瑯琊鎮若清化里事重請數頭等相
言從珂失寸宜得罪明宗曰吾為小校此兒為我諸石灰拾馬
黃以相活今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重鎮等及道石敬瑭討
之川路險阻飛運甚艱每費一碩而致一則關西民苦輸送最
為益戰重請請行賜鳳翔李弘昭言重鎮等不可全至孟漢
驍自行營還亦言西人聞重請至震駭之狀重請被召還拜阿
中節度使明宗遣霍光業至河中視其去就又以李從璋代之
光業至從璋聞其弟因擊死之重請數曰我國當死但恨不與
國家除去諸王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漢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
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
決者與其後而有所後顧者則其記事而入而歸於今時
之謂也○又相之職以因崇政院使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
崇政院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官有為之至
梁其職始專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
行事於外也至重鎮重請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外權併於
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
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周德威

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知敵數當梁晉之
際周陽平之勇聞天下梁圍晉太原令軍中能生得周陽
五者為刺史有陳晉音號陳晉又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求陽
五欲生致之陳晉出挑戰擒之○新立晉之重兵悉屬陳威
于外莊宗召之即還軍太原晉人乃安○梁遣王景仁等擊趙
歸德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屯州界梁將皆集精兵之馬
甲飾以錦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曰此休末

德威其外耳不足懼也退告莊宗曰梁兵銳未可與戰
退時莊宗曰吾獲賊軍由千里利運戰不更勢擊之使賊
吾思其則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賊人能攻守不能戰吾之
所勝利在騎兵平原廣漠騎兵之所長也不如退軍邠邑誘敵
出營擾之已而獲梁遊兵圍梁仁何為曰伯月數百將為梁
莊宗曰果如所料乃退邠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宋
之軍居西魏之軍居東德威曰梁軍遠來不暇營其能
及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餒其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
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塵
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軍動不可復整自梁與晉爭凡十數戰
其大敗未嘗如此○德威擊劉守光破幽州與梁劉鄩相持
邠臨清之勝以故因邠莊宗勇而好戰大統於見敵德威老將
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用其常同敵之險以取勝○十五年
德威將三萬人從莊宗于河上德威趨休或報梁軍至莊宗問

之對曰此去休州信宿而至梁之軍國豈能一幸吾以深入之
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德威力爭且言軍先至糧食
管攝全是以速待勞之師主宜接戰無動臣以騎軍擾之使
不得成機變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勝也莊宗曰吾軍
上終日待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德威軍而出梁軍犯晉
重德威軍亂父子皆戰死

符存審

存審字德詳陳州人歸晉為義兒賜姓李從戰胡柳陂晉軍最
敗存審力戰暮復敗梁軍于上山遠取德勝寨河南片為兩城
晉人謂之夾寨○梁朱友諒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存審敗之
將進戰存審以不若錢師示弱同鄩出奇可以取勝存審曰
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開雞存審曰可以一戰乃進擊鄩敗
梁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周德威有名
史建瑭 子匡胤

建及許州人從... 王建... 上梁將賀環攻南城以竹竿... 莊兵積金帛於軍門... 有建及重鎧執稍即以火... 三舟載甲士隨之... 行欽州人為劉守光... 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 以酒曰壯士也因養為子... 梁兵圍之行欽馳斷其二... 曰言貴與卿共之... 變與在孔合行欽退走衛... 州行欽繫之從環還莊宗... 及明宗入才莊宗至萬勝... 無不周也今汝等皆卿等... 斷髮誓以死報郡從諫... 折兩足繼送京師明宗... 帝何負於乃斬洛陽市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不故曰主在與在... 亡與亡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 殺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環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 服其量

及莊宗之不能自決而死以成其志... 言雖不而而死非其志也... 烏雲... 震異州人也少事建王... 而家在趙文札執震每... 軍縱至習軍軍中不忍...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 震之不思也夫食入之... 之利害由已之為不為... 其其祿而去之矧其事... 不為國之利害不係者... 之克因而利之乎夫能... 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 史 131-143

東坡校正五代史詳節卷之三

東坡校正五代史詳節卷之三

義誠字信臣北人從明宗討逆至魏而軍變分勸明宗蒞
國宗即位遷樞密指揮使又遷作術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泰
王從榮舉兵明宗召義誠使自趣置而義誠不出兵結于
顯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敗從榮國宗即位與元
劉兵叛降從阿諸鎮兵皆應帝謂朱弘昭等曰朕事兄未有
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事一至此義誠曰西
都王將怯耳今京師兵多且諸將以西虎關而守應帝
以為然親給將士人餉二十四錢五千軍士負物曰到鳳翔
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關志而錄義誠二心謂義誠曰今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之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然原其始末微矣當周之末方鎮兵多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卒伍之都長耳自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徵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徵兵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相繼而後世職權漸曰清濁不絕流爲江河莫不滅矣矣奈何然其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歸都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益不益重哉親軍之號殆於朝廷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承繼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分屬南北都司矣

蓋爲世召族臣卽位拜平章事兼樞密閣除拜官文多失其
序幸乃議事註寫相以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異
術故以流品自高軒莊宗內畏劉后外威宦官伶人郭崇韜雖
毒患又無學術流說唯結榮輪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而東
朝銓文書不全因緣爲奸至有奉國官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
舅友拜侄甥者時唐新涼果仍綱未立議者謂宜革以漸而崇
勸疾惡果於必行遷人異姓歸改亡叔告員行事事發獲歸又
遷更尹致生死則吏部特遷河平官及其偏激放而能歸

任職

京兆人明敏善談辯。李昭節度辟國觀察支使。昭圍洛州。晉王勣晉兵救洛者。勣去。國勣嗣昭堅守。勣宗破梁。開國勣昭及寺討其幕之從。戰胡柳。敗梁兵。國有功。勣宗勞曰。儒生亦破作邪仁者之勇也。張文礼執王鎔。嗣昭討之。戰段園。代鎔號令嚴肅。文礼子处球開城堅守。國以楊勣諭鎮人。鎮人信之。处球登城呼曰。城中兵食俱尽。而父抗王師者。死首自操。國不以為責。安公見哀。指其生路。國曰。以子先人固難委質。然則不又嗣子可於輕其死者。守經年。僉事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遂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处球笑曰。公言是也。乃遣人乞降。人皆稱國言不欺。後為北京麟留守。安政有患。安郭崇勳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國為行軍司馬。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國多違。莫由是有隙。○立同平章。勣為三司園。選薛才俊和絕。侯仲公私給足天下便之。章說且國董罷議擇相。國意屬李琪。而鄭元孔權譖重誨曰。宰相端方有器。唐者為之大常卿。崔協可也。他日明宗問而重誨以協對。國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重誨有表驤。為沒字碑。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益端明示曰。韋肅名家。子可置此位。或末可則相。遇書紀。錄譖夫次孔權。耕衣去。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國。二則任國。譖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重誨百人而譖夫沮害其能。若楊瑒而相。協如韋肅合之。九而取。瑒之轉月餘。可為滿道。皆拜相。然國與重誨交惡。自叶始。○故使臣出四方皆自方部。○外重誨奏請自出國以故。事。○

送

鳳陽州人少以儒李知名列守光縣燕人爲兵鳳陽因焚爲僧
以爲色童李士莊宗及刘后幸張全義李酒酣拜全義爲
父鳳經言不可又上書言叔繼孫爲全義養子強犯法死不宜
有別藉之財言皆不用。開禧武君不通文字四方書奏使安
重福讀之重福亦不知書於是置端明殿李士以爲道及鳳
之初端明李士班在翰林李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鳳迂孔
侍郎因繼任國李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李士上鳳
議所殺經以謀反鳳驛哭曰任國天下義士豈有謀反而公殺
之。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重福使明宗易服下
召相之玄豹曰內衛貴賤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
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重福不可言明宗即位思召玄豹鳳曰
陛下神其術而召之顧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能轉相
遂不召。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鳳言世傳佛牙水火
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斧碎之時宮中施物因此皆止。安重
福爲邊方溫等告變明宗斷重福妻事因及之明宗曰此賊
事朕已処置之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爲關國捐
軀臺曰此賊所以尊藏家壯者據宗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
一棟去其柱則傾危矣大臣同之棟梁柱石也且重福起微賤
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王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曰卿言
是也後重福得罪獨鳳言其不忠。爲安國軍節度使所得傳
錄奏分將救脫奔自並表著數曰吾家世无五十者又皆窮
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後何求哉

李多知唐故事著焉梁通和

張

可以死

藥

2

時

景延廣

天劍十卷

或收之

100

吳興

傳

機分

王

聖觀州人高即伯拜三司使漢名新造承契丹之授京師參
知而闕西三叛作圖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
程利剽下往時民租二石輸二升為贖民耗章乃增一石輸三
斗為官耗總錢出入皆以八十懸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十州縣
訴曰者必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尤不喜文士嘗誚
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顯晦何益於國百官務厚取供軍
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讀之權臣民有犯虛
變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奸民不堪命遂見殺

劉錫

錢爲人慘酷好殺劉道以爲吏賄將信之低鎮平盧開江漕在通吳敕使者汎海至中國虞海諸州皆致得劉勃格與氏劉易劉賓失期者務吏擅致獄納賂民頗爲苦錢禁之錢用法刻酷錢有過者問其年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錢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數杖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錢嘗切齒於中弘肇楊邰已下弘肇等死錢請李業曰諸兒何謂優縱兒矣權知開封府錢太祖犯錢師錢誅太祖與王錢等家屬太相入京師錢誅曰爲錢誅殺臣宜知其他太祖歟錢人心乃貸其家屬止錢與李業數自於市

李業

素高祖皇后弟也。即位用事無忌憚。特天下旱。燔肉食人。
不宮中數見怪。帝問司天。司天止。乃廢之。去。正。歲。曰。正。歲。

天象日時推其變動者以備吉凶而已其理非臣所知帝乃大
業拜仲毗多爲禮部侍郎兼太常寺卿中乃以詔教邦族

實家校正五代史詳節卷之四

王朴字文伯少舉進士授興化縣令爲大邑與荆湘安撫糾
必亂乃東趨用田田即位於平邊衆曰唐失道而失其蜀
失道而失蜀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其時
時政亂兵騎民困若森於內雖有強於外亦不制而至於
偏大不制而至於偏吳蜀懷其亂而竊其號雖并衆其間而據
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必先建賢臣不肖以庸其財
用能去不能以資其材恩惠號令以結其心當其弱以盡其
力恭儉節用以實其財益役以時以阜其民彼方之民知戰戰
化大行上下同心力殫財足久安將却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
狀者顧爲之聞諜知彼山川老弱爲之先驅彼國與此民之
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勝
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觀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
視之備軍則廣而備西則魏東彼地者是以敵其整齊走之
可以知彼之軍備多之強弱攻重軍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六年
但以輕兵之敵入其地則我師入其地必失散以攻無數矣
發則民困而國竭彼將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
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得吳則
楚廣皆爲內臣此獨可飛書而召之云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
井必死之勢不可以思恒勝必順以強吳攻乃已竭氣已疲不
足爲遠是方今兵力雖多費用甚廣鮮下知法諸將用命一檢
之役可以平盡世宗於此爲決已曉曉議親親親劉平囑而
陷兵賊然有平一天下之志蓋賴大臣明治道重文孝之士
也時文士皆不於上意於賊所以輕平安勝也在於文士
元惟陶穀爲之計而賊兵之集防卒見其

前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故漢用之遷都衡陽時分
 北伐內修法度外爲人明教多有奇謀獨當出之略至魏
 晉之法莫不通焉以藏軌轡交遊整周更務日月五星爲
 曆詔科考正雜樂科以十二律管五少難得其真乃依京房
 律惟以九尺之絃十三律管長短寸分較柱用七声爲均樂
 而扣凡所爲當時無敢譴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
 守京師俄敕城通道路壯傳聞關今京師之制多其規爲所
 樂至令用之不更云言諸國與咸云淮南可先取并屠最後
 宋吳平定四方皆如剋巨纔建六年卒出宗廟其妻以王
 地大勳者數四

鄭仁海

亡韓守日新晉陽人初學唐將陳昭光昭光辭終叔劉欽教之
亡韓植立不動昭光辭知于地曰汝有奇量必當負朕吾所愛
也用大器與諸五種每事有疑即從賢問問曰汝何更亡韓
守吏都病卒世宗將臨喪有司言感不利世宗乃先以旌節
之亡韓自殿時爲大提謀畫及居大位宋寧有所聞而夫汪
宗朝重之終貽謫禮好札不自矜公爲士大夫所稱

三

載字仲熙。越人。初李進士高第。當其歷代有國興廢。治亂之說。爲譚源賦。又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以文名一時。至朴重其才。意於李相。李數友而朴聞曰。吾黨不爲舍人。何也。數曰。朴不知其才。然數命薄。終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通不肖爲取。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又爲李士居。歲中病卒。識者以數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孔聖文士。載與張昭。齊名。數除官。朴以疾進用。論議雖不及。昭微而不爲數之所悅。

○嗚呼作妄者无良哉嗚呼夏歷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
特匠而成臣特妄而國

其心使善非者視焉為之易置其外則勝矣勝者所用財者之
其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
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流
譽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昧於晉漢而
材皆於周哉惟知所用者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
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於下而泯其材能使君子小人
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於近而置愚不肖
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安策治則相去雖遠而
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
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識誠臣五代之際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徐
節傳

王章

王章字子明壽州人職當有功能既足後行百步時一鐵
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驚王章與爭天下為勳敵獨有章
心常輕晉王謂之曰臣以爾爾何足懼哉晉破潯州
其妻子歸太原遣使招晉王章斬其便以自絕自梁失魏
與晉夾河而進晉王章常為先鋒時晉已大有何此以鐵縛
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晉王章等用事伯將
發議王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及晉取鄆州散羽
綱中入見未嘗別編自經曰事急矣非王章不可乃召為
計使殿疑為副末帝問破賊之期王章曰三日左右皆失矣
章出馳兩日至滑州陰使人具舟於楊州命甲士持巨斧截
諸具備於襄流而下王章引精兵以伺機德勝舟中案銀燒斷
之以巨斧斷舟橋王章急擊南水浮橋斷南賊船蓋三百餘
船被焚賊船下楊州上王章保固子嗣有行一岸焚舟

趙人戰一日數十捷王章為楊州刺史下晉人
東軍敗之不克還王章乃飛檄勸諸軍晉兵敗
召王章使中東路以兵少戰敗被擄王章武人不知書常謂人
曰約死而及人死留名見於世蓋天性也非宗使人論
王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持宜有
朝事果與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哉王章向諸遂見殺

殺約

約潯州之牙將也王章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為裨將
約與其子繼嗣以潯州叛降梁約召州人曰吾事故使二
十餘年欲報梁仇今即君違背君親吾死于此不能從以歸
也莊宗聞繼嗣叛有憂色及聞約不叛喜曰吾於繼嗣何
約而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遣使約約未至而梁兵已破
州約見殺

劉仁

仁字子中壽州人周師征淮李穀攻壽春景以仁為
淮軍節度使使鎮壽州而圍之數重攻之自正月至四
月不能下而歲大旱雨亦旬周兵營無水際數尺惟即暴
賊舟竹龍而仁曰賊舟南岸為景兵所焚明年景兵敗表
臣劉地輸貢而仁獨獨堅守不下仁子崇諱其父病
請將出降仁厲命斬之病其子劉使孫羽討為仁書以
是日卒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起遂從城下葬而復其
曰忠正軍曰吾以義仁勝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義又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
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而後死者可謂行其死哉仁
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愛節者乎今周世宗仁
降書其子劉使孫羽所為也豈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
又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嘆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
持二人之厚薄而考其制事乃知仁勝非特忠也

其子之... 其子之...

死事傳

嗚呼其我自開平乾平顯應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之死歟必去則天下為无士矣然其習俗遠以苟生不去為庸懦者以仁義忠信為事人之祿任人之國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哉哉吾故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其無宜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而戰敗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父者越者其有旨哉

張源德

源德從李罕之叛晉降宋宋命分魏相為兩鎮趙州郭新其也魏以虞夏源德為和州時晉下全燕而鎮定皆附自河朔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陽具一州國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足有河北城中令來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

夏魯奇

魯奇字昭明名口李昭之狀貌魁梧初事梁為軍校後奔晉任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恩愛從缺定武河陽之人進留不得行父老請京師乞留從鎮武信重寶反攻州魯奇聞數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自刎死

姚洪

洪字梁小校官事重後事唐中成關州董瑒反以書招洪洪投書則中後家執瑒曰不為健兒我遇故厚何負我耶洪曰老賊尔昔為李七部奴焉得為董瑒一語洪公感恩不已今天

子... 其...

王思同

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喜為詩禮文士從鎮雄武吐蕃教為尉而秦州無事思同列四一餘棚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明宗始知其材○昭王又屬思同鎮鳳翔鳳翔東西關及楊州權引軍降昭王恩同未知猶戰諸鎮兵潰思同走潼關從珂追執思同責之恩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其言殺之

張敬達

敬達事唐為大同軍節度使疑石敬瑭有異志乃以敬瑭為北面副都督以分其兵敬瑭反即以敬瑭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兵圍太原敬瑭為長城軍備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樓者成輒有大風雨暴至以礮之敬瑭求救於契丹契丹兵圍敬瑭長百餘里圍五十里契丹使楊光遠勸敬瑭降晉敬瑭自以不思晉唐先德從之不已即斷敬瑭降晉晉遣宗為潤州刺史楊光遠及以不為見殺

徐斌

斌為邠州刺史契丹犯塞過邠州遣斌招斌斌罵曰公父上供計陷于虜腹忍以大羊之泉殺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不能效公所為也巳而斌陷斌自不其家為虜

王清

清初事唐後事晉為奉國都虞候開羅二年從杜重威戰陽城請以力戰為步軍之最是之重威軍中優擢重威其比以拒唐以精騎出晉軍後斷晉道清謂重威曰晉重威矣矣去鎮州五里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重威聞公事請重威進

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誣及也至欲誣之
平之義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者故其親戚故舊
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李相同謀之朋黨
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未嘗
善之相與以其類同故聞善者必相稱善者稱則謂之朋黨得
善者必相與引誘引則謂之朋黨然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
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
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張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
計哉君子存乎小人雖眾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
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懷亂虐眾之險是
也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

義兒傳

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及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
父子開平顯能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正統
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機以利令而指
實耶唐自魏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威武之士壯
往義必為兒孫義兒軍至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
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可紀者九人其一長為明宗

李嗣昭

嗣昭本姓薛時晉人自鎮定徙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
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城被圍者再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
三年與周德威及梁州侯張文禮於鎮州為賊射中
嗣昭子繼昭立乃降梁及周德威梁隨母朝京師莊宗斬之

李存孝

存孝本姓改名思存晉人射身拔重鎗擊不坐稍平暴賊
入陣中以兩臂自挽敵易騎上下如飛勇猛無雙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
與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也昔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
宗而告之曰梁君仇也然王吾所立汝舟與吾約為兄弟而背
以歸此三者吾道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而
時至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少牢告廟讀其
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獄
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成功其意氣之盛可
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者皇皇出未
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下
沾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欤抑亦其成敗而皆自於人哉
可以興國此理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方其盛也幸天下之
無能與爭者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夫禍患常
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乎伶官傳

李天下自為王至天子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劉后與
諸嬖爭寵取其世家而諱其事莊宗為其父劉更衣服自負其
妻與愛使子繼及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內曰劉山人來自女
劉氏大怒皆繼及而逐之官中以為笑樂其戰於胡柳葉伶周
而為梁所得其後梁入汴周臣諸於馬前莊宗喜而曰身陷
仇人而得不死者陳俊德源之力願乞二州報此兩人郭崇
勳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梁漢忠勇之士今封賞未及
而先以伶人為刺史忠失天下心因格斷其命諭年卒以伶為
州刺史德源為益州刺史莊宗崩于中牟陳氏田餘令功諱
莊宗將殺之伶人敬新磨捧盤全責之曰汝為縣令奈何
殺將相以拱視賊何不殺汝而殺此也以此備天子之戲

天下何往新磨以手批其頰曰宗失色群伶大駭新磨曰奉天
下一人而已復誰呼耶莊宗嘗賜與厚新磨奏事殿中殺中
多惡大新磨去一大起逐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下母繼兒女
人莊宗怒將射之新磨急呼曰臣與陛下為一體救之不祥性
下開國改元同光若殺我新磨則同無光矣新磨雖曰莊宗釋
之新磨雖善排而不聞他過惡其收敗亂國者有景進史有
郭門島三人進居中用事軍機國政皆與參決郭美女以充
後官後存義朱友諒皆進為之也皇甫璋切趙在禮作亂在禮
得入郭而殺者皆璋之也郭從諫驕傲軍士為亂亂軍射
帝傷踣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殺於門高黃以
樂器可不戒哉

官者傳

嗚呼自古官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
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

張承業

承業唐昭宗時官者也為河東監軍王病以莊宗為之與梁戰
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
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功為多承業主藏錢而莊宗指錢指曰承
哥錢錢之錢可與錢一積承業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
庫錢臣王以承業前○承業十八年莊宗將即位承業曰梁
唐之仇賊天下所共惡也王能為天下去大惡使列聖之澤
繼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執敗為一使唐無子孫
天下之士誰敢與爭者臣唐一老奴耳願見大王之成功然
後退身由里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歎曰此本朝故先王時監軍
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
老奴安有與焉太原不食平

張若虛

莊宗東征應宿衛有變郭莊宗之居翰州詔書言誅行一付
排去行守改作一家獨得者千餘人使

○五代文章防矣而史官之職發於後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
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難以就經至於史家書是戰爭勝敗國
家興廢之際言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
使然無傳於後出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
猶能道之其議論可謂深於於非官者之言也自古官者
以小人善中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已信然後繼以禍
而把持之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
日益孤勢孤則懼禍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深安危出於喜
禍患伏於帷闥嚮所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愚已深而覺之
與疎遠之巨而圖親近殺之則棄禍而益深急之則快人主

為賢雖有聖智不能為謀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承業得
以為賢至其種種盡救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承業信卿
者有東官之幽既出與崔胤之胤召梁兵至而官者挾天子
走岐而唐亡矣○承業立詔求唐官者官者欲復用事馬紹宏
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驕驕辱辱威福以取怨天下莊宗疑明
有異志遂紹宏伺其動靜紹宏乃以情告明宗明宗反自紹宏
始也○承業立詔天下悉捕官者殺之及病官者盡漢漢用事
秦主於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承業奔于衛懷瑋而迎
廢帝于路○承業惡而救之

○嗚呼人情為愛樂自非聖者不能久而無歸○官女之禍非
一日以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
性位差又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自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
官者更服施為獨承業之論傳然可變而居翰吏一字以活并
又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善於斯二人取善焉

立製直

劉守光

宗未

請命於唐。唐未即從。仁恭怒曰。爲我詣天子。推節吾自有。但
要長安本色。尔何憂。求不得。那昭宗以守文子。出爲橫海節度。
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三十二友。擊魏魯貝州。羅紹宏來
救。於界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自魏至長河橫界。數百里。
仁恭復附晉。唐三年。梁攻滑州。仁恭謂其境內凡男。年十
五已上七十以下。皆聽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屯瓦橋。
束救於晉。晉攻潞州。羅紹宗亡。恭幸出多故。魏宮大安山窮。
極。奢侈。唐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莫不死。今然人用。瑾
土爲錢。悉歛銅錢鑿山而藏之。有雲。妾羅氏其子守光蒸之。仁
恭怒。逐守光。守光自構盧龍節度使。執仁恭幽之。乃爲鐵籠鐵
刺。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守光身衣縞黃。謂將吏曰。我
承此而南。而常天下乎。果攻魏。王鐸求救於守光。孫鶴以爲救。
趙之。江先至者。霸牛光以兩虎方闊。可恃之。吾當爲子莊子也。
遂不出兵。晉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柏鄉。守光聞晉空國入漢。乃

卷之四

戎自李姓宋名文通唐稱以姓名拜鳳翔節度使擅發兵攻之元殺楊悅希父子圖繼從戎自山南節度使戎自不奉詔志曰但使軍情安我馬難從從令向雁生靈因受命未嘗與諸將自此何之昭宗以表許不違不能忍宰相杜誥能以戎有此大兵雖且防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他日雖欲殺之藉以譴詰候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為卿坐受陵弱乃以軍主為招討使令卜京師市中言知不可物與聚承天門賊相誹謗无李兵爭殺名石鑿宰相宰相下機走亡其堂印璽李賊敗戎自犯京師昭宗殺兩樞密以謝戎自使罷兵戎自請殺李能從陽昭河中王重盈欲誅子珂玟爭立李克用請立珂戎自與韓建王行瑜請立昭宗不許戎自堅二鎮兵犯京師謀殺昭宗晉王亦李兵戎自懼乃殺宰相韓昭慶李薛晉兵至河中請殺戎自昭宗以王重盈戎自所因欲庇之以為德乃招重盈殺之戎自曰吾不謀殺昭宗已也昭宗遂安葬韓昭慶乃歸

元貞時討已擒犯京師賊賊出居華州加拜茂貞尚書
 茂貞上言賊欲恃兵謀害者雖至誅等語茂貞為
 元貞舉軍至同州全誅劫賊李鳳翔累軍圍之逾年茂貞
 賊步斬食盡宋直饋七十五人眾盡死而食人肉斤錢
 百約肉斤錢五百天子於宮中設小席遣官人背豆麥供御自
 後宮詣王十六宅唐廢死書日三四茂貞窮盡謀以天子與梁
 為誓示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
 茂貞斬斷全歸等懷自是梁與唐遂劫求汴而唐亡茂貞
 亦困於貞苦攻以絕挾賊請下令撤油禁城門無納松炬有謂
 之曰請去某月初茂貞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與元秦鳳唐
 于鄆郊寧郡方入于梁宋州滑七州而已同光二年李
 茂貞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使民利宋嘗署理鳳翔人之

建初不知書見玉帛書曰言以類求之何所不得因誦音韻
 諸韻則經李書之時轉錄成文編建抗賊兵民荆南成爲冒
 姓郭亦善爲詩李書嘗讀此詩兩郭皆聲三年李茂貞據北京
 師陷郭將奔太原建誦李書因諫欲制之諸罷諸王將兵及郭
 後諸軍將奔李書李書授其京作書應靈薛三章以恩賜其平
 曰史生建誦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与
 俊及趙歌泣下建誦行宮詩李書曰建誦參散殿後人三郭
 肅兵幽王於十六宅以兵圍之諸王皆憂呼遂見殺又欲廢
 昭宗立德王裕其父叔重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尔遭時之
 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獲族之禍吾
 不忍見不如先死李洩與衆大相飲殺兵迎天子建恐乃止昭
 宗東遷建從至昭昭宗李酒屬太相与建建贈太相足太相賜
 未也曰天子与官人願釋天下有兵伏死公不免建時出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已來多矣雖明英慎之主雖有高談
蓋論之士極使其楊楊有不能開其惑耳非重貴多惑偏其所
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逃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欽周太祖
之禍其禍終也爲書遺詔宗使以无指紙衣而斂將葬開
示人自葬刻石以告後世訓作下官無置守陵妾又使葬其
平生衣服衣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潭州
又葬其鮮卑各一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原其旨也

師唐州刺史使領備李寶書力為之謀有慶雲祥太祖廟
 昭宗於祠詔韓全誨等召諸將立帝之國韓道愷老臣取明國
 欲劫殺太祖不克太祖遣宋文舉攻之文舉戰死後師克陽太
 祖欲誅之未有以發友寧要曰曰陛下化宋為國諸子皆得葬
 而妾夫死韓人指在朝廷太祖遣人族滅之使者執坑師歸於
 唐為具與宗族故臣謂使者曰死所不免然惜長少失序下愧
 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獻樂於坑所
 李罕之
 罕之陳州人為入殿勇力兼數人少讀書不成去為僧以無賴
 所往皆不容乃乞食戲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應語于地裂其
 衣休黃巢為盜後歸諸將之與死與張全義分據河陽以附梁
 既而與全義有隙乃陽太原日以兵鈔張全義聞啖人為食居民
 也聚摩雲山罕之攻殺之立標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時賁伺
 地山更倚罕之為打殿罕之自以功多於賁賁謂罕之曰吾欲
 身何陽賁賁答我老矣若與一小鎮使休兵嗚老李也高
 賁期克用曰克於罕之之計備一鎮使休兵嗚老李也高

孟方立

方立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為家... 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為家... 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為家...

其先青州人... 其先青州人... 其先青州人... 其先青州人...

馮行襲

行襲字正臣... 行襲字正臣... 行襲字正臣... 行襲字正臣...

王伏義立功之時... 王伏義立功之時... 王伏義立功之時... 王伏義立功之時...

孔
續

孫德明

劉知俊

賀德倫

藥

康延年

郭延壽

○五代之民何以堪之

此之謂也。其說雖得而可也。

華嚴

乃因于

一、

梁簡入梁軍擊旗而還資中流矢鏃入臂臂命中鑿之左石
視者不勝其毒從簡言笑自若爲人剛暴難制明成國書
可擒賊不能守也先帝能負小吾恐不能之。從簡好食人肉
斷至陵擄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可得
一夕夜入其家殺之爭論還還不開見夫婦相待如賓云云

張增

天

通

劉鳳城

敬告

張希崇
寄崇崇子旅嘉州人四時盛美武節度使開屯田敦耕墾
從食而省饕餮知星曆
三年月檢軍口大星希崇

甲子年正月也我皇之明年

皇清通

漢書山人為人有身力此器善射應四鎮節度使契丹入寇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過為都招討使於中復重威陰送款手契丹伏於中召諸將半皆以降重威等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重威首以以書召即應其辭甲降契丹遣使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過行至平棘被殺

○嗚呼梁亡而武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梁之篡唐用荆之謀為多由于佐其父而殺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唐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申哭聲震天則降宜其欲殺使遇害然使遇害而起殺重威於中雖不免見害猶為得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使遇害而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雖以聚或責以備怨故廷著自勵之路廣備則難得故可責焉然知其所可怨與所可責豈不難哉

王公錄

弘治唐明宗時為新州刺史路王反應德夜以百騎奔衛州去七八里遇德將明宗師降德下馬謝哭曰路王反康誠義長公主教我逆尔于路高祖曰弘實宿將多知事請就圖之即見弘實曰主上危迫憂戚焉何以圖全弘實曰天子雖幼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口無也國主乘輿諸物從乎目也弘實數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象之上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與德得乎即從高祖上謂於驛舍高祖曰弘實語曰歷帝子前便足少守榮奔弘進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之公愛靖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主所在公亦助賊又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使行行之守榮殺弘進高祖因投帝使帝為高祖帝于野弘實奉帝長州府弘實子弘立

皇清通

漢書山人為人有身力此器善射應四鎮節度使契丹入寇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過為都招討使於中復重威陰送款手契丹伏於中召諸將半皆以降重威等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重威首以以書召即應其辭甲降契丹遣使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過行至平棘被殺

王周

州人歷遷州節度使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軍為州人可將二十餘年歷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梁廢民州人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憤民愛為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呼周出降周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降何面目周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使速之

安叔子

故字子胤宗祥武軍節度使歷四鎮狀如堂三而不通文所為鄙陋人謂之沒字碑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故在邢州已通敵數年傷與故一安故安拜鎮州節度使

王周

州人歷遷州節度使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軍為州人可將二十餘年歷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梁廢民州人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憤民愛為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呼周出降周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降何面目周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使速之

皇清通

可得天下者必先得人心而河北兵心不固
計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親賢及成之勞
士思歸不可遏制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輩
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厚曰公與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
不下數十萬公何出此不肖之言乎中知不可挽遂斬之推一
小校不從又斬之乃詣輝將趙在禮在禮提之乃與州人
輝中士數百將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國輝曰吾當
殺之及明宗與在禮合謀誅之禍自輝始即位輝自軍卒
擢陳州刺史在禮已棄將節龍鎮來朝輝曰與公俱起甘陵卒
成大事由我發也公今當自能恤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出
奔數千與之而飲以酒輝自若不謝而去

王進

進州人為人勇健走及奔馬漢陽鎮河東每有急遣進至
京師往還不過五六日遷都指揮使後周太祖起程遷都德
度使

○嗚呼王進之至王進之事未嘗不察其數曰其成在代之
君皆武人也進之所與俱者大將平各製土地封侯王何異
浪之波斯人也雖其能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
陣數年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武足善走
而重獲都何其甚哉夫進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欲出治則
君子居之而重則小人易之而輕故抑因循使進未始不
有而尤多於此則其極也進不於是故當此之時為國長有
不遺餘力矣進之至也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
國如更長長則其下乎易否否消長君子小人
常相上下子書進所以哀斯人之亂而是當時賢人君子之
在下者同聲道也

王環

環為鳳州節度使鳳州在秦州之西秦州之為環所敗也
宋曰吾必一天下以爲安而吾不又秦鳳兵出無功吾有
焉乃決意攻之及秦鳳相繼降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
州宗見環數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
至力出就擒雖不能事亦其所以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
左殿將軍

范延光

延光字子環相州人為宣徽使明宗幸汴朱守殷反延光曰
臣反跡若見若微之使持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
僕若果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破之明宗乃以
然遂乃以騎兵五百人自晝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
延明宗至所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守殺死汴州平安
延光與趙延壽並為護衛明宗問延光馬殺幾何對曰騎
三萬五千明宗曰卿曰太極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延
取河北賊兵河上馬三萬區今有馬三萬五千不能一天
延光馬多奈何延光曰一馬之食可養卒五人三萬五千
區馬十五萬之食也明宗曰卿戰焉而獲吾人吾所愧也明宗
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以延光為山公帝臨重營勸延光
以養法制之延光曰卿動當以靜重少待之已而明宗疾間京
師乃定時秦王樞兵驕宋王弱在外諸君為憂王延光延壽
求罷而宋弘昭馬驕為憂使已而秦王見諸明宗崩路王
延壽使延光奉大龍自廣入廣平入而擊去之以開術士張
延光曰延光龍也入廣中王壽之延光由是賴名美志晉天

社重威

晉威州人其妻石氏晉高祖女學命典禁其父重華反重華
聞戮子宗城重華爲懼月俾重華擊之不動欲少知以伺之至
重華曰兩兵分攻汝者先歟乃分兵爲三重華先以左右隊
其兩翼戰賊重華以精兵繼其中使重華大敗歟丹入寇重
爲此國行啓招討彼乃賊逆人詣歟丹請得歟丹詩以中國
之爲帝重華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陳于橫水軍士
喜躍以爲快戰及告以出降軍一解甲大興戶源原野歟丹
京師重華以呂央陳務士卒夾餉而人詭之僕餉趙定京師
拜重華大尉權不受帝高祖攻之食及出降解及期乃許其
子於市

李

守貞河陽人○**自**即莊頌義成節度使楊光遠反守貞破之○**重**威爲此而招討度守貞爲節度使契丹寇鎮安守貞軍中○**重**威重戰降契丹後漢高祖時重威死守貞自以陳新降易○**乃**與趙思鉅王景崇又○**乃**遣郭威率兵攻之諸將請○**擊**思鉅景崇牙柯曰三族連義以守貞爲主守貞敗則他○**傳**聲破之威獨獨問其進口君知博乎威曰多則多勝○**多**數非以善機○**傳**勝者勢也今合諸將以攻一城較其多○**傳**負可知威大遷莊以久○**傳**之乃與諸將分爲三○**傳**二○**傳**城○

南唐開闢南寧。秦無城以處三編。于其出單者。皆當先。知自
 息乃攻破之初。守員各僭總倫間以濟否。勢迫以力。勢常時
 備以玉。常有天下分野。方火侯。故人垂足。則事消矣。守員當
 更欲指畫虎圖。曰。君有天命者。中其第一。發中之守員。益自
 刀城破。與妻子自焚死。漢斬其首。吳南市。

張彥澤

牙澤爲人號厚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猙獰美射爲騷將帶圖時爲鎮國節度使晉辱其子上意謂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爲作章乃出奔牙澤傳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王國奏牙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式父鐸詣闕訴寃旨不省自丹與晉戰河北牙澤數立戰功後與杜重威李守貞叛降契丹耶律德光犯關遣牙澤以二十騎先入京師廷帝於開封府以兵監之及德光至京師聞牙澤劫掠無縱之百官及都人爭其罪乃殺之

○嗚呼晉之事既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累亡之不順蓋必從之理亦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際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然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殺之屍亦當其肉割其髓而食之屠裂蹈踐斯頃而反自古未有也當是時李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慕容身起

帝起漢高祖同產弟也冒姓關氏累世胡騎號關氏帝壯重威
反高祖命高行周討之帝絕爲劉仁周用兵待重厚超欲進使
戰數多辱行周行周見帝相以壅塞口自訴高祖召帝超貴之
周兵犯京師侯益謂超曰此兵之來其家屬多在京師宜期
門以挫其銳置其妻子後帝以兵北兵可恃得身超曰此

東漢校正五代史詳錄卷之七

東坡志林正五代史詩集卷之八

陳曰禮義廉恥廟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事居正之德
言也禮義治人而大法廉恥立人而大知也廉恥無所不取
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亡亡無所不至况名大
以無所不取不爲則天下自有不亂國矣夫有不亡者子子
能廉恥老幼俱自以爲榮其所謂無廉恥者矣則天
國豈可從而知中子於五代得公高士三死事之臣十有
五而於王之被服飾者以孝古自高而事人之婦仕人之國者
多矣然使史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其於儒者果元其八誠
豈非高節之士與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致節君天下者不
足顧而莫能致之故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言此
哉子宜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時人猶能
知此則知世固嘗有人而不將見也凝妻李氏之門爲州司
戶參軍以疾卒子官提舉妻貴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自其
族以歸更過關封立族會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歸之不
許其有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奉美酒而出李氏仰天
長嘯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子爲人執死不可以一手於
汗吾身即同妾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哭之或爲彈指或
爲之泣下關封立聞之曰其妻于朝有忠義封贈厚卹李氏
而告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所以備死者固多矣
之風儼少知愧哉

其意幸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因罷拜恩及伯○治學先借受
賞額以君恩者奏請給還官○視之則其貶擢靡率四壁庸碌
命以供贖物賜之時其事乃與天下大事而處為相次依古之
周禮乃該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和

事字曉也事通七明時送官人路王保京師舉帝奔
廣州宰相以隨手恩與百官謝王請導駕殿勸進頭曰今
天子蒙難于外是以大位勸人若此王守節以忠義見責甘射
河謝以對陛下與路王皆大反于地不如守節門取笑
若遂立詔未終殺路王至家於階前自刎近百官物然而去
王止于正陽門外道人從漢家約加金邊白青綠

亂

變文記

文紀字子持孝進士明倫時爲儒史中承初上事百官議參吏
白諸道進奏主客次通名各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爲故事文
紀曰官雖微薄敢陳舊制因遣吏輸之進奏長轡臂喧然不謂
已入見文紀據牀端易臺更通名責拜既出投詩于朝明嚴閣
趙鳳進奏更比外何官鳳曰州縣幾選知後之流明宗曰乃吏
卒爾汝而遽之○○立欲擢宰相兼書通事內城郭中
夜焚香呪天以勸諫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晉書紀太原
廢帝北征顧文紀曰自卿爲相詢于國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
至此卿宜如何文紀皇恐謝罪

馬胤孫

除而已

坐忘

裴字昭輔敏於文辭舉進士明宗時充定州侍郎故事吏部文
 武官告身皆朝未展給軸轡然後給其涕高者賜之青皂不能
 展只得初襪而黑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詳錄其敕官裴遂爲

丹陽縣志卷之八
之元氣萬物之命實明氣順正而星度不虧榮多王星得常統
蓋一日以宣明之氣順合榮多之五星二府事合制為新海以
曆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一元陽正月中氣為首節行
百刻六十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古所用
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優末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重
夜昏靡皆失其正續依古改正從之

趙延壽

延壽字子安父溫時事蜀王延壽司天監為建古言小不
中輒加詰責故卒戒子孫曰後世若此業於世而得果
死幾天子孫以他貴仕進者不必為也周顯祖兵入京師召延
壽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壽曰王者德天下當以仁德
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將亂此所以亡時太祖以兵圍
洛陽劉劼第開延壽言周之

南齊校正五代史書卷之八

南齊校正五代史書卷之八

十國世表

陽平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興起盜賊蜂起其最著者
李勣據蜀而富饒險而實關關則事始開關則事始開
越其九年性視人猶舊遺到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
氣不通語曰清風與義除大勇且出燭火息故言又作天下同
只云陽平州約三十九州

楊行密

行密字化陳州人有力能舉百斤唐僖宗中起為亂
廣州後敗陳希烈兵數千衣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其兵皆
初田頌及安仁義朱泚等以兵從行密起微服及行朱泚
三人極力贊頌頌除之頌因行密請將攻路遠反仁義聞之
亦反行密遣李和勸頌死路遠王莽軍志欲圖仁義兵
之軍中性生事者多不聽命於行密行密自志誠之言行
當理樂之一種之學士大賞仁義自之一度重地進而入
仁義勤之頌之將敗行密遣兵討之天入曰吾業成而後
吾見不足任事得者皆付之無暇夫人召孫書至行密
屋行密長子也行密與書厚宣州及卒行密遣書宣州庫
諸軍兵三千以陳希烈遺將之既立黑雲軍兵召諸將自
衛而陳希烈有立僭之功乃斬諸逆盜入襲殺僭

楊隆演

隆演行密第三子也初隆演之叔隆約公其地以巨梁及
隆約有約自立召諸將議之隆約可求曰今四境多虞
生之不可然恐為之未速不若輔幼主隆約以嚴時然後
隆約母史氏教言隆約立願由此隆約有隆約隆約出
隆約可求曰今隆約兵出外都將至矣可求因從隆約

世溫時年僅田古人不應一練之選况公楊氏三世之將今
嗣新立乃求若外以苟安卒溫陽謝曰公等斯留不願去也
溫求附溫使客刺之不中可求詣溫謝教類以紙履之罪
溫由是專政陰備而巳溫出鎮八州留其子知訓東
知訓以溫幼懦陵侮之知訓當求禮所殺溫請隆平即天子
位改元國號曰大吳溫大丞相溫之從弟金陵也以知諾字
溫之弟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世傳下士人望願若
溫之弟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世傳下士人望願若
溫之弟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世傳下士人望願若

行第第四子也徐氏立之改元國號曰大吳溫大丞相溫之從弟金陵也以知諾字
溫之弟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世傳下士人望願若
溫之弟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世傳下士人望願若
溫之弟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世傳下士人望願若

溫年勤美海州人少願為盜行盜於台明縣行盜賊下行
所與起事劉景隆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
行盜欲殺朱廷善溫用其意殺之求教行盜陽為目疾事成
預立僭之功溫客尤見信者惟知祥最可求求善善者知
祥長於財利溫以軍款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具人謂之嚴路
○嗚呼宜亦有道哉行盜之實無行盜為人寬仁雅信能得
士心其將叛於海州為賊行盜溫善之需財請將討其
溫以報之行盜曰儻以此為惡善善者為耶其使從者張洪
黃勳而待其殺之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度細員知不
又當其將叛信信各奔殊行黃水左右勿進曰信許之
主雖必復來明日果來行盜起於海州其下皆叛

世溫時年僅田古人不應一練之選况公楊氏三世之將今
嗣新立乃求若外以苟安卒溫陽謝曰公等斯留不願去也
溫求附溫使客刺之不中可求詣溫謝教類以紙履之罪
溫由是專政陰備而巳溫出鎮八州留其子知訓東
知訓以溫幼懦陵侮之知訓當求禮所殺溫請隆平即天子
位改元國號曰大吳溫大丞相溫之從弟金陵也以知諾字
溫之弟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世傳下士人望願若
溫之弟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世傳下士人望願若
溫之弟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世傳下士人望願若

行第第四子也徐氏立之改元國號曰大吳溫大丞相溫之從弟金陵也以知諾字
溫之弟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世傳下士人望願若
溫之弟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世傳下士人望願若
溫之弟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世傳下士人望願若

溫年勤美海州人少願為盜行盜於台明縣行盜賊下行
所與起事劉景隆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
行盜欲殺朱廷善溫用其意殺之求教行盜陽為目疾事成
預立僭之功溫客尤見信者惟知祥最可求求善善者知
祥長於財利溫以軍款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具人謂之嚴路
○嗚呼宜亦有道哉行盜之實無行盜為人寬仁雅信能得
士心其將叛於海州為賊行盜溫善之需財請將討其
溫以報之行盜曰儻以此為惡善善者為耶其使從者張洪
黃勳而待其殺之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度細員知不
又當其將叛信信各奔殊行黃水左右勿進曰信許之
主雖必復來明日果來行盜起於海州其下皆叛

漢書地理志第六子重暉撰曰一日重暉子景雲南都陷時
國皇李煜嗣位于金陵二年始阻鐵鉉固守多以十餘
三銅鏡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皆以轉輸
史云欲用為相而不與載北海將家子也與李範相善而
願以定中原報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及周
准命穀為相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熙載四年
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曰詔煜赴闕煜稱疾遣徐鉉奉表求
王即克金陵熙載等至京師封漢壽侯初熙載
熙載有異圖及入見大臣先入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
太祖笑曰非尔所知明日鉉朝仰而言曰李煜无罪陛下師出
无名太祖徐召之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
過失其甚焉數日言太祖曰尔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无以
對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精也蓋王者之與天下必歸於一統其
可來者來之不可有伐之情傷假藉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乎
讀周崇征淮南南朝其區區區區無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
其亦也然世間之美武有足言者蓋為其辭之過歟自陳
臨江王

王建

王建字光國華州人隆貞稱王建狀貌偉然少屠牛盜驅散私田置
人謂之賊王八後為軍李德裕將迎門崇以蜀為田令拔養子
德裕元年韋昭度為西川節度分印蜀黎雅為永平軍拜建節
度使建殺昭度親吏昭度恐符節與建而東建即以兵拒劔
門兩川由是阻絕四年三年唐封建蜀王王建與唐因其有
人鳳凰書觀白雀白兔甘露之瑞乃即帝位改元為大順

王

析半化源方廣大口垂手過腰顧自見耳能爲浮豔之容既立
 尊母爲皇太后后姊爲皇太后妃以教令實官自刺史以下每
 一官闕數人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
 析年少荒溺資政於官者起輩輩莊重北太清延昌會直之殿
 前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殿之草飛鶴之閣瑞獸之間聚諸
 嬪妾婦人日夜酬飲墓主宗壽琪嬪以杜撰爲言言發立榮韓
 卿等歸曰墓主酒悲不營主氏晚年俗號爲小帽謂之虎腦帽
 僣葬之戴大帽大巾幘後宮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
 冠其髮蓬然更施朱粉號醉粧行立之明年改元臨熙時嘗既

汲冢遺李廌贈曹芳乃戰伐蜀之策明年郭崇韜伐蜀是歲改元國號衍行幸至梓潼大風拔木太史曰此貪狼恩也倘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乃至縣谷唐固入境所至迎降王宗弼辭謝固多諾款於唐固唐固賜衍詔曰國當烈士而封必不薄又于後三人在上之言不救衍所然就道行至秦州驛莊宗甲寅進討復問延國孫其族三年秋八月三日甲寅

○嗚呼自秦漢以來幸有冬官泮瑤雖有善辨之士不能復其
載也予讀皇皇墨子國聘真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
出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異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
爲三王氏不足必審之則視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
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骸其形是不神也
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鳳凰爲之遠人者也昔堯
臨天下政成而民悅命作樂一養和鳥獸聞之皆效舞鳳凰
至史因爲美使世國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不至

則以清君議政之時帝王大能之實莫尤瑞哉
 也而袁出擁蓋登而捷之狀其自出也春秋書西行懷群議之
 也內行非其速也懷蓋蓋取也聖人已沒而異說興乃以
 瑞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特命瑞瑞蓋隆之言治出如堯禹湯文
 武之山未嘗一出而一出於此世孰知其瑞瑞哉蓋玄物也好
 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宜角通有宜而數瑞以在官
 法爲王者難致之瑞數瑞蓋出於諸家其失多矣瑞蓋吾不知
 何物也賈誼以爲瑞者文王之圖履歷官也然爲瑞者其所貴
 之欲乎夫彼人之或有難與爭於萬倍之時待其有所疑者然
 雖從而攻之麒麟鳳龍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罕于蜀止雖好
 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瑞者有以
 異焉

孟知祥

知祥邢州人爲晉主中用使唐兵攻蜀知祥
臨行奏曰蜀平據地無知祥三年十二月
尹西川節度使國自立知祥則與兵甲唐有王蜀之志
定遂驍銳重兵飛將軍王萬餘人會李仁罕趙延福張
將之初親王班師知祥舉成都蜀人及王氏故臣家
萬路以結實餘者猶二百萬明宗以懷柔良第三川制
蜀福實餘錢知祥留李良而不奉詔安重誨疑有異志以
爲監軍知祥斬之四年明宗遣李仁矩責勸進錢知祥不
肯出安重誨又以仁矩爲保監節度使及重誨殺仁矩而知
祥舉兵反明宗命石敬瑭討之大敗乃班師知祥復攻重誨
之妻并有東川明宗期知祥乃即帝位國號蜀改元
是年六月卒

希聲股次子也荆南高季昌聞高郁欲殺計其而楚強使謀者
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
素忌季昌兵臨城令殺之是日大霧四塞設怪之及聞高郁將
聲大哭明年季昌立開津關好食雞某之日身五十餘以
供膳終年希聲不哭泣食雞肉數年潘大誠之曰昔阮籍居喪
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

希範希範弟也襲封楚王命勸助攻陳漢州立銅柱為表李皇
繇之南字州首長率本部十八州都雲南長史十二郡特呵率
兵備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國高亮王其贊繼焉加
賦於國中又作八龍箠以八龍箠註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
破晉中國六殺丁恩禮殺曰先王延平王以攻破丹州衛日

希廣希範同母弟也然其爲人最賢公位奉王兄希範希廣不
然希廣慈愛敏于李善李元芳長於義讓大將軍因擒希廣繼
之希寬自立後宮於太原以置政任其弟希範希範將徐威縛希
寬于衡山而立希範希範亦遣兵討希寬希寬遁歸入其黨
王馬氏之族千金陵時月夜而亡希範希範遣王馬氏別南
奔鎮舒州當時臣僚皆謂希範希範下詔曰希範希範兄弟自
人關京師親

東坡校正五代史卷之九

[illegible][illegible]

王延壽

延鈞嘗知長子也○延鈞嘗時延鈞過延鈞中國多姓延
翰版史記閔城王無翰傳示其將吏曰翰自古王國也吾今不
正何待之有遠遼國種王翰者正朔爲人長大美者如王翰帝座
代翰而族性翰妻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翰延鈞翰
以兵入執延鈞殺之

王

元帝時，王吉曰：「六十一年後，天子將崩，太子劉奭立，太子少傅王吉曰：『六十一年後，天子將崩，太子劉奭立，太子少傅王吉曰：』」

王

君公之自來相因循故人之親本好惡不爲天所

王

自相出擁護繼嗣相王使自相之新羅遣使聘問以
約相王以示修曰此將何為修曰不意不善者前之唐君
既立前羅使相繼嗣繼嗣則王而修已死矣繼嗣執其
位而節生血流滿地身延致為羅州節度使劉禹少王百
立不叶教李兵相攻繼嗣唐帝常為牛飲難臣臣繼嗣而
殺之

王

延政嘗知子也。以福州爲國都。故元天曆中。延政遣使還朝。請
集議舊臣於朱文進升殿。各言其忠而臣之失。進以重器對六軍。
諸衛義士氏子。皆在福州者皆殺之。轉運使以黃紹顯守泉州。
維繫寄漳州許文舉等。初劉東州置藩閫侯。經計州人曰黃文舉。
王兵取福州。與金鑑世爲主。次臣黃鑑不從。事賊乎州人敬以
類帥王繼勳爲刺史。續人亦贊黃鑑。王繼勳爲刺史。文鑑繼以
丁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書圖亦欲文進傳自建州林仁
露。又教重調也。延政部福州。延政遣子健昌平福州。而功績
以延政統制。將事亡達數條。乃自立法款。李光景其後。
定州上延政。遂以金陵割鄱陽王暫從敘闡。延政降唐勅王繼
以送于金陵。表召李仁送入朝。仁達降于吳越。續大則元月。

上海南京路100號

至是宇始降伏州人爲不潔家僅一元年魏對南鄭度一利國如夷十州曰唐天爲靖道所降李興時至江陵一城而已一魏主曰吾行有二夜曉明一

萬從謙

後誦其長子也。以父自絕于唐。乃表奏連贖罪銀三千兩。密封從誦勸海王爲人明教。多權詐。會時來郢州爲鳳。高祖不許。起太原遣人奉表勸進。乞郢州。高祖亦不許。從誦奔郢州。爲其所敗。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國自吳據常而南。陸閭變秦梁。正朔雖明。直事假道。制南奔。從誦字敬留使者。掠取其物而歸。以言責。陳或發兵加封。遂之而無視其後。陳敬留爲首。唐從誦所向。陳臣盡制。賜子故諸國。自目爲高祖子。元平。

保羅拔師子也。元年，對南平王荆卿曰：「後唐以來，常欲
一貢京師內中關兩地，乃西國所無，故不責矣。初李廣之
以兵五千爲牙兵，未嘗肯給於眾軍。國時欲給以兵，乃三千
石後不復給。」元年春。

[illegible]

劉曼

帝地於唐周十州抵賊足以自給公爲之害不以此博
 後爲人所制吳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羅士民以益兵公
 命吳越吳乃謀李兵周公固自難陽立長子智爲漢嗣吳主
 曰吾兒爲帝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太祖少嫌其頭上爲
 雀此謂之邪雀兒太祖見吳使者具道所以立賢之意因自
 其頭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離背天子者乎公無疑李讓曰太
 公化順其勢不爲漢臣因勸吳以兵下太行塔逆津以待
 吳焉曰僞儒欲難問我父子命斯之已而周果代漢吳乃即帝
 位於太原許元遣使于款丹九欲與吳約爲父子之國
 以叔父事之元欲以黃鸞執聘太祖崩是乞兵于款丹弟丹
 以十萬助吳吳自討騎兵三萬攻隴州四親征興吳戰于高
 平吳敗獨棄黃鸞歸爲治廩師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
 軍世宗攻太原圍之自四月至六月攻不克乃班師吳以

承約更父子也既立遣人奉表契丹稱男初見諸張元微言曰吾以高祖之業授之曾孫不為耶公屈期與公爭後國家之禍至於稱帝一方豈復已也故其潛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年四時之祭用家人禮秉鉤立始改元契丹立七廟及宋真宗更叛命遣將太原已而筠敗死衛敵服也被執開敵承約以助為反狀敵言不遂太祖命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敵曰臣得死所矣太祖曰忠臣也釋之遣敵致書于承鉤承約不報乃以耶無為參謀國政承約自李筠敗失契丹之援無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太祖因謀者謂承約曰君家世周為世讎宜其不臣今我與尔無所間何為爾此方之人若苟有忘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約復命曰河東之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然承約家世非叛者區區于此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更其言以終其世不加兵承約立十三

年表

劉備立為後主於成都... 蜀主劉禪... 魏主曹操... 吳主孫權...

四夷附... 漢之興衰... 漢高祖... 漢文帝... 漢景帝...

漢之興衰... 漢高祖... 漢文帝... 漢景帝... 漢武帝...

漢

漢

漢

漢之興衰... 漢高祖... 漢文帝... 漢景帝... 漢武帝... 漢之興衰...

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呂祖謙編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此蓋其讀史時刪節備檢之本而建陽書坊爲刻而傳之者凡史記二十卷西漢書三十卷東漢書三十卷三國志二十卷晉書三十卷南史二十五卷北史二十八卷隋書二十卷唐書六十卷五代史十卷前冠以彊理世系紀年之圖所錄大抵隨時節抄不必盡出精要如東漢晉二史內四言贊語於本書已屬贅拇駢枝乃一槩摘存殊爲冗襍又如北史紀傳爲隋代而作者業已併入隋書乃獨四夷一傳仍及隋事而隋書內遂刪去之爲例亦間有不純然南宋諸儒大抵研究性命而輕視史學故朱子作貢舉私議欲分年試士以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蓋虛談無實之弊朱子亦深慮之矣祖謙雖亦從事講學而淹通典籍不肯借程子玩物喪志之說以文飾空疎故朱子稱其史學分外子細附存其目俾儒者知前人讀書必貴徹首尾卽一刪節之本而用功深至已如此足以爲宋儒不廢史學之明證也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十四卷

東漢精華十四卷

〔宋〕呂祖謙輯

重慶圖書館藏明正德元年張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漢精華
十四卷》提要

學於古而必求是非之正務合
聖人之道不為異說所惑則見
諸設施失必鮮矣東萊之在當
時諸儒稱其深於史學於此足
以見之然使不本諸經而惟史
是學則議論之正曷能如是也
哉此又讀是書者之所當知也

東萊為書而張君傳之其心則
同其嘉惠所及不亦遠且衆乎
君以視予曰必子宜序辭不獲
輒為記新刊之歲月俾後之人
知是書之所以傳也

正德元年歲次丙寅春二月望
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南京太

常少卿前翰林

國史修撰太子左諭德杭郡東

厓李旻序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總目

一者本紀

先要知人君地位聖賢中主昏庸初之

次要看資質短長短者不長者不

次要看時代興衰大治亂不

次要看事業難易創守成中興之

次要看規模大小混一之分

次要看治道粹駁之類人臣亦論

次要看措置得失事分大小

次要看任用賢否先及用事之臣

次要看事意本末成敗看謀議與

次要看情理血脉而相如事是情非

次要看情事同異述相如事不相

次要看古人深意古人用意雖不

次要看史法褒貶褒貶之類

次要看議論當否然自得此人

一看到傳一

才能偏全有全者不可

心術邪正在餘各以所長

學術淵源

出處終始

第一卷

論高祖地位資質	寬仁	為慶
知人善任使	好謀能聽	狎侮
不學	好酒貪財及色	論高祖治效
論高祖難易	論高祖規模	
論高祖治道粹駁	用人	
論高祖措置	全得	全失
論高祖任用	張良專救高祖失	
陳平專救高祖詐	高祖資偉人	
事意本末	性理血脈	事情異同
陳涉立六國	高祖立六國	
韓信背水趙不能勝	漢兵走險楚不能制	
蔡生說項羽都咸陽	要敬說高祖都關中	
封呂氏	待韓信點布	
古人深意	蕭何營未央宮	田肯言齊
姜敬言都	曹參在蕭何衙中	
張良窺見高祖疑心	分杯羹	
史法褒貶	議論當否	
第二卷		
列傳		
陳吳	項籍	陳餘張耳

魏豹田儼韓王信	韓信	彭越
陳布	盧雄	吳芮
樂布	田叔孟舒	蕭何
張良	陳平	王陵
亞夫	樊噲灌嬰	周昌
姜敬	朱建	孫叔通
第三卷		
論文景地位資質	文景寬仁恭儉	景帝資質刻薄
論文景治效	文帝海內富庶	景帝風移俗易
論文帝難易	文帝承秦弊至難	
景帝承文帝善易		
論文景規模	文帝有王者規模	
景帝緣吳錯心術別全是霸		
論文景粹駁	論文景措置	論文景任用
事意本末	論除肉刑	論除誅謫
論吳楚事	論匈奴和親	論文景富庶
論文帝取將	論文帝不制禮樂	
情理血脈	要選太子	賈誼治安策
情理異同	古人深意	史法褒貶
第四卷		

列傳		張蒼申屠嘉	淮南厲王 賈誼
第五卷		袁盎 晁錯	張釋之 馮唐
論武帝地位資質		賈山 鄒陽枚乘	衛綰 直不疑
改文帝之恭儉		周仁 石脣	周亞夫 繆賢
論武帝治效		佞幸	
論武帝之恭儉		雄材大畧	
論武帝規模		開拓土宇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論武帝規模		文帝永泰樂舞	武帝永文景樂舞
論武帝規模		嘉唐虞樂商周	
論武帝規模		表章六經	用人之隆
論武帝措置		征伐 封建 權勢	郡吏
刑法		食貨 歷象	
論武帝任用		不任宰相	用九卿
用人難		高祖路遠	文帝好安樂
武帝多欲		宣帝繼統	景帝刻薄
昭帝最聰明			元成惡賭
哀帝暗慢		惠帝資柔弱	

事意本末		征伐	弱宗室
情理血脉		情實異同	景帝繼高祖法
漢武帝害民處似秦皇			
古人深意		史法	
第六卷			
列傳			
霍光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河間獻王		李廣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卜式	張湯杜周 蘇建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三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終軍 東方朔
公孫賀等		石慶	霍光 金日磾
汲黯		鄭當時	傅介子 倚不疑
酷吏		郭解	韓周申公 儒林
第七卷			
論宣帝地位資質			在民間知官吏欺弊
知民間愁嘆			
論宣帝治效			論宣帝難易
論宣帝規模			自處以韓伯
程制世教全似管仲			二吉全漢三建

論宣帝耕戰

論宣帝耕戰

推亡固存

不臣匈奴

置常平倉

論五經

置屬國處降羌

論宣帝任用

能任魏相

任光國過於詰難

事意本末

德霍光弊

論常平倉

石渠論經

祥瑞紀年

情理血脉

事情異同

文帝議片語

宣帝迂闊王吉

古人深意

史氏褒貶

第八卷

列傳

魏相丙吉

趙充國

常惠

鄭吉

于定國

王吉

韋賢

疏廣

陳萬年

鄭弘

鄭昌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敖

孟寬

馮奉世

楊惲

張安世

杜延年

夏侯勝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名信臣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路溫舒

第九卷

論元成哀平

元帝昏懦

元帝加之荒謬

哀帝昏懦

平帝幼弱

論元成哀任用

元帝知蕭望之不能用

成帝因王章言疑王氏為張禹所誤

哀帝誅大臣

事意本末

德霍光拔威柄

德刑名用儒生

德蕭望之死信張禹

德王氏誅大臣

論斬却文

情事異同

文帝恭儉

元帝恭儉

武帝好儒

元帝好儒

史氏褒貶

列傳

劉向

劉歆

息夫躬

賈捐之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辛慶忌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貢禹

龔勝

龔舍

鮑宣

嚴君平

鄭子真

薛方

郭欽

蔣詡

紀唐

韋元成

京房

翼奉

李尋

王尋

王章

諸葛豐	劉輔	鄭宗	孫賓
母將隆	何並	蕭望之	馮奉世
康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王商	史丹	傅喜	薛宣
朱博	翟方進	杜欽	谷永
杜鄴	何武	王嘉	師丹
楊雄			
第十卷			
秦楚之際月表	諸侯王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王子侯表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		
律歷志	禮樂志	刑法志	食貨志
古井田法	後世井田廢	勸農	地方
常平	農本	賦稅	漕運
蓄積	錢幣	武帝橫賞	
武帝橫欽權法	武帝聚欽之臣		
漢臣議食貨有三等	王莽變法亂制		
漢君有三等			
第十一卷			

郊祀志	合祭起王莽
古興後世祭祀之異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溝洫志
五策是非	水利
第十二卷	漕運
藝文志	六藝
兵書	術數
易學圖	言學圖
第十三卷	方技
詩學圖	禮學圖
春秋圖	穀梁圖
諸經旁通	
第十四卷	
循吏	宣帝循吏最多亦有褒貶
武帝時只一董仲舒	酷吏
文帝寬仁無酷吏	景帝亦有酷吏
宣帝時多循吏亦有酷吏	貨殖
游俠	佞幸
西域	匈奴
外戚	元后
	王莽
	叙傳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總目錄	

論高祖地位賢質

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貪財好色不學而性明達

好謀能聽

一曰帝克之苗裔

二曰體貌多奇異

三曰神武有微應

四曰寬明而仁恕

五曰知人善任使

以上數端說盡高祖地位賢質

寬仁 懷王諸老將言沛公素寬大長者 不殺子嬰

約法三章

此事全好無失

此三項最係得天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此項明一

大度

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

酈食其知高祖大度

陳平黃金四萬斤

能赦田叔孟舒等

知吳王濞有反相不改易

此等事全好無失

嫚罵

不愛爵皆是大度只得無恥之士駕馭英豪中有得失

知人 王陵論楚漢得失高祖自謂能用三傑

善任使

料魏豹三將不能當韓信等

呂后問何人可相等後皆如所料

趙光以巧計取御史大夫

識陳平不致要用其計致叛者九起雖云智有餘亦

不遠 此二事不與學性明達相關故有得失

好謀能聽

誤聽守關計取項羽於賴張良免

誤聽立六國計賴張良不敗事

誤聽使者十輩言圍平城遂用姜敬和親約

誤欲止宮休舍賴張良諫止

誤欲西歸賴張良平諫追羽

誤言安事詩書賴陸賈諫聽

誤不知尊大公賴家令言即聽

誤欲易太子因外賴張良招四倍定

誤因蕭何賴王衛尉諫改 誤處皆緣不學改度皆

緣性明達若使科學亦無此誤

狎侮

溺冠

騎項

嫚罵皆不足好

侮慢張敖致貢高之禍後知田叔孟舒方悔下求賢

招平無所得張良因見機招四倍定明君之

不學

以抑倭不得四時

以欲易為不得魯兩生

緣陳平問楚自楚蕭何

緣偽遊雲夢叛者九起

欲以周昌制呂后竟無益 得田叔孟舒不能大用

好酒貪財反色

入彭城取美人置酒大為羽所破

愛戚姬

論高祖治效

天下既定本是飢渴易為飲食之時只因偽遊一事叛

者九起

高祖終身干戈不克治定只是紀不班固所說規模

論高祖難為

秦有上傾之勢高祖如推枘行易於三代之典不階尺

上一人之柄與堯舜同然光武因人思漢易於高祖

因秦之亂與唐太宗素隋亂同然太宗來晉力精兵易

於高祖

以敵較之尋邑之才不能當李密之屬隋末群盜亦不

過如先武之初皆無秦項之敵

漢承秦滅學高祖不學履三代難

光武中興漢祚賴在太宗結帝之

論高祖規模

入關珍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

吾亦欲東甬安能久冀籌於此乎

敗於彭城後謂隋何吾取天下必矣

語與功臣剖符

作書

正錄高祖不學性明達

蕭何不通收國書

曹參不通律法今

故漢之規模止於韓彭

過沛歌大風思得猛士守四方亦不到王者規模地位

論高祖治道粹駁

王道本仁義

高祖寬仁天資

楚懷王將

董公說

高祖所謂義者皆假之

不知尊太公

溺愛戚姬

欲易太子

用人

蕭曹股肱 良平股心 信布介牙

所以不純乎王者皆是韓霸賴得寬仁過於霸者所

以有漢四百年基業

無之法多因秦舊不能從先王不得不取

能持除

論高祖措置

全得

不聽趙高連和 約法三章 不受牛酒

封宮室府庫 還定三秦為義帝發喪

不殺子嬰 赦事皆係興亡

用詐信取魏代趙燕齊 用彭越燒楚積聚

說下九江王布 取敖倉粟 深溝高壘

出軍宛葉 死者給棺衣 入武關

封趙子弟 用田肯封齊 都關中

封雍齒 赦事皆係成敗

有得失

會鴻門 免道幸免 間亞夫 出於事急錄此

捐地與三將 一時不得已 終

大封同姓 本以制異姓及王

結和親 一時求安時漢 秦韓信軍 欲得兵柄不

戮丁公 紅大異與敵 制程儀 代之孔運委

全失

守關軍項羽 偽進雲夢執韓信

封項伯用周昌相趙 聽呂后臨彭越

論高祖任用

月行守 不以參

用信為大將 用子房為腹心 不以陳平

用王陵 陳平 用陳平 周勃

非三陳劉呂曲直不分非陳平

非三陳劉呂曲直不分非陳平

高祖實倭人 孫過身進大將皆害高祖心術

緣此不得四結魯生之用其他如六國義士魏田叔

趙李左車楚薛公之屬卒不為用田叔孟舒之屬不

過為郡守

事意本末 晉書本末

晉韓信登壇合知項羽為韓信所取 京索

看高祖為呂后合知諸呂終為平勃所制

看楚懷王諸老將言便合知楚漢得失 謀入關時

楚漢以見於故道八關時秦民大喜秦民大失望

看入關約法三章便合知漢以寬仁得民

看入關約法三章便合知漢以寬仁得民

看入關約法三章便合知漢以寬仁得民

看入關約法三章便合知漢以寬仁得民

看入關約法三章便合知漢以寬仁得民

看入關約法三章便合知漢以寬仁得民

看入關約法三章便合知漢以寬仁得民

看入關約法三章便合知漢以寬仁得民

看入關約法三章便合知漢以寬仁得民

看入關約法三章便合知漢以寬仁得民

看馳入信壁奔共軍便合知自立不三族聖所必敗

看鄺食其下教倉便合知漢終以食勝項羽

看項羽殺宋義便合知必殺義帝

看項羽為宰不平便合知楚漢曲直諸侯終不附楚

看田肯說親王子第王齊便合推秦齊後於漢有何功

曹參傳見效

看三老董公遮說為義帝發喪便合推到教羽十罪

看置三老便須知董公有益於漢

看未失宮便合知武帝奢侈所因

看叔孫制禮便合知漢一代之禮終不能立賈誼董仲

舒王吉劉向皆空言

看蕭何撥秦失於漢尚存路溫舒其一尚存

情理血脉

陳平但知間楚不知自間蕭何

人但知子房為雍商言不知為救偽遊雲夢

高祖寬仁止在秦民六國各以為其主為義帝發喪所

以動諸侯

人但知齊得十二不知意在制淮南梁代與呂氏求賢

詔因孟舒田叔下子房固求賢詔窺高祖懼心逆招

四結

廣武間丁壯若軍旅老弱疲轉餉為軍士死者衣棺

轉致其家所以慰人心

高祖兩率韓信軍為有張耳曹參

事情同異

陳涉立六國天下素厭秦起而攻立六國是信其法

六國竟亡秦入關雖是

高祖立六國天下素厭秦起而攻立六國是信其法

下未定

韓信背水趙不能勝信其法

漢兵走險楚不能制信其法皆是故皆勝

養生說項羽都咸陽見勢不見理也秦民失望咸陽

不能索韓信

要說高祖都關中見理托於勢之高祖得秦民之

勝負要矣周民

封呂氏王陵廷爭所以存劉呂曲

此與伍尚伍員程嬰公孫杵臼意類

以上皆是故皆濟事

待韓信點布即見布極其所欲驕氣供養與漢王等同

古人深意存心為有功臣

知惠帝柔懦之故以信

蕭何嘗未失官不為重威使世無以加

田肯言齊意在外

妻教言都不為形勢

曹參在蕭何街中不知蕭何意曹參以漢相為齊相不

為相不能諳何意呂氏之卿

張良自陳平用事後非均不才

窺見高祖之疑心

招四皓又窺見高祖之懼心

分杯羹是不學之語

史法褒貶

西漢一之

班固以漢人作漢史大抵用漢之清議所

議論當否

班固論高祖孝惠皆是

惠帝仁柔之君但非克家之子

論諸功臣亦皆有深意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一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二

列傳

陳兵吳元在陳志在富貴志滿即歸

項籍之徒起兵藉端之禍此者

救趙入關楚漢雄已次

救趙用力三十萬

范增變詐之人不知天命亦不識理

殺宋義范增有一范增不能開王謂仁有

殺宋義范增不能開王謂仁有

范增卑欲殺高祖不知高祖王不可殺又不知

羽失不在捨秦都楚不謂但欲飲其舊俗

使項羽如高祖楚人豈不為項燕韓信陳平宜亡楚歸

漢匹夫之勇婦人之仁

人君大節一愛人一知人

陳餘張耳班固云勢利之交斷盡二人只是我國之士專

魏豹田儼韓王信六國後大聚皆非英雄之才

一為六國無道

二為人才非英雄

田橫之客 大相如四公子之類

韓信

善用敵 楚漢已定

專用智 楚漢已定

蕭何能薦 大將

景係高祖與亡處 定三秦

善用兵法 之類

無反心 之類

用兵未嘗敗 後世名將莫及

假王取禍 只知孫吳不

彭越 二人為高祖太子同曾於取

專在燒楚積聚一事 項羽以食盡致

韓信相遠

黥布 是勇將如不足道

薛公三策 最知形勢

盧縮 以蕭何之類

此亦高祖不學措置不當一事

吳芮 起於得人心享同慶

李布 報與丁公等同丁公之死高祖托公長

市能能辨 市能辨

市能辨

樂布 義士與李布不同

田叔孟舒 仁者必有勇

漢廷臣無出其右 為其名第一人才無不同大相相類

大段相遠班固將同傳未然

蕭何 佐命功臣漢相景帝正典高祖相合不學而性明達

本出刀筆吏 為師自何始

曹參 亦佐命功臣漢丞相相師自蕭何始

蕭何 亦佐命功臣漢丞相相師自蕭何始

參亦本不學 只待盡公說堅守之以此治齊亦以此治

漢 自知明知君亦明謂已不如蕭何意帝不如高

帝是也 但只非大臣之義此却曹參不得刀筆吏能

如此已好 蕭曹好處出刀筆吏更無深刻之意

張良 本是戰國之策士實贊成項羽

綠北上老人 頗聞道故能用高祖高祖中求優非高祖明達不能月

頗聞道故能用高祖 高祖中求優非高祖明達不能月

非張良則高祖 器遠中有所失

高祖論三傑 首稱子房

係興亡

諫止宮

定太子

諫立六國

會鴻門

破峽關

立韓信

追項羽

封雍齒

都關中

捐關東於信布越

無一事不係興亡當時想亦有他謀策然史法紀其大

子房亦不自輕用其謀焉

明哲保身是良餘事高祖五后皆在良術中

陳平詐謀之士全無戰國策士高祖以仁代德劉明為謀破敵為國不免君臣成敗之禍皆因平

高祖雖一時用平計得免然計後患亦不為小其為高

帶卷十

祖心腹與張良同

魏無知為平以賢不以能封諸呂雖是權宜端居深念

之時亦自無策而非陸賈陳平之智窮

間楚有蕭何縲絏之禍

間單于闕氏搭成姬之禍

偽進有叛者九起之禍

平實不能宰相之職自知功不如勃以詐勝之亦是術

數也

王陵字正通於執一陵時

不封諸呂事即存得劉

高祖曰少懸蓋之

周勃字少

入北軍誅諸呂之重

不能對問之少文

亞夫正然亦不能自全

細柳年故亦緣無學不能自全於景帝之世文

帝能全周勃景帝不能全亞夫寬仁術之具

樊噲灌嬰二人皆壯

嬰傳有騎將士所以同傳錄四人偶皆有社稷之功史

樊噲合議其人自

樊噲合議其人自

夏侯勝字平

夏侯勝字平

傳寬新飲周繆以軍功高與四人同列

周昌天資剛直不孝無

高祖以昌諫易太子故令相趙昌先學元

呂后難以力爭昌不繼以死亦元

王陵稱疾可也趙王死在昌當死趙竟因機取昌位

秦漢之通也

郡食其陸賈言說士

郡知形勢六國不敵秦下教余不見情理立

陸賈見理說南越王說新韓信必收齊

賈曾迎太公羽飛曉侯生說婦醉皆不見於史當是時
漢振楚第一請未曉再請而曉事勢常如此不在記者
工拙故史不著其辭

妻敬人情亦敬於

之知親是美於人情不知其故何有於此

朱建

之知親是美於人情不知其故何有於此

叔孫通

之知親是美於人情不知其故何有於此

漢初元儒

之知親是美於人情不知其故何有於此

齊魯二生

之知親是美於人情不知其故何有於此

蒯通

之知親是美於人情不知其故何有於此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二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三

論文景地位資質

文帝寬仁恭儉皆近王道得老子

大賢君實中實專務以德化民皆近王道得老子

寬仁實中實亦自英武故不用其武

示教朴為天下先中

前席之於也

屈尊信亞夫之軍亦是

文帝大度比高祖又過之以匈奴觀之

景帝資質刻薄寬仁恭儉皆不遠文帝之質只是

減省定奪只是寬仁一事非出天資

殺吳太子免錯周亞夫皆是其資質中發

情突殺吳太子

不容周亞夫皆不得為恭只是不改

文帝寬仁恭儉事

晁錯對策晁錯對策

景帝讓廟樂言之諱矣贊尤其大節

賈山路溫舒賈捐之東方朔韋元成貢禹翼奉王嘉

楊雄等傳各有事跡叙傳亦見

論文景地位資質

文景皆中成皆近王道得老子

不足以致

更七國一事後懲創不敢有所為將制度貴之不可

只躬行已不及文帝富庶之效却盛然食貨中所說

風俗便見德化不及文帝

論文景難易

文帝永秦弊至難周勃然躬行

景帝求文帝甚易

論文規模

卷之三

編創業規模小只是漢規模

文帝有王者規模命諸儒制姓作王制

文帝只好黃老刑名學術不正又承秦滅學之後無王

者之佐終不免雜霸處

賈誼學問多出管子專以智力防禦患與王看相
扶亦別只得冷處教與教太子和大臣近王

未得賈誼前宋品是戰國策士善持身事倍只無至

賈誼死後是錯只是以計謀惜賈事學從中情未以附救教太子梁了賈誼幾亂漢

狄周勃 殺博昭 遷淮南厲王 比王者不得

景帝緣是錯心術列金是霸使是內教傲秦孝公規

賴得七國一事盡覺不改文景興民節儉之事不然

又轉為秦皇殺周亞夫付後人於魏其田蚡賴武帝

英偉不然為害不小本做不得雜霸規模亦宜靜觀

論大景粹駁

文帝大醇小疵

景帝本駁賴七國一事不改文帝醇處

養老 振乏 勸農 和戎 納諫

節儉等大體皆醇 除肉刑有呂刑意亦醇

只入粟拜爵是死錯說此等皆緣駁但小疵_{大不}合_脉

如禮樂制度多缺却不是駁只是欠

文帝除祕祝本為民信新垣平亦非微福

...

所以遇而能取
亦故不得取家

於大臣外戚親王中有他恩處

美大

論文景措置

文帝封梁與景帝七國後削薄昭諸侯有得失

文帝申亞夫景帝殺亞夫

文帝肉刑指且有

耕籍田入粟有得
不從蜀國長技文帝大抵

文帝除傳景帝用傳是不同然防患不

文帝和親景帝復和親皆文帝更所求昌張武不

人步期此等作大等其式當時不合用
漢廷臣不當用人不如棄度入蔡

文帝守高祖法封建 景帝變高祖約

論文景任用

文帝能全賢誼

文帝竟全周勃

文帝朝 日朕中有人才

景帝時 少

人君刻深則賢者隱藏且言不至

文帝聽納 約中成時

景帝全無聽納事 在大陳封外戚

章意本末

論除肉刑

以知文帝明除肉刑後民却易犯深源從法

減省定案方得全

然文帝本心為民不知古只是當時
人臣清議未盡一時之重萬世之輕

論除誹謗

秦漢景諱言 大不敬

論吳楚事

文帝不得不知同姓又知文帝得
信同姓不在法制大封果為後世慮

景帝有吳楚不制亦反只緣削有解

又漢知吳楚後不當退讓同姓主父權亦
未嘗在法外或言當先志不忘不待王代

論文景富庶 謂如起於貧賤而無四顧之憂景帝不用兵
不與外夷爭利亦不可定元氣富庶不用兵

論文帝取將 用魏尚信亞夫之軍見得文帝好謀能
用人善任使不戒高祖

論文帝不制禮樂 謂如叔孫通禮儀漢人有自足之慮
古心而不能又須知漢儒先礼無但看
武帝所用才士或用禮樂與不斷同

情理血脉

要建太子

緣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薄朱虛功

謂如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周勃下獄

謂如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新垣平詐

賈誼治安策

賈誼見識

晁錯衣朝衣斬東市 謂如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情實異同

除肉刑

賈誼傳梁

賈誼自咎而死

文帝疑周勃

文帝資仁

文帝親勸駿馬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文帝自代來臥豫正名分使
諸侯知分漢王取我為漢嗣

晁錯勸景帝自將晁錯勸景帝自將景帝心有嫌以異

古人深意

文帝除肉刑是呂

文帝除鑄錢令

為法不行外謝侯王不加除之典其死罪猶下寧其職罪下賈誼賈山未知文帝深意

賈誼治安策不取陳

文帝不用賈誼為國晁錯長投策不使失其便道

先開關謝贊只是隱顯不同

大帝除關無用傳為傳不足防大者不如

文帝信亞夫之軍不知此臣

景帝不信晁錯景帝本心

史法褒貶議論當否

班固贊文帝一仁號字最當管仲為得為仁

贊孝景遺業得春秋

班固論晁錯仁心為贊金不識

謂晁錯為國遠慮

亦不識錯處遠人不輕發則亦反不制亦及不遠慮遠慮如賈誼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三終

列傳

張蒼中屠嘉

申屠嘉

文帝是嘉才學錯不比卿通景帝亦不是

淮南厲王文帝不無失教之責

賈誼學前未純賈誼好聖固亦贊賈誼未盡賈誼未純王

亦可謂之儒大儒初謂天下知治欲興禮樂未見

緣責去長沙思慮深遠方知天下

鬼神之對威動文帝文帝方知使世之慮謂不及賈誼

治安策不為文帝當特說

諸侯王是向人來世為付必故只是失秋

經制定取舍欽太子禮大臣

皆是為後慮餘說皆是措置大封親子弟亦是

劉向謂伊管未過伊管仲以其君伯慮不及後

誼皆維持計有出於

文帝封梁誼止之國之而

賈誼自許知治體自知明如文帝可

文帝寬仁結民心誼之說其明

性利教太子則其功不及獲世不如矣

賈誼所言皆繁漢治亂安危成敗

素盜戰國策士之辭大卻座言終侯非杜稷臣

下趙談誅冕錯解文帝念淮南王忠曲折

冕錯真是中

群臣不能望清光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使之錯

見事情欲以智力取勝故首末與商君同用其說一時

可見近效只是宋漢令降胡自用長技

入粟拜爵此類徒民守邊亦然只是則誘勞

謂于賞賜利之兵如何得有

削七國制亦反不制亦反不在文帝時說是錯見

謂錯惡即見賈誼智

張釋之專是守官長者文帝不是刻薄之資故釋之每

虎圈夫南山石轉與文帝可犯罪

盜王環文帝本是敬宗朝釋之善

教太子文帝可與權用王注果

馮唐其長者係焉也

看馮唐押闕與袁蓋同衙只是操心居

魏尚古名將之職馮唐不獨一特大段教了後世事

賈山涉獵之學繁漢事亦重

班固謂不為醇儒漢人有此語史載之

賈山書意事發文帝中札士與之辭事此意亦好

鄒陽枚乘東士只枚漢有諸侯王人才有在諸侯者

鄒陽自見枚乘知遠

衛綰直不疑周仁石奮大抵長者

此數人皆正是漢文帝時人物但猶在風俗之中非能

為風俗者其人又有數端

衛綰忠實直不疑長者周仁重家石奮孝謹

此皆在文帝躬行中能有助者各得其一班固載之

周亞夫名將所長在特重

細柳堅壁堅臥不動不知此不能

得在重厚失在少文與周勃一般然亞夫力量大於勃

循吏書吳公見文帝時不是無循吏不立傳者為

立文翁傳為景帝時學校未興

循吏其信公修評官作嘆之意更增

陸吏鄧都

較武宣之吏則為能較文景之吏則為給

安幸鄧通

不私以爵見文帝恭儉處不能容其苟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四終

論武帝地位資質

英主 不見血氣之剛晚年血氣既衰故悔

雄才大畧 所以有大事成功實中

最見材畧處 私制青田縣新制付公

改文景之恭儉 食貨志東漢可西漢傳亦見

學六經 比之文正羅百家 表章六經之實

祥瑞 封禪 巡狩 祭祀 征伐

皆從經學中出

但學得經之文其質實雄偉故趨向偏不遺

因公平接九世之聲伐匈奴

初以高書朴學不好 後見倪寬

封禪巡狩却自書中來 所以封禪說

公孫弘春秋 主病不廣大臣病不廣險此說問武帝

中公力行足經學最要處却不合

董仲舒 亦緣有受命

像聖人中制高明廣大之說故合

論武帝治效 開拓主字 是式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是文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是為民作君解

論武帝難易

文帝永春樂難 景帝永文帝易

武帝永大景帝廣易若增脩德政則三代不弊

建法度立學校興禮樂并合在此時

武帝用心難故多事及難然尤當得所然以

論武帝規模 上嘉唐虞不樂商周

但只嘉樂他廣大處不知帝王治道根本好高

之心一勝却有秦皇規模

汲黯一語盡武帝規模之病 內多微外

論武帝粹駁 實駁 表章六經罷黜百家 本見

用人之際皆是百家法 張湯趙禹 法家

主父偃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 魏橫家者孫其

桑弘羊孔僅 桑弘羊 趙過任光 桑弘羊

外又有方士如文成五利之屬

儒者 不用中公董仲舒 不識真

論武帝措置

征伐 桑弘羊方是時大王於匈奴不遇往城于方

封建 用主父偃分王子弟便是實據

餘事多有得失相半

禮樂 非皆是好事 郊祀 郊祀

明堂 明堂

封禪 封禪

汾陰 汾陰

楊律李延

刑法謂罪過與否金不足食貨謂金貨不足

並鐵舟車均輸算緡皮幣等無一事是

歷數太初

論武帝任用

不任宰相曰曰時人謂武帝能擅權此只勝似文帝

若不當廷不任宰相事

用九卿見廉頗得九卿卿事相者不任宰相

用公孫弘不用董仲舒弘能迎合

不冠不見汲黯託霍光大事

不用及點用上官桀桑弘羊同秉政所謂知而不能用人

漢本以南北軍相制自韓彭呂

用人難高祖豁達有能才難得

文帝好安靜所愛最重然豪傑之士亦難令守成

武帝多欲最好士

宣帝總核通功課所以不合王吉說

景帝刻薄昭帝最聰明性與高文顯人通之

元成惡暗哀帝暗慢

惠帝賢柔柔弱

幸意本末

征伐和親所當

弱宗室後即有外戚之禍

天下大害在兵兵起於此

班固食貨志取得最有次第

漢經學之盛自孝武孝武立學官有奸惡

又以經取士趙利祿

漢禮樂在孝武最盛

不任宰相自宣太后起

宣帝信威此夷

情理血脉

班固論戾太子與兵終始極知血脉是乃天道好還

公孫弘尚竊運之之迹合武帝以進身武帝

卜式輸財告諸侯

巫蠱之禍之無救也

文帝知鬼神之理

武帝好長生殺生

武帝用霍光托孤

本與匈奴為敵大宛應取

巡幸亦錄征伐來

情實異同

新何立奉天魏晉書武帝以加新何

文帝振貸武帝亦振貸文帝如周武

文帝武帝亦備郊祀

文帝武帝亦知其無益遂止李元孫禍之心

武帝為身教方士尚諱言寧受百問真得一真

文帝好黃老刑名文帝得其清長

武帝表章六經武帝得其清長

景帝變高祖法武帝得其清長

武帝變高祖法武帝得其清長

高祖托後武帝得其清長

武帝以霍光輔政武帝得其清長

宣帝以蕭望之傳武帝得其清長

漢武帝害民度似秦皇

漢武帝武帝得其清長

故人謂武帝好賢納諫武帝得其清長

漢不止武帝得其清長

又有二說

東公周高輔武帝得其清長

二世世始之過武帝得其清長

積善有幾積不善有殃

古人深意

武帝誅郭解武帝得其清長

用人如積薪武帝得其清長

賈誼象建諸侯少其力武帝得其清長

公孫弘疎明方武帝得其清長

武帝輪臺詔封富民侯武帝得其清長

昭帝和親罷權詔皆自武帝本意

為武帝為之尚後人決不可為

史法覆貶

武帝不務養民武帝得其清長

昭帝明於成王武帝得其清長

武帝武帝得其清長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五終

宋呂氏西溪精華卷之六

列傳

宣嬰

田蚡

灌夫

尚德參合

理國一新

其質長者

是文帝時所以終國

論和親征伐

安國言最當此市最長者

河間獻王

素賢

河間獻王

淮南王安

皆好士

李廣

父子皆以勇過取敗

文帝如使不能全廣

程不識李廣

古人以明出以得物之才

衛青霍去病

二人在武帝時號名將

二人所將兵力強

大過人

為人

青小心不敢驕士一事見得去病等提句如未

論難易

青所當平其公或

司馬相如

論蜀於門餘非

封禪

死而未已

竊卓文君

有是才而深惜之也

開西南夷

賦大臣

勸封禪

武帝好而不用武帝好而不用不能勝私欲終入封禪之說

使縣令負弩謗煙鄉里

見其本心其

公孫弘

倪寬

由李阿世

弘罪重

使主父低

其不可為大臣則同

二人為吏皆可觀

小善不可

二人皆為漢大臣當論大節

弘入主病不廣大

尚竊遜之

桀之餘烈

皆是迎合

寬議封禪

明堂上壽

皆是阿意

卜式

阿意取寵與弘寬同

又不

以輸財啓人主

其弊皆歸弘寬

張湯杜周

專以人主意為獄

酷吏

周周不入一於酷吏亦極峻之法

張安世

其父健

杜延年

其父延

班固謂推賢揚善宜有後此是漢人見識

張騫

李廣利

張謇論奉使之節似蘇武只是心術不同

蘇武行法以快命

塞以奉使開武帝修心意在封侯皆只歸一封侯之

武帝以內寵用廣利意在封廣利侯塞生靈無幾

蘇建 蘇武

蘇建用兵功績不著勳大特

蘇武志節中古人一人在無人之境不變其節

漢不厚賞蘇武初非軍功不候之法

司馬遷 後世良史之冠

學從橫老秦為說列古九如國論遷史之失皆出於此

史多與經不合

變編年為紀傳萬世不可改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皆縱橫之流

論其言惟主父偃以匈奴好

徐樂書說士傾勢是但說嚴

嚴安 終軍

嚴安一言甚中武帝病有深意此一時策好

終軍小有才未聞

桑伯鏡進 請纓以銳進殺身

封白麒麟洽可合儒中論徐偃論正心郭亦花

東方朔

滑稽朝儻之士 正與袁盎相反

袁盎持正論行其私心 害絳侯下趙談彼是錯皆是

方朔滑稽 實持正論 諫起上林 却量偃之類皆是

下趙談 却量偃事同情異

公孫賀等 石慶

不止具臣 皆庸人

田千秋一言悟主取輕矣狄望鐵之議祐蒙不言本非忠

誠因機取貴然其言近厚以保榮祿

霍光 金日磾

重厚忠義之臣 武帝以重厚知二人

日磾識高於光暗合古道

殺弄兒全其宗不以胡人先中國不為群臣所忌

霍光擁昭立宜功此社稷之臣

見識既不如日磾又不學 隱小妻殺后之謀以覆其

宗利田千秋恭義易制而忘親相蕭望之失賢士不

學無術 班固贊霍光褒貶甚膏

汲黯 近世社稷之臣

武帝深知汲黯知而不用志不合

矯制發倉 擢大將軍 罵張湯

諫斥邪王事皆是大節

未有全義處亦緣學漢表表傳伯為人

其心術與素表大異蓋只慕其直諫一事

淮南王憚汲黯事以與王壩存然血脈相

鄭當時 好名起利之士

班固以當時與張同傳以其推賢相倡而事實不同

置驛請謝賓客我國四

所為如東郭威陽孔僅皆聚歛之臣

議魏其武安多端

傳介子 行險僥倖之士

此時漢威已振介子倚漢威以行詐使失信夷狄

此時不煩如此又無甚利害與吳漢 曾苗事休大異

偽不疑 寬而能斷之士

諫暴勝之此亦多所平反

辨方遂之詐此時事勢凡當

辭霍光婚只是見識高此亦

孝者必仁仁者必勇以此身

詔吏

詔吏

武帝無循吏趙禹輩皆酷吏武帝本非循吏

班固正其名別其疑義只見上有好者

郭解

亂世之俠士治世之罪人

武帝誅郭解此人主之權實事成也

韓固中公 守道之儒

韓固不改黃老 中公勸武帝力行

未表章六經尚可好儒而徒取其文章則儒亡矣此典

魯兩生不從叔孫通禮儀一同未復古禮尚可制禮

而姑徇時宜則禮已矣

儒林

武帝興太學是好

一專以取士 士趨利 發策決科

二者未達於郡國

班固傳以此微意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六終

論宣帝地位資質

宣帝資質 頗類景帝 亦類武帝

但緣長於民間達情傷故知民疾苦故慢於景帝

此無遠知稼穡知艱難之說也

在民間知官吏欺弊賞罰不明故錄核名實信賞必罰

知民間愁嘆緣吏不良故選良二千石

吏稱民安緣此二事 寬仁恭儉皆不及文帝

族霍光 殺趙蓋韓楊

修武帝故事車服威於昭帝時

西漢卷之七

論文宣優劣三不欺之說最好

任德人不忍欺文帝尊務

任察人不能欺

任刑人不敢欺宣帝兼有

類景帝持刑太深 類武帝好參大祥瑞之類

論宣帝治效

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信威此夷平于義

上是宣帝治術所致 下是遭時亦緣應之得策

倖德商宗周宣

班固以德言未然校功比述頗類亦有難易

黃龍之記更多欺慢

斷獄歲以萬數要政文景幾致刑措不能得

承武帝虛耗之後歷年較石五錢富庶之效連

雖時帝息兵空帝位而風氣無大矣
華蓋武虛耗亦與秦楚漢之際不同

論宣帝難易

自古中興之君惟夏少康漢光武景難皆在滅亡之後

商高宗 周宣 唐憲宗其次難皆在衰微之後

唐明皇承則天中宗之亂又其次難

宣帝最易

武帝末年只是凋耗天下一統百官舉職又更昭帝

西漢卷之七

附循 宣帝最易

論宣帝規模

自處以謙弱其實全是霸道 齊威晉文豈全無仁義

禮智信只是不至誠宣帝正如此

親相權教全似管仲道與宣帝合

丙吉雖寬大不能正救宣帝

王官舍談王遠見謂迂闊 吏稱其職只是漢吏

傳者微細而已 王官

王者規模愈久愈隆霸者不終而衰

齊威東魯 晉文程泉 宣帝貴龍詔皆足智力智

論宣帝粹駁

既是霸者規模自然駁而不粹

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

循吏只此數人皆錄宣帝德意薄故名聲更著若大

帝時豈可勝紀正如詩之風雅

大抵宣帝正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如魏相舉行故事之類亦只是政

魏相稱上意 王吉謂迂闊便見粹駁

論宣帝措置

推亡固存措置是錄得魏相諫伐匈奴力

此却是魏相經營處以漢之力來匈奴亂滅之役亦

可然夷狄必有一種為中國患

不臣匈奴此是儒者議論不同 然蕭望之議是

古雖先夏後夷然望之言時連變不生後患

置常平倉當時之利法弊則害

論五經亦長專門之風

置屬國處降寇一時無侵逼之擾後世有積夏之患惠

在後漢

論宣帝任用

能任魏相道合 不能知王吉此是規模小將王吉作

俗儒看了 佳克國過於吉韓

雖是柁機周密勝似輕信欲比知人善任使不得亦

緣意向用兵求速効故克國難合若遇文帝不用許

多力

以蕭望之傳太子 以恭顯任中書

景是宣帝任用之失

宰相以逆事君只奉職奏事自此大臣

天子有許臣七人不容蓋寬饒自此言

內外久任最得用人之道錄知艱難

事意本末

懲霍光弊丞相以下皆奉職奏事

前與武帝抑田蚡後與光武吏事責三公皆是懲外

戚

論常平倉當知元帝罷

後漢朱暉議各有是否此是故推

石渠論經自武帝 宣帝用經術比武帝差勝

月令陰陽 蕭望之議匈奴魏相五兵之類皆是

祥瑞紀年自武帝

劉生更錯黃金

王褒祠金馬碧雞後武帝

只得綜核名實力此武帝

宣帝意與武帝同 不與文帝信鬼神同

屬國處降冠

當時之利後世之害 夷狄不可納之中國如此

自顯宗時有是患終漢迄晉

總核名實 自如民疾苦來

緣武帝好事功不甚核名實故吏多虛偽民受其害

自擇良二千石亦因此

信賞必罰 却是核名實來

綜核是任察不能免人欺 王成是

故信賞必罰然黃龍之詔亦不必欺慢

王成是綜核名實窮處 黃龍詔是信賞必罰窮處

不用儒者 亦是綜核名實來

綜核責近效 儒術道長功遠

人謂宣帝寬於民嚴於吏 跡似如此其實不然

吏推君之治致於民者也只看人君意向但看君賞

所說只看當時風俗

情理血脉

宣帝用人不免私意

魏相固計史攻霍氏 丙吉許史以舊恩

蕭望之始以攻霍氏進終以輕丙吉也

出擊也田兩從其說

但知綜核名實不得委任責成之道

因屯田功成置屬國降冠却似議論 皆緣急近效故

尤親政後來誅霍氏前所行事大抵為霍氏

奏封事 假公田 罷屯兵 皆是魏相謀弱霍氏事

徐生不實宣帝自在民間不善霍氏 魏相又有陳意

在養成其惡徐生發其機故始不合終不實

事情異同

文帝請賈誼 文帝惜人才

宣帝迂闊王吉 宣帝輕儒生

事情異同 宣帝輕儒生

事情異同

高祖語叔孫通令易行 文帝令張釋之無甚好高

事情異同

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

高文量力 亦少自強 宣帝輕人

文帝挫周勃 宣帝怒霍氏 事情亦異

文帝錄宋昌疑周勃因未益說薄周勃功本心不如此

故終全周勃

宣帝素怨霍氏又扶許后事故魏相蕭望之之計行

滅霍氏

古人深意

宣帝君臣用意不如大皇帝君臣深遠

去副封 罷屯田 假公田等皆為霍氏

班固於霍光傳中說嗜慾深者天機淺

魏相奉行故事 今緣史詢邦國災變盜賊知宣帝機

權在察故因其機進言所以稱上意

史氏褒貶

班固論孝宣帝是傳德高宗周宣通許

論丙魏傳相史昭史皆有深意

論王貢同說又謂材優無能不然

昭帝不親政只論地位資質

在漢末為聰明主

辯然王上言詔與平獄公不辨雖知其意正相反

謂將軍為非不須校尉

先後覺不同

前策議昭帝不討霍光之罪是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七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八

列傳

魏相 丙吉 漢名相

魏相心實利於國 誅霍氏不遺種復從大過

嚴毅稱上意非和羹意

諫伐匈奴最好 素行便宜

素言水旱盜賊

行明堂月令三事皆好

只因許史進終致元帝信任許史不正之過

丙吉 雖以善恩自知宰相體能以寬

牛喘事前輩有是非之論亦然

以馭吏言見獎不薦馭吏為自欺亦欺其上

趙充國 漢賢將

以全取勝是其所長此兵法者第一議

守屯田議與亞夫堅壁事体同充國尤難

七國時事急

羌兵諸將所輕

一充國自薦 亞夫文帝所為

能盡兵吏 害不盡國利害

常惠 鄭吉 皆緣奉使侯 常惠有不降之節

于定國 法理精能之士

未可比張釋之諫不用 諫石棹等皆有遠見

宣帝持刑深定國不能正

王吉 純儒

班固謂之逸民極然出處最得理

輔昌邑以道 上書不阿宣帝時好

謂公卿務在簿書獄訟未有達萬世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切中時病貢禹大節不立不可與王吉同列

韋賢 漢儒生

為宰相在霍光秉政時只是備位在所不論

疏廣 見機之士 亦甚正

由卷人之二

人議論二疏只以為知止知足不見古人深意廣以正

論內忤許伯外拂丞相意上以此疑重尤是二人所忌

不去必有奇禍兼在位五歲見元帝資質非能保全師

傳故斷然去之此皆見機

不去君不為許史所害終亦必如蕭望之見殺不殖產

亦是避禍

正論既能盡職見機又能保身全是

陳萬年 佞人 以佞得丙吉為 亦以佞見容宣帝

鄭弘 鄭昌 能吏

比之趙張之徒為論良 不入循吏者無卓異之迹

異於律令其言近厚 見刑志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皆能吏

班固循良傳序論之當矣

尹翁歸持身與韓延壽相反

張敞有識慮

諫方士一書最好在郊祀志

廣漢只是挾術任威

所以四人有殺身保身之異

是寬饒 直臣

死最無辜

刑餘周昌

由卷之三

法律詩書

言中時病

鄭昌救寬饒言最好帝殺之自去社稷之衛

馮奉世 能將

行險僥倖之士

奉世矯制雖立功不可格于後

楊惲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罪不至死

張安世 漢賢相

忠謹最可取 薦賢不許來謝

矯霍氏知宣帝親覽

杜延年·能吏

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正謂延年輩

夏侯勝 漢儒賢者

言災異漢儒皆有此患 勝言守所學不苟合為可重

王成 黃霸 朱芝 龔遂 召信臣

王成雖偽增戶口自是循吏此史氏瑕瑜不掩之法

黃霸從夏侯勝受經 龔遂諫昌邑薦王生

三士皆過人不止循吏事

五人在宣帝時能以德化宜在循吏之科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嚴延年之惡

三人雖是失實好殺亦錄上好下甚

班固傳延年及賞亦見宣帝刑深之弊亦見異政殊俗

之意

點溫舒 長者之能言者

劫中宣帝時病班固贊得是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八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九

論元成哀平

元帝昏懦 雖節儉儒雅小義不足拊大失

成帝加之荒淫亡漢元成帝

哀帝昏悞不聽諫 雖有小義亦不足以拊大失

平帝幼弱擁虛器

元成蒙宣帝遺業天下又安四夷賓服少口孽患

亂在朝廷所以內移而民有謳吟之思

論元成哀任用

元帝知蕭望之不能用又不能保全

卷九下

知弘恭石顯姦不能去以新所

成帝因王章言疑王氏為張禹所誤

只知任師傅亦誤

大抵昏主無知人之明信近習亦亂信師傅亦亂

哀帝累誅大臣欲強主威

却任丁傅量賢所謂尤而效之 王莽所以得詐取

事意本末

總霍光收威柄却用恭顯 懲刑名用儒生却得實錄章康持祿保位之人

懲蕭望之死信張禹却誅王章

急王氏誅大臣却誅王鳳 臨亂之君各發其臣

論新邱文當如天官

事情異同

文帝恭儉為天德 元帝恭儉是小善

武帝好儒得公孫弘倪寬等俗儒

元帝好儒得貢薛韋康等庶儒

元帝恭儉 成帝求遺書

哀帝罷樂府放鄭聲

若在賢者皆至好事只緣不得人君大節皆不足道

史氏褒貶

班固贊元成甚當

史氏褒貶

孝宣之業表為最其所成福由來者漸矣

論表平未然

若哀帝衛國永 丁傳董賢之禍不滅王氏

列傳

劉向 學博而未純 鴛鴦 災異五行

達外親上書皆從未純來

其志無比 始困於恭顯 終憤王氏

凡所著書所上書所論事皆忠直學雖未純心則俱正

直諫多聞古之益友劉向景有

故 學過向 與向志邪相反 其罪不勝誅

息夫躬 班固論之甚當 利口之覆邦家者

賈捐之 能言之士

數短石顯惟剛只緣欲進却用楊典計反為顯誅所謂

板也慈烏得剛

諫伐珠崖一事與嚴助甚則自取其死與嚴助同此不

可以人廢言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歟

五人皆著節班固謂之狂狷極當但人品有高下

楊王孫以身矯世無他事以平生厚自奉養知其不能

為朱雲梅福

史氏褒貶

胡建亦有剛節然事所係不比朱雲梅福係國家輕重

朱雲梅福欲斬張禹 諫殺王章事體皆同

但朱雲遇剛出處之際梅福又好

云歟能忘死收吳章却事莽朝

能於師不能於君非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平慶忌 名將

功名不比趙充國咸重相侶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邊將習知夷狄情偽者

奉使矯制非常法 其功雖多不可厚賞亦不當沮挫

康衡沮之有私意非文事又不比沙平

論人計甘陳清不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元成哀時大臣不能正權伴還成柄

廣德諫諍 平當辭封 彭宣乞骸

班固謂吳平苟患失之者甚許之亦不足深許

當恭願王氏董賢用事時為宰相與比肩並之不能大

正欲以小庶取名何足道哉

賈島

人謂之王賈不然吉有大臣之風

為乃持祿保位之人鄙夫患失者

九所言於老帝者皆所謂故紙流散而罔無遺矣

一指而失其有背與老帝為用

龔勝 龔舍 鮑宣

雖人才不同皆守死善道有伯

楊雄謂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甚當

嚴君平 鄒子真 薛方 郭欽 蔣翊 皆逸民

嚴君平係於易道者最高

鄒子真避世之士

郭欽蔣翊仕則立節隱則保身出處皆得

薛方幾於避尾然智足自保

不仕莽皆全節之士

紀唐 仕莽大節已虧要比柳下惠不得

柳下惠降志辱身只在父母之邦亦不從弑父與君者

韋元成

議郊廟事謂儒各有得失

要知在元成時議及禮文者皆貢禹之類

京房

攻石顯是以政邪 但換更異

考課法之煩碎不必論要之政官用人不如

兼此乃君相事若知宜帝親相不必別立法

翼奉 李尋 災異天道

言天道者鮮不殺身天道無常豈能皆中

子產說景好

翼奉三不交區

李尋能保身

王尋 王章

以類言之皆能三輔尋與

叩味叱欺王尋為孝子

但人物別陽賢善能此不同

以人物論王章與名臣不忠誠而

王章與名臣不忠誠而

諸葛亮 報也慈烏得剛

附石顯告周堪起於患失元帝臨察見之特為小人

劉輔 鄭宗

皆以忠正獲罪亂世但世自多難亦不可全責所守官是職事

無可管議諫立趙后陶后

孫寶 母將隆

二人大節本好長淳子長

中獄不捨刺吏去亦頗解忠

不畏枉枉李未為不是釋李亦未足為對狼但君不行

此事當去

何進 能吏

有趙張尹翁歸之風

班固謂節亞尹翁歸近之此亦以述論人物

蕭望之

比汲黯有學但賢直有不及強者

輕丙吉

綠霍光不禮傾霍氏引鄭朋是其三失

九議事皆有經術可觀

班固謂近古社稷臣望之剛正有此質只力量亦未

為庶世

蒯車功少於鄧文矯制同

西域功雖軒敵知已李臣兵多取勝

謂次克國未克國以金取勝

野王能臣 參贊遺禍 外戚相忌 外戚相殘

元帝不用後官親周恭

哀帝屢誅大臣丁傳

成帝誅恭顯王成

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非好亂無治

康衡 張為 孔光 為官

皆是部失事君者 苗惡失之無所不至

雖有儒學皆不足道不傳事才失當

王商 更丹 傅喜

皆守五義有大臣一節

商止說言仲王風惟缺婦女一節未能忘死生

史丹諫易太子 侍妾不阿定陶

薛宣 朱博

薛宣能吏 為宰相非其才

朱博刀筆吏 資小人

翟方進

儒學文法相兼本朝大臣之才大區當知道小者才

杜欽 谷永

專指後官阿黨外戚 張烏罪冠

二人皆王氏羽翼托儒為姦 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

杜邨

雖傳會王氏不比欽永迷國

然一何正矣高時大亦不比欽永

何武 王嘉 師丹 三人所執皆正

何武王嘉被禍 師丹免身 有幸有不幸

班固論何武比薛宣材不及未然既經附正直道之則

何材不及固所執乃更替耳

漢人喜刀筆史班固來時人語如此

何沮王莽 嘉陳其賢 師丹止定陶事葬

皆有大臣節論人物何武為優

楊雄

楊子學之正者

不遠去義為王莽所辱避尾尾自傳故敢勇莊

自比孟子不及明甚明其端亦難異不同作太玄學

易未能則易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九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

恭漢之際月來

班固謂三代承聖王之烈漢收孤秦之弊是一說

此亦是封建郡縣利害

又是道德之成狂妄之成成乎安強滅亡之說

諸侯王表

班固意主封建 周秦利害明

漢初大封宗室利大害小 後弱宗室利小害大

當初只合小其力不當奪其權

三子侯表

班固二序有深意皆得顯微之體

武帝托度親分諸侯 元帝時宗室衰兆見物莫兩大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班固分此作一節有深意緣景帝之後方有非有功而

侯者此序大意傷漢於功臣恩薄

高文不輕予人爵孝武間嘗使廢有子遺錄固表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班固序意不取景帝降侯者

又有深意是越明越用兵雖應本約不比創業非得已

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班固意謂功臣定官侯賢

大抵起於吐絲匹夫

外戚恩澤侯表

只論立名便見僥倖

論高祖繼絕皆為民心無

恩澤後世以寵宰相外戚為僥倖

詔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莫食惟賜無

常予以取共幸

百官公卿表

漢因秦官名從簡易則可亦經有更政多不合古

所以表三公九卿列將三輔者謂漢不序任宰相多以

大司馬將軍輔政九卿更用事

宣帝時尤委三輔

古今人表

無有是處人不可以等分人不可以九等分盡

古人有一人而數名號者表多

古人有名存而不見行事者表世以時

有是古官名如五馬五鳩之屬指為人者

若是升降去取未合理不可具道

最不合者既是作漢史却欲備古今是不量力只有些

本意班固漢人不欲品第漢人托意於古

然當時若擇事迹顯著者畧存升降以誅亂臣賊子亦

可何必求奇務博自成鉅錯不得春秋闕疑常事不

書之法

律歷志

律度量衡互相為用以存古法一存可以制律上下生

劉歆京房異說當兩存

漢初律同秦

劉氏但紀經術不能言其義

武帝置協律官乃用李延年律終不正

班固律志乃取劉歆典領律錄漢律不正

班固取王莽事為漢志亦未然

古歷法自春秋孔子存周法於春秋

漢張倉用顓帝曆大紀國歷不可不詳緣天數有餘分積久必差張倉失於不能準

歷不可輕準準而當其條乃亡本

落下闳曆都之徒術數精密

司馬遷壺遂之徒皆一時博物洽聞之士

張魯王橫議必候課清晝候是非堅定

大初是以律起歷自太初起立用王莽律風甲子元

劉歆三統歷其文好辭情可喜附

班固不載太初歷却載三統歷法最末是

禮樂志

漢禮樂所以不如古者高祖無復古之志叔孫通無復

古之學

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所說一同時異

大武宣皆是可興之時三子不用可惜

成帝不足可興之時劉向豈不知王氏擅權正是天子

對齊景公禮可已曰氏之竟

劉歆教王莽興禮樂金不如乃父之意意謂何從於成

漢初樂劉氏但此然歸不制其義歸

武帝協律不克齊魯所傳

稱頌已德不得周頌告成功之義

哀帝罷樂府表世美事但樂今已亡

刑法志

漢兵志治秦班固述司馬法傷古制不復

古制變有漸

一變為威文節制再變為戰國武卒銳士

漢兵制內有南北軍外有材官騎士皆是秦制

兵農尚未全分但講武全無古法

大抵古之為兵止欲捍天下之患自武大雖時合古法

下功利

漢刑雖比秦法極寬視古尤重

古刑至穆王用輕典

諸侯漸重至秦極

約法三章權宜收人心

九章亦是因人心增作

但蕭何只是權撫秦法故終重於古

文帝除肉刑意極善一時皆法盡令及重終無三

景帝減笞定笞却是武帝興功利後重

宣帝置廷平於之官不若反之德品

成帝定笞令竟無大吏更與國情之謂刑

律令只是刑之法不是刑本

刑本六府三事是治是刑本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周不惟德之勤是刑

本居刑本不立雖日更法歲定令刑亦終繁

以逆觀之文宣皆恤刑

文帝刑省宣帝刑繁德化不足

漢代惟文帝刑省以歸躬化養民刑本近古

食貨志

食貨分為二本神農取益取嗟嗟為難食慾迂

洪範一食二貨周九職三農商賈之意

古井田法

養生送死積善實教皆在其中

富國強兵乃是自然之效先王本心不在此

後世井田廢 務農者或務蓄積或務力耕

其大意主在富強然皆得一偏無後先 王遺意

後儒惟量仲舒知本限田 師升限田法固有未善

袁世不能行良法施善亦不能行

王莽以亂臣妄意古法不足論

勸農文帝如農馬天下大本

賈誼是錯皆言蓄積誼言開籍田 錯言拜爵積聚

勸之以身富教兩得 勸之以利害國富俗壞

武帝富民搜索 耿壽昌常平倉

勸之以農雖晚較之始豈不惜則賢

地力 李悝 趙過 任光 皆在農官得人

常平先王時有後不侔利 李悝平糶有古意已有富強之心

耿壽昌常平意在省漕 故班固書曰增海租見其

呂心術不專為民諸儒所以欲罷

農本文帝耕籍恭儉自然民趨本

不待設法是錯權宜之術

自景帝後 宮室列館車馬一增修武帝奢侈室帝修

武帝故事 元帝不能檢制袁咸俗奢侈

賦稅漢三十而稅一但輕於古然不如此民不富

初稅十五之一 後稅三十之一

雖武帝不取變三十之一

漕運列帝極盛用度

初漕數十萬石 後漕數百萬石

蓄積文帝以儉化民 民俗厚故有蓄積

雖采高惠之後却富庶 武帝奢侈雖米文景海內

虛耗自後雖務農俗奢侈蓄積終不如文

天下大富莫甚於兵 莫富於修武帝無失故虛

文帝無得故富庶

元成無兵以修故盛元雖儉法不行於貴近

錢幣貨以通食錢以通貨

權萬物低昂通市賈細微非此不可

九府圖法錢幣法傳 景帝大錢始壞法

文帝放鑄有深意

為吳王有銅山勢不可禁不如放鑄

吳鑄錢布天下實為漢鑄備

賈誼買山晉正論

武帝數更幣有客無益皮幣 三銖 五銖白金亦凡

大抵錢幣皆以位用通貨非以為富國之資

入主慾念官 他周度一省無假多為錢幣之法若遲念

錢幣雖難日改適足以擾民若刑初無利也

錢物輕重錢輕則盜發 錢重則物輕

漢榆美三銖太輕 惟半兩五銖得輕重之中

赤天一當五亦非良法

武帝橫賞

其重於兵 兩越因江淮 西南夷因巴蜀

朝鮮因燕齊 匈奴因天下 漕渠者係鄭當時

養馬為成胡養馬

官室花園 相果 諸苑 巡行之幸四方

封拜

振派民民擾而散又從而振給之使費無益所謂剗肉

醫者

武帝橫飲權法

武帝橫飲甚多然類是權法不敢增正賦此亦有材器

能速處

貴者難罪

武功爵 皮幣 白金 酎金

鹽鐵 二十萬年 告歸 均輸

林選入兵補郎

六 張湯之臣

張湯皮幣白金 東郭孔僅盜鐵

桑弘平均輸三人皆鄭當時屬

卜式輸財 所志林選富人

卜式欲索桑弘平允乃以輸財至三公富人莫應司

告歸其罪弘平允重東郭咸陽孔僅桑弘平允

時屬當時為罪魁

多事必橫飲橫飲必嚴刑 一以空異議

一以作非法 誅顏吳 舉無并之類

故張湯杜周異縱之徒皆緣此起

多事起於人主多欲好用與事之臣

嚴朱事兩越 唐蒙司馬關西南夷 彭越案

張騫使西域 魏蒙擊匈奴降昆邪

番係鄭當時穿漕渠 倪寬議

兵費條目

轉漕 築城 軍賞 納降 車馬 器械

盜鐵孔僅始變法幹盜鐵

召帝議盜鐵 元帝罷盜鐵未幾復

此雖非良法要之增常賦則又不同亦權宜足用也

平準法起管仲通重輕之權成於桑弘平要是與民

利又不比益錢

禮記古禁群飲周但有戒酒謹酒豈有酒禁王莽義和鑿

說昭帝罷權詔甚苦役世養氏事體又與漢不同

漢臣議食貨有三等

知本之臣賈誼董仲舒師丹是也 近王道

理財之臣是錯取奇品是也

霸道聚歛之臣東郭威陽孔僅桑弘羊是也

戰國所謂良臣孟子所謂民賊

王莽變法亂制事皆不同行學亦不可不知

漢唐有三等

高祖惠帝昭帝

文帝

景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武帝

不致於亂亦中之次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終

撫摩慈惠得之不擾

養民供儉

不待文帝尚能事業

選擇良吏

節儉不能免俗奢侈

成荒淫

哀帝用任董賢丁傳

武帝逞志肆欲本與秦同科觀其不增正賦末年追悔

郊祀志

古祀有正禮

秦祀借於始皇滅禮樂於終

漢固秦

高祖僅能興五時所謂不學性明達

文帝聽新垣平

漢郊祀皆出方士

汾陰五神

封禪公孫卿之機

上帝不飭不德受禮當以人察言

張敖諫方術遠勝劉向後郊祀

何向諫郊祀言其惑有

合祭起王莽 後世用之緣其廢省禮簡於事為便

六宗五部說皆不經

古祭祀為民祈禱

齊威封禪之類

近古惟文帝 增壇場圭幣 敬鬼神 除秘祀

人主意節甚舉

文帝欲神本為民 新垣平即以玉杯惑之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一

文帝不復議方士 <small>變敗武帝尚真其教</small>	漢郊五使 <small>高北時</small>	文渭陽 <small>武太時</small>	咸南北郊	平南郊合祭	漢祭祀不正叔孫通之罪	高祖知立北時通不能建明郊祀郊因飭非立	原廟亦緣不用真儒	叔孫倪寬輩俗儒	神不可慢亦不可瀆	漢祀天祇過於續種	无成則其慢者	有淫祀	陳寶 <small>神君</small>	相暴之類	有禮之不正者	秦時 <small>陰陽之屬</small>	漢君好 <small>微福人臣不以祀正言却福</small>	天文志	古之天文有二事	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時	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妖祥	然則聖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皆為民而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行志	占天之象彙合取應出於緯 <small>古人所也</small>	廣數須別用圖語括載乃能通曉記臆	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為圖書相經緯故卦章相表裏	河圖數四十五 <small>左三右七</small>	洛書數五十五 <small>左五右九</small>	九時教亦四十五	洛書數五十五兼五行生成之數	九宮即八卦	八卦并五位為四十五	九時之九總之四十五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九時之日總五十五	文王演周易八卦為六十四	孔子作春秋	不專說災異為弄倫攸要而作通典洪範同豈為	廣微	漢儒五行傳其原自伏生大傳
-----	---------------------------------	-----------------	------------------	--------------	----------------------------	----------------------------	---------	---------------	-------	-----------	-----------	----------	----------	-------------	-------	---------------------	----	--------------

董仲舒向部議春秋三家不同其失則一

大抵五行在人為五事在時為庶幾萬物之類

五行之氣以類推之固有符合之理

推其說其詳

九志中所說事應其失難以縷舉舉其大者二事皇極

統九疇者不可與五行並列為六况厥後顧常陰皆

庶證所無此失最大

急恒寒苦春秋偶無所書遂謂無急政春秋失

亦不日有食之本不可屬五行錄漢儒春秋說五災異

遂附五行志

漢儒言日食推驗利國尤為不然然日乃天子之象豈

所占况列國百餘將何以國為驗此景不通

地理志

地理志郡縣下註字九在人姓者上者皆是避國註其

說尚實職方山川甚詳亦有漢朝因革不可忽而不

觀

班固地理志郡國境土戶口整田自高祖迄孝平見

祖宗開拓積累之弊且富強不足恃失之易如此

班固記風俗變更大抵有深意

古者道德一風俗同九聖賢遺俗收守風化皆不見於

世周衰變化變雅作方有此二者漢興二百餘年化不
及古風俗雜而不醇故詳載其所以變更之由貴漢不
能復周之醇也

又見古人用夏變夷漢風有夏夷者

班固載十二分野周禮講識國之詳矣

溝洫志

志中三事河渠最大河渠水利漕運道

河渠

漢河決九七孝文時決酸棗

武帝元光中決轅汭又決館陶

元帝永光決清河後三歲決館陶後二歲決平原

鴻嘉中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

治河九五策不與水利爭穿渠分水勢

後九河隄防決河注胡中

漢用二策

郭昌事成後亦廢番係事不成一穿渠分水

二隄防塞故子功塞館陶功塞遠

田蚡為封邑公永李尋推災異皆不鑒當時以為病

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禹以四海為壑白圭以

為壑此二事便是

河議本根田分爲封邑不塞宜房

平平原塞河逼之害數倍於前九山縣中縣

禹功萬世永賴功固只言功施三代者戰國諸侯塞

河自廣禹功逼境萬世蒙害故禹功不得及後世爲

漢言也

五策是非

隄防不可無專用人力隄防則典錄堙汴水無異貢

誼論之是

穿渠可用於泉川惟河不可河移徙不常渠有與廢

者係不成 郭昌智利後廢

京寧事是張氏所論有理

復九河古今不同輯收典王機議論可見

決河注河中不達天地之理河決上處雲漢下合地絡

爲不能用私智救之豈可以人力更況百川入河最

難無河何以使之別穿一河以受衆水是兩河也

不與河爭利此策衆上漢世不能行者豈有說

先之世天下被洪水之害雖除九載無成功當時民

無所定竟非在河下流作十有三載乃同又於一州

之內賦爲九河占地甚廣涉日甚久國不憚廢民不

吾寧大害去不爭小利也自戰國郡國爲壑漢世治

決河大抵隄防之而已蓋緣人情重遷憚於小害不
能施行上策以順水之性觀盤庚三遷則知漢治六
河之難矣

水利

周溝洫法條即是潑吹澮渠川法

職方所謂浚者即是灌溉之利

溝洫廢灌漑利少諸渠方興

魏史渠

秦鄭渠

漢鄭當時渭渠

倪寬六輔渠

白公白渠

凡此皆渠之利者

番係引汾河

褒斜

嚴態穿洛

凡此皆渠之不利者

漕運

鄭當時漕運

褒斜道

二事利

褒邪漕

盤底柱

二事不利

費力則漕多故鑿渠通運之說興

通運不知省漕

者漕不如舟用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一

藝文志

秦焚書後漢改其政自除挾書律後至劉歆七畧漢藝

文志乃併故班固本散七畧為志

秘旨有事 求遺書 藏書府 寓書官 校書

漢用人大批核實因任成帝校書表世事猶如此

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 任宏校兵事

尹咸校術數 李柱國校方技

班固所取即是輯畧典六畧之要

六藝 易 書 詩 禮 樂 春秋

論語 孝經 小學 九九經

易有古經費氏同 書有今文 古文

詩無異經 禮經最難 春秋經分五傳

樂無古今 大抵漢儒之言劉向以大藝總史傳故不列
出史經皆為春秋小字專正書字以六經為

主故本
六藝畧

諸子 儒 道 陰陽 法 名 墨

縱橫 雜 農 小說 九十家小說不與九流

班固列於九家錄不知儒者

漢儒祖叔孫通故漢輕儒

魯而生 四皓 轅固中公漢之守儒

後遂以公孫弘視為儒

董仲舒王吉漢純儒

班固謂儒於道最高自謂尋儒不知與九流並列已不

是八家皆儒道之一偏一曲耳

詩賦

序詩賦為五種 序賦為四種

不知何故班固之法不可強說

漢武帝好文詩賦特盛然五種凡九百篇彙十三百一

十八篇而已非若後世彙賦事不可勝計

兵書 權謀 形勢 陰陽 殺巧 九四種

司馬法在六藝兵法始稱其皆後世吏部之兵非古之

兵書也雖陰有神農皇帝之說皆托也

韓信軍法為呂氏盜取不能止左祖之兵

孟子之說於此驗 得通者多助 兵要在附民

術數 天文 曆譜 五行 蓍龜 雜占 法

術數本聖人之法在周皆為春官太史太卜其長也

春秋之際群祿仕卜史之中術數皆精其言屢中秦

焚書坑儒而術數為術數者幸儒而小人為之故

書地學所傳蓋鄙淺不經班固之論當矣然亦及古

史官之屬皆賢者為之之意

方技	醫經	經方	房中	神仙	九四種
醫係人死生先王設官甚備後世法家自為學而雜術又亂之古書之學益昧	儒林	儒林以別九流	班固論夫子六經稱孔子而荀子為是五十學易不如孔安國序書	孔子傳易述作	春秋起東連
漢高帝春木封儒國叔孫通有儒儒意	終漢世人主不好儒者多好者又特其文皆是高	始	漢多俗儒緣叔孫通故公孫合仲舒不合	終漢世只將儒雅作錄錄諸儒又只為傳註學	以經設科雖與古實雅之意同然古學為道仕前選之行否漢學士為利仕計身之窮達
易學	商瞿	何底	野青	周既	漢漢
易自商瞿為傳單四何漢書易本之曰何雖云聖人	易孔子於輪	易方曰何所得後不得不可考	楊何	張禹	施家
施家	施家	施家	施家	施家	施家

即墨成	魯伯	梁丘賀	梁丘賀	梁丘賀	梁丘賀
孟祖	毛萇	張禹	張禹	張禹	張禹
周霸	王同	衛胡	白光	少子沛	少子沛
周王孫	王父	偃	田何	丁寬	丁寬
田王孫	孟嘉	趙賓	初六	受孟喜	賓死
喜不肯	伏生	翟牧	子兄	有翟孟	白走
臨常從施	施問	先事	京房	京房	京房
梁丘賀	子臨	士孫	張	張	張
更事	田王孫	孟嘉	克宗	彭和	彭和
更事	房法	衡成	衡成	衡成	衡成
京房	施平	易有	京房	京房	京房
今所得	賈氏學	賈氏	賈氏	賈氏	賈氏
賈高	不主學	賈高	大抵	皆施	相子
高相	易有高	氏學	母將	求	求
韓嬰	韓生	嬰自有	後言	受	本受
孟寬	魏	易	大傳	孟寬	韓生
書學	商書	有	大	夏侯	之學
夏侯	都尉	族子	始昌	始昌	始昌
小林	又事	歐陽	高	吳章	牟卿

王吉	周堪	許商	伏欣	孔霸
子先	亦事年卿			
張生	李平	大夏侯有孔許學		
周鼎	鄭寬中	趙玄	賈嘉	倪寬
張梁	故唐尊	伏生	孫泰	馮賓
能明定	假蒼	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		
高孫地餘	少子政			
歐陽生	歐陽生	孫曾孫高子		
歐陽大小夏侯	林尋	平當	朱魯	鮑宜
尚書世有歐陽學				
古文尚書				
都尉朝	齊生	胡常	徐叔	王瓚
孔氏安國	漢安國	同叔	還書	戴氏
司馬遷	多古文	說按今還書	多與古文	駁則知還
問不能卒業	辭授百兩	篇於父		
張霸	父子	樊並		
百兩先	唐今所傳	乃古文		
書伏生	學絕	惟大傳	星存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二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三				
許學	孔安國	中公	張家有許氏學	
魯詩	孔安國	中公	張家有許氏學	
事齊	經生	人浮	徐氏	王扶
丘伯	經生	張長安	兄子游卿	
許生	經生	許晏	徐公	
王戎	及許生	指少孫	徐公	
齊詩	翼奉	韓固		
夏侯昌	右春	蕭望之		
師丹	蕭望之	伏理		
齊詩有翼奉蕭望之學				
張昌	金子公	果倉		
張說	韓嬰	趙子		
韓嬰	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			
王吉	張孫順	髮福		
毛公	賈長卿	解延年		
徐叔	陳俠	言毛詩本徐叔		
禮學				
高堂生	博士	七十	諸國人通	徐氏
后蒼	漢高堂生	七十	諸國人通	徐氏
	漢高堂生	七十	諸國人通	徐氏

蕭春玉卿 <small>武陽楊子榮</small>	閻丘卿	高堂生 <small>今佚</small>	禮記 <small>通經</small>	徐生 <small>通經</small>	公尸	皆徐氏弟子	單火	春秋	公羊董仲舒	張廣	又事顏安樂	公孫文家世傳業	王中	褚大	冷堂 <small>馬成</small>	胡毋生	呂步舒	宣都 <small>成子</small>	顏家有冷任之學
大小戴慶氏學	大戴 <small>今佚</small>	禮記 <small>通經</small>	子孫 <small>延</small>	滿意	皆徐氏弟子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小戴 <small>今佚</small>	大戴 <small>今佚</small>	禮記 <small>通經</small>	子孫 <small>延</small>	滿意	皆徐氏弟子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今周禮漢米立學官無傳授

穀梁好	程方造	劉向	江公 <small>受經於</small>	申昌章	胡常	穀梁君春秋有尹胡中張房氏之學 <small>今三傳</small>	賈誼	子咸	胡常	諸經旁通	五經	王吉通五經	詩經	詩書	夏侯始昌傳勝書授詩執固
蔡千秋	榮廣	房鳳	皓星公	江公子	前秦	從咸及方造	張敞	賈公孫長卿	賈誼	言左氏本之賈誼劉歆	王吉通五經	夏侯始昌亦通五經	後蒼徒夏侯始昌通詩經	徐敷授書胡常又傳毛詩	夏侯始昌傳勝書授詩執固
尹氏	周廢	丁姓	江公孫	江公子	前秦	從咸及方造	張敞	賈公孫長卿	賈誼	言左氏本之賈誼劉歆	王吉通五經	夏侯始昌亦通五經	後蒼徒夏侯始昌通詩經	徐敷授書胡常又傳毛詩	夏侯始昌傳勝書授詩執固

書春秋

胡常書徐敷授古文尚書從尹始傳左氏

禮春秋

孟卿 嘉父 自著礼 服膺春秋

詩春秋

中公 江公 中公以詩春秋授 江公宣其傳之

易詩

韓嬰推詩意作外傳亦以易授人

三傳

尹更始授蔡千秋穀梁授張禹左氏

漢儒大抵專門旁通者少

漢世經先出者不如後世出盛傳於世

賈氏易 古文尚書 毛詩

小戴禮 左氏春秋

大抵秦火後諸儒是於收攬初以經名家者後多

不傳夫子所謂欲速不達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三終

循吏

循吏變風之美 酷吏變小雅之刺

德化在上風俗醇一則循吏無稱

文帝時是也故吳公不立傳如莊雅無風

教化闕則國興政然後循吏有稱

文翁興學是也如列國有風

宣帝循吏最多亦有褒貶

宣帝知擇任二千石或更焉

然宣帝雖霸利名一時吏亦能多承宣帝意獨位王

成黃霸襲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

美歸於下則上有勲

武帝時只一董仲舒

然事不止於循良吏 弘寬俗儒

又與仲舒不同

循吏各有所長

朱邑廉平

黃霸德化 王成勞來 龔遂化盜

文翁興學 召信臣勸農

黃霸功成威於治郡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四

雖是人才有窮亦緣政術不同	觀張敞勸罰可見在太守則褒之	在丞相勸之	與遂長者之言	若在文帝時亦不足道	宣帝尚功人臣多矜功故言遂長者	酷吏	尊政齊刑威文是也非酷吏之謂然上有政刑之意則下有酷吏所謂上有好者下有甚然班固序意當矣	文帝寬仁	無酷吏者文帝之治也	酷吏之有然亦都乃在錯後	文帝史不入循吏酷吏傳	景帝始有酷吏文帝以興學有循吏	景帝學是錯寬仁少於文帝酷吏所由起也	武帝無循吏酷吏	大抵武帝時事多則民擾民擾則姦不勝更雖酷尤不能勝	繡衣使	詔命發尚不能禁盜賊
--------------	---------------	-------	--------	-----------	----------------	----	-------------------------------------------	------	-----------	-------------	------------	----------------	-------------------	---------	-------------------------	-----	-----------

所謂暴察之威成乎微弱	宣帝時多循吏亦有酷吏	以選擇故有循	以持刑深故有酷	以尹貴言觀之宣帝史治大抵多酷與黃龍詔意合	酷吏	或廉	或不廉	或不避權貴	或起權貴	或治	或不治	此皆小節不能大相過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酷吏殺人動以千百肆有必節亦不足稱所謂放飯流歎不問滿決	貨殖	班固序論四民是矣	古以九職任民豈有貨殖之家	貨殖大抵多因山澤畜牧之類若九職在皆不得專其利	游俠	班固序論之當矣	當因陵遲而致	禮樂松伐自諸侯出	四豪之風流至匹夫而極	亞夫喜得劇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帝誅邪僻

事異意同

皆得制小人之術銷患於未形

史記貨殖游俠本出有激史遷生列有說者不授有財者不賸故有榮勢利進奸雄意班固知遷之微其論皆

正

佞幸

貴賢原於鄧通

所謂作法於食

此傳專為貴賢

自高祖來雖皆有佞幸未顯然害治象帝抑王氏却

寵貴賢數元后因象起復處校幸如文帝於鄧通雖

不如無尚廢錢焉

用王莽以覆漢室所係大傳不可不作

有文武便有移王

有御通便有貴賢

匈奴

夷狄匈奴素強

待夷狄有正法

今邊備守不敢發兵深入與先生意同

漢和親緣平城之圍

中國之威既損不屈已無以安民行於烏孫之屬

得已不已

武帝伐匈奴過於窮近遠討

宣帝服匈奴適直其時推亡固存亦緣措置是

元成因遺業

侯應

楊雄

嚴尤伐之未有土象

班固論仲舒

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塞義而奉辭以禮進

是好議論

西南夷兩粵朝鮮

皆緣武帝好大喜功故人臣微功生事

夫抵立功四夷皆行險僥倖之人所謂在師中者小

人勿用者也

然武帝伐匈奴又平四夷却是雄材大畧

因勝匈奴之威則兵勢壯

藉乎四夷之習則兵技練

西域

惟大宛以女寵名焉故秦關其民與梁惠王不異

論西域斷匈奴右臂

此是欲開邊之說班固論之是矣

然止足敬勇勢而折其氣

烏孫一事似有助於漢

然此時漢成帝叔父不為此亦可

事與唐太宗時四鵠破薛延陀類

外戚

不曰后妃而曰外戚漢以任外戚故

屢危故以外戚名傳

呂后幾危漢

霍上官亦幾亂

丁傳亂朝卒亡於王氏

薄昭不免於殺

竇氏幾敗立累王誅大臣

帝無嫡

大抵外戚持權必為國危禍漢亡雖以王后亦緣成

帝無嫡

二趙亦漢之裔故谷永得藉此庇王以

丁傳以亂易亂故王氏復用漢亡

元后

漢以王氏亡皆緣元后專故表而出之

用其家秉政而愛重綏其婦人之仁

王莽

王莽以詐得卒以詐亡

人謂莽不自亂漢不復興不然小人為之

理

叙傳

上卷自叙家世

班氏出於外戚故大抵多微婉之辭

叙家世法當稱美不稱惡

然班氏本王氏所引亦不可掩賴得不美祥確免

於王氏禍

班彪王命論甚正欲論狂殺故須說符命見有天下

非人力法當如此

班固出過未是連性命則不作

多事如左

班氏出於外戚班固竟死於實憲是習氣

下卷論作漢書本書志

叙傳語意精切議論大率皆當

以於節義姦邪有少分別處

如王貢蓋寬饒諸葛豐之類汲黯亦是

所以雖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之美不免范曄

議論亦緣出於外戚故

馬遷世為史官其法直

班固世為外戚其法婉

然學博文高頗得微顯之美

遷記異代體可直

如漢書即有
謗書之概

固記當代體可婉

皆良史但遷作固述有難易

後人以詳畧論遷不得而詳

古人開畧遷不得而畧

漢事具存固不得而畧

史記有世家

漢書無

史記以著封建之變

以表備世家之闕

漢書以無封建之實

夾秋不為世家有兩說

春秋夾秋不書爵

漸進而後書此是史法

夾秋傳聞不審難以比中國

史記有龜策日者滑稽三傳

漢書無者謂遷史所記之外他無述

太史公以記三代之遺法戰國策士之餘風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四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總目

第一卷

統論

東漢之興

光武大度同高祖

光武暨新室攬權不任功臣宗室

光武以新室抑外戚

東漢到黃巾起民心已盡去

東漢之興以民心士心皆歸

東漢人物大抵清峻

東漢度量少故黃憲似道

東漢夷狄初弱末強

東漢是成之禍

東漢風俗不及西漢

東漢人才最盛於安順時

東漢事力不及西漢制度大省

光武明帝為威較諸武帝多方士之說

光武明帝亦嚴終無刑措之風

明帝之後有章帝

光武之後有明帝謹守規模未知通變

光武以柔道理天下

光武沈義急於攬權

東漢省郡縣約官制光武量力變時



東漢有三公之名	東漢自章帝後無明君
東漢律正恩不正	光武功德優於宣帝
明帝德稱治效載及文帝	
東漢亂久牧守將帥多平盜功	
東漢交友多相死	光武用燕兵與王郎爭
光武勤如節度	
第二卷	
光武	
論地位資質	
謹厚	沈戰先物
	深居靜文
明明廟議	糾糾相斷
	快服大度
論治效	
治效過於高祖者在往矣	
論難易	
因民心較創業之君易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比商周孝宣中興難	
論規模	
鑒恭顯廢宦官	鑒新室禍事結黨閹
鑒不用儒用儒術	
論治道神聖	

王道在儲已任賢	王道在仁義
論措置	
全得	
不得決水灌赤眉	待王郎劉盆子以不死
建三雍	講論經理
退功臣	
有得失	
觀納風論	
全失	
吏數易	易后廢儲
起鄧禹典亦有戰	
論任用	
鄧禹腹心	寇恂守溫
耿弇平齊	棄馮衍
舉卓茂為太傅	召隱逸
事意本末	
看是陽天入贊勳	看渡河牛酒
看封車茂	看按行銅馬
看誅韓歆	看伯昇好結俠客
清理血脉	

嚴光不屈光武其志見於答侯霸書

光武是陽人服其武 光武常以大眾隨諸將後

光武深於防惡故議論簡言多探人情

事情同異

光武按行銅馬營 嚴光策侯霸

漁陽上谷俱助光武 實融隗囂俱附光武

光武渡河除苛法牛酒迎勞

光武拒臧宮請伐匈奴

古人深意

按圖之間非快 西歸之謀非快

宋弘不易妻觀意深

伏湛卿飲 侯霸奏下寬大書

史氏褒貶

光武及功臣傳

議論當否

紀末并贊論

第三卷

明帝

論地位資質

章帝

明帝資質本聰明

明帝資質本聰明

論治效

光武明章相繼禮樂教化盛於西漢

論難易

明帝親接建武之統比文帝呂氏之後為易

論規模

明帝規模只在繼光武不能增光武之美

章帝規模只在補明帝之闕

論治道粹駁

三道又用三德

經學

論措置

不許館陶公主即而賜錢

詔郡國理究而楚獄枉濫

論任用

明帝詰辱三公提拔郎吏

章帝雖禮鄭均召高鳳然不還宰相之權

事意本末

三雍

明帝正坐自講

章帝稱制臨決

明帝法令分明

情理血脈

光武仁心義於德游

明帝但知遵光武	光武明章為檢制外戚	事情同異	先武明章皆講經	明章同學尚書於桓榮父子	古人深意	第五倫論實憲通賓客	章帝舉孝廉實博者	和帝	論地產實	本有實	論治教	內有養民歲增關土	論親族	災異延問得失	論治通弊	只是先武明章遺規其粹駁不必論	論任用	用韓稜魯公之徒為三公	大率東漢三公無權故相業只此
---------	-----------	------	---------	-------------	------	-----------	----------	----	------	-----	-----	----------	-----	--------	------	----------------	-----	------------	---------------

事意本末	用鄭眾誅實憲	光武開玉關故知和帝時有都讓西指之功	論措置得失	用宦官誅實憲	振貸事皆是但不係久遠措置	勸民蓄蔬食	情理血脉	素安為三公自天子皆倚賴之	帝懼災緣慮實憲之故	事情異同	昭帝知霍光	結灌溫實証	古人深意	實憲伐匈奴	史以褒貶	范曄論贊和帝皆當	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固無此理	服叛去來自自教雖有之然不可專以教	力養得成建世時運
						惟其三招見其意在不擾					和帝誅實憲	肅敬溫實		和帝誅果英				只是	

第四卷

帝紀

瑒帝

夫折無可言

安帝

幼立太后臨朝親政

順帝

以廢放為孫程等所立

冲帝

夫長

質帝

以聰察見殺

桓帝

大資昏虐

靈帝

尤昏庸

獻帝

當漢終運人心天命漸移皆去

皇后

郭皇后

光武以愛憎廢立顯得陰皇后賢

范曄后妃立紀並為臨朝太后

本朝臨朝者五后

明德馬皇后

儉德宋大娘

戒章園苑

言楚獄多溫

章帝賢皇后

專因後宮

和帝不以母儲貶專上

和熹鄧皇后

論其婦德不失為賢后妃

安思閻皇后

與外家廢嫡

顯烈梁皇后

若不臨朝為梁太后官弄權

桓思竇皇后

以竇武誅宦官

孝仁董皇后

兄子重與何進爭權

靈恩何皇后

以兄進誅宦官不遂遭董卓之禍

王	
齊武王伯升	資與光武別
有大畧	信李軾
北海靖王興	子敬王睦
睦尤賢	
趙孝王良	起兵時大怒
城陽恭王祉	
劉崇助祭之謀見國家不可弱宗室	皆預起兵
泗水王欽	
安成孝侯賜	宗室之忠賢者
威武孝順侯	有太守事
順陽懷侯嘉	有光武招降事
光武十三	
東海恭王彊	
謙遜保身賢於人遠矣	
上錢謙助國費	
沛獻王輔	
諸王六客	好經書在國謹節稱王

好黃老		通方士獲罪
濟南安王康	淫侈無節	
東平憲王蒼	在東漢最為賢王	
好經書	言為善景樂	
阜陵質王延	告逆謀	
廣陵思王荆	以飛書與東海王彊	
臨淮懷公衡	早死無可紀	
中山簡王	有諸王兵備事	
琅邪孝王京	性恭孝好經學資質本賢	
明帝八王		
陳敬王羨	博涉經書與諸儒論白虎	
彭城靖王恭	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	
章帝七王		
清河孝王慶	和帝與慶頗類	
第五卷		
列傳		
劉聖公	劉盆子	王郎
劉永	盧芳	
張步	李憲	彭寵
隗囂	公孫述	
李通	王常	鄧景
朱歆	鄧禹	
子訓	孫騰	寇恂
曹孫崇	馮異	

第六卷

宋彭	子然	賈獲	子育	吳漢
蓋延	陳俊	臧宮	耿弇	子園
耿秉	耿夔	耿恭	姚期	王霸
祭遵	祭彤	任光	子曉	李忠
萬脩	邵彤	劉植	耿純	朱祐
景升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竇融	弟子固

第七卷

馬援	子廖	兄子嚴	族子稜	卓茂
伏湛	孫無忌	子隆	侯霸	宋弘
子由	孫漢	曾孫則	蔡茂	郭賀
馮勤	趙嘉	宣秉	張湛	王丹

第八卷

杜林	郭丹	桓譚	馮衍	申屠剛
鮑永	子昱	邳惲	子壽	蘇竟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樊宏
子儵	陰識	族曾孫準		陰興

第九卷

第十卷

朱淳	梁統	松	松弟疎	疎孫商
梁異	張純	子奮	鄭興	范升
陳元	子衆	子安世	桓榮	子郁
郁子焉	馬弟典	馬弟子鸞	鸞子曄	馬兄子彬
張宗	班彪	子固	牟融	韋彪
族子順	豹義	義子著		

吳良	宋宮	鄭均	應范	馮魴
虞延	鄭洪	曹褒	賈逵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歆	子愷

第十一卷

毛義	薛包	第五倫	子頤	賈種
----	----	-----	----	----

第十二卷

鍾離意	宋均	族子意	寒朗	朱暉
孫穆	郭躬	子鎮	陳寵	子忠

班超	楊終	王充	崔駰	子瓊
子定	定從兄烈		張霸	霸子楷
楷子陵	陸弟玄	樂恢	何敞	鄧彪

第十三卷

袁安	子京	京子彭	彭弟湯	湯子途
----	----	-----	-----	-----

連弟 兗 安子 敵 子 軒 彭 孫 閣 周 弟 忠

洪 忠子 秘 張 輔 韓 稜 周 榮

子 興 興子 景 魯 恭 恭 弟 丕

第十四卷

魏相 蘇 章 不 章 周 章

周 磐 蔡 順 張 禹 徐 防 張 敏

梁 懂 何 熙 李 法 趙 典 兄子 謙

溫 楊 厚 祖 春 卿 父 統 郎 顗

父 宗 裴 楷 王 堂 羊 續 陸 康

賈 琮 鄭 康 成

東漢精華總目終

東漢呂氏東漢精華卷第一

統論

東漢之興以民心以士大夫之謀

高祖文帝寬仁得民心元成無管政民心固

高祖所用皆功名之士節義之士少故西漢之末正

不勝邪忠不勝佞

士大夫視民心為去就國家以士大夫為存亡

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名曰宗室無不響應

王郎假號 隗囂公孫述其初皆託漢名均是宗

室光武獨成功帝王自有真

光武天度同高祖

吏事刻深民心不如西都之故國

安順以降權歸戚官流毒及民

夢想賢士側席幽人崇儒隆禮皆矯高帝之失故東

漢自和帝以降主威不伸日亂一日尚賴節義扶持

光武登新室攬權不任功臣宗室

抑外戚不得與政 亦不與宦官權

繼世皆如明帝僅能守 自章帝已不能制外戚

和帝以降權移戚宦

大抵天下權柄必有歸歸人主雖明必有歸歸臣

官各矣
其分

西都呂霍上官王氏皆是權威不是大臣

平勃霍光皆是大臣不是戚官

先武以新室抑外戚則可以此奉大臣之權嗣不可

全不任大臣

又不倚宗室

託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閹捨宦官外戚豈得親近

古人論西漢士有兩端能立功名東漢士有學術能立節義此亦未必然

西漢之士大有不如東漢之人何不給事權輕重

西漢權在大臣故有功東漢大臣權輕故有禍

東漢人物如索與楊震李固黃瓊之屬皆困於無權

一五二

郭泰徐穉知其不可為

東漢到黃巾起民心已盡去

黨錮之禍士心已去八九故曹操孫權得以收之民

心思漢王耶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

足孔明之使豪傑之士尚有存漢之心

東漢之興以民心士心皆歸

亂而持火以民心去而士心存

亡而不得以民心士心皆去

西漢人物大抵寬厚

西漢廉恥少故蜀莊可珍漢文之化過於秦秦而後人實

東漢人物大抵清峻

東漢度量少故黃憲似道

西漢初夷狄強

東漢初夷狄弱

西漢末夷狄弱

東漢末夷狄強

夷狄強弱自有時只在中國內治如何

中國治夷狄雖強無深害

夷狄弱則有威功

高惠文景無深害

武宣有威功

實憲尚能空朝服

中國不治夷狄雖弱不為禍

夷狄強則為深害

元成朝匈奴不款漢弱

一五三

東漢是或寇

光武謝實規模與文帝同

復世不治無以夷狄

西漢富庶出於寬仁恭儉

光武明帝恭儉幾文景寬仁未至故富庶亦不久

西漢風俗出於文帝德化未到處緣經制不定

東漢風俗不及文帝時為德化淺士風盛故學校聘召

黨錮雖過尚勝鄉原亦緣士不得權所激

西漢吏治文帝時大抵循吏東漢無比

建武永平吏治大抵典宣帝相似而久仕不及

西漢人材最盛於武宣時權在人主人才成功

東漢人才最盛於安順時權在戚宦人才立名

若以人材較之東漢賢以功名較之不及遠甚

遭時不同袁安李固尚無所成仲舒王吉未為不遇

西漢制度承秦雖儉以奢兩都賦可見

東漢事力不及西漢制度大省

西漢禮樂終不及古

東漢光武明帝為威較諸武帝多方士之說星為地古湖於

諱亦與方士準門

西漢刑法繁秦大抵過嚴

崔寔欲明著法律可謂不知本之論

東漢光武明帝亦嚴終無刑措之風

章帝以後寬於權使法刑濫殺出於權威所謂亂世

君明則寬嚴皆治君昏則寬嚴皆亂

文帝宣帝光武明帝嚴

元成哀帝安順桓靈同歸于亂

寬是柔克嚴是剛克中道是正直

一偏固不如純金然三德皆足以致治明用之無所不可

文帝之後有景帝寬仁少暴

明帝之後有章帝苛刻少暴

以通論之章帝優於景帝以理論之章帝如嚴苛刻

而不知任大臣漢權自此有下移之漸則二君視前人均為不及

高帝之後有文帝示儉之德增光前人

循高祖之法

光武之後有明帝謹守規模未知通變

遵奉建武制度循法雖同優劣相逮

光武以柔道理天下本有此心偏於矯枉

文帝以嚴致平當原本心

高祖豁達疎於防患然終於無患其大體得也知人有

光武沈毅急於攬權然終於失權其大體失也

文帝容人欺欺者報得張武

宣帝核名實不用王吉武帝攬權三世而失

明帝察惡外戚以橫陰就不與東平三壁

西漢官制繁秦武帝奢廣皆未善

東漢省郡縣約官制光武量力變時視西漢為得論其

大者漢丞相太尉分掌南北軍

武帝以後宰相失權霍光以後大司馬權重

漢終以北軍權重亡

東漢有三公之名名權雖重軍事權歸

東漢自章帝而後無明君

西漢文宣最明

國家不能常無患

權在大臣不肯立昏

文宣失

權在戚宦不肯立明

表平順桓光

梁冀鴆質立桓正與擁昭立宣相及

西漢歷正律不正

太初厘正

李延年協律皆鄭聲

東漢律正歷不正

太雅樂

四分遺

漢儒例言災異

以災異殺身兩漢皆有之緣不明天人分際

漢儒大抵專門惟鄭康成通集諸家所長然識緯亂經

甚於西漢專門之害

西漢文章近古

東漢不友

惟班固可及先漢文

崔蔡而下衰矣

宣帝有中興之治

與國稱從
近於過許

不獨時異天資學術皆偏

光武功德優於宣帝

治效不相遠

緣知民情同此
無遠三宗之論

明章德備治效幾及文帝

為光武明章相繼長成在久

高祖惠帝皆日淺

呂氏幾亂

西漢自武帝後好開邊將帥奉使多違功

東漢亂久牧守將帥多平盜功

西漢交友多相負

劉項張陳之餘風

東漢交友多相死

光武嚴光之遺俗

高祖用秦兵與項爭故根本關中榮陽成臯最苦戰故

宜都雍

光武用燕兵與王郎爭故根本河內關隴已蜀景後服

故宜都雖二祖知天下形勢故享國久長

高祖多用秦傑

光武已定有功臣之禍 難與同安樂

光武勤如節度

君臣已定有群盜之擾 小人不得逞則為亂

非功臣不侯終西漢世開國承家多小人

退功臣進文吏終東漢世天下不泰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第一終

論光武地位資質

謹厚

以柔

沉幾先物

深畧緯文

明明廟謨

糾糾雄斷

恢廓大度

好吏事

動如卸度

以上數句說得光武地位資質出

創業中與事體不同高光資質各得故皆成功業高祖

若不豁達無可不可無以收豪傑凡一階尺土一人

之柄者當如高祖特舉食其事可見不事家人生產作案

光武若不謹厚動如卸度無以復舊業凡復祖宗之業

當如光武

雖不階尺土一人實有民心可因將復見漢官威儀

事可見

好稼穡此是不同處到大度處却皆不可無是人主

第一事馬援說不如以感陳隱陳謂過之威光武

謹厚

密黃百存包桑

量時度力

務用安靜

皆謹厚故

以柔

上三項亦錄其故

高祖平城之圍太宗遼水之悔柔者不為

乾見群龍無首吉君體剛而用柔

先武資柔本心柔却用剛濟之

未得君德之正故却有過處

高祖太宗剛捷過光武濟之者未至故未得君德之全

沉幾先物伯升死言笑自若

指授方畧後宮不得封侯與政

賤官全功臣側席幽人愛好經術

深畧緯文勅馮異入關

卑辭厚幣禮匈奴之使開玉關謝西域之質

以文為經以武為緯謂光武深畧緯之以文者倒

置本意

先武本是儒生遭此時故深畧緯之本意在大故嚴武

事可見本

主在武而緯之以文者高祖太宗是也

先武本好文故拒城官請漢匈奴與公卿講經理夜

乃寢

太宗本好文故與衛霍將房柱濟以文不能免高祖

伐

明明廟謨指錄者畧皆是

谷實知馬援說客

納馮異說掘河北

不決水灌赤眉明帝

糾糾雄斷

見大敵勇

昆陽為諸將決策

待王郎劉盆子以不死

抑城宮之說 此景是斷處開關謝實亦是

大抵狐疑兩節即不為斷

恢廓大度

行銅馬營

平辭匈奴

見馬援

蒼實融書

置二子度外

高祖天資故謂之豁達

光武力學故謂之恢廓若以性學論之則

見小敵怯大敵勇諸將疑之非也推厚故情小大度

快乃大勇也推厚之人思慮深

大度者一於勇高祖鴻門驕足皆待人諫賴得明達

太宗自遠東還謂魏證在吾無此行

劉備數欺違魏報兵亦少諂厚

光武失景在不任大臣此說與光武之過史謂明達正

事不知過

高祖知人明達故料事不如光武明達

光武料事審慎故知人不如高祖決斷

欲景藏明高祖不學景易太子雖不

害國猶使成煙趙王死

光武學亦廢東海王皆不勝

明帝金泉海則有天幸因楚獄事見

識緯之偽易知尺綵光武以待命起故信亦是欲藏

明也

論光武治效

光武治效過於高祖者在位久故亦緣光武息兵早備

止戈之

高祖只知以馬上得天下雖信已晚

光武厭兵故求平治

唐太宗近於好兵故求平治

武帝好兵故求平治

宣帝明帝皆四夷勸

元宗憲宗末年皆以兵取禍

以此知兵係治亂景志

論光武難易

因民心較創業之君易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此高周孝宣中興難

光武事與少康同光武速而少康緩者封建難拔邪孽

易傾以此較之少康景難

論光武規模

仕宦當作執金吾人謂光武志小不然姑以喻要要志

河用知非漢非盛乃志

光武中興專思先漢所以失故事事華弊規模大率如此

鑒叛者九起不大封功臣亦緣無韓彭黥布之功

鑒恭顯賤宦官 鑒七國誅諸王賓客

鑒呂霍上官王氏外戚不封侯預政

鑒新室禍事歸聖閭 鑒燬為側席幽人

鑒虛耗謝西域質 鑒平城禮匈奴使

鑒不用儒愛儒術 鑒宮室後儉約

鑒奢廣約官職併州縣 鑒優將吏事刻深

光武規模大率如此其同事歸聖閭誅諸王賓客故

大臣宗室不得權如元豐時吏事刻深元氣不及高

文後人盡能遵守如明帝則可亦難以遵變故所以

孝和以降權歸戚宦不復治安亡而不機

伏湛使霸即是後漢宰相規模

論光武治道粹駁

先武學 高祖身歷

先武雖學未得先王之學故處夫婦父子之際而溺私

愛 不與高祖

王道在濟己濟賢 光武不恤大

王道在仁義 光武仁恩

不誅彭寵 奴亦害

論光武措置

全得

不聽決水灌赤眉 勅馮異 撫河北

行銅馬營 待王郎劉盆子以不死

用冠帽守河內 都洛陽 聽郅彤

用吳漢發州兵

數事皆係興亡

禮匈奴謝西域 好儒術招隱逸

建三雍 抑祥瑞 外戚不典政

講論經理 賤宦官

此數事皆前漢高文武宣所不能無

以漢官儀得三輔心 以除苛法得河北心

以行營里得盜賊心 以拜卓茂得吏心

以禮展先得士心 退功臣 光武功臣如鄧

當列

嚴待藩國 後世失助

有得失

召彭寵 不察來降

觀納風謠下情上通

封禪與神神靈

全失

吏事責三公

事歸臺閣

吏教易

封彭寵奴不義侯既曰不義何侯

之有

易后廢儲

趣鄧禹與赤眉戰信

以誅賓客宗室不得盡心

以吏事責三公大臣不得盡心

以謠言轉易守令不得盡心

論光武任用

二十之十

用人太率做高祖而鑒其弊

高祖豁達侮嫚得豪傑不得節義之士

光武恢廓謹厚無得豪傑節義之士

但不任大臣故嚴光不屈

鄧禹腹心人比張良大率比冠怕守溫人比蕭何

馮異河北之謀耿弇平齊

光武素獨行不如高祖教李布

大抵光武功臣知廉恥比高祖功臣不同

高蓋功臣之才不全其身

光全功臣之身不盡其才

以光武得三傑未必能盡其用

以二十八將轉高祖秦項未易取

創業乃逐鹿之時功臣多在跡地之士駕馭難

中興乃恢復之舉功名多在志義之士駕馭易

舉卓茂為太傅一則示德化

意好卓茂正以久任見效數以

召隱逸二百餘年義所出只不得嚴光

事意本末

看昆陽天人贊助合知光武受命合事

看渡河牛酒合知河北為光武根本

看事歸臺閣合知東漢大臣必因於權倖

看封卓茂合知東漢縣令必著名

看召嚴光合知東漢朋友之義元不

看隱居從更始合知必不能從光武元不

看側席幽人合知東漢必多名節

看謠言易守長合知循吏不及西漢

看按行銅馬營合知光武意不在多殺

不曉決水雖赤眉勸焉異

看光武曾受經合知必崇儒學請後論道

建三朝漢論經理

中太學

看光武陰謀華語合知都后必廢如見好色

看誅韓歆合知東漢直臣不容

看伯昇好結俠客合知功業不成

謀立更如

又不去

看以識定郊祀合知東漢必不能制禮

情理無脉

嚴光不屈光武其心畧見於答侯霸書

即以視光武其心亦其

光武但知總攬權綱不知大臣無權官官必竊其權

光武但知功臣當保全不知中興功臣與創業異可

惜用不盡才

光武昆陽入服其武入關入服其度渡河入服其德

竟以河北為根本道河德勝人心不知有受

更始赤眉盜賊規模劉永之屬劉縯規模惟先武與

後規模故卒一天下

蕭曹丙吉皆大吏魏相雖學亦以吏事合宣帝中興

台相多儒者惜其無權魏氏大吏固重會食光

光武常以大軍隨諸將後二為魏氏權柄

光武有疑大臣心專欲求忠謹魏氏失之

光武深於防惡故議論簡書多探人情魏氏失之

光武都洛以西方後平

漢有西羌患都緣都洛陽應接遠

東漢羌患自趙充國始至馬援入納塞內光武休

事情異同

光武按行銅馬營欲銅馬用故以誠

使赤眉歸營勤兵欲赤眉平故服以威

范升毀周黨意防山各有

嚴光歲侯霸意城吏添意

漁陽上谷俱助光武漢陽出吳漢上谷諸出耿弇

人之

竇融隗囂俱附光武隗囂然變

韓信耿弇平齊光武得弇第一時發明功業

田氏於齊非張步比

高祖已新項羽方即位

光武方平王郎已即位創業中興之異

以謀散義帝為名自立則事逆

隗囂遠方望歸更始不擇主

隗囂無光武不識真皆敗

高祖根本關中高祖與項羽敵地勢

光武根本河內光武與更始實異

高祖入關約三章秦民大喜人心

光武渡河除苛法牛酒迎勞同

高祖實例優收豪傑 光武實例薄撫豪傑

韓信與齊王等位故反事異

彭寵望王不得故反情同

文帝拒陳武請伐南越意同

光武拒臧宮請伐匈奴意同

及其知之一也 及其成功一也

創業已重中興止於後古少重復古

銅雀臺中興可以增光 光武堅固未

高祖待恩布始厚終薄故怨

光武待彭寵始厚終薄故怨

古人深意

披圖之問非怯欲發辭為言以曉未悟

西歸之謀非悟欲發辭影議以一衆論

非不知水可灌赤眉本心不嗜殺人

用寇恂守河內意在防洛陽

嚴光足加帝腹知光武欲示尊禮名野之故投種

侯霸知光武任大臣故

宋弘不易妻調意標

伏湛鄉飲

侯霸奏下寬大書

港如光武意斷 霸濟帝所不足

谷實融上書為他人設

史法褒貶

光武紀及功臣傳范因班舊故所載亦有微婉體書

法亦祖班書道未能方古亦止之

議論當否

紀東并贊論光武皆是惟就舉母過事未然

二之十二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二 終

刑獄苛刻而數赦

好祥瑞而懼災

詔郡國理冤而楚獄扛滙開屬刑之雖不如實於新

肅宗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保元元之愛著胎養之

令其寬厚足以本人情

順時令

除禁錮

糾擅殺

振貧弱

皆是善政但不

二君皆不知光武之失在不任大臣一寬猛治教不

同其精置皆無大計

論明章任用

三之一

明帝詰辱三公提拔郎吏賢者自不肯為用

章帝雖禮鄭均召高鳳然不還宰相之權外戚漸已用

事

事意本末

三雍述光武事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遂建武制度

肅宗嚴苛切可也不當併與外戚容其積

光武講論經理

明帝正坐自講

章帝稱制臨決是二律

侯霸明時令

明帝章帝皆務順時令

除慘獄詠楚獄楚獄從先武

賈誼王

好祥瑞自武帝來亦好

明帝以宣帝不王如光武光武神祥瑞是已素好國瑞何

論實憲擅權當如自肅宗寬又須知緣光武不任大臣

勿冲權必有所歸勢必歸戚宦

明帝法令分明以至苛切

自善經理未揚子學律令說是病深

情理血脉

光武但知漢業衰於優游

不知漢不寬已

但知漢為王莽所篡

初王莽初帝大臣

明帝但知遵光武

肅宗但知明帝苛切之病

不知明克有所當施

三之一

明帝為四姓小侯立學雖為外戚計

不知意偏宗立不立小學

漢文武巡幸最少

德化之君不尚省察後世其古與不與巡幸

君巡幸不知文帝除誹謗言自有通

武帝欲鎮壓四方

宣帝欲察名實

光武明帝欲納風謠省風俗

光武明章名為檢制外戚外戚未嘗不橫陰陽實相

大抵宗室恃親外戚恃恩雖檢制尚不能禁

惟大臣無所恃 人主尊任則安不尊任則危

情事異同

光武明章皆講經理光武示意需明

景帝用此錯改高文法今

章帝啟明帝苛切事從寬厚

景帝過薄章帝過橫七國之變外戚之橫害事則同

明章同學尚書於桓榮父子實猛不同天資異

明帝性明 章帝性寬

論章第五倫并切同

意於明帝為正教 倫於章帝為將順

古人深意

謀人多給時令不為順陰陽自中興以後苛刻則逆多寬以時令以延死期其多

上本五

意臣幾死不暇恤留微

第五倫論實寔通賓客下為任全外戚計慮外戚權重

中人者重則難制以賓客助之則權重

田漢者賈不加貧東漢儉約不加富

東漢大臣無權利不出一己從第五倫論馬氏及馬氏紀可見

章帝舉孝廉寬博者詔聚劉方皆懲吏事刻深

史氏褒貶

范曄論明章最明白

意明優於章明仁恩少而章嚴重難勢輕而仁恩多論其優劣未得

和帝地位資質

本有謀斷之資

以幼冲之主寔謀謀實意朝廷不知非謀斷其孰能

之惜先武以來不任大臣使帝不免與官官謀事漢

業

自此衰乃詭謀不善非資質之過然亦非一智之

治效

內則齊民歲增關注日曠外則北空朔庭西通重譯

此乃先武明章積累之業亦所當守之故不可專

以積累論

規模

災異延問得失 符瑞抑而不宣 罷貴遠國珍羞

今和帝紀並不載獨載災變賑恤之事論此規模尤

有無逸之風

和帝不可謂不學惜其短祚若享同久長漢祚必不

速衰

習治而不玩物

有武功而無異心

上知畏天下知民恤

以此論之有文帝之風武宣明章皆有漸矣但後

漢寬仁之治不及西都如措置若刑獄比文帝感

賈誼言吳矣

粹駁

只是先武明章遺規其粹駁不必論

任用

用韓稜魯恭之徒為三公亦是當世名德如丁鴻等

尤賢大率東漢三公無權故相業止此

惜乎竇憲之誅在袁安薨後若袁安在預誅竇憲

則事體正可以收還三公之權

事意本末

和帝用鄭衆誅竇憲事非得已然宦官自此權重

爾衆命曹褒刺禮至和帝時沮於酺教亦緣誅竇憲

手書上

使時所未暇

光武閉玉關故知和帝時有都護西指之功

光武平隴西故知和帝時有空朔庭之功

大抵欲速則不達美成在久也

置得失

和帝用宦官誅竇憲是不得已不於此時還三公之

權乃措置之失所以託孤無人後歸外戚

九和帝賑貸事皆是但不係久遠措置亦一時惠政

以苑囿假貧民 遣使關金賑廉

勸民蓄蔬食 官陂池得米取

范曄論雖頗有訛張而俱存不擾

推其三詔見其意在不擾

詔募實平民反吏召募今失義作犯者二千石先

坐

詔限防溝渠隨宜驅導勿因妄發以為煩擾

詔吏民贖僭在位犯者先舉小民且申明憲綱措

置大抵得於一時失於保後則得者近而失者遠

情理血脉

竇憲乘凶取之袁勳功然本欲藉以誅篡賴和帝

早悟

手書上

袁安為三公自天子皆倚賴之密憲雖誅和帝不任

大臣共功非大臣故安在必賴誅憲

和帝懼災緣慮竇憲之政惡未誅前疑有食地衆之變

緣懼災故不喜符瑞

情事異同

昭帝知霍光 和帝誅竇憲

各年十四二君天資畧相似昭帝明和帝斷

許灌沮賈誼 酺教沮曹褒

酺教漢儒專門聚訟之習

古人深意

帝紀

和帝誅諸侯

史氏褒貶

范曄論贊和帝皆當

惟論偏師出塞漠北地空都護西指通譯四方尚

有疑辭兩說皆未然

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固無此理

服叛去來自教雖有之然不可專以教言只是先

武量時度力養得成遭植時運故用力寡而成功

多

三之九終

文景非不養力武帝征伐未值其時東晉劉石符姚

宋之未非不值時而素不曾養力易曰不養則不

可動養而值時則可動矣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三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四

帝紀

殤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自和帝之後漢統數絕皆是諸侯王入繼又不得明君所以愈亂然所以不得明君者正緣權不在大臣威

官利於立昏

殤帝 夭折無可言

安帝 幼立太后臨朝親政以遠君子近小人昏庸資

無可述

四之一

順帝 以廢放故為孫程等所立年方幼冲質非賢智

但知有嬖習而已遂致委政戚宦漢祚以傾

雖當時人才鼎盛無救衰弊

冲帝 夭喪

質帝 以聰察見弑皆無可言

桓帝 天資昏闇政移五侯淫刑三獄漢室之亡於此

遂決雖忠賢自爭適足成黨錮之禍

靈帝

尤昏庸至謂宦官為父母其昏庸可知咸帝之

獻帝 當漢終運人心天命事權皆去徒據虛位賢否

不必論

皇后本紀

郭皇后

陰皇后

光武以愛憎廢立賴得陰后賢顯宗亦賢東海王又賢

苟有一不賢此禍不知

范曄后妃立紀蓋為臨朝太后故要之非史法紀序論委

政象牢說極當然在後世亦難盡如古惟使權歸大

臣不使外戚主兵輔政雖母后臨朝不為國害

本朝臨朝者五后雖皆有聖德亦緣權在大臣無外

戚諸將握兵輔政之故

明德馬皇后

後漢妃后中最賢

儉德衣大練

外親不執法度者絕屬籍

廣平鉅鹿樂成車騎朴素即賜錢

戒幸花園

言楚獄多濫

政事多所訛補未嘗以家私干欲

探起居則見防參醫學事 不許封爵諸舅

數事皆正亦見識遠

顯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后不敢以馬氏比陰氏

亦是刑于寡妻一事

章帝賈皇后

專固後宮誣殺宋梁二貴人

此外后妃皆無可紀述

此以下自明章終和帝 子孫附傳者各附見

齊武王伯升

伯升資與光武別

亦未識真欲待赤眉立君

信李軾 諫更始執劉稷盜賊必不能立明

佞人不反覆

昏君不可與忠言

三事皆見識不明

伯升信李軾

光武謂龐參可托孤

失同禍無特幸不幸耳

伯升有大星

正緣不知光武沉戰深憂

北海靖王興

子敬王睦

臨邑侯復

睦尤賢能

緣學故

觀睦告中大失言知漢不得賢宗室之助

復 綽 皆有文學

東漢此一宗室類

向海得志止於成帝

趙孝王良

起兵時大怒

光武降封非成帝之

城陽恭王祉

劉崇助恭之謀見國家不可弱宗室宗室強外

泗水王叔 中山王茂 茂弟康 皆預起兵

安成李侯賜

宗室之忠賢者宗室之忠賢者 迎更始

成武孝順侯 有武守事

順陽懷侯嘉 有光武招解事

光武十卒

東海王種 謙遜保身賢於人遠矣

孫項王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 上錢繅助國費

曾孫孝王臻及弟恭鄉侯倫並篤行

沛獻王輔

諸王賓客多坐 雖之通賓客使如淮南

建武永平禁防大密輔導不至雖無進節之憂亦關維

城之助 好經書在國謹節稱賢王

楚王英

好黃老顯宗不擇人輔導方詔首稱揚遂以交通方士

獲罪楚獄連逮無辜在春秋法難免伯失教之機

濟南安王康

淫侈無節幸在肅宗世得免其身

孫孝王贊篤行好經書

東平憲王蒼

在東漢最為賢王緣天資高又有學問

好經書 與定禮樂 諫校獵 地震上便宜

諫起陵邑 言為善最樂

論東海沛東平三王皆賢蒼以顯宗母弟得顯其賢

東海沛以郭后故在嫌疑地能以謙遜謹節保全

此景難也

阜陵質王延

告逆謀幸在肅宗時得保全亦見章

廣陵思王荆

以飛書與東海王種此事類流言

觀顯王於楚王廣陵見其私情論罪廣陵重於楚

臨淮懷公衡

蚤死無可紀

中山簡王烏

無可稱述 有諸王 兵倭事

琅邪孝王京

性恭孝好經學資質本賢

晚節奢侈因顯宗賜以陰后金寶財物所謂祿不期修

富而多財益其累

以諸王傳觀之見顯宗少恩肅宗長者閨門以恩掩義

待宗室恩義當如肅宗不當如顯宗

睿明帝八王二人為賢宗室

陳敬王美博涉經書與諸儒論白虎

彭城靖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

范曄論明帝裁諸國稅入謂東京諸侯鮮以敗禍肅宗

增諸國稅已至八斗范曄論未為得

肅宗愛諸弟增租入不達就國

雖有寵愛之義不獲離城之助

孝章皇帝七王

清河孝王慶帝少子

和帝與慶類明帝東海王

隸本賢宗室以李固欲亡遭梁冀之禍

外戚之害如此亦漢祚方衰

范曄論章帝長者子孫有漢祚未然

章帝之後國祚衰絕若正統不絕孰非章帝之役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四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五

劉盆公

皆昏庸之資盜賊所立

盜賊不立明而立昏有二說

不欲立明捨伯升立又始

不能立明盆子以探符立

同為立昏不欲不能之異更始死而盆子全

高祖與項氏共事楚漢百戰乃定

盆子以作事謀始

伯升死於更始

光武再起河北

三君非不知利害崛起勢不得已也

太宗借援突厥渭橋之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三君皆用大師

李淑上書更始不可謂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放縱

派歟而問無齒決

詔獄有取

然可見漢德厚更始猶有忠言事君量而後入不入

而後量

光武降赤眉最好

先以大度對馬以馬與安集然後示以大軍故書以漸之說

既降先折以威又揚其善亦得駕馭之道所以十萬

人皆服無後患

許盆子止於不死	稱其不易要立宗室
立君金以付朕	皆深有教化
光武善赤眉立宗室金以付朕是也	
封彭寵奴自相度易得善赤眉非本心藉以慮後如高	
祖戮丁公封項伯一同	
王郎	劉永 盧芳
漢民思漢不問真偽皆附附范曄之論詳矣	
光武折王郎使言最公	天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
待王郎收以全身亦是	<small>不使傳不致降者求為中道</small>
光武失之龐萌	<small>所以不加高祖者</small>
高祖以重厚知周勃	光武以遜順受龐萌
高祖以大度明	光武以防患過
但欲求遜順者委任不知士不私裁不可以付托	
張步	李憲
一時姦雄並起不可當真主之鋒	
彭寵	
寵恃功過望	
光武先厚後薄	君臣皆失不義封侯進退無據
料鄧隆朱浮軍事與吳漢劉尚言同	

雖皆以違節度殿吳漢善敗不亡能否異	
隗囂	公孫述
割據同	小人行儉以僥倖同
公孫述專用詐	隗囂假義
隗囂不聽方望歸更始與不覺	<small>無如大</small>
不聽馬援背先武而取亡	<small>解不失其不能決解</small>
王捷為隗囂死	<small>事以寬得衆</small>
范曄論隗囂景無識	<small>又不識</small>
就史始公孫述	<small>不識</small>
王元說隗囂	<small>之</small>
荆邯說公孫述	<small>不識</small>
一不識天命	二不識運順
三不識真主	四不識事勢
吳漢幾為光武失蜀九三事	
涓水軍虛費	與劉尚別營
前二失小後一失大	兵可獲勝人心不可獲
光武責吳漢旋志義用才幹景得安蜀之道	
得易無綱	吳漢已失先武善戰

公孫述不降只是迷後不得為密廢與之命

若輩守不能如太王却當如此處

李通 決定復漢策

佐命功臣之首但真人才不及蕭曹只可如此議論

為漢氏復漢誓不得謂之無妄之福一切之功范滂

論之未嘗

王常 以下江兵破平陽

在盜賊中能知義識真平陽一戰係光武成敗後亦勝有戰功只是不比下江之一出

鄧景

以常山為先武北道主人事最係光武利害有水利事

五十四

朱欽

使隱置不辱命

盤名陽堅守

除光武臥病則當盡力

被刺書表薦賢守死甚道亦是勇於始與氣相類

鄧晨朱欽亦於中興有功皆不圖雲臺與馬援連同皆

以親故

朱歷平太子事係杜續憤慨中非明君使歷功不取

鄧禹 從先武河北

先武腹心謀謀惟性訪問人才

不從更始故策北渡見城東高平王

觀此知其終能明哲保身

披國對在德厚尊見讚最高如典上之本

光武以為知人識能擇主能見與立之本

知諸將才否其餘事 寇恂 賈復 吳漢

大度 淵謨與先武同德故臣契要

入關雖功不究然能為漢得民心

赤眉事君臣俱失功不遂數以既卒微速而其以失學行過之故家法傳後世大體畧相似

以高比張良失學行過之故家法傳後世大體畧相似

以光武任用比高祖

高祖但以子房為腹心不使將兵善任也

五十五

光武任禹過於指授使禹不盡其才

張良從赤松遊 禹遠權勢

禹祖曾未盡二人之才

子訓

罷石曰可汝 撫禹九解平 平諸冕印印不一

可為則為不可為則不為禹之行水不過如此訓知

曰不可理則待夷狄亦必循理華夷本是一性若伯理

治之無不服者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正如

孫陽

以鄧禹及訓家法臨兄弟忠孝不免於禍

雖是外戚不可持權

亦是才力不任易鼎折足之義范論得其一偏

寇恂 以上谷兵從河北

守溫事類蕭何止是稱

蕭何佐命收關中韓信重一法等

又有難於蕭何者蕭何守河內人心同

屈賈後類蘭相如范曄以諫文為有明

誅皇甫文只是識兵機取上谷印統事

不從王郎從先武識其偽審強弱之實

以士多歸程

先武見理

紇皇甫文亦兵法之劉勝勝賢

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取印統守溫

敗蘇茂 治汝南 誅皇甫文

降高峻 屈賈後

有宰相器有大臣器

度大漢遠心公臨事能斷皆大臣才

先武不任功臣不盡才兼是冠紳

曾孫崇

無事而死見桓帝之昏闇

張美 從光武河北

有方面功 敗赤眉定關中功最大 學飛光八

純則終純 駁則終駁

吳他事好只初問去就不如寇卿

薦姚期達初

期不反寇卿實使

劉先武結曹覓父子 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不附

說李軾

三事皆有推測

澠池赤眉 徇邑王翹

說先武施行恩德津白飯仁十末

鄧禹君臣之昇深無相親

寇恂守溫策書勞問 馮異入關言人專制

皆不免嫌疑二入

說先武施行恩德先武勅異平定安集

君臣若合股用心同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五

岑彭從光武河北

子熙有太守亭

有方面功破秦豐

入蜀

吳漢平蜀因彭功降朱鮪

守死亦是彭却未知冠

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光武善

吳漢亦是名將只所習用不同

吳漢謂三郡梓卒貴種光武不聽而勝

帝欲罷諸郡甲卒吳漢不違而勝

二事迹同情異有屈不伸求精

六之一

禁虜掠耕牛酒事最好此為大將軍征者必

吳漢以虜掠失鄧奉

秦豐拒彭數月不進帝以貴彭事與彭有緣

賈復從光武河北

諸將中景勇光武不能獨勝

劉甲救儒後則勇如此能知屈信以學故光武

光武不任功臣亦用賢臣

子育

有邊守之事得使過之道

吳漢以漁陽幽州兵從光武河北

贊房是情作智又通物

用兵多勇謀以不

勇驚有智謀故能立大事

我彭寵有智

斬苗曾能斷

頌無故亦是斷

將兩縣五處亦有見謀

與劉尚分營皆緣勇過不利意氣自若是勇

達指授取敗不違諸

軍功最多緣兵精州突騎

蓋延從光武河北

與吳漢同謀歸光武合

勇而兵精服將亦

勇而寡謀指以達

陳俊從光武河北

臧官以下江兵從光武

六之二

俊佐耿弇平齊

官佐吳漢岑彭平蜀

宮請擊匈奴不恒常勝之

官所以功家難與寇敵

虜掠

顯宗策妖巫亦解知人情

耿弇以上各兵從光武河北

子國

光武諸將中景善用兵用兵當先定規

以志用精兵故功多平郡四十六層城

諫光武不罷兵此係光

平齊功最多一事可比韓信

華初阿境鎮城	備政具到齊邑
技臨舊走西兵	激怒張步戰臨舊
皆用智計算無遺策料敵制勝二十八將中景優	
耿國	
定立南單于議	事當論是否不當專論一時利害一時
在西晉之世若	子以作事謀始
耿秉	耿秉
皆名將有邊功	
顧宗然耿秉言伐匈奴	不知
後漢匈奴之害輕於先漢可以不用	矣文帝尚是哥里當以益廣與征伐
耿恭	耿恭
守疏勒	志義可比蘇武謂過
姚期	促先武河北
雖戰功每策不及諸公却有信義	
信義有本根	服後三年漢自文
推類及人不赦李熊	不勇掠
犯顏諫諍	以孝事
王霸	
亦是信義之士	疾風如草敗蘇茂皆堅壁待其弊
守邊與匈奴為五大小數百戰	

天下惟義信之士可與持久	以霸從先武不去之節
先武本以霸有信令是河水霸能權以安衆	信之信
天人因成	霸說言以安衆河水適合
坎習教事欲處險須是習	
臧宮	不見大朕請五
王霸與匈奴為五大小數百戰上言宜與匈奴和親	
祭遵	從弟彤從征河北
孝義恭儉潔廉儒雅	諸將中最賢
平蠻	平張滿
亦以孝為根本	約小心克已奉公持節果難事
祭彤	祭彤
亦以孝為根本	亦以孝為根本
守邊能以夷狄攻夷狄恩信為東漢邊吏之最	
任光	李忠
三人皆以王郎時獨為漢守信都光武藉以起兵成功	
高	高
李忠丹陽太守	先定計發兵
忠不顧母妻殺馬寵弟	二事皆緣光武成敗
光于隗	
賢宰相	人必寡欲然後能守正

隗清靜寡欲能與袁安同心持重處正

郅彤 以和城從河北

王郎時以和城郡為漢守迎光武亦係漢興亡

決策不西還長安此亦係光武成敗之機

形不顧家屬事與李忠同

劉植 以昌城從河北

掖昌城從河北說降劉揚皆於平王即有大功

耿純 從河北

見官屬兵將法度還自結納與其摩族從光武

誅劉揚皆係光武平河北重經

治郡見思蓋賊清寧

朱祐 從河北

儒學質直與光武符合

將兵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主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

士卒不得屠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慈之與光武之德

士無多與光武

大制將軍

馮異有權恩朱祐質直不與光武同

妻改王為公三公去大名皆合光武意

景丹 將上谷突騎從河北

兵以馬為勝敗

高祖借此路燕人乘騎勝項羽

光武得二郡突騎平群盜相善袁可見

光武以識用三公失最大者三公尚不見

孫成 王梁皆以識拜

王梁 與吳漢蓋延同從光武

耿種守河內

光武欲斬王梁梁欲殺光武不為光武一殺如無梁是無權權

杜茂 歸光武河北

與郭京有平北方功

馬成 追從光武河北

平李憲 伐杜茂也北邊

劉隆 追光武自此

助馬援平交趾

助馬援平交趾

討李憲 檢覈墾田事與宗知人情

傳俊 從河北

助岑彭平秦豐

堅錚 從河北

破朱鮪

馬武 從昆陽

光武與武登諸堂同時射殿心射有武則未易破

降射犬

距董訴鄧奉最有功

勇將戰為鋒

敗為殿

先武與將語有深意

虛功日進實薄欲其知已過分亦是深見之一

即內知先武意故言焉民不谷故言

先武容功臣小過厚賜予不任以事最得保功臣之道

高祖不必論唐太宗不

馬武征羌尚有勝負

光武抑抑掌

先武雖起昆陽後再起河北方成大業

故二十八將皆從河北功臣當時將兵使有大功者故幸通王常鄭晨來款之屬皆不與

高祖功臣

才德高皆所使士即保全又功高

高祖嫂而侮人故

六之上

光武功臣

才能雖不及三傑大抵皆信義儒學之士中興與劉宗不同又先武本儒生以類合

一則功臣易保全

一則功臣難保全

論二十八將人才次第

鄧寇賈復才德無優最

次馮異岑彭吳漢耿弇嚴

次姚期王霸祭遵朱祐之屬賢

餘皆忠義勇敢智略之士

全無姦雄

只馬武人抄某不及亦無過

賈融

曰寇幸

謀出河西決策東向大抵智計過人

亦緣先武駕取得策

實氏本出外戚豪俠故習氣放縱自融在己幾不免

弟子固

耽習逸事無他事迹

曾孫憲

外戚擅權以作威福取夷戚

亦是其真一等人但和帝疎早不至然

章帝不泊憲奪田但能切責非所謂強弟友剛克

惡

小人不可立大功

虛空胡定假充異說以東邪亦以覆說

范曄論衛霍實憲伐匈奴事未然

六之下

衛霍繁全威之匈奴

憲以南單于繁北單于較陳湯斬郅支雖弱不用漢

兵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六終

列傳

馬援 · 子廖 防

兄子嚴 族孫樓

大抵智謀雄傑之士 可惜不學

范蠡伯越之後去為陶朱公

馬援先以材雄散財產後佐光武

只是此謀畧用之有先後

論公孫述光武見其智謀過人識去就

馬援有大畧故能知公孫述光武成敗

隗囂無大畧故不能別馬援王元是非

上之一

論光武高祖極然不如之說雖微觀其事實光武不及

高祖實在好吏事勤如節度

平主多武功各出智謀其末節乃智而不能愚勇而不

能怯之之過

說降隗囂將

聚米為山谷

守隴西

破先零羌

置金城邊邑

又破參狼羌

破李廣

平交趾諸見智

馬援表屍

上馬雙鑠見得不能應 性處好不學

五銖錢錢幣

銅馬式等事

馬政皆智謀之餘平交趾所過治城郭 寄糧與越人申明舊約

論兵與光武合不獨智謀雄傑也 而有足處與武合

為邊守最得大體開寬信恩以待下 史以職但總大體

大姓漢小民雖是 然亦非乃太守事

邊守最欲得人情吏事是末節

本好議論人材或子弟當勿執此李良 生見王元白捷之論

或果知實固虎王營知見自不免於境 亦莫知不能屈勇不能怯之過

馬援不禮舉松以取諸不如郭子儀屏姬侍見盧杞

智勇不

如度量

光武疑范滂不得為 知人

貪觀其所予援能散貨財於未達特達必不貪

顯宗不置馬援雲臺一為 亦成 鄧晨來飲同列

二為光武於援不終史凡知則述不 意言東平之同笑而不答有深意

三為北相臣

廖

能上書勸馬后節儉不能下飭子孫人有嚴防 不嚴則終吝

防

有破羌成功 迎氣樂樂事

有冠禮事帝臨冠小侯施 之外或則非矣

防以驕侈敗謂宗寬外戚之過 謂寵后之寵深矣

嚴

以學問在外戚中有行義

弘於光武所謂正救其惡者

三人同得事君之義以事君之義而得事君之義

論三人品案宜在蕭曹丙魏之後功業名譽不在四人

之列者光武之任宰相非西漢之任宰相

保安平原不獨知陽兵補水易勝

龍光武力臣以陽兵補水易勝

無有蕭曹丙魏之長居守似蕭何鎮撫

安平原降富平額曹參清淨兩吉寬大

諫征彭寵似魏相識兵畧

至其造次不忘禮樂經明行脩又四子所無坐免止以

七之三

不舉河南尹司隸校尉爭論可見建武苛切

無忌

有博物事 校書事 史事

隆

奉使死節謂有蘇武之節非過

侯霸

大抵人物似伏湛亦受鍾但漢家學源

全臨淮類湛安平原 奏行故事亦濟光武所短

蓋霸才宜不及蕭曹丙魏

所奏行不過漢家故事知其不

後

封事論寬猛為嚴密時言與第五倫宋均之徒此

有太守事 有盜賊事 子續有文武才

貴戚有行義者嚴密實氏不宜近京師後以

典後所以異 有太守事嚴密實氏不宜近京師後以

卓茂

為令專務德化光武以茂為三公正欲求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此二論皆重法律之意

封卓茂光武喜舉儒光武

二十八將固多君子然皆以功舉故封茂為褒德侯意

七之四

可見典高祖下求賢詔意相合

雲臺功臣之次

二十八將起河北 李通王常佐南陽

實融以河西附 卓茂獨以德選

明帝圖畫皆緣光武本意

伏湛與侯霸宋弘為中興名相

論三人事不同皆為名相 湛連次卿射之禮

霸奏行寬大之令 宋弘止繁聲戒淫色

光武本好儒湛能將順其美

光武更事刻深霸此奏補家職之闕

霸終於位豈用之不盡有其位無其德焉

明察守正奉公不回有不傳已處

光武誅大臣最爲大失

剛直如韓歆尚假借納用大臣罪不至違國害

自此後大臣人才無及伏湛侯霸宋弘者

宋弘

薦桓譚責其鄭聲戒好色對貴易交富易妻大抵正

論亦切中光武病亦可謂先易後言弘少溫順而能

先武於嚴光不易交而以陰后易妻正綠好色

弘有大臣二節止繁聲或誤色

薦桓譚而貴其忠正尤好

吏事責三公

伏湛知有禮樂止敢奏行鄉飲

侯霸惟奏下寬大詔書奉時令皆是大司徒職事

親宋弘剛正不見所遊明正綠三公不遇奉職無古

論道之意弘坐考止黨太守無檢免弘守正張惡所

相害道賢退不肖望必有

子由

以附實憲免可謂奉職又

孫漢

有違將事

曾孫則有知人事

蒼頭誤殺子蔡而起之此亦最明明故勝私

蔡茂清儉匪懈有大臣之一節

觀茂糾按陰氏中董宣亦有不避疆禦之意

用於誅殺大臣之後僅能以小節自全

自茂動衆雖皆賢能之士相業不可望伏侯宋

郭賀有人臣奉行故事事有監司事

馮勳吏事精勤正合先武意是以能保全

吏事初非大臣事業解使霸一事却好

趙鼎孝是百行之本充類無所不可

趙鼎爲兄報仇是孝之充全韓仲伯妻

將獲更始親屬切責鄧奉

昆陽有戰勞降簡陽賊

破平原賊寬餘黨

曾子論事君不忠戰陣無勇不敵朋友不信皆

宜秉以下四人皆其行賢士建武多賢

御行之士不恤王是美端

張湛

好禮不欺之士

過妻子若嚴君

下公門盡禮父母之國

諫光武情容

為太子太傅郭后廢經張

四事皆好禮不欺之故

王丹

勸農一事好議論

君臣夫尚使農夫獲功
自屬況天子為籍百畝

專是善處朋友

不交中道善解交
懷無事而別

此事太過於疾忘未許侯霸交以挾責不許子尋

德同門生未必心交故

不絕薦士陷罪者知得罪者無辜

王良

上卷中

亦節行之士

為諫大夫

兼有忠言以禮進止

為大司徒

在任恭儉

大臣之道非一節所能及人貴良是知退亦是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七終

不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八

列傳

杜林有書學事

卿行經術之士

不屈隱書
堅守古學

義感刺客
三事見卿行狀光輝

職不增科禁事

忠義趙盾以從弟成祖竟

禮義人心同然所以可感

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在是武時為任職
所任亦更事耳

議禮通特變善用經術

駁增科禁原有忠厚之意
此議論法最明

郭丹永平三公

八卷下

約關事與終軍同人物異終軍請假
於行險使侍

升遷王莽召正
是屬易侯今

種義進退之士趙王莽召
為更始發使

為舉事功會推賢
趙王莽召
為更始發使

秦耳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

五人皆賢論大臣器業則侯霸為首

自伏檻以下皆賢德智能之士大抵皆有大臣之節人

才非不盛而中興之業未盡用人不盡其才高祖收

野地之士以開漢基能盡才也光武之時賢人眾多

而治效止此不盡才也故曰用人盡其才為難

桓桓 書中所謂有識論

師人老樸範 桓桓教者劉牧楊雄
所為大抵類二人

博學多通 能文章 尤好古學 簡易不脩威儀

婦與小人交與之忠謀任王莽時自守默然無言

論時政大抵皆當非識緯景當以此得罪景光武之失

論輔佐不明 更張 不使利害多 禁讐殺 抑末利

校定律令 屏讖緯 重酬賞

論降下無重賞天下不時定典光武各一見 降下賞重
侯倖心生

光武寧成功不求
進諫言本為得正

非識得罪

八之三

光武好讖緯錄傳天下偽與讖合至漢以讖決
事諱可謂忠言論光武竟見不同故以得罪

馮衍

不用馮衍人以光武為失 四邑之書論之極當
四邑從光武正始徐廣從馮

忠孝不兩立 在權輕重 主論入事但存其目不見其
於永受任更始何受任

詳衍為人不過游談之士 說此永知指將暴亂如此
不知其心止不可謂智

與陰與交結以取廢黜亦是不智

文過其實 衍以此相衡
衍實有此病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賢人之事也磨而不磷

涅而不緇聖人之事也以逸民而欲為孔子無可無不

可之事則其辭雖必矣桓桓馮衍道德非聖人而不擇

所從諱好為小人忠謀行羅連獲之凶其智皆不足稱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二子之失多矣史氏世俗之所

謂皆以二子不用為屈不悟二子之非楊雄賢於二子

尚羅連尾之厲君子可不擇所從乎然諱非衍比者非

識不失為是先武起之非也叩頭以求免邑邑以喪生

諱則小失捐身以明道其可也

申屠剛 真所謂剛者

對策直刺王莽 說隱匿不肯漢

諫光武出遊諫自選舉法理嚴密

八之三

言皇太子宜簡任賢保 無非忠言正論又皆切中

事理 直如汲黯而文學過之真社稷臣

鮑永 以法理不能意以大臣
以法理不能意以大臣 永孝於母 敬忠於更始 如更
始亡

乃降拜 事與馮衍不同 永受任

衍知諸將之暴橫而不能知更始之亡

人有為然後可以有為 言諫成此永亦成
永上諫亦不忠舊

漢司隸無辜官監司事

李格彭 劾趙王良皆不畏強梁 拜更始基

上荀諫家 爭韓歆死皆合義

永不欲以兵受賞即是無欲所以能剛

子星

有平盜賊事

有縣令事

仁者必有勇

有司隸事

為化仁愛

有司隸事

有水利事

應天以實

有水利事

進言

有水利事

郭惲

所謂剛者未可謂中行近孔子所謂狂者

中居則對事

有水利事

惟仁者有勇

有水利事

出處

有水利事

諫光武說太子引退可謂善處父子之際

有水利事

曲以全直

有水利事

先武賜郭惲敗東門候賊

有水利事

子壽

有水利事

有監司三輔事

有水利事

議刺實憲以殺事

有水利事

就此三傳論中居人物最高惲次之

有水利事

就此三傳論中居人物最高惲次之

有水利事

蘇意

國韓術教之學

有邊守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郭伋

有水利事

有太守事 既善疾非為清平 以身故者臣當所 謂有諸已然後求諸人 無諸已然後求諸人

有神童事 有科敵事 策公孫述以賊

有邊守事 漢陽破即 不問和回

邊守最急精戰 並精清野不殘孔素折 韓布策事正典妙疾同

吳漢大掠尚賴有湛平國不可獨任武將

傳俊得鄧惲而揚州服

張湛佐吳漢而蜀人悅 行失本仁義

郭伋家無餘遺 杜詩貧因無田宅

奮港臨財不苟其節尤著 四人皆廉吏

郭伋教忠諫言 天下賢俊

杜詩身雖在外隨事獻納 雖奸橫賢 數進知名士

二人皆有大臣之器 用之牧守用不盡材

用人在至公 郭伋言不當 專用而陽人

先武 杜詩欲以大將軍功臣 先武牧功臣可以致民皆欲先武公用人之道

樊宏 陰識

二族東都外戚之貴 高祖制禁外戚之貴不得光 武成防閑 光武中興樊陰二族皆

世有名德 樊仁陰孝

作諸神漆 此即治生事相國漢大 樊仁陰孝

國家育民而得美力 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有才而得其用青歲施德以俟天命此說

上言制草 在外戚長計當制 陰與入經

如帝王之臣 為欲世何制之有 本帝共賓客及國事意同大臣進言

謙柔畏謹不求苟進 此三族外戚能如此便得重 榮之隆此以到極竟實其家

宏子倫 不交賓客 能先見

不通賓客而能以大儒為師友乃可為賢

有經識事 有議論事 以經定經不獨當時之失 策成固以說三種為世治整

有孝廉事 為舉之難 下大知如此孝廉選不可 容私因請制五子第之說有誤陳

餘識最高 陰與論嫁女使五取婿視公立亦與此意合 陰與論嫁女使五取婿視公立亦與此意合

有公羊春秋學 有罷貢歆獨遺負事

族曾孫準

一書論人君經學最功 有太守事 經術法律事 學官事

上書論救災 無鮮 遣使移民得人則利不得人則害 陰與論救災無鮮 遣使移民得人則利不得人則害

振救 無鮮 遣使移民得人則利不得人則害

太守事 有郡邑勸農事 勸民於飢荒 之使聚難

陰識 避封雖是攝謂將帥有功者多掖庭加爵邑不可 示天下 世公言 陰與避封意亦此同

陰與 樊倫不交賓客而師友大儒

陰與好施接賓客而門無俠客皆賢 陰與在外戚典 向黑陽外

不肯代吳漢為大司馬 此可為事 外戚之法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八

東萊呂氏東溪精華卷之九

列傳

朱浮

浮能言而不能踐者峻文託彭寵陸績同列與論信

激成彭寵之亂使光武於寵不得保全又使

奉朝賜死乃陰謀宗

論長史教信刺舉縣輔皆切當光武時病

廣博士還時亦有益

梁統典實融同事以河西歸光武者

人不可不謹所學統性剛毅而好法律陳便宜以法

又覆論前漢法律輕重最詳備

王嘉減從輕過皆未適中 統又復故查復不可

寧過於厚前漢王嘉孔光等升侍及刑法

子松

有議禮事

松第疎

有離騷事凡不得志者皆托於屈平

序比春秋聖國子孫有託重

疎有封侯廟食之志以州郡為徒勞而納二女後宮

大志者固如是乎

疎孫商

商以外戚秉政不能為政而蔽祖求親正是婦人之仁

范曄之贊切當

冀

不得志王莽冀雖錄五侯

張純前漢侯寬之諫

建武大臣儒學博通者建武禮制多出純然有得失

議宗廟昭穆最得禮之變合本意禘祫明堂

辟雍皆國家大典所當為勸封禪最非

光武却祥瑞行封禪一得一失不離漢儒之病

相繼未定道見純學不通漢儒之幸

純子香

為三公無異續大區不亦異

請定禮樂兩難禮樂定不言之可

祈禱禮樂不加以實禮樂大於大德者乎

鄭興 范升 陳元

皆中興儒學之士 鄭興通達守正

勸更始入關是其所為言非

勸隗囂不稱王不置官屬皆正

日食論不用功臣有是非

卷光武郭祀以職斷最是不為卷付一於

有春秋學事子孫傳家有同官學事

有曆數事典義日食時為風九急民便也雖合時

子叔大抵似與歷運通之

經學通左氏易諸

內不屈於外戚外不屈於匈奴只一道理不應儲君活

不神匈奴即不與凡世

本使全節比蘇武不為過論

論比匈奴議皆不避擊劫皆是仁者有勇

有違守事太宰事

子安世

亦有聚剛正典來歷共諫諍

范升 陳元 升非議周黨不知元諫司察三公

元大抵忠厚 議在氏大抵專門之說公錄得之

左氏亦當立一入國見

費氏易 今獨費氏易傳

桓榮

楊雄所謂為利之學只是漢儒見議

顯宗師傳之臣陳平馬甲以馬德古力其為利可

見一傳 光武時忠愛之士非不

多而得傳事傳太子非所謂善傳

人君經學人君學與國生與光武以桓

范曄為人之論甚然

顯宗侍禁不失為善師傳 張佚謂陰興不可傳

太子論甚在光武用之亦當

范曄論侯受爵不遜事未然

子郁

尚書學自漢傳本皆歐陽

授爾宗和帝經世為師傳

郁子馬

操安帝順帝經王三公為三公無傳與來歷定古

馬融共 馬第子馬子驥 馬兄子馬融

四人志操堅正大抵相似

典為侍御史有與馬御史名典何進同謀誅閹宦

止陳五事悟內官 驛不合宿楊氏

彬父驛侍講以直道悟左右 彬不與曹節婿馮方

共酒食會 五人所為皆正但亦有太過既不遇時

其人才能否不可輕論

張宗

鄧禹表為偏將軍

大抵專以勇闢為主為後世推未眉典為異

同中書監在歷川有異生防

班彪 子固 父子皆良史 人物不同

彪性寬和家世儒生實氏死固性寬和家世儒生實氏死

彪守道事 實氏家世儒生實氏死

請為東宮諸王置保傅亦是正論 彪性論彪甚當

論遷史得失最詳 所論大抵皆當

固史能繼父業 大抵有餘於大

後漢史先武紀功臣列傳紀事皆本於固

故今在彪史者皆據出

論前漢書已見前漢紀傳史議 彪碑水亭機說

西都賦典引文章皆高崔蔡等不及

西都賦典引文章皆高崔蔡等不及

西都賦大率莫然兩漢都邑事蹟具見

典引封禪書諸德論之類稱松之文

牟融

經明才高之士 牟融自有傳史但以此方重稱

為豐縣令無獄訟 為司隸多所舉正

為大司農善議論朝廷皆服其能

為司空但稱舉劾方正甚得大臣節

東漢不盡大臣才無所施如此

章彪

孝行洽聞之傳 議論多勸寬厚 不見有宰相才處

有孝行事 博洽事 恬退事 錄功臣事

論選舉在選二十石 漢制郡國貢賢名故其原二千石大抵只在擇選舉之官

論史苛刺 前漢事從寬厚史無苛刺蓋定

論置官選職

尚書宜選歷州宰素有名著 此論亦以當時郡官刻

州宰皆可

欲傳者今史 諫議御史精選

三說皆正當

行司徒事但以清儉稱

彪族子順 豹 三人皆有高名

順豹不見施設教辭辭去似輕爵祿

莫為三縣有績 上書宜考功難涉漢物

亦忠義才能之士

義子者

屢召不就曾節選為東海相失名為文人所害隱者

或名節居 輒爵祿未少非節名

之家法名高而實不副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九

列傳

吳良

忠正之士 用之不盡

有宰相為賢事

為君克斥王璽勸以言受進 素處得是

乎徐正自歸 有大臣節

經宗抑外戚不能正陰就罪雖赦徐正轉吳良為

任其為抑外戚

承信

亦忠正之士 亦用不盡

宮以忠節名稱每遇此舉于遣使求見顯宗使魏應

代之此與句奴兄王商事相表裏 宗以威客示與

之使使者如非承官則中國適以取侮

鄭均

行義忠正之士 用之不盡

均以理感兄受禮遠異乎陳仲子出而哇之昔能養

寡嫂孤兒恩禮教至是一道理後均與陳仲子易地

而處均必不避兄離母仲子必不能養嫂字孤

均教納忠言 肅宗能養均而不能用謂之不好賢則

不可謂之三公之尊賢亦不可

康范

孝養之士 中進治民皆是能事

人生在三事如一 虎視獨不失其持

三事只是一心 代政率牧恤郡持

有違守事 中有郡守事 有風俗事 有郡

下馬濟展陵 與慶為交比管鮑相任

任恤皆孝之積充 雖依附實意未為深玷

馮訪

仁勇之士 用之不盡

保全中屠季與郡賊廷襲力戰獲降一切赦之 仁若

之於康公正有位教遵忠言 漢三公不任事無可謂

康延 雖有大臣之節而無大

虞延

恩信剛明之士

育從女弟 歲時伏臘遣因徒見其諫富宗奢靡

諫除民客馬成 知鄉衍無實行 則明

明帝號為神外戚 康說不中求平王廷見外戚宗

大臣 康說不中求平王廷見外戚宗

鄭浩

恩義通明之士

松然親服 為令有仁惠 為第五倫曲

奏張林楊光皆是恩義事

奏尚書即補子石令吏捕長 所陳為故事

奏開陽道明通有內外之任事 有縣令事

有漕運事 有救災事 有貢獻徭役事

鄭洪以奏張林楊光反為實奏漏泄可見外戚之禍

皆衰

專是東漢禮樂廢興事 范曄論之當矣但有少未盡

一代合有一代之禮樂與其開而不制軍若制而未

盡善端黜故議皆非是訟若喪禮未善亦不可因噎

十三年

廢食

但袁自父充皆專學識緯一傳皆識緯之言此為未善

然堪酬敏言不為此只為習於專門不容一家制作

仁是禮樂之本袁時皆從厚不承郡首後五盜

英射聲為無後者 為匠處行病徒 為郡獨致而

有盜賊事 有寬猛事 有郡守事

賈逵

在漢為通儒不專一門 左氏自創散陳元爭論

未得立賈逵論之乃得立漢君好識達以識賈乃得

經學與廢不以理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則漢儒經

學可知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江章 劉歆 子注

皆孝弟節行之士 西漢尚功名 東漢重節行

故史所載人物亦多塗

毛義 薛包

范曄專以孝養錄之 以無他事故不別傳

凡人能孝弟則積而充之無不善者

劉平

棄子活弟女事窮窮勢不用金故

食母感賊伏郡守身賊歛兵人惟若愚賊不

主之白

為全椒長恩感人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鍾離意屬劉平等劉平屬承官等所謂惟善能舉其

正望便宜出布果救飢民顯宗章示百官詳議其罪以此

見東漢寬大望事與汲黯同顯宗尚煩鍾離意之議

正扶

始終節行之士

趙孝

代第感賊 王琳 魏譚 兇萌 尊成事皆同

足見人性善飢餓之賊可以誠意感

淳于恭

大抵厚德代見此中自能成孤幼

養森不以亂報幽居舉動由禮

事雖不同只是一誠

為侍中薦各賢 陳政本道德亦自誠孝推之

江章 孝行備盡

為楚尤僕自効去不受贈送待事親守身之義

劉般 宗室之有節行學識者

學行不以身寄絕域作報可見致誠風雨之君子論常

平舍不便常平本良法法久則弊生

禁民業更至使有田者不得漁捕

十卷五

以牛疫勸區種增耕更度田欲令多前

大抵法非不善更行之常弊以二事推之則般言常

平之弊亦然 大抵行法在得人

般孫愷

千乘之國亦難遜矣孟子謂好名之人能遜千乘之

國謂其猶可能

遜國是美事但不得為中庸

范曄於丁鴻傳論之是丁鴻見責而後為傳

議二十石終表 不錮臧吏子孫皆當

孝持心近厚召舉先富完亦是舉類然舉士不可有方

此與神禹傳山澤不必有異士表裏

孝者百行之本推而放之四海而進是舉舜受之天下

以其德詣頑厲蓋誠著於事親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

矣明帝章帝旌禮劉平趙孝江章劉般毛義薛苞之傳

較諸反席幽人尤為知本所以風厲四方終東漢之世

士以節行相尚亦可謂美矣然數人者德威頑凶誠著

隱顯名列諸公輔使并天位治大職宣特撫養存問為

守成美觀我孟子曰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其明章之謂歟

第五倫

十卷六

公直則明之士 最有大臣節用之不宣

此方實為時人但以清白一節倫公直則明

能自知其私故能無私人知不能無私故能勝私

論貴戚為實於章帝時可謂正教

疾俗吏苛節褒稱長者盛美可謂將順

兩者甚得大臣之義

未遇知道不同之說最為君臣的論

有度量權衡事中操能使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况以三

在家能再冠盜保鄉里居官皆稱其職治所居吏理地

自為爵夫平徭賦理冤結

為市橋市無阿枉

為太守民安職理

為三公奉公盡節

知人

倫以無欲故能剛剛故能明

見詔書知光武

令岩渠被無賢

守蜀郡舉吏多至守吏二千石

人神一理

新漢柯情不畏強禦者能之

西門豹

第五倫

朱均

狄仁傑

是一理

有良吏事會稽蜀郡太守能變風俗最難

變風俗當持之堅

倫初會稽溫祠民初惡後乃新能

毀譽

第五倫相持為堅初惡後乃新能

為毀問發倫言以解衆情

財用出一已者富多門者貧

西漢用度極廣而不見其貧

西漢宰相權重事歸一

東漢用度節約而不見其富

東漢威官盡耗

以倫論馬氏用度親之可見偏積

自光武時郭況已號金允有寬猛急儉事

下急示寬和而政

嚴不解務存節

皆在敵群下不称欲也

儉而奢侈不止

此論亦通文選及序

開言路

上言言事不合可但報時四里不宣以加真然吏人奏記及亦使封上之言請來不老以天下之言

有賦役事

倫為一書夫賦平諸賦理得

有詔書事

劉平傳增實賦賦

宰相無私

第五倫請詔書知光武聖主親謂詔令不足成人言不可辨人不可欺如此

唐惟陸贄專欲開言路以其無一毫私

惟贄通言路方是宰相無私處但能盡言未見無私宰相有一毫之私惟恐人言之達

范曄論倫在會稽自新躬其執愛為矯激

此固未得中道然倫立朝所以能無私如此正緣無

欲

子頤

與朱歷事廢太子有倫風

曾孫種

剛直似倫違時不同

倫以寵任

有監司事

有盜賊事

有流民事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

列傳

鍾離意

忠厚廉卿公正之士所養者仁者之勇皆以至誠為主

為督郵不索外縣奉長受酒禮相與以愛利而化隱恤

疾疫送徒為作衣解枉捨典剋期俱至

予擅建長林 曉防廢珍母 皆是忠厚見於躬行

不受賂物賜是廉卿又有深意不取四人獲罪而利

解衣受格免郎罪 諒諒切切教還詔書

以早諫起北宮 疏論苛刻

官是忠厚則於立朝議論始於無私

第五倫以宣帝人物鍾離意有德化之風可輔文帝

顧宗祭息是非

應天以實即時雨見天人感應之說

威人以誠即時雨見天人感應之說

意忠厚廉卿公正之士

所送徒吏皆得如期奉命

惟善能來類意江於用也

第五倫顯授兄賀賀以清濁稱倫公且

先武知鍾離意仁於用心不大周及今猶先

顯宗知意至誠然不得久留

意忠厚廉卿公正之士

先武顯宗可謂元者素勝而朕朕不至於墮萬事不至

於策何故 君德以明為主

明而素勝則如二君朕朕雖不墮大賢亦不屑就

萬事雖不墮僅濟乎目前無以維持後世若昏而又

素勝無不匡情而事盛矣

鍾離意為督郵不索奉長謂宜先清府內遂關暑縣

張綱為八使埋輪不行謂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二說相似最為知本

諫遊敗宮室太平時最宜戒

德陽殿成明帝謂公卿鍾離尚書在此朕不立

用人之言不當以美人在否為

太宗伐遼還謂魏徵在吾無此行二君皆明

太宗後於懽懽慶我明帝以無意而成殿尤在可責

先王皆無此舉所誦不知

論升平之世難以危化最為名古與孟子飢渴易

食相來素

宋均

忠厚公明之士 亦身以至誠為主

任子前漢有以說後漢有宋均

任子皆如二公何愚於任子

均能學尤為景優

班師振旅

非是而禁學然後知為福 權宜降蠻夷

立學禁淫祀 不禁人喪葬 婚娶皆不取巫家

允此皆錄有學之故

至誠格物 去誠字虎境江

誠之格物不是偶然人自不信耳

有良吏事 九江虎去地不入

東海吏民思惡化 河內政化盛行

為尚書令不畏威正 仁者必有勇以嚴切

史之寬猛 史之寬猛實原於食污而無所害

此論正典前漢酷吏尹實相及錄其用心不用

均心在百姓故

實意在一身故惟欲投合時好

族子意

人物有均之風 齊是仁

肅宗性寬仁親親之思焉

意以為人臣有節不敢略禮遇恩惠得

書云博叙九族肅宗知悖而未得所謂叙意不能濟之

議南單于請兵北伐

最得待英狄之意中國不當為英狄興兵

舉奏不避實氏 見其

寒朗

仁者之勇守死善道之士

為謁者以死爭楚獄感悟顯宗 顯出千餘人所謂仁

推此心可以託孤寄命惜漢用之不盡

朱暉

剛直節操之士 剛發水

遇郡賊拔白刃 閉門不交陰就

不從太守市坪况卒厚賜其家 陰就主簿壁

守臨淮拔屬行士報怨以義為求其理不義之因即

時僇什

以知己之言恤張堪妻子 辭子辟召而薦友散家

貴分宗里 爭張林封錢璽均輸義

大抵皆剛毅本節述仁事

威惠 史其威

此頗得強弗友剛克獎友柔克之義

太守 史其威

聚歛之臣專為國害雖仁厚之君猶感之肅宗戒

賴朱暉力爭小人之黨必言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張林實憲之黨事見鄭洪

交友於阮况張堪皆中節

朱穆

剛毅果敢之士

崇厚絕交皆矯時之作

崇厚既與絕交皆矯時是東漢之弊

東漢清議近薄篤於交友或相傾軋但穆絕交歸劉伯宗未竟私意

從梁冀辟諫梁冀疾宦官顯論欲除去

此二事皆先通幸免付梁冀於國林官官

十一主

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必孔子而後可

危行言遜危邦不入賢者當如此

絕交廣交齊楚得失之論 二子終身見於二論

穆以過剛傷生

秦邑以附董卓殺身

范曄論交大抵當矣而未究毫之失

郭躬

躬寵廷尉比前漢于張

然二人無于張称老後漢刑煩躬號長者

守法平恕之士洪為決曹掾用法平比于公章和亡命赦父不及者萬人刑煩可知

法家誰慶源子孫崇特郭氏品或出於仁恕

議法明帝時能從平恕最難

議秦彭專擅不合罪議中常侍孫章傳詔誤罰金

論孫章古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最為萬世通

論唐太宗若知此說不誅孫章古

用法平恕為廷尉決斷刑多出於此

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

論章和元年赦文不及亡命 奏議法科多生全

子鎮

誅閭景功比劉章

十一主

有社稷之功他所未見所施法未可謂之社稷臣

傳後載吳雄趙興不拘禁忌而貴顯陳伯敬拘敬忌而

窮誅意欲不為拘禁忌未為至指故犯禁忌亦是無忌憚之一端拘而多忌則非知命之君子

陳寵

仁厚明正之士有宰相風

陳成性仁恕能全鄭王莽之世所謂仁者之勇

咸謂議法最難事不能守法皆歸於刑害故

漢辭訟比即今之所謂例用法不能不天下之情故有例

當以例決法亦當以例取法忘其事比亦是

寵決章帝第滌煩苛可謂仁人之言亦持權其美二事皆仁

論三微月不斷刑 條法溢於甫刑者請除之

二者兼通乃全

法律經術 經術先王之典法律當世之務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其尔典常作之師法律也

寵通法律禁經術 故不授爵典立政吕刑者請

為廣漢顯用良吏欽堊枯骨

為廷尉為要每附經典務從寬惠

為司空奏議溫粹

此皆法律經術之事

寬柔者難於立

沮強林 不敵遺實意

禮刑 古先禮後刑然則止三千漢禮止未節

寵欲除律令溢於甫刑亦可謂仁然尚是論其末

學問本末 是也故仲舒欲興禮以措刑

也故寵能附經以議刑

寵亦漢之賢相用之不盡

通法律無經書 性周容論絕和友

三者真漢相之才

然寵為漢相能用良吏得論經之權當有可觀

子忠

議法論事皆似寵公正不及

奏決事比以請赦之故 上除委宣刑

解賦吏三世禁錮 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毋子

兄弟相代死賜赦所代者以上議法似寵

薦隱逸直道之士 上疏寬容切直

憂盜賊議入臣行三年後 論中使伯榮驕蹇

諫災異策免三公 建奏九卿有疾使者臨賜

為司隸糾正成偉大抵似寵

以寵典郭氏陳陶郭陶

不敢諫江 王聖權傾作論以諷 劾奏未歷祝諷

此三事皆是守正不及寵寵所不屑為

有律令事 法例事 隱逸事 諫諍事

災異事 禮大臣事 司隸事

論盜賊所以發顯通人情欲糾增舊科有得失

中欲重重令尉論罰未得治道本源要須擇良吏使

並不作作而治之亦晚

范曄論忠議法亦當

法不可闕弊端 容人幸免

八采吕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一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二

列傳

班超

智勇功名之士智勇功名之士

始終只開西域一事

開西域號斷內結石渠

後漢匈奴勢弱雖不開西域無害

起開西域起開西域

功成只在久任功成只在久任

起告任尚最得邊將起告任尚最得邊將

滿快簡易寬小通東大綱此所以得邊民死力

起以寬簡得起以寬簡得

子勇

議西域廢置論雖歌詳明事亦效驗

勇復西域功速而用力多以後期下獄免功所以不遂

二者皆與起異

楊終

通傳之儒

春秋學春秋學

論廣陵楚淮陽濟南徵使者為數亦是仁人之言此段

中有因筆識論東野正是熙寧元祐議論

史招刪太史公書史招刪太史公書

講白虎觀議論發於終講白虎觀議論發於終

以人才好惡定諸儒是非亦未易得

論馬廖不制子傳友直之義

有歌頌功德事有歌頌功德事

退之表裏迷寬宗功德仍有諷諫之危

王充

博洽之士

論衡論衡

其說

崔駰

崔篆事正與陳仲子相反

什子以避九難什子以避九難

建大尹之命建大尹之命

駰博洽文學之士駰博洽文學之士

同為實寬客同為實寬客

然未免客於實寬亦不得為高見遠識之士

子瓊字子玉

文學論皆似駰無有政迹

欲說間顯與顯謀實相類

按察之難林青野八使之難

子定

政論最著名議論多未當

漢政寬於權威急於忠賢實欲加嚴而不別白亦未

當無道之世當勸之明別忠邪不當教之嚴刑峻法

勸禁雖救弊之言當不失其正謂教於之

謂為國之法似理身是也專以刑罰為藥石未必然

受病之虞

寬而民侵刑固為藥石猛則民殘寬仁即為藥石

約法三章豈不是藥石

堯舜謂是錯不能過是善此方定正錯之流

有違守事勸導事

實從兄烈

以贊得公子鈞言其類矣

父問而對可謂博于不比證單

張霸

經行之士教世如孝悌

經行皆由天資又皆

以孝悌不若其所欲

有神童事張霸子七

有其實者不自需

神童多止說開顯異者不

過文華惟稱經行有學問之實

為郡守能用人勸學 招懷越賊

三年上病鄧陽欲交不答死即葬河南不歸蜀道

五事皆是經術設施

有經學受公羊春秋

剛嚴是春秋學得

有太守事為會稽用人勸

無此三者優於天下而況會稽乎

不答鄧陽欲交既不合以取謂又不拒

治盜賊不煩士卒緣二事用人則小人自服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勸學固非為利然以學用人則人自興於學

有業行者推用 雖不廣拔厚序而習經者自衆

宵雅肆三官其始也古亦以官勸學

作極即用錫之福

遺勅諸子敬畏於人若不喜於己直為受之

霸知漢道已衰小人得志

霸子增

經行之士不能無失

霸貴門貴戚起居輒捷避之是如魯思矣

未見有意成者

作五里尋途故安戰以教身君子之學不可不正記

惜子陵

剛毅之士

初果其帶劍入省領是其第不疑

校第玄

才畧之士

託張溫於坐誅有罪首除中官

東漢人太抵觀於疾惡拙於應急否九口有命無咎

則君子之禍必深也此言未可以為權權以用中非

以反中權以輔正非以害正若人臣而專誅不可謂

正道云與廢有命而欲以人力勝之其禍必有不可

勝言者況可與立未可與權故桐宮之營有伊尹之

志則可管蔡之誅有周公之德則一張溫尚不能以

軍法誅董卓况能遏大難以誅中官乎玄於是為失

言孔子指討陳常言出於正以為萬世之法固知表

公三子之不能行而不取不告也事迹若相類而理

不同者皆當以正不正論之

丁鴻

丁鴻劉愷事當以本心論是非

范曄論三人劉愷尚有好名之心

丁鴻本心為愛弟不是好名故鮑駿一言而復

仁之實事親是也

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戚之基是因而失其親者也鮑

駿以此感丁鴻故楊翻然改知之實知斯二者不去

是也故鮑駿以鴻避封為不智愛弟而遜聞義而改

所謂言不必信也始避而終就以不絕父之封所謂

大德不踰閭小德出入可也

論日食及實憲大臣之節持危扶顛之義

議孝廉一事

若論立賢無方豈有一事之理然先王立法亦必有規矩

常舉當有宗制異才不害時招此亦並行而不相悖

樂恢

有神童事

恢雖死亦有功於漢

范曄稱其賢

忠孝其大節

康事

諫伐匈奴

勅實憲策刺舉無所回避

介不友險說及賈疎

此事非介乃王佐達山人宜不惡而嚴時司空亦以第五伯同師不肯留此之謂介介近於不通

恢復身雖非中行要是忠於漢

真言空身避害固不然恨不忍棄餐去之可也力疎而雖以死可以為忠未合中道均之是死又不加死於職在職需未必能害何敵韓捷是也

何敵

兼有經術故議論政事可觀 敵有大臣起用不其才公正忠厚之士

敵事典樂恢復類而免於禍者以情而知其義故賈氏

之怨敵不至如怨懷此忠厚之故

祖比干以仁怨其後昌威 張湯亦有後天道

君子道其常效比干而得禍則是君子行法以俟命效張湯謂未必禍則是小人行險以微幸

公正 治敵都鄉侯暢事 諫賈憲擊匈奴事

上封事數言賈氏罪過景等起師第

忠厚 為宋由來去言祥端

奏記宋由由賈憲黨敵亦為忠言見其忠厚

論賈氏乞職賈璠退身抑權之請亦見忠厚處

賈憲使傳濟南敵乃見敵憐亦緣公正忠厚二者兼有

為汝南亦專以忠厚為政

經術見於議論為二公

以春秋政州可論賈氏皆經術發於議論以春秋義所敵皆經術見於政事

賈憲出何敵傳事與公孫弘徒董仲舒同

一則天知善人二則

敵以道義法度驕王敬憚事與仲舒同

三則洪憲有心二王無心四則驕王可以道勢亦見性無不善道能驕驕王則此汝南百姓見餘事

有吏寬猛事 政汝南百姓化其德化

二則漢民風易為飲食

有水利墾田事 敵為政而能留意農方足經術

鄧彪 孟子所謂鄉原之類

意在好名遜國於弟竟在全身不能正賈氏為秦兒周

奸人有私心則

為大臣不能正論所謂為用彼相

東漢宰相雖無嫌立不能如宋矣丁鴻何至阿附

彪號為循孝行然孝貴立身揚名

事君不忘其身也遜國非孝外戚

大臣有大體清白是一事 有孝君之通清白為全德

以清白為德而無所諫正所謂養其一指失其有背

水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二終

列傳

素安

和帝朝宰相景賢者在東漢亦未易比

不佞鯁寨不畏強禦有仲山甫之風

為楚都太守理出楚獄四百餘人

為縣功曹不為從事持書

為河南尹政統嚴明京師肅然 不以職罪按人

為九卿議事不阿三公 諫實為三公

勅實憲擅發邊兵 爭實憲立北單于

自為縣吏至宰相始終一節不變

素安任隗舉奏實憲黨二千石貶免四十人

實氏大恨以安隗素行高無以害之

大臣必先正身此所謂無瑕者可以責人

以素安之公忠不能制實氏嗚咽流涕而已

光武不信大臣之弊一至於此

三府舉素安理劇無難微意以嚴重有威侍安

安能感悟明帝出四百餘人所謂不同流俗

素安不棄誠吏是否安有深意不可以為帝

有素安之德則可東漢之士過於屬名卿更事過於

刻深安以威重嚴明肅物而以不按職罪感人乃並行而不相悖

素安素知待夷仗大體 立口以安之

實憲故立北單于諫失信高單于實空天下

北三說皆合先王傳安秋

事不可不議議事易生異同 古傳時尚有古風論事不

素安議還北虜生口雖賢如鄴洪第五倫章彪猶不免

念爭其易生異同如此亦緣東漢士風峭直有餘寬厚

不足大抵同議國事有可否乃為公朝懷懷私心便成

朋黨之禍然在人主優容但有可從否不宜輕行黜陟

以所見異同 素安黨與之事肅宗處此甚當黜陟正當以賢否不

以所見異同

安子京 經學 易

京子彭 清操 比實為第五倫

彭弟湯 諸儒稱其節 無可述

湯子達 宣厚篤信著稱 公亦兄可述 有安一節

達弟隗 素者以堅家聲 以結街背董卓取禍

安子敵 為三公庶勤不阿權貴失鄧氏首以殺身有安

敵子肝 不附阿榮真一節

彭孫闕 在素安子孫 中見其真

以兄弟路者如將止家陽狂避難可謂忠士

閔弟中 清亮稱其忠

弟洪 耻賓族貴勢變石門節比之關陽狂

忠子秘

七賢同死太守之難亦足見東漢

一郡而死節七人歐陽修為五代史得全節之士三

張肅 未可比來史有大節而己人才以風俗多寡如此

質直守經之士亦近

侍講有史系風 有肅宗專師傅事

拒實憲害鄭據 皆守經質直之義

保金寶懷其言述忠厚 實懷可謂從何就

為太尉無可紀 不為

在公位父常居田里 東漢風俗過於

羊續不容妻 袁閔往還不使境內知已是太過

四壯之詩曰是用作歌將母未論使臣無將母之理

而先王原人情而叙其所欲言如此豈身居鼎脩而

父處田里大臣民之表也其何以為天下倡不以晨

昏溫清為孝而以奉觴上壽為孝非所以風天下也

三公典司權衡卓然免三公三公體來作司

三公典司權衡卓然免三公三公體來作司

三公典司權衡卓然免三公三公體來作司

漢書制卷經三公之評

有太守事 不使長史後出提

長史執事使然素之通也 初除辭郡與新望之同意

盜賊有之有甚民有飢寒之民倡民飢寒之民使之

以當法論惟當賊賊既勝脇從同治以權論之倡民

不必盡盜民雖魁首尚可起張綱之降張嬰是也從

之不必盡盜民雖魁首之擒賊索是也為政者勤恤其

民而深察其情情非迫於冠賊毒兇以害良民雖

為事固猶不有也此之謂大中

韓陵

忠孝之士 大抵則原本於忠孝故無過舉

養母弟以孝反稱 不阿實代本守紀事二年

肅宗賜諸尚書制三人特以實制手書其名

三人韓陵 郎尋 陳龍

漢三公不見受此賜者 事歸臺閣三公俗員故

李判殺都郵侯楊崇賊 諫實塞代內奴

拒尚書議拜實為 書左丞王就上實為李淵深克

實憲案典

其典實憲案典如此却不被害事在雲閣權立故後

其典實憲案典如此却不被害事在雲閣權立故後

其典實憲案典如此却不被害事在雲閣權立故後

代太宰二年然者不能指其過正身可知憲亦以此

不能害

有薦舉事

奏題曰

有太宰事

有太宰事

有治法事

有治法事

周禁

公忠之士

與素安素論實氏不懼刺客之脅

有武下能屈

禁于典

文學之士

為可見

尚書郎掌詔令

見陳志

東漢法苛詔令至相求請諫專以吏事擇人故

與于景

公忠有餘風

其明也素在清將軍

融官官侯覽等見其公忠

薦舉

景侯傳

韓演舉吏一辭而已

景遇厚述市恩 演遇薄述市名

二人皆未適中然有優劣典其如演寧若知景惠所

為非賢若果賢者是為國得人加之恩禮亦是為國

不必市恩為嫌古之貢士或歌鹿鳴或典計信惟恐

恩禮之不厚舉者如景是亦休國韓演之謂不近人

情觀演以附景冀抵罪景能與楊秉素相稱融官官

則知厚者能剛得之必內在不止不若景有大局

魯恭

此下自

子孫附傳者各附見

孝友忠誠之士

無通經術學行兩全

孝友

父年九十母年七十

忠誠

為今事以德化不他則罰

諫實憲伐匈奴

相降樂安盛賊

肥親善觀人

信不化境雖知事或有通然如不

則天人相親

其信觀人及此可謂善矣以觀善觀人兄索

今善為人

諫悅匈奴不一人魯恭言最忠厚

經學

凡純於德化奏議

德化刑罰

恭以一身為德化明感獨于出及按五

天人以中

恭以一身為德化明感獨于出及按五

蟲不化境

嘉禾生庭中

治盜賊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以恭之德行經學近於三者之位為司徒無可省

只有論三微斷刑事 以此知任而先恭與不任同

選舉

泰在公位選舉不及者皆大姓若

用刑

泰在公位選舉不及者皆大姓若

若論其無留獄先王新刑不拘於時漢法苛刻留獄

之患猶愈多殺緩死或有所全亦泰忠厚之意

恭第正

有賢良方正事

大抵與泰相類而不足

未能免於刑戮雖漢法苛正上高有可生

孝友經學治績大抵似泰

孝友

七歲知

經學

通五

治績皆其經術設施

不聽趙王遊疾學官最能守儒

治績

治新野州

青州

吏務在表賢明謹刑罰

相趙嘉瑞系降

守東郡百姓豈富

說經不得相進

此說與孟子

不出於孟韓出於不

予豈好辯哉

孟子

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

正非好勝之士

然漢儒專門多成學統如正忠厚言此無嫌

京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三終

京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四

列傳

魏相

簡朴寬恕

益風俗

蘇章

疆立

祖父純性強切而持毀譽人謂見之憲其教貴人不見

又思之見之憲其責不見又思之此見義理人心所自

天理易復又見純疆而義若不義必不見思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

漢中興後任制舉之吏此司舉拔時及制文官
之此者不事之元於故或司舉惟重如此臣
之作或安得不出于因而起明亦何以竟

周章
孫五輕采之士雖直故能

縣之九四章其有焉
能辨知章可成而所舉更甚章宜也
可與惟自許不然則自健之論也

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未盡章為大臣欲盡持危杜欒之當於立時
議之如不合而死不失為忠正李固杜喬是也十之

成則兆陳敗則為賊終不免繼使其心為漢亦不
足為忠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

周磐

孝行禮法之士

感泣就極

思母喪官

母喪終不仕

之以論之終未不終類之母然以之明見之
之不可為故宗於通非不欲移孝為志未可以不能
之先人是為知故

蔡順附傳

純孝之士

雖不如蔡之

張禹

徐防

張敏

三人為大臣大體謹厚屬察法而已
不見有大臣之節乃為大節
為有監司事行部曲深必到可謂盡職在漢可知此時異

事殊今若做此適以為援

有興水利有下修修

誅巡幸絕達

諫太后宿新野第

二事亦大臣所當言言之亦當但未足為大節
上言苑苑亦足大抵為所長篤厚節餘

防以周密畏謹稱晚史事

請明經以章句策試法不益有守事句不足
防主

悔諸輕侮法極當

輕侮法今大辟情理可憫之端法國當生然後

不有兄以殺人者平漢之罪也如此今日之弊又有

梁儔

有將帥之器見安當以後漢

赦任尚破西域

還破是寇

擊匈奴為拒反虜

迎三郡徙三輔

何熙

典僅同擊匈奴為著

李法

正直忠厚之士

應賢良方正

論朝政苛辟

耕房寵戚

史官記事不實

失官杜門未嘗應對失官之由
固問臣以解夫仁者為對耳

為諫議大夫正言極辭

趙典 兄子諫 諫第溫

博學篤行之士

父戒

諫諍非無益但亦未諫時之大節

弁帛雖不失為義然亦只是小忠

與實為諫官官事獨謝承書

諫溫

諫為司諫諫事即王侍子 雖皆正但亦無益於事

溫移書李湛

溫言之夫當雄飛乃為三公於李湛曾操時雄飛何在

大抵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豈以利達為雄飛

隱約為雄飛伏戎用合同於夫子則顏回陋巷蓋四代之

禮樂管樂存於胃中則孔明草廬不失為卧龍如其不

然則雖鼎食台階亦祿下駒耳溫酢大抵非所以敬事

天地也

厚所長在不交權戚不慕利祿所以言災異於其亂世
而能免其身

不答梁冀稱疾求退 辭太后聘不流

郎顗 陰陽災異之學

宗能占知京師災而耻以占驗見知亦善用其術者

顗所論大抵儉約敦厚之士皆切將病而未得其要

以選舉不良責三公固然欲選舉還歸尚書未之

司宰相之職尚謂非周召之才而當明哲之三公尚

書豈能賢於三公漢三公多由尚書遷豈非尚書

可信為三公則可疑

胡三司非其人固然三公有能元實以處事上不

寒溫為實清濁為說清濁故而寒溫不效豈非有名

無實之故歟

論金氣為變責歸上司 白紅質日譴在

欲太尉責躬謝答事涉怪誕然司災以

因而所請異則有偏黨之疑論大

雄者位之窮達非為道者也不足以為

楊厚 祖奉卿 父統 災異之學

楊奉卿有祖傳秘記而為公孫述將以殺身

何並記記於聖人出於術數之士豈能全無小驗

謂仇則辱中然雖無益於治亂徒足為害耳先武

好識其事可見

人主以讒害政 學者以讒害身 盜賊以讒害身

隋文帝創業大類如皇始始皇焚書隋皇焚讒利害

相反

統以消伏政而即計舒張開之術而可此消

古者術數之書花精於後世

子產不與釋寬用筆噴者知其不可以消伏也

厚大抵傳父之學

古聖賢以金華推其格王正殿事

識記之學以術數推天以為天災人事皆有定數如

此則急於備省急於消伏與天地相期於時論其賢下

天道難知若以天變言之君子鮮可假此以去小人小

人亦將假此以害君子

論官人幽隔故主為多大其論甚美廣欲宜簡出官士

最當古者城郭有數而子孫蕃後世動以千萬而繼以

不立

正如無逸則考考就樂則短神

論王者之法猶江河決之要

大抵法年秋難犯易避

論四事優於七事切實

一論太極不 二論太極不 三論金木合為

四論陰陽 萬寶瓊李固最為當九類論大抵

得失皆秋時要固之言惜其專以陰陽災

哀惜 陰陽災異之學

指與郎顯同而異與多本起典

所論切直於顯理成瑛劉瓛李雲杜象之克

大抵以正治邪猶慮不勝况以邪治邪乎指以天文

星象言官女之禍雖感帝能寬其死至上卿那十言

神書其不淑處通其者幸也

范曄論二人有補於時其弊好巫頗當

玉堂 賢能公正之吏

守已郡清寇冠

相魯教言弊訟可以為能

守汝南搜賢禮士不苟自顯可以為賢賢立則也

為石扶風不用王聖江京請托

守汝南梁商求陽求為不行可以為公正

有郡守用人事與陳龍

太守能用人郡猶稱治况人主而能用人乎

半續 賢能廉正之士

坐棠禁銅 平盜不治脇從 廉而不劇

不以略取三公可也其賢

民兵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得兵其兵中軍宜教焉其民悉可為兵

治盜賊治一郡當如

治一路當如賈疎制文也治天下當如李固之論

三人共是一理知吏不良為盜賊之源故請其源而盜自息

治盜賊厥渠魁治國是正法勝於裁

或有其渠魁如張綱於張舉或先剪其支黨如虞翻

於朝歌賊此二者治盜之權不拘是法

用兵象寡用兵視敵強弱不可專言以少擊衆

庶有得失受兵者之不可輕戰故并說乃能破之通不與左聯路不以干取三公衆為貴

破黃巾勇有枝黨仁 揀風謠智

三者皆具可以為賢矣

陸康此康有明文

三者皆是違倫康罷遣而百姓悅其擾民故也民悅

則有戍城之固不可以此藉口而輕微違倫

有康之思信則可無康之思信則敗矣

康守廬江休儆者皆還守其思信可知

守廬拒孫策得守死墓道之義

玉堂羊續陸康三人大抵人物相類

賈疎監司之能操職者

治交趾盜賊最得其要議論已見羊續下

入境塞惟所過望風解印綬部刺史要當知此

此事固見踪之盛望亦見當時賊吏之多

鄭康成後漢儒林之優

不在儒林傳者學不專門故後漢諸儒漸者有不專

門者如許升重馬融之為至康成貫通六經會合諸

儒最為通博

康成貫通六經惟三禮詩說獨傳何故

書本伏生不如安國三禮但與何休辨無正說

易學未離漢家術數故為王弼義理所掩

三經所以不盛行

康成於經功罪華章曰三經之說於經有大罪

其術術之數家與康

康成獨通九章算術諸儒所以異及

三傳異同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有數家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四終

東漢精華十四卷

衍聖公孔昭
煥家藏本

宋呂祖謙撰是編乃其兩漢精華之一卽范氏之書摘其要語而論之或比類以明之於光武明章和四帝紀尤爲詳悉所略者惟表志耳然不具事之始末所論每條僅一二語略抒大意亦不申其所以然蓋閱史之時摘錄於冊以備文章議論之用後人重祖謙之名因而刊之與洪邁經史法語均非有意著書者也

諸史提要十五卷

〔宋〕錢端禮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乾道紹興府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史提要

十五卷》提要

諸史提要十五卷。參政錢公新所
也。自司馬氏迄于歐文忠公諸家之
史紀傳志表序贊論評與夫世
載附錄所載名理警拔之談刻瑯
續之句卓犖幼眇新奇可喜可愕之
事凡有以腴雋人心以昌其詩以粉
澤其文者莫不表而出之。夫觀史之
富如入於海百貨充牣隨取隨得
之精否則繫於人是書之搜剔刪錄
殆無遺恨矣。嘗侍公坐見其論歷代
君臣善惡是非情僞之迹家國興壞
理亂得失之故出入貫穿數千百年
之間若辨白黑數一二迺知公於書無
所不讀讀皆爲有用其大者固已在
天子左右供獻納酬顧問決大論議
矣。而其少日取以自娛文句又思與
鉛槧之徒共之久未出也。門下士合
辭以請而顧公笑曰編類之書行於世

者多矣後生學爲文詞惟是之求怠
於探討不知本末未有不倒置眉目
反易冠帶以貽誚於人子其識之於
是敢附見諸末門生劉孝題序

諸史提要序

諸史提要目錄
第一卷

史記

司馬遷撰 本紀十二 表十
書八 世家三十 列傳七十

五帝

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在位百年
顓頊黃帝孫在位七十八年

帝堯名重華齊東之子在位三十九年
帝舜名重華齊東之子在位三十九年

夏

自禹至桀十七王
四百三十二年

商

自湯至紂三十三王
六百二十九年

周

自武王至赧王三十七王
八百六十七年

秦

昭襄王 孝文王 莊襄王 始皇
二世 子嬰 共四十九年

漢

自高祖至獻止
八十五年

以上共計二千四百四十七年

第二卷

前漢書上

班固撰 帝紀十二 表八
志十 列傳七十

高祖

邦父太公 母姬 后呂氏
即位十二年 壽五十三 葬長陵

惠帝

盈 高祖太子 母呂后 后張氏
即位七年 壽二十四 葬安陵

高后

稱制八年

文帝

恒 高祖中子 母薄姬 后竇氏
即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六 葬霸陵

後七年

景帝		文帝太子 即位十六年 母竇后 壽四十八 葬陽陵
武帝		後三年 微景帝中子 即位五十四年 母王美人 壽七十一 葬茂陵 後陳氏衛氏
昭帝		建元六 元狩六 太初四 征和四 弗武帝少子 即位十三年 母趙婕妤 壽二十一 葬平陵 后上官氏
宣帝		元平一 詢武帝曾孫 即位二十五年 母王夫人 壽四十三 葬杜陵 后許氏霍氏
元帝		五鳳四 本始四 初元五 建昭五 興宣帝太子 即位十六年 母許后 壽四十三 葬渭陵 后王氏
成帝		建始四 永始四 欣元帝太子 即位二十六年 母王后 壽四十六 葬延陵 后許氏趙氏
哀帝		建始四 永始四 欣元帝太子 即位二十六年 母王后 壽四十六 葬延陵 后許氏趙氏
平帝		元壽二 衍元帝庶孫 即位五年 母衛姬 壽十四
孺子		元始五 嬰宣帝玄孫 居攝二 初始一

第三卷		以上共計二百一十四年
前漢書下		起列傳二十五
新室		王莽 天鳳六 始建國五 地皇四
第四卷		
後漢書上		范曄撰 列傳八十八 帝紀十二 建武三十 中元二
光武		秀 廟號世祖 建武三十 中元二
明帝		莊 光武第四子 廟號顯宗 建武三十 中元二
章帝		炟 明帝第五子 廟號憲宗 建武三十 中元二
和帝		肇 章帝第四子 廟號肅宗 永初一 永初一
殤帝		隆 和帝少子 二歲崩 永初一 永初一
安帝		祐 肅宗孫 永初七 永初七
順帝		保 安帝子 永初七 永初七
沖帝		炳 順帝子 永初七 永初七
質帝		續 肅宗四世孫 永初七 永初七

相帝

志 肅宗曾孫 父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靈帝

宏 肅宗曾孫 父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洪農王

光 肅宗曾孫 父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獻帝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第五卷

以上共計一百九十五年

後漢書下

起列傳五十一

第六卷

三國志

魏五主 文帝五 明帝五 齊王五 景初七 正元二

蜀二主

先主備 後主禪 章武二 建興十五 延熙二十 景耀六

吳四主

太帝權 嗣主亮 琅邪王休 烏程侯皓 黃武七 黃龍三

共四十二年

共四十七年

第七卷

晉書上

唐御製 列傳七十 帝紀三十 志二十

宣帝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景帝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文帝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武帝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惠帝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懷帝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愍帝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元帝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明帝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成帝

肅宗 侯 母 肅宗 侯 廟號 肅宗 建和三年 永興二年

共五十九年

康帝 <small>岳 成帝弟 葬崇平陵 母庾后 建元二 后褚氏</small>	穆帝 <small>廟號孝宗 康帝子 母褚后 永和十二 后何氏 葬永平陵</small>	哀帝 <small>不成帝長子 葬安平陵 母周太妃 隆和一 后王氏 葬永平陵</small>	廢帝 <small>葬 宋帝弟 母周太妃 太和六 后庾氏</small>	簡文帝 <small>昱 元帝少子 葬高平陵 廟號太宗 母鄭太后 咸安二 后王氏</small>	孝武帝 <small>曜 簡文帝第三子 葬隆平陵 寧康三 母李太后 后王氏</small>	安帝 <small>德宗 孝武帝長子 葬休平陵 隆安五 母陳太后</small>	恭帝 <small>德文 安帝弟 葬冲平陵 元熙二 后褚氏</small>	以上共計一百五十七年			第八卷 <small>起列傳十九</small>	晉書中 <small>起列傳十九</small>	第九卷 <small>起列傳四十九</small>	晉書下 <small>起列傳四十九</small>	第十卷 <small>起列傳四十九</small>	南史 <small>李延壽撰 列傳七十 本紀十</small>	宋武帝 <small>劉裕 永初三</small>
--------------------------------------------------------------------	------------------------------------------------------------------------	--------------------------------------------------------------------------	------------------------------------------------------------	----------------------------------------------------------------------------	---------------------------------------------------------------------	----------------------------------------------------------------	-------------------------------------------------------------	------------	--	--	------------------------------------	------------------------------------	-------------------------------------	-------------------------------------	-------------------------------------	---------------------------------------------------	-----------------------------------------

少帝 <small>義符 武帝長子 景平一</small>	文帝 <small>義隆 武帝第三子 元嘉三十</small>	孝武帝 <small>駿 文帝第三子 孝建三 大明八</small>	前廢帝 <small>子業 孝武長子 景和一</small>	明帝 <small>或 文帝第十一子 泰始七</small>	後廢帝 <small>昱 明帝長子 元徽五</small>	順帝 <small>準 明帝第三子 昇明三</small>	齊高帝 <small>蕭道成 建元四</small>	武帝 <small>曠 高帝長子 永明十一</small>	鬱林王 <small>昭業 文惠太子子 隆昌一</small>	海陵王 <small>昭文 文惠太子第二子 延興一</small>	明帝 <small>鸞 始安貞王子 建武四</small>	東昏侯 <small>寶卷 明帝第二子 永元三</small>	和帝 <small>寶融 明帝第八子 中興一</small>	梁武帝 <small>蕭衍 大通二 天監十八 普通七 中大同 中大通六 大同十一</small>	簡文帝 <small>綱 武帝第三子 大寶二</small>	孝元帝 <small>繹 武帝第七子 承聖三</small>
---------------------------------------------	-----------------------------------------------	--------------------------------------------------	----------------------------------------------	----------------------------------------------	---------------------------------------------	---------------------------------------------	------------------------------------------	---------------------------------------------	-----------------------------------------------	-------------------------------------------------	---------------------------------------------	-----------------------------------------------	----------------------------------------------	--------------------------------------------------------------------	----------------------------------------------	----------------------------------------------

敬帝	方智 元帝第九子	紹泰一	太平一
陳武帝	陳霸先	永定三	
文帝	蕭昭烈王長子	天嘉六	
廢帝	伯宗 文帝長子	天康一	
宣帝	項昭烈王第三子	大建十四	
後主	叔寶 宣帝長子	至德四	植明三
以上共計一百七十三年			
北史	李延壽撰	列傳八十八	本紀十二
魏武帝	諱分 托跋氏 改姓元氏	元微	
元帝	力微		
思帝	弟政		
文帝	鬱律		
成帝	什翼 建國三十九		
道武帝	珽 成帝孫	登國十	皇始二
明元帝	神瑞二 永興五	泰常八	
太武帝	肅明元子 始光四	神龜四	延和三
景穆帝	見太武子 未即位亡		

文成帝	濬 景穆子 興安二	太和五	獻文帝	弘 文成子 天安一	孝文帝	宏 獻文帝子 延興五	宣武帝	恪 孝文帝子 景明四	孝明帝	詡 宣武帝子 熙平二	孝莊帝	子攸 彭城王 永安二	節閔帝	恭 廣陵王 普泰一	廢帝	朗 章武王 中興二	孝武帝	翳 廣平王 永熙三	文皇帝	寶炬 孝文帝孫 大統十七	廢帝	欽 文皇帝子 三年	恭帝	廓 文皇帝子 三年 禪于周	東魏孝靜帝	善見 清河王子 為高歡所立 武定八	齊神武	高歡字賀六渾 朔號太祖	文襄帝	澄 歡之子 洋號世宗	文宣帝	高歡次子 天保十	廢帝	紹 文宣子 乾明一	孝昭帝	演 神武子 皇建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成帝 <small>漢神武帝子 太寧一</small>		後主 <small>緯 天統五</small>		周文帝 <small>宇文泰</small>		閔帝 <small>覺 文帝子 不敗元二</small>		明帝 <small>武成二 武帝子 保定五 天和六</small>		武帝 <small>建德六 宣政一</small>		宣帝 <small>大成二 宣政一</small>		靜帝 <small>大成二 宣政一</small>		隋文帝 <small>仁壽四 開皇二十</small>		煬帝 <small>大業十三 義寧二</small>		恭帝 <small>義寧二</small>		第十二卷 <small>以上共計二百六十一年</small>		唐書上 <small>歐陽脩等撰 本紀十 志五十 表十五 列傳一百五十</small>		高祖 <small>諱父 高祖 武德九 右長孫氏</small>		太宗 <small>世民 高祖次子 貞觀二十三 右長孫氏</small>		高宗 <small>治 太宗第九子 永徽六 顯慶五 乾封二 上元二</small>		龍朔三 <small>咸亨四</small>		總章二 <small>咸亨四</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則天 <small>開元一 永隆一 弘道一 永昌一</small>		中宗 <small>景龍二 景龍三</small>		睿宗 <small>景雲二 景雲三</small>		玄宗 <small>開元二十九 天寶十五 乾元二</small>		肅宗 <small>至德二 乾元二</small>		代宗 <small>廣德二 永泰一 大曆十四</small>		德宗 <small>建中四 貞元二十</small>		順宗 <small>永貞一 后王后</small>		憲宗 <small>元和十五 后王后</small>		穆宗 <small>長慶四 后王后</small>		敬宗 <small>寶曆二 葬章陵</small>		文宗 <small>太和九 開成五 會昌六</small>		武宗 <small>會昌六 母章后</small>		宣宗 <small>大和十三 后王后</small>		懿宗 <small>咸通十四</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僖宗 <small>僖宗第五子 母王后 中和四 光啓三 后何氏 大順二 光化三</small></p>		<p>昭宗 <small>昭宗第七子 母王后 龍紀一 乾寧四 天祐一 天復三 天祐四</small></p>		<p>哀帝 <small>哀帝第九子 母何后 天祐四</small></p>		<p>以上共計二百九十一年</p>		<p>第十三卷</p>		<p>唐書中 <small>起列傳五十一</small></p>		<p>第十四卷</p>		<p>唐書下 <small>起列傳九十九</small></p>		<p>第十五卷</p>		<p>五代史 <small>歐陽脩撰 帝紀十二 列傳四十五 年譜一 世家十 考三 四夷附 三</small></p>		<p>梁太祖 <small>朱全忠 乾化二 開平四</small></p>		<p>庶人 <small>友珪 太祖第二子 鳳曆一</small></p>		<p>末帝 <small>友貞 太祖第三子 自明六 龍德三</small></p>		<p>唐莊宗 <small>李存勖 同光四 長興四</small></p>		<p>明宗 <small>天成四 應順 明宗第五子</small></p>		<p>愍帝 <small>王從珂 明宗養子 清泰三</small></p>		<p>廢帝</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晉高祖 <small>石敬瑭 天福七</small></p>		<p>出帝 <small>重貴 高祖兒子 開運三</small></p>		<p>漢高祖 <small>劉知遠 乾祐一</small></p>		<p>隱帝 <small>承祐 高祖第二子 不敗元二</small></p>		<p>周太祖 <small>郭威 廣順三</small></p>		<p>世宗 <small>恭 顯德六 太后兒子</small></p>		<p>恭帝 <small>宗訓 世宗第四子 不敗元一</small></p>		<p>以上共計五十四年</p>		<p>十國</p>		<p>吳 <small>楊行密 徐溫 景 隆演 共四十六年</small></p>		<p>南唐 <small>李昇 煜 景 共三十九年</small></p>		<p>前蜀 <small>王建 共三十五年</small></p>		<p>後蜀 <small>孟知祥 共四十四年</small></p>		<p>南漢 <small>劉隱 劉玢 共六十五年</small></p>		<p>楚 <small>馬殷 希範 共五十七年</small></p>		<p>吳越 <small>錢鏐 元瓘 共八十四年</small></p>		<p>閩 <small>王審知 延政 共五十五年</small></p>		<p>南平 <small>高季興 從誨 共五十七年</small></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東漢

劉嬰

承鈞

共二十八年

繼恩

諸史提要目錄終

諸史提要目錄

諸史提要卷第一

史記

司馬遷撰

帝紀十二

表十

書八

五帝

黃帝名軒轉姓公孫在位百年

夏

自禹至桀十七王

周

自武王至赧滅三十七

秦

始皇二世

漢

自高祖至獻

史記一

紀實錄

則建康士而進雄雄述貨殖則崇利勢而貴賤此

其所藏也然其善非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

能言切而一長而數敏

成而聰明向疾也

出如匹絳帛

民名為披山通道

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為青雲夏官

為縹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靜淵以有謀

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靜淵以有謀

任地載時以象天依地神以制義治氣以

教化繁誠以祭祀日月所照莫不昭屬

其色郁郁其

德凝凝

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黃收純衣

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告誡時海濱澤之人皆諱居
閩河濱河濱之器不苦厥一
氏者所以別聲律身度為一
子孫之所出乘四載行乘車水
乘龍山行乘輿形如其橫行泥上音龍一作橋
又音紀錄反謂以鐵錐施於履下上山不蹉跌也
時學者多會稽焉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
簡狄行浴見一墮其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取吞之因孕生契
阿衡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伊尹祝網湯出見
四面視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視曰
欲去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於禽獸
號曰武王武湯曰吾甚桑穀共生太戊帝有祥於朝一
雉登鼎耳而响武射天武乙無道為偶人以草北
里之舞靡靡之樂封為長踐巨人跡
并白魚赤烏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謂取以祭
其解纜云注烏有孝去柳葉百步而射客謂由基曰
名武王卒父業故云非吾能教子支
左註右也夫一百發而百中之不以為善息少
馬氣衰力倦弓摧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直息
先頭項苗裔曰玄阜游大業生大費與馬平水土奔騰之說
鳥隕卵吞之生大業
妻之玉女乃妻之姚姓之玉女賜溫驪為馬細驪驪
色如華而赤名馬四造父以善御幸周
馬驪赤者為驪綠耳之馬驪王得驪五殺大
夫百里奚亡於楚秦繆公以君子不以畜產害人
公亡善馬城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公曰食
馬肉不飲傷人乃皆賜之酒後秦擊晉三百人者皆推鋒爭死以報其

食馬之德上蔡邑曰上者尊位所在也記事
之德上當言帝則但言上尊尊之意
御幸御者進也凡衣服如
妻接於寢皆曰壘一印信也天子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
御之親受者曰壘今日固封壘左傳曰季武子壘書道而與之此諸
侯大夫印稱壘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
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壘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佐弋
少府有漢武帝梟首梟首木鬼薪取薪給宗
改為飲飛掌弋射者梟首上曰梟鬼薪取薪給宗
目擊鳥膺豺聲虎狼心豺獠謂始皇一居約易
斗食百石以下有大酺音蒲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飲
食為酺酺之秋大酺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視不虞
之旨因卑達尊之
陛下陛下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視不虞
意上書亦如之皇帝號為泰皇王曰去泰著尊上上帝位號曰
制詔制書皇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朕天子白稱曰我古者上
漢因而不改德水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
六郡分天下為一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郡會稽南陽郡
鹿野郡上黨太原郡東郡南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九三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黔首更名民曰
馳道天子道也道若封禪增天之高歸功於天高不可及於
禪者闡三神山徐市上言言海中有三神山其近神靈也
廣也
太原真人茅盈曾祖父家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清時下玄洲戲赤城帝若學之願嘉平
於是始皇有尋仙之意因改臘為微行若微賤之所美門人亡秦者
胡盧生入海還奏封圖書曰胡贅壻謂居窮有子使就僕
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城旦律說論史為城旦輸邊築長城四歲
射以督課之僕主也

也
以吏為師欲學法阿房始皇以咸陽人多官廷小作前衡石量書事皆

龍死使者過華陰有人持璧進使者曰為吾遺滿池君因言今年天子稱天子稱

朕趙高說二世曰一國不謂鹿為馬天子稱天子稱

豪俊人者謂之豪俊百人者謂之英天子稱天子稱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論過秦河決魚爛

世家文身斷髮水以象龍子故不傷害掛劍

非非虎非龍非龍非龍

子生魯公二十二年反間孫子兵法曰一者因敵

始是築宮而師事象象

著玉柙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操也

箕子操箕子操

削桐葉為珪成王與弟叔虞戲一曰以此

小子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休

忘大醜重耳欲辭秦婚介山介山

進隱楚莊王淫樂伍舉曰願有一隱圻圻

為蛇為足楚莊王淫樂伍舉曰願有一隱

射鳥六雙楚莊王淫樂伍舉曰願有一隱

嘗膽嘗膽

蜚鳥盡良弓藏蜚鳥盡良弓藏

長頸鳥喙長頸鳥喙

行令臣行意行令臣行意

千金居官則致卿相千金居官則致卿相

三錢之府三錢之府

不如一狐之腋不如一狐之腋

摩笄山摩笄山

釣天廣樂釣天廣樂

忍詢忍詢

千羊之皮千羊之皮

家督家督

居官則致居官則致

下難下難

九奏萬舞簡子夢之帝所不愚者闇成事智

者觀未萌趙武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

父武靈王立其子怨府禍梯母為一母變而度

母異而慮主父獨肥義曰變負畏難而忘吾籍變貌

笑民謠言曰抱薪救火魏蘇代謂魏王曰夫以地

博之貴巢夫已行不可更延何王之用智不如用巢

汁者眾魏太子貧賤者驕人魏武侯問田子方富貴

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

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魏文侯問相李斯曰

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相定矣

時絀舉羸韓昭侯作高門原曰曰人則有利不利封即

墨烹阿大夫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曰自子之居即墨言日

鄒忌聽琴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

而相害者四時也故淳于髡與鄒忌子微言

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忌曰請謹毋離前見曰徐青輅軸所以為滑也然不

能運方穿思曰請謹事左右忌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不傳舍疏

則齒寒趙之於齊楚捍蔽也奉漏甕沃焦釜救趙

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齊王建時秦遣

長人孔子長九尺六寸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

者送人以言老子送季孟之間待之齊景公

吾以土之怪墳羊季栢子穿弁得土缶中若羊

能固象防風氏骨吳伐越得骨節焦僥氏三足有

文事必有武備夾谷樂以其貴下人仲尼

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阿人曰君子禍至不

懼攝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喪家之狗孔子通

以出走季栢子受女樂孔子歌曰彼婦蕭慎矢有隼

廷搖矢貫之石弩矢長一師襄子鼓琴文王操孔子

足有應孔子曰此日然然而黑幾然而長

如王四國非文君子諱傷其類趙殺實鳴犢聲華孔子臨

丘之不濟此命矣夫不容然後見君子容不容何病

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韋編三絕孔子讀易夢奠孔子病危

列傳蓬累蓬累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良賈深藏

若虛盛德容老子猶龍孔子附青雲之士閭巷

子仲政之下今如流水之原今順民心論知與之

為取實也危言危行順命衡命晏平仲在朝君

知已謂晏子口吃不能道說而事以密成語以

泄敗間已鬻權借資嘗己並說難與之論

文能附眾武能威敵司馬立表下漏持

今為馳逐重射諸公子以君下四與彼上四

而利導之滅竈使軍入魏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

遂成豎子之名此樹下白而書之曰龍清元

不為卿相不復入衛吳起與母吮疽卒有病

行之者未必能言言之者未必能行

忍詢伍員為人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

破人伍子胥報其仇日暮塗遠吾故倒

行而逆施之子胥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鷗夷革為鷗夷革事成為卿不成而耳

石乞曰隱忍就功名太史公曰子胥於江上道乞食

此受業身通孔子弟子者七十孔子之所嚴

事於周則老子伉直仲由志冠雄雞佩假豚子

好勇故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

眾子路為蒲大夫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食其食者不避

其難衛孔理作亂結纆而死子路曰君子死鑽燧

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取柞千鈞之重

加銖兩而移說吳勇者不避難仁者不

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能世以立其義無報人之志

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

人知之殆也事先發而先聞危也越焦

脣乾舌勾踐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越路

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子貢一出十年

廢舉子貢好一與時轉貨物賤則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有若弟子問曰昔夫子嘗行使持雨具已而果雨何以知之當

有五丈夫子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其母

敢問何以知不自知膝之前於席商瞿見秦孝公說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孝公用教欲變法恐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因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聖人

不易民而教甘龍曰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

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杜摯曰法

立三丈之木韓卒定變法之令今既具恐民不信乃一於

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國都市南門外民能徙置其者予十金民不敢

人徙之韓子五十金以明不欺勇於公戰怯於私關

今行十年秦民大悅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

退趙良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千

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

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貌言華也

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云舉之

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五刑大夫荆之駢人

顯見行而無實自弊於秦拔楊食牛勞不坐乘暑不張

蓋五刑之相童子不歌譏春者不相杵其元

教之化民深於命民之效上捷於令

多力而駢脅者焉駢脅者焉乘持矛而操

闢戟者旁車而趨一物不具國為法之敝一

至此哉秦簡商君書曰至下會舍人不知者相

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新序過

六尺者有罰弃反於道者被刑論四七百

徐人渭水揣摩蘇秦曰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

出引錐刺股讀書後毛羽未成不可以

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秦不用安

民之本在於擇交秦說堯無三夫之分

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臣人

之與見臣於人豈可同恐惕衛人日夜以秦權谿

子韓有時力距來皆名一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
括蔽洞胃韓卒起足而射百發不止陸斷牛馬水
截鵠鴈韓之劍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韓
之勇一人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
當百不足言也韓綿綿不絕蔓
蔓奈何蔓豪毫不少將用芥柯
車轂擊人肩摩韓
何前倨而後恭也蒲服
見季子位高金多也飢人不食烏喙
也而賈十倍功視吾舌在不盜相君之
壁楚相亡璧意張儀儀
於市今三川周室天欲王者務博其德欲富國者
積羽沈舟、群輕折軸積毀銷骨跣跣跣
科頭科頭貫頤貫頤奮戟者不可勝

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踰關三專垂千鈞於鳥
卵之上秦率之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天愁居懾處
督過之賁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良僕
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莊子刺虎
越吟越吟卞莊子刺虎卞莊子
威當有天子之官夾我墓威
在東未在東未力則任鄙智則樗里樗里
威當有天子之官夾我墓威
光振之光振之取十官而無罪取十官而無罪
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
名家之子孫名家之子孫幸之不可數也幸之不可數也
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有也同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以天下攻其意快快不服有餘言起白張虛捲猶可畏也向使衆知降之必死頭顱似山骸積成丘何要論善戰而拙勝向投石超距王翦問軍中戲乎曰方一等倫超一作拔名施後世秦并天下王氏家為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其後受其不祥同上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偷合取容王赤縣神州中國名側行撒席擁芻先驅所至持方柄欲內圓鑿子牛鼎之意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道百承意觀色導于開弟康莊之衢齊王高門大屋意談天衍雕龍奭炙穀過髡故曰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貢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貴所以利雲梯之械公輸若為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墨子五月子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田嬰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史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乎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問其父曰子之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不知也

文曰而忘公家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之事曰損文竊惟之傾天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蔽光比飯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木偶人與土偶人語水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狗盜秦四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細曰願得君狐白裘此時為狗取所蔽裘鷄鳴孟嘗君至開關去鷄鳴而出客恐追至幸姬是乃得脫小丈夫耳孟嘗君過趙趙人皆笑曰始以薛公彈鋏歸來乎馮驩聞孟嘗君好客彈鋏見之君置傳舍十日問舍長曰客何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魚五日又問曰客復欲何曰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車五日又問曰客復欲何曰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上善惟切事之類可為親言其切把無物可裝蒯綬以小便便之也下善快亦作候謂把劍之契憑軾結韉富貴多士貧賤寡友物之必至事之固然朝趨市者明旦側肩而入日莫之後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莫三去相三復位平原君之處囊其末立見平原君謂毛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毛遂招十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謂炊骨易子而食即鄂之民愛色賤士士即去耳平原君家

有變者美人笑之明日變者請斬美人平原笑之居歲餘門下舍人稱稱引去平原惟之一人前對曰以君於是乃斬笑者其後乃復稱稱來

五勝三至天下之辯躡躡檐簷一見賜黃

金百鎰白璧一雙孝成王一再見為從母言

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

妬妻公甫文伯仕魯病死女子自殺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還於魯而不隨今死而婦人自殺必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

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平原君贊利今智昏

舉烽魏公子無忌與魏王博北境傳一言起冠至公子曰趙王上畏公子不敢任以國政執轡愈恭公子為侯嘖嘖

選兵上音烏百反負輶矢輶矢長夜飲

再以致廢乃為夷門兩虎相與鬪而驚犬愛

其斃春申君說秦伐楚物至則反致至則危是也

輔國持權齊有王章適有平原親有信陵楚是也躡珠履

趙平原使人於春申君所春申君喜之躡珠履

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者三千人上客有世有母望之

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

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宋笑謂春申君當

斷不斷反受其亂折脅捐齒穰侯智

士也其見事遲上同周有砥砢宋有結綠梁

有縣蔡楚有和朴此四寶者良工之所失而為天下名器馳韓盧

搏蹇兔以秦卒之勇以借賊兵而齎盜糧相

錯如繡秦韓之地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

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木實繁

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

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並范曉說秦昭王

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酒賈謂繡袍應

戀有故人之意置莖豆其前令兩

黥徒夾而馬食之一飯之德必償睡

眦之怨必報范曉說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

而為交者為貧也平原君人固事勢知知

人亦未易侯蓋言虞卿於信陵楚鐵劍利而倡優拙

則士勇而則愚慮遠曷臯巨肩臆頰蹙膝寧

聖人不相唐舉相持梁齧肥魏馬疾驅黃金之

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雄俊弘辯智士也燕客蔡澤四時

之序成功者去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物盛則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

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

不足以致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

死者感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

功博難於投不必在行投現也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 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長袖善舞多錢善賈太史公云亞卿穀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上同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累其名寧許以負秦曲蘭相如秦以十五城易趙璧趙恐秦見欺相如曰不許則曲在趙予而不得城曲在秦均之二策一頭今與璧俱碎於柱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衣褐懷璧相度秦失負約乃使人亡歸五步之內臣以頸血濺大王秦趙會渑池秦王使趙王鼓瑟御史書之相如進盆鉞秦王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臣以頸血濺大王以口舌為勞廉頗曰相如徒位居吾上不忍為之下兩虎共鬪勢不俱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廷叱之相如雖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不報知兵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吾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勿頸交廉頗卒兩鼠鬪於穴中趙奢對趙王秦伐韓道遠險狹皆將勇者勝屋瓦盡振秦軍武安鼓譟勒兵武安馬服君趙奢膠柱鼓瑟相如曰王以名使活若爾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信平君廉頗天下以市道交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一君有一飯斗米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又何怨乎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王使使召頗頗為之

廉將軍雖老尚善飯三遺矢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其坐頃之遂不召便宜李牧莫府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收保匈奴即入盜急入武安君李牧知死非難處死者難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祝柱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斷車軸末而傳鐵籠曲神師田單宣言神來下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走單乃起引卒為師卒曰欺君單曰子勿言每出約束一安平君田單始如處女適音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王貌新垣衍謂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謂秦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賈嫺於辭令嫺音原窮則反本而棄利死而不怯販賣貨奇貨可居見子吾門待子而大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曰深語乃引生釣奇獻大期時十一月也仲父章呂氏春秋今賓者所開號一字予千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漆身為厲吞炭為啞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之范中行氏皆以衆人遇我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

甘毛義批其逆鱗義皮面決眼義旁若無人義

行危而求安義資怨助禍義鴻毛義

燎於爐炭義騏驎盛壯之時義一日馳義

千里義日夜切齒腐心義風蕭蕭義

兮易水寒義髮盡上指冠義人義

之賢不肖義如鼠在所自處耳義禽鹿視肉人義

面而能強行義竈上騷除義

讓土壤義以吏爲師義

霜降者草花落義騁六驥過決隙義

季不輕犯泰山高百仞跛狎牧其上義

王道約而易操義臣疑其義

君無不危國義將門之下必有義

將類不知其君視其所使義如木義

偶人義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義久義

乘富貴禍積爲祟義禁方義目眩不瞋義

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義安毅義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義談義

言微中亦可解紛義一飛冲天一鳴義

驚人義冠纓索義

絕義穰田義既宴滿義

汗邪滿車義持狹欲奢義

故笑之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義春耕義

鞠脰義抵掌談語義汝雖長幸義

雨立我雖短幸休居義難爲蔭室義

避世朝廷間義金馬門義安於義

覆孟義驕牙義東郭先生義

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說義

有上無下 青綱拜二千石佩一足盡踐地 相馬失之瘦相士
 失之貧王先 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
 以財生 河伯娶婦西門 三不欺子產治鄭民不
 父民不忍欺西門 道安益安勢高益危季主 三代
 之興各據禎祥龜策傳 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共一椶下有伏
 靈上有兔絲上有橘著 八龜下有神龜 支床南方老人用 延頸
 而長頭衣玄繡衣而乘輜車宋元王 殺牛
 取革被鄭之桐言事 言事言事 言事言事 言事言事
 左畫方右畫圓能人雖賢不 雄渠逢蠅門射而不
 如一 蜩辱於鵲蜩能制虎 世為屋不成三瓦
 而陳之以上並 四者民所衣食之原實不出
 則三食工不出則三事商不出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
 則三寶絕處不出則財匱少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
 下壤壤皆為利往 末病則財不出
 農病則草不辟 金穰水毀木饑火
 旱歲在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貴上權則
 反賤賤下

則積居與時逐陶 人弃我取人取我子
 主谷量馬牛比封君鳥氏 築女懷清臺塞
 利不皆用財自 三河在天下之中唐都河東鄆都河內
 所更 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金之家 百里不
 販樵千里不 百歲來之以德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
 素封今有無秩祿之奉鼎邑之入 與千戶侯等馬三百蹄
 足與足魚石材草藥棗橘樹漆桑柘竹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
 田厄諸詭詐莊畦各千此其人皆 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仲之千 刺繡文不
 如倚市門商 此言末業貧者之資比千乘之家
 通邑大都一歲千鐘 躡鵠汝山之下有 富者
 千石屠牛羊千皮販穀 田農拙業而秦陽蓋一州 富者
 必用奇勝戲惡業而相發用雷行賈賤行而雅樂成以饒取脂
 辱飽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而張氏千萬酒削籌技而鄧氏鼎
 食宵滿蘭微而馮氏連騎馬醫淺方而張里鍾並貨食 端窾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甲子朔旦冬至元初 春秋禮
 義之大宗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禮而不見後有賦而不
 名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必索其意 春秋禮
 年表 帝有福萬世王有福千世三代
 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
 北六國 旗亭市樓也立 耳食學者率於所聞此 人臣功
 與以一 無異

有五品 以德宗廟定其禮曰勳以言曰勞 河如帶泰山

如屬 封爵之禮曰使 欲使功臣傳祚

八書 禮之所起 禮由人起先王制禮以養人之欲給

二者相 厚者禮之積 禮明者禮之積高者禮之

由人心生 其哀心感者其聲發以敬其怒心感者其聲厲以厲其

敬心感者其聲厲以厲其愛 渥注神馬 武帝時造刑也田儼

為土人持勒於水傍馬玩習父之收得此水馬利長先 蒲梢

有天馬種頭石汗血汗從前 太一歌 太一貢兮天馬下雲霧汗

安馬 夫馬歌 承靈威兮降外國沙方四夷歌如貫

珠 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擣 南風朝歌北鄙

齊歌南風生長之音也封為朝歌北 靡靡之樂 封濮上之

音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半聞琴聲問左右皆曰不聞乃召

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 玄鶴 師曠聽琴一奏之有

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 玄鶴 師曠聽琴一奏之有

再奏之延頸而 白雲 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妻之有

鳴舒其而舞 白雲 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塵左右

赤地三年聽者或古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南極老人星

老人見治安 玉杯 新垣平持一上書言關下有寶玉氣 小君

不見兵起 玉杯 視之果有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文帝 小君

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善為巧發奇中嘗有九十餘老人一乃言與其

大父遊射上言祠祀則致物致物而 棗大如瓜 安期生食 太

一 諸忌秦天神貴者 鄭國渠 鄭國說秦今鑿渭水自中山西

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

秦卒使就渠渠成用注渠開之水溉四萬頃畝收一鐘因命曰

瓠子歌 瓠子決天子治白馬王壁于河今群臣皆負薪下淇園竹

何皓皓肝肝時開瓠子河為河地不得寧功無已時方吾山平吾山

平方鉅野溢魚沸騰兮柏冬日延道地兮離常流蛟龍噴兮方遠遊歸

川兮神哉沛沛不封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之濫不止兮愁吾

人營桑浮兮淮泗久不反兮水舉兮河伯兮何不仁之濫不止兮愁吾

流難塞長矣兮沈美玉河伯許兮新不屬兮衛人畢曉蕭 宣房

餘兮噫乎何以禦水願林竹兮號石蒲宣房塞兮萬福來平塞之

官 築官其上 以指市物 舊稱餘集 指考也 物踊騰羅

一 作 半兩 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乘字半者償而

不得聚會 皆乘父馬有 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

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 武帝 入物

者補官出貨者除罪 同 躡財復貧 於是縣

而富商大賈或 廢居居邑 有所廢有所富居職 白金

三品 造銀錫為白金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直三千二百差 三人

言利事析秋毫 咸陽孔僅 牢盆 牢盆也

右史記畢

諸史提要卷第一

未氏

諸史提要卷第二

前漢書

班固撰 帝紀十二篇 表八篇 列傳七十卷 地理志十卷 藝文志十卷 禮志十卷 樂志十卷 兵志十卷 食貨志十卷 刑法志十卷 郊祀志十卷 五行志十卷 天官書十卷 風俗通十卷 地理志十卷 藝文志十卷 禮志十卷 樂志十卷 兵志十卷 食貨志十卷 刑法志十卷 郊祀志十卷 五行志十卷 天官書十卷 風俗通十卷

高祖

邦字季 母呂氏 父太公 后呂氏 非長子 即位後十二年崩 壽五十三

惠帝

盈高祖太子 母呂后 后張氏 葬安陵 年十七即位 後七年崩 壽二十四

高后

雍安縣人 臨朝稱制九年

文帝

恒 高祖中子 初封代王 母薄姬 后竇氏 葬霸陵 年二十三即位 二十三年崩 壽四十六 後元七年

景帝

啓 文帝太子 母王皇后 葬渭陵 年十二即位 十六年崩 壽四十八 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

武帝

劉徹 景帝中子 母王皇后 葬渭陵 年十七即位 五十四年崩 壽七十一

後元二年

昭帝

劉弗 武帝少子 母趙婕妤 后上官氏 始元六年 元鳳六年 元平二年 昭帝即位 後三年崩 壽二十一

宣帝

劉詢 昭帝太子 母許皇后 葬杜陵 本始四年 始元四年 元康四年 神爵四年 五鳳四年 甘露四年 五鳳四年 甘露四年

元帝

劉爽 宣帝太子 母許皇后 葬渭陵 初元五年 永光五年 建昭五年 竟寧一年 年二十七即位 十六年崩 壽四十三

成帝

劉驁 元帝太子 母王皇后 葬渭陵 建始四年 河平四年 陽朔四年 鴻嘉四年 永始四年

哀帝

劉欣 元帝庶孫 定陶共王子 母丁姬 后傅氏 建平四年 元壽二年 年二十即位 六年崩 壽二十六 葬義陵

平帝

劉衡 元帝庶孫 中山孝王子 母衛姬 后王氏 元始五年 年九歲即位 五年崩 壽十四 葬康陵

王莽

居攝三年 初始元年

新室

始建國五年 天鳳六年 地皇四年 共十八年

摠計

二百一十四年 高祖元年乙未 平帝末年乙丑

前漢上二

帝紀

母媼

高祖母 女老 隆準龍顏 準 專 美須驪 驪 在類 黑子 左股有七十二 今 武負 古謂老母為負 主 進 連會禮之財 酒闌 謂希也 謂飲酒 多 大言少成事 蕭何曰 劉 息女 已所主 箕帚妾 呂公云 自有息 季固 與貴人 呂嫚云 公 劉氏冠 高祖為長 以竹皮為冠 及貴 吾亦從此逝矣 高祖 漢山先多道云 夜 斬白帝子 高祖 被酒夜徑澤中行 前者還報曰 前有大蛇當徑 數里有一老嫗夜哭 人問何哭 曰 人殺吾子 吾子白帝子 化為蛇 當道 赤帝子斬之 心獨喜 自負 告 高祖 略地 凡言 一者皆謂行 屠 謂取城邑 誅殺 一敗塗 地 一見破敗 即 能 謂持也 一 本獸名 堅中而 從 謂追討也 書曰 夏 拔城邑 而取之 若 北 北陰幽之 故謂退 環水 決水以自環 中為圓環 音 官 三川 河南郡有河洛 衛枝 止言語 謹狀如 續絮 一結 音獲 一繞也 音頭 慄悍禍賊 項羽為人 悍疾也 悍勇也 顏蓋結細繞項也 慄悍禍賊 禍賊者 禍害而殘賊也 顏妙顏 且二 無噍類 噍 祥笑反 無復有活而噍食者 踞床使兩女

子洗飲食其見沛公沛公方長揖生不拜一曰足下欲
佺新之以絕直度逞明明達於事五星聚于東井
漢元年十月一東井秦分
野五星咸陽其下當有聖人
誘者族綏諸者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
關中與父老一殺人之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按堵
堵牆諸言秋豪秋豪細蓋喻其小也軍中無以為樂
請以譙讓以辭相責督過之督責撞玉斗沛公脫身
而若一者復也音方目反順德者昌逆德者
亡三老董公謀漢王曰一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故乃
軍之東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
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
楚漢大戰漢軍東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
楚軍大敗漢王遁去發老弱未傅者悉詣軍
也言著名籍京索京索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緩頰徐言引口
尚乳臭漢王問魏大將誰也曰乳臭輟飯吐哺欲立六
難漢王王曰是一不能當韓信同上趙銷印
速也黃屋左纛天子車以黃纛為蓋纛纛毛羽反國之
王難與守城周苛被公相謂曰走謂趙高跳獨出也音
挑戰古謂之致師責其罪音養虎自遺患楚漢紛

與苦甚兵不得休八殊死殊絕也言帝者賢者
有也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名數戶籍甚亡謂也
事且不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通侯舊曰衛侯避武帝諱曰一
可以誅元禮元禮當無所平居戲下戲下音力向反人傑上曰運籌帷幄
也戲下音力向反戲下戲下音力向反人傑上曰運籌帷幄
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漢高祖之弟乘傳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
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
馬為驕悍者乘一乘傳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
春君春君之始故號形勝之國信又治秦中秦一也
縣隔千里言河山秦得百二特為百二
中之上萬人足當之險與諸侯相秦得百二特為百二
諸侯百萬人也言河山秦得百二特為百二
地勢便利其下兵於諸侯一飯水東西秦秦得百二
言向上下之勢易也建居僂反僂音餘秦得百二
可王齊復道音樓上下有雍齒且侯吾屬亡患
諸將往往稱孤以開張良曰相與謀反耳上曰奈何曰取上素所不快
計群臣所共知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上封雍齒因起定功行封
曰皆善雍齒人主也太公家今說太公曰天云二日土云三王皇帝
曰一擁篲上朝太公太公家今說太公曰天云二日土云三王皇帝
太公一迎門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天子父故曰皇不預治故不尊稱也曼丘
姓也與母丘本平城圖七日用耐應劭曰輕罪不至於死
一姓語有緣急陳平一得出耐應劭曰輕罪不至於死
薄曰耐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說當肯而依如氏解則音乃代
以義亦而通而功臣使使宣曲侯通而為鬼斯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

未央宮

蕭何治——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宮雖

壯麗無以重威

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

亡賴

江淮之間謂小兒——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建捕

謂事相連及捕捕之一日在道羽檄

拍人者

迫於人也

執法

中丞勸駕有賢者守身自愛

材官

有材力者

酒酣

歌曰大風起兮

游子悲

故鄉

湯沐邑

狀有反相

上謂吳王濞曰

命乃在天

雖扁鵲何

益

上學英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

氏者必勃也

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誰相繼死誰可代者

鞅鞅

不滿可躋足待

高皇帝

起細微

好謀能聽

帝不修文學而性明

亂世反之

正平定天下為漢太

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

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

剖符作誓

又與功臣

丹書鐵券金匱石室

以金為匱

規摹弘遠

雖日不暇給

賈慈民金

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錢也

言黃者一金

耳孫

立孫之子言去曾

與萬幾也

城旦

旦起行

春

婦人不豫外儒但春作

鄉謬者再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清宮天子行幸所
以備音蒲王者布德於天收帑音奴秦法一人有罪愿志
非常音下而合聚飲食為是重吾不德重增也立嗣必子所從
快也是重吾不德立嗣必子所從
貼於死亡音站又音牆道或縣或道有都吏音
耐能任大水潰出旁次曰潰狐疑狐之為獸疑且
且波故言疑適見于天三光日月星惘然然也
者多稱一適見于天三光日月星惘然然也
青下財足財與纔同少也藉田耕藉為天下先案盛案盛
在器銅虎符竹使符使符使符至第一至第五國東會兵道
符皆以竹箭五枚刻篆書與郡守天子所至臣民以註誤誤
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與之幸天子所至臣民以註誤誤
顧成廟文帝自為廟創置栗栗
曰昇也李慧長三星其占略謂星小異李星光芒經其北出
星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二丈或三丈無常也大法彗從事
彗多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兵革事彗音佩彗音遂彗從事
彗音遂彗從事
不祈其祝釐玉杯音得後元年日曆中
為吉祥故改元年結轍使車往還故轍如結單于匈奴天子號
以求延年之祚結轍使車往還故轍如結單于匈奴天子號
倉庾在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文帝欲作
直百金上曰吾奉先帝身衣弋絳弋黑色也絳厚以示
宮室常恐著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絳以其山不
敦朴為天下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因其山不

起墳治墓皆見器不得以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
與於禮數音錄景布義行祖有功而宗有德始
幾致刑指右文紀景布義行祖有功而宗有德始
也始受命也宗制禮樂各有由者所以明功也耐
事也有德可事制禮樂各有由者所以明功也耐月
且作酒八月成名曰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一會諸使廟
中出金助祭所謂耐金也耐三禮味厚故為宗廟一音直故反德厚
伴天地利澤施四海帝硯硯廣薦草莽草莽
音硯音苦交反硯謂硯瑯瑯薄也音快謂廣薦草莽
福臨也數謂食養之音謂收放也數古繫字廣薦草莽
誅文者述累德行之除凡言除者除檎祠賜食馬齒
芳鳳反輓引車磔謂張其尸也改作并市酤謂賣酒也馬齒
未平馬十歲腐刑官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以苛為
察以刻為明詔曰吏今止罪輒輒輒
法而於人心不服者金可作世可度民先時多作金
鐵平議也音魚列金可作世可度民先時多作金
費甚多而終不可車朱兩轡今長吏二千石
成故定并市律車朱兩轡今長吏二千石
元反有障治獄者務先寬獄事也人有智慧官有上下
移廷尉有金獄而後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
不當者不為失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
害女紅詔曰農事傷則飢之本廉士寡欲易足
詔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不患其不勇患周云成康漢言
其為暴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其唯周云成康漢言
文景周秦之敝問客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除煩苛與民休息至
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之間至於移風易俗
黎民醇厚武德曰建元年號安車蒲輪以清

便殿凡言便殿便室便堂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

面刺戴其鼻額去其膝蓋骨割其陰也與計偕世之務習先聖

之術者縣次饋食令注計者上計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

失九錫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一在

絕幕衛青將六將軍白鹿時有幸雍祠立

能言鳥馴音也宿麥秋冬種之經歲南越獻馴象

象之以習水戰第二十稅儲積也禁

魚弁謂大家兼役小民循行遺博士六人分行在所天子

不可預定故言仁不異遠義不辭難遠近如一

火耕水耨江南之馬生渥注水中壤煙

龜蝦蟆音也伏波樓船

戈船下瀨四將誓失氣也啓母石啓禹子其母塗山

韓山化爲龍謂塗山氏曰欲鉤聞誠聲乃來禹跳石溪中鼓塗山氏往見

馬方作熊羆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

啓生事見乘屬天子出御史二人爲呼萬歲者三吏幸

淮南子山神胥然如有聞開呼萬作瓠子之歌還祠

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通天臺飛廉館通於天也飛

致風氣者角抵戲兩兩相當角力光集靈壇一夜三

燭祭后土地唱音謂中舳舻音軸船後持棹與音盛船

泛駕之馬蹄弛之士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

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一亦在衡之而已注奔走也踴躍也乘之

即奔立則踴躍人也踴音徒計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音力踴反

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延字本作要音方勇反踴者

踴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蹄土各反弛式尔反建章宮

在未央宮西俗呼貞女正歷太初元年五月一以正酺樓

下一五日五日一騰音樓又音劉立秋日祭百戲汗血馬大宛舊

種謂石而有蹄汗血汗從前蹄出如血號一日千里馬歌一作西極明光宮起一

搜開城門一祁連直指使者遺一

校斧分部推酒酤推者安或稱今之略約是也如道路設塞王

逐捕盜賊推酒酤木獨取利也天漢三年初推音甫塞王

示歸於地也發天下七科謫吏有罪一也亡命二也贅

有市籍六父麟趾裏蹠蹠音白麟出天馬見黃金故改朱鴈

母有市籍七之歌幸東海獲赤交門之歌卿神人于交門宮若有

起征和元五柞宮有五柞樹有三代之風漢承百王

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修郊祀

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如武帝

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昭聖問周倜儻音倜儻余言接奇異

得幸謂望氣者言有奇女及召見手相奉黃鵠一建章宮

中監移首移移國 閔勞以官職之事賜國所選

福五人中人五十匹遺歸 元服元首也冠者首之 更一音工

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正卒塗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直者

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

號曰昭不亦宜乎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餘年

推昭聖書 宣聖書 襁緜上音居文反小兒端 女徒復作音復

徒也暴室 暴室搜廣主織作禁練 蓮勺音聲 亦以是自

鄉風欽塞來享數叩也叩塞 樞機周密品式

備具上下相安莫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不能化

天下詔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膠東相王成勢來不

著名籍最凡要之首也 析律貳端詔曰獄者萬民之

厨傳稱過使客厨謂飲食傳傳舍使人及賓客 踐薄

冰以待白日越職踰法以取名譽 威鳳鳳之有 弛刑

若今徒解鉗飲緒 飲飛古勇力人取其便利輕 羽林孤兒

羽林大將軍星故以名官百官表取從軍死

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故號

有大名以谷彘 彘句奴單于遣弟一王 常平倉取詩昌黎

別小王也

時增價而糴穀實時減價而糴 屬王觀屬王觀 綜核名實實

之治信實必罰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 元行義

曰柔仁好儒元帝大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

霸王道雜之 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傳燕從

一奈何純任德教用刑或乎且俗儒不達曉宜好 亂我家者太

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子也宣帝過數日 嚴籛射 臨遣自臨面的 黃門近

也親幸之由是疎太子 嚴籛五穀不收人但食 國之將興尊

師而重傳人人 自以得上意謂丞相御史

陽安異者各三人於是言日殺 不得日宰殺齊三服官

事者眾或進權名見日殺 不得日宰殺齊三服官

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冠情為 通籍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

第郎從官詔丞相御史舉實據厚選諱有行者光祿祿以此

高隕霜傷麥稼秋罷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 暗昧

三光一湛掩 正氣一沈見掩而沈沒 白蛾有 蟬音何 摘

發揭與同音詐 戊己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所亦猶甲乙

王故以名官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

在中央今所置校尉使三十六國之中故曰

案不良之吏覆案 保塞匈奴復修朝賀 闕氏賜單于王權為

字昭君一音 原廟原者再作廟 洞簫蕭之無 度曲度作

新曲又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一西京賦曰度 分判節度切

也謂能分切傳錄為幼眇讀曰要妙優游不斷元帝奏制
之節制也制千本及讀曰要妙優游不斷元帝奏制
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量下出於成安氏立甲觀畫堂元
在大子宮成帝生於龍樓門初居桂宮上嘗召召太青蠅
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子出不敢絕馳道青蠅
無萬數有言極多難以共張亮反供具張說闌入
無符籍妄入掖門在兩旁如中秘書劉向校櫝積小
官曰一掖門人臂掖中秘書劉向校櫝積小
也音勸農勤勉出入阡陌其全二千石致勞來之微
行上始為一出入市里其全二千石致勞來之微
不復警蹕若微服所為陵夷也時遇如丘陵之遠通客土
蹶惡取他處土校獵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為關於邑言
可為一短穆穆天子之容成帝善修容儀朝朝哀
慕自於音為穆穆天子之容成帝善修容儀朝朝哀
恭仁短赤精子高祖威赤龍而生自謂陳聖劉號一太
新曰赤精子赤帝之精因為此號陳聖劉號一太
陳聖劉號一太射武戲力為武戲痿痺
之痿足不鋪首門之卞射武戲力為武戲痿痺
兩足不

右帝紀
年表蠶食謂新吞城墮城銷刃箝語燒書
易為力古世相華皆承聖王之烈院院陞也音解反
逃責之臺被竊鉄之言周赧王負責逃於此臺鉄
共主微謂猶共以為主嬖嬖嬖嬖嬖嬖
武王克商上世三十十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過其歷三
也泰自稱始皇其子曰二世故以一述萬至子而亡所謂不及期也
垂北東南也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
諸侯原本以大末左官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
沉濫以敗盜左官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
首取領也角領也稽首帶厲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丹書
白馬重以之信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
之主安立亡國爵以功為先後官用
能為次序非劉氏不王若亡功非上
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
三輔京兆左馮駙馬駙副關內侯有侯號居京徹侯
言其爵上蓋綬蓋綬蓋草名似艾可
通天子蓋綬蓋綬蓋草名似艾可
志一律五備數和聲審度數一十百聲官商角度

刑者不可復屬緹繫上書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
循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
荒吏因緣爲市一鈎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網漏吞
舟之魚具五刑當夷三族者皆先點刺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罪謫晉誚者又先斷舌故謂隸臣妾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
爲隸桎梏拳上罪桎拳而桎中罪桎桎下罪桎械隄之防
刑猶溢水在王曰桎兩手同械曰拳在足曰桎
於人死也以轆而御驛突今承哀周之俗而行乞奔之刑是猶一以繩縛馬口曰轆四民學以居位曰士
志食貨食謂糴殖糴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關土殖穀口農作巧成地著謂安土也直略反廬舍里在
器曰工通財謂貨曰商登平泰平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盛在邑曰里
廬舍田中屋間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爲倍稱奇
人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俗之所貴主之所賤
手農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貫朽粟陳
武帝七十年間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不可食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富民侯武帝末年徇征伐之搜粟都尉以趙倉氏庚氏
代田過能爲一一畝三耦二耜而耦深尺廣耨木爲

酪王莽教金刀泉布帛實於金利於刀流於錢錢貴居泉布於布束於帛綰兩反豪奪大賈富家不得一吾民聚輕侮也肉好肉錢形也七福賈誼上疏以不廢有所廢置白鹿皮幣漢多白鹿乃以皮為幣方尺緣以續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薦璧直四十萬白金三品天用莫如龍文直三千地用莫如馬馬文直五百人用莫如龜文直三百三人言利事析秋豪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摩錢取銚銚音銚銅屑也摩錢銚以取其屑更鑄也牢盆價直也今顧手牢盆微反屑下有不便者腹非上同赤仄錢一以亦世家世世有株送徒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一官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充徒役平準大農監龍天下貨物貴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一刀錯刀王莽造契刀環如大錢身如刀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非酒一廬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五均六幹王莽置官半利食肴之將百藥之長農之本鐵豬突稀勇細奴侵寇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現巫男曰一蘭性一言角之小苗蘭苗白芷蕭蕭蕭蕭一延四方臂腸如蘭及渠之形也蕭蕭蕭蕭一延四方臂腸美門名子高八神天地兵陰陽神明之舍東北巧發先音蘇典反後音胡神反古謂之婢主方主方奇中李少君以卻老方見上齊桓公器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殿已而按其刻果丹砂可化為黃金一官盡賦以少君數百歲人

言上祠廟皆可敬物而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通可以見之不死也棗大如瓜海上見安期生泰一天神貴解祠謂祠祭以棗大如瓜安期生曰識其手言識所文成少五利食食父名破鏡識其手言識所文成少五利食肝死文成誅死上搯擊莫不文成少五利食庭黃帝接萬靈鼎湖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小臣不得上通悉持龍髯攀援懷黃帝之弓百姓仰望帝既上天乃抱弓與髯號因名鳥號名其弓好樓居延作通乾封黃帝時登封則千門萬戶章泰液其北治大池漸臺高寓馬以木迎年黃帝合散犯守陵歷闔食星所行一合同舍也散為辰星也自下往觸曰犯居其飛流飛流而速相連薄食之為薄食暈適背穴抱珥重蜺皆旁氣也暈讀曰暈適背穴抱珥重蜺如玉鑄也雄為重或作虹雌為蜺讀曰蜺凡氣在日上為冠為暈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曰三能三台也歲星木熒惑辰星水填星土太白金牝牡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景星德星也其狀無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都紛紛金穰水常帶出有蓮國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都紛紛金穰水常帶出有蓮國毀木飢火旱天歲所在木介木冰為木不曲木不曲直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火不炎上非法律逐功臣土不稼穡治宮室飾臺榭內滿亂不從革好

百姓師效郭侯
水不潤下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
告祥
外曰

妖孽禍病
診
謂之物之類為妖蟲之類為孽及六畜
謂之禍及人謂之病邪相傷為疹音庚
恭

敬外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
周衰亡
吳地

寒歲秦滅亡奧年
周失之舒秦失之
風俗
凡民風俗

龍首渠
嚴熊穿渠自洛水至商顏十餘里井
宣防官
子榮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
白公秦穿渠民歌之
一鍾
四斗

桃花水
仲春之月
盛治土而防其川猶止見

啼而塞其口
豈不遠止然其死
七略
劉歆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義上古文
義上古文

聞鼓琴瑟鍾磬之音
古文尚書出孔子壁
中武帝末魯共王壞

病不治常得中
經方者本草石之溫寒量疾病之淺
深假藥味之滋因感之宜辨五苦

六辛致水火之濟以通開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以熱益熱以
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

右志
藝文志

列傳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陳勝字涉

卜之鬼乎
少時嘗與

入備耕織耕之望上懷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備者

使而應曰若為備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

勝與吳廣謀伐秦通行卜者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一勝廣喜曰此敎我先威服眾耳陳勝王

陳勝王
通升書

成有功然一勝廣喜曰此敎我先威服眾耳陳勝王
通升書

陳勝王
通升書

侯王將相寧有種乎
不

譙門
上為

張楚
勝乃立為王號曰楚
從民望也

生一秦
勝欲誅武臣等家室柱國曰秦未亡而

自辯數乃置
自分別

沈沈者
客見涉履屋棟帳曰

學萬人敵
項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

力扛鼎
籍長八尺二寸

先發制
才氣過人

人後發制於人
梁謂會稽侯

蒼頭特起
音與東

暴得大名不祥
嬰母謂嬰曰吾

棘門
軍行以

司馬門
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故雖謂官之外門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言但今有方之老人稱曰

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
項羽

與國也
搏牛之蝱不可以破

秦不可救也秦不可救也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

者皆斬宋義謂羽曰夫擊秦我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半菽義民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說羽

人謂楚人沐猴而冠韓生曰果然項王為

天下宰不平陳餘扞蔽猶善幸分我一杯羹

楚漢軍廣武項羽置太公高俎上曰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

之無益羽怒欲殺項伯曰殺吾寧聞智不能聞力羽母從天下父子

力拔山兮氣蓋世羽夜聞四面皆楚歌驚曰戲下典處陷大澤

中羽至陰陵迷失道田非用兵罪天亡我也羽謂

四隤山四下陵陷面之謂背之不輶蹈輶也遁巡

追亡逐北振長策而馭宇內始斬

木為兵揭竿為旗陳涉鉏耰棘矜不敵於

鉤戟長鎗鐃摩田器棘戟也矜謂矛鏃之把鉤戟度長絮

大東也重童子舜一羽羽亦一亡命凡言一謂脫其

庸奴其夫外黃富人女刻頸交張耳陳餘相五領

大度始安臨賀頭會箕歛史到其家人頭數廝養

信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漢王曰吾亦一軍皆

信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漢王曰吾亦一軍皆

不取反受其咎客說耳曰箕踞謂中兩脚天子

天下後桀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勢利之交古

人羞之自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又據國事

家昏亂忠臣乃見弱人生一世間如白駒

過隙今漢王樓海諸侯如奴耳非蝮螫手則斬手

足則斬足為有害於身也田儋傳斷秦復得志於天

死不勇專生不任信兩主不相庇信

胡者全兵言唯弓矛思歸

可置萬家者其母死無以葬晨炊蓐食信下

哀王孫而進食王孫下

俛出跨下淮陰少年侮信曰

壯士法當斬仰視見滕公曰國士無雙信亡蕭何追之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漢王曰吾亦一軍皆

信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漢王曰吾亦一軍皆

信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漢王曰吾亦一軍皆

信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漢王曰吾亦一軍皆

信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漢王曰吾亦一軍皆

信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漢王曰吾亦一軍皆

信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漢王曰吾亦一軍皆

驚漢王擇曰當設壇場諸將皆喜人人匹夫之勇婦人

之仁項王意烏粹嗟千人皆廢刻

印利忍不能子授也則五九反傳檄而定

自以為得信晚漢王大以未盟度軍

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李左車云傳餐

則圖之倍則戰上同草山而望

拔趙幟立漢赤幟破趙矣遂亂通陷之

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諸技同信

敗軍之將不可以語

靡衣媼食靡麗之水情見力

屈尺書尺蹟是也兵故有先聲

而後實者左車韓信為人易與耳

沙囊墜水信夜今人為萬餘囊沙以墜

金石交信解衣

衣我推食食我信曰漢為德不竟

狡兔死良狗亨高相縛信曰居常

列生乃與噲等伍

鞅鞅志不羞與絳灌等

多多益辦上問信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

兩龍方闔且待之彭越陳勝

當刑而王壯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

曹耦曹數以少敗眾

大喜過望布至漢漢

持羊酒賀兩家盧縮與高祖同

待客如布衣

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

游乏資以

弗與矣言不復與推轂

為秋

察見淵中魚不祥上責

以銅鹽郎山鑄鹽

卒踐更予平賈

庶孽分天下半高帝初定天下大封同姓

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

脅脅脅脅

拮據及米拮用舌抵食並以犬喻

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
相趨同利相死更使應高
起此為世不自意全條侯乘傳至洛陽為善天報
以福為非天報母為權首將受其咎國遠處
福反映景帝詔營或謂曰丘嫂禮謂大婦為家轅音勢以杓
聲美頡侯高祖徵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饒陽為美設醴
王彭禮中公等猶生不者酒王為一及子戊胥靡之
即位忘殷禮生曰可以避矣不去胥靡之而服役之
雅春於市所謂願長耳目言常伺聽以書自
娛劉仲卿千里駒武帝謂之平反尹更行京兆
青及雷民之怨產過百萬則以振更生德子向本枕
中鴻寶苑秘書淮南有世人莫見更生得其書以為
方不踰冬減死寬大而死石渠殿止以藏秘書上變
事非常之事移病言病置對立其忠臣雖在剛
畝猶不忘君更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和氣致祥致具章交公車人滿北
軍上章於公車有不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鱗
集輻湊一言如車輻之歸轂猶卻行而求及前
人也違衰周之軌迹猶詩之所執狐疑之心者來議

持不顯之奇者肺附舊說謂肝肺相附著一說斷斷上曰朝臣
開群枉之門肺謂斫木之札附大木斷斷不可
何也光祿勳傾巧士揚與疾讒因要救危世頌
更生著八篇依王者必通三統王者象天地人之德
與古事悼已及同類順言非周禮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列女傳新序說
苑並向宗室遺老身為乘朱輪華轂者二
十三人今王氏一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
公五侯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廉靖樂道
向為人簡易無威儀不湛靖有謀向子歆字子駿父左
交接世俗事務思於經術數以為一親見夫子而公半
丘明好惡與聖人同數果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
見其詳略不同綴學之士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深閉
固距復以不禮失求之野古文不備黨同門妒
道真已上並欲宗室不宜典三河郡飲出補河
守五原徙劉秀發兵捕不道河圖赤伏符云四夷雲
故建平中詔改名秀幾以趣也博物洽聞通達古今自孔子後唯孟
楊雄贊任俠季布為一有名注置廣柳車中
使布布數當漢王籍城高祖求布千金布匿
周氏通覽劉布布之魯宋家所貴之忌壯士以資
敵國宋家說勝公曰夫以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不北走推剛
為柔當時皆多面諛單于為書說曰人后樊噲曰願得十萬金

三十餘萬困於平城今李何以十萬橫
行匈奴中一謂欺誰也設莫違反

以一人譽召臣

一人毀去臣
布中河東文帝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罷布進

招權顧金錢
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

得黃
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曹丘拊布曰楚人謂曰一足

氣聞開中
其名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匪僕之深也

季心以勇布以諾
其名一以行季心以勇布以諾

兩賢豈相厄哉
布弟丁公為項羽將逐高斬丁

酒家保
公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遂斬之

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

意非賢也
有德必有位有財必有義

廉之
田叔為人廉直任公長者宜知之

公長者宜知之

上無以梁事為問
梁孝王使

何敢自
言主
叔為梁相民以王取財物自言叔取其相率皆之曰王非汝主

履軍
而相為善也
義不傷先人名
叔卒貧以百金祠

其畫無俚之至耳
其畫無俚之至耳

其畫無俚之至耳

其死夫卿妻賊人威榮自
殺非勇也一儒卿也

外婦
齊悼惠王肥其母

能齊言
皆與齊鳩酒
鳩為身黑目赤食地野

臣將種也請以
軍法行酒
章曰一后日可頃之諸呂有一人亡酒章斬之太

後太驚業已許其
軍法士以罪也

兒子畜之
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

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
去之
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去之
章曰一太后無然

虎而冠者也
齊王果謀發兵使張敖圍相府

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
火乎
張敖本教齊王反既罷兵張敖責之勃曰一因退立掃齊

相舍人門外
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家貧無以自通乃常

清宮
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

何獨以五
俱入
文母害
蕭何可以一為

得秦圖
戶以送時獨贏錢二也

事第一
何給泗水卒史

其稱甚美
項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怒欲攻羽何陳曰語曰一

功狗功人
秦天下
便宜
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即

功狗功人
君心
君計其若遣子孫詣軍所王太說

走得戰耳功何也蕭何發樂 蕭何當第一 上已挽功固多什
指示功人也群臣莫敢言 至位次未有以復難
之然心欲何第一耶秋遣曰楚漢相守軍無見種蕭何轉漕關中給
食不之此萬世功也奈何以一旦之功加萬世功哉 上曰善 東
陵瓜 各平者故秦東陵使秦破為布衣貧種瓜 多買田賤
賞資以自汗 客說何 一 蔣蔣得民和 上母
收棗為獸食 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陋上林中 有善歸
主有惡自予 上大怒下何是尉曰李斯相秦 今相國請
民而請之其罪相事也李斯之分過又何足 後世賢師吾儉
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說也上不得是目何 豪吏
不賢母為勢家所奪 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
曹參 中消 在中主知案清酒 執帛 執珪 治道
貴清淨而民自定 參相齊召長老問所以安集百姓聞
公為言 參於是正堂會 獄市者所以并容也
蕭何是來告舍人趙主行吾且入兩既去屬後相曰以秦獄市為寄
惟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 今援之故人安所容乎 壹
遵何之約束 參代何相舉事 飲以醇酒 日夜飲酒
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輒 大歌呼與相和 相後園近吏
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豈少朕歟 惠帝惟相國不 陛
呼從吏惠之過請參遊園幸召 治事以為焉 下 陛
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 帝使參千室問參參怒答之曰天下
下垂拱參等守職 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謂之參
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參孰與
蕭何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今明具 不
可講若畫一 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 曹參代 刀筆
之守而勿失載其清請民以安堂

吏 蕭何當第一 注刀所以 錄錄未有奇節 錄錄
刑書故吏皆以刀筆自隨 錄錄未有奇節 錄錄
凡庶中 依日月之末光 漢興 為一代之宗臣
慶流 狙擊 張良字子房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求刺秦報仇得力
苗裔 狙擊 士為鐵排百二十斤博浪沙中 秦皇帝被中尉
車祖本 圯上 謂橋曰圯 讀是則為王者師 步游
作難 圯上 謂橋曰圯 讀是則為王者師 步游
下 圯上有一老父望其履顧良取履曰孺子可教
出一編書曰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誦之 里所 黃
石 穀城山下 即我 沛公殆天授 良數以太公兵
喜常用其策為他人 竊素為資 沛公入秦宮室歇居之樊噲
言皆不省良曰 竊素為資 沛公入秦宮室歇居之樊噲
除殘去賊 助桀為虐 今始入秦即安 忠言逆耳利
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同 鯨生 鯨小人也燒
絕棧道 良說漢王 畫策臣 良多病未嘗特 借箸
漢王與鄭食其謀燒燒立大國後良曰 借箸
事去矣借箸以箸箸者言直也及食著賢儒幾敗酒公
事 漢王親食吐哺罵 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
漢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 臣願封留足矣 上自擇齊三萬
功高帝曰 子房功也 臣願封留足矣 上自擇齊三萬
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 雍齒且侯我屬無
下 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留侯 雍齒且侯我屬無
患矣 上從復道望見諸將偶語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
故人上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又封功臣天下不足以偏封
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與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
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今先封之示群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
雍齒方侯群臣皆喜曰 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劉彭越上郡關
皆喜曰 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劉彭越上郡關
關中所謂 道引不食穀 良從入關性多疾 上有所
勸說是

不能致者四人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却其良曰君

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賴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却其良曰君

至從太子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

願為太子死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四皓 公謂里季

夏黃公角里先生年皆八十有餘 羽翼已成難動矣 四人

趙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 呂氏真乃主矣戚夫人涕泣上

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成難動矣

子遊 良曰今以 布衣之極於良足 何自苦如此 后

糠覈耳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與兄伯居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

有伯聞之逐其婦 以先往後罷為助 邑中有大吏平

獨視偉平 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無 門外多長者

車轍 負隨平至其家通負郭 固有美如陳平而

長貧者乎 張負子仲曰平貧不事一縣盡美其所為奈何子

謹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里中杜平為

里父老曰善陳孺子 如冠玉耳 緣灌等護平曰平雖美丈夫

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固多心乎 漢王問平曰吾聞先生

又從吾游信 盡護諸將 乃拜平以為護 士之頑頓者

利無耻者亦多歸漢 漢王曰天下紛紛何能定乎

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實爵邑重之士以此不附大王而少士之康

節者不來然能饒人以爵邑 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

反間 漢王出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 惡草具 項王

之使使至漢為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為亞父

使乃項王使也持去以 進使歸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反接 兩手

也 畏讒之就 得宿衛中 母以老妾故持二

心 王陵以兵備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欲以招陵陵母私遣使

廷爭臣不如君 全社稷定劉氏後君

亦不如臣 呂后欲王諸呂陵爭之平勃曰無所不可使以

婦人口不可用 呂須謀平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

如何爾無畏 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

內史 文帝問右丞相勃決獄較一歲幾何勃謝不知問左丞相

也 以織薄曲為生 材官引強 能引強

也強音 木強敦厚 其椎少文如此 好文

學每召諸生說士東嚮 推儲 今俗謂拙 書牘背示之

勃及下廷尉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 以冒絮提文帝

勃以千金與獄吏過 曰以公主為證 安知獄吏

之貴也 勃既出曰吾嘗 從理入口此餓死法

勃子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稱之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後九年
餓死指視其口曰——居三歲兄勝之有罪文帝封亞夫條侯後下廷尉
果餓

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

匈奴入邊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至霸上棘門軍皆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
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披甲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有項
傳言開門門士請曰軍中不得馳驅天子酒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揖曰
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曰此真將軍矣稱者霸
上棘門如

楚兵剽輕難與兵事上神密趙涉說人

生各以時行耳富貴當及已身獨置大哉此

非不足君所乎怏怏非少主臣也居禁

中召亞夫賜食——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取庸苦

之不與錢庸賃也苦簿責書之於簿一即欲反地

下耳廷尉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張良若婦人

女子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賴取人失之子羽陳平之智

見於社下顧側懷楚魏之間卒歸為臣及周勃為漢

伊周周勃為布衣時鄧樓庸人至登輔佐屠狗樊噲以重封

直撞入死且不辭豈特危酒項

會沛公戲下噲——立帳下羽目之曰壯士賜卮酒幾殆是日微噲

排闥高帝嘗病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群臣噲乃——直入上

友商今寄給綽出游而勃乃得入據此軍謀諸呂周勃使人劫面

雍樹馳夏侯嬰漢王彭越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戴之漢王急馬

面背已而抱之北第第一賜賜——近北關勝公今故號

以馳驅讀曰辨北第第一之第嬰家第一

利終亡離上心周繆士不繫於世類仲尼

牛之子驕且角雖欲勿勒功帝籍慶流子孫魯嬰夏

其鼓刀僕御服綰之誼存君親可也夫責友者須見利而

時宜自知——故主柱下方書張蒼秦時為御史——主

功臣而又執切難推主柱下方書張蒼秦時為御史——主

呂孫以安社稷主柱下方書張蒼秦時為御史——主

肥白如瓠蒼嘗新解衣伏質身長大——王計相

主計更號職志周昌為——主自蕭關曹等比日

卑下之昌為人強力敢騎昌項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

問曰我何如主昌曰陛下高帝欲殺太子立如意昌廷爭之強

即禁封之主上笑然憐之期期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知其不可言也言此東箱正寢之東西室蓋貴彊相

不奉詔吃也言此東箱正寢之東西室蓋貴彊相

是後成細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上喜萬歲後不全趙亮曰陛下

為趙王置——周昌堅忍抗直呂后太子皆憚之周昌可上曰善左遷

上召昌謂曰公強為我相趙昌泣曰陛下弄印高祖持節史大夫印

弄臣於諸侯上曰極知——然非公不可弄印弄之曰誰可為者孰

視亮曰無以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曆以高祖十

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十月為歲首推五德之運以土德魯人公孫

為漢當水德上黑如故至為丞相卒就之故——土德魯人公孫

之以手學
曰學張

門不受私謂為為人廉直朝廷之禮不

可不肅是時鄧通方受幸文帝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急慢之禮嘉

弄臣罷朝嘉召通詣丞相府貴之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召垣垣

龍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也嘉未

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謂至朝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一且我使

為之罷朝嘉曰吾悔不先新錯乃為所賣臨臨廉謹自嘉死後繼繼皆一為為

漢名相張蒼文好律曆而木強周昌人也以舊德

用伐教剛毅守節即申屠嘉一然無術學落魄好讀書

家貧無衣狂生皆謂之握自食其間諸將皆一好術禮

莫為我先復聞沛公略地陳留謂其騎士曰吾聞沛

自謂我非狂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狂生年六解其

冠溺其中肅士曰沛公不喜儒儒客儒冠來者解傳舍

人所止急前人已去輟洗起衣食其見沛公方路床今兩瓦

合食其曰足下起一之卒散亂之兵不滿知天之天者

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者以民為天食其

天自奪便不圖進取是為兩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

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方舩而下蜀漢之乘馮軾

食其下名有口辯賈雕結箕踞賈使南越王

賈賈音推區區屈強不柔殊失禮義劇作雖然

何遠不若漢王北使居中國日聞所不

聞大統四越中無足囊橐有底曰馬上得之寧

可以馬上治乎賈時時前說詩書高帝馬之日刀公

新語高帝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

鮮母久潤汝為也賈有五男乃出千金分其子今為生

意天下安一一相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

吾言終使與我交驩厚具深相結平與名聲

籍甚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黃屋天子之儀皆如意指

辯有口建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稅稅賈曰

反賄布帛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脫輓輅輓輅

衣帛衣帛見賈見高帝將軍欲與鮮未致杖馬箠王

府秦地峻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

搯其亢拊其背賈音剛與與同奉春君上曰

都秦地者要見短所長今臣住徒見廉商老弱此必欲

利不可學也齊虜以口舌得官上怒罵賈曰鼠

鼠安溫吾軍

竊狗盜叔孫通言幾不免虎口二世拜通博士

楚製通見漢王慎儒服斬將奪旗之士通第

餘人無所進制言故群盜壯士謂諸生曰漢王方蒙矢石子百

爭天下諸生寧能聞乎故先言且待我我不忘矣稷嗣君

漢王拜通博共起朝儀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欲爭功

士號帝曰得無難乎通曰禮者

第子度吾所能行為之帝曰得無難乎通曰禮者

也臣願頌采古禮與秦魯兩生面說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

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樂樂所由通與所徵三十人及上左右

起百年積德而後興吾不忍為為學者與其弟子為一上

觀使行禮曰吾臚句傳上傳諸告下曰臚音臚下

能此最子悅反臚句傳告上曰句今之鴻臚也

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於是高帝曰叔孫生

聖人知當世務帝悉以通弟子為攻苦食噉帝

易太子通諫曰陛下與呂后言共太子天下本帝曰吾

攻學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噉作淡特戲耳

通曰本一搖天下原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數舉煩民作復道

震動奈何以天下通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衣冠月

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義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

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為謂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

孝之本原重也謂從高帝陵寢惠帝嘗出存離宮通曰古者有

出衣冠月一游之於高廟也莫獻惠帝嘗出存離宮通曰古者有

一斗粟尚可春民歌曰內書外書中

篇淮南王安招致方術之士作視草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善文辭

篇言神仙黃白之術離騷安入朝獻所作上受秘之

以爲子兄數王有孽子哀長王不如發蒙耳相

下之如求盜衣衣求盜卒之縱吏衡山王賜求能為兵

王謀反事勸獎也輜車鍛矢一作事刃制通傳以物阪上

走丸言乘勢相君之面不過過封侯通說韓信曰

可言雲合霧集天下之士魚鱗鱗集至奉頭鼠

竄言其迫窘野禽彈語曰走犬牙勇略震主者

身危功蓋天下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守僮

石之祿者關卿相之位隨所養之養者失猛虎

之猶與不如蠶蠶之致若如子之致至此言

行也責能時乎時不再來功者難成而易敗時狗各吠

非其主高帝召通至曰若教韓秦失其鹿天下共

逐之且高材者先得天下句爭欲束緼乞火臣之

與里之諸母相善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而逐之婦晨過所善母之母

即束緼贈之於亡肉家曰昨暮夜大得肉爭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遁

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

非還婦之道物有相感事有適可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

將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伍被諫交

公勇者淮南王披廣謂侍者曰一尺布尚可縫

以編不聞過故至此不食而死

秀之歌箕子將朝周過於故都見家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黍

臺宮江充召見上林外有走狗觀紗縠禪衣充衣一輕者為紗縠者為縠中單也

曲裾後垂交輸曲裾如婦人衣交輸制正幅使冠禪

纓步搖冠飛翾之纓冠禪首單纓出兩旁見於後冠禪

燕趙固多奇士充壯岸容兒甚壯帝直指繡衣

使者拜充所言中意見而異之曰平蠱治上以充視

鬼捕蠱及夜祠有石自立開道無壁危山上

變行於柁刺刺之變必起於柁樞仄目見之歷詆夫

卿上公卿大臣曰王嘉使而當賈延達弱不任職公持僕

邀九短鬼使步押至押者押押固至也憤憤心也

仰藥仰首而上兵伐謀其次文持持從後見之也應天

以實行不以言議政者苦調諛

傾險辯慧深刻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無以

先入之語為主並嘉器用監惡詔云詐

諛之策詔曰躬虛造丘亭躬未有宅寄絕命辭

躬數危言高論自決決樹鬱崔蘭蘭于也結結恨心

也傷肝秋風為我唼浮雲為我陰皆鬼夫

最年一說而喪三雉贊謝通忠不終而

死

詐讎伍被受書謁石中消官名主居戚里上

有姻戚者皆恭謹舉無與比書無文萬石君子建

次甲次乙次丙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凡號為過宮門闕必下車

趣見路馬必軾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以孝謹

聞乎郡國自以為不及也中帛廁廁老白首萬

每謁親入子舍取親身自幹洒中祭若今書馬者與尾

而五建為郎中令奏事下讀之驚曰以策數馬

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單謹慶為丞相

戲車衛綰以不孰何綰不誰劍人之所

施易獨至今乎京帝賜綰綰曰先帝賜目劍六不敢奉

未嘗服也施讀曰脫言劍人無它腸以上以綰為廉敦厚可

相少主上以為償金直不疑為郎其同舍有金稱

後告歸者至歸金亡無兄盜或戰不疑者盜環不疑買金

長者其所臨官唯恐人知其為陰重不泄周仁性

故為不潔清常衣焚補衣面封之張歐字叔以長者

可卻卻之不可不得已為弟昨陽曲梁孝王梁孝王

故今樂家平臺今城東二十警趣趣止行人也出入者至文

是遺音

牛足出背上孝王儼梁山有獻王王

千金戒後大母也祖母也 措指舉門一措 請疾問疾也 傳三傳
致難明 背策戒王一切封策書有 抵調置辭抵
如其意所出 弄口護臣在其間 眇伺更相 人人各
恭承謂詔令 闢茸下材不肖之人也 幹棄周鼎寶康
瓢音管康 許音碎 襲九淵之神龍湯淵潛以
湯穆深微 糾纏相附會 水激則旱則速决北
休其生若 帶芥細故 受釐上方 前席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抱火厝
盛日中必萋操刀必割 衆建
反屠牛坦坦屠者名孔子 體音實陸其骨大 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欲天下治安 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今海內之勢如 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瘡
使指莫不制從 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瘡
使指莫不制從 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瘡

面病痱者一方痛痱足病音壁 烽燧寇至與火曰
曰燧燧音精 翫細娛而不圖大患今不觀狂獸而獵田
以爲安也 偏諸今民責備者爲之繡衣然復 出贅安富子
取箕箒立而誅語音碎 與公併侶抱哺其
度河亡維揖中流遇風波經制不定
前車覆後車戒鄙諺曰不習爲吏 禮者禁於將
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
之今信如四時據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
地若夫慶賞以勸善 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 人主
之尊譬如堂群臣如地 欲投鼠而忌器忌器
復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 頑頓亡耻
真詬亡節頓讀曰鈍真詬謂無志 請室聞遺何則白冠竟
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劉向稱實誼通 五餌三
表施一以 社稷臣愛益字然孝文即位時侯爲丞相朝罷通

韓使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共六尺輿皆亡丞相有驕色臣弗取也後朝上益恭丞相益畏

天下豪英 文帝使趙駿擊秦伏車前曰天子所——今

金之子不垂堂 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蓋車上曰

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下騁六飛馳不測山——引卻夫人坐

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日飲無

上幸上林皇后稱夫人從益——

益曰妾主豈可以同坐哉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

何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然能——說王母及而已幸得脫與

閭里浮湛 益病免家居與——天下所望獨季

心劇孟 益曰劇孟雖博徒母死客送喪車千乘此亦有過人者且

哨直刻深 益錯為——智囊 以其辯得幸本

民氣百倍 敗兵之卒——合刃之急者三

得地形二曰卒服——予敵 器械不利以其卒——卒不可用以其財——

習三日器用利——將不知兵以其主——君不擇將以其國

兵之至要——長技 匈奴之——三蘭石 城上嘯 渠荅 鐵裝

虎落 以竹箴相連——一堂二內 家有——夜戰聲畫戰

目 相見足以相識——三道 策問國體人——賢主求賢以

為輔翼 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三王臣

主俱賢 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則幸傾九卿

劉氏安矣而鼂氏危 錯所更令三十章——

死傳會 愛登善——資適逢世——十年不得

調張釋之以皆為騎郎事——久官減仲之產不遂

仲同居釋之曰——卑之母甚高論 釋之補謂者因言便宜事

於是言秦漢嚮應亡窮——上登虎圈問禽獸簿上林苑不能對者

喋喋利口捷給 詔拜奮夫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

而超遷恐天下風靡帝乃止——下之化上疾於景嚮

不可——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

從行至霸陵霸陵尉曰嗟子以此山石為博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

廷尉天下之平 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

躍當道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而廷尉當之罰金釋之曰若天子所

皆為之輕重民——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

以加其法乎 人有盜高廟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案

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器而族有知萬分——使結轡

以重之 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曰吾

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雖有廉

頗李牧不能用也 馮唐文帝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

不從中覆 李牧為趙將賞——尺籍伍符

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上起

文帝世為卿大夫漢書字長以嚴見憚孝惠馬

便宜發粟武帝即位為諸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賑往

傷水旱萬餘家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之請歸節伏矯制奉上賢而釋之責大指不細

苛點為東海太守治官民好清淨釋丞史任性倨少禮引大

不能容人過而折甚矣汲黯之戇上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

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笑色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

上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居官亡以喻人然不冠不見

大將軍青侍中上臨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何

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賁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棄下刀筆吏不可為

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公以此無種矣大將軍有揖客

公卿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反目而視矣大將軍有揖客

大將軍青既益尊黯與亢禮或曰自天子欲令群陛下用群臣

臣下大將軍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反不重耶陛下用群臣

如積薪耳黯列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已而專用徒

得君重拜淮陽太守黯不受詔強子曰君薄淮陽耶今四至

九卿黯姊子司馬安文任俠自喜鄭當時字莊以

驛官簿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士也門亡留者下客

至亡貴賤具器食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推轂士

以其貴下人任人賓客儼當時為大司農一轡子就反

及官屬丞史言保任賓客於司農載運也

大署其門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

貴一賤交涉獵賈山書記不能為辭儒涉若至言

情乃見戴目傾耳天下之人一而視蓬顆言治亂

論名曰戴目傾耳天下之人一而視蓬顆言治亂

軍而託葬言土頤上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扶

杖聽詔文帝即位山東吏布詔今民雖羸老瘠疾扶

用器而可以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錢者亡

上書節固陋易富貴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錢者亡

之心則一鵲鳥索百不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知與不知也入宮見妬入朝見嫉女無美惡士無

賢不肖眾口鑠金銷骨桀之犬可使吠堯之

客可使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關投人林道東集云

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獨化於陶鈞

之上聖王制世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

杖桑抱薪救火欲湯之倉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泰山

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

腐肉齒利劍與吳兵以皆漢猶蠅蚋謀祝枚舉高樓求

文俳倡俳離戲也媒賁狎也楚鞠鞠以草為之詆媒詆

也丁禮反媒醜也音欺醜得其意上音委下音被編蒲寫書舒收

半取澤中蒲截以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一播

易辭編用為書

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因不勝痛則畫地刻木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上贊賈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學廢棄太子弗自下廟

新制今東事程將軍夫罵坐不劾蚡乃廢騎封夫曰有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錢為救夫嬰夫人諱曰淮

既反於邑短氣 衆煦漂山衆口鑠金 飛肉社騷不灌屋瓦不薰 葭草葭蘆也 尊章尊章也 方領婦人直領 崔墮崔氏也 亡德而富貴謂也亡德而富貴謂也 之不幸贊 天下亡雙李廣材 無部曲行陳廣行一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莫府有文書然亦連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更治軍薄至明不得自便然匈奴畏廣士卒樂從而苦不識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欲還至亭驛陵射醉呵止廣騎曰故李將軍射日一宿廣亭下後廣為右北平太守請射與俱斬 名聲暴於夷貉夷貉也 漢飛將軍匈奴號 射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不能入矣 大黃黃帝也 在下中李蔡為人一名 禍莫大於殺已降廣 長爰臂臂如便通肩 數奇奇不耦也音居 意象有 廣之風李陵字少卿 軍中豈有女子乎陵曰吾士 自循其刀環陵既降匈奴漢使任立政等相 賢者不獨居一國衛律頗 丈夫不能再辱陵曰 媒孽蘇武字子卿 移中廐監廐地為 燭火燭火也 武其之無益者超盤雪與旃毛 雨雪武則并咽之

牧羝孔乃得歸 杖漢節牧羊節起操持 網紡繳網紡繳也 弓弩繳音可可以弋射 物故蘇武傳一謂死也言同鬼物而 須髮盡白武留匈奴十九歲及還 畫麒麟閣麒麟閣也 區脫胡兒以候漢 代之將道家所忌白廣至陵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三 諸史提要卷第二

諸史提要卷第三

前漢下三

起列傳三十五

人奴之生得無咎罵足矣衛青相

至封侯青笑曰霍去病為一校尉音票姚霍去病為一校尉音

安得封乎霍去病為一校尉音票姚霍去病為一校尉音

合服知成而止功成則止留落不意實及善事而多

略何如耳上欲飲兵法去病曰匈奴不滅無以家

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青曰一人臣三年

不窺園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又次相天瑞應誠

而至對策泥之在鈞金之在鎔上之化下下之從

民之從利如水走下萬一不以教化

抵冒殊扞人民頑衰然良王不琢會太

學賢士之關數化之本原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

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亦淳愛積善猶

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淳愛積善猶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

日削月朘股音有王佐材劉向稱仲犬子司馬相

犬子司馬相

慕蘭相如為人父官游不遂而困

一坐盡傾臨叩富人卓王孫召相如謝病臨叩一再

行相如辭謝為鼓新寡卓王孫有以琴心挑之奇心

其都相如時從車騎通躬勤相如重賜文家

徒四壁立文君奔相如當盧文君一滌器相如

狗監蜀人揚得意為子虛虛言烏有先生烏有

給筆札札木簡之子虛虛言烏有先生烏有

是公亡是雲夢楚有七澤昆吾山名出武夫武夫

豫章大木生七魚須魚之須出東海煩弱煩弱

遺風千里阿錫阿錫細布霧縠言其輕縠縠縠縠

翡翠鳥赤羽者曰翡翠鰕蟻音收蟻玄鶴鶴壽滿二

則純黑文鷄象於船首榜人音訪將割輪燂專

君自損專古巨麗大美亭臯為亭侯於素馳其

可以負柴池柴池柴音差倨佺仙人也食松鼂采美王

有白虹氣六玉蚪六玉蚪駕六馬以玉飾其蜺旌折羽毛為

蜺旌折羽毛為

蜺旌折羽毛為

蜺旌折羽毛為

四十萬
移病移書言病容貌甚麗見一博士揉曲

使書傳爰書傳爰書是今正送赴對也徧見貴人周陽侯大興湯

史無害言大府以湯為一大方中一陵上土作方
日舞知以御人湯過而與驛馬不乾沒湯始為小吏
交私計謂成敗也湯利為失利為沒陽浮道與之已心內難不合然一陽以
道義安非平亭疑法奏讞疑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
建尉史推謝而謝也薦吏其欲一陽人予監吏治
即上意所欲舉一深刺者即舞文巧詆所治即家調護
之尤厚湯至於大吏內行備交通追請諸公
不避寒暑是以韓文深意不傳丞相取充
位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詐忠湯曰此惡儒無
遣山乘障上作色曰湯使生居能無使勇入孟平山曰不
能乃一至月餘與錢通湯為小吏短長遂使為通
策名懷詐面欺上以湯無他願湯為天子大臣
非此母不生此子諸子欲得湯湯即為湯天子大臣
拂上曰亡書三篋張安世字子孺湯子也行幸河東詔
失老臣耳妄聞上欲以安世為太尉安世請曰言
位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安世以謹慎周旋自
相府間焉舉賢達能豈有私謝安世大恨以為
通帝匿名迹遠權執明主在上朕不肖然臣下自備而

無名錢謂都內別藏張累積纖微內台桑霍為
我戒豈不厚哉安世孫臨每盛天子取婦皇
后嫁女臨子放以公主子霍氏世衰
張氏興矣初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共為中郎將共隨軍
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
瓜牙杜周美家為南陽內深次骨周內深次
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有餘周少子延年字初公坐卧皆易其處延年為
冠杜子夏杜欽字子夏目偏盲杜欽與欽同姓字俱以杜欽
職間無事欽為成帝廷賊王王卿反
橫厲縱橫熏轅欽以下結舌杜口近巨皆股
栗不實臣竊見朱博國德器自過張湯杜
提衡相與衡平因勢而抵跪而擊毀之
飲器張書匈奴破月氏桀桀獸子張
要領言不能得其意叩竹枝叩山生此竹斷
匈奴右臂厚賜為招以鑒空空山言始神馬

當從西北來初天子發書易曰一得鳥孫馬名天馬及得汗血馬更鳥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列

亭障至玉門於是大鳥郊黎軒眩人太完

以一來獻鳥郊如傾駭之出奇戲府進孰漢使往既多其

天子少從少年從行者漢謂隨使出外國貳師李廣利往一城取

者為少從一者但空進成敗之言也貳師馬故號一將軍

執驅馬校尉拜習馬者二人一為執馬一為驛馬昆侖禹本紀言河出

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留滯周南太史公諱

始建漢家之封端款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紬史記石室

金鎖之書司馬遷為太史春秋者禮義之大

宗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禮而不知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

卒無須吏之間指意士有五者然後可

以託於世脩身習之府愛施仁之端取子美之詩壯辱刀

鋸之餘腐列陪外廷末議僕嘗願下大叩首

信眉論列少負不羈之才長無卿戴盆何以

望是銜孟酒接躬勤之驩僕與李陵素非相善也媒

孽舉事不當全無保妻子之臣隨張空券失盡張弩之

丘權而一其短齊人謂鞠餅為媒絕甘分少自絕旨甘

之共同其反聽朝不怡陵既生茸以蠶室推也蠶室

腐刑所居溫密室九牛亡一毛假令僕受誅若九死有重於

太山人固有死太上不屑先其次下辱身其次不辱

尾而求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撈簞音彭下

頭搶地心惕息見獄吏則一視徒腸一日而

九迴是以曼辭自解曼美抵牾抵觸也牾文柱

非頗繆於聖人贊一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

實錄然自劉向揚雄博學群書皆博達有良史之才服

博望苑庚太子據就宮上為立思子官

郎大都大也謂之蓬葆頭久不理如草長鳴鷄積竹

杖昌邑王賀湔洒湔濯也子穎反詭禍為福昌邑王

持轡昌邑王女羅紉年女紉音教清狂不惠昌邑王

數嚴助上金助與大臣論中外俳優畜之東方

篁竹之中竹田曰篁輿輪音輿險

行前一行曰類風指風讀貌然甚慙貌速薄遽

厭承明之廬詔君一勞侍從之事承擔束薪

行且讀書朱買臣字翁子家貧我年五十當貴

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母歌買臣愈益疾歌妻求去買臣笑曰
今已四十餘女苦口久待我富貴報其功妻口知於然陳死溝中

永繡夜行上拜買臣會稽太守曰懷印綬步歸邸

初買臣常從會稽守邸者居及為太守買臣衣故衣吏方相推

群飲不視買臣少見其綬引視會稽太守章也坐中驚駭拜謂一待

排陳列中庭拜謂有頃長格五吾丘壽王字子輒年少善一待

安厥吏來迎遂乘傳去格五詔一恭行憲法曰塞白乘五至

五格不得行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賜詔壽王曰子在廣

鈕萐挺相捷擊禁民挾弓弩十賊強弓百吏

不敢前滿口強汾陰得寶鼎曰通漢寶非周鼎也

排償主父偃諸儒生相所言九事八事為律令

上書朝奏暮召所言何相見之晚也是時徐樂嚴安亦上書

在一大橫或說偃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

亨曰文日暮故倒行逆施吾昆弟不

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偃為齊相編召諸侯賓客

諸君迎我土崩瓦解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與諸君能矣名何必夏子徐何必成康圖王不成其賊足

偽采淫秦非所以範民養失而秦樂失而過禮失而

周失之弱秦失之彊嚴安澤南洽而威

北暢終軍干名采譽干求棄繻生終軍初從濟南

開吏子軍繻白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願受

還遂棄繻而去後為謁者使行郡國關吏識之曰此也願受

長纓羈南越王致闕下遣軍使南越說王今終

童軍死時年二十餘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褒字子淵

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上乃御褒荷旂被毳者

與道純綿羹熬哈糗論者不足與巧冶鑄干將

之撲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慧記畫塗如以帶泥言

易傷吻敵策庸人之御驚馬亦傷齧鄰乘旦良馬

口至都故曰一駕蹶如歷塊過都越國一嘔喻賢人君

王之所以易海內也奧漂去卑辱一而升本朝離疏釋

是以一受之知也奧漂與幽也漂汙也不章顯離疏釋

蹶一而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蟄蟄其得意

如此異乎如鴻毛之遇順風下筆言語妙天下賈捐

君房誼之曾孫也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

揚典曰君房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

我得代充宗為尚書今君蘭為京兆鼎貴鼎言方三冬

文史足用東方朔字曼倩年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巨朝諡四十四萬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一勇若高自稱

譽文辭不遜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朝曰

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朝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索

百四十臣朝言可用奉其糶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

米索盡射覆上使諸數家守宮置一五下射皆不

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數載器也以盆盛物戴生肉為膾乾肉為脯朝曰

數載器也以盆盛物戴生肉為膾乾肉為脯

其滑稽之雄乎或德似隱依隱玩世說時不達

宰相——教訓成麟頭觸屏風萬年愁成曰大要教成訓也金

欽在頭音鈴一郡百太守為南陽太守持其吏部中
法公移勅書曰即欲各失氣是成皆羸葬揚王尉薦建
走卒賈區堂皇室無四借客報仇
朱雲字游少賈物之區堂皇壁曰皇借客報仇
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機動五
鹿嶽嶽朱雲折其角五鹿充宗貴幸為果丘為元帝
斷佞臣一人成帝時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一以屬
攀殿檻檻折御史將雲下堂一左將軍下
吏耶薛宜為丞相雲往見之宣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士者國
之重器梅福字子真上書醇駁一色成禮謂之駁欲
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是猶以釋飲酒欲
鵲遭害則仁鳥增逝音錄讀書養性為
事福居常吳市門卒福妻去九江至今傳以為
市門人盡更名他師仙後人見福於會稽妻名姓吳
卒云門人盡更名他師云敵字切獨師事吳章章為王
不自助吳章弟子收尸為吳章弟子收尸不早自知大人遺體霍光字子
出入禁闥光為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奉
中獨曰去病

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是時上幸老鉤弋通
光可屬社察光可屬社群兒自相貴耳武帝崩遺詔封金日磾侯
衛尉王奉子忽傳中曰帝崩忽在左右上官桀安陽侯光博陸侯
安得遺詔光切諱莽莽欲殺忽止進有常處光為人充
七八三寸白眉眼目美須眉每出入下殿門一即懷射竊識之不失尺寸天下想聞風采初主
政自已臣頭可得璽不可得天下想聞風采初主
出臣頭可得璽不可得天下想聞風采初主
詔增此郎秩二等眾莫不多光朕知是書詐也上宣樂等
燕王上書言光先見冠謝上曰將軍冠是大將軍忠臣
時昭帝年一十四左右皆稱而上書者果亡
後有諸光者上曰先帝所屬以輔漢之傳謚常為孝
者以長有天珠襦旁午文橫便房黃腸題
下今宗廟血食珠襦旁午文橫便房黃腸題
湊光薨賜一各一具便房藏中便坐也以柏木黃果下馬
小馬於果樹下韋絮薦輪以韋絮輪以韋絮輪
果故說韋絮薦輪以韋絮輪以韋絮輪
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自使書對事人子通家
果喜妄說狂言今陛下好與其言絕痛有上書言大將軍曲
之語人人多言我家者其言絕痛有上書言大將軍曲
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初
修徐生上疏言報聞罷及霍氏謀而告者皆封人有為徐生上書曰客
有過主人見其寬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徙薪不者有
火患俄而果失火鄰里共救之於是牛酒謝鄰人而不錄言曲突者威
曰向使嚴容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主人悟上乃以徐福為
震主者不畜宣帝始立高廟光膝乘上乃嚴譴之若有
不學亡術聞於大理贊霍光以結後內侍唯然東

陌理比肉枯骨曰骼工客反客音而主人半兵法

廣爲太傳受爲少傳具多病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

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者名立此不殆有賢哉二大夫

以供具 廣既歸鄉里日今家人共其設酒食請族父故

業基陞 其昆弟老人日子富者眾之怨不念子孫幾

老臣 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故樂德鄉黨

不恨 于定國字曼倩其父于公為于公祠郡中立生

孝婦 少家養姑甚謹姑自經死姑告婦教母孝婦誣服于公

民自以不寬 定國決疑于法務哀憐實加審飾

飲酒益精明 定國食酒至數而不

高大門閭 于公其門

溫雅有醕藉 如醕醕藉為人

人不當如是耶 上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

傳經術言得失 平當字子思每有安里輒

起者所以為子孫也 當為丞相上召欲封當病不應

三公鼎足承君 彭宣字子

三 彭宣字子

三公鼎足承君 彭宣字子

三公鼎足承君 彭宣字子

三公鼎足承君 彭宣字子

空上書言一足為任職臣子定國父鄭子真名嚴

君平 尊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彼人可見

而不可訕 李彊為益州牧曰吾真門嚴君平矣楊雄曰

馮式搏銜 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王好游獵吉

未有建萬世之長策

去婦復還 吉少時居長安東家

王陽 吉與貢為友世

前有三王 吉子駿為京兆尹先是京兆趙廣漢張敞

不以名譽加於實效 谷永 德非曾參子

非華元亦何敢娶 參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曰

世名清廉 自吉至宗一然材器名稱稍不

極為鮮明 其父而祿位備盛皆好車馬衣服

黃金 求取而車服鮮明也冠豈免安可復冠

糠豆不瞻 祖褐不完

守經據古 不當世 梓中把土

何以孝弟為 俗皆曰財多而先榮何以禮義

何以孝弟為 俗皆曰財多而先榮何以禮義

何以孝弟為 俗皆曰財多而先榮何以禮義

官目指氣使是為雄桀楚兩龔龔勝字子龍龔二言之所一也中音竹仲反折中

非撥煩吏勝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乃還為光祿大夫白衣若今事長媚

謾亡狀尚書劾勝與侯常事言勝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詰問勝常事得勝事十與論議而居公門下相率懷疾言勝皆不敬閔勞以官職之事韓福以德行勝至京師勝帝

為官不肯過六百石勝更事長本自魯一王者以天下為家龔舍衣帝遣使者即拜

便道之官上即拜一官一薰

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勝病王莽之不受曰吾

少文多實勝字子龍

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勝竟放四屬而天下

請寄為姦請寄謂以七亡七死民有七亡而

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蒼頭

治天下者當用天

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咄咄於辭咄咄字正月

朝日尚恐毀敗器物小民一何舉情宣坐罪開

長雄宣既被刑徒之上黨以其地

王貢之材優於龔鮑龔鮑質朴少欲篤

志於學龔鮑質朴少欲篤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

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經位至丞相故鄉魯

名譽日廣下士辭是宗家同族陽為

病狂讓兄弘光曜掩而不宣德厚者流

光德薄者霽威嚴親相字去副封以防雍蔽

五兵謂之應兵兵者勝事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愈兵兵

事之本聖生之命自古聖置開燥處丙吉字少卿民

夫官卿則今一上書公府不案吏自吉始古為

史有罪謂之應兵兵者勝事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愈兵兵

志於學龔鮑質朴少欲篤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

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經位至丞相故鄉魯

名譽日廣下士辭是宗家同族陽為

病狂讓兄弘光曜掩而不宣德厚者流

光德薄者霽威嚴親相字去副封以防雍蔽

五兵謂之應兵兵者勝事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愈兵兵

事之本聖生之命自古聖置開燥處丙吉字少卿民

夫官卿則今一上書公府不案吏自吉始古為

史有罪謂之應兵兵者勝事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愈兵兵

志於學龔鮑質朴少欲篤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

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經位至丞相故鄉魯

名譽日廣下士辭是宗家同族陽為

病狂讓兄弘光曜掩而不宣德厚者流

光德薄者霽威嚴親相字去副封以防雍蔽

五兵謂之應兵兵者勝事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愈兵兵

事之本聖生之命自古聖置開燥處丙吉字少卿民

夫官卿則今一上書公府不案吏自吉始古為

史有罪謂之應兵兵者勝事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愈兵兵

志於學龔鮑質朴少欲篤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

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經位至丞相故鄉魯

名譽日廣下士辭是宗家同族陽為

病狂讓兄弘光曜掩而不宣德厚者流

光德薄者霽威嚴親相字去副封以防雍蔽

天下勝曰陛下所言善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

俛拾地芥耳勝曰士病不明經術左右采獲勝從父子建

陽高章句小儒勝非之曰建所謂得我道以立

身者京生也京房治易事焦延壽延壽曰考功課吏

法房對元帝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臨亂之君

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唯有道者能以往

知來上曰信道大忠姚平謂房曰可謂知道未可謂人

誠鄉正雖愚爲用異奉字少君上封事曰士者

國家之大寶李尋字子長說王根一門九侯王根

二十屋大柱小可爲士不素養不可以重

國馬不伏歷下君之明者善養士士之養者善養

赤精子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以言

陳聖劉太平皇帝京帝久寢疾遂從其議以

厲使趙廣漢字子都爲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

案問既得罪名行罰故鉅筭又教吏爲一鉅筭音同得按

漏泄其語使相怨答書則其主名託以爲豪傑子弟所言

其後置宗結爲仇黨黨散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中皆聞名

以和顏接士廣漢爲二千石鉤距尤善爲以得

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爲我多問趙君上亭長曰

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謝有之發茲擿伏其如神自

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長老傳亂吾治

者常二輔也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速焉

見事風生無所文武兼備尹翁歸字子況田延年行

不任事又不可干以私翁歸爲東海太守過薛廷

怨咎之路韓延壽字長公爲潁川太守前守惠其俗朋黨故

爲陳和睦親愛銷除

市道下里地下蒿里傷物也豈其負之何以至

此者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成收員之閉閭思過行

一縣莫知所爲訟田延壽大傷之入則傳舍嗷咻楚歌數音

鞞鞞即鞞也抱弩負簾簡盛以藉汗

其衣裾張融字子高爲京兆尹長安市偷充多敗求自長數人

其遺歸還酒小偷來質且飲醉偷長抱鼓稀鳴由是一浩

穰京兆尹京師長安中無威儀然走馬章臺

街時罷朝會過便面自以爲婦畫眉又

伯入第中二千石星而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可必百也起舞爲沫

便心但改門不以本臧給赤用不以民力共單

外何姓字子康為長陵令謂王吉劾何並代職謂為朝川太守胡
林何曰家問一宜以時歸吉劾何並代職謂為朝川太守胡
樹不宜若此謂曰我家穎川士我以乘弱美俗使者謂至拜名
必選剛猛代將有懼外者故相吊耳
次黃霸何並一節 趙融上他歷反 露索挾持
蕭望之字長倩光祿政吏民當見者皆 東門候主候時不肯
去兵兩吏一望之獨不肯自引出
錄錄反抱關為望之口各從其志 東海蕭生
宣帝自在民間聞望 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威者雅
之名曰此耶
意在本朝 遠為郡守內不自得 阜衣 張敞備一十二
五時服至 侯年寧能父我耶 時議事不合望之曰
朝者一 左遷太子 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
道之官 太傅 蕭望之
諸夏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
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一先諸夏而後夷狄 若管
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 鄭朋
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 下走趨先也 非但廷尉
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 鄭朋
問邪 恭顯奏望之字明黨請召致廷尉元帝初即位不省
蕭太
傳素剛安肯就吏 白望之自記師傳非頗諷於牢獄塞
其快快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一願曰人 趣和藥來無
命至重望之所坐薄罪乃可其奏望之果自殺
久留我死 望之謂門下生 名父子 以 除為功曹君
課第六裁自脫 育為茂陵令課第六裁今殿育為之 蕭
請扶風怒曰一何暇為左右言 蕭
朱結綬王貢彈冠 育與陳成王博為文著聞當世往 堂

堂折而不撓 望之 身為儒宗有輔 象龍 馮異字
成大宛得其名 奉使有指 上欲封奉世弟明望之獨以奉世
馬一而還 而擢矯制發兵不可以為後法
三姐 西羌姓上音所 天誅亟決 善用兵者師不
廉反下音紫 發射
輸推也淮南子曰內郡 器不犀利 犀堅 百下百全 將
輜車而餉餉音而隨反 遂事矯制亡春秋之義
軍持實之美會精 創艾 艾音義 遂事矯制亡春秋之義
兵誅不報一 反艾音義 遂事矯制亡春秋之義
家之法 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 馮
有 王字君卿泰世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為中山太
后野王次子也元帝以昭儀兄不用野王歎曰一子告 最剛得
也 賜告 病滿三月 大馮君小馮君 野王與弟立相
歌曰一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忠 馮參飾威
吏民政如魯衛德化約周公康叔猶二君 物禁太甚 馮參飾威
日一結以朱顏 淮陽憲王欽 左顧猶言枉 負責 負
驚忽 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願 字
儒語曰一當世少雙衡 衡者為 有孤白之裘
而反衣之也 揚與說史高曰夫富貴在 治天下者
審所上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冉貴信而上多從死陳夫人好
亞而民潘紀晉侯好儉而民高聚大工郭仁郭國貴怒
提封 擊其封 解何 循今言 是兒多知可令學
經張禹字子文為兒觀於上相者 隨牒 匡衡謂隨選補之 便
前上者奇其面兒謂禹父 隨牒 匡衡謂隨選補之 便
坐 張禹謂非正寢而 親愛戴崇敬彭宣而疏之
高弟子彭宣戴崇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 吳行為心
崇每依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極樂而寵宜之來見於便坐論經義

食不遇一肉尾酒相對
兩人間知各自得也
愛女甚於男
高士上臨問高士是年

老子孫弱
見一恐為所怨則曰災異宜修政事以問焉為自

學小生宜無信用
上由此不疑王氏欲為論念張文
始魯扶卿等皆說論生

采獲所安最後出而
尊貴諸儒曰以心所安而對
十餘年中法度修故

事上有新開據經法
不希指荷合
溫室省中樹
歸休兄弟妻子無不稱不

光不應答以他
語其不泄如此
猗違也
踔絕
竹角反
靈壽杖
木製

孔光
齒載
畫同
詭經辟說
希指雷同
醞藉
實得重

蹂躪
蹯蹯也
多質有威重
王商字子威
身體鴻大
具漢

相矣
單于仰視商見大畏之還延
取必於上
商作權作威
從外制中

噴銅丸以撻鼓
元帝好音樂置鼓殿下自擊
器人

於絲竹鼓鼙之間
定陶王亦能之元帝數稱其妙升丹

也若地
則陳惠李徽
高於臣衛可相國也上笑
青蒲
伏上

之衛
折衝項以范增存亡
也傳喜字推游
忠臣社稷

不如一賢
故秦行千金以開廉頗
重侯累將
史三

王丁傳之
家皆
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

史
薛宣字顯君楠不其丞太守趙貢行縣見
苛政不親煩

苦傷恩
郎諱曰
貪猾不遜
游
不忍相暴

章
宜諱書
可復伸眉於後
君自圖進退
一鑄令

故使孫平
一平孫名
換縣
類陽今縣恭職不辦果今尹賞用

道焉可憫也
故或以德顯或以
功舉
海音亞
蒙成
為縣各有賢君

書極
池陽今縣康吏王立未及召問立妻受錢實不
知慙自投官聞之以府次曹掾
以顯其現
禮貴和

人道尚通
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官出數日
至吏以今休所縣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

意休官曹掾子酒有一
笑相與扶熱官屬善之
宜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
便安
利用而省費

身兼數器
宜經術文雅足以謀
官

屬譏其煩碎
宜為相府辭不辦萬錢不為
移書然
無大體不稱賢也
疾痛

吏道以法今為師
宜子東為
城今宜不教

仇俠好交
元
舒緩養

名
齊人之俗性遲緩
齊見欲以此為俗邪
齊人

新視事操史皆稱病卧傳書
皆抵几曰
皆斥罷
褒衣大招
又教功曹曹多

寸招音紹
黃綬
丞尉職平
謀曹
所至輒罷曹曰
折逆

人
文學史稱說云云傳曰太守奉三尺律今從事亡素生所言
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免君出為陳說之其
如此
豪

強熱服
涉反
游傲
主捕
伐閱
功勞經
操持
下皆此

丈夫固時有是
言情欲之事
人有所不免
技拭
用之
欺謾

半言斷頭矣
解有所隱
一不敢蹉跌
功曹常戰

耳票
類妙反
三尺律令
人事出
奇譎
每運使易

出
示
朝夕烏
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
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
有音如

史 131—359

而捐客倪眉縣今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炎炎者滅

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盛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知玄知默守道之極要清愛靜游神大潭思渾天

曼德泰一而不可知曼音滿獲人匠石斲斤

而不敢要斷獲乃高反又乃回反古之善金堅投閣

者今之仰泥也優技拔也故謂登者為一奇字案以嚴發命

為王莽所收時雖按書天祿閣上雖恐自投下幾奇字上見

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嚴莫自投閣是清淨符命載酒

離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覆樽故對飲見雄作太玄曰空論

不詭於聖人相譚謂楊子之書文章爾雅公孫弘

言訓丁寬字子襄學易於田何學成劍挺

辭深厚寬東歸何謂門人曰

憤墜宣帝祠宇昭廟先賦祀頭首垂泥中乃由東野

廟居郎閣欲為注意高仰之王式以博士勤既至會中會諸

逆發覺伏誅王式為博士諸博士學之江公心嫌式而欲害

陽醉過墜生曰歌驢駒式曰聞之於師家歌驢駒式又

學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朝曰經何以言我本不

之式曰在曲禮江曰何狗曲也式賦之通徒蕩反

欲來式驢諸生口諸生驢駒近詩云在門便失其

良二千石乎循吏傳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增秩

賜金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

刀布文翁為蜀郡守好教化選小吏開敏者詣京比齊魯

者師受業語次尋繹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米鹽靡密初

問他陰烏攫肉史出食道旁民適見之詣府言事霸與

伏以相參考區處大木可為梓其年積子可以榮者如言治

起居狀不敢隱道去其泰甚者許丞督郵欲逐之霸曰庶吏雖老頗重

緣絕簿書益財物新吏又未外寬內明霸以治為天下第

必賢徒相益為亂九耳功名損於治郡時代丙吉為丞相霸村長於治民

內侯神雀時京兆尹張敞舍鴉雀飛殿古者屋之高嚴通呼此

婦人當富貴霸少時與善相人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

與之未嘗笞辱人朱邑字仲卿約結亡奇

終身葬桐鄉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

也王過王掩耳起走曰郎中今形貌短小遂年七

不副所聞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上以

海太守謂遂曰君何以息盜賊遂對曰治亂民猶治亂繩

民飢寒而吏不恤臣將安之也治亂民猶治亂繩

賈刀買犢民有帶刀劍者使提闕召信臣字翁卿為

賈刀買犢民有帶刀劍者使提闕召信臣字翁卿為

清起水門九秋十起召父吏民親愛難蘊火大官國種冬生慈惠某
氣乃生信目以爲不時之物有傷於人破觚爲圓斲珣爲樸
不宜以奉供養然字蘊於女反爲漢破觚爲圓斲珣爲樸
偶人向奴爲一象都東涇審成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仕
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成稱曰一苗馮
周陽由居二千石中爲暴酷爲守視都尉如今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
汲黯之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一爲音
無害然文深趙高一無害無人廉裾括無乳虎
擊手毛摯義縱以推埋王溫舒少時爲無火吠
之盜郡中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會春溫舒頗足數曰嗟乎心開溫舒爲人少文居地得
其好殺行威不受入如此不辭至於中尉則一投
銛銛音項落長巨落虎而冠其牙木強少文
尹懷銀黃垂三組楊僕數廢數起成宣
中丞二十是時盜賊起於是作曰群盜起不發覺
威威音滅沈命法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
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得坐課累府方上道
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道
地有安全之地也短小精悍嚴延年字次卿爲人教
政事不奄忽如神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書史書於
能絕也新將郡將也謂郡守爲股弁股戰若弁脅息
死以義成事也

也界氣屠伯冬月傳屠縣四舍論府上流上觀下獲
而息論延年曰韓盧之取芳盛苗穢延年曰此蝗豈鳳
兔也不其多殺人不可獨殺延年母謂延年曰我不天道神明
皇食邪時黃霸在潁川以寬爲治鳳皇下延年
至大官東海流曰探丸爲彈尹賢字子心長安中燕
相與得赤丸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費城中薄暮廉起
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抱骸不絕賞爲今數月盜賊散走不敢關長安
虎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曰今辟拒表
舊平傳於四角面禁土上有屋屋上有柱名曰軟弱賈病戎其
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效則復進用一坐阿邑張湯人主
不勝任免終身廢其若辱甚於貪阿邑
合從諛少言爲重山不荏蕪澤不伐天蟻
魚麇郊咸有常禁賈殖傳圍奪成蒙者
禁守其計然漢上博學著計第一鴟夷子皮變姓
名爲言若盛酒之鴟積居治產發貯子貢言
夷多所容受賄夷皮爲之治生者祖白圭白圭樂觀時變人弃我
治生者祖白圭取人取我于天下治生猶
伊呂孫吳謀孫具用兵商戰行法谷量牛馬鹿用
比封君秦始皇今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諺曰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千指童手千指軺車輕小
商此言求富者之資也
遷虜卓跋鴟嶧山之下沃壤下有持錢羅東

氏游間公子宛孔氏有 熾熾得過當庸於一類
有拾印有取兩氏 寧爵無刀刀間用事奴終得
錢家行於錢家資之 督道倉吏宜曲任氏其先為 貧子
里泰揚以農田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資而論
馮其首也馮子即僧工外反 貧賈三之廉賈五
之貧賈未當賈買而賈買故得利少而十 拏拏音尼 鞦牛
小牛也 若一敵國劇孟以俠顯條侯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
得之 靜悍性沈靜而 感感意氣而 適有天幸
寤寤音常 醕醕音反 非其任疆灌之解球子典 居間
居間為道 毋庸庸用 布衣權至使將軍使茂
西萬子夏萬章字子夏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 門車常
接轂章與石顯相善亦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
舌接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為 五侯治喪樓君卿母死
者致車三千兩 公子貴如何王商子邑貴重護自安如舊節
賤子賤子上壽護東鄉正 負進陳遵字孟公祖送宜帝微時與博奕數
故送有 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帝即位遂為

書曰 在旁知狀 妻君寧 極與馬衣服之好
公府採吏車皆嚴車小 滿百乃相聞曹華數發西曹以故事
屬不上鮮明連獨 大度士大司徒馬官優士重連謂西 取客車轄
者斤 投井中連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無 長頭大鼻連天
醉然事亦不廢長八 與人尺牘性善書一主 書數百封親
尺餘一容貌甚偉 與皆藏去以為榮 陳薦坐
時列侯有與連同姓者每至父門曰陳孟公 書數百封親
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 書數百封親
疏各有有意 左阿君過寡婦一置酒阿君 井眉
近乘一入開巷 車之有屏蔽者 左阿君連起舞跳梁頓仆坐上 井眉
揚雄酒箴子猶規矣 車之有屏蔽者 左阿君連起舞跳梁頓仆坐上 井眉
居井之眉眉井邊地 車之有屏蔽者 左阿君連起舞跳梁頓仆坐上 井眉
音丁浪反 鵠夷滑稽 一國轉無窮狀 人各有
性 張味謂連 子欲為我 五陵長安陵平陵 不能
自還 原氏原涉字巨先曰子不見家人寡婦始自酌飲之時意更 何壹魚
非禮然 原氏南陽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 何壹魚
肉涉也 涉謂尹君 關說侯幸一謂由之而 冠駿
驥貝帶李惠時郎侍中 濯船黃頭郎鄧通以
皆黃帽 當貧 餓死上使善相者相通曰 上曰能當
立人告通盜出獄外錄 鄧氏錢布 鰮鰮音通 鰮通為上
既葬太子問疾上使太子 趨通車駕行 持詭辯以

也中國不得有二名王莽奏今因風單于一名從之周得中

策漢得下策秦無策嚴尤曰匈奴爲害未聞上策者必征者也後世征之未有得士

策者更左賢王曰恭奴善于莽論改匈奴曰

護于最貴次爲單于

和親征伐介胄之士則言拘膺拘音鉅怵好語

林榜也先幸反王門陽關二關在嶽煌西界蔥嶺其山高大都護自

始胡桐淚郭善國出似桐樹食其樹而沫出下流可汚金銀褚衣以練裝衣桂

蠹蟲食桂故味辛以密接手飲鳥耗國民自山下路如嫂五分夜

夜有五更故分特之

大頭痛小頭痛山身熱阪蜀國地名

身熱頭痛嘔吐噦音盡然大鳥卵如甕條文國有善眩眩與幻同大

馬爵似麋鹿色蒼頭高八九亦迴文餘一封橐駝大月氏國出脊上一封隆而中故爲

無所省言不省視馬者目宿大宛天馬子大宛多善馬馬可與言其

先也昆莫鳥孫王號失一狼走千羊匈奴常言狼走千羊然不能敵萬驢

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樂漢制度治宮室周衛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若龜茲王所謂驪也牙

端生火車師後王姑句家文甲其蒲梢龍

文魚目汗血皆馬也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高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宮廳爲室兮柝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

昭儀外戚傳昭儀

健好接幸姪娥美兒俗華俗俗猶夷夷便習也充依充後庭而依於上八

子七子棟棟之長使少使主供使者無涓無所不索娛靈

根官門
鋼鏹後官皆生熊俠出團攀檻欲上殿左右皆驚走馮僕仔直前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其故對曰狂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
上
咎病妖病
婉孌平后——有節操婉順慈靜為計反
橡飾橡盛飾也音
王氏莽自謂黃帝之後八世生舜周封舜後嫡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世田和有齊國稱王至建為
秦滅項羽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失
國齊人謂之王家以為齊氏元后傳
活千人者有封子
孫王賀字翁孫為武帝編衣御史逐捕群盜翁孫樂不誅以奉使不稱免數曰吾聞
陽雄土火相乘翁孫既免從元城或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平今翁孫正直
諸子政君元后也獨衣——諸子大掖衣即挂衣之類也
甲館畫堂生武帝於
虞侍太子虞與絳緣
五侯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建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謂之
赤不以往事為嫌怒
唯賢知賢成帝謂章曰——君試為朕求可自輔者章薦馮野王
赤
墀青瑣以青畫戶邊鐫中刻為連瑣文而青瑣
蘭館上林苑有蘭館鶯蘭之所也
甘樂
禍敗上策音曰外
藉臺自坐臺上言請罪
虛與言隆洽王莽字巨君元
激發之行敢為——之不慙惡
兒種買侍婢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此——宜子即以奉子元
匿情求名其——美
王可以滅癰莽就國新都守相孔休候之莽進王具寶劍欲獻其環休辭莽曰君嫌其賈
耶遂推碎之自暴以進休乃受
脇持上下莽——
微見
風采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涕泣辭上以威太后用示信於眾庶
子午道

以皇后有子
孫瑞通——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關不如

巧為奏劉崇反族父劉嘉詣關自歸奉救之張棟因嘉睦隆

男以睦女作奏莽大悅封嘉為侯長安語曰——陳字伯松睦隆

口蹙頰露眼赤睛大聲而嘶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

鵠目虎吻豺狼之聲有方技待詔者曰莽

驕雲母屏面屏面即便面橫按莽每出輒先

憤耗不潔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奉行者

豬突豨勇募天下丁男及死巨

琅當以鐵瑱瑱也赤眉以朱塗眉泣軍

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

師尚可更始殺我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歸

天風蜚瓦昆陽之戰紫色

班氏先與楚同姓楚令尹子文初

班壹故此方多以壹為字在

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伯引滿舉白

大白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今日不醉者

談笑大噱噱謂開口之數目禮之目視而讒言

羈絆韁鎖賈仁義之一么膺音膺微

幽通賦班固作治裏而外凋脩祿而內逼

賓戲固作薄櫨上枰宴昵殿魏成宴能

七始八音一始也

右西漢畢

諸史提要卷第三

諸史提要三

四十七

諸史提要卷第四

後漢書

光武

建武三十一年

光武

明帝

永平十八年

明帝

章帝

元和三年

和帝

永元十六年

和帝

安帝

建光四年

順帝

永建六年

順帝

冲帝

永嘉元年

質帝

本初元年

質帝

桓帝

永興二年

靈帝

建寧四年

靈帝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熹宗

東漢上四

謹厚者亦復為之

光武兄伯升起兵，衆皆恐及見光武，皆安。

是美須眉者邪

宛城中出降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討賊，嚴尤笑曰：「何乃如是！」

巨無霸

時有長人，一衝朝，王莽曰：「巨無霸，汝何道見？」

小敵怯，今見大敵勇

諸部謂光武將軍，平屋瓦皆飛。

飛

昆陽戰，大雷風，淮南子曰：「智過百人謂之。」

三輔

史記：「三輔見之。」

復見漢官威儀

光武為司隸，三輔見之。

知而閉長者乎

光武過鏡陽，傳中人送語。

子自安

敬郡郭謙，王郎收文書，得夫人與郎交關。

中

光武破降銅馬諸賊，乃自乘輕騎，按行部。

反水不收後悔無及

銅馬帝，分配諸將。

留時逆眾

耿純曰：「大王。」

赤伏符

開中奉，一曰：劉秀發兵。」

野穀旅生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野穀旅生。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嘉禾一

嘉禾一

嘉禾一

嘉禾一

嘉禾一

嘉禾一

嘉禾一

嘉禾一

嘉禾一

望九穗 光武以建平元年十一月甲子夜生有赤光照室縣界生 白水真人

王莽忌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一 氣佳哉鬱鬱葱葱

豐下 明帝 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飛蓬

隨風微子所歎 食故 四姓小侯 爲一 生而

左隄疆則右隄傷 汁渠決詔曰 左

精 帝作書院制令萬年之 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

里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 建武永平之政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強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

登臺

觀雲臨雍拜老 續增光武考 冰紋方空

吹綸絮 章帝詔齊相省 冰紋方空

雖曰承師亦別名家 爲一 刺探

白虎議奏 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 刺探

岐山銅器 形似酒罍 設儲時 時具也 安靜

之吏悃悃無華 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接之人

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 刻爲明以

冒形 配多須見音而或曰 跋涉 草行曰 懸

度 者石山也漢谷不 三微 王者重三正三微三正謂天地人

鬼區 仁風翔于海表 長者 魏文帝稱明帝 憲平人雷

扶拔 似麟無角 須景風紹封 和帝詔東甯郡親宜

十五日景風至 以衣履金帛爲貴 哀右得其能

十里一置五里一候 南海獻龍服 芳林

木蘭鈞黨 靈帝建寧二年詔州郡大舉 鴻都門

學生 始置 畢圭靈昆苑 三年作 夕郎

拜謂之 斷彫爲朴 金穴 光武郭后弟

不見隆薄進退之隙 郭后以哀離見

後世 不 仕宦當作執金吾妻當得陰

麗華 光烈陰后諱麗華光武聞后美心悅之後 儀狀

上中以上 明德馬后援女援卒從兄嚴上書曰叔父 四

起大髻 馬后美髮爲一 眉粟 眉不施黛猶在 衣

大練裙 不加緣 此繒特宜染色 諸主堂見后

是家志不好樂 帝每幸先園或謂

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帝每幸先園或謂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太后詔

再實之木其根

問起居 舍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領視

御者不及遠矣故說威用其以顯其心

必傷常觀貴之家標 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 舍飽可順也

弄孫但當一不能復 憊息懼也憊 難傷老人意和

鄧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為剪髮 諸生志在典藉下問居家之事

夢捫天 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叔父陳言

千人必家福而數曰吾將百萬之 勞心曲體帝知后

乘堅驅良 太后詔求世貴戚食祿輒張 龜茲

安集軍東 俛首刮席更始著 寵下養中郎將更

泥 劉盆子乘鮮車大馬格殺 相拒而殺兒太黯宗

室無蚩者 金武謂積兵甲與熊耳山齊

鐵中錚錚鏞中佼佼 光武謂楚等曰得無降乎

事 楊州從事陳眾乘車駕白馬往說李憲能飲飯

意望甚高 寵自負其接之不能滿 光武以此

道主人 倚以為夜半客甄長伯 王莽為家時

人語曰及莽某位 枉狀枉謂已 交質連衡交相為

氏有龍池之山方望諫隱不聽辭而去曰 其蠅

飛託驥蒼蠅之飛不過數步 請以一丸泥東封

函谷關王元說隗囂請以一丸 厭浮語虛辭光武賜

年垂四十在兵 吟嘯挽腕垂涕登車手通與公言

起我意公孫述 帛蘭船以帛飾其 八公子系十二

為期述夢人語之曰 覺謂其妻曰華貴而祚成家

男兒當死中求生延舉曰 坐飾邊幅

猶有邊幅 半面刀光武見李通像 通曰一何良苦

心開目明王常曰開陛下 絕席謂專 何用知非

僕耶劉秀少公學圖識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 北道主

人 從我者不如以一郡為我 展字傳高弟 允豫

允音溫 班坐絕席米飲字君叔賜歛 專使獨以

信稱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非謀哉

杖策北渡蘇高字仲謀聞光武安 得效尺寸垂功

名於竹帛耳光武見為甚權曰我得專封拜生寧欲於乎焉

古之興者在德薄厚馬曰 沈深有火

度光武以為 故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拜馬大

年二十四 停車住節 馬所止輦 名震關西 於是

折筭筌之 上銜還曰赤眉無賴自榮悴交而下

無二色進退用上無猜情 論變通之

世君臣相擇 同 羊腸倉 鄧訓傳在晉陽頭北石

羊腸阪 是也 首施兩端 施猶 稽故 留 縫革為船 置

算上以 儀同三司 自鄧 儀始間開 從九 復出

憂國可知 冠恂自執金吾 借冠君一年 從駕南征

姓建道曰 願從陛下 有宰相器 恂所得致奉厚施朋友故人曰

復 乃留恂長社 批抵 冠榮書 飛章 上 質確 質正也確實

者以為 批抵冠榮書 飛章 上 質確 質正也確實

滯怒淹恚 不為春夏息 誅文屈賈有剛有

折 冠恂誅皇甫 豆粥麥飯 光武至無葷辛時天寒烈寒皆飢

官遇 大風雨入空舍異抱薪薪火發火光武對寵婢友異復遣

因復度 庫汜河後光武即位異朝京師賜詔曰倉卒無葷辛

久不報 進止皆有表識 大樹將

軍 異常獨異樹下 夢乘赤龍上天 光武曰我

命發於精神 心中動悸大王 垂翅回谿奮翼龜池 上

書勞異曰 始雖 黃金一斤易豆五升 赤眉雖降眾寇

是我起兵時主簿也 帝見為異 怵快 憤

建大事者不忌小怨 帝曰 每一

發兵頭鬚為白 光武勃彭亡 彭至武陽所營地名

暮蜀客夜 興人歌 岑熙為魏郡太守 一曰我有振棘岑君伐之我

刺殺彭 有 將相之器 賈復字君文李生曰賈君

焉知凶災我喜我生 蜀丁 將相之器 容兒志氣如此而勤於學

斯時美矣 岑君於戲休茲 折衝千里之威

言大非吾任 復說劉嘉嘉 折衝千里之威

光武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 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 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

邪我女嫁之 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

不令其娶妻 閨門養威重 復知帝欲復于戈修文德不欲功

子復尋愈 以吏事責三公 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

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吳漢字子顏為人 上智不處

危以僥倖 吳漢說陳康曰 中智能因 不戰而下

城 吳 吳公差彊人意 漢性彊力每征伐諸將見不利多

揚士吏帝遣人 隱若一敵國 上朝受詔夕引道

初無辦嚴之日 智者以有餘見疑朴者以不

足取信 論曰夫仁義不足 以氣聞 蓋延字巨卿漁陽人建

久留天誅 延上 呼聲動山谷水為之濁

流 臧官字君翁 震揚威靈風行電照 官歷成都城

飲酒漢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 然窮寇難量還 宜小挺緩

營願從他道官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 今得逃亡則一

新學蘇茂軍
中壯士——**識文誤我**
祭遵生獲山賊張滿初滿祭犯天地肘

石有玉璽
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畫其石
無豐尉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詭譎傷將賴白

——**辭說解故**
謂爲不欲漢兵上龍
謂解脫事故以爲辭說

布被
遵家無私財
夫人裳不加緣

雅歌投壺
遵爲將軍取士皆用
儒術對酒設樂一貫

三百斤弓
祭彤有勇力能

衣無兼副
形在遼東幾三十年

臥鼓

邊亭滅烽幽障
論形

卿既治武復欲修文

邪
孰號字伯山還意師自請試治
拜東郡太守

願復得耿君
從擊董
寔通過

講手
朱祐字仲允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拜請會後車駕幸其第因笑曰

有幹事稱

量升字孫

臥以鎮之足矣
陳賊蘇况攻破弘農并州刺史以其書將欲強起督郡縣之名

入謂曰賊迫京師但

得將軍威重

河南帝城多近巨

南陽帝

鄉多近親
是時天下墜田多不以實諸郡各遣使奏言見陳制吏贖上有書視之士類川弘農可問陳應斷不

何爲不掾功曹
帝與功臣撫語言曰諸卿不遺除會自愛爾
操何所至平鄧禹曰臣少嘗學聞可那文學

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也
卿鄧氏子志行脩整

次至馬武或曰

關達
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敗亭長斯可矣

敢言
馬武字子張爲人嗜酒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中興二十

八將前出以爲上應二十八宿

二十八將
顯宗追感前廿四日乃圖二十八將於南

成龍
亦各志能之士也

宣靈臺
鄧禹 馬成 吳漢 王梁 賈復 陳俊 耿弇 杜茂 傅俊 岑彭 堅鐔 焉異 王霸 朱祐 任光 嚴

景升 萬壽 蓋延 郭舉 劉植 耿純 臧宮 馬武 關
見萬里之外 光武賜寶融書河西威震曰 智者不危
衆而舉事 仁者不違義 排逆 迫也 強進酒食
之尊終膺卿相之位 論 孤雛腐鼠 國家
果急 仲山甫鼎 南單于於漢北還 吉黑客
奴客 緹騎 實景 緹騎 倚形 緹騎 小人 依
降其實也 論曰實憲一舉而空朝 士有懷琬琰以
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上 老氏滅室道家
蓬萊山 觀者 聽 笳龍庭鏤石燕然 馬
服君 子孫因爲氏 馬服者言能馭馬 良工不示人以
朴 援年十二而孤受詩不能守章句乃辭兄 窮當益堅老
當益壯 夫爲志 守錢虜 因與田牧至有牛馬
貨財產其能施賑也否則 都布單衣交讓冠 公義送
修飾邊幅 援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井底蛙耳
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援見世祖帝迎笑曰
大慈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相善臣當
如卿言反復勝邪 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勤如節度又不喜飲酒

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
軒 與人怨不能爲人患 援與隗囂將書去孟嘗折檻子陽而
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 併肩側身於怨家之類乎
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 上 姜腰咋舌
聚米爲山谷 帝征囂援於帝前 虜在吾目
中矣 帝曰頗哀老子使得遨遊 援爲腹而大守
之任何足相煩 若大足相煩 若大 明須髮眉目如畫
屬耳忘倦 世行軍聞者 伏波將軍
正印章 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使字大外稱將軍今印單爲白下
大司空 乘下 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
斯可矣 援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
爲點點墮水中 當吾在滌泊西里間房未滅之時下漆上
語何馬式 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 馬相法 儀氏騎中帝氏
可得 丁公中備此數 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
裹屍還葬耳 援曰 何能臥床 九人爲貴當
使可賤 援謂梁松賓固曰 如卿等欲不可復賤 獨拜床
下 問之援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 嬰錄哉是翁也

援年六十自請延賢帝試之援
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一年迫餘日索援謂友人曰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復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
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謂介介偶是爾類西域賈

胡到一處輒止取舒曰伏刻鵠不成尚類

鷲為畫虎不成反類狗援書戒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
細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學公有

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勉之杜李良豪俠好義父喪致孝數郡舉至吾愛
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故伯高不得為謹勸之士所謂效李良不
得為謹謹者援在交趾常謂一實用能輕身者皆以勝殘

子所謂一黃茂援在交趾常謂一實用能輕身者皆以勝殘

及援卒諸之者以為前謀如湧泉執如轉規朱勅上

辭言嫺雅朱勅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一從叔知書
見之自失兄況曰朱勅小器遂成智蓋此耳

百姓從行不從言樂康上長城中好

高髻四方高一尺長安語曰一城中好髻眉四方且
半傾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傳曰

吳王好劍客百姓多曲度之節鉅下二卿援兄子
楚王好劍客百姓多曲度之節鉅下二卿

居鉅下三輔釋其垂頭塞耳嚴上封事方今刺史太守不
務盡心為國一採求賄賂

年已流壯情方勇援認馬卓茂字子康嘗出行有
親愛一人其心知其驛

解與之他日馬主得亡馬不忍欺之為家令吏人寧能高

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人有言郭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茂問曰亭長從汝求乎汝有事

獨之受乎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郭曰賢明
之君人不畏吏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汝為縣人矣九人所以貴於貧
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吏頑不當乘威力強請求

可九人群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汝獨不欲修律設大法

禮順人情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一今我以禮教
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

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擬智囊魯恭字仲康恭祖
恭為中牟三異那國頃頃傷稼大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使仁恭
往康之恭隨行所陌俱生桑下有雞過止其傍傍有童

兒緣曰何不捕之兄曰雉方將雛援言所以來者察君政迹耳今嘉
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雉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具以狀白嘉

禾生恭便蹲夷踞肆恭上疏夫戎狄者四方之
異氣也

德勝人者昌人者亡五經復興魯叔陵

至字叔陵好學杜絕賓客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

魏霸字喬瑜以開升寬恕為政不改者乃罷認牛劉寬字文範
之吏或相毀計霸無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

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下寬步動有頃認者得牛送
還叩頭謝寬曰物有相類事有相類幸勿見疑何為謝之蒲鞭示

辱典歷三罪溫仁者無吏人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安帝好學引寬為太尉安帝問罵人畜產辱執

甚焉安帝嘗坐堂上呼太尉而罵之罵曰畜產辱人執
如聚坐自便何有太尉此人也罵言畜產辱人執

羹爛汝手夫人欲試寬何當朝榮盛已北使侍婢奉肉羹
朝河橋汝婢遂以之寬神色不異為言曰卓魯

款款情慤德滿國之光輝朝之淵藪

伏伏不聞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

矜嚴有威容使霸字君願乞侯君復留菴

年霸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得霸
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臥曰指天畫地言甚剛

切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宋弘字貧賤之

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姊湖陽公主
新寡欲嫁公

謂私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私曰
臣聞之帝主曰事不諧矣
夢禾 蔡茂字子禮為廣漢太守
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獄官府形勢難而
有禾人臣之上操中穗中台之位於禾失為執鞭曰失之刀所以得操執
也旬月茂 厥德仁明郭喬卿 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史
正朝廷 勅行部去檣帷 顯宗巡狩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
上下平 勅行部去檣帷 顯宗巡狩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
章有 要長妻 馮勳字偉伯馮氏兄弟皆偉壯唯勳壯父僅長不滿
生動長八 佳乎吏也 勳每引進帝輒
尺三寸 佳乎吏也 勳每引進帝輒
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 使勤貴寵者此母也 勳年八十
東勳還陳霸本 使勤貴寵者此母也 勳年八十
上毀帝謂諸 蘭栗續 趙其字伯陽年未二十見更始更
主曰 蘭栗續 趙其字伯陽年未二十見更始更
駒 及擊潁川過更始大驚 才堪宰相甚得大臣節
年駢字子優帝以 拜 韋卿子 韋彪字孟達
大司空舉勳方重 拜 韋卿子 韋彪字孟達
字巨公為御史中丞光武時詔御史中丞同諫 蔬食瓦器
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京師號曰 蔬食瓦器
常服布 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帝幸其
被 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帝幸其
而歎曰 人皆許惡我獨許善 張湛字子孝為東好禮
漢偽詐淫 父母之國所宜盡禮 湛為左馮翊管運
吏曰 父母之國所宜盡禮 湛為左馮翊管運
漢曰 何謂輕哉 白馬生 為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遲
漢曰 何謂輕哉 白馬生 為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遲
矣 中東門君 居東門侯舍 如丹此謙出自
機杼 王丹字仲回資性方素夷然處憂懼陳遠大德也友人更觀
將助其豐升乃懷練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 遵有德

贈子以不拜 違欲結交丹推及遣出使過辭於丹丹曰今日
量丹之薄也 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過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
謂曰 不 妻布裙曳柴 王良字仲子為大司徒司直妻子不
誤食罰之 妻布裙曳柴 王良字仲子為大司徒司直妻子不
見夫人曰 妻是也 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復過其
友人友人不肯見曰 何忍殺義士 杜林字伯山隱居
忠言奇謀而取大位 何忍殺義士 杜林字伯山隱居
身推鹿車載弟喪乃數日當今之 人情挫辱則義節
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 因亡去 人情挫辱則義節
之風損 免之行與林疏 吹毛索疵 試欺無畏果獲菜茹
無妨於義以 任職相 林代朱浮為司空博 買符 郭丹字少卿
為大戮同上 任職相 林代朱浮為司空博 買符 郭丹字少卿
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丹既歿歎曰 去家
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承官字少子出得行禮
日 白衣尚書 鄭均字仲虞常陽 大丈夫當雄
飛安能雌伏 趙溫字子柔初為 非毀俗儒多見
排抵 相諱字君山 猶卜數隻耦 譚論識記雖有合會
安平則尊道術之士 有難則貴介 賈餗者毛食
寒者蹀躞 馮衍字 兵久則力屈人怨則 日月
經天河海帶地 以不足在人欲其報我在
我欲其罵人 帝怒衍等不時至衍曰人有排抑人之妻者挑
者或曰非罵爾 其長者晉之挑其少者報之復夫死而取其長
者邪曰 水不激不能破舟 能飲羽 傲儻

之策顧書好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積

市井之利顯志賦行著兒女常自探井曰行著

里為之語軼乘輿輪申屠剛字巨卿光武嘗欲出遊則以龍圖

帝為截馬當鉤鮑永字君長時有矯稱侍中上傅舍關里

止荆練自除永為魯郡太守時起豐等千餘人不肯下項之孔子

聖自開章夫子微行禮助誅邪緩其銜德為揚州牧時獲

乃修卿射之禮遂擒豐破黨與貴

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鮑永為司隸校尉為從

仁不遺舊忠不忘君永行縣經更始墓下拜哭哀哀

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君

手而不憂天命而痛難不復子在吾憂不手

善恕己量主郭后奏彈言於帝曰臣聞夫婦

長沙孝子守有孝子古

摩研編削之才劉

大網跡小網

浮屠不三宿桑下東

革囊盛血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

太平

數郎韻字雅光上疏

恩愛精之至也

清領書順帝時官崇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

莫京師并蒙福郭侯字細侯拜潁川太守帝勞之曰

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至行部到西河

笑覆有一假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信於諸兒遂止於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杜詩字公君

野亭須期刀入水排詩逢一以鑄農器排音浦拜及清

臣為之語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聖童

長安志行厲一桑無附枝麥秀兩歧聖童

太守百姓歌曰仁以惠下威能討茲聖童

抱持棺柩遂俱沈溺康范字叔度為父喪哀痛

恠卿志膽敢爾薛謫范收斂之顯宗怒召范責之

祖也帝曰平生無襦今五袴范為潁川太守

勞於求賢逸於任使王堂字敬伯為潁南太守

事績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

之蘇章祖純字桓公性

天蘇章字儒文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

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有幹國才論者舉

乃採問風謡半續字典祖為南陽

懸生魚府丞

神受而歸於水後又建祗祠短衣也上下賈父來晚賈乃出前所懸以杜其意垂赤帷裳定老路張曰一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史不敢飯祀寵薦黃羊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顯日晨效董仲舒為冀州刺史黃羊傳車駟馬一及臻升車言曰刺史當選賢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儒比於外君子方寵神一名矜急自多同遼東豕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黑身還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同列並來駁犀具劍以犀革飾劍有物若一疋練虞延字子大初生其上上壽天占以王況子姓父依城社不畏薰燒鄭公風鄭公風行鶴為仙人取箭弘掌朱符得一遺箭項有人夏問何所飲弘曰嘗行春太守當以春行所主縣白鹿俠報弘為太尉時東將弟王雲母屏風倫為司空在弘下絕軟周章字次叔仕弘力費太守私開門自養以經籍為娛梁竦字叔七序梁竦廟食登高遠望數曰大丈夫州郡之職徒勞又

耳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言足以自娛為肩野目梁竦字伯章洞精瞻目精直口吟舌言謂難吃不挽滿引弦彈基兩人相對局白黑格五至五即格不得行故名六博白黑跋扈將軍質帝知冀州刺史意錢一日范意一日射意髻折腰步一足不在體平上駟車平上駟車憤袂冠折上中擁身扇狐尾單衣鉗忌陰陽奧室連房洞戶綺疎青瑱詩說與三公絕席會減天下稅租之半太子曾文官破曉鈴曰有帝當其念至忘所之樂官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諺曰一夢足矣為儒者宗古吾道東矣字康成學于馬融辭發墨守鍼膏育起廢疾何休鄭公鄉孔融為女特立一鄉曰皆齊置士鄉越有君子通德門又曰昔東海子公僅有一節猶或存其門獨

比牒併名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爲宰相秀眉

明目容儀溫偉時東紹大會賓客至最後至乃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酒一斛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

不嗟回賜之徒不稱官闕應劭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園稱弟子何如朝云不

在已玄夢孔子告之曰一既悟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斷截

見公云不聞堯升晏記王邑曰今衆人咸稱朝聖斷截

小文蝶黠微詞升泰在氏春秋不可立太史公連及四十問事不休賈長頭

祝少賓司馬均字少賓信誠行州里鄉人有所計事輒令我饒爲之

盡吏皆休春秋復欲進餘經安母曰汝棄我戰捐我牙盜賊

隨之如市五里霧能作今申公憲以報私

恩張陵字處冲爲尚書勳奏梁冀第不疑曾東陵李康疾陵得生

幾晚相榮字春卿世祖每朝會今蘊藉榮被服儒衣溫恭捧

之以拜詔賜荷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今日所蒙稽

古之力也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上會諸重愛玉

體太子報學之爲利乃如是哉人初遇榮卒車

而榮諱請不親元卿哩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慶家子豈意大師在

是顯宗即位尊以師禮天子皆拜床下榮每疾病帝幸其家

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疾者不敢乘車字公雅爲侍御史常乘駟溫袍糟食不求盈餘

春貞忤相瞻字文林以繩繫橋高揚州從事屈璜

從者皆肅其行栢彬有過人者四丁孝公丁鴻字孝公肅宗

荷祿絕高也辭殿中無雙丁孝公丁鴻字孝公肅宗

以橫行張宗字諸君爲爲偏將軍梁懷爲後拒乃言諸君

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

就還乎小雪投湯爲日以張將軍之來當

宗莫亦以法爲氏法雄字文雅齊襄王法章之後神明

度尚字平爲上虞長爲政嚴峻義養夫思水故之薄子操以

行孝積而祿厚者往日之喜乃爲親屈毛義家

此能以一也往之喜乃爲親屈毛義家

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分財異居李開父

母喪弟子求包不能止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者

不能使也田廬取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應也器物取朽敗者曰

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抱仲女而弃其子劉平字

子歆破其產輒復賑給耳仲爲賊所殺乎曰力不

能滿活仲不可以延類送夫常聞烈士乃今見之

仲爲賊所殺乎仲爲賊所殺乎曰力不

尋匿澤中平朝出求食逢賊賊將身平叩頭曰今日且為老母求菜願得先
賜食其母畢置就死賊哀而遣之平既食其母訖因曰獨與賊期義不可
欺遂復詣賊賊大驚曰子去矣於是得全弟瘦不如孝肥趙孝字長平天下
所得孝自縛詣賊曰一賊大驚遂並赦之江巨孝江華字次翁遺亂負母
逃難鄉里稱之曰常平

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劉叔字伯
列仙傳曰亮時隱人也亮
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
般以臺右因緣爲臺乃止方回練食雲母隱於五排
聘之

夢講於陰堂之奧周蔡字堅伯年七十三今
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
師東里先生與我豈吾
齋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終噬指心動蔡順字君仲以至孝稱
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
動奔薪歸母曰吾噬指以悟汝耳抱伏棺柩母年九十以
壽終未葬里
中火將燒舍順號
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畏雷母平生一亡後每有雷
震順輒國家泣曰順在此趙君名

重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趙君字文童有孝行
拜東海相道經樂陽
今曹易迎謁不及謂主簿曰
印綬追至東海爲時人所貴若此不以才能高人字主

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兩都
廣路通

門立十二之紅塵四合相連五陵
長陵安陵
茂陵平陵耳

冠蓋如雲英侯之
域七相五公七相平當魏相王基至
韋賢平當魏相王基至

五都洛陽鄆鄆臨
淄宛成都也三選七遷選三
人選三

計有逆而順人大漢之開
原也建武之理永平

之事監乎太清太清無爲
之化也壑無宇樞郭罔

遺室王莽作逆漢室中缺一
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文猶不克半握乾符闡坤

珍聖皇乃一披
皇圖稽帝文散皇明以燭幽考舉教之
所被二子

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嚴
國文靡而事詳以次第爲氏倫字
伯魚其先齊諸田諸
田徙開陵者多鮮于其子封於朝鮮
其子孫因氏焉恨相知晚倫字
子尹

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倫領長安市每歲
苦寒笑之曰爾說將向
不下安能動萬乘乎曰
未遇知己道不同故爾爲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

月糧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新勞養
聖妻皆無父少遺飢亂實不敢哀過人食帝笑
受俸裁留一
月糧
皇親故愛餘皆賤賈與民之貧藏者以牛祭神

會稽俗一倫鮮車怒馬爲蜀郡太守蜀地肥饒吏皆
索論之遂斷絕
以財自達倫悉簡其重寶者遣之孤
貧者處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明帝嘗問外戚曰
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使以害之
不當任以
職事直倫雖一然常疾俗吏
刻及爲三公屢有善政解醒當以酒

豈可謂無私乎或問倫曰公有私乎曰昔人有與吾千里
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
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還而
安眠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以弦韋爲佩性急佩
韋以自緩量安子
性緩佩弦以自急清高直士第五種字與先說一以
倫爲上序一以種爲首

自隱親鍾離意字子阿會稽
大族一經給藥賢無道之君以刃殘

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意為凡今有權建者

聞之曰一罪自歸我義不累下為聖邑今人防廣

今進藥死病死竟聽廣歸示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明帝性補察

藥茲以杖撞之未聞人君自起據郎修吾書董仲舒

發吾笥鍾離意意為魯相出私錢修夫子車身入廟拔几

其一以六白意又床首有懸簾昔有丹書人莫敢發意發之中得素書文

曰後出一一護吾車扶吾履一一豈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召問伯果

服無被枕杜藥茲杜思家貧為郎常虎東游渡江

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郡多猛食糟糠為山娶姬凌道縣有唐后二

虎均到除其後言一一才任宰相帝以均仰屋

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姬均乃下一一仰屋

書自今為山娶者皆取巫家連絕一一仰屋

竊歎楚王美善黃老學為浮屠成浮屠楚王美善黃老學為浮屠成

漢紀佛者覺也以覺悟群生一一沙門其精者為一一明帝

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一一明帝

夢見金人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乃變化無方無

其名為佛遣使天竺問一一助伊蒲塞桑門之饌楚王美

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一一助伊蒲塞桑門之饌楚王美

十足詔報曰其還以一一助伊蒲塞桑門之饌楚王美

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也一一助伊蒲塞桑門之饌楚王美

后之首服為副編髮一一宛馬露赤汗宛馬血從前解小孔

婦人首服三輔謂之一一宛馬露赤汗宛馬血從前解小孔

宗曰嘗聞武帝歌一一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元和中幸東平官帝追一一寒心累息功易於太山破鷄子

念蒼謂諸子曰一一寒心累息功易於太山破鷄子

輕於四馬載鴻毛精誠所加金石為開當焉

秋霜無為一一王荆傳一一稱姪楚角反猶奪壁朱

平主府正月旦入一一王荆傳一一稱姪楚角反猶奪壁朱

且盡求璧不可得一一王荆傳一一稱姪楚角反猶奪壁朱

蒼主簿大驚以白一一王荆傳一一稱姪楚角反猶奪壁朱

求蒼謂曰屬者一一王荆傳一一稱姪楚角反猶奪壁朱

朱季季字文至為臨淮太守更人欺鄉黨譏其介去官

野澤布衣蔬食不一一鄉黨譏其介去官

與邑里通一一鄉黨譏其介去官

不知數馬足言得更甚僕非仲尼督郵可

謂顏回穆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見得曰君年少為督郵客

曰倚太山坐平原一一鄉黨譏其介去官

之法盤盂之戒黃帝作一一器物銘太公陰謀曰

曰桑盤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

亦無一可耶朱穆諫梁冀書張理天網補綴

字大高六世祖此千為汝除史無竟因准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比千
勞資客軍滿門竟而有老嫗八十餘頭白求寄過兩兩蓋而衣履不沾
謂比千曰公有陰德今天一因出懷中符策如簡長九

以毒史記仇人不食鳥喙為子胥豈危我哉張烏字伯達為
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都士民以江有子胥神難於濟三公以災

異策免防始利一害百人去城郭郭氏自弘

天下第一以李安帝以心力克壯廣年人

菊水荆州記一出魏芳菊被混水極甘香中肯飲此水

萬事不理問伯始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廣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

三登太尉廣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公事自有

郵驛安帝字邵公為驛功曹奉檄從事從事因大雪不宜

千人時大雪積地洛陽今案行至安門無有行路謂安銅人於

聖世所不忍為也安為河南尹政嚴明然未嘗以嚴

希牧守葬此地當世為上公初安父沒母憂安移求

之安言其故生乃指一髮云須臾七賢黃巾起乘機對觀

不見安異之遂葬其所故累世盛盛陳瑞范仲禮劉德

丁子嗣張仲然等七流喝青聲一作嘶緹騎緹騎并責

有慶羨之張繡字孟侯雖在公位而公常居田里繡每有遷職

龍淵漢文推成趙一郵書蜀一陳竟濟南一

者以機淵深有謀故得龍淵者明達有文飛禍周榮榮物君子若年
事故得漢文龍教朴善不見外故得推成

得以為區區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郭氏自弘

用法平郭氏自弘且漢制榮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

曲生意孫章諫宣詔帝問郭躬對曰應罰金帝曰郭氏自弘

後皆傳法律千石侍中中郎郭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

葬母趣辦不問時日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起

人多談為證焉初肅宗時下郭趙與不恤恩恩入官舍

豈知王氏臘乎陳威遇王葬墓位與三子悉解管歸

為政猶張琴瑟陳龍上疏云十一月有蘭

射干芸荔之應夫冬至之節陽荊棘生門尹勳

氣洩鍼芒陳忠上疏韓子曰千丈之堤以蟻蟻

之寒不敢申告告寧子曰一穴見言不援筆班超字

共相連追也告寧子曰一穴見廣也援筆小子安知

貧為官備書報報一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

故傳介子張翥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事筆闕乎

壯士志哉左右皆笑之燕領虎頸飛而食肉

萬里侯相也超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寧覺禮意

薄乎超奉使西域至鄯善王廣德處甚備後忽更謀解超謂吉

凶決於今日衆欲與從事議之超曰不入虎穴安

得虎子超曰雄張猶也龜茲反故音溫雅及蓋急言耳

鈎刀一割超上疏舉大漢之用子橫吹也胡樂幢麾

皆大將狐死首丘代馬依風上疏但願生入

王門關不敢望到酒頭髮無黑兩手不仁

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任尚與超交代

並下九所經覆莫不暗記請書五行並下無所遺脫

史行四十二縣胡奴飲漿何不在號計更主

見車匠識而呼之於內開門扇半而視來後數十年

掩口盧胡而笑鄰人以乾鼠為糞人神光照

社應姬生四子而寡見試探之刀七世通顯應姬生

生奉奉生功弟弟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

生場並為貴仕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

入腸胃已絕咽候

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

節況此方寸印乎徐璠為東衙所劫術死璠得其盜圖

存此邪學一見輒能誦憶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連博通

家戶牖牆壁各置刀筆王充開門潛思著論衡談

助蔡邕得論衡常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其後王

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

手遺或曰問之果以論衡之益蔡邕得異書時人嫌

被求帳中隱見果得論衡持而符王符字節信安定俗縣人

志意蘊憤自和安之後世游官當塗者更相屬引而潛夫

論不微顯名故發秦以為功天以為賊起

家恬息夫童賢秦以為功天以為賊起

主以為為天以為為盜德不稱禍必酷稱災必大嬰兒

常病傷於飽貴盛則致禍疾受子而賊之驕臣而賊之者非

一卒所以得者餌也為以山為罾而增巢其上魚國以

賢興以忠安以倖危攻王以石洗金以鹽以魚

浣布以反夫物固有反支明帝時公車以一日不受重奏陰書

以賤理貴以輕化好九一一日以月朔為正及更朝一日

中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養莨莠者傷禾稼

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養莨莠者傷禾稼

應茲執者賊良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劉錫卿臥不

迎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

衣不及常屣履出迎援符手而人或謂之狂生公理長統字

好士而不
 能擇人
 昌言就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
 人求丁壯士貴耆老以筋力用者謂之人
 柳天人網羅遺以席上為腐議以柱下為
 誕辭黃清靜者三微三小陳王龍善射十發十中
 大本趙東名實者拾橡實以自給李仙字叔美著
 過相沃初曹操殺時人莫敢者斗酒斗酒
 不以連旨崔駰字季伯家世其太
 衡陽之林密陰之
 皇質唐文衡陽之林密陰之
 麓役事抱不為之跌而失吾之度不知其
 斐山北夸君子
 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愚惑謗交淺而言深者惑也驕傲生而
 見妾屏語崔瑗字季玉愛士好
 賓客愛政論崔寔字季真
 補綻決壞枝柱邪傾世於安平而已舞

筆奮辭並政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
 緒平城之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
 柑勒韃勒方以救之豈暇為和鑒請即義紡績織
 紅練組之具崔寔為五原太守五原俗不知織績
 得是反不知姝耶崔寔從兄烈因傳母入
 論者嫌其銅臭崔寔從兄烈因傳母入
 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侯
 不來不敢不至前
 不讀非聖之書宗族勸之
 何為守東岡之陂乎宗族勸之
 壞車殺馬裂冠裳宗族勸之
 復從牛宗族勸之
 醫兒來邪是時戴良才高俗傲見
 時月之

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叔度汪汪若千頃陂郭林宗先適宋

不敢先佩印綬陳仲舉為三公時 徵君曰天下特

設一榻去則懸之徐孺子字子真陳仲舉不 徐案

誰為先後桓帝問陳仲舉曰索閣生出公族 謝

於稱者愛自江南平蕩之綿絮清酒雞以致莫

非一繩所維東侯等皆追之稱謂曰為我 置生易

一束於廬前而去郭林宗有母喪獲佳節之

常共臥起姜肱字真卿與二弟仲海季江

爭死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 精廬精舍 每忌日

三日不食中書雖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 黃

環楊震字伯起父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

衣衣冠向寶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拯救以由 關西孔子

冠雀銜三鱣魚有集鱣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法三台先生自此升矣冠也

震為荆州刺史故所學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遺震

知君不知故人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何謂無知也

清白吏子孫或欲今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 便時

也故曰一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 大鳥高丈餘震先葬

有集集夜前悲 卿強項真楊震子孫震長子牧牧

鳴溪下葬畢而去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為侍中帝問卿曰朕何如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

猶虛矣比德唐虞帝不悅曰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三不惑

字叔仲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四世清德 孔融

賜老牛老牛舐犢之愛 楊脩為曹操所殺脩父彪喪甚慘問之

宇德祖鷄肋 曹公計劉備而不得遂欲守又難為功雖不知

曰夫一食之則無所得奔之則如逆為答 記有問外事

可謂公歸計決矣脩之幾決多此類逆為答 記有問外事

勅守令見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詳當 張結為廷尉雖非法

如是者詳當 張結為廷尉雖非法

魚遊釜中張翼等數人入為網往之翼曰相與衛生者

倒屣迎之王粲字仲宣秦邑人也而奇之時甚貴重朝廷實重

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

分虎符受任一邦

自隨扶輿而起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相嘗吾不生還

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陳登字元龍

劉表坐論天下人記曰——備曰君言甚善——有非耶——曰昔虎亂天下
邪見元龍無容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下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
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報世之意乃求田問舍
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足貴乎語如我自取百人樓上臥君於地
下何但上下
奇童 杜撰字伯堅父安年
十三入太學號——**壁藏書** 京師貴戚
書安不發悉——及
案責成竟不離其患
目中生蛆 殺之執法者以報知名使不知
力詐死三日——**分風** 廬山有神於林中與人語飲酒投至龍於
寬為宜城酒家係
不復——**酒滅火** 有司奏已不報曰日本縣成都市失火故因酒
作聲——**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劉君字子奇為順陽
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此來火息雨皆酒是
而歌曰
帝欲不諦 李雲上書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政
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術者是——**平** 平
震怒曰是何等語
遂下獄死獄中
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
所 度謂字升卿弟胡反亂獲破并涼野陽欲弄
注 謂謂以為非曰若弄境域必生異志謀者當以補衣
倘有所謂謂恐——而無限極弄之非計遂從謂議
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朝歌賊數千也要乃以
志不求易事
采綆縫裾為幟 謂潛匿能縫者備作賊衣以
不避——**增** 增 卷寇武都漢謂為太守某乘應謂即停軍官督兵
賊由是
作兩處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臏賊亂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
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謂曰虜眾吾少徐行則易及速進則不測虜見吾
日增必謂吾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押也
餽五致一 運道艱險
孫臏示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義錢 是時長史二千石縣百有餘諸君輪
而致其一石
九

見譴考三遭刑罰——訓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威
其中何能不有冤者——**方格** 傳奕字南客朝
殺賊數百人——自此二十餘年
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將范津名知人舉奏孝廉及津為漢陽
太守與范交代——而去鄉邦榮之
乘人之危非仁也 蓋勳字元固與武威從事蘇正和有
勳動可因此報隙勳曰——乃諫而免之正和善諸勳
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鳶欲其鷙 將何用說諫辭
童子郎 咸洪字子源年十
五以父功拜——**海內奇士** 張超曰咸洪——才
略智飲不比超矣
義豈有常 張超曰咸洪——才
略智飲不比超矣
二京賦 張衡字平子擬班
固兩都而作——**應間** 衡不恭當世所居之
職五載復還乃
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
飛 已並翅而還故棲蓋
非謂其機而結諸
龜鳴而鼈應 易曰——**去**
畫附鵠 並應
渾天儀候風地動儀 畫
令 蜀王名——今音重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
仕字杜宇立以為相杜宇望帝也傳因于覺今覺開明帝
字生也一名需
芋渠 芋魁
達生任性 馬融字季長
木一名完童
坐高堂施絳紗帳 以次相傳後徒到女樂弟子
有周之曹 蔡邕字伯喈祖
垂翼華髮 邕父復邈傳
爵不升菟馴擾室傍木生連理
千墓側——遠近

之釋誨也問居說古不交當世或東方客難堪此即嘲諷華離

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治容日南至則黃鍾應

融風動而魚上水疑實疑則鍾山之玉泗濱之石

壁不為之盈探微陰萌葉蒼蒼而白露凝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非一勇所

抗謂婚姻之家及兩州皂囊九章表皆啓封其十

意猶十柯亭竹椽可以為笛邑告吳人曰吾嘗無

竹東問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焦尾琴吳人燒桐為

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齊桓有鳴琴曰號鐘楚

美音時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莊有琴曰繞梁司馬相

尾皆名器也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初

留有公酒食召邑者比往而客有彈琴者邑潛聽之曰惜連及將命

者以告主人追問其故彈琴者曰我向鼓瑟見燈煌方鳴琴而去而

未幾燈煌為之一前一卻吾恐其失之也偃蹇不就早失

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邑笑曰然三日之間周歷三

能族人邑遂一一不旋三日之間周歷三

踵矣邑不得已遂就狀異恒人邑謂從弟谷曰董卓剛而逆氣

史遷尚書狀異恒人清也吾欲東奔山來以待何如

君每行觀者盈集曠世逸才王允欲殺呂馬日善人

以此自墜不亦難乎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王允曰昔武帝不殺

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倭臣執筆在初主左右既無益

聖德復使吾輩蒙其誹議日曜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諸史提要卷第四

諸史提要卷第五

後漢下五 起列傳五十一

白壁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左雄字伯豪廣漢人五經從橫周宣

光周舉字宣光傳學洽聞龍忌太原晉谷以介子推焚骸有

光為需者宗故語曰龍忌之禁一月寒食老小不堪舉置書

春見東方公為大火故禁火龍露之歌巷生荆棘

口雖上露何易晡晡晡明朝運復落人死一巷生荆棘

絕人事一巷生荆棘

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黃曉字世英李處士

純盜虛聲俗論言一願先生天者務剛其氣

君者務彊其政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唐堯

以德化為冠冕涉危蹈難則以賢者為力朱紫共色

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日食之餘如月之

初黃琬字子琬早慧祖父瑒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而京

師不見瑒以狀聞詔問所食多少瑒未知所現瑒年七歲曰何不

大驚蠻夷猾夏責在司空瑒詰司空瑒允會江夏

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舊制光

祿對曰允甚奇之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舊制光

事得舉而窮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詔曰能乃來反拂巾

衽褐處士鄙生志其拘儒神君荀淑字季和為朗陵相

龍淑育子八人儉纔靖嘉汪高陽里初荀氏舊里名西臺地康

今荀氏亦八玄行先生荀靖字叔慈至外朗內潤或問

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後世之人

其本惡禍不易申鑒荀悅字仲豫儉之子也時政移曹氏天子拱已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君子不犯辱小人不忌刑

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鍾君字李明與

似我家性修常言復以肅林妻之諸儒

頌之皓卒曰林慮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琴

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陳君字仲弓在鄉閭

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梁上君子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

夫人不可不勉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

門懸車棲遲養老時三公每缺議者歸文範先

生寔年八十四卒赴者三公慙卿卿慙長寔為太丘長

鴻臚紀子羣為提司三君紀字元方弟湛字季方齊德同

成羣每宰府辟召常同時聲教廢於上風俗清

於下論漢自中世以下闇豎攬志故俗以通身掄放言鼎角

匿屏足履龜文李固字子堅是復為李公

矣固司徒節之子也少好學結交英叩樹本百枝皆

動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氣清者為神人清者

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臨窗試馬共作飛章誣固罪言

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大行在殯路人掩父不肯

立帝子不肯立王梁冀欲立桓帝李固爭之不獲安平

之子為安平相以為諂貴賣友貪官埋母豈得有同

不可京師語曰梁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殺之邵當還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

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李雲行堂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答蓋亂下

大署帛於專為義則傷生論則吉志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

於生舍生可也生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吳祐字季英

重於義舍生可也太守欲殺青簡以寫書祐年十二諫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首馬援

以蒼黃與王陽以衣費徵名嫌疑之間先賂所慎乃止曰殺

青易書不露謂之汗簡亦謂之祖道一行祭為定

交杵曰之間公沙穆避太學無資糧乃雙服客傭孝子

忿必慮難動不累親吳祐云邊延二君延風

為京兆尹有能名郡人語曰飲酒一石盧植字子

卿趙岐字邠卿初名嘉生漢有逸人岐有疾遺令立墓石刻曰臺

於御史臺因字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使疾

以益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

以入懷張奐字然明為蜀國都尉范滂感其恩上馬三十匹先

之寬則呼天窮則叩心與段熲十要銀艾

遺命曰吾前後張有道表有文為儒宗武為將衣帛必

書而後練張芝草書聖在臨池學書池水盡

黑同勿勿不暇草書下筆則為精草聖書為世所

割肉食雪段熲字紀明與范滂刀折矢稽顙

張牙拔脅白刃加頸類上言

種枳棘於長田養地類上言

內論不當招涼州三明類上言

西多猛三明類上言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

留李膺為青州刺史有威政特置一榻去則

懸之周璜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方峻性不挂賓

盜不過五女門上疏諫曰以女貧家也

臭穢則蒼蠅不飛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三空今

臭穢則蒼蠅不飛起辭以賄成夫三空今

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方今三空今

死老魅仲舉下獄黃門從官謂曰車如鷄栖

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朱震字伯厚三以

遁世為非義心為已往雖遠而彌屬一日千里

王佐才也主尤字子師郭林宗見剛稜疾惡性強

梁纓氣廝臺解情仁効已發義濟功舉中於飾巧

馳辯士之以龍為霧會武帝崇儒學便

爭之論至有題拂武帝崇儒學便天下規

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初相甘陵南北

部由是畫諾坐嘯後漢書甘陵南北

又為諸日決南太守范滂南陽宗室主

禮不畏強禦陳仲舉舉天下俊秀王叔

茂因此流言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貴

八俊李膺荀爽杜密王暢八顧郭林宗宗憲已書夏八及

八顧郭林宗宗憲已書夏八及

八及

八及

八及

八及

八及

八及

八及

八及

李國杜喬故 家人不見愼容 親即字少英性矜嚴 登車
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范滂字孟博為清詔 成
其去就之名自取不優之議 滂為光祿勳主
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著書不止之滂傳後有去郭林
嘉穀必茂 忠目除故王 利刃齒腐朽 宗實欲用李
功曹以非其人寢而不召 滂為光祿勳主 循善
范君清我猶以 安樂舊死而滂不可違 鈞黨 鈞引
古之稱善自來多福 今之稱善自來多福 得與李杜齊名 今之稱善自來多福
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不 今之稱善自來多福
為惡 行路聞之莫不稱善 不以此地執尚人 元宗族多
居貴位而動獨 計日受奉 破家相
容 張儉坐黨事亡命其 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
江河 激素行以耻威權 子孫
同衣而出 懷數家無 口訥心 辯 賈父
賈氏字儉為新息長禁人殺子數年間養子
千數金曰 所長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賈氏三虎 虎見
天下無 儉節哀怒 大丈夫焉能處斗筭之
役乎 郭太字林宗家貧每欲使 李郭同舟 舟而清東實望
之以為 神仙焉 林宗巾 故折一角以為一其見慕如此 隱不違
親貞不絕俗 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一危坐

茅容字季偉諱子野避雨樹下眾皆吏昭
相對容獨一 愈恭林宗見而異之與言 銘郭有道無媿
色 為碑銘多矣皆有難德唯 親雞供母而以草
蔬飯客 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拜曰賢乎哉勤今學
已破矣視之何益 孟敏字叔達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
遊者十以下 坐為貴 史叔實少有聲名林宗見
一墻高基下雖得必失 而告人曰一後果以議
幅巾餐裹談辭如雲 符融字偉明師事李膺
他賓客聽其 言論融 許郭 許劭字子將言拔士者 多長者之遊
動常到 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
峻則少通 唯不候陳寔又陳仲舉舉喪不挂 清平之茲
賊亂世之英雄 對操者之勳曰君一孫大脫而去 月
旦評 物與從兄皆俱有為名好共舉論 平輿淵有
二龍 名汝南稱焉 乘輿所幸即為京師 胡廣言
奈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 何進欲盡
後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不 掩目捕雀 尚不可欺以得志
泥國 龍驤虎步鼓洪爐燎毛髮覆水
不可收 何進辭 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
罪也 何進曰 或有無須而誤死者 袁紹

官無少長皆表之——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自侵者亡以得先

孔子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孔融字文舉年十歲

隨父詣京師時李膺以簡重自居物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請問之融曰——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矣

小而聰了大未必奇陳燁曰夫——融應聲

平廣大笑曰高融與諸兄食梨融引小

明必為偉焉小兒法當取小

門爭死張儉以黨事捕儉與融兄爽有舊士抵儉不遇儉年十六舍之使事進融曰保融舍藏者融也當速見曰儉來求我非弟之過更問其母母曰家事

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融為北海相黃巾使至乃

才疎意廣融負其高氣志在靖

談笑自若領青州刺史為袁譚所攻自奉至夏戰于

度之想當然耳曹操破袁氏而操子玉私納袁妻為妾

井案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塞外

詐偏宕融見操——漸著數不能

大鑪不欲酒酸宋人有沽酒者斗然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而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

巨瓠堅而無竅齊居士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

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融性寬

虎賁士類蔡邕融與

秃巾微行操狂狀表為九

跌

蕩放言又與補負園委屈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現

王秋霜比質可也論明有意數荀彧字文

子房也曹操王佐才何顯名知人見空器或謂

皇甫芳復安居皇甫芳字義真平黃巾賊奏請冀州一年

捕未乎重卓今拜以原滿既而抵冠憤費

對規被錄占對家兵僅縱敵長寇賊利則

黑山賊張燕經雙帶兩鞭董卓字仲穎

為者則已有者則士車破走馬

公在外始於張溫張溫破邊章遣使持節羌胡敵

腸狗態言心腸惡情態如楊湯止沸莫若去薪

潰癰雖痛勝於內食卓上疏請搜牢卓破

竿摩車卓傳擬車服象言蓋八畫而輪時

萬歲塢卓築塢於鄒高厚七丈號——積穀為三十

然臍卓

布乎呂布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負叟兵漢

一栖不兩雄李傕設酒數請郭汜記妻懼與譚私思有以

史

史

史

外來債或有故遂據示之曰——我國疑將軍之信李公
也他日惟諸泥大醉疑信之於黃才乃解於是遂相猜疑 **一人劫**
天子一人質公卿 李惟初天子 **刻印不給至**
乃以錐畫之 嚴帝幸李樂營群 **以揚名殿** 帝還洛
為已功故因 **彌天將軍** 張純自 **白馬長史** 公孫瓚與
人皆果白馬為左右 **燕南垂趙北際** 瓚破劉虞蓋有幽州
異為相吉語避 **以鐵為門** 瓚原有非常刀
中央不合大如嘴唯有此中可 **梯衝舞**
避此瓚自以易地之遂從鎮焉 **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 瓚曰表紹攻城
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待姬妾其父簿書記 **鳥阮**
皆汲而上之今婦人皆為大舉開數百步以傳宣教令 **歸人湑水陵高** 瓚與其 **君子陷人於危必**
同其難 表紹攻瓚欲自將開城止之公瓚破城歎曰前若不
元脂腴 **陶家兒** 陶謙字恭祖少不羈年十四
韓甘公為客橋太守遇之見其容良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 **舞不可**
日——遊戲無度於何以女妻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必大成 **轉轉則勝人** 太守張磐嘗與瓚謀不為起強之 **事不**
諧問文開 表成字文開與瓚結 **輜輶柴穀填接**
街陌 **坐作聲價** 中常侍趙忠曰
養死士不知此 **八校尉** 中平五年初置西園——上 **安問表**
見終欲何作 **牙門** 凡軍始出立牙竿若
董 **牙門** 有折則於將軍不利
牙內旗竿 **脫兜鍪** 公孫瓚田豐扶紹使入空垣紹——上

已 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安也 **逐兔** 此稱萬人——
鄭俗上巳兩水之上招魂續繩拂除不祥 **抽戈承明竦劍異室** 紹上表——虎臨
定故也 **船歎** 紹征曹操沮授——日上登其志 **霹靂車** 操發石車擊
中呼 **頭顧方行萬里何席之為** 表向被擒謂公
間寒不可忍可相與 **姿貌溫偉** 劉表字景 **後定** 劉表得
康曰——斬首以送 **升樓去梯** 表子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
向謂之—— **魚儷漢舳雲**
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 **屯冀馬** 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米賊** 張陵造作符書以惑百姓
為以刺史威經建議買牧伯鎮 **卒理頭** 名號 **三官** 書病人姓名一上之天著山上 **當塗**
術言公路自以應之 **仲家** 表術精銳—— **赤菟** 名馬
御良馬號 **鼓箏於帳中** 布衣表紹國已乃使 **射中戟**
支與傍曲支小 **狼子野心** 曹操曰 **養虎當飽其**
肉不飽則將噬人養鷹飢即為用飽
則颺去 布因陳登來徐牧於曹操不得登還布怒曰為卿所賣登
此布真不解 **連雞不俱棲** 連雞不能俱上於棲 **誤事**
豈可數乎 布性沈勇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下 **縛虎不**
得不急 布性沈勇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下 **大耳兒** 布目備曰——

願自見 一札十行 光武以手述賜方國者 廣求民瘼

納恩 穎川四長 荀淑為常途長傳詔為肅長陳寔 衛叔為甘陽太中諸孫居深山吏事往來發 民棄和名曰一 魏乃鑿山通道復省勞息 一馬兩車茨子

河 炎元字子河初舉之康之京師同侶馬死充 到南亭縣舍車特馬還相迎里號曰 一任聖童 任延字

中號為 迎官驚其壯 延拜會稽郡尉 龍丘長 吳有 太末太末今婺州龍丘縣也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

任 驗越之民無不敬法不讓父子之性延乃使男女 以年齒相配咸曰使我有子者任君也 一領南華

風始於二守 任延為大真太守 一苦事上官無 失名譽 任延拜武成太守帝戒之曰 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

上官不敢奉詔 萬石秦氏 秦彭字伯平六世祖為穎川太守 上曰卿言是也 萬石秦氏 秦彭字伯平六世祖為穎川太守

神算 王漢字稚子為洛陽令能以一 去珠復還 字伯周為合濟太中郡海出珠等守中多貪掠求 一攀車 不得進夜

人受一大錢 劉龍字祖榮為會稽太守初山陰有五 日山谷生未嘗識郡朝他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

不得安自明府下卑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見弄故求送龍曰勤苦父 老為人選 一果菜為限雞豕有數 仇覽字季智一名

大錢受之 果菜為限雞豕有數 仇覽字季智一名 生業 孤犢觸乳驕子罵母 覽好行教化有母告子不

改悔誨母謝罪曰語曰 枳棘非鸞鳳所棲 考成令王漢 乞自改母子相向泣 枳棘非鸞鳳所棲 考成令王漢

政誠聞覽以德化人謂曰得無鷹鷂之志耶覽曰鷹 鷂不為鷹鷂漢曰 百里豈大賢之路動今遂學 父母何在

在我庭 覽在廣亭縣為之詐 虎 今民有為虎所害乃

生獲二虎呪之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噬於人王 法殺人者死汝若殺人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號呼辨竟一虎低頭閉目

即殺之其一鳴吼自 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 雷節之墓 離史傳序 一若此之類 疆項令 重實字少

今穀湖陽公主蒼頭公主許于帝帝使重實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 曰文叔為白衣時賊亡屠死吏不殺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今乎帝

笑曰天子不與白來同 臥虎 永壽號宣 抱鼓不鳴董 少年 京師號 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宣年唯見布被

帝曰 一荷餌得都尉 樊曄字仲華先武後時能解一 帝曰 一荷餌得都尉 樊曄字仲華先武後時能解一

因戲之 涼州為之歌曰 子當奮力子天所當見虎 定不入其府寺大矣期必死念龜 或見其妻我妻府君可再道值 盡決刑罪乃出詔書

周舒字文通每赦令 若與死人共語 為名陵相延據欲損 到臨陽關不出 一若與死人共語 為名陵相延據欲損

若至死人邊 一若與死人共語 為名陵相延據欲損 又問餘下外有疑今與死人語者不罰曰廷孫疑乃收廷孫考問具服人

敢 豈能知賣菜傭乎 史數問甲安樂 為日本開賞威 若馬寶 還為夫婦 黃昌字聖真初為會稽太守其妻之子

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其母不類蜀人問之具以對昌曰識黃昌邪曰 是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出示之相持悲泣 一僂

眉承睫蟬蛻滓濁 陽球字方正奏罷鴻都文學樂松江 覽等三十二人聞象云 一微連明

思 我曹自可相食 球字甫刀曹見其狀 一積 留尺一 對不得 簡落狐狸 球叩頭曰臣 未

一月必令其便
鳴皋各服其率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官者傳序腐身

熏子以自中官用權自鄭樹膚麻頭敝布

魚網自古書製多編以竹簡其用繩者謂之為繩蔡侯紙

上外舍皇后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

墮左珣具瑒徐瑒唐天下為之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事引

行杖人導行費每貢獻先輸中署為吾望汝曹為我一

拜張謐監教交通貨賂扶風人王仲實能與奴朋結奴成德之問何

率諸金頭拜於路臺車入門賓客咸驚中使凡詔所勅未嘗不西

爭以玩路之他分通諸道為所州制文

作家居重事本夜家情實錄張常侍是我父

趙常侍是我母重事本天子不當登高官

車渴烏翻車渴車以引水渴烏為首四出文錢錢

四道漢者切言此雅琴翻琴字補公能彈以素木執

葉為俎豆每春秋禮記是以前在江陵反風

滅火後守弘宸虎北度河昆為江陵今火災叩

虎負子渡河帝問何以之昆對曰偶居今行古任定

祖任安字定祖兼通經說經鏗鏘揚子行揚政字子

日解經不窮戴侍中戴憑字次仲京重坐五

師語曰

十餘席正旦朝賀帝令計臣說經更相難詰義執經龍畔

神父宋宣字叔陽為汝君無口為漢

輔尹敬帝令校閱讞故因增之曰帝見而怪之問瘖聾之

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一何謂察察而過斯乎吾

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孔子建國建其

為建新尹勸子建仕對曰畫龍不成反為狗孔傳字仲

夫差事成書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傳拜職書今世

歎曰一者有醫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傳字

已而由下有醫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傳字

常山傳以病不之德行恂恂召伯春義開野史曰

詩細趙士長著作生世不諧作太常妻

周澤作太常寺時疾書官其往問之澤大起以祀書其疾

二穉周澤字穉都瑤字瘦羊博士瘦羊博士

瘦羊博士瘦羊博士博士字長文

羊墨守左氏育育穀梁廢疾何休字公妙

難二傳五經無雙許叔重許叔重字叔重論都賦

杜宣字季雅以關中舊京知而復知是為重知

不宜改營洛邑乃奏規龍首撫未央視平樂儀建

反下苦角反規龍首撫未央視平樂儀建

章龍首山名餘官名淳潛小貞上音天扇燔康居灰珍

奇推鳴鏞釘鹿蠡分單于屠製百寶燒對德勝關氏

取宛馬猶擊寥狼下音蹂躪謂下水水劍謂下水推蚌蛤

碎瑠璃甲瑤瑁戕觜觿也音其甲也觜觿大龜

反畝價一金履土之田田相如鑄鑠株林

地皆相類也鑄前表反鑄也鑄去林木之株葉也一卒舉礪千夫沈滯一入

三軍沮敗外內五世至篤衰矣杜篤高祖延年外高

業二志靡成事不專一七激連珠皆續憲府

文章之盛也傳載天下無雙

江夏黃童黃香字文舉讀所未嘗見書

諸東觀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香上疏有相如

楊雄之風李尤字伯仁靈光賦王延壽文腹便

便五經笥邊部字孝先書目假卧弟子朝之曰邊孝先腹便

思經事與同公通體貌魁梧解擯

才倜儻伊優北堂上抗辭倚門邊文籍

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屈曲故婦故分坐意見司徒秉達長揖

親而升堂抗高元粹直故弃而倚門漢王今掛三公何性哉達上柴車草屏羊陸達字

坐願謂坐中曰請為諸君柴車草屏下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陳勝

關節痰痛膝炙塊潰人有四關激楚陽

阿揚一之清官展新舉而長歌難柴以讀書五

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六奇五間

字漫滅而無所之適至於焉能從屠沽兒

耶武關孟從陳曼大司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

可使監厨請客又問前文若趙雅大兒孔文舉

小兒揚德祖唯善孔融揚常稱曰岑牟單絞岑牟

辱孤曾操召衡為鼓史今脫故衣更著衡乃解相衣屍冢之

間能不悲乎衆相戒曰衡衡無禮今因其後到威當以不起

重疎密各得體宜衡為黃祖作書記一祖曰正蒙

衝秋而長死公去等道相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

父稽郎官其樂阮不有納縱使者車

為續衣使者未及終而王莽居攝乃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李業

游太守強召之乃戴病詣門太守怒曰賢者不許言酒士以業為世適平目即

清任永滿信守記書首以避世難及父客思鄉里溫序死

為神平候相夢序告之
曰——壽即齊官歸葬

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

信之審耶 范武字巨卿少遊太學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

至元伯誤謂母曰——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果到

死友 元伯臨歿歎曰恨不見吾死友

曰吾以某日死以爾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覺泣往奔喪將空而抵

不進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此必范巨卿也巨卿至執

紼引柩於 乳為生漣 李華本同縣李元者頭元死惟兒續

是乃前 勝凶邪德除不祥 王悅字少林至紫衣事長白事有鬼

不可宿恍曰——何鬼之避即入年

越布單衣 陸績字初美姿貌奇異——尤

武見而好之勸會稽郡獻越布 截肉未

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 續就考獄中母至視獄無

問之曰因食餽母所 同食遞衣 李充字大避家貧

自調和——是以知之 無所

下假借 鄧陽字威時 說士猶甘於肉 充見陳

之上頗有不合隨欲絕其說以 貴行其意 大夫夫居世——何

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 膠漆

投金承塵 雷真字仲公嘗濟人死罪者伺義不在

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陳重字景公與雷義 非陳

關之所 范與王矣善矣遷漢陽太守舟齊委酒於道謝以待之

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 鹿車招拾 丹還攜鑊逐

設如其相連時有慕貴之義矣 卓詭不倫 性——

范萊蕪 丹字史雲為萊蕪長種 卓詭不倫 性——

恒讀老子狀似學 喜長嘯 不好讀書 脫素

從儉 符拜地相人謂其必——而 舍中生蒿菜 稍到官

乞不使王彥方知 王烈字彥方以義稱鄉里有盜

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

甘 神經怪牒王策金繩 方術傳序——開術於明

摩得而 遁甲 推六甲之陰 逢占 達人所問 日者 卜筮掌日

關也 挺專 折竹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筮專注 須臾 陰陽吉凶

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 風角 候四方四隅之 筭 天文

虛代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 六日七分 甲子卦氣起中孚六

氣謂開闢 武擔石 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

於成都郭中號曰 任文公智無雙 武擔石折文公曰雷西

以不曉為美 三月果李益 郭憲字子橫從蜀南郡遷南 拔佩

刀以斷車剗 車駕征伐隨憲謀 關東就就郭子

帝曰常聞 尼首方面 高獲字敬 冠鐵冠 雙

橫——不虛也 鳧隻鳥 王喬為華今有術每詣帝帝怪不見申請密令太史望之

古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果躍張之但得一隻鳥焉

向方規則 鼓不擊自鳴 每當朝集縣門 王棺 後天下

向書復 王子喬 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

吾我乃沐浴寢其中 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後

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顧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遊魂假

息 謝夷吾字克卿善占候太守使察鳥程長到縣無所驗但

望開伏哭而還白太守曰——非刑所加至月餘果卒 分帷

隔中央 夷吾遷荆州刺史駕幸魯陽有詔刺史錄囚徒上 乘

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所止三百餘事與上合

柴車從兩吏吏者行春一以儀風吹削哺字失中左轉下

侯占候太守問由對曰方常有薦木實者其有二使星

向益分野李邵字孟節為漢中侯吏和帝遣使微服單行各至

崩必疾折像字伯式曰今世不仁而富謂之不

幸上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

富君能貧君樊英字季齊帝曰朕能一英曰臣受命於

寵井李南女曉風蘭一便上堂從姑水歸其妻齊也

進退無所據矣張

涪翁初有老父常

洗腸胃華佗字元化一名淋瀝魏志及本草恃能厭

事代一曹操呼戶樞不朽代曰人欲得勞動但不當使

通病不得熊四曰獲五曰鳥漆葉青麩

散漆葉青一斗青麩十四兩服之壽百餘歲容成公御婦

人法冷壽光年可百屈鴟鵂息常一須髮盡白而女

子化為丈夫徐登本禁溪水水為不流

宇公阿與登同志各試其所禁架即禁長嘯呼風流而

跳入壺中費長房為汝南市探市有老翁賣藥懸一玉堂

嚴麗旨酒甘肴翁乃與長房俱入一指提酒

竹長房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取之不能又今十八紅之斷一青

葛陂長房遂欲求道恐家人憂乃一皮囊長房身於囊中杖投

使社公符為東鬼所殺摩準銅人謝子訓有百歲翁

與一老公共日通見鑄此已五百歲矣盤水釣魚左慈

胎食之方王真解五節悉能行一消氣而香之名野王

二老光武於野王獵見二老即禽光武問曰奈何向並舉手西指言

不如貧貴不如賤向長字子平諱具至損益卦謂然數

家事勿相關男女嫁娶畢勸斷一當如我擲楮達

避世王君公避世時人論曰披羊

裘鈞澤中侯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學君房素癡寧

小差否侯霸奉書於光曰使君曰位已鼎足不廢也買

菜乎求益也光口授使者使者懷仁輔義天下

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投札與使人曰授曰君房狂

奴故態也帝笑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

為理耶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觀光腹曰先又

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我客星犯御坐甚急帝從家問

竟不能下汝耶歎而去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懼時光以足嚴陵瀨勢於富陽

加帝順明日太史奏帝笑曰我人共耳耳嚴陵瀨山使人名

其處為五經紛綸井大春井丹字大春京未嘗修

刺候人丹松清交飯蕙葉之食除已起至升丹不

設一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築駕人車就起至右進登升

甘旨故來相過更置盤饌乃食笑曰吾聞

今去聲真梁鴻妻也果鴻字伯鸞家貧而節介鄉里多敬

石曰得對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過時之及嫁七日不奉事曰鸞聞夫子

高義簡斥數婦妾亦雁雁夫矣今而見擇淑不請罪鴻曰吾欲求

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傳粉墨重所顧哉夫曰以觀夫子之

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推著布衣操作而前鴻曰五噫

之歌鴻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一曰步被北芒草噫噫覺帝運期

耀易姓一舉案齊眉鴻為人貧春每婦妻為具食不敢

備能使妻非凡人也德曜孟光鴻妻字委體淵沙鳴絃

授字諸經時天暴雨不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

苦耶幸得保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公是韓伯

休那韓康字伯休賣藥長安市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

奪牛翁相帝徵康康乃先發亭長見康崇車輻巾以審

能騎龍弄鳳矯矯字仲秀隱山谷名清書曰馬牧先

生馬瑞隱沂山以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公女弄玉妻之遊

飛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雲衝天須臾赤雀止

去時安公騎關東大豪戴子高戴良曾祖導子喜驢

鳴良字叔覽少誕節母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

出西羌或問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此良疎裳布被竹

笥木屐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使述名而名我隨

避名而名我追法真字高卿友人稱之曰天下

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漢陸老父

而言曰立天子以父天班草陳留老父道逢龍不隱鱗

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老父言

公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詣德公

是客也德操小床夫妻相敬如賓趣舍

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司馬德操曰夫保全一身孰

史 131-395

冰高林之上... 危今獨遺之以安... 孝必觸鬼神... 恐其厄... 黃綃幼婦外孫... 九夷... 酸棗... 如梨... 朱粉身... 高辛氏有犬戎之寇... 危今獨遺之以安... 孝必觸鬼神... 恐其厄... 黃綃幼婦外孫... 九夷... 酸棗... 如梨... 朱粉身... 高辛氏有犬戎之寇...

見城郭... 碧鷄金馬... 郎君儀貌類... 虎... 俊錢... 秦與蠻盟... 夜... 郎... 郎神... 麵... 哀牢... 虎... 俊錢... 秦與蠻盟... 夜... 郎... 郎神... 麵... 哀牢... 虎... 俊錢... 秦與蠻盟... 夜... 郎... 郎神... 麵... 哀牢...

我府君

張翁為越為太守有遺愛後拜其子端

山圖

乘馬馬蹄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玄參活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道士問之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客便不死山圖遺腹人不復見六十餘年歸仇池在今成州上棧縣南羊腸盤道三十六來行母服年復去

百項袁主成鹽火毳布也馴禽也封獸象也以戰死

為吉利病終為不祥西羌射女初藏穴中秦人

奴為無弋容頭過身義從

胡氏胡月屏有百理如疑者以盛米置駭鷄犀

大秦國有屏有百理如疑者以盛米置駭鷄犀

群鷄中鷄欲往啄米至報警却故名蘇合大秦國會諸香

毼毼上音他合反下音登毛席也佛世傳明帝夢金人是大項有

是遣使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像焉昭君王瑞名昭君元帝時

呼韓邪來朝帝以官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官數歲不見御悲怨乃請行臨

辭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官顧影徘徊動左右帝見

大驚意欲留之難於失信士女箇步搖箇音吉誨反字或作惛東墻馬相有

蓮草實角端弓鮮早有角端牛其角可以為弓

右後漢列傳八十卷

大絜禮儀志上已官民皆繫於東流水請雨文社大旱季

兩大水鳴桃印仲夏之月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祭民金

故而一桃印行作葦裝言氣交也於人水德以蠟首飾其居金

蟻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軀劉武官群兵習戰鳩杖民年八十

官氣相更也漢兼用之

王杖長尺端以鳩為飾鳩不噴之鳥欲老人不登八能之士冬至使八人吹律大

儼登泰山望其人端如行打瓦或為白石或雪父之白者

移過樹乃知是人也賴其羊腸遠近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

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

矣所謂摩肩接踵不避蒸脂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哺後到天

休牒牒據地不避蒸脂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哺後到天

門日觀東山名曰一鷄鳴時見日始出長三丈所童謡

謂不謂在赤崙得不得在河北時更始為赤崙所親世祖河北與也

牛白腹五銖當復時公孫述借蜀以王莽稱黃欲繼以白五銖漢當復

也出吳門望銀群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既病

塞吳門望銀群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既病

李固以直死胡廣等皆封小吏青大吏枯誰當獲者歸與婦丈人何

在西學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龍元嘉中征涼州多妻并但

有婦女刈獲又調發車馬及有秩不敢言但咽語也城上烏星畢道

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蛇女江獻以錄

室金為堂石上懷懷春黃梁下有懸鼓我為擊之丞卿慈城上烏言

高獨利不與民共也父子為從擊擊又益以百乘也車入河間迎帝也

蛇女謂靈帝母永樂太后廢金為堂猶不足也擊鼓欲辭而丞卿慈

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處賢及大姓實武字游平印姓所加皆得其人

姓絕望也茅田一項中有片四方鐵鐵不可擊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

諺茅田喻賢者多也并有法度也四方森匿不可理也嚼飲酒不惟政也

今年但禁錮黨人後年誅陳實也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諸河間

來合諸時劉儉議立藍帝侯覽殺之朝廷思其功功弟弟郎也侯侯侯王

利阜蓋朱兩轡二千石屏星州別駕從事車前省有
史行部秩去日晏欲去別駕車屏星孔恂曰明使君自發晚而欲微去赤
一國舊儀不可別駕可去一不可省即投傳去一車當也
帷大使獬豸異物志東北荒有獸名一一角性忠見人闕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執法服一冠

右後漢志三十卷

右後漢畢

諸史提要卷第五

諸史提要五

諸史提要卷第六

三國志陳壽撰 魏志三十卷 蜀志十五卷 吳志十五卷 共六十卷

魏五主文帝 明帝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奂 共四十六年

蜀二主先主 後主 共四十二年

吳四主大帝 明主 共五十九年

景武二建興十五 延熙二十

黃武七建興三 嘉禾六 赤烏十三 太元一 共五十九年

元興一甘露 寶鼎三 建衡三 天璽四 共五十九年

天璽四建衡三 共五十九年

三國志六

吉利魏太祖操一名 曹操 舞手戟於庭 曹私入張繡室 繡出

接要抄集諸家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 問

許子將我何如人子五色棒 為北郭尉造 縣門左 春夏

讀書秋冬獵 娛樂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祖

雄雉過中年為亭長所執功曹心 興兵為國何謂袁董

韓馥曰今當助袁氏耶助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曰孔公緒

董氏邪劉子惠曰長大而能勤學惟吾與袁伯業耳

孔伯長大而能勤學惟吾與袁伯業耳

登高能賦觀物知名太祖所樂馬名舉玉印向其
肘太祖絕影志大而智小色厲
而膽薄忌克而少威操謂袁紹明且鑒
於鏡此益不忘人宋紹謀臣許攸來奔說公擊操于仲簡獲云
欲不殺許攸曰推冰以通舟紅梁鵠善書帳中及釘壁玩
曹公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公征韓遂
欲踞吾著爐火上耶曹操見
書從事自作兵書十餘萬習咬野葛至一尺許青州
兵太祖破黃巾收斗酒隻雞過相酌太祖嘗謂
生之厚歎賈復上同承明廬文帝居此宮以建始殿朝群臣
除佳加水變雒帝以漢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
當塗高魏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者皇覽
蒲桃酒孟德以高箭文帝謂孟德鮮卑奴
井州刺史唐魏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食啖兼十許人時京

反裘負薪明帝破諸葛亮露布曰亮致巾幘婦人
之飾諸葛亮屯渭南蜀馬宜王率諸軍拒之宣王堅拒守罰二十
以上皆親覽司馬宣王見亮使問其飲食及事之煩簡不問其
大討曹初漢元成之世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
文籍先生王追鋒車女尚書明帝選知書女儒林丈人
善擊劍方食羊蔗便以為杖與鄧善彈碁
女中王文德皇后父永奇之曰此自謂侯身明悼毛皇后
不拜晉王司馬晉王進爵王群荀勗並詣王顯曰相王專重便當相
仲從長安詣魏驍騎將軍人水露盤盤折銅人重不致火浣布
青頭雞司馬文王
女博士文昭皇后
雙帶兩韃左右馳射卓我相

貴無上卓所願無極辟兵符牛神怪性賢人者君

子之望袁紹對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一人獲免貪

者悉止沮授諫紹曰一免走衛萬人逐之麥屑蜜漿東術

廚下尚有三十斛求牧受吊不受賀張濟引兵入荊州

州官屬皆賀劉表表曰濟以窮來主人望目龐統為不

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荊州平大祖與荀彧書飛

將呂布督力過三休金元休名尚京兆人與同郡章孝治天

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

祀太祖會陳宮問宮欲活母否宮曰何患無令君乎陳

曰唐陵遷東城太守吏民追之鬼見大勢必驚華山黃巾

巫戒曰將軍字號而此邑名大諸賊自相號字騎白馬者

為張白騎輕捷若為飛燕燕聲者為張雷公三日五百六日一

千夏侯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為將當有怯弱

時太祖戒淵曰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能則自為耳

安能學人夏侯稱字叔權淵第三子爵里刺淵第五子第

能屬文帝聞而請為賓客百餘人一奏刺悉書卿邑浮華友李騰等

以官易富鄧玄茂師語曰難為作下

難為作上桓範字元則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為岐奏免文帝

其仲長曰我輩作諸卿向三公長跪不能為呂子展居其曰君前欲新徐州

世要論魏常抄撮漢書中諸雜事粉白不去手行

步顧影何晏字平叔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

草曹奕弟文叔妻夏侯氏大軍女文叔早死斷髮截耳及奕妻曹氏死文叔

情求許允字士宗為吏部郎選郡中明帝疑其非次召入將加罪要阮

相印許允書一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臺

中有三狗何晏鄧騭丁儀並屬於曹奕于時謗曰李豐

兄弟如游光曹書曰曹美之世熱如湯太傅父子士百行

以德為首九要院氏贊而曜允始是得然無入憲拒範勸之入範

有百行君有幾目晉書曰君好不意雙珠近出老

蚌康字元將孔融與康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聲

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荀彧字奉倩謂傳彧曰

我但識勞我耳荀彧曰荀令君之進善不

為奔走之友荀彧與荀彧荀令君之進善不

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今君

良平之奇賈訓有定太子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濟使

文帝問固之術訓但云願不違子道而已太祖又嘗弄人間訓謂

不對太祖曰不答何也訓曰荀令君之進善不

太切劉景升父子也太
相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

德化 文帝即位問謂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謂曰

賈良平之亞 許曰荀攸賈詡庶乎贊德 唯德可以辱

人不聞以罵 宋漢子曜卿呂布使漢作書罵劉備漢曰一使

則禮簡 全在對酌 賜穀二千斛 魏國建以漢為郡中令

卷 布破眾兵太極皆拜 漢獨高揖太祖今 世治則禮詳世亂

則禮簡 全在對酌 賜穀二千斛 魏國建以漢為郡中令

外不解其意教曰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親舊也 詣賊請二

子 張範字公儀弟承字公先範子陵承子載為山東賊所得範立一賊

其自悉 強負 博物記曰機鐵鑲為之以 國子居美才也

以遂之 國子居美才也 引二京賦察誹謗書 時有

誹謗者太祖察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勅功曹曰此郡少學問者

京賦傳物之書也可求能讀者從受其因他作策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

收攝 能冒難來唯王脩耳 王脩字叔治為孔融妻有

終備 步檐以救門生 王脩字叔治為孔融妻有

是以蔭卿獨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檐乾飯兒負鹽鼓門從從

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已出迎之獲乃下道至土牛盤折而立云門生為

縣所役故來送別揮涕 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 郭憲

簡為西平郡功曹時韓約失衆自苑中還依憲欲取約以微 龍翰

功憲曰人窮來歸云何危之後約死衆欲條憲名憲曰 鳳翼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鄰有 東家丘西家愚夫 孫嶽曰君

善余原過傍而泣師曰 鄉里鄰君學者師模乃舍之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

同故有登山而採王入海而採珠宜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

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 本能飲酒以荒思廢業故

斷之爾 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曰一 錢神樹

行而得錢錢拾以擊樹自爾擊錢者多謂之神 雲中白鶴 孔融曰

樹原惡由已而成端祀之遂其錢為社供 雲中白鶴 孔融曰

謂之網所羅 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

張子臺似鄙樸人 張闢以

北示無遷志 行海外送至遼東盧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

獨一分汲養牛 寧所屬之孫會并及者男女國爭力多買分

為飲食過於牛主於 盜牛遺布 王烈字彥考有過牛者牛主得之

是禮讓過於海表 著絮巾 管寧常著早帽布襦

能悔過善心將生 著絮巾 管寧常著早帽布襦

滕處皆穿 寧自楚海及歸常也一木榻 每省曾子王

駿之言意常嘉之 寧自楚海及歸常也一木榻 每省曾子王

姓論 寧以義亂之時世多 戴雋鳥 張翊字子明義志不仕正始

曰陽鳥而巢門陰此內祥也乃 焦先 字季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

獲家歌旬日而卒年一百五 其相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

有衣結草為 瓜牛廬 先自作一 牂羊謂吳殺爨

索料頭徒號 瓜牛廬 先自作一 牂羊謂吳殺爨

謂魏 魏將伐吳有舊問為先張曰魏卿非肉更相連還本

於是知為 危累 宇伯重京兆人隨青牛先生遊居道側以博為生

言年八九十 寒貧 宇德林本姓石安定人不治產業不畜妻子常讀

若四五十年 熒臂捐捐 文帝為世子好田獵耳非

佳話 惟瑛字季達嘗薦揚州太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人或笑謂希世

河而 瑛情性也有白攻止書者太祖怒曰諱言生 虬鬚直視人

女耳 瑛有變時意指不跪於是瑛為後 珠亮九烈

現瑛解邑不燒太祖今日瑛雖見利而通賓 皆公才也

客門若市人對賓客 若有所感遂而死 終不得鳥鳥能通

明理百鍊不腐 得鳥者畢之一目 終不得鳥鳥能通

飛者六翻之力然無 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衆毛之助則飛不遠 王

毛珩字孝先為東曹掾選舉皆清正之士天下 君有古人之風

莫不以廉節自勵太祖歎曰用人如此 垢面贏衣

故賜君古人之服 太極以素屏風素 傳子

尚書四海禽獸不顯行 古稱曾閔今日荀何 荀子

不長吏漢者 會樂車 鹿車載母

何曾 德行堂堂邢子昂 耶願字子昂 門下摘行客

司馬芝字子華溫人少為書生避亂還賊 門幹盜簪 疑一幹不

芝獨坐中母賊曰此孝子也得免害以 五熟釜銘 文帝賜鍾錄

服芝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就其 此童有貴相當厄於

薄輸取相推鍾寔於心皆謂恭夙 求玉珙書 太子求鍾錄玉珙與

夜匪違安處百客師師皆度矩 求玉珙書 太子求鍾錄玉珙與

三公者一代之偉人 文帝謂華歆王朗鍾 輿車

上殿 縣有勝疾朝見使 是 婦妖 鍾常見一美婦人欲殺之

縣所之傷解婦人即以縣拔血明日暴之至 三人為一龍 華

一大冢中有婦人傷左臂以柄橋縣拭血 與丈夫俱行 歆與鄭素等

與鄭原管軍俱遊學時人號 與丈夫俱行 歆與鄭素等

出武關還一丈夫欲俱計獨曰不可今已存危險之中無故受人既已受之

若有進退可中弄乎衆不忍卒與俱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

俱矣美之不義 華獨坐 孫策待歆以上賓禮每大會坐上莫敢先發

還出之衆美之 還所贈遺 數百金歆密題議臨行謂賓

餘不亂衆人密察之常以 還所贈遺 數百金歆密題議臨行謂賓

整衣躬為具號曰 還所贈遺 數百金歆密題議臨行謂賓

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念卑卑遠行傳璧為 形色忤時 歆以

罪願賓客為之計乃各留所贈而願其德 諷諫合道為貴 周

帝問陳羣羣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 諷諫合道為貴 周

雖悅喜義形於色亦懼陛下實慮且情 諷諫合道為貴 周

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 通而不泰清而不介 歆漢於

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 自知當為公 歆為諸生宿人門

業陳群歆曰華公可謂 自知當為公 歆為諸生宿人門

兩吏詣門相謂曰公在此一吏曰籍當定奈何 事有不便輒與

遂入又語曰當三歲後三歲見果死歆 除秦祀 王

尚書共 論 歆子表為散騎侍郎諸郎年少要與 除秦祀 王

字景興為會稽太守傳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 魚集武庫 帝

同廟則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祀祀於是除之 魚集武庫 帝

時有二魚長尺許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王肅曰魚生於淵而元 采

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遂將殆有界中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 采

招負販而常挾經 兄季中 讀書百偏而 義自見

遇善左氏傳作朱墨別異有從學者遇 三餘 渴無日過

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偏云 三餘 渴無日過

言當以 或問之曰冬者歲之 三反 劉寔謂王肅方事上而好下

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三反 劉寔謂王肅方事上而好下

苟合三反也吝惜財物 夢捧日 程昱少時夢上泰山兩手捧日太祖

乃知日 鈞大魚者縱而隨之 明帝將伐蜀而內外皆以

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揚聲切諫因言雖亦以為不可帝召羣臣

之矣帝謂之雖出貴豈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

如拙誠 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疎焉諺曰一信失 得劉公一

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劉弘字叔和為荊州刺史每有與

或曰 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 司馬朗字伯

道其父字者 怒起逐蠅 王恩性急嘗執筆作書集蠅驅去復

擲地踏 三不肯 劉頴性苛刻為弘弟太守民患之題 膝非佞

人枕 董昭枕肅則肅則則 仕進不止執虎子 董仲舒

子蘇則 推下之曰則則 求徑寸珠 文帝欲求

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求也 帳下壯士 典事有督力為之稱曰

虎癡 帝惜字仲康力如虎而 清者不必 者必自

清 文帝問凡為官長當清 白馬將軍 龐參常乘白 良

將不怯死以苟免 以求生龐德云 東市相斫

楊阿若 楊阿若以任俠為事時人號 丈夫何能作博

士耶 任城威王彭少射御太祖抑之曰決不念讀書而好乘馬擊劍

功建境 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 代郡反以彭為將

黃髮頭兒 既還歸功諸將太祖喜特 言出為論下筆成

章 陳思王植字子建太祖視其文曰汝倩人耶 相門有相將

門有將 貧不學儉卑不學恭 勢使然矣

校巨象 鄧哀王冲五六歲時孫權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群莫

救庫吏 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乃以刀穿單衣

疑迎之 王黎字仲宣時黎也才學貴重常車騎填塞客舍坐客

體弱通俊 黎之荆州依劉表表 誦碑覆墓

檄愈頭風 太祖初苦頭風卧 檄愈頭風

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 文帝與吳質 七子 孔融

焚山 太祖雅聞阮瑀名瑀之不應逃入山中太祖使人一得

臨元瑜 應瑒德璉 劉楨公幹 吳質 詔上將軍以下皆會於酒

軍朱 縹緲質使使 曹真怒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拔劍罵之質接

白 曹子丹汝弟 曹芳不孫使相爾不孫使相爾不孫使相爾不孫使相

孺子 孺子黃中通理 劉虞年十

日 蝕 劉劭字孔才太史言正旦當 或云當

皇 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然禮者四日蝕在其一然則聖

覽 黃初中受詔集五經群 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張伯

覽 黃初中受詔集五經群 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張伯

草書精巧凡家之衣帛
必書而後練之
勿勿不暇草
則號必為楷
求仙

人藥一丸
杜摯字德魯上第賦補官與母丘儉相親為詩與儉
一欲以感切求助也詩云彼此篇病父榮衛動不安聞
有韓衆藥信
三人皆敗德
名而夏侯玄為之宗主求交於儉而不納
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含虛聲而無實才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識所謂
利口覆瓿國之人也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開豁實同惡異多言
而如前以吾觀此——遠
此兒必興吾宗
陳群字長文父寔其祖
之猶恐禍及况服之乎
也謂宗人曰

先與紀友後與羣交
群父紀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群
之間
更為紀拜由是顯名

弘博不伐
劉廙坐弟當誅群言而赦之後劉廙深
德羣羣曰議刑為國非私也——如此掛寶貨

於壁
陳泰字玄伯為并州刺史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
泰市奴婢泰皆掛之于壁不發封及徵悉還之
玄伯何

如父
泰群之子司馬文王問——武陟曰通雅博暢能以
天下聲譽為己任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餘子

瑣瑣焉足錄哉
陳登曰夫閭門雍穆有德有行善哉陳子方
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慕子矣清

回車
陳矯字季弼明帝嘗幸至尚書門欲索行文書矯曰此自臣
職分非陛下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請就戮還陛下宜還——

窻入達
諸葛誕鄧騭等馳名譽有——之請文帝
疾之詔盛饒曰得人與否在盧生爾
名如畫

地作餅
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疾也
才

所以為善
敏於人先舉性行而後言才李豐以問陳韜曰——故
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

激詭之行容隱偽
和洽字陽士時毛玢崔琰選用皆
先倫節洽曰天下大器在位與
中器

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矣朝廷之
議吏有者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形容不飾衣最弊壞者謂之廉潔
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自聖蠶養以入官手夫去教輿俗
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禁難繼之行以檢塗勉而為之必有虛弊古

之大教務通人
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常林字伯理有父
情九——

不為建尉何故考囚
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
當可考——咸嘉之
府夜過吏呼教數明日鴻臚崔林問
林曰卿為建尉耶曰不惟曰——林對
貴非吾之所畏拜

非吾之所制
晉宣王以林卿已為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
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教長幼之教
為後生法——清介傳
苗四人為——

食而耻一物不知
吉茂字叔
坐書
是科舉內學及

不忍欺
為臨汾今居官
清靜吏民——冠憤劫人
王褒

汝欲作沐德信
為清白之子嘉為中正亦復為通人教吉
茂曰德信能少汝信曰我輩父子——

刻
沐德字德信少知有志介解柯人兵作會有先執者呼後執者
耶有食食來後食者曰不也呼者曰——其名播異如此

木人射蔣濟
時苗字德信為善春今往潯陽中潯潯潯潯潯
賈之皆下且少射之後潯仕至太尉濟不
以前戰已為潯潯亦不以潯潯更屬意
去官留憤
苗始之官

楊俊贖王
牛布被髮為僧生一犢及其去留之——
象
楊俊字季才剛鄉王象為人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象使使即贖
之後象為潯潯潯文帝收俊象中頭流血請不從象使使即贖
龍

蟠幽藪待時鳳翔
杜豐字子緒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
子俱來者欲——豈謂劉表為潯潯之主而
勇可習
劉表攻西鄂

釋麒麟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長史李長安
主者所選多不當今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本桓謂許攸

釋麒麟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長史李長安
主者所選多不當今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本桓謂許攸

釋麒麟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長史李長安
主者所選多不當今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本桓謂許攸

釋麒麟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長史李長安
主者所選多不當今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本桓謂許攸

釋麒麟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長史李長安
主者所選多不當今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本桓謂許攸

釋麒麟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長史李長安
主者所選多不當今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本桓謂許攸

釋麒麟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長史李長安
主者所選多不當今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本桓謂許攸

釋麒麟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長史李長安
主者所選多不當今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本桓謂許攸

釋麒麟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長史李長安
主者所選多不當今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本桓謂許攸

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万石

之鍾不以筵撞起音今區區之依何通財同計

人言語殊不易舊故四征有官厨

杜趙儼與辛毗陳群杜胡床掛柱裴潜自感所生幾廢折節

官公羊為賣餅家嚴幹字公仲善公羊鍾繇不好公羊而

前後治行曷相如韓宣為大鴻臚始韓氏以宿德在宣

水排韓贊為監冶舊作馬排後更作人排刺史視去此

州如脫屣崔林為幽州刺史中郎將吳質統軍萬目

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萬目

二千石遺子孫高卿為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車馬皆盡

擁膝抱文書而寢高柔字文惠為刺史

以圖決爭孫禮為冀州牧清河平原界八年不決禮持

我太急辛毗字佐治諫文帝帝怒起奮於陛下甚樂

於群下甚苦帝從帝射雉帝曰樂哉與劉孫不平

不過不作三公明帝時劉放孫資見信於上制斷朝政大臣

天地之性高高下下帝欲平北

宜戚而喜何以能久初

罷女樂曹洪置酒大會今女倡著單綬之衣頭戴一坐皆笑

帝不法服不見卓見帝著襦被綬綰半衣

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密

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太和中議封禪使陸機意

過其通高堂隆學業明志在匡君及至當事不當爾耶

救楊彪楊彪收錄荀爽孔融

石不亂寵與王凌不平凌毀寵病老明帝召子孫皆長八

尺寵子倕倕子長武寵老苦汝來過田豫字國讓居

葬我必於西門豹邊豫病戒其妻子曰

舉袖以受秋金鮮卑等

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明以爲前所與物顯露不如持金乃還豫金三十斤

觀絲開傳以納我今弊——乃遭唐虞之世免防風之

誅郭淮字伯濟黃初元年奉使質文帝踐祚而道得疾稽留帝責之曰

曰臣聞五帝先道氏以德夏中聖人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科禁

後政案始用刑辟今——達白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

達問以善事數曰——達曰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

名爲聖人濁者爲賢人觀性脩飾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後文帝問曰願復

聖人否邈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

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西域流

通荒戎入貢徐邈爲涼州刺史風化聖人以清爲

難而徐公之所易盧欽稱邈曰徐公前日之通

乃今日之介或問欽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選入

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者

屢轉相倣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

有常

古人之交張遼與武周有隙遼欲請胡質爲質辭曰

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客口今以睚眦之恨

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與周平二人

皆二千石才王柔字叔優王澤字季道郭林宗曰——叔優嘗

果如名子皆依謙實以見意王和——默字康靜

道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王和戒

蔣氏翁任氏童任昭先夙智早成白馬素羈西

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謹言——楚王小字朱虎故

四聰八達三豫諸葛誕與夏侯玄歆相題表以玄驍四

以父勢爲——九發吳芮家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家以

貧家者見苻十六世孫綱曰君何類長沙王似微每見高山大

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士載濟河論

著——以爲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井水東下今淮北

也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日守水豐常收三倍於

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廣潛渠

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

軍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乞兒乘小車獼猴騎土牛

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州泰爲宣王辟三十六日爲新城太守鍾繇謂之曰君得獨登臺府三十六

日據麾蓋守兵馬——一何缺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文采故守史職

何邊也鍾會母賢鍾會母張氏字昌蒲蘇之妻備身正行妻孫氏

孫氏謂公曰妾欲得男故飲以得男藥而反謂毒之

公曰關於食中與人藥非人情也孫氏由是得罪定五字

松作表每呈輒不可意鍾會取視斷腸前洗縫腹膏摩

爲——松悅服景王曰不當爾耶

華佗字元化一名雋年且吐蛇佗行道見病咽塞者食不得下佗曰向

之立吐蛇一枚懸車邊疾者五禽之戲佗曰吾有一術名——一

諸佗見疑懸此好以十數

後五曰鳥以當導引戶樞不朽又曰人輪欲得勢動但不當使極

中不快起作一戲

不得生

猶——朱建平相——文帝曰當壽八十五至四十有小人謂夏使

皆如言文帝年四十病謂人惟當嫁卿阿鴛耳

收先亡無子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前君雖少當

以後事付鍾君吾時明之曰——今欲嫁其妾阿鴛使得善處思建平公

妙去

人病後八月一日破黃巾賊劉楨夢地四足穴居門中宣曰此爲國夢

非君家事地女子之祥足非地之所宜當殺女子而作賊者文帝夢蛟屋

兩瓦墮地化爲鴛鴦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許卿願宣曰夢者意耳

易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官人相殺帝腹夢摩錢又欲令滅而更明宜

曰此自陛下家事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時帝欲治之罪備於太后但知起
得而問曰吾夢狗何也曰君欲得美富爾有項出行果遇豐膳又問曰
昨有復夢狗何也曰君欲墮車折臂又問復夢狗何也曰君家欲失火俄
火起其人曰吾皆不夢耶試君耳何以皆驗宜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
夢無異又問三夢獨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宜曰狗狗祭神之物故始夢得飲
食祀此則為車所轆故中夢墮車轆車轆則載以為轆故復夢失火也

家雞野鵲猶尚知時
管輅字公明年八九歲嘗善視
天文常云一況於人乎及成
人果明周易鳳角占相之道

大蛇銜筆老書佐烏
為王基作卦床上有大蛇銜筆老書佐烏
鳥來入室與燕共聞燕死鳥去老書下耳

與鷺聞老鈴下
為王基作卦床上有大蛇銜筆老書佐烏
鳥來入室與燕共聞燕死鳥去老書下耳

鯨為黃熊如意為蒼狗
夏漢相之子一燕
王經見惟使轉作卦曰君夜在堂戶前
有一流光如燕射者入君懷中射於有

爵入懷遷官之徵
王經見惟使轉作卦曰君夜在堂戶前
有一流光如燕射者入君懷中射於有

射覆
取燕乃燕案物使一轉
索餘光經笑曰實然曰言遷官之徵
第一物金案案物使一轉

蠅在鼻上
何晏謂韓曰夢青蠅數十來鼻上駭之不去何故韓曰
鼻者良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

要言不煩
何也韓曰夫善言者易而語切不及易中韓曰
日晏歐皆諫

鬼躁鬼幽
鬼問何故已有凶氣未也韓曰韓之行步弱不
東青腫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

何平叔
何之現候竟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浮容若攝木謂之鬼幽
故鬼躁者為風所吹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藏也

才如盆盎之水
又曰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
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

背無三甲腹無三壬
韓曰天與我才明
不與我年壽恐四

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
皆不壽之驗果如其言

守精氣無染掛無天限
皆不壽之驗果如其言

守精氣無染掛無天限
皆不壽之驗果如其言

右魏志三十卷

致止
董扶字茂安發梓潼少學政
言人莫能當所選致止也

羽葆蓋車
先主會
東南原

顧自見其耳
先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
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

菜者
曹公數遣親近密視諸將有實客酒食者輒害之備時關門將人
種菜者使人關門既去備謂張飛曰曹公必有疑意乃夜去

解裏肉生
備往荆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廁見一慨然乃
還坐表問之曰平常身不離鞍解肉生清今不復騎

的虛
劉表謂備會欲因會取之備為如廁潛遁出
功事不虛是以悲耳

濟大事必以人為
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備是
曰的虛今日死矣可努力的虛乃一騾

本
荆州人多歸先主而備保江陵先
主曰一今人歸吾何足為去

疾
習鑿齒曰先主雖雄壯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
升之屬則情感三軍總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其所以給物情者豈徒

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
孫權謂左右曰吾不
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三人皆人傑也
有度能得人死力
諸葛亮連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

梁父吟
孔明躬耕
自好

自比管仲樂毅
亮身長八尺自比
時人莫之許也

抱膝長
亮身長八尺自比
時人莫之許也

臥龍
亮身長八尺自比
時人莫之許也

伏龍鳳鵠
備問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
也將軍宜願見之乎

不可屈致
先主欲今庶與俱來庶曰此人可
見一宜枉駕顧之九三往乃見

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

先主與亮情好目密關張等不悅先主曰

諸君勿結耗

備性好人以見牛尾與備備自結之亮曰明復言將軍當復有遠志但一而已耶備曰我聊以忘憂耳

寸亂矣

曹公推徐庶庶母庶母先主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

擒

亮生獲孟獲問曰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觀營陣易勝耳亮縱使更戰一而亮猶不獲不去曰公天威也

諸葛走生仲達

亮稱辛卯馬宣王案行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至遂至

牛流馬八陣圖

亮性長於巧思揷連弩其出其意咸得其要

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黃承彦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而才堪

則同床恩若兄弟

關羽字雲長與張飛同鄉到部司馬先主與二人

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

羽為曹公所獲寄養父留之意使張達以情問之羽歎曰

文武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

羽聞馬超來奔其才亮知羽愛前乃答之曰

護前上破臂刮骨

羽嘗為流矢所中貫臂後發雖至陰兩常痛豎曰當

夢猪噬足

羽初出軍圖所中貫臂後發雖至陰兩常痛豎曰當

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

張飛要將不得還果死

獨坐窮山放虎自衛

先主其不降顏曰我州一頭便所何為愁耶飛壯而釋之

羽飛萬人之敵

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人咸稱

日過健兒而令在左右取禍之道也

羽

主字幾為開張所殺

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不

都為

伏引去雲雷鼓震天以弩射於後曹軍驚敗明旦先主視其

虎威將軍

雲中號

南州士之冠冕

龐統字士元少時

拔十失五猶

其

得其半

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惟之統曰

陸子駕馬願子駕

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不

牛

陸績願助並會昌門統曰

拔樊抑

一一人不驚牛能負重致遠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

許

蔣濟論許子將棄賊不平以其後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

統守未廣

山之南

使處治中列

使燒糜竺家

糜竺從洛陽歸路見一婦人求寄載謂曰

項枕卧語

簡雍性簡傲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出

釀

財物日中而火大後

具時天早華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微令與作酒者同罰
先主游見一男女行道桑曰彼欲行通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其具
原隨者簡耿謂耿為簡耿音一拜一起未足為
勞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辦逆折以辭籍入拜
機捷類如此安身為樂無
憂為福秦密字子
策曰天頭天耳天足天姓吳道張溫時見問曰
乃者西顧溫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於九皋聞于天
曰天有足乎安曰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備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劉曰何以
知之安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
違覆而得中
猶弄弊蹻而獲珠玉
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連獲珠玉
也——大丈夫如何與兵子語劉已字子初不與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馬良字季常兄
大文夫與世當交
名諱曰良眉中
有白毛故以稱之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
謂也董允字休昭與費禕等共期遊宴嚴為已辦而董快詒允快年少
也今召已自屈方展
老革彭羕劉備云——荒僻方者老革也
擧頭視屋憤咤作色
廖立諱諱先帝嚴毅東臣言國
家兵衆者——曰何足言於某處
良伴李嚴與孟達書言與孔明俱
卒非過妻之人面
非受履之地劉琰妻胡氏有美色入質太后留經月乃出琰
與後主有私呼五伯過之至以履擲面胡以告琰
下微有司曰
夢頭生角曰魏延夢頭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
也延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
落度揚儀儀望曰往者丞相之發之際
也頭上用力刀之甚矣果被誅
吾輩輩輩輩輩輩——如

此坐此
潛心典籍向勛少時韓渢文學然不治素給自去長史
校書講論古義
張府君如瓠壺
張商為益州太守渢聞起
不于時事云云
談啁流連
後諸亮咨事送者數百車渢與所親書
殺令縛與吳
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
類此裔字君嗣時為亮長史
夢井生桑何抵——以問趙
之物會當移極死桑字四
路承君
先主與劉璋會治張裕為從事
十八君壽止此果如言
生門不得不鉏
先主誅裕諸葛亮請
具授
先主誅備其
諱其訓後也如言劉
說說謹昨
五光好公羊而讓左氏
已具矣當授與人也
者偏枯之物
光貴費禕曰
一可權行之耳
指摘
痛癢
多如是類
笑譙周
譙周身長八尺兒貌素樸見諸葛亮
石平
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
周作仇國論曰
建之國大龜七無恙者恒多
慢與小有憂者恒惡善
射幸數跌不如審發
日不為意似改步
典午
司馬文王為魏相國周書板示文立曰
快士
司馬宣王謂黃
權公衡——也
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
書皆有意理
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使
琬非百里之才
蔣琬字公琰為廣都長先主見其貌不
又沉醉大怒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
為政以安民為
夢牛頭流血
琬——問趙直直曰見血事明也
本願公察之
董允費禕優劣
費禕與董允齊名時許靖夜子允父和許
車和建開後唐唐給之允有勝已之德使先上

及至諸貴人車馬甚多，先神色未泰而，雖是然自若。父知
之謂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而今而後吾意了矣。

才力相
縣若此甚志

食雖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重允代，轉為尚
書令欲教之旬日之中，事多煩滯，乃歎曰：非所及也。

君信可
人必能辦賊

試君但有遠志不在當歸

射猿

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

造門耶

兄供養之日長

節之日長報養之日短

有體上下不可相侵

李氏三龍

右蜀志十五卷

夢腸出繞吳昌門

鸚鵡張大語

赤鬚

主責堅為卓軍所攻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

乃脫憤令親近將拒

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

除狼得虎

漢傳國璽

孫郎

士

兒難與爭鋒

高岱

千吉

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

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

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面如此當復建功立事

方頤大口

孝廉此寧哭時耶

三妙

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狔犬耳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

迴船受箭

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二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狂不可行乃還

州章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燕平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見

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孔融為賊所圍應平遣使求救

少友融既得濟融益奇之遺以當歸曹公聞其名遣書以送封之

子之階未從何而死乎權其董奉一丸藥士藥

勇士孫權在武昌欲還東下道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避及東陳升堂拜母張昭字子布與孫策射虎車

勢成敵不來矣為方日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酣飲權於武昌臨釣臺

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權既即尊位會百官歸功周備

大后相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

下屬老臣昭曰一思以恩臣臣若土塞其門昭曰

寺家人不知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曰一至於此諸

必有中左右恐有酒失非必見之權曰願公在坐使人不樂

葛其先葛氏本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

因并白鼉鳴龜背平諸葛融先是公安有靈龜鳴龜背平

秣陵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金陵秦始皇東巡經此

巫見大巫張紘與陳琳書數其文琳答曰僕在河北與天下

論出其表積以致恨其言也今景與在此足下與子

舉篇見字欣然獨笑精策與孔融書曰前勞手筆

論出其表積以致恨多蒙書每一如復觀其人也

不十年以言語辯捷見知孫權問汝彼相舟惟相中舟平尚曰檣櫓松枅亦中

吳蜀相嘲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曰大者有禿鶩小者有鸕鶿性

周郎周瑜字公瑾年二十四吳中呼為一

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足

不覺自醉瑜瑜折節客下終不與校昔後自粉服而親

曲有誤周郎願重之乃告人曰一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

絳衣行膝呂蒙字子明年十五六隨擊賊母患蒙曰

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當貴可致

作塢今者學識英博非復

牛蹄中魚翼吳下阿蒙蒙曰一

江漢有難近步騎不暇及

踈帳縹被且夕之命待不可望之

足以及驚駭老子否曹公出漢時劉表勸甘寧夜入魏軍

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軍中乃選百人徑詣曹公堂下接

人者也魏使那占拜權為吳王貞有驕色徐盛於情願同列曰盛等

薄落圍魏文帝有漢江之志徐盛建計從建業築

債家至門輒言後上設假樓江中浮紅船諸將以為無益

豪富相還潘璋性博蕩嗜酒居貧

釋禱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呂範

持虎鬚朱桓奉勅曰巨當遠去顧一將下鬚無所復恨

席弩賦張純張儉朱異俱童少見朱據據各使賦物賦賦曰

虎魄不取腐芥虎魄不取腐芥

磁石不受曲鉞不遇新制與書曰一過而不存不亦

能步行日可三百里之行之大道德一鼓吏

折中國妄語兒策謂翻曰孤

盜跖欲以餘昔再至壽春

東南之美非徒會美寶為質雕

財汚良家翻聞曹公辟曰一

稽竹箭翻與孔融書融答曰聞延陵之

美寶為質雕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

摩益光張結與孔融書曰虞仲期前

當開反開翻來壯與虞芳相逢壯人今翻曰避將軍軍和翻曰

世豈有仙人也翻性疎

夢吞三爻翻夢吞三爻

體不媚翻放奔南方去自恨一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懷

橘遺母陸績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曰術

務道德而惟尚武竊所未安孫策與客論四

清濁太三十一

明善惡太分諸葛亮聞張溫之敗未知其故思

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時飢荒客多困乏驍統為之歎

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食其少其姊數問統曰一

誠長者之事漢子式表陸遜取良人陸後詣都稱式佳吏權

柴桑換屯陸抗與諸葛恪換屯

推僑札之好抗與晉平

賓友目孫登為太子

抗抗推心服之特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推僑札之好抗與晉平

賓友目孫登為太子

休願讓陳表為四友謝景范師刀玄半衡等為賓客使明結作一日英
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格精諳時機達幽究微則願謹辭謝遂言龍
釋結則謝景范學範從游復同科則范與半衡私訟之曰元遜
才而疎子嘿精而復叔發辨而孝孝深而後所欲言皆有指趣

金有
刀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
賀齊封山賊賊中有
善禁者無與官軍力

佳將
御不得援弓弩射矢皆還自向齊曰吾聞一乃作勢
木白持選有力者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殺甚計
有令名

空船散米
全琮父使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散用
為一空船而還父怒琮曰愚以所易非急而士大
夫方有倒懸之急故

蝦蟇
廉價為廣州刺史或語蟇一長
便振聵父更奇之
一丈精不信後取之長四丈四尺

自墾田
鍾離牧居永興一曉縣民有惡之遂以稻與縣長
聞之舉民千餘攻清澤之民惡運稻故不食田
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

字民無上
是儀本姓孔融字伯
可改為是乃為
不起大宅

九宮一筭之術
家有起大宅者權出問之左右曰似是曉
家權曰儀俗必非也問果他家是見儀者
趙達能一計飛蝗射隨伏無不中或曰飛者不可按此殆其術遠取小
豆數斛播之席上並處其影驗果信實過知數卒無差焉

八絕
皇象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亦能書象對其
實其精如此
問甚得其妙嚴武園基莫與為輩象善夢十不
失一曾不與善畫惟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此作態如生權奉手
彈之又有鄭燦能相人吳鏡知風氣劉愷明天官通達算術謂之

誤墨成蠅
見葛仙公
出從吳主到洲遇大風百寶
每醉常入陵水中時竟日乃
船多沒仙公船亦沉吳主恨恨久之見公從水上來衣履如故

姚光
不沾而有酒色言作伍子胥見請曾設酒不得即委之
者有火術吳主積穀數千使光坐其上又以千束荻束因猛風播
之荻盡而光端坐吹中振水而起把一卷書吳主視之不能解

介
象又仙人一有方術吳主稱為介君從學蔽形之術又能種瓜果皆
立生吳主欲輸象庭中作稻汲水釣之果得鰲魚又欲得蜀薑

符以書竹枝使人
騎之須更得藍
藍田生王真不虛也
少名種見而
奇之曰一格長七尺六寸
少騎者折頸廣額大口高聲
諸葛子瑜之驢
似驢權大會
群目使人牽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格
曉請筆益兩字乃續其下曰之驢舉坐默笑
軍旅之事將

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
權命格行酒至
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格曰昔師尚父九十
秉旄節猶未嘗老今一何謂不養老也昭幸無辭
朝伏食

富潤屋德潤身
權問格何以自娛而更肥
稱求知不保
射使

馬錫耳
格歡權馬先錫其耳范錫期格曰馬雖六畜果
已而
馬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格答曰母之於女
恩愛至矣穿耳附

食馬矢雞卵
馬矢格曰願天子食雞卵
馬矢格曰願天子食雞卵

白頭翁
曾有白頭鳥集鰲前權曰此何鳥也格曰
所出同耳
也張昭自以家老疑格戲之因曰格政堂
使格復求白頭母格曰鳥名雞母未必
有鳥試使權求鳥父昭不能答

以道望人則難以
人望人則易
格與陸遜
書云

鉤絡帶
先是蓋聞曰諸葛格
何相求成子問成子問反語石子問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園葬者
後焉鈞落者校飾章帝世謂之——格果以華席裹其身而莫東其腰投
之於

一朝羸縮人
情萬端
格始退軍肅友知其將
敗書與滕胤曰

一木之杵孰與
方國之封枯墓三百孰與萬人之將
蘇頌和博奕唯
作論戒之曰——此人

家筐篋中物耳
時在所數言
瑞應驗以問

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
曜曰

主者三

華嚴疏曰——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
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三事
而上失其三望者則
怨心生而功不建

右三國志畢

諸史提要卷第六

諸史提要卷第七

晉書

唐御製 帝紀十卷 志二十卷
列傳七十卷 載紀三十卷 總一百三十卷
宣帝 懿字仲達父防 始封晉王 追封帝

景帝

懿字武 昭字子元 宣帝長子 始封景王 追封帝

文帝

昭字子上 景帝母弟 始封晉王 追封帝

武帝

炎字安世 太康五年 太熙元年 嗣年五十五

惠帝

衷字正度 永寧二年 太安二年 永興二年 永寧二年 永興二年

懷帝

縉字豐度 永嘉五年 永嘉五年

愍帝

鄴字彥機 建興五年 建興五年

元帝

太興四年 宣帝孫琅邪王子 建武元年

明帝

紹字道徽 元帝子 太寧三年

成帝

衍字世根 明帝子 咸和八年 咸康元年

康帝

岳字世同 成帝母弟 建元二年

穆帝

聃字彭子 康帝子 永和十年 升平五年

哀帝

丕字千齡 穆帝子 隆和一年

廢帝

彝字延齡 哀帝母弟 相溫廢為海西公

宜以事斷不可引書為乃具
其今太子書之武帝大喜
五市 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網紀大壞
釋時論錢神論任子春秋 王沈作一魯褒作
疾時 帝在華林園問蝦蟇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為
何不食肉糜 曰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
子氣 懷帝初誕有嘉禾生豫章先是望
懷帝 少英猷 後以豫章王入統 天安清劭 謂人曰
章 帝名 薄太后面如生 盜發薄太
之事 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帝泣曰寔厄如此今後聞
在豆田中 初有童謡一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童謡
蝗 大旱司農省豫州為蝗石動 着青衣行酒 帝 戎
服執戟 使行酒執蓋 學者以莊老為宗 而熟
六經以虛薄為辯而馳名檢行身者以放蕩為通而焚節信進
仕者以苟得為貴而辭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俗吏
劉頊屢言治道傳咸每 灰塵 其倚杖虛噴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
糾邪正皆謂之 灰塵 若夫文王日旰不食仲山甫夙夜匪懈
共嗤以 熬墜三山鯨吞九服 琅邪王毛
骨非常 元帝生有神光一室盡明所藉素如始刻及 舍長官
禁貴人汝亦被拘耶 蕩陰之敗成都王穎今諸關無
止從者宋典復來策帝 帝即晉王位辟攝屬 引觴覆
馬笑曰 史乃難過 百六掾 帝即晉王位辟攝屬 引觴覆
帝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 之於此遂絕 冬施青布夏施練惟

帳 太極殿廣室施帳帝曰漢 崔釵 將拜貴人有司請市
有天子氣 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歲後 故始皇東游以
未及至元帝渡江 厭之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然方四百三十七歲猶
五百二十六年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
大安之際童謡曰 是歲帝與西陽汝 牛繼馬後 初玄石圖
南南鎮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 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檻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
酒酖牛金而奉生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焉 日與
長安孰遠 明帝年數歲屬長安使來元帝問 明帝對曰長
安靜條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問 論聖人真假
之意 明帝年數歲屬長安使來元帝問 明帝對曰長
王敦以帝為朝野致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曰皇太子以
何德稱爵色俱屬溫端對曰鈞深敬謹非淺局所量 采以為然乃止
乘巴滇駿馬 某將軍兵內向李客知之 微行 夢日
環其城 又數 黃鬚鮮卑奴 帝幸荀氏
狀類外氏鬚黃故 七寶鞭示騎 使五騎追帝帝馳去馬有
狀謂帝曰 七寶鞭示騎 使五騎追帝帝馳去馬有
編以七寶鞭與之曰復有騎來可以此示俄追者至 常日白頭
問云已遠因以鞭示傳玩久之又見其冷以遠而止 對曰大
公何在 成帝少聰敏南頓王之誅帝不知問度亮曰 對曰大
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 度傳送酒於江
與犬犬驚懼而表 立始之際丘山傾 成帝有疾度米自
之帝怒曰 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帝諱也水翟然至是果驗焚
日郭璞識云 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帝諱也水翟然至是果驗焚
鳩鳥 穆帝有獻鳩鳥者帝怒 斷穀餌長生藥 哀帝非
鳩鳥 穆帝有獻鳩鳥者帝怒 斷穀餌長生藥 哀帝非

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
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瑶光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

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三日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伐無道五曰殺星主殺有罪六曰危星主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一主天二主

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一主秦二主楚三主燕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中四星爲貴人之牢輔星傳子開陽丞相之象

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

三台六星

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泰一躡以上下一曰
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端氣

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 詩云
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郁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太平之應

也二曰歸和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誓上向有蓋下連星見
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凡天地四方昏蒙天地靈君臣乖若下隴兩不結衣

而有主名曰雲韓一如有趙一如牛楚一如日宋一如車魯一如馬衛

越一如龍蜀一如
置十九州
司冀衣豫荆徐揚青幽平

極之廣八鈞之外名爲八極——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自下而上

如之地
掘地得古銅尺
荀勗造新鍾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阮咸譏其聲高而脆

悲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也必古今又有長短所致會咸卒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歲久欲腐不知何代累長勗尺四分

得圓石狀如水碓趙石韋造建德縣

續成讀是王莽時物律歷志
子夜歌
元中琅邪王軻之家有鬼歌
子夜即
中書令王珉與婢有情愛甚篤婢
公莫釋

此曲也。團扇過苦婢羞歌而珉好提白團扇故製此歌。今之巾舞也。相傳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白。昔舞辭。

害漢唐也然其標在公莫源河見其壁從來已久矣

攀雲附翼武帝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荀勗爲太

兩轡中二千石二千石皆千石六百石朱在轡 惠文冠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為名亦云惠者勉也其文 黃帝皂衣纁裳放勛形車白馬 皐蓋朱

貂蟬 待中常侍冠加金
瑞附蟬為飾

解勇神羊屬邪使見人則觸不直者謂之貴古義人不冠者上取也

爭咋不正者楚人以為南冠客恥執法中元帝頗有壯髮始引憤服之王莽頂秃又加其屋漢注冠連堅者宜長耳今介憤上責臺屏

也社惠文宜短耳今平上慎也
王貸於百姓無以償乃上
沈郎錢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
沈郎錢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
沈郎錢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

輪中者謂之四六吳興沈氏小兒戲謂

之——錢不多由是補貴食貨志

病皆祥診 凡草木之類謂之衆猶天胎高微也虫豸之類謂之

木介 甲兵之象 如孽椿

言浸深也甚則里物生謂之晉世寧之舞

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無五霸言晉世之士有偷於酒
食之間而不及遠晉世之寧無五霸之在手也 **烏杖**
元康中天下始

相傲爲——以拄抗其後稍蓋其
鐵住則植之元帝江外獨立之處
無顏恰初鑄造白恰橫建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水嘉

假髻借頭稱去其姓名無顏者愧之言也於林及籠上裝之名曰——或名假頭至於貧者不能自辦自就無一

頭就人借頭後天下騷動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其患也其奈

沙曹何子其唱曰——後曹爽誅不畏岸上雲但

子方一 序——王濟小字阿童武帝聞之加禮龍驤將軍之

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

又曰官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鷄鳴不掛翼吳復不用力

千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素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與四十年元

帝儒而少斷南風起吹白沙國何嗟哉千歲麟生齒牙

又曰城東馬子莫驚鳴比至來年經汝南風賣后字也白晉行也

沙門太子小名也晉賈謏國也言賈后與繇后太子而趙王篡奪之應阿

子汝聞不

得父

是馬駒今定成龍子

與內侍生

拉颯

黃頭小人

王恭在京口忽聞百姓云

王恭在京口忽聞百姓云

王恭在京口忽聞百姓云

王恭在京口忽聞百姓云

王恭在京口忽聞百姓云

王恭在京口忽聞百姓云

王恭在京口忽聞百姓云

王恭在京口忽聞百姓云

王恭在京口忽聞百姓云

奉聖典若操刀執

五刑所以寶君子

人主詳其政荒人

主期其理事

主者守文大臣釋滯人主權斷

善為政者看人設教

右志二十卷

宣帝託以風痺

老物可憎不足惜

必此女

在官后

狂以卑位

以避之

離思賦

以絳紗繫臂

乘羊車

乘羊車

乘羊車

乘羊車

乘羊車

乘羊車

將萬人而進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一恣其所之至

此固將種

便安般官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洒地以引車

五可五不可

對曰此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怒曰

破汝家

具初后詐有身內

入官衣中有火

家兒

始知天下有丈夫

銅馬入海建鄴期大

一夜齒盡生

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

杜姥宅

兩龍枕膝日月入懷

孝感所致

海沂之康實

思黃雀多便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以為

有丹赤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而泣

長而色黑官人皆謂之蝦蟇相者驚曰此其人也帝召之侍寢后數夢

孝感所致

海沂之康實

思黃雀多便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以為

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徐州刺史呂虔

以州事政化大

行時歌曰

今日方知見顧之重

武帝為晉王祥

之五者立身

之本

門無雜吊之賓

達吾二子有焉

門施行馬

佩刀

論語集解

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

與妻相待如賓

古稱曾閔

今日荀何

不食太官所

設

蒸餅折作十

設

蒸餅折作十

設

字——上——不——日食萬錢猶去無小紙書勿報

人以小紙為書下署無以銅鈎敲紉車瑩牛蹄角都官

劉李奉曹雅有姿望賜物觀其占謝謝——遠客

朝見必以劬侍直每諸驕奢簡貴亦有父風劬——永

故相精食必盡四方珍異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

士可傳史冊耳幸少無可書之事今年決下

婢子品破初亡妻繫其子岐辭以疾擊獨哭而出曰——王

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導字恩祖勸庶兄也性亦

物翰札簡傲城陽王我祖其大聖乎初曾侍武帝宴通而

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貼服孫謀

之先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復指諸孫曰

此輩必遇亂亡及後被石仲容狡無雙石苞字仲容不

卿是我輩人苞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曰官中

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苞鎮淮南

又以威惠服物監軍王琇輕苞素微入聞童謡曰——齊奴石崇字季

小名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崇少敏勇而有謀父苞

為言苞金谷梓澤崇有別館在河陽之一名——二十四

友與潘岳誦事貴譚以奢靡相尚崇與王愔羊琇之徒以

蠟代薪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珊瑚樹有高

三四尺者武帝每助愔嘗以珊瑚樹贈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

方屬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命左右悉取六豆粥非萍

家崇嘗作豆粥以饗賓每冬得非萍盡嘗與出遊爭入洛城崇

且至難竟豫作執事客來但作白粥投之非萍盡嘗與出遊爭入洛城崇

長崇後知之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

少何以輕就人宿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與等善聞當有

得應崇徑進於後者幸出曰綠珠吹簫弄秀使來之崇盡出

婢美數十人以示之晉書謝安嘗被羅敷曰在所擇使者曰日本受命指索

到門崇謂曰——我今為汝得罪位知財為害何不

早散之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及車載諸東市力數飯化為

赫歐陽堅石歐陽建字堅石世為方士孺子有好

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夫老謂之曰——此今之顏

子也枯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須委質事人復

何容易與王沈俱被辟於曹爽詰曰——及爽敗沈謂詰曰死

生有命非由居室都督荆州明長史陳人惡之

多毀舊府枯以——普加禁斷有

十年之積

之積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

輕裘緩帶

在軍常身不

吳人稱爲羊公

被甲鈴問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暇

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

命交誼抗稱

王當國羊公無德

抗嘗病枯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

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

抗嘗病枯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

拜爵公朝謝恩私門

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

必與此山俱傳

風景必造

臥護諸將

帝欲使

涕淚霑

帝欲使

罷市巷哭

南州人

爲枯諱

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

取所弄金環

枯年五歲時令乳

名

門爲枯改戶曹爲辭曹

相墮淚碑

襄陽百姓於岷山枯平生游憩之所

鬚鬢皆爲冰

枯卒帝哭之甚哀

功名之際

枯不取吳不必須目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後時哉

拜爵公朝謝恩私門

老根於

後時哉

曰

吾所不取人巨

樹私則肯公是

大感也

以白士而居重位

何能不

見所失物也

孔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李氏子即枯前身也

臂三公

相者曰猶出

官舍產憤遷而留之

歷官清純

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

杜預字元凱博

歌器

周廟一漢末喪亂不復

飛渡

江吳都督孫資與伍延書曰北來

以計代戰一當萬

軍而人故不覺直至陛下廣歎而還

兵威如破竹

或曰百年之冠未可盡也

預生送敵

王濬先列上得孫欽頭

後世無叛由杜翁

杜父

刻石爲二碑

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

孤行

預立功之後號忠經爲春秋

左傳癖

相馬又甚

但恐爲害不求益

預在荊州因

大蛇垂頭而吐

預在荊州因

置針著常所坐氈中

預字

人祇呈耽

史曰公起平吳

刺流血

史曰公起平吳

世恨太子太子患之

刺流血

中外人聞

預在荊州因

世恨太子太子患之

刺流血

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桑
技不獲瓜分空懸云云
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

公耳陳養父為親尚書今時劉醉見幸於魏明帝諸卿專權終正
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後帝意果釋

領袖有裴秀時人語禹貢地域圖秀作一十

服寒食散當飲熱酒秀一而飲若武庫五

兵縱橫裴頠字遠民秀次子弘雅有遠識傳學稽古自刻石

寫經時天下尊卑言談之林藪裴頠字遠民秀次子弘雅有遠識傳學稽古自

崇有論頠深惠時俗放蕩不守儒術何晏阮籍等

善宣吐裴楷字叔則父徽楷明簡有識量弱冠知名少與王戎齊

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武帝為撫軍妙選僚佐以楷為

王人如近玉山映照人楷風神高

探策得一武帝初裴探策以

飲人狂藥責人

正禮石崇以功臣子有才與裴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孫季舒嘗與

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楷性寬厚與物

一夜八徙故得

裴頠兄舒見而悅之即與舒果題二王國之

裴頠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曰

裴頠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曰

裴頠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曰

裴頠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曰

免難楷子與妻太宰亮女後歎其神雋楷疾篤詔遣黃門

有知人之鑒楷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

知國寶楷子楷字國寶風神高邁見者敬之特為王綬所重每從

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裴頠字景思謝鯉

子裴頠字景思謝鯉

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裴勅字道期楷

性虛和又嘗在周觀坐與人圍棊頗司馬行酒還未即飲司馬

八裴方八王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

一臺二妙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

得筋靖得肉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

伯玉其不免乎居說神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

飯化為螺初裴家人於飯地

四體

書勢裴子恒字巨山

字有六義象形日月是也三日形聲

裴頠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曰

裴頠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曰

裴頠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曰

裴頠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曰

裴頠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曰

江河是也四日會行武信是也五日有八體三日刻符四日龜書

六書王莽時使觀禮堂校文字改定古文有一

五曰篆印六曰隸書七曰篆書八曰隸書九曰古文十曰古文

池水盡黑張伯英草書精巧凡家忽忽不暇草書

草聖寸紙不見遺書王人前珍字叔實年五歲風

珠玉在側覺我

入微理其後多病

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王家三子不如衛家

一兒名皆出於下世云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在三之義人之所重

金聲於中朝玉振於江表

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被看殺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者如

棟梁折矣

杜又膚清叔寶神清

當時第一

其間可容數人俊又云其為有識者重如此

中興名士唯王

鵲鵲賦張華字茂先學業俊博辭藻溫潤初未知

承及玠為

也時人比之子產華強記熟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

劍穿屋而飛武庫火華懼因此發作列兵固守然後

見一莫知所向桑化為栢初華所封壯武郡有

少子號以勤華避位華曰天道玄遠

載書三十乘惟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博物洽聞聲震遐邇定官書皆實華之本以取正天下

毛惠帝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華

龍肉陸機嘗餽華鮮華發器便

蛇化為雉

石鼓吳郡臨平岸崩出一捷之無聲

龍泉太阿干將莫邪初吳之末滅也

其言聲聞數里

劍佩之因居煥為豫章豐城宰求之煥以劍佩徐君

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以劍佩徐君

乃于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日華死失劍所在煥幸

長數丈華數日先君化去之

之精者劉子楠亭子有相才者於亭中與劉刺史義父不成下教

劉子非為人寫黃紙者為晉四品史訪問全篇

大不堪小或謂卡日君才簡略

八達安平獻王字宇

史 131-425

達宣帝字仲達字季達字顯達字惠官失其任得者

亦不足貴魏文帝自太子即位欲就雲母輦青蓋車

帝給平雖見杜門賦諱遠印章著以見志 鈐刀

豈不能一割出諸腹心先以承為湖州承行遠武昌見教

與之宴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

耳平承以秋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教果曰彼學壯語何能為也

草萊車相上荒殘承自餘約乘兵聞拙速未親工

遲承答甘此兒乃敢彈我教王恬為御史中丞桓溫

畏也可示不臣劉氏韓延之字顯宗以劉裕父名魁字顯宗

疾風彰勁草史臣曰語曰陰雨則出積車

而內露車平原王幹清虛靜遠簡於情欲獨懷百錢

齊王同平趙王倫宗室皆以牛酒勞汝勿效白女兒

拜幹臨床不命坐語不能啖大饞梁孝王形謂王登曰我從

之曰指倫也單衣補

難銓曰公獨爵向難矣形曰長史大驚為誰銓曰盧播是也

形曰是家吏隱之耳登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行

憶以為清形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喜因指登答曰朝

無足稱也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九進之齊

王攸居文帝喪哀毀過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

體左右泣而不受此桃符坐也見無附床呼小字曰

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攸以禮自拘鮮有過文

籍先生儒林丈人王沈字處道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

十囊五囊入棗郎王浚字彭祖以父字處道為貴室高

子翬也又太湖州城門似應識謀略時童謡曰一棗高

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胡奴調汝公為石勒所執浚罵曰

作書勝十萬之眾荀勗字公曾與晉祚也鍾繇曰此兒

親常謂勗曰得趙之牛鐸則詰趙賈人牛鐸

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勞新所炊又嘗在帝座

是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中經得汲冢中古文竹書紀年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

不如清心時議省州縣吏半以奪我鳳皇池以

於君帝常謂曰劉武王荀文若之遺事不洛中英英荀

道明荀蘭字道明亦有名二荀兄弟孰賢荀蘭王真

以問才明過遠亮曰遠亮辨之充問之慶賈充字公闢父

亦問所不及由是莫能定其優劣充問之慶遠亮始生充言

後當有一故以始知君長者羊祜密啟留充帝以君不

行吾便自出充辭詔曰充受之青環中窺

之賈誼字長源父韓壽賈充辟為掾充每宴其少女賈

逸端美絕倫婢往壽家具說女壽徑捷過人賈

而至家中莫知惟充意并言其女一著人則經月不數帝

覺女悅暢異常日奇香時西域有貢一著人則經月不數帝

屬聞其芬馥以告充充自是知美善通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慮女與壽通

充自是知美善通

長物 舒不脩常人之節不爲故屬之事每欲——終不冬當爲

太熙初爲司徒惠帝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持

其體氣蓋一時王清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一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伎藝過人有名當世

恂恂濟濟清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秀武帝嘗會公卿於式乾殿顧濟恂曰朕左右可謂矣

遺婦來生哭人齊王收當之藩清使妻公主與觀德妻公主泣請留彼帝怒曰王清觀德妻

金溝清性豪侈服至食時京洛地甚貴清買地為馬埒鑄錢之時人謂為金溝

探牛心來王愷以帝舅嘗有牛名一常營其牛角清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牛清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

啖李伐樹和嶠性至貪家中有好李帝求之不遇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以人乳蒸豚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其美帝聞其故答曰

馬惜障泥清善解馬性常乘一馬著連障泥以人乳蒸之帝甚不平

馬癖清人謂之馬癖清一尺布斗粟之謠常使人解去便渡

謂陛下恥之武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焉清而後言之何如嶠曰陛下恥之

見無禮於君則刺之臣不能使親以此愧陛下耳

卿常好我作驢鳴清嘗以好刺人面皮皓曰

欲使容長清幸孫楚來哭之甚悲哭畢而盡床曰

戰旗王清字治常宅宅開門前路

濬有大才清字治常宅宅開門前路

夢懸三刀清字治常宅宅開門前路

於屋梁上清字治常宅宅開門前路

大船連清字治常宅宅開門前路

木柿清字治常宅宅開門前路

三者一乖清字治常宅宅開門前路

藏江而下清字治常宅宅開門前路

則難圖也時朝議咸謂伐吳清上疏曰若今伐吳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

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清

鐵鑠為巴郡太守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清乃嚴其科條寬其懸課所全活者數千人後伐吳先所全者皆堪供軍父母咸口

鐵鑠清鑄鐵鑠自成都吳人於江險處並以鐵鑠之又作長丈餘鑠江中以距船清乃作大鐵鑠為人今善水者以鑠先行

旌旗器甲屬天滿江清

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王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走及奔鹿清

飲勝勝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
不學孫吳而闇與

之合
為不其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時以清
我後當

作三公
初濟布衣家貧謂其妻曰忍飢
取絲付吏

飲酒至八斗
百斤滿不欲異而受之使事寧
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

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
山簡字

高陽池
鍾夏陽時四方寇亂朝野危懼
童兒歌

西園有三公之
強河如井州兒強家在井州簡愛將此

錢蒲萄有一州之任
史曰自東漢以來蒲萄種滅
食饗方駕寺署斯滿

我眼爛爛如巖下電
王戎字濬沖幼而穎悟神彩秀
微視目不眩其惜見而目之曰

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
又嘗與群
見戲道側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
見戲道側

善發談端
為小短小任率不脩
超然玄著

公榮可不與飲
戎嘗與阮籍飲時劉子公榮在坐籍以
酒少酌不及相和無恨色戎異之籍曰勝

卿輩意亦復易敗耳
戎母與

公榮不敢不與飲
戎母與

卿輩意亦復易敗耳
戎母與

公榮不敢不與飲
戎母與

卿輩意亦復易敗耳
戎母與

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
非成功難保之難

生孝死孝
戎居母憂飲酒肉或觀吏

甲午制
領吏部始為一凡選舉

家有好李常
常出賣之

倫鑒識
常目山濤

公酒壚下
常經

食糠而肥愈甚
戎子萬有美名少

物老嫗生寧馨兒
王衍字夷甫神清風姿詳雅

當年無屈下之色
父又有公

當從古人中求耳
周王

終日清談縣
為族人所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
義理有所未

口中雌黃
義理有所未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衍嘗與幼子山簡同之衍

世號
衍嘗與幼子山簡同之衍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衍嘗與幼子山簡同之衍

世號
衍嘗與幼子山簡同之衍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衍嘗與幼子山簡同之衍

世號
衍嘗與幼子山簡同之衍

何至於此折曰聖人忘情家下不及於情然則一簡服其言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行妻郭氏剛使食庚聚飲無厭則干預人事行患之而不能禁時有李陽者京師大俠郭泰之弟也舉阿堵物却行疾郭之貪鄙故曰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今卿以錢饒床使不得行行起見錢謂婢曰行居幸賴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弄錢為足以為三窟矣指意如此賣車牛以安眾心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吾少無宦情東海王越薨東推排墻填殺之行為元帥行不嚴如珠玉在瓦石行為陳榻敗勳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頌德之作見人舉動便識其意王澄字季子生而警以

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行妻郭令天下人士目行尤重澄及王敦處數言已經平第二起落落穆穆登謂行曰兄形似道而神華太四友王敦謝鯨庾亮阮裕辭子矣登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行不復言曰義鋒出算略無方行問方略致曰當臨事制變探穀而弄澄將之鎮逆者傾朝澄見樹上鵲飄風折其節柱澄平果軍將赴捉玉枕以自防教請澄宿陰欲殺之而澄當為後來秀郭舒字推行

招其鼻炎其眉頭荆土士人宗廟因酒件登登想也左神姿朗徹當為名何敢妄動登意曰別駕狂耶誰言我士樂廣字季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此人之水鏡廣一卿家雖貧可今專學必與卿門戶見之望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衛瑾見廣便覺己之煩王衍自昔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今復聞斯言命諸子造焉曰無以成斯美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岳因取次比便成名末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孟中地影嘗有親客來飲見孟中有地影夢想因衛瑾地影時晉稱所長王衍俱宅心學外天二兒優劣乃裴樂之優劣王衍俱宅心學外天王樂為稱首則所短不言自見人有論人先不得遂以成疾廣為剖析之即愈曰此賢必無膏肓之疾稱所長王衍俱宅心學外天二兒優劣乃裴樂之優劣王衍俱宅心學外天王樂為稱首則所短不言自見人有論人先

而今而後朱紫別矣鄭默為秘書郎考覈文籍省浮微中書令虞松曰不

以才地矜物齊竟冲博愛虛溫謹一雖僅堅所養不加

情若居喪李憺祖敏避公孫度乘輕舟浮海更知所終父信出

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服猶又以視不知有亡設木主以事之道士姓黃號聖人

空從事中郎盧瑋才高行實優閑陷於石氏善文華

樓運家巷華子經書要事名曰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

若少年石鑒字林伯一六龍溫美父恭見弟六人但聞

劉功曹不聞杜府君劉毅字仲雄少屬清節好賦否

太守杜志諸功曹沙汰諸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搜獸之犬鼯鼠蹈其

背殷為司隸從事解州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方之諸葛豐

蓋寬饒轉司隸校尉京師拒靈賣官錢入官庫

武帝問報曰卿以朕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其已甚乎曰陛下

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帝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重臣故不

同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無遠道

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漢高帝文帝不能用頗牧而文帝今則殺言犯順而陛下敬然以此相扶重德過之帝曰我平天下不封爵建頭表行布衣權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慶之甚湛曰臣職在田疇而出凡人能之出於意外故也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憂色陛下不世之詔出恩慮之表

臣之事不亦宜乎散齋而疾其妻省之奏加

妻罪數風夜在公堂受堯之誅不能稱堯

而請解職公正如此

機閣魏致仕孫尹來曰殺身有風疾而志氣剛明

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武康

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敬字

五為司隸即贈儀同三司

森森如千丈松和嶠字長典少有風格專車

而坐昂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乃使監令異太子有

浮古之風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

國之福也後與荀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皆國士也

羣秦略無優劣武帝字元夏與弟紹及弟芳並為太子

朝廷宜一大臣當和文帝問陳泰泰著其父羣

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張武帝謂賈

清平佳士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移

在南為鷄在北為鷹每食必盡四方珍饈僅乃喻之

挽弩自射不及愷以淑行

珠玉生糾棘來自

遠矣不言財貨手不執珠玉

羊叔子去人處有執玉不趨之義

大丈夫豈當以老

姊求名

奕有寡姊隨之有姊下僕僕有姦犯

雷蔣穀魯

劉淑為祖

劉頌字子雅世為名族同郡

比張釋之

臺閣生風

傳玄字休奕為司隸天性峻急不能容有

近乎詩人之作

玄子咸字長慶好屬文論雖綺

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

楊駿弟濟

忠益而當見疾乎

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

一犬吠形群犬吠聲

懼於群吠

取其金環

傳暢成從子年五歲父交見而戲之解暢

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

不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

亦惜乎

向雄字茂伯鍾會時為從事會死雄葬之文帝責雄雄曰

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

背況以立於時殿下

有龍無尾

子之寬曰昔楚國處女

書御即死

日老母見兒為求乃封

朝不朝其間容刀

上同

右晉列傳第十八卷終

王湛

諸史提要卷第七

王湛

諸史提要卷第八

晉中八

自列傳第

時人多謂之癡

阮籍字嗣宗容兒環傑志氣傲然不

時人服其遠識

曹爽辟為參軍

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籍本有濟世志天下

屏障使內外相望

嘗言於文帝曰籍平生曾夢見

殺母禽獸之不若

有子殺母者籍曰殺

求為步兵校尉

籍聞步兵尉

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園菜對者求止籍留與大賭既而

歎為兩得

裴楷往吊籍散髮箕踞而直視楷舉去或曰

青白眼

籍又能為一見禮俗之士

禮法之士疾之若讎

籍法之士疾之若讎

而內淳至

籍家少婦有美色當墟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卧其

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

賦豪傑詩

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

賦豪傑詩

籍使童子成名登武牛山望京邑而

賦豪傑詩

籍使童子成名登武牛山望京邑而

賦豪傑詩

籍使童子成名登武牛山望京邑而

賦豪傑詩

籍使童子成名登武牛山望京邑而

賦豪傑詩

籍使童子成名登武牛山望京邑而

賦豪傑詩

籍使童子成名登武牛山望京邑而

賦豪傑詩

籍使童子成名登武牛山望京邑而

蘇門嘯籍嘗於蘇門山過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

若驚風之音響乎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

處禪中乎著大人先生傳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獨不見群蟲之處禪中逃乎深澁匿乎墳壑自以為

此流汝不得復爾子彈字長成有父風少慕仲容已豫吾

之遊咸字仲容任達不拘叔父籍北阮富南阮貧

籍居南諸阮居北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錦綺咸以竿掛大橫鼻於庭人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見咸心醉

郭奕少所借馬追婢素幸姑婢姑歸初云留婢既而從去時妙

解音律善彈琵琶不交人事不復用杯觴斟酌

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以盆盛酒圍坐讀書不甚研求而

默識其要咸子瞻字子瞻恬澹不可榮辱

聞其能多往來咸子瞻字子瞻將無同三

語王戎問曰無鬼論曠素執一退無

競曠素執一無鬼論曠素執一胡人遙

集於上咸次子字子通集其母即胡婢受之初生蓬髮飲

酒不以王務嬰心元帝以為安東正應端拱嘯詠

以樂當年耳帝曰卿為琅琊王長史宜節飲乎曰王莊未知一生

尚著幾量屐初祖約好財身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得失有

無鬼阮瞻字宣子嘗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

遇王烈入山得一如伯烈服半餘半身康皆疑為石又石一行作
室中見一卷一遺呼康取不見乃歎曰叔夜不過命也
更此事便廢絕交好鍛性巧一宅中一物樹其茂每
一相思千里命駕高致一聞所聞而來
見所見而去康居貧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下鍾會往造焉康
見而去會嵇康卧龍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也公廣陵散
於今絕矣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素琴彈之曰一初康宿華陰
傳正是妨人作樂向秀字子期欲注莊子嵇康曰此書詭
死便埋我劉伶字伯倫放情肆意常以細字書齊萬物為心不
使人荷鍾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嘗求酒於妻妻指
之曰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嘗求酒於妻妻指
曰吾當祝風神而誓祝曰天生劉伶以酒
為名一婦兒之言不可聽便復醉
尊拳謝與俗人相忤其人懷臂督
折齒謝與俗人相忤其人懷臂督
管經空亭中宿解曉有黃衣人呼劉伶字今開門無懼色便
於窓中度手牽之解曉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無妖性一丘一
壑自謂過之曰明帝問曰論者以君方度未自謂如何答吐
佳言如鋸木屑胡毋輔之字茂國王澄曰茂國一兄
背東壁曰子謙之子才學不及父而縱傲過之嘗醉呼其父字
所為鐵甕間盜飲單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
傲如此甕間盜飲單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
明旦視之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卓嘗謂人曰得
酒滿數百斛

四時味置兩頭右手持炙羊飲酒王尼字季孫本兵家子初
酒五左手持盤盤一炙羊飲酒王尼字季孫本兵家子初
等齊羊酒而軍門尼時養馬輜之等入廐下與
尼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即免尼為兵殺牛壞車尼無居
處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歎曰滄海橫流
處處不安俄而荆土飢荒尼不得食乃一歎肉既盡父子餓死中興
名士羊曼字祖延任連類縱好飲酒溫嶠
既放為宏伯阮孚為誕伯都鑒為方伯胡毋輔之為達伯下盡
為載伯為誕伯劉綏為委伯曼為黑伯號一擬八傷也
其後又有江泉以能食為教伯史時以大肥為笨伯張
曼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客來早者得一日晏
則新整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并臨海太守竟
日皆美雖晚至猶盛饌論者
以固之豐腴不如曼之——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王坦之
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送客冒寒東還令不在解衣久之八令被
中卧令還大怒遣日家貧衣單若不暫溫勢必凍死——令奇之八
達胡毋輔之謝靈運放羊卓羊必我孟祖也諸人散曼
曼和鼻阮孚尤是說
曼將排戶守者不聽逸便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
叫輔之驚曰他人夫不能爾——達呼一與飲不捨晝夜保家主
也曹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子少
好學英簡有大度植曰此——牛馬踉蹌者不貨
於市道——恐傷人晉帶十圍子數字子嵩長不
人意聞同——意賦在有無之間賦著
情亮見之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
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森森如千丈松數日
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時對
任於越人士多為所嘲唯數縱心車外無迹可聞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今
就提錢千萬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東坐問散數頗然已醉——徐
晉曰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與於是卿自君我我自
服越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卿自君我我自

卿卿 王衍不與交談卿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卿卿耳我自用我家法卿卿自用卿卿家法聽郭象語

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郭象字子玄能清純之言王衍每云一純之

先嘗有伍伯充之先嘗有市魁 廣純字謙甫賈充嘗

安朝士純後至元曰君行常居人前何以在後 純曰且有小市井事是以來後 以此相戲 玄晏先生 謙字

士安自 書淫 純與籍志與 是貴城陽太守而 號 食時人謂之 是貴城陽太守而

賤梁柳 城陽太守梁柳嘗之官柳之謫曰柳布衣時書 送迎不出門食不遺粟令作郡而送之 宜

中古人 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虞 之 字仲治才學通博著述不傳東平太叔 廣樞機清辯 更相噴笑紛華於世 去疎之足改姓東

焉 東晉字廣微廣微之後王莽末廣曾孫 請天三日甘 焉 孟達遊學自東晉徙居沙麓山南國 一請天三日甘

雨零 郭界大旱有為邑人雨三日雨注來謂誠感作歌曰東先生 通神明 我垂以育我覆以生何以時之報東先生

汲冢漆書皆科斗字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在發掘 數千車七十五篇七篇簡著折壞不識名題又得銅劍漆書皆科斗字不 復詮次武帝付秘書校綴以今文編之皆在著作隨宜分釋皆有藏 三 日 曲 水 之 義 帝問 華廣曰漢章時平原徐肇以三 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乃之水濱洗故 因以洗賜帝曰便非好事者進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遂時 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置酒曲水見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今君制有西夏 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繼 王 氏 有 子 王接字祖游父 皆為盛集帝大悅賜黃金五十斤 蔚妻顯過禮卿 親皆歎 桂林之一枝 崑山之片玉 華純字廣基 武帝問曰卿 自以為何如說對曰臣奉 華譚廣陵 賢良為天下第一 秀異固產於方外 人時九州 秀孝策無遺譚者王濟嘲之曰五月初開群公辟命君吳楚亡國之餘有 何秀異而應斯舉譚曰 不在中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漢之濱

光之虞出乎劉備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高生 於西羌昔武王克商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 人之相

去如九牛一毛 或問譚曰諸君一寧有此乎譚曰昔許由巢 父博天子之貴帝道小人爭半錢之利相去何 牛九 錦不可以為帽 稻不可以為壘 來甫 能為劇縣何曰唯欲宰縣不為壘問何也甫曰人各有能 有不能能宰縣中之好莫過錦 穀中之美莫過稻 一何也甫

西常旱以東常水 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一何也甫 曰昔陽以東皆是吳人亡國失職 壽陽以

成陰故常水以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志盛心 帝曾信甚悅故東早若神神神則天下和平 是汝兒也 懷 太子適切而聰惠武帝愛之嘗與諸皇子戲惠 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 乃止 幸裾殺豕 年五 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帝裾入閣中曰暮夜著幸宜備非常不宜令 照見人君及有從帝觀者帝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父嘗 五穀帝曰此 堙車小馬 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戲 其母本 兒當與我 堙車小馬 愛 一今左右騎駝為樂

屠家女 於宮中為市使人屠手揣斤 有桑生于宮 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太子遂廢後桑 復生於西廂立其子成為太孫太子遂廢後桑 衡是人身長七尺 文章冠世太身 與弟雲俱入洛張華重其名曰伐吳獲二俊 千里尊羹未

下鹽豉 王濟嘗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 以此定二陸 以敝此答曰 時稱為名對 范陽盧志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 之優劣 盧既起雲謂機曰珠玉遐遠客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 我父祖名播四海寧 黃耳 機有大名 一 晉高帝師父無家問語大 不知耶譚者 曰汝能實書取消息不夫搖尾作聲機乃 為書繫其頸大率路 豪士賦 齊王固於功自伐 始臨戎而 南走遂得報還路 機作 以刺之

牙旗折 討長沙王假機大 貉奴能作督不 孟超謂 都督 一甚惡之 機曰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 遇害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 遇害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 遇害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 遇害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 遇害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 遇害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 遇害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 遇害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 遇害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 遇害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 遇害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 遇害 華亭鶴

嘆豈可復聞乎機被詳數議者為陸氏冤

患其多張華嘗謂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

河吐流泉源如一葛洪書稱欲燒筆硯日君

苗見兄雲字士龍與兄此兄若非龍駒當是

鳳鷄初時問為見而笑疾雲有一張華好帛細纏鬚雲大笑

落水投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荀隱字鳴鶴

當今顏子周浚召為從事謂一縣稱為神明補浚

王弼家嘗行投宿故人家夜暗迷路更知所從忽草中有光見一

無玄學自連璧夏侯湛字季若初有盛才與潘岳友潘岳

此殊進仁少以才穎見稱鄉邑閣道時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為帝所

號為一謂終賢儔也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

有大牛王濟數裝藉和哺刺促不得休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懷其出望塵而

拜母謂之曰岳不能改後將詣市與母列曰負何母白首同

所歸初被收石崇已在市岳後至崇曰安仁亦復爾投之以

菓岳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二陸三

張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弟元字季陽皆能疑然稀言江

文時人謂史臣曰入洛一賦價

是日昏霧盡合大

風平地尺雪

風平地尺雪

風平地尺雪

應元江統字應元解縣有通志時人為之語曰未下車辟荀慈明下

車辟孔文舉東海王越與統書背儒玄並綜統次

性好事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孫楚字子荆為石苞

漱石枕流楚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枕石漱流云一

耳所以漱石未始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楚徐

欲屬其齒示濟濟曰名山勝川靡不窮究統字承公

懷然增位之重遂初賦統字與公博學與許詢俱有高才

務縱意游非吏隱非隱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麟矣若

子非不楚楚但承無棟梁用耳韓曰楓柳復合

將北面矣韓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韓或愛

都二京五經鼓吹絕重張衡左思試擲地作

金石聲韓作天台賦初成示范榮期云卿一榮期曰恐

之汰之瓦礫在後播之揚之糠粃在

前韓性通率好譏諷與晉鑾齒同行何不尋君遂初賦

韓上疏言時事相溫見之不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

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

王都虞諸公亮稱為子貢羅憲字令則師事

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

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

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

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

兄子尚性貪少斷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又曰：平西將軍及更
蜀人言曰：一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又曰：平西將軍及更
禍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玄成女
為貴人子早亡哭曰老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
歟不死唯有二兒一
者時楊駿以後父驕傲嘗曰歷觀前代一但早晚事爾以君之相後當至此
不足慕也吾考字士則出自寒微時薛瑒狀節南道德
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帝問陸抗陸抗三害周處字子隱不循細行州曲患之父老歎曰
人語多考曰：一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
白額狂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五更處曰吾能除之乃入且患志之
山射殺狂獸入水持蛟蛟乃入吳尋二陸勳為學
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尋二陸具以情告曰彼自修而年已暮陸雲曰古人貴朝
聞夕政君前亡國之感豈惟一人吳平王渾蓋建都
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曰漢末分崩三賦詩吳平王渾蓋建都
國鼎立魏滅於南吳亡於後一源賦詩吳平王渾蓋建都
泰期之吳人謂中州人曰倉吳平王渾蓋建都
克今終吳人謂中州人曰倉吳平王渾蓋建都
之乃吾子中國亡官失守之士多居顯位
也一總字考和常感父言時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
吳人頗怨魏國之欲起兵
居列位札兄子清繼弟建李八百時有道士李八百歲故號一門五侯並
死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為忠皆當死長岐振周勃字
杜陵戎作持打官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初訪遇
軍船作一拒之

謂無復見勝周光年十一見王敦敦曰貴郡未有其地
若葬位極人臣其次當世出二千石
陶侃微時時蔡家中忽失牛過一老父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汗中一
指一山曰一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葬其父自
訪以下三宗師時宗室彭盛無相統攝我之忠心可破
世為益州宗師乃以汝南王亮為一我之忠心可破
示天下亮被執歎四部牙門帝以兵八百給處貂不
足狗尾續趙王倫字子彝爵位諸當皆於卿將至於奴復白
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
錄不給於印服劉鳥倫於殿上得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官
故有一服劉鳥西有素衣小兒言是使錄小兒并鳥
置牢室明且開視戶如故並失五公齊王問字景治輔政封萬縣等
所在倫目上有瘡時以為妖五公五人為公號五公委以心背
白頭公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服之五難四不可
孫惠諫曰冒犯鋒刃集致英豪同將士之勞無疑阻之懼復皇祥之業
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倚大功不可以任大權不可以執大威不可以居
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我截齊便去初問之威也有
其不可而謂之可為所不安也
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著布柏腹為齊持服時又
人曰一識者惡之
而神昏成都王穎一不知書然題門穎以太妃鄭都
俄而草木萌芽殺長沙長沙厲王又初執權臨形美
同誅

時務者以義求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願因遣之乃安
光若火井中皆有龍象石龍也河清光武時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為石沈之以繫橋名曰諸國儀表
厚之誨非所敢承子謂系少連時荷門宗強盛局滿
見蟹且惡之趙王倫以宿憾惡之
鮑叔張輔字世偉嘗論云鮑叔知所奉知所畏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入非濟事之國三歸反站皆鮑不為
論司馬遷班固遷之著述詞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
割流蘇帳而為馬棧張方劫
俱以善草書知名靖與尚書令衛瓘一理筆
見汝在荆棘中耳靖有先識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謂鮑叔曰
狀靖作一蛇若銀
州郡吏不足汗吾兒少子琳字巨秀靖白
蝮蛇在手壯士解腕劉曜復入焉謂帝卿兵於
盜發漢霸杜二陵寶琳曰漢天
固疑吳無君子周浚字開林初吳未平諸將多襲奪吳

漢江東得之問其本汝
下人所殺王敦害周顗使人吊其
默識擬張安世成公簡字
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荀道字道
牛從母于求為將時自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
大苟弟純領青州刑殺
書簾劉柳字叔惠時傳迪好讀書而
少得雋朗之目劉柳字越石
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嶠為并州人士奔達者
名刀元帝贈以嶠曰誰
化作繞指柔嶠為匹磎所拘自知必死贈盧湛詩曰
吾著鞭嶠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祖逖為
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嶠在晉
慶孫越石兄與字慶孫與嶠並郭英甥
則汚人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及至見越
有贊世才具祖越字士璋

善於因事

導之甚而歲計有餘

練布單衣

時節歲時

數千匹

不售乃與朝賢俱制

惶恐敬問

帝勿見導

是士人

競服之路至一金為時集如此

短轅轎車長柄塵尾

每拜與導

中書詔云

恐言

短轅轎車長柄塵尾

導導密習別

館處衆

如將往導遠命駕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

短轅轎車長柄塵尾

朝

廷欲加公

錫不聞餘物惟有

短轅轎車長柄塵尾

導大怒曰吾與群賢游何曾聞有朝

兒元規

若來吾便角巾還弟

短轅轎車長柄塵尾

或聞亮舉兵內向

導曰吾與元規

休戚是同

元規塵汚人

亮雖居外而

談宜絕智者之口

一說聞逸息

元規塵汚人

亮雖居外而

不能平過西風塵起

一說聞逸息

元規塵汚人

亮雖居外而

二弟頗傲與導俱

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耶

元規塵汚人

亮雖居外而

知名時人以

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耶

元規塵汚人

亮雖居外而

子說字長據常與導

勿使大郎知

元規塵汚人

亮雖居外而

變其手導笑曰

勿使大郎知

元規塵汚人

亮雖居外而

人以百萬錢買悅

悅疾為怨見一人形狀甚偉披甲持

刀曰便是將侯公兒

不佳欲為請命因求食

哭至臺門

母長封作篋不

忍復開

見悅輒喜見恬便怒

次子恬字敬豫少好武

沐頭散髮神氣傲邁

變基為中興

恬性傲

不為公門所重導

沐頭散髮神氣傲邁

變基為中興

恬性傲

久之恬乃

沐頭散髮神氣傲邁

變基為中興

恬性傲

第一

諸子中最知名

待以友

待以友

臣之義

待以友

待以友

待以友

未易才

待以友

待以友

待以友

以大筆如椽與之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發去來寘之未易爾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日法護彌小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精耳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為大令珉為小令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一代英雄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未嘗見其墮替之容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作饅粥飴餓者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淮水絕王氏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章袍複帽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齊中酒聽事酒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得一紙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書賢於十部從事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髮得雙髮以易酒肴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必繼老夫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化為雙鶴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天下寧有白頭賊乎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但一函紙自足耳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王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王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王

瑯琊人曰此當有大手

請將請業... 朝運百覽於

齊外暮運於齋內... 朝運百覽於

勸志勤力... 朝運百覽於

皆此類... 朝運百覽於

寸陰至於衆人... 朝運百覽於

逸遊是自棄也... 朝運百覽於

器博具搜之... 朝運百覽於

遊見一人持一把未熟稻... 朝運百覽於

道所見聊取之... 朝運百覽於

宗掌之威不敵後正會... 朝運百覽於

天以竹頭作丁... 朝運百覽於

陶士行邪... 朝運百覽於

似不如是... 朝運百覽於

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 朝運百覽於

詩之與王導... 朝運百覽於

融為小人... 朝運百覽於

也侃曰昔勞苦為君子... 朝運百覽於

王章為小人... 朝運百覽於

省課諸營... 朝運百覽於

已門侃見... 朝運百覽於

有餘而限已竭... 朝運百覽於

侃曰少有酒... 朝運百覽於

化龍... 夢生八翼

九龍已登其八... 夢生八翼

猶痛又嘗見一人... 夢生八翼

有窺竊之志... 夢生八翼

折翼之祥而止... 夢生八翼

若微于上貴不可言... 夢生八翼

之曰... 夢生八翼

江左自有管夷吾復何慮... 夢生八翼

及見王導曰... 夢生八翼

交遇太子與為... 夢生八翼

滿腹... 夢生八翼

世云其下多... 夢生八翼

亦衣者... 夢生八翼

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夢生八翼

窮餒鄉人以... 夢生八翼

周翼並小... 夢生八翼

風義之高士... 夢生八翼

度... 夢生八翼

羣參軍短主簿... 夢生八翼

短故也... 夢生八翼

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夢生八翼

不謂入幕之賓矣... 夢生八翼

安曰——其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初趙黨相民重權如此室不令知將亡出一箱付門生曰我亡後公——不爾燒之後以情忠於王果康悼疾門生呈之悉與混往返書密計情曰小子死晚矣為謀者四十餘人趙所交友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耶王獻之兄弟自起未亡見情常死見情慢急展而候之命性好聞人棲道有能辭榮席便還避惜曰沙門——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騰宇支道甚相知賞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適常重趣以三俊惟酒可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友人張翰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榮與同客雲飲見貌炙之色榮劉爽江南望士齊王問召為主簿馮熊為輕代何前醉而後醒始在齊府懼及禍終日昏睡後為中榮懼乃見刀與繩每欲自殺與州里書曰吾為齊王人不麾以羽扇攻陳敏榮——南金時南土之士未重才其聚潰散思彭慶元榮族兄公諱揚芳明置琴靈座榮榮好琴及琴家人謝行言賀生陶恭皆——也紀瞻字思君便又揚突不節喪主而去以方直知名遠——其一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避安帝父諱改賀氏賀氏字彥王敦之逆帝謂瞻曰瞻辭謝先其先虞御碑病為朕郡鈴下楊方字公回初為——威儀公豈但普漢安帝時高祖

牧賢中逸群耶振常遠方為文薦郡功曹以示賢德推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又曰如才者乃但沾染未足爾若移五經鈞沈方著五雋植豐穰必成嘉穀五雋號三世傳東宮祖綜父瑩及兼斬淳于伯而血逆流丞相府勅今史見諸名士而歎劉勰初入王夷甫太鮮明樂善補我所敬張茂先我所援笏而吹司徒公之美選不解周以公乃於用經壯方叔拙於用長以勸其濟客之恩外是辭胡曹垂泣而去之司徒公之美選拜亦曰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才器如此乃復作幼耶司馬君思好游俠不拘細行過陸機船便掠之若思據胡床指麾迷交有公輔之才齊京素有理譽名知汝穎固多奇士周顒字伯仁少有重名神彩秀徹同郡黃嵩見而歎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庾亮常謂顒曰諸人咸僕射初顒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顒以酒失為僕射略而死無醜日人驚焉——庾亮曰周侯末年風德之衰客腐腸而火攻固出下策耳顒性寬裕友愛過人弟嵩嘗因乃得重名以所然憤懣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王導嘗枕頭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敢之謂神色無作曰——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又於導坐傲然嘯詠曰——草

間求活外投胡越耶王敦舉兵或勸顓之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使敗事可

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顓之死也

軍滿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今望而位不至公及一見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

顓輒面熱敦素憚顓每面不得休素簾數枚盛故

絮而已敦使籍顓家收得酒五甕今年殺諸賊

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王敦舉兵王導請顓請軍

至顓醉而出導猶在門顓不與言顓左右曰吾雖不殺伯

仁伯仁由我而死既出又上表明導切至導不知殺已

君子哉若人應詹字思達性實素弘雅物雖犯而不校以學藝文章

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劉弘南大將軍

百姓歌假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其後

自照鏡不見甘卓字季思攻王敦

金櫃鳴聲似槌鏡其家一清而悲云

卡氏六龍玄仁無雙卡森字望之父粹以清澹

見物若兩眼粹字玄仁如所寧是人臣辭

疾之時明帝崩成帝即位司徒王導以疾不至蓋正色於朝曰王

斷裁切直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鄒鑒奏導請法從私無大

臣之節中丞鍾雅阿愧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

寢不行如此性不弘裕才不副意已任勤於吏事欲執正

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故為執鄙吝者非壺而誰

斯甚時貴子弟多慕王澄謝鯨為達盡屬色於朝下望之

之巖巖王導以熟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拜導婦曾氏侍中孔恒

畜良馬以備不虞蘇峻將入朝置司馬

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子瞻

達手背其後盜殺盡墓尸僞發墓者書跡與帝手筆

相類劉超字世瑜為元帝舍人時天下擾亂伐頻討君子營

孫中郎在表就孫中郎在表就

驛馬催之應驛馬催之應

命立成越每造書檄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

林士每以三品為中正答曰詩稱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英賢多出山澤

豫州人士常半天下結曰張秀真以為為

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堤蟻

淫而穿敗阿邴故有才具高崑字茂琰是時

則為豫州都督

蘇於親賓相送方即在室報復造之謂之日卿今雖理西藩何以

為政萬相陳其意松便為叙刑政之要焉起呼松小字曰一耶詞賦

為中興之冠郭璞字景純博學高才而於青囊中書有郭

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理從之受業公以九卷與之由是

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後門人竊書未及讀為火所焚投策而

歎惠懷之除河東先授璞筮之一日嗟乎繁黎將

歎運於異類桑梓甚重為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活死馬

趙固馬死璞曰吾能活之得健夫三十三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立

林杜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為持歸得此馬活矣如其言得一物

似猴見死馬吸其鼻頭之馬起赤衣人數千圍其家璞愛主人婢乃

主人宅散之主人見一婢為其妻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面土

十里賣之勿事價主人從之璞令其婢復為有投井中赤衣人

皆反縛自投于井亭驢山君鼠脚類象有物大如牛灰色平

井環勢去鄉亭驢山君鼠脚類象有物大如牛灰色平

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聚成異焉木中粉粉使人取之今璞作封遇避之

盡其林曰日體連其物壯巨山潛之奇異死屍身與鬼并見二千

法當為禽而靈不許遂被一劍通其本靈按封名之是為驢見下過了伏

者以鐵刺之深尺餘郡上祠廟觀之至云廟神不悅曰此是使當料

山暫來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震柏木碎王導今作封璞曰公有靈厄可命為

言果武進得銅鐸五枚歷陽井沸經日西出得柏樹我如身長置靈處如其

元帝初鎮建業道今建業之遇咸之井曰東北縣有武名會稽當

出鍾帝為晉王又蓋之遇豫之

常恐不得盡璞性輕易不修成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客

傲璞既好卜筮種種多矣之負策智骨吾不能盡錄於數

與任谷產蛇子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樹下忽有一人著羽

刀穿其陰下出一當即為陸璞為母卜葬地去水百許步

蛇子舍遂成官者

祖嗣祖焉知非福璞為王敦記室時陳述為極述

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璞嘗為人葬帝微服

角止法當族主人曰郭璞帝曰出天子問耳希異之

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希異之不可厠上相尋

與相尋每道之便入璞曰客主有改後葬請璞在厠擇身

被髮斬刀設醢大驚曰天實為之璞與王敦之難相尋亦死於蘇峻之

難殺我者山宗璞每有姓者於其命盡今日日

中王敦謀逆使璞鑒璞白無成又問曰吾番幾何曰明公起事必禍此

不又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番幾何曰遂收斬之此

樹應有大鶴巢璞謂行刑者曰必在南園頭雙柏樹

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

璞鑒公家及身封成曰及康帝即位改元成曰子志郭生之言

乎丘山上名此不宜用帝賜璞求和氣目長順者求和也其年旱卒

白龍者凶飭墓碑生金大忌璞求金大忌

貴然奇後米子蘊妻房內生一白狗

曰白龍乎又墓碑生金俄為相溫所滅躬自伐薪以質

紙墨葛洪字稚川少好學家貧不知某局幾道橋

蒲齒名性寡欲無所愛慕葛仙公好神仙事素之

號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搜求異書從祖玄吳時得仙

那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功賞徑至洛陽

以廣求為勾漏令以年老欲鍊丹以折還壽聞交趾出丹

從之止羅浮山鍊丹至廣州史留之洪乃抱朴子

書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難通釋名因以名書若睡而卒世以

為尸解洪與岳疏曰當遠行尋師岳往庚元規賢於

裴願遠矣裴亮字元規常詣王敦談此手何可著

賊蘇峻亂亮乘小船西奔左右射賊誤中施工噉雞因留白

亮與匪佩亮佩問曰安用此為亮曰固可竊怪矯然獨

為君子亮曰元帥指攝武臣故令何功之有若辭不受埋王

樹於土中亮將葬何充數曰一的願初亮所乘馬有一

羽扇以好不以新弟釋字叔預嘗以白羽扇戲帝帝

之神色恬如亮子繼年數歲雅量過人嘗嘗一徐白

羽扇以好不以新弟釋字叔預嘗以白羽扇戲帝帝

復欲爾耶亮之兄之密奏曰庾氏之寶

者哉初王導輔政每從亮亮水玄象豈吾所測正

當勤盡人事耳亮謂水曰頃天文錯度宜唯用三

陽可以以後初郭璞筮水曰子孫必有大禍故子希求

此輩宜束之高閣亮弟翼字稚恭亮之弟翼後秀偉有大

也每曰侯天偃儼豪彊翼嘗水書曰大較江東自不

下太平餘識其佳

裴願遠矣裴亮字元規常詣王敦談此手何可著

能拔脚於風塵之外兄弟不爭權附此中我之

行也若此射矣翼此伐有眾四萬師次襄陽大會佐親

見一物如方相翼如扇金穴龍媒

之許郭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嶽崎歷落固可

笑人也周顒嘗數曰覓一佳吏部人所應有

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海岱

清士鼻官通與縣通縣宰徐章欣然結交而別先是亮屬

欲暫結名義丹陽尹溫矯乞鼻為宣城帝以朝廷源

堅石打碎華五子溫雲豁於冲鋒字朗子初開符堅誰謂爾

於猛獸石虎小字猛獸惡捷倫從父荆州獵園中見猛獸被

相石度來怖病者時有患瘡疾者謂曰相石

世事此公所諳石秀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

母患須羊以買德為質冲字初子

經新何緣得故冲性儉素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

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初郭璞筮亮臨

代之版言不及私論者嘉之以茅版代 小水不容大舟桓謙字敬祖與今與謙東下 龍顧大鼻王湛字叔仲司徒王渾之弟身長七尺八寸 床頭有周易兄子濟輕之所食芳 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 安容既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皆濟所未聞不覺心刑俱自視然 妙迴策如縈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 上人運白父曰濟始得上方山濟不足下比魏舒 有餘武帝每見濟調之曰卿家藏叔死未濟曰臣叔深不藏山濟以 比南陽樂廣王衍字安期 王叅軍人倫之表東海王越以承為記室物 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其子毗曰汝其師之 政化之本為東海太守政尚清淨不為細察有犯夜者為吏所 人言愁我始欲愁矣渡江至下邳登山為中 興第一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 祖不及孫孫不如自起至承世有高 人或謂之癡王述字懷祖年三 王掾不癡王導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 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 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

不堪邪述每受職不為虛諱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還高者 率便敵人耳簡文帝每言述 名父之子不患無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王導使人謂之曰 食鷄答曰足自當止後遷居州郡清操絕倫始為時所歎 子圓轉不止性急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 以柔克為用既下床以履齒踏之又不不得掘內口中 不應先事鍾虞初相溫平洛陽諸郡朝廷非 賓江東獨步王丈度坦之字丈度弱冠與都起 過江來尚書郎止用第二人江彰領選將擬 廢莊論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拔蕩 天下儻得以此見擬 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 起齋伴清暑殿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 不有此舅焉有此甥王忱字元達弱冠 與張玄相過審便忱與玄語忱竟不與言賓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

玄造之鎮荊州時桓玄在江陵忱每裁抑之玄嘗譎忱通
為賓主 **鞭門幹** 人未出乘轡直進忱對玄——玄怒去忱亦不歸

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

飲連月不醒每歎——婦
父有慘棄醉吊之三匝而出
試守孝子
王綏字彥猷父愔爲秀
相所捕未測存亡居處

飲食每事與隣
時人謂爲——
梁上有人頭墮於床
綏家夜中——
流血俄被誅

矜峭尚人
初緩與王謐相微齊名焉後進之秀
綏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故也
八葉繼

軌自和父漢屬門太守澤已有名稱悅又秀出綬亦著稱——軒冕莫比

名德之胄

王嶠字瞻山永嘉末

勢二弟渡江元帝教曰王佑
三息始至——宜蒙餘叙
長短說——素悅之字元禮能
齋戰——甚有精理

國策漢都止言志恠書檄台之字元辰拜親之撰一行於世

友前拉字慕勤父與
 將有冲天之舉後聯巨雷生資
 逸群之氣

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个王弼何晏罪深桀范甯字武子篤學多通覽詩以浮虛用扇爲學自持

案以其源始於王弼
目疾方
寧晉惠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嘆
之曰古方未易里子少得其所以

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

親三箇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九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從竈於胃中七日納諸方寸精之一時近數其目捷遠見尺蠖之餘長眠不已謂見

墻壁之外非但
明目乃亦延手
洛中雅雅有三
嘏劉惔字真長粗宏
字務嘏兄辟字純

比非汝比勿受之

京口家貧知名論者比之東羊懷喜母母曰雅善言理簡文初作相與炎客又方苞王母人下處及手應傳十卷上之帝梁

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之

100

外見形論帝使勢治難之不屈帝曰——乃命運
候威素敬服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威遂屈
居下訕上此
樊道也為丹陽尹百姓頗有訟官長者懷曰——古之善政司契
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
將往而不反漢寢不問
若不如方回故常奴爾性機
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郁惜有僮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
稱奴于懷問何如方回羲之曰小人爾何此郁公懷曰——高自
標置相溫嘗問懷會稽王談更進邪懷曰極進然故第三居官
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懷卒孫綽
以時人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
日作此面向人綽嘗詣諸臺言及懷流涕曰可謂人我
不如汝有佳兒張憑字長安年數歲相與謂其父曰於
末座判之憑初欲詣懷鄉里共飲之既至懷處之下坐神意不
於言旨深遠足暢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蒙就懷懷言有所不通憑
波我之懷一坐皆驚
張憑勃率為理窟與語數日
火在斗中而柄尚熱韓伯字康伯母勞氏高門
伯曰不須瀉既着標下亦當煖母異之自此以還吾皆
百之矣庾敳名重少所推服嘗曰思理倫和我澄世所不
能澄裁世所不能裁周勰居喪廢禮伯領中正不通
大容已頓眾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改會為鄮王舒字虞明授會稽內史舒上疏
無嫌舒復陳音雖異以父名會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
而字同於是——敦謂為似己王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
寢大吐衣面並污敦嘗夜飲允之醉醉先卧敦與錢鳳謀
為逆允之悉聞慮敦疑已便於卧處——

史 131-447

風出散見尤之肝吐
中不復疑尤之還白父舒
不樂早官
帝欲令尤之仕舒曰臣
子尚少一帝許之
白
毫生於額左
王康字世將元帝姨弟上疏云臣嘗侍
先帝說陛下相者謂當王四海
正足
舒其逸氣耳
廣性儒率嘗從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
都倚舫樓長嘯神氣其逸王導謂康亮曰世將
為傷時識事
向哭伯仁情不能已
從兄敦舉兵入石
帝使王彬勞之
會周顒過書彬素與顒善先
哭之敦怪其慘容彬曰
脚痛孰若頸痛
敦大起曰吾
王導為之懼顒起謝彬曰有脚疾以來見天
子尚不欲拜何跪之有敦曰
彬殊無懼容
昔歲害兄今
又殺弟耶
敦目左右收彬正色曰
先
是彬從兄移為敦所害敦忍之當人彊成
時能立同異觀
衰危必興
愍惻
舍敦授王
舒王應勸投彬舍曰大將軍平素與彬云何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彬
舒中文章能意外行事含不從投舒舒果沉含父子於江彬聞康來
不至深以為恨
王白鬢
王彬之字叔武年二十鬚
位之多
少既不足計
初除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
尚書郎汝可作諸王佐耶彬曰
任之於時至於超選
是所不願遂為郎
決大事正自難
彬引身告退彬之
浩曰事任如此猶憂色卿欲作匹夫豈有全地且當靜以待之無故
忽忽自先獨無浩曰
項日來欲使人開閣卿此意始得了
朝
之大事眾不能決者諸王公無不得
判
為尚書令與謝安其
豈以修屋宇為能邪
謝安
管官室彫之不可安曰官室不壯後世謂
野鷹飛集屋
宇還
人無能處之曰任天下當保國家
野鷹飛集屋
宇還
奧王舍等攻逼京都澤招合義軍時有一
天時尚溫
威懼澤曰起大義而剛擊之烏來破賊必矣
魚蝦鮮未可致
帝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嘗
潭子純純子嘯父位至侍中嘗侍孝武宴

父東近海謂帝有所求對
帝曰大英製音制
位未及扶醉不反亂
帝額曰扶慶待中肅父曰臣
非分之賜所不敢當
鼻遣溫拜駢駢使子
谷拜鼻
鼻兄駢字思行與相鼻同
為吏部郎情好甚篤
孔愉有公才而
有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
王導謂
之者其
願實南金虞惟東箭
贊謂願
卿乎
不之公矣
陸驥字士光少有雅望
從兄驥稱之曰
氣息裁屬
以孝
同郡顧榮與鼻人書曰士光
處其性命言之傷心矣
培樓無松栢薰蕕不
同器
弟玩字士璠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
玩曰
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乃止
僕雖
足人幾為僞鬼
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
其輕步權貴如此
當今
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耶
玩拜
有人詣之索金酒漏置
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
人
玩歎息謂賓客曰
廢其德宇
性通雅不以名位格
唯
酒一斗鹿肉一样
玩子納字祖言少有清操為吳興太
守將之郡先至姑熟醉相溫因問溫
曰公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餅卿復
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同溫開謂之曰外有微禮
方中遠郡欲與公一醉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乃鼻在坐唯
然納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餘醴溫等並歎其
率素更初中
廚設饌極惟
止有被襪
納至郡不受俸禄項之傷將應召外白
須臾發一而
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
已餘並還官
謝安嘗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以不取問乃密為之
素業耶
具安至納設饌茶果而已微陳陳威嚴家範大起曰

杖之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耶時會稽王遣子任群小納望闕而拜曰所聞異於此何充字次道王敦兄也為座稱曰家兄在郡定佳人或稱此是君座充王弟妻之婢子充之充正色曰充廣江人妻明穆皇后妹也故少與道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禮指床呼曰結解舍曰正為次道爾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充性好釋教崇門以百數廣費鉅億而不吝親友至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二都語於道二何佞於佛郭情及弟是奉大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歲之曰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劉惔所貴使每云一言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留考城人曾祖性公亮守正終席慙不自安高平劉惔情才絕服在坐山子以一字拔人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王行書曰蔡子不令之正人行必謂問位陳留號稱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太守遣吏迎之澄問廷郡太守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小吏亦知如此澄笑而止百戰百敗不死何待議前何韓盧東郭所以雙斃石季龍大亂時朝野咸謂常太平復舊觀曰胡滅滅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虎德量非時賢所及必將才不副意智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所親曰蟹有八足加有二螯後渡江見彭越人喜曰今五

頓食叶下委頓方知非蟹卿讀爾雅不孰幾為勤學死謝尚說之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莫生驚謂謝尚曰終身不向朝廷而坐諸葛恢字道明視誕為文出武帝與親有書遇見之觀流涕曰不能添身皮面復親聖顏詔以為侍中解歸鄉里黑頭公恢遊地江左名亞王導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為一及導人言王葛不言葛王尊貴與恢爭族姓曰恢曰不言馬謖京都三明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魏川荀問字道明恢字道明號曰中興三明明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源父美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訂次石頭置腹水中曰沈者不為羣書郵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官而夢棺得財而夢糞或問浩曰何也浩曰棺本具腐故將官而夢糞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將十旋父寧作我也浩少與荀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居竹馬我弄浩取故當出我下也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但終日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浩甥韓伯浩素愛之隨至徒所經處還都浩誅書願遠詩曰竟達空函浩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答書處有謬誤開閱數十大伴溫遂絕松栢之姿經

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謂之與蒲同

帝問之拊床一呼而盜俱殞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

會稽三康孔愉字執康與同郡張茂字謂為神人

入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為務信印龜左顧三鑄如

初以討華轅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龍龜於路買而

孝子安國孝武帝禮遇帝崩安我服者多死白衣者

無他孔坦字君平蘇峻之亂坦避人曰觀峻之勢必

將終乃作兒女子相問耶坦疾篤慮求省之乃

酒重水輕孔嚴字彭祖祖父奕明察過人

羣年非孔子厄同臣人羣

肉羣性嗜酒嘗戒之曰卿常飲不見酒家

糟渣更堪父羣布日月久摩爛邪客曰公不見一耶

家說上今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

變藥事羣為親友書云四族之雋孔沈觀頭盧瑋度

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張茂為元帝掾屬官有老牛

得大象茂少時一占者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喜也問其故曰

諸史提要卷第八

右晉列傳第四十八終

諸史提要卷第九

晉下九自列傳第四十九為始

坐無尼父焉別顏回謝尚字仁祖觀之子也

見一坐之顏回也尚應好衣刺文袴俗之事

小安豐善音樂博綜衆藝王導深器之

烏布帳為軍士襦袴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

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石磨以備大樂

神秀微不減王東海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東安

神秀微後當此客臺臺為來逼人弱冠嘗詣王東海

日沈海風起吟嘯自若嘗與孫綽等沈海風起

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

得不與人同憂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

恐不免耳安妻劉媛也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

山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及弟為廢始有

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高恭戴之曰卿屢違朝旨

諸人每相與言者生今亦將如卿何安其有姬色

我有如此客不既到溫甚喜言平生志意

今同馬

著帽進

溫使詣安值其理發安性遲緩久而方罷

在官無

當時譽

去後為人所思

何須壁

後置人

指溫入赴山陵大陳兵衛將移晉室王坦之流汗沾衣劍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

語移日

坦之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其少謝安石碎金

簡文謚

謚以示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

遺書

靖以長算人皆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

今四郊多

憂自劾而虛談晏然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春任

商秋二世

而三國基賭別墅

豈清言致

意耶

廢樂

性行音雅自弟為喪十年不聽樂及登台輒

始末不渝

又於土山嘗行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懷中外子姪往

見一白鷄

而止

語未嘗

誤

捉蒲葵

扇

安少

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羅中

在酒

吾殆不起乎

安少

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羅中

安少

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羅中

安少

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羅中

五萬安乃

取其中者捉之

京師士庶

競市價增數倍

其詠弗能

及召伯埭

路

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安薨後輟樂彌年

馬策和

雅誦曹子建詩曰

人相接

安子瑗字瑗度以貞幹稱其

朝廷疑其

華禮瑗遂不及真長不減子敬

初元帝

鎮建業公私窮蹙每得一袍以為贈賄項上一爵尤

美賴以薦

帝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齋故項以為戲

德更不保

伍畝之宅耶

後生不得

見其風流

恨不得

謝益壽奉璽綴粉

數日使

益壽混小字

好在溫

坐岸憤笑詠無異

我何由得

見失一老兵得一老兵

耳

謝玄字幼度與從兄劭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曰子

好佩紫羅

香囊

履之間

亦得其任

不負學才

也或以為不然超曰吾

師已至玄破符堅堅南北二玄玄為會稽內史時具與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

我尚生瑛瑛那得不生靈玄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稱

運子瑛少不患子靈運文藻麗遠玄嘗稱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

改其樂戴逵字安丘廬士逵之弟也逵屬操東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問卿兄弟志業何殊逵曰運音通八

賢論謝萬字萬石工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李主賈誼楚老韓柳孫綽綽與往還以體卿幾壞我面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

公議速則出處同歸卿幾壞我面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

徐拂木就席神色自若坐定謂系曰系曰白綸巾鶴氅

本不為卿面計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

襄簡文帝作相召為從事中郎萬著人言君侯癡君侯

信自癡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未白綸巾乘平肩輿至廳事前謂述曰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故是後來一器萬為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書曰謝萬才流經通爽廓廟廊議而令屈其

直以如意指四座萬於坐後物未嘗撫來兄安曰

封胡竭末謝氏尤無所說云諸將皆助卒諸將益恨之

家嫂詞情慷慨謝萬言云理名

見居心不淨乃復彊欲滓穢太清謝萬字

秀有字名嘗侍會稽王道子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戲曰卿邪世無渭陽

情謝萬字宜映曾無禮於其舅表湛湛不堪謂曰汝父昔已輕舅矣今復來加我可謂也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不協故云

誰謂爾堅石打破初童謂示以邀功及符堅之敗也謝石為

石奴謝白面石少患面創瘻之莫愈乃自隱夜有物來試其瘻隨紙隨是瘻莫甚白故世呼為辭義

有不雅輒焚毀之謝萬字茂度為竹中時孝武諸樂之

揚論者以王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歲周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

破頭先割炙王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此多遜

王悅為王悅為在東牀坦腹食今就東顧編觀子弟門生歸謂

之志王悅為在東牀坦腹食今就東顧編觀子弟門生歸謂

好宴集山陰之蘭亭性一會稽有孤居於養一鶴善鳴與

自為序以申其志性一會稽有孤居於養一鶴善鳴與

書集凡又嘗詣門生家見集凡滑澤因書之真草六角竹

扇曾在飛山見一老婢持一書之真草六角竹

孫當抗行每自稱我書臨池學書池水

盡黑又云張芝使人純每聞角聲謂當候已

汝等不及坦之義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

當以樂死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釣為娛又

海歎曰作惡謝安謂義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家樂與親友別輒飲

見筆覺損其權樂之趣 今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時劉棟為丹陽
尹許詢嘗就宿休惟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懷曰知若知吾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曰二人並愧卓犖
不羈蓬首散帶子微之字子猷不綜府事似是馬
曹又為相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又問管幾馬公豈
得獨擅一車曹從冲行值暴雨因下西山朝來致
有爽氣耳冲嘗謂微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坐與
造竹下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與
何可一日無此君客寄居空宅中便令種本乘輿
而行興盡而反客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獨酌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在剡便乘小
舟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欽其才而穢其行
而反曰何必見戴安道
也嘗與弟徽之共讀高士傳讀徽之賞并丹高絮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時若此時人皆人琴俱亡
徽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徽之琴彈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亡叔一時之標
公是千載之英徽之子橫之字公幹桓玄問我何如君七叔在坐咸為氣咽橫之曰生皆悅
風流為一時之冠徽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高邁不羈南
風不競年數歲嘗觀門生揮蕭曰管中窺豹時見一班
郎亦門生曰此遠慙荀奉倩近媿劉眞長徽之怒曰
衣而吉人之辭寡嘗與兄徽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歎之但寒溫而已既出安曰小者佳
去言如之青檀我家舊物夜臥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歎之
信如之

走從後掣筆不得七八歲時學書兼之客鳥駁牒
牛相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一氣千餘息許道字叔才一名映丹後改名玄常服氣
疎瘦如隆冬枯樹拘束若嚴家餓
隸評狀行行若榮春蚓字字若縮秋蛇
子雲書無丈夫氣臥王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
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王遠少手
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私牛馬在郡生駒犢以付官王遠
伯云是冠為之裂冠上有蔡邕柯亭笛
相伊字叔夏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常自吹之相野王為作三調弄
畢便上車去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伊於岸上過素不相識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
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賣顯便下車路胡牀客主不交一言為君既不易為
臣良獨難吹一弄伊請以筆歌乃令其吹吹笛伊撫掌歌曰
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膝功不判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解節慷慨仰仰可親安泣下沾於乃越帝特伊頃曰使君於此有煙色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朱伺
文時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請將護計伺獨不言曰常所調弩忽噤不發
賊遂陷城賊無白首者賊說伺伺曰吾今
難毛寶字碩真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乃白龜送之比之張飛關羽劉琨字正長時人方
東序遂得免

之樊噲

鄧超字應遠勇力絕人蓋當時

夫人城

朱序字允倫鎮襄陽符至來攻序母韓氏

登城復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相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果潰棄便固新築城王引進人謂為

喪有疾使婢九藥

陳壽字承祚客見以為賤議三國志

魏吳蜀

九六十篇時稱良史才

當以晉書相付

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

謂亮將略非長

詩父為馬謖軍

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蹲踞齧胡餅

王長文字德叔被逐不為於成都市中

通玄經

著書四卷擬易名曰

著白旂小郭以載車

送明長文

未遭續君山耳

學之染人甚於丹青

虞卿字允源作

白鳥集郡庭

海為政嚴而不猛

聊

用忘憂耳

王隱字處叔與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陳止之

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

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

孫盛字

晉陽秋

論對食

食冷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

晉陽秋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次

欲齊何莊

欲齊何莊

亮又問曰

諸孫大盛

諸孫大盛

唐翼子安客嘗飲登見故而問

曰安國何在

曰安國何在

安國何在

曰安國何在

搜神記

丁寶今小性好陰陽術數實父先有靈婢母

鬼之董狐

朝亦可隱

市亦可隱

詣習主簿

道安四海習鑿齒

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

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

此吾家驕驎

速步君孝超卿

中最是難測地

有一令僕才

璋特達機警有鋒

寧使網漏吞舟

招魂塋是謂埋神

明公作輔

招魂塋是謂埋神

明公作輔

為一不三絕 袁山松善音律歌有行路難山辭頗賅貨山松力可帝然之 文其詞句婉其節制因酣醉歌者流涕初半星
善唱樂相和能挽歌及山 **屋下陳尸道上行殯** 時張
於行路難時之謂之 **屋下陳尸道上行殯** 時張
左右作挽歌人謂 **山松** 出遊好今
道少有才氣相溫博負進思自振之方欲求濟於軌而軌在艱試以告焉
就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偵主戲航者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
曰卿當不辨作表者道耶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 **取數百難**
萬航投馬絕叫探有帽擲地曰 **其通脫若此**
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 江道字道義時姚襄結營
集 **雞鼓散** 此兒當大興卿門 車馬字武子太守
集 **雞鼓散** 此兒當大興卿門 車馬字武子太守
父曰 **練囊盛數十燈火以照書** 不勝
父曰 **練囊盛數十燈火以照書** 不勝
夏月則 **以夜繼日無車公不樂** 善於食會當時每有盛
六尺簞 王恭字孝伯王忱見其所坐 **吾平生無長**
物 忱問之恭曰 **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
以 **騁** 其簡率如此 **委巷之歌** 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東府尚
包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 **未聞宰相之坐有失**
行婦人 雅陵內史虞琨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 **都**
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 以恭為平北將軍 **濯**
濯如春月柳 恭美姿儀人多愛 **被鶴髦** 曹一沙
見之曰真神 **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
仙中人也 **執藥揮淚遂眇一目** 父病積年仲
強 躬仲湛能清言

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關 仲堪父嘗患耳聾
不知其人從容問仲堪患此者 **勿以己才而笑不才**
誰仲堪流涕曰臣遠遜惟谷 **帝嘗示仲堪**
詩乃曰 **水中有岸其名為洲** 仲堪遊於江濱見
日開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名自稱徐伯玄云盛君之惠
無以為報仲堪問門前之岸何祥對曰君將為州 果臨荆州 **盤**
龍齋 劉毅字希樂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蓋盤龍於
雄士正始出風流 劉裕征盧循詔路帝大宴西池
人雅有 **喝盧** 後於東府聚博猶大擲一判應是數百兩餘並無惜以
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振玉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客罷
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瞬未定裕屬身鳴之即成度數手無面如鐵色乃
和言曰亦知公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
不能以此見惜 **危** 諸葛長民數曰 **今日欲為** **正見一物甚黑而**
有毛 丹徒布衣豈可得劉裕之亦云 **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 今人以
數 **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 今人以
應刀隱藏 **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 又不可
去輒復出 **酷似其舅** 何無忌少有大志與劉裕起義兵相克聞
長七八尺 **酷似其舅** 何無忌少有大志與劉裕起義兵相克聞
骨大數圍 **握節而死** 宋李歆無忌
劉子之外甥 共舉大事何謂無忌 **握節而死** 宋李歆無忌
我蘇武即 **免缺** 魏詠之字長道生而一聞郭仲堪帳下有名望
之但須百日進爾不得語笑諷之曰半生不語 **涼州大馬橫**
而有半生亦當瘞之况百日邪其屬志如此 **行天下** 王彌寇洛陽涼州張軌遣州軍擊破之入敗劉聰於河東

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

安謐曰——手莫頭圖涼州

至是劉曜破——鴻從南來雀不驚

曰——茂親之——積賢君

生高舉六翻鳳皇——積賢君

得梟者勝——短尾者則為刀

伯封文為——短尾者則為刀

心會甜甘鴟鴞草馨乳酪養性人無妬

此其時也——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

風動吹長木胡桐推不中

老夢白頭公不恰而言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

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

幸密字今伯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復乃還

漢中太守及賜職賦詩曰——武帝免官

盛彥字子母王氏因疾失明自持養食必自哺

見推捷婢愈恨伺者費行取——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嘗藏以示

母目露然遂食——未嘗西向而坐

也——樹為之枯——廢蓼莪篇

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

子——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

新鄉如故鄉——異行

地膽——事吳人斂手

有邪德乎——問倭於我我

在人——七年粟百石

重——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十五鍾銘曰——昂昂若野鶴之在鷄羣

子劉彭食七載方盡——此嵇侍中血

故一鍾一子授木史——折蒲學書忘而失羊

公一子授木史——夢乘車挂肉其傍

見紹紹——人清高於何得此綃

帝制血戰御服及事定左右——臣父清恐人

欲流去帝曰——知臣清恐人不知

與於世世為憂——知臣清恐人不知

羊——知臣清恐人不知

有斤吾其——知臣清恐人不知

幾半果然——知臣清恐人不知

人清高於何得此綃——知臣清恐人不知

曰是吾傳梓之餘感受之復與都督清值如此——知臣清恐人不知

聖君曹植字子建為明帝所害何以名武陵

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州問策探得不孝字則史

神君喬智明為林慮二縣共夢水邊一女子猛

獸自後斷其盤囊鄭攸字伯道一占者謂水邊女

載米之郡唯飲吳水而已吳郡

不受一錢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

欲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吳人歌曰

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石勒過泗水飲酒

不饗非其粟不取其道有清操每至更

雙鶴警叫羣鴈翔集時常有

輟殮投筋與太常韓康伯居康伯母弟者之

貌類簡文帝孝武欲用隱之

貪泉廣州出珍異前後刺史多賄賂乃以隱之

達為屏風坐無氈席後為太

婢牽大賣之

投沈香于湖水

文貞先生沈平字有人著

韓騎驢至門外劉兆博學洽聞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記

神告亭廟徐苗叔曾祖華有至

子杜美字行齊著任子春秋多浮偽著孝鳥

集其廬舍成公驤字子安左右左思字太冲

洛陽為之紙貴張華見而愛之

有信父欲作三都賦初陸機夢見此賦聞是作之

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通至字

見人自稱甄舒仲甄嘉字通甫

聖賢備在黃卷中拾

龍躍雲津鳳鳴朝陽

江東步兵

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

菰菜蓴羹鱸魚膾齊王問群為東曹掾

首丘賦人皆謂之見機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即時一盃酒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

達
表臨汝郎誦詩

左右微風泛江會宏在舫中誦詩聲清會

聽久之連問焉答云——即誦史也而迎舟

名德而獨不載相與溫其俗而問之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尋公稱謂非

下官敢專既未達啓不敢顯之耳溫目君欲爲何辭即言官廳嚴明武校

或引身雖可云道不可殫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泣然而止又不及商保

似子胡奴抽刀問之宏答曰我已盛述尊公因曰精金百試在劉庭斷

功以濟時職思靜亂

北征賦

從相溫北征作——伏讀之云涉

長沙之熱爲史所贊

表伏

宏與伏酒同在溫府中

爲小勝宏應聲曰感不絕於余心

流賦而獨爲酒曰當今文章之美

公之原思未優國士而

與泥比肩何辱之甚

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宏出爲東陽郡相道洽事安以

一扇授之贈行宏答曰——夢飛鳥入口中

鳥文彩異嘗飛入口

湘中琳琅

謝尚稱之曰華

中自此舉也日

荆楚之

材

和溫開東生金河人或曰——白雀棲集堂宇蘭

菊叢生

初舍存官舍者——及致仕

山崩溘海竭

魚鳥將何依

或問宏求可見乎曰昔如雲雷破山溘而傾河

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

人間其故曰四體妍蚩

本無闕少於妙矣

圖鄰女形

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

遂患心痛因毀其情

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女從之去針而愈

愷之每重格康四言詩

頰上加三毛

世圖其精象

此

子宜置丘壑中

又爲謝靈運在

輕雲蔽月

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

點睛子飛白拂上使如——豈不美乎仲堪從之

小術以爲求之必得相立常以拂葉點之曰此

車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弱焉

初愷之在相溫府常云愷之體

中——合而論之正得平耳

三絕

故俗傳愷之有

作獸形

羊琇字稚舒性豪

用赤石脂泥壁

王愷字

修——膚若癡脂目如點漆

杜大子弘理美姿容王

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杜姥

皮裏陽秋

諸襄字季野相鼻目之曰

而四時之氣備

賢全論

年十二作一漢以示劉侯
與之齊矣終年二十四卒臨與阿太語蟬連不

得歸王蓮字叔仁豫之子時王悅來拜墓蓮子恭省之遂留十餘日

也後竟幸初好王蓮字叔仁豫之子時王悅來拜墓蓮子恭省之遂留十餘日

時以為知人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

字弘茂小字期生少有不為土窟居之

被毀撫一絃琴投諸水中性無志意

昔慙柳下今規孫登松原謂曰先生竟無言乎

不免其先果在於所光才多嘯聲振山谷

與語不應惟有一石竹子二詩

寒毛盡戴宗族勸之仕號曰開君之談不覺

鰓躍鮪鮪小海唱任子否諫吳王言不用見我投海國人

人石心也充欲以十武曲謝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

鄰人失犢得犢大驚

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范喬字伯孫

洛城地陷有二鵝出其者者應

天子在何許近

在豆田中霍原字休明王汝稱制有諺曰

錢神論錢神論

泉也錢無耳可使鬼軍無財士

不來無家兄不異無異而欲飛無足而欲行並錢神論生亂世

貴而能貧乃可免觀石函

可開乎鹿裘葛巾

情由憶生而思食社

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

命在天不在藥文病殆王導

百行之本莫大忠孝億兆之人

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孟陽云

獵自我釣自物不復復或問漁獵同是養生之

之舟郭翻字長卿使異往造之以其船小狹欲

墜刀於水

冥心至趣而與吉會年歲字叔重嘗曰不

耳 二石困 劉驥之字子驥舉至衡山見一開一閉水溪不得過欲還失道問伐弓人得還或說園中皆仙書

方藥欲更尋 冬 緼袍夏帶索 張忠字巨和 一擊地其為寇室弟子五日一朝

教以形不以言 弟子受業 觀形而退 人中之龍 宋鍾字令文為寇數

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而人而後知先生也 父生之師成之君

爵之 郭瑞字元瑜嘗以一而服制 師不服重練也遂服新衣三年 指翔鴻以示 張天錫以

蕭輪殿之瑞 日 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 此鳥也安可龍哉

瑞歎曰 脉病三 屋之為字尸下至也 瑞夢乘青

至尸而止病而歎曰 龍飛 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 至尸而止病而歎曰

隱去來 祁嘉字孔賓夜窓中有聲曰一脩飾人世甚苦不可謂所得未毛錄所後如山崖以而逃去 月犯

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謝敷字慶餘初月犯少微占者

謂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 戴逵字安道巧藝之成而歿死故會稽人嘲曰 作鄭玄碑 戴逵字安道巧藝

卯汁漫白元角 又 不為王門伶人 武陵王時聞其善為文自謂人莫不驚歎

戴安道 戴安道 五柳先生 陶潛字元亮少懷高尚任真自得宅邊有五柳著 傳以自况

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 欣然意食 三徑之資 謂親朋曰

以為 可乎執事 公田悉令種秫 酒足矣妻子自常醉於

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 督郵 齋酒半道要之 不事上

曰 奉事事鄉里小人耶解印去縣 齋酒半道要之 不事上

刺史王弘每候之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 一 申脚度履

義皇上人 僧名夏月高時此意下 性不辭青而蓄素琴一張絃微不具 但識琴中趣何

勞絃上聲 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 書版藏

金 隱居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植其黃毫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領此書姓其妻曰吾金以此版書之後果如言者

版往使者惘然良久曰賢夫何善曰善易乃命取著筮之曰妙哉隱生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五百斤盛以青兒覆以銅梓埋屋東去壁一丈入地

九尺知吾善易故 本是曲陽李家兒 鮑觀字未年五

書版寄意爾果然 李氏推問皆符驗 夏日手不驅蚊 吳猛有孝行

也 李氏推問皆符驗 夏日手不驅蚊 吳猛有孝行

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因還豫章江波甚急 狂不假舟楫 自云

百有餘歲 佛圖澄天竺人 能積日不食善誦呪能使鬼神 腹旁有

孔 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按絮孔中出光照一室 聽鈴

音以言吉凶 又 輪鈴音云秀支替交岡僕舍幼亮當此死

秀支軍也營房闕出也僕舍劉曜胡位也幼亮當從也言軍出後得曜也

果擒之勳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眾曰鈴音云國有大

喪不出今年勳果死石宜將殺石韜澄曰鈴云胡子洛度宜 鍾中

生青蓮華 石韜澄以道術取錢盛水 香呪之須臾 光色曜目 取麻油合

燕支於掌中 又今一童子絮齋七日 舉手示童子絮齋

朱然縛其肘 日此即腫也 今年慈中有蟲食必害人 石韜將

境內俄應果走 大和尚勒重之 其以季龍為海

鷗鳥也 文道林在京師問徐典 諸石遊乃曰公 栢温入河其不久

乎 黃河中舊不生龜時忽有傳者

狀曰——溫字元子後果如言 夢羊負魚來 季龍

貨魚從東北來沿日不祥 嘔酒滅火 澄與季龍升中臺忽驚曰

鮮卑其有中平後亦驗 之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道驗幽州兩日火從 六情所受皆

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而有酒氣 惡是賊 出十日慎勿東也季龍母杜后日和尚耄那何處有賊

即易語曰——老自應毫但使少者 殿乎殿乎棘子成

不昏即好後二日宣害賴季龍免 林將壞人衣 季龍大驚羣臣於太武殿登吟曰——季

變為胡頭縮入肩 季龍初造太武殿盡古聖賢 不為尸 產乃自營墓謂弟子曰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

而而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 麻襦 者不如何許人市中乞丐

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米平 語中越狀 如仁者 飴天馬 及元帝即位江左以為天馬之應 一柱殿

下 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人以爲應 占夢 夢立水上車米下

人語統曰水上爲陽水下爲陰媒事也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

恒見松栢不知門庭統曰馬屬陰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

栢墓門象不知門庭統曰三周三春也後三年必有火禍索亮夢天上

有二棺落於前統曰棺者藏也當有貴人舉君二官者又夢一虜脫上水

統曰虜去上男字也君婦當生男宋統夢內中有一人者赤衣摘手把兩

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守兩杖者象打之餽肉食也黃平夢馬舞人

拍手統曰馬火也舞火起也拍手救火也索綯夢東有二角黃諸候大角

朽敗小角有頭黃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朽木小角有

題所詣一在前凶也一在後背也實有凶背之問張邈奉使滑稽好

夜夢狼咬一脚統曰脚肉被咬爲却却字遂不行所占無不驗 滑稽好

語笑 王嘉字子年 好爲譬喻狀如戲 金剛火彊 未

央 行堅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

數百步而東馬馳反脫衣履屣履而歸下馬略水一無所言使者

運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作云何嘉曰未失 拾遺錄 著

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謂末年而有獲也 龍請雨 龍下鉢中天無大雨 日誦千偈

今行於世 龍請雨 龍下鉢中天無大雨 日誦千偈

鳩摩羅什天竺人從師受經 潛龍出游豕妖表異

符堅將呂光竊號河右光死子纂立有僧生子一具三頭龍出東箱井中

於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福什曰——下人錄上之變纂果爲目

超所 著實相論 乘阿毘曇非迦憐子比也今深識者既算得何所

論惟爲姚興 有二小兒登吾肩 興又以此女子人通今受

與乃進宮女一 粟針盈鉢而食 興又以救女子人通今受

交而生二子 杯渡比丘 數日吾與此子戲則三

謂諸僧曰若能食此乃可 杯渡比丘 數日吾與此子戲則三

富室因舉上與常食不別 三番神呪 以因弟子誦之以自教未及數力

餘年相見者無遺 三番神呪 以因弟子誦之以自教未及數力

有過於衆生爾 三番神呪 以因弟子誦之以自教未及數力

特覺危殆於是與衆告別而死 波若眼 持一錫杖令人曉曰此是

以火焚尸薪滅形神唯舌不爛 波若眼 持一錫杖令人曉曰此是

一奉之可以得道人或藏之大天 代君不可以不威主

教習閉目起而取之成身其神異 代君不可以不威主

國不可以不懼 羊就妻幸改容寬美之也魏文爲太子抱

五成而喜 郊破雪消 杜有通妻嚴憲時傳玄與何晏野郎不

何以能久 郊破雪消 杜有通妻嚴憲時傳玄與何晏野郎不

執權必爲害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魏曰晏等 忍辱

必當自敗司馬太傅歎曰——行自有在晏等 忍辱

至三公 從子杜預被誣覆滅之曰諸云——卿今 若使新

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 鍾夫人之禮郝夫

共坐子清庭過渾喜曰生子如此 鍾夫人之禮郝夫

足慰人心矣笑曰——參軍軍弟命 鍾夫人之禮郝夫

人之法 郝弟湛妻郝亦有德行琇璠貴門與郝相重 遺鮮

郝不以戲下琇璠不以貴戚郝時得 遺鮮

增憂陶侃母湛氏初為侃父丹之妻生侃貧賤母紡績資給使交鄰

唯不能益已佩為尋陽吏以一州所遺母母責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

乃增吾憂劉薦截髮范連寓宿於侃時大雪乃截所臥席自對

母不生具數十人饌而不聞人聲周顒母李氏字

此子獵遇雨止其家會父兄不在緒秀與一婢浚惟視之見一女子其

美因求為妻父兄不許給秀曰門戶於何惜一女連姻貴族所來有益

方雅之族生頭及蕭護緒秀謂曰我屈節為汝家妻門戶計耳

為一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李氏遂

並顯終秀妻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輩貴列吾目前高門伯

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高性抗直亦不容

取謔小字也阿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或澤曰一當捨

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後有雅人深致王叔之妻謝道韞

止養堂王導以下皆拜有雅人深致王叔之妻謝道韞

如清風何句安問諸何句安問諸何句

起又嘗內集雪下安曰何所似安兄子朗曰

有王郎初適叔之甚不樂安曰王郎處少子汝何恨曰一門叔父

為塵霧經心為天分有限耶又嘗

欲為小郎解圍擬之弟獻之與客談詞理將屈道

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夫子皆為厥所

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

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初同郡張

才質過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

椒花頌劉琨陳氏能屬文正旦

登橙窺之劉年之為桓玄所害其時每街之

風雲載塊云云

迴文旋圖詩字若蘭為符堅

殺牛祭天以蹄占凶吉東史夫德固若有軍事

穢王之印其王印文攝一三韓一

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

石磐拮矢周武王時

遮留谷張駿將張植伐焉要之於

魚化鐵為刀林邑國主獲二鯉魚化鐵用以為刀

匈奴夏曰黃鸞勝曰鬼方

少有奇人之目王敦字處仲事從父兄

心懷剛忍王愷石崇以妾修相尚值每客使美人行酒客飲不

蜂目已露但豺聲然不視道素不能飲亦免強盡

王與馬共天下元

詠歌以如意打唾

壺為節數每酒後詠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

婢耳欺遣兄舍學兵兵敗敗怒曰一門戶衰

自言知擊

自言知擊

鼓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休養之事數一因探神此客必能

作賊石崇以奢豪矜物矜上常有十餘婢侍列有容色置甲煎粉沉

作婢相香汁有如劍者皆易新衣客多着脫衣而散脫故着新意色無

謂曰開閣放婢妾又嘗荒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報

之祖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

初敦泰軍熊甫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國因謂敦曰小人在位鮮不敗業

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告歸臨別歌曰一往事既去可長歎

念別惻惻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沈充率兵臨發

及敗後入吳儒案儒笑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溫

曰三千戶侯也遂殺之將易吾姓噲笑曰果

字元子彝之子生未甚溫溫見之曰將易吾姓噲笑曰果

公聞其聲曰真英物也以噲所賞名溫將易吾姓噲笑曰果

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曰勿以常人遇之常坪

畜之溫向南康公主度翼嘗為明帝常山蛇勢亮造八

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溫石為八行行自以雄姿風氣是

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皆莫識之

宣帝劉琨之儔溫一有以比王公甚似劉司

空溫得一婢乃琨妓也一見便泣曰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

似恨雖溫於是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溫自江陵北伐

為琅邪時所種柳已十圍慨然劉景升有千斤大牛

曰攀枝執條泣然流涕劉景升有千斤大牛

果而已溫性儉每燕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

復遺臭萬載耶或曰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

人可人嘗經王敦墓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有道術浴裸身以刀破腹斷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

足浴出溫問之尼云公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

後溫成勢勢赫謝安見而還拜溫識初元明世郭璞為一曰君非無

驚曰安石何事乃爾安曰一識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傳

弟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營如車輪馳在一面兒子也李去子存木

車去軸成巨相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自爾以來為元始溫字元子

河內大縣溫也又曰爾子之亮延我國葬痛子之隕皇

運其暮二子元子道子也溫死幸之也道子死晉亦哀

有異溫拜高平陵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夢見

德人孟嘉字萬年更亮領江州時從事引問此君小

異將無是乎諸葛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集問曰聞江州有

風吹帽落後為相溫泰軍九月九日溫宴龍山佐吏或

嘉見即答公未得酒中趣耳嘉好酣飲食多不亂溫

嘉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又問聽妓一何謂也嘉

流星墜銅盃水中相立字敬道一名寧翼溫之弟子

火珠吞其重兼常兒姊姪每抱輒

撫玄頭曰玄流涕覆面父為九州伯兒為五

湖長時議溫有不臣之迹故補立義興太守充隱以歷代成

為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
流蘇亦王莽仙蓋之流也
徘徊輿玄好遊體大不堪乘馬
無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玄號楚不連尊
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造大尊容三十人坐
後敗曹靖之曰臣何敢言雌鷄化雄八十日而冠衛陽有
建國九八童謡時有一日長竿巷巷長竿今年聖德深厚
地不能載躬仲文為玄參軍玄初慕位入珍寶玩好
皆變為土隨玄西走此樹婆娑無復
生意帝反正仲文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怏怏不得志仲文
望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從瞻昔所輕比肩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
一伯符行至富陽慨照鏡不見其面仲文讀書
半表豹則文才不減班固仲文善屬文謝靈運常云
射聲豹視王彌少時使京都隱者道仲山見而謂之曰飛
豹土號連年種穀化為莠王能被甲
游於水中杜我寧山頭望廷尉蘇峻作亂朝
之峻曰堂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魚躍入船破魚得刀
孫恩師事杜子恭子恭有術嘗勸人借刀其主求
之子恭曰當即相還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長生人
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沙門惠遠謂
右列傳七十卷畢

日精劉元海匈奴人名淵父豹母所延氏折子於龍門有一大魚頭
光景非常按呼延氏曰此是一服之生費子後十三月生常鄙隨陸無武絳灌
無文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蛟龍得
雲雨非復池中物後秦涼羅深帝時將帥欲用元海孔
止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元海至
劉宣等上大單于璽元玉璽汾水中得一文曰有新保之王
海曰乃為漢王玉璽莽璽也因增泉海光三字為瑞此見
吾所不能測劉聰字玄明初聰悟王但恨爾日不早
識龍顏聰引懷帝謂曰卿為豫章王時朕與王世子相造與朕射
鎖晉諫聰起為儀陳元達諫聰然將斬之元達曰臣得與龍
及至即以鎖鑰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蹄涔不容尺鯉
氏切諫乃解易圖為納賢堂為煥賢堂聰子約死復蘇言見元海於不
斬魯微曜聞之曰遮須夷國周山謂約曰東比有無主
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末末常輕侮吳鄧而自比
後國中大副曰吾不懼死也
樂毅蕭蕭劉曜字永明好兵書略神劍曜曰嘗得王使小
臣奉趙皇帝御除樹變人形西明門內髮長一赤須
狀有兩胸著白玉文終南山崩得白玉有文曰皇亡色有鐵手之
相推無鼻目井水竭構五梁成以為勸戒之微惟劉曰
趙都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在隴上歌陳安善撫接囉之
勒不在我也并秦分五五車果趙分隴上歌陳安善撫接囉之
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三老進酒曜為石勒所擒北市一日
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侯谷王開右稱帝皇當持重
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梓運窮天所亡開赤光滿室白氣
大分持一鏡曜曰何以使耶當為箭飲

歸以告其母母曰——非不

成有一片夕謂鞠巨君
——當出爲人主
排

自陳詒唯襄陽王
不加刃——殺之
負石

錢又得一鼎容四斗中有
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

拳卿亦飽孤毒

諱胡 勒——有耐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驚

母以其意論古帝

聞膳食其歡立六日
留侯諫乃曰頗有此耳

人家有百足貧尚欲市別

基何等主

卓犖超絕觀其軒轅之亞

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
子歟他孤兒寡婦孤帽以取

可專以文業教

情情殊不似將

光曰漢祖以馬
之道也勒大悅
闊達有

呼曰右侯而不

人則格言出則
吾右侯早也
快牛爲犢

從子性殘忍游蕩無度數彈
勸前殺之執母工曰——汝當

爲中丞自此肅然季龍曰朕聞——高步通

庭史曰宮室將空之象

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珍恨之以白

墓云前修厚一尺積貳厚八寸乃及泉其水清

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

王凶子季龍曰見年二十餘高
便欲殺公時宣被誅云云

死者半不問言病與否則具 安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

朱龍字棟取所乘

莫護跋好之乃斂髮擐冠因呼爲步搖其後

慕二儀之德繼之容遠以爲氏

家令

慕容應嘗曰敬者人命之所繫也不

墓也不可不敬 稼穡園之本 蒲氏 符洪
之墓也不可不戒 乃著 一 氏 人

如竹形時謂之蕭家因以爲氏後
六孫堅皆有仲付字遂改姓符氏

新平有長人見詔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
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矣新平令以聞符

一淚符生初無

王曰性耐刀槩不堪鞭笞洪曰吾將以汝爲奴

五眼應符父健以識言——獸故立為太子

止星入井者必將渴

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

會使堅合藥開人參好惡堅
曰生以為識已斬之
居洛門之東又謫曰百里望空城
觀何青青瞻見不知法仰不見天星
成字曰
美哉山河之固
堅自臨晉登龍門謂羣臣曰
此權量齊資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
漢祖佐命功臣
孰為首
堅問
權量曰蕭曾為冠堅曰漢祖賴陳平之謀太上
言之
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天子之為尊
也
以王猛為侍中百僚震肅
屏氣風化大行堅歎曰
蒼蠅報赦
堅將為赦書
入自諸集於筆端驅而後來俄而長安市人見一小人衣黑大
呼曰官今大赦堅聞之數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
夾路
樹槐柳
自長安至諸州
百姓歌之曰長安大楷夾路
后妃
星失明
符融為冀州牧融母荀氏為融所太
史上一
堅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
甲申乙酉
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
有人於明光殿大呼
鮮卑得龜
高陸人穿井一丈三赤堅命棄之以累及死
不從
丁字直而不曲
堅嘗羣臣賦詩姜平子詩有
堅問之
未足獻
以十具牛為田
王猛子皮謀反事泄堅問之曰
父丞相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貪
所以國富也堅曰丞相臨
以計卿一不聞求位
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
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
堅云
名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
堅冠江南王
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
山神及堅之見草木人者有力焉乃奉以相圖覽
壺餐豚

髀
堅敗遁於淮北魏人有道
謂晉師至
堅不出項
初諺曰一羣臣勸堅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初堅滅燕慕容
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
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
鳳皇鳳皇止阿房
王是終為賊入阿房城
推蘆作蘆蔭不成文章
會天大雨不得殺羊
慕容暉請堅幸私第因殺堅
不果
幽州默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
初關
垂本名默
堅入五將山長得
五將山為魏長之欲
得必存當舉煙
初秦之末亂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
此觀而錄之長
安語曰
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
當復虜
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
脂
堅之分氏羌於諸鎮也趙整獲琴歌曰
傳勞書父是此筆尾長
童謡
初堅強盛時
云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
又云阿堅運卒三十年若後欲敗在江准間
以密南參
為業
王猛字景略少
嘗貨春於洛乃有一人貴買之云聞我取
父老曰王公何拜也十倍償直
遣人送出猛視乃嵩山也
細事不干其慮
猛妻妾
神略不與交通浮華之士咸輕笑之
捫蝨而言
猛被擒
之一面談當世之
卿與相溫豈並世哉
相溫請猛
事
旁若無人
符堅將有大志聞猛
此可富貴
若玄德之遇孔明
猛曰猛相之一見

若平生語及
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

夷吾子產之儔
也問以後事

箕山之操
符融字博休堅筆弟也世

聚
遠三枕避三沐

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黑右黑而白

枕而寢是夜夢為賊所殺妻兄疑豐豐誣服符融於而疑之問知其故乃

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婦人披血死左水右馬為守兩日昌字其為昌

就是以誤
辨盜

中婦人
時日暮母莫知孰是融笑曰此易知耳使二人

並走出鳳陽門融謂後
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

符助字元達每
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

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
心兄弟乎

兒而才於弟故
唾令小兒張口含出

云其侮人如此
識味

味小生耳或人獵鷄以食既進
食鵝肉知黑白之處

又此鴉棲常半露檢之皆驗
臨刑詩

而試之無差
義感君子利動小

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
逐鹿並驅瞻烏靡定

人符登機
以千

六百人破三萬眾
起兵如流沙殺人如亂

麻
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

二穴五姓
李特巴西宕渠人其先武落鍾離山前有石穴二所其一

穴者曰釋氏樊氏柏氏鄭
廩君

氏五姓俱出官畢為神
廩君

又以上為船離盡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
射鹽神

為一務相船又獨浮遂稱一乘其船而下
射鹽神

女子止廩君曰可止無行廩君不從鹽神夜從廩君宿且去為飛龍
廩城

皆從飛龍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乃以青練遺之曰舉此即與汝俱生
廩城

神嬰之廩君立石上望而射之
廩城

廩神死舉飛皆去天乃開明
廩城

曰我新從火中出今又入奈何岸即為
賓人

廩階陸相乘上有平石立城而居之
賓人

巴人呼為巴
渝舞

人相逢不吉當凶
數年天子何

如百廿諸侯
死鬼常辭

死足
死鬼常辭

耳
脉起成文

徘徊意欲
斫胡奴頭

胡奴竟
三擲盡盧

親棄
三擲盡盧

之
投老扣囊底

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初童謠曰一燕

然則禾神供盡成高字慕容雲本燕高父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翮翮濁世之佳虜

謂秦紇于一乞伏國仁鮮卑人在昔有三都人自漢北南出大陰山遇

客秦紇于一巨蟲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焉而祭祝曰若善神也便

開路惡神也塞而不通俄不見乃有一小兒焉時又有乞伏都有老父

子者謂秦紇子秦許之老父欣然自有所遇依字之曰一紇于者更言

依倚鮮卑謂被為禿髮禿髮鳥狄九世祖壽蘭初在平

而氏為識慕容德使王曇首一知非國識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

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晏子生居近市死塋

近城德如齊城營丘望晏家頃謂左右曰檀大夫不遇城塋于

豐其禮蓋政在家門倫以矯世存居險隘卒豈擇齊魯固多君

地而塋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其平生意也

子德大集諸生乘高遠瞻謂魯連曰一當昔今盛之時權傾已生

天之邊緝指麾則紅紫成章院即則紅紫成章院即則紅紫成章院

至於此賊賊王始聚眾太山自稱太平皇帝其父為太上元

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曰一奈何復爾爾曰皇

后自古宜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環集之始仰視曰

黃犬之皮終補狐裘趙卓用公孫玉樓子欲得

侯問五樓語曰一塞五龍口而患脚弱赫

連一物物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朝改姓赫氏音殊山國故

天為子是謂鐵伐氏正統者皆為一燕子孫剛銳如

鐵伐氏鐵伐氏

統萬統萬於黑水南管起都城勁勃自言朕方

乃一銀入一寸即殺作者而非禁之射甲不入即斬

夏龍雀又造百練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一銘其背曰古之利

右載記終

右晉書共一百三十卷終

諸史提要卷第九

諸史提要卷第十

南史 李延壽撰 紀十卷 傳七十卷 宋齊梁陳四代共八十卷

宋高祖武皇帝 劉裕字德興 永初三年

少帝 義符武帝子 小字車兵 景平二年廢為營陽王

太祖文帝 義隆武帝子 小字車兒 元嘉三十年

世祖孝武帝 駿字休龍 文帝子 孝建三年 大明八年

前廢帝 子業 孝武帝子 景和 永光共一年

大宗明帝 或字休景 文帝子 泰始七年 泰豫一年

後廢帝 昱字德融 明帝子 元徽五年

順帝 準字仲謨 明帝子 昇明三年

齊太祖高皇帝 蕭道成字紹伯 建元四年

世祖武帝 暕字宣遠 太祖子 永明十一年

廢帝鬱林王 昭業 文惠太子子 隆昌一年

廢帝海陵王 昭文 文惠太子子 延興一年

高宗明帝 鸞字景初 始安王子 建武四年 永泰元年

東昏侯 寶卷字智藏 明帝子 永元三年

和帝 寶融明帝子 中興二年

梁高祖武帝 蕭衍字叔達 天監十八年 中大通六年 普通七年 大同十一年

中大同一年 永清二年

臨賀王 正德武帝子 侯景 所立 正平二年

太宗簡文帝 綱字世讚 武帝子 大寶二年

世祖孝元帝 綱字世讚 武帝子 承聖三年

敬帝 方智字慧相 元帝子 紹泰一年 太平一年

陳高祖武帝 陳霸先字興國 永定三年

世祖文帝 楷字子華 昭烈子 天嘉七年 天康一年

廢帝 伯宗 文帝長子 光大二年

高宗孝宣帝 顓字紹世 昭烈王子 太建十四年

後主 叔寶字元秀 宣帝子 至德四年 壽明三年

四代二十四主共一百七十二年

宋六十年 齊三十四年 梁五十六年 陳三十二年

南史十 事見晉書 者不錄

劉寄奴 宋高祖武帝諱裕 小字寄奴 伐後新洲見大蛇 數丈 射之 傷明日復至 洲裏聞有竹曰 寄奴子 數人青 寄奴自 我王為 所射 合散傳之又

碎武魄枕 寧州獄 上命碎 之 分賜諸將 遂獲金

微時轉具 命藏之以示後 葛燈籠麻繩拂上

寧馨兒 前廢帝母太后疾篤 呼帝曰 病人間多見 可畏 那可往 太后怒 曰 將刀來 破我腹 五部

那得生 舍公得此 以為過矣 地鏡 元嘉二十五年 青州望遠 那得生

常多一一後主
以為甘露之瑞
黃衣後主夢一統
羊車宋文帝好乘一統
酒地羊至祗地不去
桃葉辭江東多唱王獻之
日羊乃徘徊況人乎
我自接迎汝及晉王廣軍六合
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渡
景陽鍾齊武帝數幸諸苑嘗有
漏聲置鐘景陽樓
上開聲早起飾粧
北城鷄始鳴故呼
見菖蒲
花者富貴
梁文帝張后忽見庭前菖蒲花侍
有皆不見后曰
因吞生武帝
半面粧
梁元妙一目徐妃每知帝將至必
為一
以使帝見則大怒而出
徐娘雖老猶尚多情
徐妃與暨季江通季江每歎曰狎直狗
雖老猶能媚爵爺馬驛老猶駭
一
折爪
陳武帝宣皇后爪長
五寸已並紅白海有
著功服則
陳後主於光昭殿前起一
後主自居臨春閣
一爪先折三閣
張貴妃居臨春閣與三貴嬪居望仙樓迤邐來
女
學士後主以官人有文學者
為一
與卿客賦詩
臨春樂花
官女歌曲有玉樹後庭
等其略曰璧月
夜夜滿瓊
文章多鄙言累句
鮑照字明遠宋大新以
猶朝朝新
人莫能及照悟其言為
感謂才蓋實不然也
豈可遂蕪賢能使
終日碌碌與一千
野老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莫有一
農之意王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願大王均其賜苟不奪
人時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靈
運空疎延之隘薄宋庾陵王義興與謝靈運延之隘
無作才語見向
宋彭城王義康庾術學兼淑簡之義康
問其年淑曰鄧仲華拜家之歲義康曰身
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
三寸甘宋彭城王義康上嘗冬月
義康曰身不讀書君一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袖割得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彭城王義康庾術學兼淑簡之義康
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
腊王宋南廢帝狂悖無道以明帝及山陽王
等並肥以寵盛拜之賢明帝為一

仁為穀王休佑為賊王博為驢王以米糟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頓地
為坑實之泥水保明帝今以口就食又縛其手脚使付太官為屠一宿
出之以**百函書**劉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寄並坐客**決斷**
為笑樂

如流劉穆之字道和內總朝政外供軍旅一事無不目覩
詞訟手答騰書月行酬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曉事

輒為十人饌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一丹徒布衣
穆之常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

金拌貯檳榔穆之少時好往見家乞食其妻江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
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其妻兄弟

瘡痂味似鰓魚穆之在床患取食之吏不問有無
瘡痂在床患取食之吏不問有無

效孫皓歌王去之嘗為南康
俱與元會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動不歡之因

朝士莫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有既不動汝亦不願汝

不畏其筆端劉琨為中丞
一覺自造青雲

安能長何遜同從叔祖乘車在道
何遜同從叔祖乘車在道

黑面阿秀居戶限上
劉琨所親曰人仕官不出當

安成食臨汝瑒族叔秀之為丹陽瑒與親故書曰吾
家一遂居劉安東處則不為多士

觀茶飾安成公何晏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相之子並豪奢與
徐湛之以著脂車服相尚都下語曰一湛之兼美何五

湯從事常若未解
徐湛之字案文

王儉贈徐孝嗣詩湯位至楊
亦不茹叔茂進清者

北路魚南路徐比恭子
徐君為梁相東王鎮西參軍

北路魚南路徐比恭子
徐君為梁相東王鎮西參軍

北路魚南路徐比恭子
徐君為梁相東王鎮西參軍

移公床 徐孝嗣畫時北壁下夢兩童子逐去
萬里長城 檀道濟見收脫幘
惡月生 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

眉頭未曾申 王玄謨性嚴
見亦將與吾門故名鎮惡

蓋劉壽 劉敬宣字萬壽便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便
義豈有 劉敬宣字萬壽便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便

笑 劉伯龍少貧及仕貧尤甚嘗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忽有松石
間意 蕭惠話從宋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

入管喉舌 蕭惠話從宋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
得志所住齊前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刈除

茶品 琅邪王抗第一
每曰人生不得行肯得壽壽百歲猶為天也

烏衣之遊 蕭惠話從宋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
思莊所以高錫用思深

即席之美 梁武帝每物延後進三十餘人置
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

筆趣翩翩 蕭惠話從宋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
以比謝氏

公庭無私禮 梁武帝每物延後進三十餘人置
當世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

真本漢書 梁武帝每物延後進三十餘人置
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賞秋芳中有漢書序傳信云三

憤王 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賞秋芳中有漢書序傳信云三
宣相傳以為班固真本書多異今希墨亦古非算非肆肆甚

憤王 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賞秋芳中有漢書序傳信云三
宣相傳以為班固真本書多異今希墨亦古非算非肆肆甚

憤王 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賞秋芳中有漢書序傳信云三
宣相傳以為班固真本書多異今希墨亦古非算非肆肆甚

憤王 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賞秋芳中有漢書序傳信云三
宣相傳以為班固真本書多異今希墨亦古非算非肆肆甚

憤王 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賞秋芳中有漢書序傳信云三
宣相傳以為班固真本書多異今希墨亦古非算非肆肆甚

憤王 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賞秋芳中有漢書序傳信云三
宣相傳以為班固真本書多異今希墨亦古非算非肆肆甚

項羽廟主人名 投以赤心報以戰栗 少壯三
好 年 王人 塵 物 三絕 都督 刻成詩 常之交 飄飄有伊洛間意 餘論 謝眺詩
... (transcription of the main text columns) ...

生春草 謝康樂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 (transcription of the bottom text columns) ...

衣諸郎

王僧虔為中丞甲族由來不替...

耳坐右銘

王僧虔為飛白書題尚書省...

考工記

雍州有絲枲者相傳是楚王...

子姪之間

王僧虔遠開府儀同三司僧虔...

二台司

王僧虔遠開府儀同三司僧虔...

飛白

吳郡顧寶先卓多奇自給能僧虔...

叔慈內潤

王慈年人歲外祖江夏王義恭...

雞之比鳳

謝鳳子趙宗實食王僧虔...

書聖

王慈善草隸徐希秀謂為...

額類索公

王筠字元禮沈約見筠以為外祖...

王有養炬

謝有瞻見王有養炬謝有瞻見...

好詩

王筠與諸兄居宅閑適...

七葉有集

王筠與諸兄居宅閑適...

黃問

王慈年人歲外祖江夏王義恭...

彈丸

王筠嘗為詩呈沈約曰可謂...

平往氏

平往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才...

非有七葉

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有集如...

同三司

既為公頃開一宅前促欲買朱...

糞諸王

王慈家居建康馬黃弟...

左把浮丘

袖右拍洪崖肩...

自序

王筠自序余少好抄書...

草翁之風

必男...

得官即拜

王...

郎有如萬頃

陂...

玉昆金友

王...

羊跪

王...

東山

王...

剋日見子孫

王...

八勢

王...

三世不事

權貴...

侍中四人

王...

三石頭

王...

彈基發

王...

朝隱

王...

彈丸

王...

三石頭

王...

千里之駒袁昂書名千里駒武帝謂曰黑頭烏

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登徒居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
 旄戔下生爲余干水罾抵尾秦麻字子度爲吏

傅亮曰賣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基徒不復稽僕自
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原曰——義之小字千木 平世三公
曰羊徽泰原可 官有大字不可受 蔡與宗初曰主年
平世三公 府歲在亥焚於 眞隱傳 何尚之致仕復仕表淑錄古來隱 蔡
左光祿大夫云 氏是禮度之門 蔡約字景攝爲司徒長史齊明帝補政百
故自可悅拓曰大 白莧紫茄 蔡博字景節口不言錢在吳
將軍有損客復見於今 爲西河之風不墜正始之風尚在 何尚
常謂 學秦徒徐秀等並慕道來遊河之南學王 鹿皮冠 何尚之在東 延
球嘗云尚之——尚之亦云球—— 之爲棟尚之爲猴 何尚之與顏延之少相好卿二人並
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 古官人以才
尚之爲似延之喜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眞猴 今官人以勢 宋世何人未爲吏部郎何尚之歎曰此敗風俗
彼執之所 小褚公 何戰與褚亮同 望岫息心 王羲之
求子何疑焉 命駕造何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 嵇叔夜酒盃
良聞之曰擇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也 徐景山酒鎗 何點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見之點 大山
小山何氏三高 何點又求點並接連來先幸至馬衡亦隱
皆隱世 車螯蚶蠣永充口實 後稍移於其甚者猶食
謂三高 白魚鮑脯鰓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鐘岫曰鮑之就脯
驟於屈伸蟹之將踴躍擾攘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蠣眉目
內關熟泔之奇猶視外城非金人之 衣帶如繩 宋武帝重衣
恤不悴不榮無聲無臭故宜常充庖厨 本必須潔宜有侍臣衣帶卷指帝怒曰卿——欲何所縛何敬容希游
旨故並鮮明常以膠清制餐衣裳不整伏床便之或暑月其背爲魚游

俠處士 何點字子哲不入城府性率到好遊遊人間不嘗不帶
士弟衛爲小隱士時人稱其通 苟既奇大父亦不小
號曰——士大夫多慕從之 何敬容署名敬字大作荀小作文容
字大作父小作口陸倕曰公家——卿與郗吉遠近 客
姓吉敬容問曰——答 兩玉爲穀 何敬容有一子八歲在吳興
日如明公之與蕭何 就兄求名衛即命名曰穀云——張氏五龍 張裕子演鏡未辨
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 狀若絲縷齊武帝植於太昌靈 左臂鷹右牽狗 張緒子充
和熙前嘗曰——見實如此 緒入西邦逢充獵——過緒便解細鞵而拜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
緒曰光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末歲緒曰過而能改類氏子有焉又
明年便 日限爲一詩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或
改修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餘首有虞詡者見而誦之率乃一旦毀更爲詩以示焉 兼二子於
託云沈約納便何句得善率曰此吾作也納勉而退 金馬 張率爲得賜殿裏之蓋稱賞手數答曰相
半酒不事家務遺家債載米三千石及至耗 梨是百果之宗
張邵小名梨邵子數小名植宋文帝錢 孝張里 張數父亡數未
之曰植何如梨答曰——植何敢比也 移我遠客 秋當周起以張數同省欲詣之起曰彼若
所居 數先設二床去壁三四赤二客就 席數呼左右曰——自標遇如此 四月八日灌佛 宋新
傳佐饌者多至一萬少不 海賦 張融作——文詞澀激獨與衆異以
減數千張融注觀百錢 示顧頭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
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鹽沙拂白 亦恨二王無臣法 融
無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善草書自美其能齊高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
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 陸處無屋舟

張勳假東出齊武帝問住何處答曰臣——後上問其從
兄緒緒曰勳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故云

一笑 張融病卒遺令令人捉麀尾登屋復覓白吾平生所善自當——三千買棺無製斯末左手執

執法華經小品妾二人事畢各遣還
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耶
王海
張融自名其集爲一

都自非是

寬至髀趾——王徽則曰華帶太急前有數

後有充融卷稷張氏扁鵲鏡經

石熙開之乃——一卷因精小學之遂名震海內

靈 徐秋夫工醫術嘗夜有鬼呻吟解其妻徐秋夫問何
須答曰其患腰痛死雖爲鬼猶痛請療之但爲婦人

其言爲多西處又針肩三處徙癰薛伯宗善公
見人謝然不見世服其通靈珠奉惠肯伯宗爲

前柳樹上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
白鷺羽癰

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人皆成於手

梁武帝裴子野爲書喻魏相元叉五鼓

有——皆在錢塘謂杜道鞠彈以磚爲小字

如廁產 **和香序** 畢撰 曰麝本多忌過分密著
此實易知盈竹無易字蓋麝喜竹

合夥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又某書載甲斐

之簷唐比沈演之素膏比羊玄保有公蘇合生慧林沈實以自比也鳳皇將九

著作佐郎承天年已老而佐郎並名家年少蒲
常呼爲承天曰卿當六一弟母可言

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宋文帝訪朝士何承天曰此

何遜字仲言范雲見其對
策大相稱賞曰頃視

梁元帝著論曰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

喻意末云東方曼
食子與賜不殊
吳

均俱爲梁武帝進律後稿
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

鄭鮮之與宋武帝言要調
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

疵文雅徐英之不悅願延之

平諸子才能

要得臣義
不可及也
顏公
顏延之

身非三
呼爲公
據鞍索

生不喜見

射五言如

言三言

君詠類延之作

龍性誰能馴誅阮籍云物

有酒過肆意直言
委

須峻嗔而與人

嶺峻爲吏部尚書留心選

潘陸江左稱

顏謝清岳陸機顏延之謝靈運也鵝眼細如剪髮明之朱子經環錢宋前廢帝錢

唯用此者謂之三兒作中丞沈冲與兄深並為司直母孔氏在東家失火疑為人所殺母大呼曰一與

鹽綠葵紫菱周顯在鍾山立隱舍王儉曰卿山周妻中何所食顯曰一顯字彥倫

何肉周顯何謂皆精佛法文惠太子問顯精進何如何顯曰春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累伊何曰

初早韭秋末晚菘齊文惠太子問周顯曰周郎菜食何味最勝曰

豈俟策試周弘正年十五召補國子生季春入學五冬醜應舉學前以日淺不許博士到治曰

而不陋吃而能談以優剛賜似直三周若蜂詳諸

腰周弘正弟弘緒弘直方雅敦厚氣丈人不護細行謂高於次昆或問三周敦實人曰

今之所同也孔稱不徹裴乃不嘗裴子野言從來不宋嘗食甚簡推曰

宰相可當漢功曹劉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與劉可當南陽郡漢代功曹耳

班語看日早晚文帝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班與劉看日早晚應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

應其不去小字班歌解牛決訟顧憲之為漢康今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

顧建康顧憲之清儉強力甚得人和都下顧衡陽之化飲酒淳旨飲號一謂清且美也

憲之為衡陽內史時刺史王侯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吏部庭中植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嘉樹憲之祖顯之宋時為吏部書裴數幅羊欣字敬元

父不疑為

程今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愛之欣嘗夏月

羊欣欣嘗詣謝靈運靈運改服然後見混族子靈運羊戎善告族兄瞻曰望靈見羊欣遠改席易衣由是知名

雙聲戎善奕基賭郡羊玄保善奕基第三品宋文帝

林下正始餘風宋文帝賜羊玄保二子名曰士大

夫非天子所命紀僧真幸於宋武帝稍歷度支表書王

應無盡無江智深與沈懷文友善懷文每荅頭公沈

訪婢宋文帝時北使沈慶之國陳不可帝使徐湛之等難之慶之曰

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沈慶之每朝常乘猪車無嫌卑從者不過三五

夢綃沈慶之年八十歲旦夢人以綃兩匹與之曰此綃足度歲日

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沈昭略性狂為官達至約肥而

泰山錄事沈昭略名法明少事天

慧眼水江經有孝性父清惠眼經夢一僧云患眼者飲一

山西傾洛鍾東應江祿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

應無盡無江智深與沈懷文友善懷文每荅頭公沈

訪婢宋文帝時北使沈慶之國陳不可帝使徐湛之等難之慶之曰

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沈慶之每朝常乘猪車無嫌卑從者不過三五

夢綃沈慶之年八十歲旦夢人以綃兩匹與之曰此綃足度歲日

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沈昭略性狂為官達至約肥而

泰山錄事沈昭略名法明少事天

慧眼水江經有孝性父清惠眼經夢一僧云患眼者飲一

山西傾洛鍾東應江祿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

應無盡無江智深與沈懷文友善懷文每荅頭公沈

訪婢宋文帝時北使沈慶之國陳不可帝使徐湛之等難之慶之曰

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沈慶之每朝常乘猪車無嫌卑從者不過三五

夢綃沈慶之年八十歲旦夢人以綃兩匹與之曰此綃足度歲日

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沈昭略性狂為官達至約肥而

目夜者黃布衣褐服於私室記人吉凶頗有應
蛙鳴虎嘯
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時蛙鳴虎嘯昭昭之便是又
日曉其復鳴僧昭曰志汝鳴即便耶又嘗較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
事須速處分向聞南山
象戰
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恐以外國有獅
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
象相象果奔逃則林邑
柳公雙瑣
為七品第一自云馬積第
一清談第二
巧越嵇心妙臻羊
體宋時有蔡元榮
戴安道法柳惔從之學特窮其妙克陵王子良置酒有謝安鳴琴
在側援以授惔惔為雅弄子良曰卿一良實美手信在今夜
琴
柳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惔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宿賦詩未就以琴
撫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惔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自此始
也
射中摘梅
柳惔與王瞻博射惔得其皮闊
分其才
夢賜褥
藝足了十人
備至如柳惔可謂具美
席
柳惔遺從父兄世隆嘗謂惔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是賜吾子
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吾門族至是變遠亦應世隆焉
犬噬行路覽噬家人
劉覽為尚書左丞性聰慧史
七百一人一見並記名姓官清
正無私從兄吏部郎中孝綽在職頗通
孔丘何闕而居
闕里
劉覽為南康相郡人有姓顧所居名穢里刺謁
時顧之曰君有何微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
文章
無我當歸阿士
王勰每謂劉孝綽曰天下
第一官
當知用第一人
劉孝綽選秘書丞梁武帝謂舍人
周捨曰
故以孝綽居此職
每
作一篇朝成暮備
孝綽詞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
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
劉氏並能屬文
孝綽兄弟從七
皮裏晉書
有文才尤志晉
十人並能屬文
皮裏晉書
中箱五經
裴柳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部為一
卷置巾箱中賀問曰卿下學自有

增素後何須煩頭細書答曰巾箱中易於
檢閱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平效之
半嶽摧峯中河
陸月
齊陳章王嶷薨勅王勰為銘云
陸月
武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
夢天門開
初陸月
陽王鈞遊孔莊園曰殿下遊紫閣處朱門相得與山人
交名曰身處朱門而
形入紫閣而
珪大美之
郊廟樂
詞
梁初郊廟未革性性樂詞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分使諸子
雲撰初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諸大語不得雜用子之淺言
尺牘
美遠流海外
蕭子雲著華書百濟同道人來之子雲為
名跡子雲乃停舟書三十餘與之
畫掌印字字
齊高帝
子雲書無筆掌武陵王華少時常
破荻為棊局
齊武陵王
以指畫空中又
遂工篆法
破荻為棊局
少時無棊局
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淳于節樂
獻始興王鑑高三亦六十
六分圓三亦四十圓如箭翎色如黑漆其薄上有銅鳥以網懸馬去地赤
餘薄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以舌畫當心臨注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
父乃絕古
倚欄畫塵書字
齊江夏王鋒好書無筆札乃削
所製不拂塵塵
驕驕賞鳳尾
齊高帝使江夏王鋒學鳳尾
賜之曰煥煥蕭蕭四繳
長沙王見多從武容赫
奕都街時人語曰
以馬稍
刺枯藥
見從駕
上令左右數人
愛其羽毛疎
其骨肉
武陵王華於御坐側處臥地翹沙
古齋
齊竟陵
為會稽太守時閣下有虞翻舊床羅任還刁致
瓜飲
竟陵王子良上言
以歸後於西邸起
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瓜飲
意實夏月奉
至為設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
齊竟陵王子良上言
家所愛必須輸郭遂買
山水圖
齊竟陵王子良上言
本錢一千加子七百
山水圖
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
燈

續齊南齊王平母嘗疾子平晝夜折檻于時

子母母前昭華威寵後官才人位登采女者別賜

為混沌

畫眉

好豈復一毫於平生

鄱桂

隨郡王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

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王衛軍曰拜三公王敬則復虜中以為甘棠

幾落此奴度

懔懔曲

蟲集其身封侯瑞也

格外三公

塵尾蠅拂

邊猶少班蘭物

夢半體熱

紹

得本州又

蟬從堯鑒中出

天子交手共戲

相康名怖小兒

吞刀刮腸飲灰洗胃

羹膾吳食

度啓公

衡門蓬戶不

朱斯白

帝王以約素興侈麗亡

習律有家

黃領雁

醒酒鯖鮓

僕語

武鄉廉泉讓水

著簪敝席復不可

遺

州復有此水否

遺

著已三十年帝因賜以新服不受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一帝弄置校籍官以黃籍人之大綱而乃戶存而文書已絕人在而反託死板待私而云錄役身強而編六疾竊注爵位益易年月乃一既而實賄皆通指南車宋末造一劉以讀書為業陸澄謂王倫曰澄少來無務雖復一覽便語然見卷軸未必多倫集學士感自商學士隸事王倫在尚書省出巾箱凡案雜錄令一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服匿齊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陸問陸澄澄曰此名一單子以與蘇武便之有字果然公書厨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懷冰暑月亦有霜氣何點常稱陸慧曉心如照鏡過形觸物無不即然王思遠恒如一時以為首錄飲此則鄙吝之萌盡沛國劉璉清介士行至吳謂人曰吾聞不能詰都令史為吏部郎慧曉為吏部郎借慧曉於朝以鎮南充朝議欲以陸三陸慧曉三子僚任僅有暗寫五行志陸儵字公佐陸龍門之遊陸儵字公佐陸明體齊永明中盛為文章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普陸君政無怨家

闕既罷讎共車陸襄為鄆陽內史有彭李二家相讎襄燭燒卿貂陸雲公字子龍為中書黃門郎東道人王斌為道人乞棺寺講無復生處唯僧正慧超空席賦直坐無對日下唯舅與甥陸果字明霞好學王書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庾郎食二十七種庾果之清貧自業食惟蔬菜蓮花池王儉用庾果之為衛將軍長史蕭繹蟬冕所映彌有華采王儉與小人鴈行庾亮子為州別駕州人范與結以義更復餓死褚華終善又狀其貧賤人皆謂圍棊州邑宋明帝好圍筆白團扇王儉嘗集才雅之士棊校虛實類物隸之謂江何驚為勝乃實以坐置執扇容氣甚自得王揖後至儉以所隸示

去偷笑曰所謂大
力者負之而趨
金天頌榮光
永明八年天
王禍曰是非金

所謂一蛙鳴當兩部鼓吹
孔圭字德建不樂世務
齊武大悅
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仲舉耳建笑答
曰我以當兩部鼓吹王是嘗鳴鼓吹往候之聞蛙鳴曰此語人耳建目
聽鼓吹殆不
及此晏勉
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

之服
孔靈產有隱遁之志齊高帝
鮑以白羽扇素隱凡曰公恩未報何敢

便老
劉懷珍為江夏王義恭所重母憂服闋見義恭曰別
子多年那得不老懷珍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
蕭公

局量堂堂
齊高帝有馬驚人送與懷珍懷珍報
百匹或疑其多懷珍曰寧思負人
黃衣

遺藥
劉靈所生母病靈嘗自初懷珍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食
之或可立愈靈持藥以抗問得之如言而愈藥似竹根種於
前藥
善淫
劉峻字孝標好學善人下自課讀書常燒燈夜少
以是見
達旦時或見其妻其妻曰汝竟復讀其精力如此皆所

免不得聞有見書必往
費中濟濟皆升堂
劉孝標博雅
於借推慈祖謂之
出故其自為序曰
策錦被事
梁武帝每集文士策
者解衣雲言其少年嘗錦被
引短推長帝乃加賞資賞
一或言已歷帝試呼問劉峻
貧悴况微忽謂劉峻十餘事坐客皆驚帝失色自是恩之
慰出不得謂有
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
麥飯
慰出不得謂有
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
搖酒
劉孝在任防坐有
出所食
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字助問者此字是否否曰為洪字苑作木旁者助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
虛言否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出揚元鳳所撰置郡事元
風魏代人書仍載其賦三重五
尚書紫荷葉
周捨問劉孝
品商溪採里防檢記言皆不差
帝數十年卓昭張注並曰書畫並筆以待顧問
酒府之職
劉有為步兵校尉梁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
有飲食器以賜否曰卿有古人之風遺以古人之器
受入者
必報
劉歊字士光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
歊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礙於人吾固無以報且可常理乎

挂檄於樹
劉許字方度刺史張稷碑為
三隱
隱居不交
世常估一鹿床環植竹木履屐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劉許
一造孝緒即頑以神交許族兄歆又履高都下謂之
濟勝

之具
劉歆愛山水登危履險必
盡幽遐人皆歎其有
續命田
劉善明家有積粟
荒開倉以救多獲
家田為
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
劉許與兄
宋熙寺東湖有終焉之志族祖孝標以書稱之曰許
如雲中白鶴皆儉儉之梁稷寒年之繼續許常著假皮巾披納衣每
澤留連忘返於可
清德不衰
劉歆嘗月陽戶候六世孫也
之地以不競勝之
於從堂夜集聞而請之指庭事前古柳謂歆曰
人謂此是劉尹時樹今復見可謂一矣
胡床
劉歆不以高名
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
阿稱今世曾子
孔氏曰
主人未通坐門以待
五音本在

名鵠鵠鳥
劉歆母亡廬墓下足為之屈此
山有
一不敢來服釋乃至

中土
蔡仲熊博學博聞謂人曰
故氣韻調
劉建字子敬與會稽孔逸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邊目
送曰美而體健曰此貴君子所宜言非吾友也於是
劉建時有少門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
帝出
鑿坯以遁
明僧
攝山開沙門僧遠風德往定林寺齊高帝欲出見之僧遠問僧曰天
子若來店士若為相對僧曰山藪之人正當
若不獲命使當使
公故事既而通還僧遠曰山藪之人正當
若不獲命使當使
臨下以山人服加其身故云
竹根如意筍簪冠
齊高
明僧紹弟慶符云卿兄高尚亦先之外臣朕夢想此人固
已勤矣所謂運路絕風雲通乃賜
隱者為榮焉
馳騁日

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
庾易性恬靜齊臨川王
熱採藥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
蚌研牙筆
袁象胤易以
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不受
官以人清豈

白象牙筆贈詩曰日月清明青雲遼亮
果許今觀堂易以連理几竹想書格為報

必報
劉歊字士光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
歊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礙於人吾固無以報且可常理乎

限甲族 庚於陳字介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此族

高齋學士 庚有字慎之為梁晉安王國常侍

侍手 簡文帝論文章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陸倕任昉之筆

託暮情於魚鳥 劉虬字靈預詔徵不就竟陵王子

荆南秀氣 劉之遴字思貞沈約任昉見

折臂太守 劉之遴字思貞沈約任昉見

水鏡 史部尚書王明常使往訪過劉

古器四種 劉之遴字思貞沈約任昉見

竹火籠詩 明太子生乃還本項之奔魏

金可食乎 明太子生乃還本項之奔魏

化為支道 明太子生乃還本項之奔魏

不畏蕭娘 明太子生乃還本項之奔魏

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 梁臨川王宏督將軍

早母 梁南浦侯景南

其不武 梁南浦侯景南

其不武 梁南浦侯景南

其不武 梁南浦侯景南

其不武 梁南浦侯景南

其不武 梁南浦侯景南

游客省 梁南平王傳立一寒暑得宜冬有江

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 梁南平世子

看屋梁而著書 梁南平世子

始興王人之爹 梁南平世子

肉角寸許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一百十六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二百四十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一百十六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二百四十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一百十六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二百四十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一百十六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二百四十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一百十六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二百四十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一百十六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二百四十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一百十六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二百四十歲 梁北徐州刺史蕭映被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米穀重計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權樂富貴在何時於是遠贈賈錫爾金鈞

且公且侯吉士瞻為荆州城守參軍凌雲一伏火防池得一

詳果封侯士金華鈞其文曰士瞻為荆州城守參軍凌雲一伏火防池得一

不錫茅土齊荀之役臨汝侯劉曜

中積弊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

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今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禾木上有百錢啼被

觀中有數升羹飯雖難張巧說於前轉白殘客張頌為吏部郎與

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况食亂乎張頌為吏部郎與

客居難轉賓客編奏有過鑽鑽張績一盃酒殺吳氏

轉拒曰吾不對何敬客一張績一盃酒殺吳氏

三人張績鎮州邵陵王屬饒之吳規頗有才學亦在坐繼意不平

結而死規獨兒又所更痛夫子百六公

又亡時人謂其輕傲如此百六公

六號聽人穿牙鼻徐孝嗣非特不千萬買鄰

宋季雅南康郡宅居呂伯珍宅則呂問伯珍曰速反葱肆

一千一百萬其宅李雅曰一百萬金錢為

呂僧珍為兗州刺史從兄子金錢為

有崇宋官僧珍曰吾荷國恩功勞自有常分可賀金錢為

賀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嘗曰一千人少之弗為八車

通強之乃連僧珍疑其收親檢而視之一千乃金錢也

輻樂發江陵無故於船得一積油萬匹必然長武

王將葬而府失油路欲推王者僧珍曰昔晉武庫火張華魏尚

以為一令庫若及非史罪也僧珍曰昔晉武庫火張華魏尚

以盈級受罰梁師代雖弘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沈林子

之師有征無戰豈可增漲梁師代雖弘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沈林子

以示考誡後梁良轍也以手握臂率計月小

貂蟬

江淹字文通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於獲所得貂蟬一

賤也可留得侍懷中數赤錦江淹罷宣城太守歸臨油

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赤與之此人大志

日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邊曰此數赤既無所用以遺君自此淹文章

矣夢筆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江淹曰吾有筆在卿

絕無美句夢旗任防字彥升母裴氏夢五色旗置四角懸於自天而

人謂才盡夢旗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孕占曰必生才子

得吾腹中之欲王儉令任防作一文及見曰一乃

於盤任防卒梁武聞方食西任筆沈詩任防以文才見

穿鑿才盡任防晚節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

硃石王僧孺多識古事金元起欲逐素問訪以一僧孺曰古人嘗

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針春秋美疹不如惡石擊鉢為詩齊

服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刻一十以此為率書文現曰

境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擊

詩范長頭范岫博涉多通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學府傳

古今尤善人孔獨誦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儀

物世稱一孔獨誦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

宋起居注請略上口即除之時多改作每訪前赤倉米飯蒸

夏國忘家至此亦足傳中一事

今日止可談風月

開九品為十八班

不以為多

三日醒不以為少

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

陳君之神道

何水曹眼不識

玉帽簪插髻紅絲布

累頭

坐無貂

雅

釋褐

冠

拜有

日我寒士也

張率嘗薦頤於武帝問楊年率言三十五帝

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一如楊便為已老

者顧煥字正禮為建寧侯府屬軍器寺卿蔡法度欲解與之俾其清服不敢發口訓人曰我欲與顧卿隔一竟不敢違徐

摘宮體摘字士秀為太子家令文體既別春坊盡摩之官體之號自此始夢五色雲

化為鳳徐陵字孝穆母戚氏嘗見左右上已而誕陵也天上石麒麟徐陵年數

參軍市中無數徐陵遷吏部尚書以梁末選授多失其所時有冒進者乃為書曰永定時草創府庫空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結致令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目有青精徐陵時

徒勞繞喙鮑泉字潤岳征長沙不克作舍人不免

貧鮑行卿好讀語自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謝靈運武帝曰得五校實大較矣無處不逢烏

噪無處不逢飽鮑正好交遊無日不通楊白

華魏太后幸之使降而鹿角爪羊侃有獵人陸大

掌上舞羊侃舞人張淨沈腰圍一反腰帖地羊侃有伎

席上王羊侃初赴新州於兩膳船起三間金花燭羊侃在北官同學詔命領延

洗足陰銓字子堅嘗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以授之致敗回酒炙陰銓字子堅嘗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以授之

賦擒或救之免問之乃行觴者杜彪杜彪杜彪善射敵

官蔡景歷入中尚書度支舊式一拜日陳借鼓吹蔡勣初拜

功乃授然其父景歷有功拜託即進還瑞雨頌梁大同中瑞雨

上寄於門朝曰一寄應聲曰臣心如面大慈項之稍解使謂曰

我欲放卿卿能改否對曰守宰以六替為斷宋文帝時

以六替為斷梁武帝每選長吏務簡廉平杜坦以

沒出不敗親擢廉吏皆召見於前親勸政道始擢杜坦以

倉荒賜隔杜坦比入南朝常以儉荒遇之為消塗所隔宋文帝

宜辦見知臣本中華高放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儉計月分祿

始改此科阮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去一生

不侮暗室阮長之為中書郎夜直誤着履過鄰省自列門亡

令索米甄法崇為江陵令時江安令譚士通卒忽見曰卿縣

拾遺金甄彬嘗以一束苧就寺庫質錢後歸於寺中得五兩金彬

還之昔有還金之美梁武以彬為縣令臨行同列五人希

赤衣諸賢沈嶠之為丹徒令被罪上召門曰臣坐清無以

明傳瑛為山陰令賞針賣糖二老姥爭鬪瑛執於柱鞭之得錢

罪言且者為吏勤而清傳瑛傳瑛子嗣為吏有能名嘗曰

網自行則吏不能欺事理縣譜傳瑛傳瑛父子兄弟並著勳述有

無不理則物無疑滯矣理縣譜傳瑛傳瑛父子兄弟並著勳述有

縣今日食一升飯劉玄明為令常為天下第一後傳

吹下栽一司風令史宋明帝時肥瘠風月常若皇帝

飛基宋明帝好園基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謀共收為第三與第一

孫謙儉素孫謙床施遠條屏風冬則布飲暑席夏則無帳而夜

謀廣而已手調滋旨遂得列列孫謙使解巧巧

辭劇進為列卿辭劇進為列卿

得一妄語謝以一縑何遠言不虛妄

能一不得水淫何遠之字士威性好潔一日之中洗

守乃得見越王石虞恩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

白桐木火籠朴范述曾清白不受道唯得一十餘而

時以比早主月瓜有餽餅相深一北來儒者

來人儒者有崔靈恩孫詳將繼並張健伏受家

常害以方誌叔夜又嘗與宋陸倕與徐

誦孝經皇侃性至孝常一測囚法

誦孝經皇侃性至孝常一測囚法

誦孝經皇侃性至孝常一測囚法

誦孝經皇侃性至孝常一測囚法

誦孝經皇侃性至孝常一測囚法

誦孝經皇侃性至孝常一測囚法

誦孝經皇侃性至孝常一測囚法

後主造一曰堪發越賀文發字兼經史與顧越終身為

祭酒居官類數遷使我士子風流皆出

江南丘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極領家江南地方數千

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丘遲字希範

鍾榮著詩評曰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

讀書常以中脫憤投地孟頫以今長裁之不能容

所以屈卿正以此憤耳卿以一世勳言同十彬謂帝曰比問語曰可

可念尸著服也服者水也孝子不在日代哭帝曰比問語曰可

故云尸著服也服者水也孝子不在日代哭帝曰比問語曰可

舊也帝不悅曰此自作也蠶虱賦

十年不製一袍之經有生所說實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

紫綬敗絮不能自釋蠶虱賦

乾加以臭穢故草席蓬蓬之間蓋虱流濕瘴氣無時探搗搜擷日不

不勤之討捕禽獸決錄十彬為

不勤之討捕禽獸決錄十彬為

不勤之討捕禽獸決錄十彬為

不勤之討捕禽獸決錄十彬為

不勤之討捕禽獸決錄十彬為

不勤之討捕禽獸決錄十彬為

云能造與沖之各道對共
校試頗有差舛乃毀焚之
不勞人力又造一於
新亭試之日行百餘里
人以此

三傳譜學
集百氏譜記藏之於閣希錢一
高鳳

見客譜
王子良撰
日抄書

五十帝
東峻好學無書每從人假借
必皆抄寫一數不登不止
騎都塞市郎

將填街
鍾嶸上言永元筆札以招六校
服既纏組尚為藏獲
之事職唯書載

古今詩評
鍾嶸字仲偉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
謝眺未道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誠於江
謝眺未道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誠於江

初見識貴臣卒被知明主
周興嗣字惠休
嘗備選教夜有

次韻王羲之
人謂曰子才學過世一齊陸島中謝肅大
相談為梁天監中泰休平賦武帝嘉之

書千字
為文帝稱善
夢執丹漆之禮器
和撰文心雕龍論古今文體其序略曰子虛在逾立嘗一隨勝門

受餉
何敬叔為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康不受禮讓更節至意
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資輸租
盛

印青囊
何思澄為侍書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梁天監中始重
其選車前休尚書二丞給三賜執一舊事制理官印級
在前

作名一束投晚必盡
造謂每宿告作名一束晚便
故也

東海三何子朗
命駕朝聘無不悉仰仰即命食有人方
之妻護欣然當之晚還家所實名必盡

人中爽
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
思澄聞之曰此言悞耳故當歸遜謂宜在己也

費祖善為樂府
何子朗早有才思嘗為敗家賦
莊周馬樵其三人語曰一有子朗

又作戲曲梁武帝重之數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
昔郎博物下蘭巧辭東席之賜寔推勤善賜綽十匹謝方眼

夢青鏤管筆
紀少倫
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人謂之
僅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曰我以此

篤行閣
西陽人童陽三世同
筆猶可用卿自擇善者文因此道進
門曰

純孝里
鳥程人潘綜有孝行宋元
嘉有司奏改其里為

夢得藥
丘悅遺疾
味不嘗於口咸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

食菜不食
藤
解叔讓母病聞空中語曰得
求訪山中見一老公伐木得之漬酒飲遂安

黃籍
何子平母本側庶籍法失實未及養而籍年
其有生意也

蓄魚於樹
公家正取信黃籍年既至便應徵侍何客苟冒
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嫌當籍留子平曰

不拜婦婦
齊永明中宋使婦婦者王
欲見吏則是
而退還退之不及矣

板
便道惡精於
占板曰此乃其貴然使人多惡休祐以指老回憶家換其板曰

吉盼代父死
吉盼年十五父為其所殺
帝知其狀遂解

續繫燕脚
父辱子死家道困然若因父買名一何其辱乃止
上整之姊嫁道固若因父買名一何其辱乃止

追步惠連
謝貞字元正安九世孫八歲
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

薄笨車
劉疑之夫妻共乘一出
奇之謂親曰至如

五柳
風定花猶落一矣
宅邊有五柳樹故著一傳

送錢酒家稍就
先生

陶潛字淵明或字深明名元亮

送錢酒家稍就

取酒

類延之與潛款每往必致酣飲
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便執酌醉我醉欲眠卿可去

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每有酒輒撫弄以寄其
意貴戚造之者有酒輒設若先醉便曰不書宋年號

潛弱年薄官不累去就之迹自以曾祖侃晉世宰相耻復屈身後代自宋
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明著晉氏年號

永初以來唯義皇上人見晉書
不抄澆酒巾上葛巾澆酒巾

之韓元長汜幼春潛與子書曰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
齊北汜幼春皆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

家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靖節先生
石弄今泉山皆響古有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文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傳不擇官而仕老宗少靜退不樂人間曰家貧親
為諸桓桓所重桓氏已其聲遠矣

日生

張融作門律曰道之與佛遙極無二昔有鴻飛天
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鳥楚人以爲乙

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揚謂江敬口古人稱安貧清
白曰夷退而不緇曰白蔡休明可不謂一平

避曲木徐伯珍
伯珍移居之

夷齊不厭薇蕨阮孝緒字士宗被徵不就素陵謂曰佳者
平答曰昔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

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耶織簾先生沈麟士字
誦書手口不息

認履履耶耶就而返隣人得履送還前者麟士曰是
鄉里號

一事不知以爲深耻陶弘景字通明
而受之

三層樓築弘景其弟
起五岳樓貯之白日神仙觀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及天墜子四年

二青鳥如鶴大鼓舞移刻方去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其速青鳥
期會至矣少

日無病而終救筆陶弘景年四五歲常以
朝請不明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

緣詔許之目給衣五斤密二斤供服餉渾天象弘景院于句容之句曲山
天轉而地不動以

歲動之悉與天相會數曳尾之龜弘景院于句容之句曲山
畫作二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

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豈有可致之理山中宰相
就細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豈有可致之理

梁武帝無不以前以詰詢月居常云此山是第八洞官名金陵華陽之天恩
封大吏無不以前以詰詢月居常云此山是第八洞官名金陵華陽之天恩

居陶弘景於句曲山下居常云此山是第八洞官名金陵華陽之天恩
封大吏無不以前以詰詢月居常云此山是第八洞官名金陵華陽之天恩

立自特愛松風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
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眼方者

眼方者

眼方者

壽千歲仙書云一弘景求 離垢園劉冠英於北山攝園一所號一時人仍
白鷺馬廐所居一雙集其庭樹明 學士輩
不堪經國劉係宗父在朝省開於職事齊武帝嘗云一唯大
論價受官齊時有某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議事無不
常作數十人饌阮佃夫以待賓家造捉車人
中郎將傍馬者貪外郎秦始初軍功既多爵秩不
四戶齊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 宰人之官
以三周為滿晉宋有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
制送故迎新人疲於道路四 得一州如斗大宗廟為顯明
依刀敕齊東晉時左右應敕授刀之徒是專國命人間 假子
鳥啄讒口司馬中好飛書以諧毀朝廷端士皆憂於南 長
江天塹南師將渡江群官請為備防孔範 自恨位卑孔
王署金穴鳳傳論
殖銅柱林邑國本漢日
陽邁夷人謂金之精者
酒樹領通國
古貝其結紡之以作布與時不味染五色

黑衣宰相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白學先生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
瓦官寺玉像慧琳著者均善論頗能裁佛法云有
龍駒河南國有屋宇雜
烏高昌國有者且旦集王殿
青絲白馬壽陽來
項羽重瞳湘
熊蒸一盤齊高帝即位無
栗徑寸半沈約嘗侍宴會豫州刺史嚴
右南史共八十卷終

諸史提要卷第十

北史 李延壽撰
列傳八十八卷
本紀十二卷
共一百卷

魏武帝
詰汾托跋氏
改姓元氏

元帝力微

思帝弗取

平文帝

昭成帝 什翼 建國三十九年

道武帝	珽	天興六年	皇始二年
	珽	天賜六年	廟號太祖

明元帝嗣道武帝
神珣二年永興五年
泰常八年

太武帝蒸明元子太延五年始光四年神䴥四年太平真君十一年延和三年正平二年

景穆帝吳太武子
未即位

文成帝 神龜子 太安五年 和平六年

獻文帝 弘文太子 天安二年

孝文帝
承明元年
太和二十三年

宣武帝 永平四年 延昌四年

孝明帝 諱宣 宣子 正光五年 孝昌三年

孝莊帝
子簡肅王
長廣王建明一
年

節閔帝 恭 廣陵王 普泰一年

廢帝 朗 章武王子
中興二年

孝武帝脩 廣平王子
永熙三年

文皇帝 寶炬 孝文孫
大統十七年

廢帝欽文皇帝子
三年

恭帝
三年禪于周

東魏孝靜帝 善見 天平四年 清河王子高歡所立 進子齊 元象二年 興和四年 武定六年

齊神武 高歡字賀六渾
廟號太祖

文襄帝 溫徽之子
廟號世宗

文宣帝 洋徽次子 廟號顯祖 天保十年

廢帝魏文宣子
乾明一年

孝昭帝

武成帝清和四年

後主
武平六年

周文帝

閔帝齊武帝
一年

明帝武帝二年 文帝子 不改元二

武帝
建德六年
宣政一年

宣帝大元二年

靜帝

衍改名蘭宣帝子
大泉二年太定一年

隋文帝

楊堅開皇二十年

煬帝

廣高祖子
大業十三年

恭帝

煬帝孫
義寧二年

右北朝四代

兩魏二十一主共一百七十二年

齊五主二十八年

周五主二十五年

隋三主三十八年

北史十一

鮮卑

昌黎少子封北國有

托跋

黃帝以上德王北俗謂土

詰

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諱詰汾帝田於山澤見輜輶自天而下見其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者

年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母為帝王即始相神元皇帝也神元

諱力微故時人諱曰紂以甲子日亡子晦進軍太史令見樂奏曰

不吉一兵家忌之帝曰周衆文經道武集博士儒生比衆文

射靈丘山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衆射無能唯李義

飯壺漿孝武為高歡所迫殺馬至湖城飢渴虜亦應天

乎是歲炎威入南斗衆星北流群兒浮河向鄭梁願逐明月

入君懷孝武從妹不嫁者三其一日明月帝內宴令諸婦

狐貉非貉始宣武孝明開國曰一焦梨狗子齒齠索識者以

安有生三公拜贈太師耶高歡父追贈太師百

屈曰癡人復何似孝靜帝為高澄所忌令崔李舒監禁

朕狗脚朕高澄待孝靜帝飲大舉賜曰巨澄勤陛下帝不悅曰

朕日勞帝帝亦謝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

帝不獲要辱詠謝靈運詩曰御惡人亦如此馬

高歡初見爾朱榮榮有惡馬命剪之神武

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鬪已而起曰銅拔打鐵拔

世洽下以兩拔相擊語曰元家世將末青雀子

好事者以二拔謂托拔賀拔言俱將衰敗靜軍國政

皆歸相府先是童謡曰可神飛來數城東羽翻垂欲

成化作鸞子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鸞鸞謂神武帝也

貴之留以與汝神武臨終謂雀子雀曰鸞鸞者雀

活文宣帝洋生時數月尚未能言時神武后與親

神武嘗使諸子各理亂絲文

以諸客曰吾其退乎王必贊賀

曰王上加點為主未幾受禪一東葉兩頭然河邊

殺雛飛上天先是童謡曰一葉然兩頭於文

虜文皇追蠕蠕令高阿那肱率數千騎塞其走道時虜

軍五萬餘人虜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虜奮破供御囚

鄴下大辟簡單隨虜龍逢比干非是俊物

大人只十

帝登祚改元天保識者曰天保字一其下過十乎

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帝年牛生故曰

士吾得幾年道士曰得天十年帝曰十年十月十日三十一也及期帝崩

反廢帝初年六歲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去一無愁天子

恒為無愁之曲帝自彈琵琶而唱鷹犬有儀同郡君之

號如主一故有亦彪儀同道高末遊義者好以兩手持繩

高氏還宇文鮮卑俗謂天子曰一其裔孫普我猶箭耳

隨人所射也賀拔岳死齊神武使侯景招其眾道遇周文帝

色曰頭上出角偏體起鱗隋高祖揚堅初生皇妣抱

尼自外見曰已驚我仕官之鄉陶染成俗隋文帝上

兒致令曉得天下

陳樂似帝帝設亡陳女樂謂公卿曰

以薄德而封名山群臣請封禪詔不許曰豈可命一

上帝皇后鑄金人觀政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

眉魏東陽王元暉南王元暉陽王元暉以書舊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

百僚觀露竹霜條故多勁節志字猛略不避強禦

路志時為洛陽令因言神鼎雖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偏同眾官避

避中尉上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鑾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

射鵰射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有雙鵰飛為於左右射莫能中幹以

都將二箭下雙鵰帝賜金帶以旌其能軍中號一幹秦王孫

餓彪將軍飢鷹侍中齊將軍與付中盧祖俱元

公至止田疇始理

河東俗多商賈少事農桑元初為河

林抽代十錢主簿元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

春為揚素鹿疎蘇威怯慙元善為隋文帝言曰

社稷唯黑頭三公見而謂人曰富此人也三王楚

琳琅未若濟南備負方武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

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盧道潛謂林曰三人雖並天然安

豐少於道次中山皇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故語曰慈父

神君元享為冀州刺史時人稱之酒珎加帽乎好酒見

帝於室內置酒十碗現餘一斛上嘗加帽欲戲乎兒即驚喜曰

第置此無禮何為獨入王家臣坐相對百早還宅因持歸周文帝大笑

面僕射元欽位右僕射皇宗略略壽安恩若

欽字思若早有令赤牛中尉元仲素性嚴明兼善史中尉

住菩薩其地沙門法慶既為扶幻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以事

薩殺十人為一又合莊樂今人服一日三羊三日一積

之父子兄弟不相識唯以報害為事

元暉業陳微有志為書文裏客問曰比何所拔覽對曰數早伊霍之傳不

讀常馬之書又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啖又嘗賦詩曰昔居王道

秦漢滿郡英今逢世路阻孤唯聞王貪元暉為齊州刺史貪

虎豹縱橫蓋其貪也言同百舌膽若鼷鼠

消息對曰一誠曰齊州七萬家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

元慶和為東豫州刺史為梁所我是直人不愛曲拜

任城王順除史部尚書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

人鄭隱先請微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使人當拜使王

白順居父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解謎元祐受賄賂與

抽去不復更生人以為孝思所致

同起則同起食如豺狼賊不入已捕不以爲調已川
解之曰此是服也而龍武謂之是捕而不知一耳
字可三日

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元坦好吸魚與日不出秋冬獵免春夏捕魚斷爲大常數百自

十步作詩
彭城王勰從孝文帝次上黨山傍有大松帝令賦詩勰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而就日問

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
與古同帝大笑曰此汝亦調貴吾爾西域鬼作
彭城王勰家有鍾相爲轉而不可出馬瑤桂容三升玉鑊之管稱一

剖魚者多得爪甲
齊文宣大錄元氏拔尸連水一都

父子並乘輅車
崔家字玄伯子浩牛伯深一時人榮之下爲之及不食魚

論近世人物
崔浩曰臣等一若王猛之親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崔光也劉裕之

朕味卿言若此鹽酒
帝賜浩酒滿十斛水精戒鹽一兩曰

不好莊老之書
浩曰此矯誣之言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

當今之卑陶也
天師

長於謀計自比張良
人言也惠皆可處行

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
浩論代蠅蟻之策曰

骨肉一鑊識鑊中之味
浩論代蠅蟻之策曰

以鋌盡命作字
浩明誠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鐵於

夢共鬼爭義
浩上五言元曆表曰臣崇性少弱更無餘能是

清德樓
長孫儉爲刺史

義倉
長孫平爲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

立碑刻頌
百姓不給泰令人聞每秋家出聚葵一石以下

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
時有人告

泥十年不易
長孫道生懷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

崔浩廉如道生
太武命歌工

鐵小兒
長孫承業

開肉鋸骨
命長孫承業

疾蝮蛇螫之不痛
子秀末年

雙貫二鵬
長孫晟嘗有二鵬飛而爭肉

浮圖鐸合黃
金長孫紹遠爲太常卿

位須待時來
子謹所深

認牛史訟
于仲文爲安固太守

明斷無雙有子公
劉中語曰

恭儉福之興
崔同成子曰

恨其精神太道
崔儉有文學

使人那得不畏服
趙郡李

天下盛
身長八尺面如刻

門唯我與爾
獨無言少

黃頷小兒
神武後復又

山校亦無言
直曰

選以告文襄文襄大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

陛下陵一門婚嫁皆承冠美疾吉當範為當時所稱太后與博

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貴後跪曰一悽博雅汎麗瞻氣調清新

孝順貴後跪曰一悽博雅汎麗瞻氣調清新如父皆曰一並詩人之冠是共嘆賞

所以才華見沒美意道云崔瞻文詞之初不喚君

食亦不共君語瞻性簡傲在御史宅中送食別室獨食

交言又不命上筋坐觀食罷而退明日自携七筋恣情飲唱瞻謂曰我

遂能不拘小節者劉毅在京口嘗謂我輩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

同食潦倒自天保後重更事謂容止醜兩鳳連飛

有學天保初後為侍中仲文為銀不讀五千卷書無得

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士

入此室崔瞻以讀書為務負持京師灼灼崔儼李

若儼與嶺丘李若俱見偃邈無聞高曾官薄儼

儼酒後相調儼曰崔九作孝風吹即倒儼子

一思道後然曰二天人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沙門觀之以為

人云一瞻乃子大二小二謀與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

約之兄子也實癡實昏終得保存王幾性儒緩不辭終日昏睡

唯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好門戶惡人身王昕先

早聚語崔仲文曰解此否昕曰權權權實自難解龍文劍

時唱語千似道我輩文宜以所疏誣非濟世才罵曰王氏

九龍所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非不愛作熱官

但思之爛熟爾王瞻字叔朗齊昭帝欽以為侍中瞻苦

矣充諫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

足百官嘗賜射時中的皆得綰為不書符有方外司馬

東家在并州雖戎馬填閣未嘗以世務為累晨美日落應歸

景霞詠遊登臨山水以談宴為事人士謂之去魚鳥見留連

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惟時鍾愛曰昨昨陶然

頗以酒漿故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置置在魚鳥而已馬蒙霜

遂不復識王瞻字季高儒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馬

馬尚在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為司徒據在府驛牛

日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遂於是不復得言不為商賈何問

興生封回字叔念榮陽鄭雲諱事長秋卿劉騰貨紫頰四百得安

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嚴興之

略以濟百姓何為見遠問興生平封回下為商賈何以相示嚴興之

南丁鄒之北和士開有喪托附者咸往奔喪鄒中富商丁

入吊出謂人曰有一朝士號何必蓬頭垢面而後

為賢封執字廣慶好學頗自脩習儀容甚儼或曰學士不喜備飾

應急像封述性鄙一息要隴西李士元女大輪財聘及將成禮

公何處常得悵面所及每致紛紜述一息要隴南新士送驛乃驢脚跋評田則去筆公古獨少忠謹明元嘉其直而

南新士送驛乃驢脚跋評田則去筆公古獨少忠謹明元嘉其直而

其有輔佐才也太武將校獵詔以肥馬給騎人弱以弱者給之太武

怒曰尖頭奴敢戲量朕也卿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一梓

劉樹頭前劉欲奏事遇帝與劉樹墓志不聽事劉侍生良久乃於帝

之罪帝失容放著曰不聽奏事仕郡至功曹以忠清

奉之足矣宋隱臨終謂其子曰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

夢想獲瓜宋瓊以孝稱母病季秋月思夢妻來辭宋

妻劉氏亡後十五年顯夢見之拜曰新婦今被魘分彌尾青

為高崇妻故來辭君顯且見崇言之崇後數日卒

陰今縣舊有大柳號曰翻置南牆下以待豪右未幾內監楊小駒

縣諸事辭色不遜顯命取尾青瑣之小駒訴於宣武救推之顯對曰遠者

非臣所以留者欲待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

公自屏迹宋世良為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隄群盜多聚於此

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之制神門獄內橫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

攀轅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

不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

執宋世執為廷尉少卿善判事大理正蘇珍之發數摘伏有

若神明宋世執為榮陽太守一嘗有一吏自遠郡來食人雞

子深懷壁憂余有當門病宋世執嘗贈張始均

免難始均亦遇世入鐵主簿許博字季良位司徒府主簿

公見福門子當享長年刀連管經為疾幾死見

公上福門子當享長年刀連管經為疾幾死見

公上福門子當享長年刀連管經為疾幾死見

公上福門子當享長年刀連管經為疾幾死見

公上福門子當享長年刀連管經為疾幾死見

公上福門子當享長年刀連管經為疾幾死見

公上福門子當享長年刀連管經為疾幾死見

公上福門子當享長年刀連管經為疾幾死見

公上福門子當享長年刀連管經為疾幾死見

公上福門子當享長年刀連管經為疾幾死見

酒脯代用人韋珍使淮源舊有祠堂蠻蠻常用人祭珍乃曉

味自今誠好秀才杜正玄舉秀才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

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頃班固雖然銘張載劄開銘白鸛

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今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篇大驚

數人並執紙筆杜正玄為文迅速有知宿構者

杜家新書正藏又為文軌二十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

谷指有幹局眇一目驢無疆弱輔脊自壯公孫龍

性甚嚴忍時號一驢無疆弱輔脊自壯公孫龍

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就部訓雍州執令

職主皆加餉一匹乃與受百姓語曰崇光殿

官制名公孫龍奏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

王天人抱懷莫大於謙光臣以為宜名士大夫當須

好婚親數與遠為從父兄弟微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男崔氏之

吉山會集便有士庶之異食王法李預字元凱美古人

形者大小百餘皆光潤可玩乃推七十枚為嚼食之經年去有數

篤羅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樂過也然吾尸必有異勿

後人知食服之妙時七月中旬毒氣尸四宿不壞妻播郎

以王珠名之塔為受珠都無穢氣體堅直不傾委播郎

人稱捫膝曰吾不負汝賈景與清峻貌正極遠不仕

益人門戶太武舅陽平王杜超有女許貴戚帝曰

黑子入憤位當方伯封公從唐文相文曰君

及其貴也延文坐曰往時卿言杜獲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

整屋今卿繼官相中不見而獲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親舒見主人

自知已必至公吾以卿夢陰毛拂蹀占者太公家盛於

言驗驗亦不以此望也十善陸毅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

齊下必當重收金寶十善陸毅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

齊下必當重收金寶十善陸毅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

齊下必當重收金寶十善陸毅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

有益豈徒然哉

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

士齊文宣使小黃門敕祖勳母曰端端既破何無質表使者待

之諸賓皆為表詢祖勳頃成詞云時重其工耳燕雀

相賀夏初成詢祖勳聲曰長城賦長城子使自負其

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那那官歲詢祖曰見

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翻與思

道無冰稜文舉其為人耶子廣曰高王觀世

立齊高王時盧景裕繫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又有入負罪當死夢多

石立社移永熙中平浮圖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便

石佛舉頭上見桑門從周文符於檀臺山時觀

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崔宏見而異之歎曰

五星聚於東井崔宏見而異之歎曰

一代五星聚於東井崔宏見而異之歎曰

考究果如君言以前三武奉使并州受布千

恐負翟黑子武奉使并州受布千

事發黑子問高九主上問我首平諱乎九曰公惟帳寵臣於詔宜

等或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為親已而絕九不以實對終獲罪戮後九以

浩史事被收景穆謂九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有所問但依吾說

言九微駭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問九曰國書皆浩作不九曰臣與同作

多於浩帝大怒景穆曰天威嚴重九迷亂失次耳帝問如東官不允曰

罪應族殺下哀臣乞命耳臣不敢迷亂帝曰直哉此人情所難對君以

貞臣也宜宥之竟得免九後與人游雅論九曰高子內文明而外

言曰我不奉東宮導言也游雅論九曰高子內文明而外

柔弱其言咄咄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子崔公謂余曰高生豐才博學

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遺起繼微及於詔責崔公

望庭舉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風節者得不謂此乎車覆傷眉

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車覆傷眉

九年九十餘歲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其

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九就郊所板殿觀馬忽驚奔三處

孝文明太后遣醫藥護存問中書陰德九每謂人曰吾在中

相望司駕將處重坐九陳免之

不差壽應享百年鮫鯉文成末東都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而無識

失卒年九十八鮫鯉文成末東都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而無識

餘城率無今我獲之王印又有入於靈立得一一以獻詔以示祐

吳楚之地其歸國乎王印又有入於靈立得一一以獻詔以示祐

也我獲其命是亦歸我之物復宋義陽王龍唇豹頭高昂字教曹

親東奔薛安都以至州降附祐言驗也龍唇豹頭高昂字教曹

及長膽力過人姿體雄異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難能

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減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教曹故

名為司徒帽昂轉司徒好著地上之虎昂渡河祭河伯曰

教曹一行經退田易鞭崔伯謙字士遜為齊北太守公田多

君所故相沃爵崔伯謙字士遜為齊北太守公田多

熱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以給人又改鞭用

布威德人不爭又曰長吏揮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白鬚公

後為南鉅鹿太守事無巨細必自親以詩自晦崔巨倫為樂

覽有食翁未理者皆曰我自告以詩自晦崔巨倫為樂

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僚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

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復免寧南

死一寸豈比死一赤巨倫結死士夜中奔達

鵠御付崔措崔措性嚴烈能摧制射鳴鵠飛戴

崔彭善射武德殿有鵠鳴於梁上帝命彭射之中可汗聞之請相見

召善射者數十人因鵠肉於野以集飛戴射者多不中彭發數矢皆應弦

而擲下至地無所損崔弘度從中山公訓登樓至上層

弘度曰此何弘度每戒吏曰人當戒怒傭奴何敢誑我無得欺誑後嘗食飽侍者入

足畏弘度大罵曰一衆懼無敢欺寧飲三斗醋不見

崔弘度寧灼三斗艾不逢屈突蓋弘度自以

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時屈突蓋亦嚴刻長安語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

為光州刺史欲於斧山上立觀宇故老云此嶺上夏秋之際常有暴雨相

傳士是龍道恐此龍不可久立擬曰一則龍靈忽何一路乎

無風雨鹽竈稅崔還奏請海所賣鹽文裏以問崔昂昂曰亦官

之具私館官給崔昂直臣魏收才士文宣曰講義

彼此有宜從之崔昂子達學年十三令儒者推會教其辭

兩行得中郎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學高坐開講有同郡

崔仲諱陽屈服連用仲諱為乘露車載素箒濁酒

忠少屬志操會齊神武東出元忠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元忠

下車獨坐酌酒壁顧食之謂門者曰本謂公招延舊僚今國士到門不能

吐哺輒洗其人可知還手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遠見之引入賜寧

再行元忠車上取箒鼓之長歌慷慨歌闕進從橫之策深見嘉納

無食不可使我無酒元忠雖為侍中與要任初不以

常醉家事大小不關心閑庭種菓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作僕

扶彈琴遊遊里閑言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宜欺我哉

射不勝飲酒樂多美酒也神武欲用為僕射文惠言其放

連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操聞之請節酒葛巾擁被對壺

獨酌孫騰司馬子如常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庭室無曠使

照先人元忠時仕夢手執炬入父墓中覺而惡之兩彈落

梟性工彈彈桐葉葉出一孔擲葉葉而彈之十中七八皆從文裏

將軍意氣兩九八絃極字德流有才藝嘗來諸賢別造

足矣如言而落八絃極字德流有才藝嘗來諸賢別造

樓妹曰法行好道截指不嫁為尼所居去郭三百里往來恒步或不得食

飲水而已逢羣牛脫衣求贖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居房室齊亡後大

儉施粥於路兄弟爭地相毀尼曰我有地欲雕蟲小技我不

得者任取何為輕忿二家相讎遂為開田收曰偶年

如公國典朝章公不如我俗忌李繪字敬文六歲求入學家人以

俗忌不許遂竊用妙筆書牘未幾通意就章

對珠王男那晏狀貌高遠曰共車千秋分一字

繪聘梁與梁人沉言氏族來押曰未若我出自黃帝

姓在十四之限繪曰所出雖遠當一坐大笑不能近追

飛走速事倭人繪為高陽內史崔謀恃勢求索角備羽

便入海下官庸體號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

繪手足連號八人頗為稱職下語曰隱居緯自號達生丈

人李繪自謂有序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李

其替矣李孝貞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昇昇戲之曰詐

作趙郡鹿猶勝常山栗李曾為趙郡太守今行禁

賊長謂郡地貴之
今還故鄉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

瓦礫
李安世為親主客時齊使劉胡賁時多出藏內珍物今交易

山無玉續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止
李波小妹字雍

容蹇裙逐馬如卷蓬
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

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
青成藍藍謝青師

何常在明經
李謐少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謐嘗曰——丈夫

掃難仲舒之不願園君伯之開戶高
未薦李謐負朝廷

兩黃門侍郎既理內實近畿朝野傾目
守道常欲致言未有次月諸君何為

不規時
李氏宗室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

但——泰為五穀之長
會極宴洗醉亂集李士謙所

饌盈前先為設黍謂群從曰——又曰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少長

敢馳墮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才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步曰何

乃為人嫌
燔契免債出粟萬石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

傾至於此
責家爭來償上謙一無所受群犬生子相乳——言

陰德猶耳鳴
或謂士謙多陰德士謙曰夫——已獨知之

談玄理
士謙——嘗有客不信佛家報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

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而人此佛道未來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化

為黃龍杜宇為鵲為龍牛哀為猛獸君子為鴿小人為鵲影生為

如意為大黃母為龍宣武為龍鄭文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

羊祐前身為李氏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耶客曰豈有松柏相化博學士謙曰

變化由心
三教優劣客又問——士謙曰佛曰四生也儒五生也客不能難四括四

黃
李定有子四人平字伯指機字仲指隨字叔指保字李指皆以儒業

字切黃皆以友
入麓入細李普濟

語曰
劍戟森森李義深

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

所降怒而不從曰
辯忠佞

名而同理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

佞暗排踈賔
胡吏入沮渠牧犍投機遇之不重乃為詩示

每節送一壺以給祭

士郭瑒瑒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列設一席謂瑒子曰

其人也見惡能討宋遊道

節而不作此聲

固大嚴遊道應

語曰——意識不開見何謂醜者必無情遊道因會客李構戲之曰

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乃稱族弟而衣

也
驢王

王家兄弟

穿角履

書記

王勃指機經史謬誤為

篤好經史遺略世事

王勃指機經史謬誤為

篤好經史遺略世事

勸一用恩既專性頗恍惚每對食閉目疑思盤中之肉無從獲所
勸不之覺唯黃肉少數謂厨人厨人白之勁使前閉目伺而獲之專
如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
婦弟崔昂妻鄭元禮姊也親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詩示
鄭公小鄭公鄭述祖與其父道昭俱曾為兗州刺史有
吟十弄述祖能鼓琴自造一太常琴人
復鄭詳辭為鄭述祖曰一答曰出為潤筆見上擲擣蒲
方岳枝葉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潤筆上擲擣蒲
五子皆黑薛端為右丞王蕭蕭為瑞鍾周文帝執之頭至
乃執得補頭而言曰非謂此鍾可貴壽不過六七
但思露其誠耳文帝即賜之壽不過六七
見一黃地有角及足群兒無見者以為不祥有胡僧過
母告之僧曰吉此兒早有名位但一後終於四十二
諸薛是蜀
人魏孝文帝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帝戲謂薛曰世人謂一
不觀曰臣遠祖齊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承應劉備入
蜀時人呼為蜀臣今奉陛下是虜非蜀帝恭而非禮將
為神笑薛孝通與諸人謂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
拜而笑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一拜者應
蚘投魚陳使傳薛聘齊以薛道衡兼主客接對之薛贈詩五
器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于器煙氣通發山
中謂之仙人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赤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
注荷則出於蓮而盈平器為魚鴈以飾之謂之水芝二盤各處一
床針圓而床方中有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微時惟府君克
服前形似貌而方滿則平溢則傾傾惟府君克
清克明我荒土人膏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千載以來
未有逸才若此者也揚大眼武都氏難當孫也太和
中將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

求馬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
繫繫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歎冲曰一遂用為軍主潘
將軍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攻戰之際戎
恐之曰揚大眼以為眼如車輪王康歸國謂大眼曰在南
至無不即止
不用於人大眼曰眼於相望眼時嘗
發見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救雉來謝
遂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怨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視視父得蘇放
之後夢一丈夫衣冠其侍者隨衣曲傾向安祖拜安祖怪問之云咸君
見被來謝德能賦詩裴諱之客郎中省中語曰
聞者異焉能賦詩裴諱之
借書百卷十日便返裴諱之好學常從常景
無遺景數曰應奉五行俱下編衡
一覽無遺今復見之於裴生矣諱勝於讓和不如亮
諱之諷之及皇甫和和弟亮
並知名洛下時人語曰小子望我殺爾取後世
名我終不成爾名文宣末年晉朝朝臣有言者裴諱
諱之辭色不變帝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亮曰一連出
三日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文宣以其資容之賣宅不售
亮所居宅下標榜賣之買者問其故答曰為宅中
水淹不涉雨即流入床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
有裴漢裴漢為丞相府參軍善尺牘尤便辭領見群鳥而
能言裴漢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群
鳥飛大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聰慧神告葬地
十三遭父喪擇葬地空中有人告曰童子何悲裴
於桑東封公使裴其母曰神以吉祥告汝因裴焉
聞鼓疾瘳疾
困疾沈頓忽聞五鼓便驚起曰可向府耶所苦
因疾公護曰危篤而不廢公天祐其勤也將勞賓客曲
盡物情薛懷吉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每有接對但嘿然而返
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察已記錄俄而酒酣相尋

初來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繅下及廝腐咸過李望有義有禮房家兄弟房性淳和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亡蘇食終喪鄉里語曰父子相代罪眾敬及子元有皆拜裴公貞惠為世規矩裴使然河上郡守人歌之曰肥鮮不食一儲不取獨立使君使與諸牧守謂周文周文命使別立曰裴使清慎奉公為天下取有如使者可與俱立眾無敢應者時號僕為覆呼人名韓顯宗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錯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李彪論吏相門有相將門有將謂曰一蓋言習手彪為中尉號為嚴酷為一二鴻彪子志字鴻道年十餘能屬文彪奇之謂之謂鴻曰子與鴻通宜高聰梨高聰發子家斷絕人事唯脩風飄水浮錢管園果世稱一以為珍異諸史提要十一提孝莊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一千里眼楊武楊武耳日善惡畢聞咸言楊武百口同爨庭無間言楊武純厚一家之內魏世以來唯竹林別室銅盤重肉楊武盧陽為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楊武竹林別室銅盤重肉楊武內有茂竹遂為惜於林邊別置一空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饌以饗賓楊武厚自得一之食楊武已是我家龍文從兄昱持相器重嘗謂人曰此兒駒麟未當求之千里外楊武用人似貧士市瓜楊武取士而致誇言以為楊武情不以為意情不以為意半面不忘情不以為意盧郎潤情不以為意朗所以比玉又吏唱名誤以盧士琛為我門前幸又吏唱名誤以盧士琛為

無此物情不以為意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情不以為意人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情不以為意貴楊素字處道周武帝謂曰善相自清河公即江神也楊素代陳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兒雄偉陳人望之懼曰盧八問訊劉二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楊遠者擇之時盧思道用八首劉遂用二首李愔戲述曰李愔戲述曰吾恐挈太常方餒於柏谷耳李愔戲述曰挑弓僕射黃鰐少師郭作為右僕射領太子少郭尖郭崇尚字思和善世事郭崇尚字思和善同知文學外學大袁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郭邵郭邵字子才聰明強記此表足使素公變色元文析除尚書令今郭作謝表京師為之紙貴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郭邵之近邪家小兒常客作章表常有一貴勝初授官大坐朝意主人託為讓表乃命郭作翻事有食未翻與郭俱在不悅告人曰自買黃紙為送之清風觀明月樓郭為州刺史繕修觀宇頗為壯麗郭為居三職並是文學郭為為之名題有而不授公私溫那郭與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之首郭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溫那郭與溫子昇為文士之冠

斃發而年事在二人

日思誤書更是一適

多而不甚

後子昇死方稱那

麟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偏焉始復校此

不得便不恒須賓客自伴

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學

子不識字

善用三短

藝眉樹髮

寬和篤雅峭整清徹

靈前共飲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

三靈

老臣卿乃少

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清郎清卿

能賦能詩陽休之

戲嘲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文允武何必減卿

柱轉三匝吾至三公

陽五伴侶

脫人衣

衰至便橋何常之有

聖小兒

京師楚楚表與祖洛中

表

風骨

聞簫鼓音者至公輔

簇戲

處

朝佩珠玉

為食一口

蘭陵王入陣曲

水未食百姓食

散重其意

蘭陵王入陣曲

水未食百姓食

散重其意

蘭陵王入陣曲

水未食百姓食

散重其意

蘭陵王入陣曲

水未食百姓食

散重其意

蘭陵王入陣曲

恭免貴示之面下弩手板大

捷武士歌謠為一也

以蝎螫人為樂

何樂對曰多取蝎將相混看極樂後主即索蝎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

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

能與霹靂鬪

凡人官爵莫若處中

骨親肉疎

度河湔裙當生貴子

穿鉗

為牆人相扶為王

無所須

刺史羅刹政司馬

笑判清河生喫人

廢人飲美酒對名勝

披反故紙乎

望塵嗅地

為金字作屋

馬臣

金為第二領人

京師春還部

為金字作屋

步多少

知軍度遠近

况之

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

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

折我右臂

服棘刺丸

白擲劇飲

夢山上掛絲

穢我鳳池

在官寫書亦是風

流罪過

營內無五品之家

基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

武謂高季式

對曰是龍夜閣書

理

不擊精銳

百死一生

占之以告

道遊文

所知是弟

願招物議

君信相

營內無五品之家

基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

有三大太猛

猛論將

趙軌為齊州別駕入朝父老送者曰別駕在官清如水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五酒餞行請酌一盃水奉餞飲之講書論

孝魚泉

獨孤公猶鏡 高頊舊賜姓獨孤或短頊於隋文帝帝起曰一每

書有五厄

景時也 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 弘為吏部尚

傳語小辯

並忘之上曰 叔射殺牛 弘弟弼射殺牛弘通達其

鳳皇

識度天才必至公輔 德林少孤未有字親收水間

牆

皆為隋文帝相元諧曰公無黨碑如水間一堵 黃沛 黃國公劉勝

日

應王為萬日天子 袁郎冬衣葛 袁充字德符少警悟

日景漸長

充奏隋興以後 開皇元年冬至日影

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開漸短至十七年減九分夏至亦然日去極近則行內道影短而日長去極遠行外道則影長而日短太平行上道并平行

俱死泥比干乎

其名因得免 給職田 周宣帝昏暴運與陳陳諫帝將戮之元

只怕榮公第六郎

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 周羅喉侍陳主事陳

夢戰

以武為姓 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嫁又其嫁之不售嘗被

位非徐廣情類楊彪

動則退吸羹者熱則置之 趙綽諫書隋文帝曰

豈能艾炷灸額瓜蒂噴鼻

命自有所在 藥黃 肉飛仙 沈光禪定寺中憐年高十餘文值

種穢良田

之作自是狂人 劉獻之曰觀一死其宜矣孔 邪蒿

屈原離騷

有不正之名那時以經授齊太子尉宰進食有邪賦名當時今去之曰非假下所宜食

六合已是太愚劉韋集六合賦此賦似齊文又愚於六合

駱駝又示那子才子才曰遽令掃門能安生周武帝入鄴安生家人怪問

見我俄帝幸其第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展李

洛姬肚宗道暉好者為趙帽大城州將初臨服以見印頭擊肘拜於殿上自言學士比三公時為之語曰謂之四大

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天上造新堂以待辛彥之

德太守洛陽人也辛彥之崇信佛道為洛州刺史有惠政時州人張元舉死數日乃蘇云

幸彥之崇信佛道為洛州刺史有惠政時州人張元舉死數日乃蘇云天上造新堂以待辛彥之

顧戲姓何安年八歲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是河水之

白楊何妥青楊蕭御蕭亦有舊才性青楊巷妻佳名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

陵顏轉謝舍任吐沈清陰王碑集嘗云江左文

有沈約任勝我之夢人辭去李唐得涉群書嘗欲早朝假寐

見一人出吾身中云君用心過苦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

非精神所攝今辭君去彼數日云遇方相而卒美通行過

指方相曰何日更煩君荀士遜狀見甚醜以文辭見重

到數日卒乃用前日方相醜舍人嘗委事傳通者不得姓名乃曰

帝曰必士遜侯白字君素自稱性滑稽

也帝封題果是日之夕矣侯白字君素自稱性滑稽

牛羊下取耶侯尋劉儀同家劉儀為隋儀同性忽悅號經

儀同尋欲奉請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謂儀同家引之而去

大人家於是頭漢聖時人稱為一治葛諸葛穎親侍席帶出

皇甫題字未竟遺母衣負土為墳於墓南作一陳雨則穿窬衣

以蓋形為覆其褻張元性淳至年六歲其相將元祐并

之下狗母為報有狗子為人所弄元收養之曰有生之類莫

而不收無仁心也幾狗金鏡療目讀佛經以祈福後顯榮

母衛一死免置前而去金鏡療目讀佛經以祈福後顯榮

經見者得親之言乃請僧然證誦此經仍自求死槐復榮

代開經七日夢老翁以覺後三日祖目明

雄夜父廢墓庭前槐速木鵲亮君素大業末通守河東義師起行

枯及服闕還宅木鵲亮君素大業末通守河東義師起行

河下達東都犬豕同乳烏鵲同巢郭世傳木原人

有無母之國寶璣言伏請新制母殺其父子不得告便是知

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將我入青雲間何

死便是子殺不知此子將欲何之

由得論地上事蘇瓊字珍之為清河太守道人道研實產

則談問玄理研難為信來無由開指吏曹為學生屋

口弟子問之研曰每見府君斷史無疑蘇珍之中書

大儒講於郡學朝更文系斷史無疑蘇珍之中書

之餘悉令受書時人斷史無疑蘇珍之中書

謂之曰數雪反逆身命何輕復五色曰所戴帽錫梁君為州

雪寬柱不放反逆即大驚京師語曰戴帽錫梁君為州

改結易調有若神明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

史崔暹為瀛州刺史貪暴安忍嘗獵有汲水婦人還問曰崔

捶人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過之人曰前被杖許有罪榮日無過

過耶王人詔問群目皆無識者崔頓曰漢文以前無冠領衣冠

帝以製者魏盧元明嵩山廟記云有羊腸坂帝問何處有

神人以王為像出則令出延長上太悅羊腸坂帝問何處有

黨臺開有又皇甫士安地書云太原北二伏牛趙紹與郭生

九十里亦有之上曰所謂問一知二人有七尺

紹古火將然煙先起煙色青青牛先起既而如紹言

之形不如一尺之面賈子儒善相曰一尺之面不

帝王相掘地得龜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

竟如言掘地得龜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

百歲不達我豈見天日嘲王姓徐之才朝王昕姓云有言則

平為按三歸龜乃入草

成朝盧姓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之

馬則嘗黃龍湯和士開疾患遇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

為盧嘗黃龍湯和士開疾患遇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

舉便盡其勢人之多幸國之不幸恩傳傳論曰古

傾朝廷如此鐵弗北人為胡父為陛下既親撫五絃

古忌之臣何敢不同百獸梁主歸朝周武帝宴自彈

之字軍走梁主環年號廣運有識者諂經梁主晉以法

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骨戲之曰卿何為爾何小人

陳不誇出告蔡大寶曰正應不信法華經爾乃悟

子河伯外孫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

卿大五升與犬豕皆不食棄之路牛馬避其跡之得男字曰朱

其俗言善射也及長眾欲殺乃走遇水曰告水曰我是

焉遂至純升骨城居焉百濟馬韓之屬出自索離國其王有侍兒

號高句麗也高句麗百濟馬韓之屬出自索離國其王有侍兒

仇台始立國於帶方初以百家濟故號秦韓新羅本辰韓種

秦世亡人因避後來通馬韓割單者易折眾則難摧

東界居之以秦人故號單者易折眾則難摧

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謂之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折之

命母弟莫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

阿豺曰汝等知不我力一悅般國幻人木骨間

心然後社稷可固言訖而死悅般國幻人木骨間

今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咽之

須臾血止瘡一月復常又無盤痕云中國亦有此草

姓郁父間始神元掠得一奴髮始齊眉字之曰大義公主詩

者首禿也與郁父間聲相近故以為氏

周千金公主嫁突厥周亡隋封大義公主平陳後又以陳叔寶屏風賜之

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云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

榮華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寄為丹青酒常無樂絃歌詠

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親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

我獨申名唯有卿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帝親巡雲中因幸營人所居營人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

史 131-508

子年歲之曰——神馬曰為
 逐丞相東走為其帝女南祖
 義章二年九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
 初元年陳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七年為本紀十卷
 傳十卷南史九代合為二書共一百八十卷

右北史為一百卷終

諸史提要卷第十一

諸史提要卷十一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唐 歐陽脩宋祁等撰 紀十卷 志五十六卷 表三十二卷
 列傳一百五十卷 目錄二卷 共二百五十卷

高祖 淵字叔德姓李氏父昺 武德九年 后實氏

太宗 世民高祖子 貞觀二十三年 后長孫氏

高宗 治太宗子 貞觀二十三年 后武氏 麟德二 乾封三 儀鳳三 調露一

則天 聖姓武氏 永隆一 咸亨四 上元二 永淳一 天授一 如意一 聖曆一

中宗 顯高宗子 母武氏 神龍二 景龍四 后韋氏

睿宗 旦高宗子 景雲二 本極一 延和一 后王氏

玄宗 隆基玄宗子 母竇氏 開元十九 天寶十五 建陵 寶應一

肅宗 至德二 乾元二 上元二 元陵 寶應一

代宗 永泰一 大曆十四 崇陵 貞元二十一

德宗 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

順宗 誦德宗子 母王氏 永貞一

憲宗 純順宗子 母王氏 元和十四

穆宗 恒憲宗子 母郭氏 長慶四

湛穆宗子	母王氏
莊陵	寶曆二

昂穆宗子 母蕭氏
太和九 開成五

炎穆宗子 母韋氏
端陵 會昌六

忱憲宗子 母鄭氏
貞陵 大中十

淮宣宗子 母昇氏
簡陵 咸通十

假懿宗子 母王氏
乾符六 廣明一

大順二	景福二
大順二	景福二

天復三
天祐一

温陵	叔昭宗子
天祐四	母何氏

右唐二十一帝共二百九十年

唐書上十二

李虎西遷時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弼體有三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爲柱國號一

魚符傳內使持節改郡爲州太守

武德元年禁屠殺二年詔正月五月九月一不行死刑濟世安

必能——高祖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天策上將

天可汗貞觀四年西北
君長請上號行墨

景龍二年作潑寒胡戲延和元年傳德避灾

天戒有宗禋位紫微省開元元年移中書省爲一禮

太和 順和 永和 肅和 雍和 壽和 樂和

曰長發太祖大政世祖大成高祖大明太宗崇德
和睿宗景雲玄宗大運睿宗惟新代宗保大德宗

初稱宗和寧敬宗大鈞文宗文
文三大舞七德九功上元
累羅 初婦人施

兜籠蜀婦人出
入有一禁高髻險粧

曆 唐曆八改戊寅元一麟德甲子開元大
行寶應五紀建中元元和觀象長慶

安樂公主使尙方合百鳥毛織帟正視爲一色傍
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

義髻拋河裏黃裙逐

斫頭

內臣有刻木象頭以裹懷
頭百官效之工門如市度

拋家流離

子母目去離連臺勿到

燕市人皆去天寶末有術士李

族
武后時民飲酒謳歌曲
天寶後

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僧寺就科目者

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螭蜩

聖德裕去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勳彊

二日言言詞辯正
長名榜
裴行儉設

四曰判文理優長一材一引金

張九齡言今吏部始造簿書以備遺忘而

言非精於審牘不爲人材何異

聖書 裴光庭作循資格而賢愚一禁必與格合乃 **平章事** 李

以疾辭位詔三兩日一至中書 **天子私人** 翰林學士號內 **塗**

歸給事中詔物有不便者 **螭頭** 起居郎舍人立殿下第二 **旌**

節 凡命將遣使皆請 **礦騎** 兵志礦音霍 侍官 府兵廢番

目曰一言侍衛天子也至是悉以假 **六閑二廐** 飛黃吉良龍

人為堂京師駐之相尋罵必曰侍官 **三量** 食貨志量入力而授之田量地產而取以

天苑六閑左右共十 **租庸調** 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

者常相須而不可失 **租庸調** 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

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 **世業口分** 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

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

日免調三十 **兩稅** 德宗相楊炎為一夏輸無過六

年十八以上者一人 **得體歌** 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

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 **門匠** 歲增銀五錢

從三十二畝居者均役以 **四類** 藝文志唐

開元二十九年置 **食木** 始分一

陳其所置皆實時民間 **子為李氏** 李氏自皇閏世為大理以官命族曰理氏至紂時理

用更為得實 **非衣為裴** 裴氏出風姓周孝子持非子使養焉

成庸自為號頭以唱天子 **長孫氏** 出自拓拔後魏有嵩 **王氏** 自周靈王太

中有山號米堆運三門 **裴裴衣長** 裴裴衣長 裴裴衣長 裴裴衣長

一經史子集而 **長孫氏** 裴裴衣長 裴裴衣長 裴裴衣長

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 **裴裴衣長** 裴裴衣長 裴裴衣長 裴裴衣長

人其子宗敬時人號 **髮垂過頸** 高祖實后初生時 **射孔**

曰王家以馬 **雀中目** 雀屏開請看者射二矢中目則許之皆不合高祖家後射

中各一目 **見大馬立舍外** 太宗長孫后歸寧舅高士廉妻

過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 **救令國**

物通也又以縣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與尊位后妃象也 **大事佛老異方教** 被塞突會后曰死生有命若爾福可

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 **女則** 事著一十篇 **擬小**

皆上所不為宜宜以我亂天下法 **山篇** 太宗賢姐徐惠八歲曉屬文父孝德使

迴心院 四所后良娣同詞曰使妾復見天日乞累此為 **武后**

知之促詔杖百則其手足反 **詔母畜猫** 詔到良娣罵曰武氏

氏為亂吾當扼其喉以 **武媚** 武后初召為才人十四冊注說后曰

報后聞詔六宮母高 **城寓深** 以就大事 **銅匱** 治一為一室署東曰延恩受

失兩日申冤受抑枉欲言 **新豐山因震突出** 太后以為

且曰通玄受讓步秘策 **偉岸淫** 淫去 淫去 淫去

俊上言人不和疾發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陸 **寶圖** 武承嗣為欲洛水

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為安非慶也后怒 **聖母神皇** 聖母神皇 聖母神皇

馮氏名小寶 伴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壁 **作十二文** 照天四地坐日月

之官可入侍后與私悅之使為浮屠以掩迹 **天冊** 天冊 天冊 天冊

為一 **聖母神皇** 聖母神皇 聖母神皇 聖母神皇

日聖圖泉勒石洛陽左曰天 **改元長壽** 改元長壽 改元長壽 改元長壽

授聖圖之末改元水曰廣武 **金輪聖神皇帝** 金輪聖神皇帝 金輪聖神皇帝

兵臣實主
天樞 武三思作——紀后功德唐與周使姚
藏巨寶 鑄大京銅鐵治之日大周萬國頌德——**帝典**

等 相制至是后與三思升御床——不為祥 **五色雲** 禁中謬
起后衣前帝圖以示諸朝 **桑條韋** 太史迦葉志忠上桑條歌十二
大赦賜百官母舅封號 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

下歌姚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天后歌武媚娘皇帝歌英王
石州今歌——落后妃之德專泰桑也又離釋桑條韋四十八代帝大惠

禁架 華靜能善——馬奉容 **天性韶懿** 上官昭容名婉兒
高醫楊均善立調管入

采麗益新 婉兒勸帝修大書館引名儒先君臣與婉兒常
代帝及后公主——故當時屬諸者大抵難淫靡然

皆有可觀 **袁人穢夫** 宅——是時內職皆聽出入婉兒與近壁皆營外
婉兒力也 宅——早修門下肆仰視以求刺職要官

夢大稱稱量天下 初婉兒母姓夢巨入昇大稱曰持此
稱量天下婉兒生時月母戲曰稱量

者宜爾也 **張說題篇** 開元初哀次其 **脫半臂易湯**
無亞然應 文章詔

餅 玄宗王后以愛他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 **夢神**
紫半臂易斗彩為生日湯餅耶帝憫然阿忠后以仁脫

覆鼎 玄宗湯后初為良媛在東宮時太平公主忌帝媛方娠帝不自
安謂張說曰用市者不欲吾多子奈何說採荆以入帝於曲室

自焚夢若介而石有環前二而三考 **宮中號娘子** 玄宗貴妃
盡覆告說曰天命也乃生肅宗 楊氏寢弄

驚帝迎帝輿與皇后下 **美劭** 三姊皆——帝呼為 **脂粉費**
房宴——依禮與皇后下 姨封韓泰國夫人 一室費萬千

賜諸姊妹 **以瓊儔相夸** 訓 五家帝舍體且一堂費萬千
自萬為—— 萬見他自誇者輒復造弄

土木 **嗜荔枝** 妃——必欲生致刀置驛傳 **五家隊合**
工不息 送走數千里味未變至京師

爛若萬花 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
川谷成錦繡道鋪錦局夏夏環排銀簪子道

雄狐 驕國素與國忠亂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婢百餘 **故香**
騎密炬如晝視盤里不施 情懷時謂為——

囊 帝自蜀回密遣中使具棺他葬 **太上皇亦當念陸**
瘞——猶在中人以獻帝流涕

下 肅宗張后與李輔國謀使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山人李 **夢神**
唐帝方擲物女頭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帝法然

劍決脅以入 肅宗吳后夢神降介而劍決脅以入 **一日**
殆不能堪獨至文尚隱然生代宗

見三天子 玄宗臨滌孫體學弱負舞嫌隙取他兒以進帝視之
不樂辨叩頭言非是帝曰趣取兒來向日視之曰福

過其父 **寧受百罔冀獲一員** 德宗母沈氏天寶亂
樂哉 失所在德宗即位遣

諸流州州縣物色咨訪故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而年狀差似后遂迎
還上陽宮女子知非是具其稱詔貸之帝曰吾——終帝世無聞焉

蕭后求弟 肅宗蕭后生文宗初后去家不知存亡唯記有弟文
宗為訪之儀有男子蕭洪太后謂為真弟帝拜歸

即度會國有蕭本又稱太后弟召洪按治流驪州權本贊善大夫燕太后
真弟庸懦真能自達本始得其家系會泉州蕭以自言太后弟御史臺參

治乃皆妄本流愛州弘 **欲以學子名家** 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
肅州而太后終不獲弟 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

皆性素靜蕭等 **女論語** 宋若華論諸妹如孺師著女論語十篇
不願歸人——以章宣文君代孔子言大家等為類弄

學士先生 德宗召入試文章問歷史悉留宮中帝
每與侍臣廣和五人者皆預高其風

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若昭 **校服光侈略同至尊** 武
尤通練歷三朝皆呼為先生

賢妃王氏狀貌頗類帝每效苑中 **大福未艾安語不**
相與戲觀者莫知其孰為帝

祥 帝領方上藥浸不豫帝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答曰——帝曰脫如
我言奈何曰陛下萬歲幸得以殉及大漸取所貯遺宮中自經下

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 李漢字南紀事韓愈
屬辭韓愈為人所略

表孔溫業為御史 漢為中丞
類愈敬宗修官室廟費獻

縱艦江中以引救期 河間元王孝恭
見召溫業以為—— 統水陸十二軍

中丞人以為榮 縱艦江中以引救期 統水陸十二軍
發夷陵破蕭於江陵孝恭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奔船資賊奈何孝恭

曰鏡地險士眾若城未拔而援至舟雖多何用今鏡湖江鎮成見艦船蔽
江而下謂鏡已敗不即進兵親候往返以引

杯水變為血 輔公
江而下謂鏡已敗不即進兵親候往返以引 杯水變為血 輔公

謝陽諸孝恭計之將發舉士——坐皆失色孝恭徐曰公拓禍惡實為子
今仗威靈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盡飲眾心為安遂生擒公孫
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退讓無餘伐色嘗曰所居壯麗非吾心當
別營一區粗足充事而已吾後——毀徹觀閣
其區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
家之私不願外窺今將辭公驅逐毀之
東之曰——黃阮 太原俗為淳法者死不以尸并郊飼鳥獸
吾得其人 其地曰——有狗數百食其屍至遂革其風
平陸 齊物宇道用為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濟路發重
石下得古鐵戟若鏃然銘曰——詔因以名縣 賜市書
綰以愧切之 隴西恭王博文驕侈不循法度其弟奉慈
唐詩 載字定巨常惡元和元白詩纖麗不逞而世競重 河間之
功江夏之略 贊——可謂 寧三日不食不可
宗室標的也
一日不獵 齊王元吉善鷹狗出常
戴買問三十車曰——丹青飾成慶王
帛禮專諸 元吉多匪亡命參軍榮
九思為詩判曰—— 苦不虛穀 霍王元
過群采帝使射之 人有短所以見長 與劉元平為布衣
平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 口打賊 號王鳳子巨附銳果決帝欲使
忠急謂曰此來人多——君不 寧向僭崖振白不事
兩耶巨曰誰為相公手打賊乎 暴其府官皆不願行故時人語之曰——給麻
江藤蔣號 江安王元祥性庸適時蔣號號三王皆貪
二車助為錢緡 蔣王貪賄但下書曰蔣叔蔣弟不須賜
遺汝珍而遺汝以言 蔣林王恪初王吳太宗賜書曰
之為君臣內之為父子今 舉慕不定則敗 帝初以晉王為
其念之哉 太子又欲立格

長孫無忌曰——大腰腹聽乘小輿 漢恭王泰好士善
況諸位乎乃止 司馬蘇昂勸泰延賓
至 括地志 容著書乃奏撰——狸辭鴨 反——四十餘
其頭及敗連誅 禽獸可擾於人鐵石可以為
凡四十餘人 惜數為非法帝嘗見之曰——
器——惜曾不如乃削封 臨水自鑒不見其首
越王自反——紀越 紀王慎好學與越
惡之未幾及禍 紀越 王齊名號——迎喪祈夢 瑞與二
桂林琮子行休請迎柩既至無封樹乃掃地布席以祈是夜夢琮乘舟舟
判為二既覺適野見東洲中斷乃悟焉又靈室頃一夕華自屈管上有指
迹一奇二並使上入竺之曰屈於文為尸出指者示也一奇二並三
殯也發之如言而一節獨闕又夢告曰在洛南洲明日直殯南果得之
悌 武后誅宗室使至行速先就戮行芳幼
當教抱持請代遂俱死時人稱—— 行禮不違非得
志何 東光縣主適裴仲將主餘素婦弟謂曰人生在得志動
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 故抵
輕法補外 皇字子蘭上元初早數樣不足養請 人日不
再食且死 補外不許故抵輕法縣溫州長史
因服入乃衣冠 為衡州刺史為觀察使勅赴潮州初御史
至使位乃 歌器 皇嘗創器為——以繫木上出五絛下鑊圓為五形
不 奕博偽不勝 皇子道古巧于官便倣傾下海公卿聞嘗與
名 奕博偽不勝 皇子道古巧于官便倣傾下海公卿聞嘗與
美 奕博偽不勝 皇子道古巧于官便倣傾下海公卿聞嘗與
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 許王素節為武后追遣
左右曰——至龍 孝敬皇帝弘命帝命帝等摘來
門驛被縊而死 瑶山玉彩 古今文章號——凡五百篇
之得白鴈為婚贄 弘納妃裝有司奏用白鴈適苑中獲
一婚乃人倫 知雨暘 守禮富天后時盛宮中成被杖凡
首我則無愁 四三累劉瘡膚而雨則沉鬱雲則佳花

夢相輝樓

宗五子賜弟號五王宅宗為太子嘗製長枕大

諸王第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曰南曰勤政務本樓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或與同坐或就中弟賜相時謂天子友

生之羽翼

無極上有兩仙童一曰文詩云西山一何高高殊

審音

商離而暴君卑逼下目備化上於忽微形於音聲塔之歌詠

西土樹神

後以母氏

琵琶聲多

琵琶聲少

臥吹笛

朝過永興里聞笛音

黃臺瓜

既報

娘子軍

嫁娶紹高柱兵與

畫婚

城陽公主初婚帝使上之錄曰二火

握槊

丹陽公主嫁薛萬徹萬徹奏

見不為武官何遽爾

太平公主則天所生

裏兒

安樂公主宗

圖書

初隋亡禁中一漢故唐典

黃臺瓜

既報

娘子軍

嫁娶紹高柱兵與

畫婚

城陽公主初婚帝使上之錄曰二火

握槊

丹陽公主嫁薛萬徹萬徹奏

見不為武官何遽爾

太平公主則天所生

裏兒

安樂公主宗

定昆池

主營第及安樂所屬皆為宮省而工織通之

乘金根車

莊懿公主下嫁田紹德宗幸望春樓臨饗

畫壁記田租

漢陽公主檢常

上勝承拜

下嫁回鶻

趣解雄

定安公主

左仗下

黑色小兒

掛漢書角上

密威屬諸書聞包恨在縱山往從之一行且

決兩陣之勝

我我不如公擘天下英

雄馭之公不如我

楊玄感密私密口上多猜忌隋且

諫舉大號

密曰昔張耳諫陳勝

破野頭

密謂字文化及曰公家

飛將

單雄信能馬上用

為賊罵

父

氣城壓營

王世充與李密戰有氣

摸羊公

賈德德招止命入高鷄泊為

神箭

初泰

入牛口

賈德德為秦王所潰破重創牛口谷初

神箭

初泰

入牛口

賈德德為秦王所潰破重創牛口谷初

神箭

初泰

入牛口

賈德德為秦王所潰破重創牛口谷初

梁隋冠帶老號——**味之珍寧有加人者**朱藥為
萬事以功為資於是餘乃掠小兒悉食之
槽豚其徒曰——第使他人我無端哉
達神武非人也——漢高祖太祖之徒也
子姁姁相憂者文靜擊鼓秦王私入視之文靜執言曰喪
年踰四十當貴裴叔子真通
裴監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
非劉季亭也呼——不名貴震當世
長蕭曹刀筆吏比帝嘗考稱曰前王多與細微開關行
賜鐘得自鑄四年改鑄
應龍之三月有天下公復華胃
翔雲霄消然而從黃曰——復風蕭蕭萬空不約而
人命至重死不可復生寧食
三斗葱不逢屈突通通勳正無所回環其弟蓋亦以
視敕字加點若輩子召驗——又與王麟符合則
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
不足置胃中尉遲敬德名恭諸將疑欲叛秦王引見卧內曰

奪稍與避稍孰難帝嘗問敬德曰——對曰奪稍
抵龜張公謹字弘慎太宗時討隱巢使十人占之公謹自外至
日在辰不可哭公謹字弘慎太宗時討隱巢使十人占之公謹自外至
豈復快心于一獸唐僖宗茂系從僞群朱突出帝射四發
琢石為人馬立墓前有司——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
而雨雨不愁公出游段文昌字希之判南州或早
酉陽書段文昌字希之判南州或早
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府人為書因所獲僊術世事
荔枝圖劉崇龜為廣仲卿畫或于
遺刀察囚廣有大賈約僞女夜集而後盜殺女遺刀
清白箴許開師治郡專以寬恕有受賄者
士有一縣皆填然躍而附
我起晉

陽為卿一門耳名對策華近真曰弟則吉

不利於君葬其祖卜人占曰進止詳華

善詞令人雅曰如子言我念之顏溫初顏氏溫氏在隋

學業優過楚彥博同直內史有詩處士墅溫造字簡與王屋

職位顯於唐山人號其居右史渠為朗州

後鄉里百里澆田二膽落夏州節度李祐拜大

心動今日龍街造道遇補闕李處志不詳

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生不逢時死鳥足惜昌公主薨

三百餘人造子璋溫李溫延筠本名歧字側辭

艷曲多作斷帶為炷皇甫無逸字

須告市易他境寄按部宿民家鑑柱盡主人

鍾鐺不成李嗣真居崇業里戒子孫李襲譽

鍾鐺不成李嗣真居崇業里戒子孫李襲譽

鍾鐺不成李嗣真居崇業里戒子孫李襲譽

鍾鐺不成李嗣真居崇業里戒子孫李襲譽

鍾鐺不成李嗣真居崇業里戒子孫李襲譽

鍾鐺不成李嗣真居崇業里戒子孫李襲譽

鍾鐺不成李嗣真居崇業里戒子孫李襲譽

鍾鐺不成李嗣真居崇業里戒子孫李襲譽

鍾鐺不成李嗣真居崇業里戒子孫李襲譽

賢長城速矣

剪髮頰和藥

非大勝即大敗

女主昌

帝愕然曰何物女子

也忌之會御史劾

宗嘗以山東士人

之貴姓也

叙武后世又李義

時軍功入五品者

凡七姓十家不得

宗落諸昭穆所不

云書癡

興運

觀人多矣未有如

太宗曰

有玄齡猶焉

語

定社稷功

右丞大事關僕射

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復毒之世方
敝哀刺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
生見創業之難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逸而亡見守文
之不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言之

李緯好
集古
帝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會自京師來者帝曰
玄齡開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須無他語帝改其車

今家誠為屏風
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一令
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當為棟梁用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貞
大節臨機斷高孝基異之曰願保令德

王佐才
秦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
去者雖多不足若如晦一也

黃銀鬼神畏
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
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

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
更取金帶送其家
天下新定臺閣制度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善之
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諸史提要上
十六

人不卹無官患才不副
如晦弟愛客方
建威難作樊金

上好用隱民
杜淹字執禮開皇中與友謀曰
威以隱者召而得美官乃共入白山

賜銀鍾
秦王引為學士嘗侍
宴賦詩尤工

自起徹鈎手擁簾
杜審權性長厚嘗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嘗就內寢坐必欹簾
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步無一人徐下乃退

房杜致治之蹟不
與杜悰俱將相悰先達
故世謂審權為一

可見
贊曰玄齡如晦可謂名宰相然求其致治之蹟殆不可見柳芳
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諫其直矣術善

房杜之細
彼揚已取名時使
戶曉者蓋一邪

忠臣良臣
柳芳曰願陛下
俾臣為良臣

母俾為忠臣良臣後樊畢間也忠臣龍達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
都顯號子孫傳承流并無惡忠臣已嬰禍誅君暗昏惡祇取空名耳
大

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
帝嘗對曰大亂之後
其難治乎

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封德彝曰三代之後流弊日滋
秦任法律漢繼霸道皆欲治不

能非能治不欲德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若人漸流能不復返乎今當
為鬼為魅尚安得化哉帝納之至是天下大治帝謂群臣曰此德勸我行
仁義既効

朕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如
矣

陵臣固見之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陵引
帝曰帝泣毀觀

終籍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帝宴積翠池融樂賦詩賦西漢卒
章曰帝曰帝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輟殿材營正寢
帝曰帝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無正寢帝命輟小殿
材為營之五日畢

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帝曰帝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止謗莫若自脩
帝曰帝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此笏乃今甘棠
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裴對惟故笏
在詔今上送鄭草曰在人不在笏帝曰

帝索起居注
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
記之帝曰我嘗觀之嘗曰向者取職史氏為

三代遺直
柳芳稱
為

王珪善人物且知言
王珪字叔玠帝以
謂曰卿標鑒通曉為朕言

明珠
帝曰帝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兼乘未若一言 薛收字伯靈諱泰子觀工各曰覽所據言知成我者一今賜金四十錠

磐石以草制 收子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磐石其祖道收為特時宜據以草制元超見輒流涕

東三鳳 薛元收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一以書名收為長離德音為鸞鳳元收為鳳鸞

天下 薛稷字嗣通初自觀水微闢唐南諸遂良以書顯家後能繼外祖魏徵家藏虞書收就請薛微結體道歷遂

新豐逆旅 馬周字賓王少孤家寒寄學入關舍一主人不顧周命酒一斗八升然獨酌樂與之

貧不學儉富不學奢 周城里語聽之纒纒

令人忘倦 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又切理無一言可損益一蘇張終貢正應此耳

火色 然一騰上必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

官 時置太子司議郎希高飛帛書帝以一賜周曰望鳳神霄其餘款曰一

管宴取身後名 周疾甚取所上章奏焚之曰吾不為也

宅直二百萬 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宋以其書生無貨竊笑他日一

禁御史食肉 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史記之帝曰我恐州縣廣食雞尚何與

琴瑟鼓 先是京師晨暮呼以琴瑟鼓之俗曰品官舊服止

黃紫 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

儀形 自周之亡帝思若素官于朝贊曰周之遇太宗願

若素官于朝 贊曰周之遇太宗願

下事 明習憲章者述夫帝銳于立事而所建皆切一時

根相得晚矣 然周才不逮傳說日望使後世未有述惜乎

李綱字文紀 在隋官不進一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

李太亮為涼州都督 嘗有臺使見名鷹獵大亮獻之曰陛下下絕朕父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非昔言如其權求使非其

賜胡瓶一 帝曰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

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 嘗以張弼脫其死念有以報之而弼匿不見大亮求

秀風流 大亮族孫少聰悟多通賓客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

鄰猫 中宗時大開閭

言若涌泉 戴胄字玄胤太宗曰大

父子繼為宰相 戴胄子至德

高宗賜侍臣飛白書 至德曰沈洪源俊舟載都處

解事僕射 至德為右僕射時劉仁軌為

費 崔仁師為度支一數千名太宗

海鷗賦 崔暹字澄淵附太

可及也 崔暹為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

家龜龍 浸字潤甫九工五言詩

以慎密字親署笏 陳叔達字子聰嘗賜食得蒲團

端 浸性滑稽善辯玄宗

賜蒲陶 不舉帝問之曰臣母病渴願

恐漏禁中語 表為土工監規模宏

營仁壽宮 封倫字德彝楊素

明日帝果勞素曰 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耶因大悅素

退問何料而知倫曰 上節儉故始見必怒婦人惟侈麗是好後悅則帝安矣

封郎終當據此素多所安備惟於倫仙晨帝所

隋煬帝在東都時以蠻夷朝貢至顯帝悉召天下奇俗淫技大陳端門

前諸百官都人列排樓閣供帳沙酒林藏銀錢與民交易飲食皆美

安差謂中玩禁中字文士又字仁人太宗嘗一士及從旁數

乃信然士又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手又嘗執手帝

目陽若不省徐唱妖禽孽狐晝伏夜祥實曰封倫樂舞其

之其機怪事類此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神

與時而成敗也畫師閭立本太宗嘗侍臣泛舟春苑見其

萬年今實劉明見惡而召立本俸狀閣外傳呼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

院丹粉坐者著恨流汗歸戒其子母自然性所行亦不能罷也左相

宣威沙漠右相駝譽丹青立本為一以應務俗并

有之相故時人西征記章弘撰使西突厥

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

星顯時為兩絕張知者兄弟五人知玄知明知春知照知審入計武

是足鉞孝標膏肓矣蕭瑀字時文性剛直不諂

乃著論非之以謂人棄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蕭郎

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慎言諸葛穎數曰蕭郎祖

引升仙術疾風知勁草太宗賜詩曰蕭郎位高

年艾舉門蕃熾蕭蕭與陸家先為僚居家先宰相子已有

年貴貌人巨然不若蕭後位太子太師請老十時能其素

怡家饒財子華為侍郎衛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帝寵之曰朕未厭

有知服目首領且不保濟源墅蕭悅既老於洛陽時家

又安得自遂因泣帝改容山野優銷兵穆宗初兩河底定與文官富國謂四方無虞乃

游窮年銷兵詔天下鎮兵十之成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一既而

籍卒適亡無生業乘為盜會朱克蘇王廷濬亂寇

牧用之朝廷調兵不充募市人為合遠復失河朔取槁梅於厨

蕭微為南鄭度使南方珍貨聚夥不得無惹惹嫌乎海

以入家人病微知趣市選之得無惹惹嫌乎

多製紙做教諸子繕補殘書子康諫曰州昨京師且萬

里書成不可露露必貯以囊荷食者伺望微曰善白帝祠

所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暇若有人謂曰公無恐子為

公可擊遊悅悅悅見帝與所親異之遂後為相鐸選士

朕選宰相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選及是與鐸並舉老耄

不止以長刀鐸門生此筆待分口占授成景仁本字

有曰卿無實我今日受吊不受賀始為

推中書令入號善觀策今東遷無道也

吏吏六人無道也

今有憂邑母問之答曰非辭非實江東三岑

重位高所以憂者憂者曰岑參字少卿

今仲休為潯水令曾有洛陽宰相宗楚客

語本道還洛陽史曰母道乃為之陳留八俊陳留王

連繫師元靖老虎與祖威師基德射後復自

李百藥字重規七歲父友隆又事諸侯後有——嘆不得其身老

才壯齒宿而意新賦帝京端太宗三世掌制

誥德林百藥十八學士太示為天策上府重規補平刀衛

肉譜李守素通氏姓學世號肉譜盧世

挫虎虎而奪之氣黃曰魏思廉以諸生侍學王香然

時政記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任下

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

盡清者難所當武后曰——曉能兼之冠髻高大

隱玄號——據白鹿山南北史李延壽父大

白頭走小生前今孤嶺古州刺史齊映江西觀察使

萬夫歛手命以此逐鹿——豈有獲鹿後念同悅者問卑罪耶

名長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帝制曰何——

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

折節近戚以苟免邪武承嗣兄弟往依方實

官市貴故民直賤自若或曰偶見權貴是速禍

時人稱其有

回天之力玄素為中

問官立所來太宗嘗問玄素

脩定本草初于志寧與李勣

蓄請文籍經孤背國恩今求哀內附漸以詩書

賜鍾乳高滿字季輔上

子以四海為家張行成字德立侍宴太宗語山東及關中

兼文武兩器長孫無忌字輔機太宗曰朕任官必

威鳳賦帝又思所

評群臣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康心

以賜足泥其功

以賜足泥其功

以賜足泥其功

以賜足泥其功

儉有訓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務
師道性謹審慎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家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
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泊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焉
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緒遠及鯁亮有學術
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朕行有三
善遊獵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良字登者知起居事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
居古左右史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
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惡人所謂
群小不受譴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過遂良所謂
多識君子哉時飛龍集宮中帝問何祥遂良曰昔秦文公
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統諸侯陛下本
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曰朋友深交者易
怨父子滯愛者多怨帝於東宮側別置院居太
鳴朝陽自韓瑗韓休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
年帝遣奉天宮李善感於上諫時人喜謂一言志
初東漢高帝周初唐虞舜禹湯之聖宣城石仲瞻家四人私相與言志
復曰願率天下及智周亦無與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
矣後漢光武更始約始以漢州書佐入調濟遠護見兒作相
注曰如志遂以與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護見兒作相
世南男作匠清父諱見本號將而清與兄恒以學術稱相次
敬宗曰接武夔龍造羽鶴鷺時以蘇州司士參軍
非選上官僕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上官曲止儀工詩其詞
赤墀下崔判仇氏平時以為清言上官曲止儀工詩其詞
人多效之一門三秀才杜正倫隋世重與方才天下不
龍領有逆鱗太宗謂正倫章挺度世而純思慮曰我聞
所屬遂犯吾鱗杜固居號一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
關失展危亡哉杜固居號一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
建官鑿之通水以利人既鑿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
川流如血自是南杜稍不振

文頓進 正倫工屬文嘗與董思恭夜
進者少患 高智周來濟使相工視曰來早願而
自正一等始 郭正一詔與郭待舉舉長倩
語 趙弘智諱李經舉五孝諸 喪 趙矜客死柳州後十七年子來
謝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家士
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鬚乃得其貴明白有老人過問之得於墓
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 楊昉
助趙弘智諱李經舉五孝諸 喪 趙矜客死柳州後十七年子來
謝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家士
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鬚乃得其貴明白有老人過問之得於墓
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 楊昉
校 盧承慶字子餘 有清舟湖者來慶以失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
但也更曰非刀所及考中下以示其人無
懣涕憂者吹冷蓋 傳奕太一傷 地獄正為
是人設 奕諱浮屠言益者切齒謂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
體性所親疎非出空桑乃其真言 青山白雲人也 奕年
所謂非孝者無親疎但合爪曰 青山白雲人也 奕年
五病不問醫藥而臥然悟曰吾死矣 祿命篇 呂才疏
子即自誌曰傳奕 以醉死焉呼 祿命篇 呂才疏
幸非偶犯三刑南陽 兒桑野 陳子昂 薦主壁於房
多近親非偶犯三刑南陽 兒桑野 陳子昂 薦主壁於房
闕 費曰子昂既武后與明堂太學其言甚高 三柱里 劉仁軌及
珠可怪矣可謂 以脂澤汗漫之也 三柱里 劉仁軌及
柱國者三人州黨 裴馬 裴行儉與馬載同與 不擇筆墨而
書妍捷 行儉工草隸常書以絹素題書文選行儉每日請
致遠先器識 行儉善知人曰 後文藝如王勃盧照鄰
我切頌沈熙可至今 爾非故也何至是 行儉有編題
長餘皆不得其死 廣二尺文彩繁

行儉笑曰：『色不少吝。』**長名榜** 行儉典選始設一銓循

資格 初吏部求人不以資格為限所授技惟其才往得人士亦自

資為一麟之口光廷手 門下省主事麟之裁定此

博唇 師德長八尺一深沈有度量人 吾不田舍復在

何人 德遜之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 唾面使自

乾 其弟守代州辭之官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 墨汚爾

容 秋仁傑未輔政師德為之及同列數擠今外武后覺之問仁傑曰師

妻公盛德我為所 妻公盛德我為所

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 琳與太子詹事挂光祿卿 書名

覆以金甌 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

三戟崔家 琳與太子詹事挂光祿卿 書名

覆以金甌 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

三戟崔家 琳與太子詹事挂光祿卿 書名

覆以金甌 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

三戟崔家 琳與太子詹事挂光祿卿 書名

覆以金甌 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

三戟崔家 琳與太子詹事挂光祿卿 書名

覆以金甌 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

蓮華似六郎 昌宗以姿兒侍弄思每日人言六郎似蓮

國著 歲除中宗夜宴謂實懷貞曰問卿妻今繼室可乎俄而禁中

佳吏在僥倖去 時

前作后國 前作后國

或見無鬚 或見無鬚

和事天子 和事天子

八風舞 八風舞

紙錢 紙錢

雲狀如樹 雲狀如樹

三戟張家 三戟張家

射朽木 射朽木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軍三箭定天山

黃卷中方與聖賢對秋仁傑字懷英高見時人有所害者吏就詰果爭辯仁傑

何暇偶俗吏歸耶關仁本曰我公之賢滄海遺珠關仁本曰我公之賢白雲孤飛

仁傑登太行山及碩見曰吾親舍其下瞻懷父之雲移乃得去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後

以假人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殺生柄不可

取告丞簿職耳后納其言雙陸不勝無子也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

對曰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陵王則千秋萬歲常享宗廟三

思立廟不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為德官職遂至

事軍克戰後方一不音伎分東西朋上元初帝親臨時赤縣與太常

一郭雍王主東周王主西以角勝處後日二王春秋時赤縣與太常

富如田彭田氏彭氏以高竹顯語曰急趨者無

善迹朱徽則上疏曰促柱者無史官權重宰相

章安石閣微則史葉歎曰宰終身謬路不枉百步

朱仁執藩子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黃目武后

佛家耻者志以權大謀引張東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寶章集

王韓字方慶後晉就來義之書方慶第十世從祖義之書太宗末之遷上

送今唯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

僧綽六世祖仲齊五世祖齊高祖規曾祖養并九世從祖獻之

等二十八世後晉十世後晉十世後晉十世後晉十世後晉十世後晉

尚在遠臣子庸敢相近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刺史武

日慶陵下動搖山岳震懼州縣章思謙名仁壽城字

愛子御史出使不能明目張膽補選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勸之

發慨恤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公非池中物屈公

為數旬客以重吾府沛王府長史皇甫公鵬鶚

鷹鷂豈眾禽偶為御史大夫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

屈以卿之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鯨鯢

章承慶上疏以為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幸

以罪去夫若臨國而敗是底朽木乘膠船也清虛原幽棲

谷章嗣立別第驪山驪谷甚臨幸木栢藤盤嗣立獻吾

受命不私神豈害我陸元方便領外方涉海風濤

而風陸公加於人一等陸元方便領外方涉海風濤

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象先曰

不簡真清史書有扶清派按察使費州縣欲必得實錄方外

十友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僕不去

曹因無死法李日知為司刑丞時吏爭為陸日知平冤無文

生理日知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

日杜景佺為益州錄事時房嗣業從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言史以

示威景佺日公未受命何急數日錄耶此左右罷去史歌之曰

真言人人都不憾劉子真峭直掌面折傳友經劉孟

高郭劉揖之五利高智周昇洛水餘石豈盡能

反耶有人復洛水白石而赤文者來閣下膽大於身

抵昭德曰臣觀其膽乃大上上

日無日以為塗有爭乎日無日以為塗有爭乎日有之理日夫皇

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並封是驅使必爭臣知兩

不安三列宿章法為庫部與弟吏部叔謙

昌章詩諫玄宗殺貴妃以安戶部二妙章知人為戶部郎中

詩郎官家自叔謙後至郎中此見必大吾宗

識清貞古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太白山思復少

里人呼坊門為宰相宋務光上書曰大塞變應天實

繫人事今森南即開坊門豈一

市能感發天
道哉故蘇莫遮
呂元泰上書此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駭馬
胡服名一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
其包炎產毒毒
其濟諫顏丹日金石性託酷烈
未易可制
大和通選
海峽哀古今詞章續文選號一當
時文士不與游者皆不取世恨其隘
達散之生
龍顧必義可為
則不安
以下摩上士甚所患
贊大然取名家多
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
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選
主賈直進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常弊也
曾三三相鄭
七穆
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他日學十大集日用折武平一日
李何平一日慶父叔牙季友相三子也至孫凡九世叔孫
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
故稱七穆子罕子驪子良子國子游子申子豐也一坐驚厥平一則曰公
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
皆以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不知平一條樂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
請北面聞
合生歌
中宗宴兩儀殿胡人唱言渡歲平一諫曰
伏見四夷之樂比來日盛流宕始自王公稍及
閭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犯主情貞或列王公名實諂歌
頌舞名曰一夫禮儀而不進則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請罷之
是子
且有海內名
李又字尚真年十二善
李下無蹊徑
又與宋瑋同典選事請
謂不行時語曰
有宰相器
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
李氏花萼集
又與尚真同尚一孝謹又俱以
文章自名同為一集號
蘇賈
皆以文稱號
兩朝盛典皆出卿家父子
西貢至字幼卿玄宗初傳位至當攝冊帝曰昔先天時命
乃父曾為之辭今命卿又爾為之
可謂繼美矣
保桑梓
者鄉里舉焉
至議選舉曰
今復得子矣
白居易字樂天號愚絕人文章未冠冠諸儒況況吳
人恃才少推可見其文自失日吾謂斯文遂絕
醉吟先生
居易弟行簡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
香山居士
暮節感澤
歸隱種樹石樓香山鑿八節潭號
香山居士
國道經月

不食葷
號九老圖
與胡果吉敏鄭據劉真盧其德渾伏兼謨盧詩
一篇易一金
文章精切策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
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難林行賈
售其國相率一甚
元白劉白
初與元稹劉禹錫白居易號劉白之
偽者相顧能辨之
無兩字
生七月能長書姆指
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
君之才當
自光大
相彥範字士則以門蔭伏
仁傑曰一母郎于初
三思机上肉爾
誅二張也張柬之勒兵將夷諸武薛季昶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清涼之
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一留為天子籍手季昶歎曰吾無死
所矣後三思盜朝權同
喜入先語
薛季昶剛烈然
以爲
功者曰死我者相君也
語遲者神定
楊元琰字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胡頭
應祝
敬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說計請視髮事序看還
官封中宗不許暉戲曰一以多髯似胡元琰曰功成不還
亡我不空言後暉
等死元琰獨全
昇尊銘
崔漢博綜經術選謝吏部侍郎嚴挺之
命張柬之之雖老宰相才也
張柬之字季良
召時年七十餘對策第
一為荊州長史武后謂秋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
實應求壽壽壽壽道足矣豈文士能與天下之務武后用之必
盡節於國他日又求仁傑曰臣為
張柬之宰相而為洛州司馬非用也
五王
相彥範字士則門蔭伏
仁傑曰一母郎于初
三思机上肉爾
東之漢陽
回波舞
崔日用侍宴內
平生所事不專
皆郡王
始謀
日用曰吾一皆當時制
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
婉息不訾
王毛仲為監
牧一初監
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半皆數倍從帝
東封取牧馬數萬每色一隊相間如綉天子才之
武而已
魏元忠諫曰一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
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夫才生於
明鑑所以照形事
世世貴須才何時不生才何才不資世

所以高宗問朕何如主帝問

知今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

元忠曰劉蕡器行副於才今七十為尚書郎徒

臣猶鹿羅織之吏如獵

肉為鷹頭蠅廟垣鼠豎刀亂

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宋璟見韋

德遺範盡在是矣數曰

使事元甫以判官實錫善訊覆支以鳥羽

載報變以每食視庖中所弄猶不

訕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指法

不失恭韋斌性質厚每朝會不敢跪立

萬錢以治喪郭震字元振十六為工

振舉以道之無仕至宰相而親

少落不實名氏夢人遺雙筆李嶠

宿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前與

臺無長官蕭至忠為御史時大夫諱

天子嫁女皇后娶婦至忠

源乾曜自言類蕭至

遠平吾以其一力士曰彼不當負陛下乎帝

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其殆不謂之賢哉

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

天下之正贊曰唐史臣言一二人道不同同前稱房

杜後稱姚宋唐三百年輔弼不為少吾忝州牧

高下自有體蘇環字昌容歷朗餘一刺史時來後臣州

平為揚州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多識臺

省舊章環明曉法令一燒尾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

言輒覆誦蘇頌字是頌一日千里馬載曰古稱一覽千

父子同在禁筦為中書舍人時環同馬公徐之

不然手腕脫矣玄宗平內難獨在禁中時環口所

思若湧泉中書令李嶠曰舍方美官缺每欲

用卿拜中書侍郎時環曰給食

自頤始加知制誥蘇李何媿前人時李又對掌

世李嶠味道文擅當時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

相宋璟曰一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蘇可替燕許大手筆

與張說以文章顯稱帝愛其文曰卿所為

其撰朕當留中詔令署臣某撰李德裕著論曰述世

帝后不志碑詔立詩陵碑頌曰前世事不稽古謂

家有子環子說字延言說子糊名較覆所對第

一張說字說之或字道濟武肉非黃羊不畏其食

血非野馬不畏其刺說持節慰安阿布思等或以

當見危致命亦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宗臣帝欲事吐蕃說請講

吾效死秋也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宗臣帝欲事吐蕃說請講

為集賢院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宗臣

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權焉宗臣

草朝廷大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長引天

精壯長於碑誌學士本無大稱江山助為文

詩益樓說人謂得學士本無大稱江山助為文

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陸堅以學士供擬太

而所益大陸生注均考子曰亦能父為也書於人說授京官考

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挽此翁婦遺壻非天子賜

記細考上下時不以為私再世

稱賢宰相贊曰蘇環蘇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諸史提要卷第十三

唐書中十三

起列傳第

兼直愛者其魏公乎

宋璟開魏公曰魏公乎

伴食宰相

事皆推而不專時議

奉身之具

止一布囊

事皆推而不專時議

奉身之具

蒸豆兩器

日晏設食

題贊廳事

不墜家風

南山可移判不可搖

國寶

百番

遺金陰

埋幕下

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

遺劍中流契舟

以記

冠

紫芝白雀

扇賦

笏囊

風度能

若九齡乎

千秋金鑑錄

初千秋節公王

若九齡乎

千秋金鑑錄

初千秋節公王

若九齡乎

千秋金鑑錄

初千秋節公王

若九齡乎

千秋金鑑錄

初千秋節公王

若九齡乎

千秋金鑑錄

初千秋節公王

若九齡乎

千秋金鑑錄

初千秋節公王

若九齡乎

千秋金鑑錄

初千秋節公王

若九齡乎

事總十章號曲江公

肥矣

衣裘茵衽十年一易

貌類父不視鑑

息

一官自進賢耶

名

宰相時來則為

今君四俊苗呂崔負

出瑞錦以示和解

武夫

孟酒解惡儒者難犯

奏議有宰相

體

天下無事而

天下無事而

天下無事而

天下無事而

天下無事而

天下無事而

天下無事而

單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三三相張家

出二息補

外以示自近始

堂封自此始

唯唯聯署

張氏三世宰相器有所窮

後來王粲

朱點

不畏侯卿杖

不熱

聲析句

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國

忠

屏渠

許舍人文得中和氣

情為左臺侍御史以剛鸞

為治所居人使畏懼呼

計其先與齊王丘仲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

行若登仙

席公

書不作草字

冠冕

解事舍人

有裴馬後有盧李

多田翁

人所利合釀為歡

伏獵侍郎

真嚴挺之子

蜀道難

辟靈手

碧鸛雀

以情立議

必以為貧公使妻何可以良求人年妻竟

以情立議

必以為貧公使妻何可以良求人年妻竟

廟應月樂竟自一日廟事息畢則作上以盡事君之道

下以安大臣裴濟時禁屠殺尚父郭家奴等羊請列奏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為庇之謂笑曰尚父方音

乎陽嶠為御史或曰嶠不樂押彈指序範曰一撫孤姪與子

均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

耳嘴當日年頭月尾孤經絕句楊瑞字瑞光奏有

大義乃取且今習春秋三家微傳者才十二

可易李尚慶奏廣州都督選人而抽金華山生金采之

可以富國李適之義相與李林甫爭權林甫陰賊好福慶之曰

林甫曰知也蓋美華山下本命王氣

之舍不取以開帝以林甫受已而導之欲粟賤追李峴

李峴為京兆尹易政得人心出時京師米貴百姓謠曰一吾有勉乃知朝廷之

尊李勉字玄卿從肅宗於靈武聖德皇帝時武巨城無法

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茲邪

也德宗問勉曰東謂虛也虛即置餘金棺下勉少貧後

諸生共送葬生疾且死出白金曰無知者幸以此葬我

餘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客後其家謂勉共營墓付之響泉韻

磬勉善鼓琴有所自制天下寶賦日五色李程字表目

之八埒學士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

裘不可改德宗季秋出政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

卿朝廷羽翮也程辨給多智然簡傲無儀檢家為文

車載斗量把推挽脫功子名知幾言臣無

史通子自以見用而志不遂乃著一史通

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夫有學無才猶馬寶操金不能

有異行朝有諷諫猶髮有梳自知者

為難太宗謂宰相曰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良史疏敏事

今重孤世謂外家之寶韋述父景駿為肥鄉令從到官元行

得遷固述舉進士時方少賤貧陋偶考功宋之問曰重子何素述

開元譜述好讀書見柳沖所撰姓族系錄每私為嘆之

黃墨精謹述書二為卷皆手校定一內秘書不韋趙

兄弟人之杞梓韋氏之顯者考次詞學則承慶嗣立者

時趙冬臘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口補侍臣圖

贊以問宰相無知者遂召又至答曰此聖用中侍臣圖也口以誦補不

失一字帝曰南照

如子可使我急賢諸子不可

使子因舊見我沈傳師字子言舉進士時許孟容權真

可闕事不可多事

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

可闕事不可多事

嘗釋其史而論之曰：知幾以來工訶古人

而拙於用己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勝耶亦有待於後耶

何一流木脩堰是時渠場為勞毀梓木無所出特寄稿于梓

一首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至忠祠在朝方

取之修堰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高償馬直

馬寅少唐軍精得體純那歌先是人唱一有揚州銅器

皆大豎修拙也優為父楚歌每身其壽以所產陳其上若廣陵則銅器

之類陝府崔成甫以堅輪物與歌聲叶更為得實歌自曲至是衣樂

中情解洽齊聲應和鼓吹合作帝大悅得實歌上此兒此

才欲見容當世難矣深置不九既被誅其半視

曰兄弟皆六赤餘一胡不驚擊狼噬前少與大獄誅不附已

便我少體弱邪世哀其言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

者以缺刺故倚之餘使中外段其權於第左建

院文書案委吏爭入自雨亭

引泉激雷擾民竭利資曰夫民可安而不可授利可

槍哥舒翰遇吐蕃杖軍為三行從熱洛何

槍山差池下餘持近舉無熱洛何

三人和解尚食生學狐向窟嗥不祥

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受輸曰諺言以忘本

也兄既見受敢不盡心操山以輸識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牙干

折祿山反帝以輸為太子先鋒兵馬元帥師始東先擊牙干

李郭李光弼與郭子儀齊名世稱

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

李郭氣色益精明

李郭伯儀雖敗

其忠可錄張伯儀詩李希烈中流矢師却失所持而卒請

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者遠難恭

黑子似顏平原柏良器字公亮父友見之曰

風贊曰李光弼報然有一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

人拙於謀己又因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安待內擢

圖今日復見官軍郭子儀從廣平上破賊入

再造卿力也入朝帝遣具軍容迎漸上勞之曰

果吾父也使國懷恩說吐蕃回紇等三十萬人還

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其死其大言曰諸君同難難久矣何忍忘志

是亦回絕捨兵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惠也

下馬拜曰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惠也

變及八帝旁之號泣曰日久主兵不能禁士戒人墓令

得人名而子儀

人臣之道無缺焉子儀入

二十四萬居親仁里四分之中通承家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

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

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皆皆貴顯朝廷

諸孫不能盡識至問安領之而已富貴考其終始

日月神明扶持贊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紅子儀日

子西走唐若養游然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時子儀

兵柄然朝問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時見虜壓以至誠

忍沮謀唐命方亦亦由一者哉及光弼等畏逼

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倂

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

德茂 陌刀 李嗣業安西軍中初用一而嗣業尤善每

大將 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至誠所感

解醒具 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

好方士 謂不死可致

風度沈整

索虜情辭吐華暢

大言無當非宰相器

盛名之下為難居

功然一夫名聲則貴望備實不副則皆深使理還時承平從容懷德

不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陳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成

重權近希進取

史猶漁獵

即天子之福要在養人

內道場上是子精神

要大於身

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應

要人欲而議者不之貶

德茂 陌刀 李嗣業安西軍中初用一而嗣業尤善每

大將 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至誠所感

解醒具 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

好方士 謂不死可致

者山人 肅宗即位物色求訪會必亦自至馬見陳天下所以成敗

葉以進 李懷光叛歲又饒厚議者欲殺之帝憐問周已涉破一

不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

主相造命不當言命

壁圖書府

靈駕以謀身利

春秋啓塞從時何魁岡為

家傳十篇

人也異哉

建上幸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拔擢并立朝廷是

其功大於魯連范

必之為

不可當緒帝曰

其功大於魯連范

必之為

不可當緒帝曰

其功大於魯連范

必之為

不可當緒帝曰

其功大於魯連范

必之為

不可當緒帝曰

曾謀有所密合皆付以政當時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
寧三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乃復用蓋以惟自置而為之
也
居鬼谷 家傳言涉居一而史曰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
為而曳白 苗晉卿字元輔掌誼以張與為第一樂中丞倚之子議者
然 然帝御花尊獲寶實與竹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

望縣門輒步 晉卿以公門下况父母邦平時美其恭
宰相對小延英 代宗立晉卿以年老為左丞相入政事

宰相對小延英 代宗立晉卿以年老為左丞相入政事
卿始鵲巢碑 論巢碑上 賊不傷松檟 賊入上堂矣

無傷百官簿最一省無遺 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
氏松檟 無傷百官簿最一省無遺 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

曲貸中傷 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
不書其惡 傷若以晉卿為善則當公議 僕射中

此等自謂清流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超拜同姓名者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待上賓惟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凝塵滿席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閤老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品裁清允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不使朕致太平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集城門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豚魚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品裁清允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不使朕致太平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聞其言必內愧止 前使約未嘗問生事雖分屬
經詰微趣 一見即詰其極 毀堂皇滅賜從

音樂 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音樂 日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屬取百數省損十餘騎中書

貓鼠同乳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貓鼠同乳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除吏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除吏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幾八百負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幾八百負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留語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留語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以李正己所獻就賜將士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以李正己所獻就賜將士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手弛檻縶縱虎狼焉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手弛檻縶縱虎狼焉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去聖教為異術不若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去聖教為異術不若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速死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速死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代尹擇令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代尹擇令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非陛下所宜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非陛下所宜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卿儒士乃知軍戎萬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卿儒士乃知軍戎萬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里情乎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里情乎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頭可斷而舌不可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頭可斷而舌不可 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曰明公昔爲第... 吾等視柳宜城真拘
俗之人哉 漢警辦好謀與之交如也... 當饋而數恨無蕭蕭目
儒者 處厚 居家亦循易至延爭競然不可回... 姿狀如甚
質自高 高適字達夫年五十始爲詩... 年五十始爲
詩上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
所須 元結父延祖三歲孤祖仁基曰此兒且死我因名而字之...
一第恩子 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學...
浪士 後家漢漢乃漫郎 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
漫叟 浪者爲其不相識從不相知加帶茶管而...
求良吏不可責文學 薛在時舉堪刺史...
巡對 德宗下情不達因

三十欲以獻上 大曆八年晉州男子郭說以麻絲繫持...
胡椒至八百石 戴死籍其家鍾乳五...
都盧尋檀荷 郭以爲文武才略...
文藻雄蔚 楊炎字公南美須眉...
家人奔綠袍木 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諸者稱...
喜鵲 愛每由外族子爲給事中...
巨床 初政事堂有一相傳此者穿相...
救敝者莫若德 李元為

也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

瞻允斯李叔明字晉兄仲通字向皆為京兆尹長安人神童劉晏字士安八歲

命張說說之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雖請旁午號國瑞見授穗以輸代宗時

京師米斗十錢禁騰運之利害各有四要乃按行浮淮

不兼時向農河壩得利無畏人牽制乃獲善元載以為云云載得善即盡以

事委是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送東歸

勞曰卿朕卿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朕鄴侯見歲入千二

自是關中雖水旱不期責百萬而推居太半第五琦始推鹽法軍興代之

乃什之錢流地上自言如見朝謂馬士以鞭笞鞭笞上士有

祿則名重於利無榮達則利重於名惟奉文書而已

申諧戲不敢隱所任者雖數千里外管蕭之亞

其功陳謙以為船頭捉驛白著

始以官船而吏主驛無名之效正鹽官法以神用度二害三

勝或議晏不直厥教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

則復重徵矣又賤給近虎幸吏下為發強得之多弱得之少以為二害

治之弊所之權爾他產尚在稅以出之易其難貨因人之力轉於

官自用則國計不憂出救業之權運散入吳中四士

村閣下戶力農不能請市轉相詰詰為二勝乾元

重寶以一代之十琦錢錢一又鑄重規敢掠一美

以邀二罪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迥為上下考強宏曰今軍在

制上阿客則下朋黨因較所入如晏定多之年

字今歟自晏後職廢不振賦入股耗耗在職

於吏事至治家勾檢系所積蓄如公用斂不及民而用度足

養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

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

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年兵數遷學陋生莊枕圖史

且不能自措于詞李德裕字晦為相時部病取士不

信朝廷升儀朝廷羽儀見龍章鳳姿士不見

用摩頭鼠目子乃求官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按

罷賜食諱堂封常東故事日出內府賞賜宰相家可十

十得五賢愚猶半趙憐字退翁為官六議曰臣嘗

十譽之未信一毀之可疑又曰陛下委重

無憐又不備知也訪之衆人衆辭然臣四夢崔遠字玄寧

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弄解會廣更

正則三人充善居上元好言當馬奔蹊不過傷臣拾

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之或犯清蹕齊映為德宗取道險

幸不再吐蕃入寇威言帝欲八尺餅張延賞助

管江西兩觀察映罷不以罪責復進乃拾餽貢獻以中帝欲

初謂潘徽銀餅止五尺字篆為江西獻六尺餅至映乃八尺春秋

不以家事辭王事

盧通字子玄為尚書右丞元貞攝相

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而有大功喪致有
善喪者有疾病則舍不奉祭無忌日不受替者雖令忌日與吉且一
今攝祭特命也且以常令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
在特命勢非所宜遂抵罪

開禧帝於元德宗間政治之要攝曰一乃治帝曰朕下詔求賢才又盧
宗道須能者用之攝曰然止得求名文詞上焉有有道賢人宗道
舉進

耶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

耶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攝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攝任宰相其德厚可
鎮浮動乃拜平章事政一決於杞言論事帝前攝意不可避生欲言
杞目攝止退攝攝

淺耶李希烈賊攝盛稱李元平使和汝州元平始至募工築郭希烈
元平乃以其代實參攝中書令

子來耶

侍中贊皇曰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車
管從容連曰攝中書令臣朱病不能事臣請代朱事宣詔詔有車

一乘而圖書半之

不及義合

李蕭邵趙

欲寵其門一日並命

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

司承風諭死鑑不直之乃白其母曰嘿則負負則則

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一達正其罪而錯賊

爾

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

適從何處來遽集於

此元稹倚官知制誥儒術厭厭之會食瓜地

石李絳字深之燕宗盛與佛祠伴臣請立石紀聖德使絳為碑上

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竟齊至文武

之帝曰異時唐孝童

章摘句不足立功

戴頭來矣

大謬盡甲秀實乃解佩刀還老雙一人持馬至臨門下笑曰殺一老卒何

何欲以亂敗郭氏勝出即叱左右皆解甲秀實曰吾未

傲天灾犯大人擊無罪尚不媿奴

諫邪

曰乃我困汝自製寒暑寒暑已馬以代價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謀

用司農印

客端乃一

牙也

御史雨

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

及奏至大喜曰朕不識

使人何日長安來

李希烈陷汝州乃遣真卿往希烈問儀式真卿曰老夫耄矣實掌

國計所記諸使朝觀月拘送蔡州使開數等字真卿曰有詔宜賜死

曰從大梁來鳥曰乃逆賊爾何詔云 **魯公** 其卿正色立朝剛而直

曰天下不以姓 **為人狗** 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

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魯公獨以爲合要操山

之鋒功雖不成其志足稱二子行事雖千五百歲其美列言言如履歷

日可畏 **萬人敵** 李晟字良器長六赤年十八從王忠訓擊 **錦**

而仰 **裘繡帽** 晟每與賊戰必一自表指願陳前夜光慈之戒曰將

今見之奪其心 **陛下安在而恤家乎** 晟家爲賊所害

耳懷光不悅 **榮感退國家之利** 晟中賀曰一速用兵者

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日士大夫勸

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處

中歲則我軍自屈 **興元聖功錄** 傳宗符蜀東結來晟功烈

漢晉曰非所及也 **致鹽靈座** 既薨城鹽州以新鹽賜

得滿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 **却女歸寧** 正歲崔氏女歸寧

有犯無隱耶故每進對 **不避** 宰相帝恩厚乃

特賓客即却之 **擊鵝鷺以亂軍** 旬日踐父兄兩

往亡 **不獻馬** 李聽穆宗初立幽鎮及善名

聲 **不疑不怨** 宗

鎮 **不疑不怨** 宗

一儒哉 **拔**

而示之心 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使挺身至城下日公等

從吾言非止免禍當貴可遂也末對曰爾以吾爲欺邪 **宸泉台**

今不遠數步可射我 **衡二銘** 帝賜以言君臣相成之美

耶 惟城所奏論不盡從可

貞元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禁然則姑息之 **屈己好士**

耶 **忘年交** 陸贄字敬輿十八第進

上客以五百緡爲謝 **沛然有餘**

語三日奇之請爲 **沛然有餘**

夫人一日費贊正受茶一串曰朕不承公之賜

侍奉天機務填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曰數百贊初若不經恩遠

皆周靈事情衍擢數復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

獻瓜果則受之官彼忘軀命者有

以相謂矣 有獻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

必欲得帝心厚賜之可也 **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

名 **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

中載可否 **不感動流涕** 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言謝天

抱真入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放令至山東士卒聞者 **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 **古**

今集驗方 **炳炳如**

丹

為後山法——帝所用才十一唐昨不競地哉

臣向在蜀知

者名此縣是朝天子行——以獻帝嘗過

等白望

是時有者主官市置數十百人開物庫左閣之

相同捐

元已官西江特詔賜鞭鞭賜之日為節威寒弗渝

為兄

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防與實參

防尹京兆

迫防使致仕防鮑謝防於詩尤二有所感發以護切時敵

此日

坐牢相餘念耶

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

樊子——九百餘篇雖意稱

阿旨

左右甜紫自安耳若反復餘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為不少

新巨云

何以能進叩鞍一視——不更無輕每有疑候時其時

九指

撫盤中其弊初無留意眾畏服榆非人所蔭玩

街樹

殘有司蔭樹其空凌曰——陰樹上不若恣其

易以掩

及成而凌已上指樹懷之

不道以歸於人

虛與字保衡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君

九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割下以救之如

子孫

是天府不道之家——前蒙驚其言遇之如

簿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

為郎滑判官有善笛

重職

笑曰大將父在軍積勞喜雨五色鵲賦

其才見

曰後來英見怒猊扶石渴驥奔

泉

始浩父端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書書四十

字幾道尤工詩聞江淮間節義晚殊疎——三楊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負揚臨賀肯負國乎——章至藍田與時相友擇累無

金府最負半千數為公卿稱贊文
詞猶青銅錢萬選為中時號
成秀飽少理致其論著率該
新羅日本購其文武后時中人馬
仙童點點問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監官曰國有此
人不用無能為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
傳張薦字孝舉未泚反說三家同歸于善德宗以誕日歲
姓名伏匿城中著一豈可復治筆研
於其間哉王仲舒字弘中稭宗每言仲舒之文可思家宜為給
不樂曰有古風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幸新進少年居
諭蒙書為仇為禮泉今縣多羅猶數犯法仇為著一
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號南仲舒曰一先皇所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獨孤及為兄時讀孝經父
涕粥紛麻及上疏長安城中白書療癰者必決
之使潰又曰一今兵之為患猶笏擊臣
延齡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酒酣少連起
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擊賊臣
御從旁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情
竊以金內夏卿陳中夏卿一執誼大隱洞
多聞晚歲將罷歸夏卿性通關
署其居曰乃謬稱名以平仲對漢宗正色問之
不及識婁郝殆斯人類乎映秋曰一夜
登城擢守者為郭岳觀察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
棚東嶽西南通鄧州川谷曠深多廢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運從
提腋士許孟容字公範一驛名廣道工徒有誤曰此處人

以避征役不可許矮子勸吾食輒飽李汝母於其孝二宜
去孔戣字君嚴為左丞以老自乞韓愈曰公尚壯何去之果曰吾
順節班見百官孔緯字化文天武都郎李順節廉平實事
容我不時徇不樂嗜日一又可以進乎遂移疾言
家法者尚韓穆二門嘗推家令訓諸子四子贊賢
世以珍珠目之兄弟皆和粹一贊少俗然
嚴其後郭士沃民劉非用威其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德皇堂
兒也柳公綽字寬生三日由四方病飢獨能飽
乎一歲歲家雖給而每飯不過榜死乘馬不避者公綽
亡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有吏納賄舞文二人同吾莅官未
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嘗曰一一子熊膽丸仲

不以字識錢
會製錢法
字識錢不答既淮南諸會昌
字久之借反取為鍾欽示

輦轂之下先彈壓郡
仲郭為河南尹以實惠為政
烏集

庭樹
初仲郭為議議大夫後勿還為必集升平第
父子更

九鎮五為京北再為河南
其述略
家有

書萬卷
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閣下者幼學為仲郭李
又類所抄他書凡三十篇號初氏自備

天祚長曆
子妻
納

非速客不二羹歲夕
三

食齋葡萄而已
三
王

工貨釵直七十萬
王曰七十萬錢宜於

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
有七十萬錢其可及乎

筆諫
夫行道之人儒行文學為標正直剛毅為標

官人以
可一日無哉

蠟液濡紙繼之
充翰林書學士香夜召對

子建七步
帝曰朕有一事連成衣久不時令中春而承已給

爾乃三焉
賀我以詩官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

夏日聯句
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夏

夏曰聯句
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夏

夏曰聯句
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夏

書法自目一家
聖字聖聖五十字曰鍾王無以尚也

銀盃羽化矣
言何則者公權笑曰

定其華清宮
子華公諱諸父也代宗將幸華清宮先命書子

吾未嘗以氣海暖冷物熟
用投國中三日不還

辟雍
辟雍教字正禮言一以訓言之聖水環繞如堂無以

雷霆之下君難獨處
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澤官故前世或曰

龍樓殿
為太子侍讀

三足記
字長

我始不願仕正
事請人君足食足兵又得士天下可為

謂此爾
切是神降戎佐福建府先是馬總為官人誣賈東州

取鐵燈檠橫膝上
私飲為武士所害

占領圖供軍圖
度支

是家貧不可妄求取
定其費於利無益也

是家貧不可妄求取
定其費於利無益也

是家貧不可妄求取
定其費於利無益也

是家貧不可妄求取
定其費於利無益也

是家貧不可妄求取
定其費於利無益也

是家貧不可妄求取
定其費於利無益也

居業少極獨行已今集仕四朝其標志明所望於人急而自承鹿角
曰標不及親友而修僕幸者吾鄙之自至德後方其亦非必道內使持健
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類天子唯恐不厚於一
使至納數百萬緡金帛每命餘慶必誠使曰

古言 不曉何等語人替其不通時 **馬萬蹄** 上南鄭相

北鄭相 時與從父綱家照國坊頗第 **粹擯經史** 為要

錄 子幹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卿今子而朕直臣也

為小朝廷 鄭從讓字正求為河東節度初自擇奉佐從讓即美

士人 言 **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

以私 鄭珣珣性 **吾可復居此乎** 王叔文授政後一日

出 君相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 鄭朝奉進士

四聲 權德輿字載之四歲能賦詩辨思絕倫無不貫綜自始學聖

有補於世 摺紳羽儀 紀十常七八雖止無外飾其福藉風流

元和中 為 **安危在出今存亡繫所任** 字敬

詩對 天寶治亂分 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臣謂祿

辨南陽之贖允符東海之貴 日我為太子時

力也 聖曰此先帝意臣何力且陛下向為淮西節

聖人不畏多

聖人不畏多

聖人不畏多

聖人不畏多

難 贊曰 畏難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

華夷圖 地星圖海內華夷三

以貨

夢名畢

小杜 牧於詩情

通典 稱才過劉向傳以為未盡因廣其闕余益新補

夢名畢

小杜 牧於詩情

氣魄且盡助我成之 楚表

金鏡書 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為我輩人

金蓮華炬 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並

無解及第

砥中而玉表 贊就佑焚香呼佛大木高

負庫贖庫季庫月庫 裝廷謝素不喜

白衣宰相 謂之

無解及第

無解及第

無解及第

無解及第

通者謂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頗復頗多
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詩豪又言
行推仰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敏柳柳州爲柳州刺史南方爲進主者走
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
爲文詞皆有法出號
韓愈評其文曰
崔蔡不足多也
廟於羅池戴良物人懷之記言降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韓愈題
碑以裴垪爲李吉甫疏三十許人李吉甫執政以情謂裴垪
曰吾落職還書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猶吾情不及知君精鑒爲
我言之頃卿雖略曉三十許人吉甫藉以爲子朝廷天下翕然無得人批
教李吉甫叔輪爲給事中制有不便說教見批得之史者謂裴垪事遠取筆減
宰相字王鐸折道義裴垪等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裴垪相
裴垪以筆塗墮耶落曰勢迫矣手其去日不可違矣之權德輿失色曰不可應別爲
與令君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廢禮部侍郎重於宰相
本貴之名純以字行爲檢都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流範焉裴垪
宰相曰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
重字帝東宰相上見呈身御史韋澳御史中丞高元裕款
東宰相上見呈身御史韋澳御史中丞高元裕款
之耶澳曰然恐無處分語宣宗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名
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和袖大題爲蜀嶺袍覆而去韋澳
後帝敕敕刺史人人驚服
士德宗嘗幸其院草地從
會飲方復帝以妃
試和附
山林友蕭枯精書畫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識其真者然不以應事自篆與韋溫善溫號簾
環付船坊以鍼箸王鐸性纖喬雖珍瑣無所遺官嘗
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張萬福德宗以爲福名涿州刺史名謂曰先帝
改國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若國有直臣天下無

慮矣陽城年輪聚延齡事伏聞不去帝懷慈左右不測其禍大焉
曰一吾年八十與見盛華福猶見城郭之天下益重其名

西虜道其名以怖啼兒射白鷺
今于國日得生石碑初封劉黑水次見白鷺謂東曰

裹樣節度于嶺字允元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下惠而後於
者號上初稟有紫微天下以為法至明曉變故方時不

飛雪將杜中立為義武節度使時年三十三歲時海潮民
苦之中立置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

曳繡為颿未有錦纜杜亞為淮南節度使日夜
方民為颿亞欲颿乃樂結成使萬人衣油絲衣及水不濡颿

易辨則難慶度字中立憲宗曰朕惡夫謝當著度曰君子小人
以類而聚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道類而

中書典選帝曰朕宜易辨之度度請入朝李道言大懼
喜曰君子小人行判矣偽誣度請入朝李道言大懼

有口誠難以度平元清也都城東西門六民間以為乾乾而度第
里直第五門乃官名應國識第據同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天子明其

乃復步綠野堂
時國堅壁據城據神道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

具陳節示臺號一歲其下
臥護北門開成二年節度使

度野服舊散為文章把酒窮權臥護北門
慶度字中立憲宗曰朕惡夫謝當著度曰君子小人

賜詩上已宴曲江度不赴帝
曰注想待元老誠難

威譽德業比郭汾陽度
公詩故示此異日可和

不愚其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天下
年兒用否其

風烈右唐列傳第九十八終
諸史提要卷第十三

諸史提要卷第十三

諸史提要卷第十四

唐書下十四起列傳第九十九

八開十六子李達吉字虛舟其黨張又新李續張續
任要劇故號一有所求請先賂元和體元稹字微之長於詩

關子後達於達吉無不得所欲元和體
白居易名相時天下

元才子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
蘭亭絕唱在越時

酬和故錢湖素望之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
可益傳時號

九牛僧孺字為直臣坐貶當死帝曰直臣有才僧孺曰彼不才
者持錄取容耳一持山朱泚以才通人故亂天下帝其言

錢千萬不納初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賄權貴而弘公
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至其家收貨賄而弘公

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陶覽以城
樂賦葉子於其情

五年事畢太平無象
文宗御延英召宰相曰公等有意

人無復憂太平無象
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等

宰相不能廉潔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至無
上不憂下不怨僧孺未至盡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

他相曰上貴成如是歸仁里
僧孺治第洛之

古器以比君子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賜昇梯

龍勺見人皆有父幸無駭驚
僧孺子爵通於

子扶登與歷階路盤擊其首持與不見王筍
李宗閔字損之與

行中書李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文宗曰而知朝廷有
平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陸下用中士無私者

破矣帝曰眾以楊度為張元夫蕭幹為黨德裕請出之帝即以度為

常州元夫為汝州蕭幹為鄭州宗閔曰度為位給事中不容在元夫下

俗居外父不如臣之詳度卿日見有子弟世號爾嘗詆鄭

為妖氣今自為妖 虞卿以京北尹得罪宗閣 去河

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李訓鄭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

駭異連月寧時帝乃詔宗閣德裕姻家門生 左右佩劍彼此

相笑 楊嗣復與鄭重論朋黨嗣復慶門慶始見識於韓愈

上下門生 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事門生出迎置酒第

先人舊貲安可奉權臣 鄭重子子然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廬以廣

盜儒 宗閣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當私曉實幹學

一指置棺中 齊辟字并判

巡路傍江南一吏耳 群見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

聯珠集 群與兄常半第序重皆為

不以覺微自賢 即移疾歸不以覺微去自賢

聶唏翁 筆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

欲趨舉場問蘇張張猶可三楊 血被

殺我 楊虞卿依柔善諧麗權幸倚為益利威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

黨魁 宗閣侍之甚厚就黨中為能唱和

其言變 大和九年京師一鄭注為帝治升小兒肝心用之

民相驚 不悅注亦內不安言語出虞卿家因貶死

民相驚 不悅注亦內不安言語出虞卿家因貶死

纒若可聽 韓愈字退之為陽山 膜唄 雲迎佛

多以其姓字之 今有安在民

三日乃送佛伺王公士人奔走 鯉魚

至為美法灼體膚委珍貝愈諫之 鯉魚

半豚投於水而祝之數百 韓門弟子

名皆稱 文章與所宏 不蹈襲前人 推為之清然若有

深與楊雄西河相表裏 不蹈襲前人

皇南漢遂不及遠其 投金瀨平陵城

勞排細賦詩書多 貞曜先生

上平處下顧二謝 郊島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

警句 張籍字文昌為 近拾提而遠取居易

漢字持正 裴為東郡守

馬鑄 鑄字季常

三千字 三傳何遜

兒欲蜂蟻取其流 啗兒臂

盧全 自

號一月蝕詩 嘗為

賈島 字浪仙初為浮屠名無本韓愈教為文遂舉進士當其苦

吟雖值公卿不之覺 一日見京兆尹

讀書 劉又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為使

人得耳不若與劉義為壽 義則又彌縫若親屬

斗贊自愈誤其善接僑士游客錢微字時亭居城報
言大行一一字不可益梁字謙為史見微取
之在義不在官韓公武道微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
需耳語語崔威字重易裝度來觀劉樞楚等悉力振却之他日度
由官額上罰爵度笑受而飲造詣新遠咸素有高世志
松菊主人人皆欲之吾年五十試鏡懶白冒游少年
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選德進賢初不計私林學士與章厚居增學士表微為路隋厚以諸
將為不槐而漏明六三傳摠例父事表微因曰隋位素入且翁右奈何表微曰
春秋病諸儒執一是是非非抵帽于地高深字澄之為禮部侍
給然者一會經郎時士多難權要干請
吾史以至公取之這圖事分吾老不能退乃為小兒
所辱高錄字權仲為太常卿常引體生傳士李慈見曰故事權仲
不補白太常故權仲不奏傳不其罰小史慈舊與錄數
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高錄
舉文宗自以號界有謂曰此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里白陸下
矯革近制而錯乃能為陛下得人帝曰諸錄奏太淳華宜貴書記以
誠流定李石曰親誦送客西江詩賜瑞錦見上西頭
勢重南衙樞密權過宰相高元裕後宗時官監
山谷間是餅豈易具耶高少逸為陝號觀察使中
餅以聞宣宗鄭書字子清所老居閉積
日一七松處士為隱嚴肅松于庭號

錢坎李書卿母鄭治家嚴始貧乏時治墻得精錢傳婢奔告
臺為御史大夫三月將仲輔政景諱名素出仲右而宣宗擇相書卿
除大夫百有他官相者謂之一擇相禱憲宗神御前
見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為左丞將仲崇
上客蕭然景諱起善逐我留吾顏其厚耶對書
辛爵仲曰無宜於公黃逐我留吾顏其厚耶
華文宗時對策切直是時第某官差伏以為過古見董而畏中官不敢取
上人讀之至感泣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遷者二十有三人所官
皆元顯常務卿得優調李解上善鈞揣人主意
名仲言持辨王山人文宗使求戎服號與億探人
激昂可王山人機辯橫生監王守
度隱鄭注多藝諷諷校機辯橫生監王守
聖恩曰依卿也將軍試與守機辯不納既飛廡複壁注
室和里通婦聲紫雲樓采霞永卷
亭文宗嘗錄杜南由江潤有官報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樓
族注本姓無實為鄭故當時號鄭及用菌生帶藥化注
注敗前菌生所服帶家書多與祕府伴王遲前
中藥化為龜數萬飛去家書多與祕府伴王遲前
以厚貨鈞致或私以官鑒垣之重機秘固若不朱衣吏前導
可視者至敗為人破垣取金而奔於道朱衣吏前導
賈鍊字子美舊制兩省官出使得黃面兒敢爾上已百官
自門步入揭御史鍊自矜大不微扇蓋君可休矣鍊與志傳師
騎而入御步揚檢等固爭鍊曰鍊與志傳師
嘗夢太鍊寤而祭諸鉤校苛切舒元與舉進士見有司
履履夢曰事已爾鉤校苛切

事則處其中
籌邊樓
在鈞南西川建——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國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國之右其部落衆寡

言坐
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

鄒祭字達武爲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祭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飲兵

吾門令指顧群兒無敢亂父叔文兒之曰
馬勃爲湖南節度民得自摘山收茗簞募高
北韓南鄭成汭更

高與鎮國韓建等
以治顯時號
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

王潮從王緒為盜結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知本母以行給切責曰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潮曰一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殺
母猶事將軍殺
母為用子教之
白馬將軍
忠義者

真天下之大閑歟
忠義傳序夫有生所其重者身也身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夫凡捐生以趣義者軍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始一操難類萬公不吾堅也夷齊排周存商而不害士而周以與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
蒙鮑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
酌貪泉
為立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耶
五雖日及庸易吾性哉遂極飲

古事問高仲舒時事
問崔琳
高仲舒通政訓學宋瑤蘇頌多咨訪焉時舍人
崔琳鑲達政宜瑤等常語人曰何復疑
出腸
安金藏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則狀左右畏權遂就引服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乃自刺刀腹中腸出

地癖
被地而仆后大驚與致禁中命高懸納腸繫於柱
之問少而蘇后數日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
占膏腹自都至關口
髮動
顏果卿字所為賊殺衛首于橋有髮動者
若一龍
賈會有高即寶稱疾不
關中曾子
手持松栢時號

夢日墜以首承之
賈隱林為永平兵馬使
朱北難率眾起行在
宗傳其兄問家世答曰故范陽陽度副使孫曰從父也帝異之引至
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奏曰目一帝曰非朕耶因令觀察行在
金口明府手
張巡字巡調真源今大吏華南金樹
威肆恣邑中語曰
取箭
賊圍城中矢盡巡縛葉邑千餘披黑衣純城下賊兵爭射
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斫賊營突
高為矢
巡欲射賊將尹子琦莫能辨因一者喜謂巡矢
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南霽雲射一發中左目
指射浮圖
巡使南霽雲乞師於賀蘭進明進明忌巡聲威初無
出師意又使霽雲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

南
斷
事不可假
黃鶴書學問軒轅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潼

事不可假
黃鶴書學問軒轅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潼

事不可假
黃鶴書學問軒轅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潼

事不可假
黃鶴書學問軒轅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潼

義屈
巡呼霽雲曰公知我敢不死
鬚髯盡張
怒長七尺每
不遇三復終身不忘士卒居
人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
二軍望之以肅進退冷胡人務脫突雲合烏散故使一人自為賊雙
廟
昨陽至今祠
與巡同年生而長
許遠寬厚長者
六矢著面
雷萬春事巡為偏將立城上賊伏弩發一萬春不
動發刺木人謀得其實賊大驚謂巡曰向見雷將軍
知君之
嚴矣
張巡許遠可謂烈士大夫矣
辛敬甫製

兵識將意將識士情
用
與巡同年生而長
許遠寬厚長者
六矢著面
雷萬春事巡為偏將立城上賊伏弩發一萬春不
動發刺木人謀得其實賊大驚謂巡曰向見雷將軍
知君之
嚴矣
張巡許遠可謂烈士大夫矣
辛敬甫製

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蔡廷王朱此縛辱之日能省過
否不爾且死對曰此不能
屈小治鼓眾金
劉西字永夷通方調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
於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又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
何其易哉夫判者以快辭短類為體是以一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
千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採伐龍吟
虎嘯帝貴也尚類舌之威必下於蛙蟪豈不悲乎
少耕千野有牛圖果是奔騰謙直前一一牛
不能動久而引頤折其角里人看牛以飯譙
是筆他日斷大

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蔡廷王朱此縛辱之日能省過
否不爾且死對曰此不能
屈小治鼓眾金
劉西字永夷通方調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
於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又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
何其易哉夫判者以快辭短類為體是以一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
千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採伐龍吟
虎嘯帝貴也尚類舌之威必下於蛙蟪豈不悲乎
少耕千野有牛圖果是奔騰謙直前一一牛
不能動久而引頤折其角里人看牛以飯譙
是筆他日斷大

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蔡廷王朱此縛辱之日能省過
否不爾且死對曰此不能
屈小治鼓眾金
劉西字永夷通方調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
於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又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
何其易哉夫判者以快辭短類為體是以一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
千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採伐龍吟
虎嘯帝貴也尚類舌之威必下於蛙蟪豈不悲乎
少耕千野有牛圖果是奔騰謙直前一一牛
不能動久而引頤折其角里人看牛以飯譙
是筆他日斷大

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蔡廷王朱此縛辱之日能省過
否不爾且死對曰此不能
屈小治鼓眾金
劉西字永夷通方調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
於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又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
何其易哉夫判者以快辭短類為體是以一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
千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採伐龍吟
虎嘯帝貴也尚類舌之威必下於蛙蟪豈不悲乎
少耕千野有牛圖果是奔騰謙直前一一牛
不能動久而引頤折其角里人看牛以飯譙
是筆他日斷大

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蔡廷王朱此縛辱之日能省過
否不爾且死對曰此不能
屈小治鼓眾金
劉西字永夷通方調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
於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又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
何其易哉夫判者以快辭短類為體是以一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
千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採伐龍吟
虎嘯帝貴也尚類舌之威必下於蛙蟪豈不悲乎
少耕千野有牛圖果是奔騰謙直前一一牛
不能動久而引頤折其角里人看牛以飯譙
是筆他日斷大

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蔡廷王朱此縛辱之日能省過
否不爾且死對曰此不能
屈小治鼓眾金
劉西字永夷通方調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
於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又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
何其易哉夫判者以快辭短類為體是以一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
千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採伐龍吟
虎嘯帝貴也尚類舌之威必下於蛙蟪豈不悲乎
少耕千野有牛圖果是奔騰謙直前一一牛
不能動久而引頤折其角里人看牛以飯譙
是筆他日斷大

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蔡廷王朱此縛辱之日能省過
否不爾且死對曰此不能
屈小治鼓眾金
劉西字永夷通方調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
於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又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
何其易哉夫判者以快辭短類為體是以一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
千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採伐龍吟
虎嘯帝貴也尚類舌之威必下於蛙蟪豈不悲乎
少耕千野有牛圖果是奔騰謙直前一一牛
不能動久而引頤折其角里人看牛以飯譙
是筆他日斷大

流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而娶不肖婦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兒有子先人得祀吾何憂子爲子爲子各以聲樂集是時顏言帝且第勝負加賞愛陸渾佳山水今春綠意食人之孤道者或謂餘一縷爲榮幸去乃定居不爲塞士賦善文詞作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芝也蘇源明語人曰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生元魯山李華諱曰天下三賢論各有病皆人師上見罪子長不爲編年奴化其德歲飢屏迹不遇鄰里貧爲粥論醉卧客懷中延賓客日夜劇飲欲諫止城知其情木枕布衾客辭即自滿引客不得已與酬酢

稱錢之美月有獲焉約二弟所傳入度月食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陳長者候其得傳一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與孝也坐長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治民如治家爲通判刺史一宜罰罰之宜責責之不以簿書介罷貢侏儒州人以陽名子州產侏儒貢六館士無受汚者何蕃事父母孝告學歲一不休亭司空圖字表聖本晉中條山王霜爭嚴贊德秀以德城以鯁峭人肉治羸疾唐時鏡膚求父尸王少玄父死亂兵少玄甫十歲求父尸野中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焉上焉者身

終南嵩少為仕塗捷徑雖各保其素非託然於語足虛聲而志城關也

被利之徒假隱自名以隱士網羅在天吾且安之王績字無功

省酒不任事天下亦周易老莊置牀頭以書東

臯子游北山東皇著書自號良醞可戀耳武德初以前

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陳叔達開之日給天不

使我酣美酒耶時太僕署吏焦革家善釀酒家為丞更部

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續曰以非流不許續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

以我善酒者為諸李淳風曰君所居酒家南董也又采

東海有盤石立杜康祠專為師以革配醉鄉記劉伶酒德頌

五斗先生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進無心子唐

士以見趙蜚廉氏馬子一者失白龍船風

馬尾馳驅路險善乘騎野終年而肥夫風不惜居士

山栖麓不羞泥蟻君子不荷雲以雅惠不避藏以養精居士

結廬山中夏則歲冬木皮紫自藏贈遺無所受嘗錄十聖童

芒屨置道上見者曰也為雲朱若易之置其處無取去

孫思邈通百家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由東鄰田游農入策山

獨孤信見異之曰碩語大難用居許由祠旁自

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高宗幸嵩山親至其

門謂曰先生此佳否答曰臣養性者善言不可離

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說嘗語人曰帝命以三

體寫老子司馬承禎字子微著季真清譚風流

吾一日不見鄙吝生矣慎知章字季真陸梯牆

出首以決事中王亮詔選悅郎知章中持不平四明狂

客晚節未改放蕩里巷自號及秘賜鏡湖剡川一

曲天寶初夢游帝居船乃請為道士以宅為千秋觀

素系字公緒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高士峯卒後南安人

與劉長卿自以為系用倫師攻之高士峯思之號其山

為一母夢楓生腹上張志和字子同玄真子不復

仕居江湖自稱漁釣回軒巷兄為築室越州東郭觀察使少

徒著一亦以自號漁童樵青帝嘗賜

為大其間大夫橋少游為橋之號漁童樵青

一志和配為大虛為室明月為燭陸羽嘗問其志和曰

夫婦漁歌常撰憲宗圖真見隱而

有名顯而無事李德裕稱志和桑苧翁字

新隱者溪自稱閨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詠詩著茶經羽

學本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茶神見

篇天下益知飲茶矣時茶者茶神上朱黃不去手

陶羽形置湯安間祀為茶神茶神上朱黃不去手

家字魯望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得善熟讀乃錄歸比勤勤江湖

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校錄外必為輯錄列正不僞江湖

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不棄馬升舟釣蓬席

謂或號自比鬱林石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

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錄姓名於屏風儲史傳太宗嘗

原號世保其居云壻家牛張允濟為武陽令鄰邑以特牛

婦家不與牛民詳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因令婦民蒙首過婦家去捕慈
盜牛者命盡出牛質所來婦曰此——我無與即微家曰可還清
父 李桐客治尚清 清要 李素立有司擬雍州司戶帝曰要而不清
美哉薛公德滂被 薛大鼎治無棟梁之海民歌曰新
鎗脚刺史 薛大鼎治州鄉德本州州實 室有傲婦
善士所惡 子克卿族人紹尚太平公主問於克卿答 常棣碑
實敦頤為洛州刺史敦實為 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
幹 楊德幹有威嚴 自暴祈雨 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而
君挺精誠方上天聞中致雨方山出雲 起盆解素 律書為宋州
倉庫實方禮典申願者常在方不思貪 起盆解素 律書為宋州
年常以七月聖鼓群入民家號行盜皆迎辦具 黛墨鏡膚 律元
謂之——後為—— 宣呼張國富一切禁之 黛墨鏡膚 律元

上大小歐陽體 子通書亞於詢父 宿索靖碑傍
詢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 不擇紙筆皆得
如志 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
遂良曰然則何如曰君若手 一字直五萬上非狸毛
犀象管未嘗書 通曉自矜蓋以狸毛筆覆以
人乃王天下 張後胤字嗣宗以經授秦工後即位問曰今日
功過於先聖帝笑 朕從卿投經卿從朕求官 帝
欲何官陳謝不敢帝曰——九經庫 谷那律淹識群書精 油衣
何所擬授國子祭酒 太宗覽過兩沾漬因問油衣衣
以瓦為之當不漏 而無漏那律曰——帝悅蓋 包
直平配 蕭德言以選事委今史句直日假卧不 駐蹕山
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戰山曰駐蹕山 大秦君小秦君
人曰秦與不復更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 五經
精漢書 鳳閣舍人樣 徐堅字元固蜀文典
指南 王元感撰書劉渢春秋振滯禮 夢巨鑿破心內
若劑 尹知章少學未甚通忽夢人持巨鑿破其 膏梁華腴四
姓 加芳論氏族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今僕者曰華腴尚書
而上為甲族凡九卿若方伯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為丙姓更
正貢郎為丁姓凡 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 貴貴
得入者謂之四姓 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 貴貴
王弘每 五摠龜 朝踐戲字伯起博學允通氏族學數繫方
曰——五摠龜 朝踐戲字伯起博學允通氏族學數繫方
書貴於金何取之廉 孔若思有遺以精進良書者

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
知爲親屈許康佐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議其不擇祿及母喪

勿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罷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謂三珠樹耐劇物皆著才名故杜

簡稱
譽兒癖
王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說韓思孝思孝戲
在盧前耻居王後
勸王楊盧駱號四傑曰一王齊名天下

五悲文
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更已獨儒武后尚法以自明

括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賈王為徐徽素

近世文章
張說論曰李嶠崔融

北門學士
元萬頃為著作佐郎九朝廷

後信然魏在前諫也
他日崔融與張說評曰物文章

八節十二月
中宗景龍二年於修文館置大學

從宴賜予
凡天子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

比肩
魏建安左請建德王流納廣信以音韻相親附屬對精

三絕
世謂父今文富文辭止工書有力能人

得父一絕
見上北京三傑

書簾
李善淹貫古今不能

難與爭鋒但虞傷鉞耳
李善字泰和虛稱用

千將莫邪
李

北海
名天下時稱

連錦書
呂向字子回工草詩能

花鳥使
開元中遣使采擇天下殊樹內後宮

鳴采為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
帝引

物色訪父
呂向父及客遠方不還少母摠父覓合

五臣文選注
向以李善釋文選為繁

竹溪六逸
李白字太白與孔巢父韓准張鎰

謫仙人
白以命之

力士脫靴
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之搥其酒八仙

人
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李

母夢長庚星
白之生

劍器得其神
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之間

虎且敗
裴旻守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

畫思入神
王維字摩詰工

寬裳第三
別墅在

疊取初拍
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

鄭廣文
鄭廣文字宗愛其才以不

鄭廣文
鄭廣文字宗愛其才以不

鄭廣文
鄭廣文字宗愛其才以不

鄭廣文
鄭廣文字宗愛其才以不

鄭廣文
鄭廣文字宗愛其才以不

鄭廣文
鄭廣文字宗愛其才以不

鄭廣文
鄭廣文字宗愛其才以不

鄭廣文
鄭廣文字宗愛其才以不

鄭廣文
鄭廣文字宗愛其才以不

鄭廣文
鄭廣文字宗愛其才以不

鄭廣文
鄭廣文字宗愛其才以不

鄭廣文
鄭廣文字宗愛其才以不

度論博士度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詩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
館舍以居賢者後世言廣文自君始不亦美乎時號——**廣文**
館上會粹初皮道細故書可誌者得四
水好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抄筆
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 **鄭虔三絕**嘗自寫其詩并
其屋曰 **是有佳兒**詩士許於張惟一惟一曰——乃有之 **蕭**
夫子尹微等皆執弟子 **伐櫻桃樹賦**李林甫怒其不下
繼作——曰權無庸之項實蒙本技以自庇雖先
發而武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君子恨其偏 **顏顏柳陸李**
蕭邵趙蕭士嘗兄事元德秀而交其弟顏真卿柳芳陸
才高下此其分也 **奴愛其才**有故事蕭士十年答楚嚴修 **聞蕭氏風者**
五尺童子羞稱曹陸切并推歷世文章而 **含元**
殿賦李華作——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弔古戰場文**韓愈少
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極思研
推已成汚為故書雜置梵書之度他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个誰可及
穎士曰君加 **求音樂思涸則奏之**李翰為文精潔而
精思便能至 **不才明主棄**正浩然字浩然王維私邀入內署立
乃屬文 **業已飲皇恤他**韓朝
也詔出問詩浩然自誦所為至
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極我
薦浩然會故人劇飲或曰君與韓
公有期浩然叱曰——朝宗怨 **孟亭**初王維過郾州蓋浩然像因
可斥更 **王維畫浩然像**上見十五嫁王昌 **文章李益**
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娶妻擇美者凡四五娶李邑間
其名越之類至賦詩首章曰——是也曰小兒無惜

李益長於詩時又有太子庶子
李益同在朝故世言——以辨 **詩人韓翃**韓翃以駕部郎中知
相續執權宗 **前有沈宋後有錢郎**錢起與郎士元齊
曰與—— **龍虎榜**歐陽詹與韓愈李觀李絳皆群王涯馮
字長吉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
家使賦詩質授筆就目曰——二人大驚 **古錦囊**為人纖
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過所得書
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率合課程纂歸足成之奚奴
見 **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母使婢探囊中見所
名晉肅不肯舉進士——韓愈為作詩 **阿房宮**
賦是武陵太和初崔駰試進士吏部武陵出袖中書讀之乃壯彼
辭既警拔而武陵言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汝方試有司請以
第一人之辭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郎未對武陵
勃然曰不滿宜以賦見還卿曰如教汝果異等 **霆砰電射天**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讀其
安有畢世而 **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理過奇古及在
怒人巨耶 **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便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 **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上相暨巧皆伎也士君子能之則—— **女武**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夸眾神以誣人
代王太宗得松嶺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若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焉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 **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 **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譽便不知東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脉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吾所
以不 **伏犀貫玉枕**表天綱相貫執去君 **貴人在**

吾可以濟袁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

師曰江中風起幾覆跛男子見君之相在怒時

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懷藏遠起曰位必卿相目有四白

五夫守宅裴廷妻見之懷藏曰夫人且得罪候生茲沒入掖庭夢

鳳集身王遠知母實誌亡奴杜生善易占者

其轍其人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轍吾馬無以進可折道旁吏代之乃往

宅氣索然北王馬他日見說曰云何共挽

董無苦奇士也張果玄宗謂尚力士曰吾聞取以飲

上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帝欲以王皇女

俄有使者傳詔果因不幸詔常春藤早藕不死術因言

葛粉常春千歲草也早藕杜家也奉天有王氣中初上言

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宜高垣堞使可我命在公手

容萬乘德宗從之及朱此反帝家難奉天

成笑曰欲何語去第言韋狀救之最勉從又以錄易為信後汚宋

復人居而木蕃者去之道茂居有二栢其茂曰

以鐵數十御史米不繫御史不償母會

鈞埋其下御史得廉米三斛而蕭問史曰也又問車廂有幾曰

察御史得廉米三斛而蕭問史曰也又問車廂有幾曰

母怒御史得廉米三斛而蕭問史曰也又問車廂有幾曰

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魚朝恩以言侵宰相王

闕為中官區數是時諸道歲進闕兒號私赦獻受

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文宗思政親傾左右曰

召至問曰自爾所况朕何如主身曰陛下堯舜也帝曰所以問爾與周

子不可令閑暇仇士良謂諸中人曰暇必觀書納諫

歷階數過帝復恭與楊守亮書曰承天

定策國老門前家舊業兒但積果則兵

以鈎杖畫地劉季

獄持龍首相孫以殘泥耳

鐵籠後以苛征復受獄下吏不服吏曰取公宋元

羅織武后除獄其慘骨創

例竟詔於臺門置獄勅來俊臣等

又作大枷各為號四著即臣五失魂鹿六實同反

內之大甕熾炭周之周典謀反

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侯思止本人奴言語

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王弘義每

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移撤州縣

所至震懼洛陽有白司馬

坂將軍有孟青移撤州縣

東傳舍不得乃屬文官園有白兔脫
為集衆捕逐哇派無遺李昭德曰
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
髓后大悅按御史時號
重賞曰甘者病不寒今
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
耶張元一曰一早
而兩洛橋成弘顯死
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
不獲而有魚焉開得之刺史笑
每治獄製鐵有
等以押下
縛溫若曰若遇
羅鉗吉綱
熱為表裏
李實臣與薛高田永嗣
李正己崇義
白燕人號
有蘆生室
李全忠有一尺三節或曰
嚴尤
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
突厥吐番回鶻雲南也對脫以為
獲其至雷周得上策泰得其中漢無策
當始興
贊太宗數暴師不告勞績無通情善任將安其功
普吐蕃俗謂強雄曰贊大夫
回鶻舊名回紇後易
如驥尾
受蒼蠅
恨帝勞曰爾等若得穴魚得泉我為爾深廣之又曰我
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有不
樂樂之
十驥
骨利幹藏馬帝取其異者號
療餒以治葛
而歐內觀之則
鴨淥
高麗有水
白山色若鴨
日本
自言國近日所
蠶紙
有紙似鳥卜
東女
出故以為名
蠶紙
而澤

十月嶺山中布精愛呪呼群鳥俄有鳥來如
鷄狀制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則災名
昌謠
高昌兵如霜雪唐宗兵如日月
王河
千闌有布
美必得
南詔
夷語王
元昶
王自稱曰元備朕也謂
仕宦不
為著作無以成門戶
許敬宗謂所
田舍子賈
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
高宗將立武昭儀大目切
止一后何不可帝意遂定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
吾所能也
高宗封太山問帝丘何也實德玄不謝敬宗曰
李勣曰敬宗多問
不亦善乎
吾兒不及若兒渠父不如昂父
敬宗子昂昂子差伯頗有文
敬宗盛昇曰昂曰來李
文翰顯時稱
笑中刀
義府兒李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編
思著于心允許意者皆中傷之號
人猫
又以柔而事
河間
道元帥破銅山大賊露布
義府既破賊露布
道等雖許除名
州朝野相賀或作河間道元帥破
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
四時仕宦
傳許恭是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善
即敗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每後
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在言則聖聰聽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重開複壁絡版
楚石
林甫以結怨者來宴刺客竊殺其出入
君等不見立
秋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體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
綠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語勸之曰明主在上群臣持

諸史提要卷第十四

不假亦何所論——終日無聲而飯三品蜀豆一
則熱之失後雖欲不鳴得平由是諫學路絕
前夢人暫而繫將逼已悟而物色得裴寬
類所學因逐之其後揚國忠代林甫見類寬
不耻惡本菲食
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
人未情謂有祖風
為魏州刺史有官不三千為民惠德宗欲使之沙
先祀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
父郭子儀稱其官望者不辭雖侍及祀至則昇之隱凡而待家
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左右見必笑使侍得香族無類矣
崔四
入
崔無字垂休四
字——及為相其季父安琳嘗曰吾父兄
糾苦以持門戶
胡腹中何有而大
安琳山晚益肥腹
終為一壞之
者乃能行作胡舞舞帝前刀或
如風帝曰——曰唯赤心耳
換馬臺
馬臺王石乃
眼孔大
帝為祿山起第以中人督復承曰
胡有異相
我欲厭之
帝為勤政樓樓坐之左張金鷄大陣前置寶
林山坐裏其器以示尊寵太子諫之帝曰——大
迫鄴侯
原休導朱泚僭號為胡兵食自此蕭何耶
唐去丑
口而著黃
其言狀與後果死陳帝始張殊亂袖天下朱
懷神嘉有之大抵皆果實也
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諸史提要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
歐陽脩撰 帝紀十二卷 列傳四十五卷
年譜一卷 世家十卷 考三卷
四夷附錄三卷
共七十四卷

梁太祖
朱氏名全忠舊名溫更名見 父誠 母王
開平四年 乾化二年
末帝
友貞 太祖第三子 母張 貞明六年
龍德三年 共十六年
唐莊宗
李存勗 父克用
同光四年

明帝
嗣源本夷狄 父實 太子養子
天成四年 長興四年
愍帝
從厚明宗子 母夏
應順一年
廢帝
從珂本姓王 母羅 明宗養子
清泰三年 共十三年

晉高祖
石氏敬瑄 父果換職本出於夷
天福八年
出帝
重貴 高祖兄敬瑄之子 母李唐明宗女
開運三年 共十一年
漢高祖
劉知遠
父瑒
隱帝
承祐 高祖子 乾祐三年
共四年

周太祖
郭威 父簡
廣順一年
世宗
榮榮 父中禮 太后兄之子
顯德六年
恭帝
宗訓 世宗子
共九年

已上五代十三帝共五十四年

十國吳
楊行密 渥隆演
南唐 李昇景
共四十六年

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宵流腸割若羊豕

陳俗好淫祀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
法號曰——晝伏夜聚男女雜亂

夾寨夫人

莊宗攻梁

花見羞明宗淑妃王氏有美色號君父

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

鳥以爲生而世之言者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豈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子

者身從其居志
從其義可也
鷹視
秦王從榮輕
禽而——
國家不能與民

爲主而禁其避禍可乎

新天子至必不露坐

室室美巨——但他日重勞
民力取怨身後爾遂與俱死
吾此一婚其費十萬以是

有所生之父母所

後之父鳴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同宗之子爲後者豈人許之者

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之子而

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惟聖人則不然謂人道莫大於繼統此萬世

人後者必——此理之自然簡易明白不苟
柴守禮
人後者必——此理之自然簡易明白不苟

人世宗寢而不問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鼓史殺人舜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問天下有無

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然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

蓋道行天下重矣而二方其分列三統故豈受辱於道以日多
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失刑輕不孝重刑

臣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子亦謂無者非無一人蓋雖有之而兵者應變出奇果

衙問敬翔春秋所謂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曰其用
兵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

昭攻潞州築
夾城爲一
語音如鍾
氣彥卿字俊臣
降準方面一
丈烏
太祖嘗曰
敬翔劉捍

神將彦卿乘馬馳突陣前紇干山頭

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
曰——相與泣下沾襟
邑名武功真武功也
康懷英擊

殺岐兵萬餘人于武
功太祖喜曰——
取兗州量何大乎
劉鄩歸梁太祖
飲之酒鄩辭以

量小太祖曰——一抔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

盡乎鄒與晉戰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鄒曰——諸將失色天怒我

殺太祖破朱宣將賀瓌降卒三千人是日大風揚砂蔽天太祖曰——即賀瓌降卒人少邪以千

錢置大盤爲行車偏五之犬

示以出
古者命將鑒必明而出
事樂補文要

利用兵崇禎曰——況成算騎虎者勢不得下乘機

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與吾欲辟之歸守城

勢能自安乎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利害
以便表裏然則元帥天子以公之力而無益於公誠公之志乎

以傾耳然後聞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棄公挂是外有避權之名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

白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或以爲言曰吾豈少此今藩鎮諸侯多果舊府

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何

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

欲掩刀刺之李銘曰丈遇小人致候大事刺之益醜乃已季父母舅反拜姪甥唐之際仕官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姪吏至有私害告者亂易昭穆而往崇節請論以法議者以爲宜許以彰而崇節疾惡太甚果於必行往往以僞監駱放而斃臨霸族號哭道路吾以卮酒碎一書記於座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曰因是卮酒相此廬程位在道上大恨曰川人不可以門閥而崇節癡物廬程奉皇太后后冊至太原人有假驢夫者所謂似是而非尹任聞莊宗妙壻也詣程訴不可釋視聞曰爾何虫豸特者家力耶宰相取貽州縣何爲不可圖不對而去馳見莊宗大怒曰朕恨相此癡物所謂似是而非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莊宗用廬程且廬革爲相拜命之日事從之笑曰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儒士亦破體耶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任國綱有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功莊宗勞之曰仁者之勇何也其壯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安重諸郭汪孔循張相國意屬李琪王猶不欲圖重誨曰李琪非無藝但不廉爾崔協可也沒字碑國爭白天謫曰李琪非無藝但不廉爾崔協可也下皆知從賜不識字而虛有其來號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曰臣以陛下誤知採擢無功幸逢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棄蘇合之丸而取蠅蠅娘之轉也又謂重誨曰若指端明殿學士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衆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一馮道趙碎佛牙有僧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風爲之水火不能傷請驗真僞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時官中施物數千因是乃止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茲人輕安重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一棟去一柱則傾危矣安可使數人動搖吾家世無五十者風疾篤自筮視誓而歎曰又皆窮賤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毒手尊拳

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

晉王數因欲與梁通和使李襲吉為書其詞甚切梁太祖使人肉

食君之祿劉贊父班為縣令贊就學不以青布衫襦每食則

動學問以千祿吾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國儒為人醜怪身短面長常鑄鐵硯以桑棗同人勸從他求

自奇曰——慨然有志於公輔——威嚴自持狀貌

壯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射不入鐵不

如不發——景延廣父建善射——晉有橫磨大劍十萬

口——出帝立大臣議告契丹上表稱臣延廣獨不肯謂契丹使者曰先帝

笑天下——晉氏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

心異而受禍同蓋夫本末不順而與——靜獄——日遣達吉疏理獄囚以折

無輕重悉殺之報曰獄靜矣——生人接死者無吉事

也——達吉先親李松後宿金祥觀東閣人曰昨夕未頃——走及奔

馬——史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即晉斬——史弘肇

口斷筋折足之刑——文人難耐呼我為卒——實李言

毛錐子——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安足

筆也——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他日會飲酒賦為

筆也——為閻晉卿坐次屢飲之辭達吉戲曰——弘禮樂文物皆虛

器也——楊師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省耗減陌

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三升為省風耗乃增一石擡估百

輸二斗為省耗蠲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乃減其出者陌三

俸廉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隨年杖——者問其年幾何即隨數

杖謂之——合歡杖——每杖一人必兩杖——倭羅兒——錄其切齒之

等死謂李業等曰——山魈——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應帝召司天

諸君可謂——矣——趙延久問獲除之法延久曰臣職天象日時

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然臣所——無雲而昏霧雨如

泣——是日——以王鉞叩地——王朴死世宗臨其——運源

賦碧鮮賦——危載善屬文常次歷代有國發興治亂之迹焉——

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

初載以文知名王朴尤重其材為於李穀父而不用朴問之穀曰非不知

其才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及為學士歲中病卒議者以穀能知人

而朴能——治國譬之於奕——無能臣而有能君蓋妙術既成

臣待君而用故曰——知其用而置得其與者勝不知用而置非其與者

敗臨基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吏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與則勝者所

用敗者之基也與國——跣足履棘行百步——王鐵

所用亡國之臣也——鎗——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亞次鬬鷄小兒耳

梁晉爭天下為勦敵者章——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武人

心獨輕晉謂人曰——竹龍——世宗攻壽州以方舟載戰又

道士惡口吃已而人不能道其喧金枕王孟而盛狗屎延已為人常曰可乎肉臺盤家富驕每食不說几案使東妓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鄭建字雲東蘭華山有三高士李道那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邀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那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邀信而不求之釣魚術化石為金並見逍遙先生晉高祖召不起迹雖遠而名愈彰邀之節高矣還亂世不汚於榮利至其者與然遠好飲酒奕棋時為詩書落人間多寫以贈素相贈遺以圖為寶至或圖其形藏于屋壁與石門荷蓀之徒異矣圖形屋壁見能守一可以治天下張薦明通老莊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枉席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拜以為師薦明聞官中奏時鼓曰陛下問龜子其言一而巳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通玄先生食鼓也夫一萬事之本高祖善之門下者或累歲未嘗有怠色石昂家有書數千卷士無遠近多就昂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符習高其行召昂為臨淄令監軍楊秀明韓石贊者更昂姓曰右昂者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秀朗大怒拂衣起昂即趨出解官還家語其父死於柩前誦尚書昂父好學不喜佛人之所以欲聞也禁其六世同居李自倫教誨來以旌家不可以佛汚先人所居為孝義鄉仁和里表門問戶部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職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闕一丈二尺烏頭二柱欄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株諸父之教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置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緯楔左右懸畫文

二尺廣狹方正稱焉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懷心而易行焉太常卿常以清流為之梁王欲以變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其極以謂廷範乃亦為梁客將不可梁王大怒曰吾常謂其極純厚不陷浮薄今此耶制詔四方獨守大體張文蔚時天子微服制度已廢文蔚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拜相家人相對泣頌其古鼎銘張策少聰悟父同居洛陽潘井得子穀式曰漢建寧十五年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策年十三日漢建寧十五年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王界尺趙光達字延吉在唐以文行知名蘇循晉王將即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體之一獻畫日筆未有贊感其德循始至魏州望州縣縣即拜之拜殿又三十常王大喜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杜曉以父諱能死無罪自廢于餘年或謂曉曰杜康死子紹自廢不出山壽以物理責之乃朋黨黑之說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仕吾子一曉乃為之誰歟甚乎作僞者也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達一欲滅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而無君子由以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義見拔矢于腦射殺一人李嗣昭擊鎮軍且盡餘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能四夷語通六番書李存嗣昭矢盡一而卒身被重鎗鎗已坐稍手舞鐵鎗以援臂善射出陣中以兩臂自從戰酣時上下如飛以葦箔維大艦為浮梁晉軍得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无竹石李存進乃角觝之勝吾不食言李存賢善角觝莊宗大喜一角觝之勝吾不食言莊宗亦好之願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勝之後幽州特存賢病莊宗即以存賢為盧龍節度曰以三矢賜莊

宗 晉王將終——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約為兄弟

李天下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小字亞子或謂之

銅無光矣 新磨當奉事殿中服多惡大新磨去一大起運之新

之悞老奴矣 莊宗即位官者張承業諫曰王誠能承唐祚

食而更一字以活千人 張居翰蜀王衍朝京師莊宗

過蕭何 前殿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紹威處千重

折簡勝用兵十萬 燕王劉守光因父文

巢麥田中 王處直初有——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先山澤而

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 仁恭遣其子文舉

用瑾土為錢 仁恭——悉飲銅 宰務 中光顯

日親以餉軍 主人何避客之遽耶 晉王擒守光

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 昭宗幸

臣請并禁月明 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下令推油因禁

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 昭宗幸齊雲樓西北望京師

英雄迎歸大內中 作善種蠶詞其卒章曰——城堅如鐵

石鑿不能入 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惟乾陵風

雨不可發 溫新唐諸陵志後掘之昭陵故園從堤道下見

之時 無徒守此而貪賤為也——天下洶洶此真吾等

王 蛟龍水怪皆窟於此 雷滿鑿深池于府中

二惡馬繫庭中使相踉蹌鳴 徐知訓過宋瑋之

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其瘞之是時民多病瘞皆取其墓
止以水服之云病瘞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發之
死者 初瘞瘞病瘞之色 **李摩雲** 李摩雲之也聚摩
鳥之性飽則颺矣 充用曰吾豈惜一鍾然一與
群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頤如將師
大吾門者此兒也 父叔文見 置春磨
糜人之肉以為食 黃巢圍陳 男子當於死
中求生 陳人曰吾家三世陳時必能保此禍曹
為之罷市 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踴躍
禍者未必不為福 小人求非福者未
嘗不及禍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夫為善而受禍
所至輒天幸 馮行襲為之嚴酷少恩而 境里有百
歲奴事三歲主敢爾耶 劉季述謀廢昭宗遣使
鴆梟 昭宗遣洛振往東京師朝臣皆反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
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
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長樞
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 太祖笑而從之 人言李振
一代奇才今見之乃常人爾 郭崇韜 先至
者入之 孔循權知汴州明宗自親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汴水循持
其入曰 明宗 龍鳳劍闖鷄紗 梁太祖 黑牛
其至循遂納之

出圈樓繩斷 劉知俊色黑而其在田王建忠之建之諸子
雄猜 梁太祖 愚主聽人穿鼻難共事矣
梁末帝分魏相為兩軍魏牙軍
梁彥烈詔書抵于地曰 決勝料勢決戰料情
情勢既得斷在不疑 梁晉戰胡僧智軍敗關實曰
而驕忘其情可知不 平泉醒酒石 張全義監軍常侍德裕
可失也遂復戰敗梁 梁象先在宋州十餘年莊宗之
軍愈 歸德之名為卿設 梁象先在宋州十餘年莊宗之
厚改宣武軍為歸 積錢盈室室中有聲如牛
子正辭 人以為妖勤其散積以讓之正辭曰吾聞
物之有聲求其同類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朱落鴈
有梁方攻鄆朱建勳軍勢屬于類號為子都太祖乃更
選勇士號落鴈都以為漢有為指揮使及貴人猶以為焉 護駕
水 唐已下鄆州段凝自酸棗決河 安州近淮俗惡病
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 拔釘錢
拔釘錢 近周知裕為留後深患之加以教導由是稍革
趙在禮在宋州人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相謂曰眼中拔釘
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號 傳箭
霍彥威誅朱守殷遣使者馳騎獻兩前為賀明宗賜兩前以報
之夷狄之法起兵今眾以 為號今然非下得施於上也 錦衾
爛兮 康福世本夷狄夷貴少陀故常自言少陀種當有英壯
中察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 華溫琪身長七尺
安得謂我為 狀貌堂堂非常人也 顧其狀貌魁梧
不自容乃授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出 梯頭 宗政城多為
之及自經桑林桑輒枝折有田父見之曰 鑿骨取鐵 從前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王取之工無良藥破
鑿骨取鐵 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前遠使鑿之工運不
忍下從簡叱其鑿鑿左右視者 好食人肉 從簡小兒以食
皆若不勝而從簡言笑自若

當從軍旅以興吾門李周父矩遭亂不仕謂周曰汝方頤

隆準眉目踈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曰吾少學

星曆且工相人子吾占畢口大星邊將也張希崇

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事之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

好曰我當之乎明年辛衣白襪謁縣令城人後為

廣晉尹留守鄴都過元華謀民出馬民

城一州里以為榮以十牛易一馬在宗與劉鄩相拒於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王弘贊數取河北耕

器為範劉審交為陳州出視民田見民衰世難輔起

太原許王從益召高行周將拒漢安叔千狀兒輩雲而不

行周曰况見獻手乃不從沒字碑通文字人謂之

板橋王氏劔天下利器也馮暉云吾當

破國殺萬家足矣皇甫暉從趙在權入魏大掠城至

又至一家曰姓萬走及奔馬王進明宗嘉其

輝曰殺萬家足矣走及奔馬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易君

代國如更戌長云贊常被甲枕戈而卧劉

富貴豈可一日揮忘謂人曰我以此取吾欲一天下以為家則世宗云

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范延光為

宗問馬數幾何對曰騎三萬五千明宗歎曰太祖在太原時馬不過七千

莊宗與梁戰河上馬才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笑矣

多奈何延光曰臣常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制動當以靜

有疾不能視朝京師詢異議或勸以嚴法制之延夢大蛇自

光曰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聞京師乃定夢大蛇自

臍入腹半入而掣去之延光嘗以問術士張

壯也由是雖武夫而曉吏事安重榮有大婦其

頗高異志使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旁誦經而述天子寧有

種耶兵彊馬壯者為之爾重榮起於軍卒

皆自落侯得國謂人曰刻玉魚佩之重榮既僭修以為金吾以

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重榮以吳丹可取上表

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大小不等無自辱焉水鳥五色鏡陽今獻重榮射

中龍口重榮將反其母以為不可重榮曰為母卜之指堂鐵

鞭郎君使人為大鐵鞭以獻其民曰鞭有鐵胡頭落

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出則以為前驅鐵胡頭落

故頭白落重榮小字鐵胡高祖在位七年而反者

六起晉高祖取天下不賴常以此懸藩鎮多務過為姑息而藩鎮之

爾輩大是惡漢兒楊光遠為契丹所圍人馬食盡

馬豈非惡漢兒耶光遠大德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

脚皇后耶光遠謀僭不成光遠病妻又欲逢賊得

命更望複子乎杜重威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以黥

茶染木給軍賊平行賞李守貞軍中大怒以

守貞也掛甲錢卸甲錢晉兵驕其始發軍也有賜資曰

三十萬賁不下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

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郭威擊李守貞

史 131-565

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
少勝敗可知威大悟謀以遲久困之
澤一頓食膳至千則勇無敵
視如猛獸
羊豕思縮取其膳以
酒吞之曰
閻崑崙
莫家產超常官財開
鐵胎銀
產超多智詐而好聚飲在鎮書置庫儲錢有義民偽銀以質者主吏父之
乃費產超教主吏夜穴庫垣盜金帛他所以盜者產超即勝于市
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實之深室
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其被圍也勉其城守
者曰吾有銀數千常以賜汝軍士相
謂曰此鐵胎爾何用哉皆不為之用
禮義治人之大法
廉耻立人之大節
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
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况為大臣而
無所不取不為則天
王疑妻李氏
疑家青齊為魏州司戶
下國家其不亂亡乎
卒于其家貧子幼李氏
其臂以出之李氏
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
以一手汙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
江尹白于朝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告主人
蹈危者慮深
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
通遠戒明宗曰
至平地謂無足慮遠跌而傷九——人之常情也
殺貴錢農
報賤傷農
明宗問曰天下雖豐
百姓濟否道曰——王者固有無形
之寶
臨河縣得一玉孟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明宗愛之以示道
曰此前世有形之寶——因曰仁義者帝王之寶故曰大寶曰
位守位曰仁
無才無德癡頑老子
朝那律德光於京
明宗嘉之
謂之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
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道曰——事四姓十君
德自處當世
之士皆喜
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
德光問天
為之釋舉
何救得道為非語曰此時——人皆
長樂老
道視我君亡國亦未
謂與丹不爽滅中國賴道一言之善
帝意常是時天下

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掛方自號——著書陳已更事四姓及
契丹所得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
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盃食味別解被
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如此
何謂內黃
黃又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帝大喜
常參入閣
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日常參朝望見食陳案
有恩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日入閣
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問其不御前殿而御紫
也乃自正衙便殿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
問然衙朝也其禮尊問宴見也其事親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
日見群臣而見朝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朝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
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備謂之入閣至明宗時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
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朝望一轉對
李琪建言入閣有侍制次對
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轉對
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
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乃詔起居日有言
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前鄉貢進士李
琪
琪以文章自負既貴力
刺牙板為金字曰——窮節僧
李愿為相廣帝幸自為——
自此我曹快活矣
劉昫為三司使劉昫除積負民困窮
以謂德而吏皆沮怨後置相請更
印乘立月華門外宣
屏龍相賀曰——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瑠璃
瓶中夜焚香呪天以筋挾之
唐帝欲得筆精
皆言虛文紀號顯有人
望庶帝——首得文紀
不通世務事多壅塞
孫為
相——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
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對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
朝曰——僕射師長百僚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
癡兒
豈識事體
昭序
不開門以延士
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即以行事
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
唐為大

多兵洋船及能歸乃反李德法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謂之曰
清泰殿帝年就人戲之日佛侯公邪公侯佛邪答曰豈知非佛侯我
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廟孫卒後其家如有為廟孫語
者初崔協為相無所發明既死

而有降語其家廟孫 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 故事
又然人廟之曰 官皆賜告身自岳始 故事
官告身皆輪米膠紙軸錢然後給品高則賜之貧者 免園冊 馮道
不能輸錢得杖牒而已劉岳請一切賜之 免園冊 馮道
家狀兒質野入朝數反願劉岳曰遺下東園冊 起復冥婚 初鄭
爾 者鄉校便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 起復冥婚 初鄭

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制定之 親
迎有女坐堦鞍合髻之禮 其禮有 尤為
安能與英俊為准格 李憐天成中為翰林學士時張
賦為貢舉格憐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
者未可量假余復試禮部未必不落第 聞者多其知體 形神

秀發 和凝切聰 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
得死所爾 賈璣與莊宗戰敗走凝獨隨之寧慮去幾日 一
徹棘開門 凝知其子日和生活義之士後必富貴因變之以女
皆一時之秀稱焉所取 知貢舉者以所放進士同

己名次為榮 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舉選 社稷依
明主安危託婦人 非因誦我豈 之詩以誦詩等
帝大然曰朕一女尚幼欲弄之夷狄金帛 蠟紙 五代之際民苦於兵
所以養士而擇國也又輸以貨賄可乎 蠟紙 五代之際民苦於兵
廩基以規免賦役戶部歲給蠟紙符不 樞密直學士升殿
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為 樞密直學士升殿

自史主始 安重誨為樞密使薦史主直 學士故事直學士職
雖清而承順文書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嘗不

知書傳史主以備顧問始 乘輜駟車 圭鬚歸附門絕人
自許主升殿侍立 耶律德光犯京師素問李
破南朝得崧一人 崧為人謂人曰 而已論才

較業何後眾人 李錡資希大用謂馮道趙鳳曰唐宗家敗
雖不才實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 馬紅裝拂二僕
而久真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感其言 馬紅裝拂二僕

然皮一 鑄奉使過荆南開廢帝立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否不
從誨與 因置酒取報狀示鑄 臣叨入相之資 切至
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相鑄乃求 唐年補錄 其於
為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 朝士傳以為笑 唐年補錄 其於

史歷唐自武宗以後無實錄 子第仕官亦要門闕
梁次傳聞為 六十五卷 子第仕官亦要門闕
碑書日曆多言大臣過失宰相王峻怒曰賈 吾平生不欺
給事 歷職當朝之士使子孫何以仕進 吾平生不欺

汝等恃吾可無恐 段希堯使吳越過海道大風左右
駭救論 允為 以獻 此乃二十四考中書
今也 王松為左丞相漢高祖入洛欲百官為勅 裴氏三春

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 門生門下見門生
裴氏居源者號西春居河東者號中春 門生門下見門生
裴氏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奏雄翰皆仲禮部所放進士也
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俾俾看作詩曰 世以為榮 桑

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 維翰已作相嘗過維翰不
見桑公於中書庶僚 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
也 何送迎之有 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

爭者起於禁中 王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奏
門外解問子 西江集 仁裕善為詩其少也嘗夢到其腸胃以西江
內人以馬神 西江集 水勝之願見江中沙石皆為裴氏之文由是

文思益遠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夢西江水滌腸見其父

善泗子必能之盧文紀與崔協有隙協子順舉進士王延知

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延笑曰昔有越人善泗生子方知

恨其父遂及其子耶明年選順甲科人稱其公調元曆馬重績

數歲輒差不用涸刻之法重績又言以中星考晝夜為百刻六十

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役未四問漢

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祚短促天數耶趙延義通數術周太祖延義言王者

在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圖曆名唐故用索

蘇達吉劉錫第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後二家獲全五代初因

玄曆曾士為撰符天曆馬重績用調元曆王勳勸私撰明玄曆風興

又有萬分曆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王朴造欽天曆清

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政天下集時

關盜賊更見峨嵋吳雙南唐秦泰為擾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關

關書原則對非堪吳越其尤率性視人橫暴遺到百年之間並起關

作而天下同故真人能手舉百斤揚行者黑雲都行

數千以皂衣朱瑾善槊米志誠善射而安仁義以

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水中火出可以燃清

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林江

知訓為參軍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唐道謙昭文使福

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君還

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乃酌大危望牙旗策首百步謂昭文曰愛中

三十六英雄行密所與起事劉

一擲六子皆赤人有極劉信將反者信聞之自至金陵

背吳願為惡彰荀無二心當成潭化溫遠見溫溫與信博飲假子厲聲曰劉信

止之一溫慙自以色酒飲信然終疑之畜犬百餘共一

牢食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初以犬

延已馮延魯陳覺親率查文徵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九華先生宋齊丘賜擅來

歌世宗取泗州步騎數萬水陸齊齊雲船周師道今日

自謂小朝李景對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為大朝者常永通

泉貨鍾謨鑄大錢以豐額駢齒一目重瞳李

韓熙載以妓妾不得相煜嘗欲以韓熙載為相而

舍私侍宿客煜以此難之左授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戶詣煜江左

軍車上道煜事復其位已而諸將稍解復還煜曰吾無知之何矣

用吾為相當長驤以定中原初李觀與熙載

吳觀送之熙載曰殺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爾謂父

子者為兩家可乎煜遣徐鉉朝示師大臣言鉉博學有

所知鉉朝于延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曰弟去非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累數百言太祖曰

以對而退鉉無賊王八王建少無賴以爲賊賓鐵劍顧彥瑤所

猴喙齧齒王建子元膺射錢孔上顧自見

耳王衍方頤大口危腦帽王氏晚年俗號為小帽僅覆其頂

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問所以為不祥禁之

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尖巾又好戴醉粧後書

金蓮華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甘州曲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

其髻髮然更施朱粉號一雲霞飄飄望之若仙所自

使官人述仙狀和之**貪狼風**初幸秦州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一也**溺器以七**

寶粧孟昶修**執鐵如意指揮軍自比諸**

葛亮王昭遠手**初李吳事王**初李吳事王**世修降**

表李家降表及孟昶**人**

為真蛟蜃視報人則不勝其喜**建**

國當有制度懼其非已使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更名龍**龍初名龍文更

鼠入牛角勢當漸小耳子孫不肖**後世如**

爪置伶人項拔劍斬之劉屈氂夜大醉**望其營**

上雲氣甚佳呂師周自揚行密所奔楚謂其將曰**車駕南巡**

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阮籍居喪而食**

蒸豚世豈乏賢耶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九龍殿**

九龍殿希聲作**歲時**

歲時希聲作

歲時希聲作

歲時希聲作

歲時希聲作

歲時希聲作

歲時希聲作

歲時希聲作

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周行達居武陵

聽嚴不悅曰家田佃戶以公貴

行達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耶

平民租後時常苦今貴矣安得遂忘權

日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

為少損指麾群兒為隊伍錢錄字具美

今願有法牛斗錢增分也

此真貴人也乃之臨安以相法

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以當之起乃置酒

生爾術者曰君八百里

以骰子擲之董昌素愚不能決事

衣錦將軍魏為鎮海

木曰好玉帶名馬生平有所好乎

還鄉歌升衣錦城為安國

擇能院元璋置

甘棠港海上黃崎

善繼先志母煩兄復

來海知辛子延翰立養子延棠以兵入執延翰殺之

政績延事兵清見執鎬謂之曰

子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

寶皇宮鍾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

以居之謂鍾曰寶皇命王少建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鍾欣然遂其

世命其子繼職權上府事而復位貴守元開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

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群仙人鍾乃叩皇

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元為龍於國號開

誰謂九龍

帳惟貯一歸郎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鍾愛之適立以為后雙

鍾命鍾工作九龍

帳國人歌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甚也

於衣歸以為榮耀高季興朝唐莊宗大悅以手

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李興歸謂梁

至德要

道於此足矣漢遣田穰使楚敏以印本五經道高使傳使

高賴子荆南地侯

郭雀兒周太祖少時識其類

自在將軍劉黑闥

引水浸城先浸而

契丹八部但利

父母死以

不哭為勇契丹比他夷欣尤頑傲

世里以所居樹帳地名為姓

其宿處環碁在地方

隅整然契丹入寇莊宗其後見

怯弱德光曰吾能漢語然

可改也趙德鈞遣人聘德光求立己為

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契丹見大宋未馬曰

奉教不殺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

夢管取一喫飯處德光以手詔賜

豈有兩天子

相見於道路耶出帝與太后出郊奉

我亦人也

可無懼德光入自封丘門

磔犬掛皮以為厭勝

打草穀契丹兵人馬不給糧草遣數千騎

異書暨經

皆中國所無者突欲頗知書其自契丹歸

契丹入

寇常以馬嘶為候元欲攻內丘

早金青囊

睡王述律德光子更名璟每酣飲自夜

西瓜契丹破回紇得

東女真善射多

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
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麀為酒醉則縛之而睡省而後解不則殺之
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
為人自相嫁嫁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伶之使其進歸與婦十餘隻教
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箭狗夫追之
見其家物必嚙而歸則不能追矣
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
契丹謂胡曰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
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勢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
陷虜記
為錄其語
于闐
七鳳樓以蒲淘為酒又有茶酒
其食糗沃以蜜栗沃以酪衣布
常有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
王印降魔杵
高麗
進書
別叙孝經一卷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翽叙一卷以爲
問目若今正義皇靈孝經一卷述延年評叙孝經雖圖一卷載
日食星變皆
猛火油
蓄薇水
占城國貢一其表以貝多
不經之說
以油物得水則出火蓄薇
水洒衣雖敝而香不滅

第十五

迪功郎前監南嶽廟李
龍明
校正
校正
迪功郎紹興府府學教授胡
秋
校正

諸史提要十五卷
內府
藏本

宋錢端禮撰端禮字處和臨安人吳越王俶六世
孫榮國公忱之子少以恩蔭入仕累官至叅知政
事兼權知樞密院事以莊文太子妃父罷為資政
殿大學士再知寧國紹興復以觀文殿學士提舉
洞霄宮卒諡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乃取諸
史之文可資詞藻者按部採摘彙輯成編各以一
二語標題而分注其首尾於下凡史記一卷前漢
書二卷後漢書二卷三國志一卷晉書三卷南史
一卷北史一卷新唐書三卷五代史一卷其著錄
於宋史藝文志者與此本卷目相同前有其門人
劉孝遵序不著年月詳其詞意蓋端禮為叅政時
所刊行也其體例頗與洪邁史漢法語諸史精語
相近陳振孫書錄解題譏其泛然鈔錄毫無義例
殆不誣焉

漢雋十卷

〔宋〕林鉞輯

上海圖書館藏宋淳熙五年滁陽郡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雋十卷》

提要

漢雋序

簡音中
宛反

漢雋者撫班史而為之攷當時之遺範探史氏之精語猶劓子為書其說甘美得以雋稱也漢承秦後其制度大歸多因秦舊至武帝稍稍變革參三代之彌文而立為炎劉之成憲班孟堅作史事詳文贍加以潤色而顏師古集諸家之說又從而廣釋其義攷西都二百年間典章儀物與夫官職名氏之辨郡國風俗之殊莫不粲然至經針黹納之言墨客歌頌之作亦班班可攷矣雖然固之史亡億八十萬言學者驟而讀之不得其之領如入阿房建章之宮千門萬戶試叩以某所某物未必能縷數而指畫也故予取其事語文意相比併錄注家訓故分五十篇纂為一書意者漢家制度其存於今者披卷一閱則識其顛末詳其指義迺若廢於後世者亦以炳著而不至湮沒古人言語之工因之備見大可以詳其事次可以玩其詞噫是書也雖無資於宿儒亦學者之魚兔筌蹄歟

紹興壬午六月朔括蒼林鉞序

漢雋目錄

第一卷

稱制

三宮

羣僚

調補

按職

第二卷

軌事

法比

獄奸

節信

禁聞

第三卷

國士

支屬

賢豪

遜劣

誡信

第四卷

宵穎

語次

綴學

書教

締交

第五卷

顯蒼

異時

宇內

河山

疆外

第六卷

蒸庶

佃作

襍祀

精祿

五樂

第七卷

貨寶

訾筭

器械

三服

車兩

第八卷

第室

次舍

精醪

五兵

搏戰

第九卷

義農

不諱

根著

昆蟲

若干

第十卷

假設

雲烝

建瓴

鴻濛

匈匈

漢雋卷第一

稱制

三宮

羣僚

調補

按職

稱制篇

稱制

稱孤

高后紀臨制一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制書制書者謂其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臨制行天子事斷大義故一曰稱孤田傳傳保南面一師古曰

陛下

高帝紀大下一應制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漢雋卷第一

稱制

三宮

羣僚

調補

按職

稱制篇

稱孤

高后紀臨制一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制書制書者謂其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臨制行天子事斷大義故一曰稱孤田傳傳保南面一師古曰

陛下

高帝紀大下一應制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朕

高帝紀朕者外堂之臣王者

諸女古四一執事亦節妻之列者耳其

五行志易——師古——猶言
相國謂宰相也——者——王——
相君 高五王傳
牧相 成許右傳
制——執持

之也師古曰一州牧 守相 食貨志廉廣升之徒一為利者師古曰一郡
也一諸侯王相也 郡長 高紀廉王以洋公為鳴一守相師古曰一郡
守者 郡長 師古曰守是時改曰長 新將 廉王傳見是
為郡一也謂郡將者 主郡吏 廉王傳見是 三輔 廉王
以廉王傳見是 主郡吏 廉王傳見是 三輔 廉王
加法今者應劭曰京兆尹左屬右屬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一師古曰
未有京兆尹明秋風之名此一守相主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東方朔一
之地盡可以為苑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 司空 官名廉王傳見是
史則為一失非以京兆尹明秋風也 司空 官名廉王傳見是
為次以 太尉 又下曰尉武官廉王傳見是 太常 又廉王傳見是
居人也 太尉 又下曰尉武官廉王傳見是 太常 又廉王傳見是
日月為正有事則建以行蓋官廉王傳見是 光祿勳 又廉王傳見是
故曰太常也後改曰太常廉王傳見是 光祿勳 又廉王傳見是
也衛尉 內衛士於周下屬廉王傳見是 廷尉 又廉王傳見是
制衛尉一師古曰廷尉平也治獄實平故以為號 僕射 又廉王傳見是
鴻臚 又廉王傳見是 少府 又廉王傳見是 太官 又廉王傳見是
官 又廉王傳見是 導官 又廉王傳見是 東園 又廉王傳見是
軍律也主得米穀曰一師古曰以諸 鍾官 主鑄錢也 東園
官 又廉王傳見是 導官 又廉王傳見是 東園 又廉王傳見是
匠 主作限內物者 千人 又廉王傳見是 執金吾 又廉王傳見是
西域都護士司馬廉王傳見是 各二人凡此一守官名也 執金吾 又廉王傳見是
海夫傳見是 典父俱五原曰官主一知候司馬也 執金吾 又廉王傳見是
有職主先等以察察常敬此為之舉因以名官 率更 又廉王傳見是
長信 又廉王傳見是 少府 又廉王傳見是 水衡 又廉王傳見是
秋 又廉王傳見是 水衡 又廉王傳見是 水衡 又廉王傳見是

師古也主 輯濯 又廉王傳見是 馮翊 又廉王傳見是 扶風 又廉王傳見是
平其能入輯濯一士主用一又行知者也師古曰一長一輯濯
本從木其音同耳理字 馮翊 又廉王傳見是 扶風 又廉王傳見是
本作濯音直者反 馮翊 又廉王傳見是 扶風 又廉王傳見是
也 司隸 又廉王傳見是 射聲 又廉王傳見是 射聲 又廉王傳見是
聲則中之 戊己校尉 元紀陳湯傳見是 射聲 又廉王傳見是
因以名也戊己校尉一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稱甲已等處有
方位而戊己校尉已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己校尉又有已校尉
一說戊己校尉在中央人所置校尉三十六國之中戊己校尉已校尉
一校尉掌一師古曰尉則也非正 散騎 又廉王傳見是 鈞盾 又廉王傳見是
駕車皆為尉馬一尉則也非正 散騎 又廉王傳見是 鈞盾 又廉王傳見是
今丞尉古曰一主近苑苑尉尉 中郎 又廉王傳見是 中郎 又廉王傳見是
子一尉則也非正 中郎 又廉王傳見是 中郎 又廉王傳見是
華郎 又廉王傳見是 黃頭郎 又廉王傳見是 黃頭郎 又廉王傳見是
也郎通傳以濯紅為一師古曰土屬水其 中執法 又廉王傳見是
也黃頭郎之郎皆著黃帽因名曰一 中執法 又廉王傳見是
中謂者 又廉王傳見是 中謂者 又廉王傳見是 中謂者 又廉王傳見是
人 中謂者 又廉王傳見是 中謂者 又廉王傳見是 中謂者 又廉王傳見是
祭酒 又廉王傳見是 祭酒 又廉王傳見是 祭酒 又廉王傳見是 祭酒 又廉王傳見是
大誰 又廉王傳見是 大誰 又廉王傳見是 大誰 又廉王傳見是 大誰 又廉王傳見是
連教 又廉王傳見是 連教 又廉王傳見是 連教 又廉王傳見是 連教 又廉王傳見是
掌故 又廉王傳見是 掌故 又廉王傳見是 掌故 又廉王傳見是 掌故 又廉王傳見是
宰士 又廉王傳見是 宰士 又廉王傳見是 宰士 又廉王傳見是 宰士 又廉王傳見是
稻田使者 又廉王傳見是 稻田使者 又廉王傳見是 稻田使者 又廉王傳見是 稻田使者 又廉王傳見是
府官 又廉王傳見是 府官 又廉王傳見是 府官 又廉王傳見是 府官 又廉王傳見是

中黃門 百官表師古曰一謂奄人

刑臣 五行志一石顯用師古

通侯 高紀一諸將虎勁曰舊曰徹侯漢武帝曰一內臣之貴幸者

微侯 言其爵位上過於天子

關內侯 又爵十九見序列也

上造 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

不更 又四不更師古言有統號而居

公乘 又八一師古曰言其得秉公家之事也

上聞爵 樊豐傳賜一一張晏曰得白銀文侯勝齊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過於天子

武功爵 食貨志有司請置實官名曰一曰級曰造士二級曰關內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五級曰官首六級曰軍都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度庶長十一級曰衛尉此武帝所創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六級十七萬凡重三十條萬金今增所引漢書中書止於十一級計數不足與本文率矣或者後漢書載之不盡也

爵卿 陳平傳賜一一張晏曰授秩如卿不治事

四千石 吾丘壽王傳連十餘城之守任

中二千石 宣紀黃霸以治行尤異授二千石者一歲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其云一一中者滿也

斗食 百石以下有一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師古曰漢官名秩薄云一月奉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斗二升故云

餐錢奉邑 高后紀賜一一韋昭曰餐食曰食酒者曰饗案未曰奉稅租車棹正所食也四時得間賜是為養小食也

邑入 東方朔傳賣贖一一師古曰所食之一共組賦也

封君 食貨志一皆虛音也

賜封 樊豐傳一爵一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師古曰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

重封 又賜一一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

分地 噴曰增封也師古曰皆非也一者加二號耳

而一之師古曰
養仕 趙元王傳共一於朝師古曰四子亦
獲謂益領諸將
傳以九月一日如淳曰太守都試
尉令長丞尉會一謀殺最也
公孫弘傳不肯一師古
日不於朝廷顯辯論之
卿一李奇曰
方事類而一也
從 韓信傳稱疾不一師
古曰一朝見也一從行
宣紀時會一如淳曰春日朝
秋曰請師古諸音才姓反
文紀願一師古曰問容也從今言中間也請容假之頃嘗有所陳
不欲於東郭論也爰茲傳也一師古曰欲因問隙殺有所白也
最衆傳願
子寧 哀紀博士李季父季父母一三
復一 年師古曰寧者名吏休假曰一漢律吏二千石有子一有
之名古曰一由日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一漢律吏二千石有子一有
告子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賞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吏
士
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郎關二十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
帝時子賜告絕師古曰告者請賜之言謂請休其疾病之謝辭亦告也
沐 楊惲傳移病瘳一日數一一醫灼四五日一洗沐之師古曰言
出財用者雖非沐休常得在外也貧者責病病以沐服償之也
公孫弘傳乃一免歸師古曰
一諸私害病也一日以病多居
歸老 石奮傳以上大
夫稱一子家
致位 韋玄成
一師古曰言
以年致仕也
請骸骨 陳平傳得
賜骸骨 項籍傳歸國
辟 五行志目私神一一李
奇曰辟君也詎問其君
無將 叔孫通傳人且一一
行問李布傳一一河
東石慶傳一一丞相
族罪 賈誼傳一長沙
昧死 高紀一一齊外言張曼
君一犯一
蒙死 宣紀鋪一一而存之賈山傳處臣之
所以一而竭知也師古二蒙目也
待死 五行志鋪
有極言一

漢雋卷第二

軌事 法比 獄奸

節信 禁聞

軌事篇

軌事 賈山傳——之大者也 軌道 禮樂志滿侯——師古曰——軌

迹 師古曰——夷易易達 同軌 章成傳四方——師古曰——約束

又武帝即位明和親——要束 高紀待諸侯至而大 功緒 谷永傳

師古曰——緒 化條 師古曰——凡言條 同條共貫

師古曰——緒 誕章 師古曰——練制度 師古曰——

師古曰——緒 規摹 高紀——軌道志滿侯——師古曰——

師古曰——緒 行文 師古曰——文致 師古曰——

師古曰——緒 具文 師古曰——文武相配 師古曰——

師古曰——緒 草具 禮樂志——其儀師 師古曰——事核

師古曰——緒 首事 師古曰——既事 師古曰——

師古曰——緒 已事 師古曰——創見 師古曰——貫行

師古曰——緒 舉行 師古曰——貫行 師古曰——

師古曰——緒 踵故 師古曰——踵故 師古曰——

師古曰——緒 踵武 師古曰——踵武 師古曰——

傳——廣詳晉 紬繹 又疏——見——以求卷卷師古曰——尋繹

師古曰——緒 緒正 師古曰——緒正 師古曰——

師古曰——緒 建止 師古曰——建止 師古曰——

師古曰——緒 扶 師古曰——扶 師古曰——

師古曰——緒 程石 師古曰——程石 師古曰——

師古曰——緒 軌迹 師古曰——軌迹 師古曰——

師古曰——緒 侔些 師古曰——侔些 師古曰——

師古曰——緒 節適 師古曰——節適 師古曰——

師古曰——緒 畫 師古曰——畫 師古曰——

師古曰——緒 石畫 師古曰——石畫 師古曰——

師古曰——緒 故 師古曰——故 師古曰——

師古曰——緒 受計 師古曰——受計 師古曰——

師古曰——緒 鎮撫 師古曰——鎮撫 師古曰——

師古曰——緒 拊循 師古曰——拊循 師古曰——

師古曰——緒 道利 師古曰——道利 師古曰——

師古曰——緒 誅名 師古曰——誅名 師古曰——

師古曰——緒 更益勿因 師古曰——更益勿因 師古曰——

師古曰——緒 財擇 師古曰——財擇 師古曰——

林曰每事著言無比也一日齊勝也無能勝
會之者晉灼曰趙禹傳亞夫曰極

謂焚經而出國牖一飲也周禮謂之國土居室一師古曰

一如淳曰：尊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
嬰罪 陳湯傳：年子長一人伏
 罪坐爲父兄所率而非從如說近之
元后 傳：非告長一師古曰
反除白罪 谷永傳：一師古曰
 謂舊罪除未發者也
不測之罪 司馬遷傳：今少卿抽
 除之 師古曰：不測謂深也
蒙辜 師古曰：蒙被也
抵死 文部：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沈命 成宣帝傳：一法應劭曰：一
夷 郊祀志：下吏治一平師古曰：夷
 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
族夷 田餘傳：敢動搖者殺
 一謂誅戮其也
赤族 楊雄傳：不知一取誅也
帑 文部：師古曰：一相坐律令：應劭曰：帑
 傳：一宗族師古曰：九
 平也。謂平除其族也
殊死 高紀：一以下師古曰：殊絕也
 果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
棄市 高紀：師古曰：一師古曰：一
 分 梅福傳：雖伏質一日之顧也
抗刑 賈誼傳：而一之師古曰：一
 師古曰：一謂身若公刑也
梟 高紀：一故秦王休誅師古曰：一
 古曰：一縣首於木
磔 其刀也。書市錢之於市也。一師古曰：一
 序贊：底一鼎足服度也。周禮有：聖殺誅大以罪也。一其
 也。師古曰：一者乃刑謂誅也。是也。機師古曰：一夫其義也
 一官刑也。大夫制勢不能
 復生子。刑之木不生實
室 張湯傳：下
 火以置之而新屋形亦皆中
城旦舂 惠紀：室爲一
 犯行治城者婦人不押外預但舂作米廿四歲刑也
薪白粲 見上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一坐擇米使正白
 爲一皆三歲刑也。許后傳：父廣漢坐爲獄吏新
 今郎中有罪刑以上請之。應劭曰：雖不至子孫完其形骸。故曰耐字從多。發骨
 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守皆從子後改。如是耐若若能如淳曰：值任也。任其
 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書而加火之解。耐音乃代。其義亦兩通。耐謂
 頻旁毛也。也。毛髮亮也。音耐。耐又先康反。而功臣侯表。音耐。侯通耐。耐爲尾耐
 則應氏之說
薰胥 本質爲乎史遇一以刑晉灼曰：齊韓宣詩作薰。薰詩
 新爲長矣 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而無

王傳吏勸孝一一喜師
古曰爲頭一而戴一之
獄大爲一一師古曰穿地爲坑附以
物繫人也亂古言非其正而又多
詆曰張湯舞文一一師古
曰張氏也言不公平也慼慼
之吏師古曰慼慼也酷董仲舒傳加用一
之吏師古曰慼慼也不詳食貨志
刑戮傳
甚一一師古
曰詳平也
賁赦文三士傳得見
師古曰賁寬其罪恩貸王肅傳時有所寬以明
一師古曰貸猶假也
言鏡
假之刑餘高紀使刑餘罪人擊
公師古曰言輕賤也妾命過秦論
下吏亡命張王傳李
遂外
一一謂其名稱而逃亡

節信 高后紀章發奪爲謂者不肯逆從與義同
——師古曰謂者所持之節用爲信也
符節 高祖劉聖帝
——師古

剖符高祖一一封功臣
師古曰剖破也與

銅虎符文始初與郡守爲

矢遣使者至郡舍符符合乃聽受之——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段要曰符以代古之圭準也簡易也郡古曰與郡中曰平昔謂各

案節子產賦——未舒師又——
揚節又——
弔節又——

節李慶得——由搜李奇曰——少安之熟師古曰彌音亡平反詞如博研其非也關傳文獻除——無用——要曰傳臨小若今

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繼帛公持其一出入一合之乃得汲冢
之師古曰古者或用帛或用竹簡者則木爲命符也

五旗
 建一：一師古曰高祖出
 建一：一師古曰漢舊儀上皇帝車
 建一：一師古曰漢舊儀上皇帝車

取其負
徽幟
王華傳珠——師古曰——通
靈旗
禮樂志招搖——

旗以征伐
洪頤甘肅咸寧人
雲梢河東賊寇

雲為雲旱子虛賦載一一張揖曰旱旱也前有九流一一之車羽蓋子虛賦建一一帥古曰一一以雜羽飾蓋蛇

雲子虛賦華曰雲羽蓋羽子虛賦建曰蓋曰一一以雜羽飾之蛇

轡 景紀二千石車一兩一千石至八百石一左一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
 之落耳轡泥也轡以韋爲之 又川車師古曰據計轡在轅轡車之轅
 也左氏傳大以落轡樂耳即是有轡之車也
 言車耳反出非矣轡音前元反轡音一連反
 名本則尊卑有別漢舊儀云諸侯玉轡
 一素衣細文曰重轡刻文某王之轡
 銀印 百官表又史秩比二千石以
 上皆一青轡師古曰漢舊
 儀云一皆青細其文
 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
 銅印 又以上皆一車細文曰印銅印作車不
 爲轡之形而刻
 印 韓信傳曰封爵刻印刻印不能子蘇林曰刻音刻
 文宗某官之印
銀黃 揚僕傳漢一重三細轡
 占曰一銀印也一金印也上執帛
 是爵也張晏曰帛也
 又連爲一以朝臣比之
執戟 韓信傳位不過一執
 帛曰郎中宿衛執戟
替衰 音衰
 曰衰一者言解此馬也
盤紋 又史諸侯王金轡一音灼曰轡車
 轡失傳傳制史不察一轡
 古曰冰對轡車皆一轡
九錫 武紀通加一應劭曰一日車馬二
 轡六曰虎背七曰鼓鐵八曰鈿九曰拒也臣瓚曰一備物而著之盛禮齊
 桓晉之弱不能備今三進賢使史之似不然也書受進賢之一轡而書大傳云
 三通謂之有功賜
持橐籥 音籥 趙武因傳安世本一一轡要曰籥
 以車馬子矢是也
 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應曰
 曰橐無底曰橐籥籥音籥
 然曰
 紳 師古志語不絕見一者帶道
 帝也臣瓚曰赤白也白也紳大帶也解古曰李玄鍾紳是也字本作結紳也
 於大帶與革帶之間耳非紳於大帶中或作屬紳者亦謂虎笄於紳帶之間
善旌 文紀朝有一一一應劭曰旌飾也先設之五達之
 道今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止於旌下言之
誹謗 木
 又一一之康度曰虎作之橋梁交午柱頭
壇場 高紀漢王莽成漢一一
 也應劭曰橋梁遺板所以書政治之得失也
 師古曰築十而高曰一
 除地
 焉橋

禁閹 霍光傳出入一
 二十餘年
法宮 通鑑傳漢子一一之中如
 漢口一一應度正殿也
嚴廊 音仲

禁閹篇

甘泉——師古曰——者言此書——
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大望見長——
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
萬其高出雲之陽也——
欲——
甲觀畫堂——
反——
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中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觀此——
其側也而唐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謀余書室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蓋止——
畫室中是則宮殿中——
通有彩畫之室——
畫室——
凌室——
夫師唐漢世師古曰——
一取暴暴為名耳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暴——
樂——
一獨懸——
非常室——
回以——
玉堂——
應雄傳歷——
師古曰——
之正門——
便門——
高后起入未央宮——
至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
從後使臣美食大官重——
約曰——
東門京作銅馬法殿之立馬於——
禁門外更名魯門為——
於此以修從此門——
交會於內故以此名——
郊祀志云——
勝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成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
也麒麟閣——
甘泉——
文紀上章——
泉仁壽碑奉泰林也書——
阿房——
賈山傳為——
一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

十丈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簞莖之一承露表之清露有瓊漿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

盾 百官表一今丞師古曰一一主近苑圍卿

俠陞 叔孫通傳擊下郎中一一師古曰俠與俠同俠其兩旁

郎署 王莽傳朱戶一一上林中直衛之

納陞 王莽傳朱戶一一上林中直衛之

轆轤 五行志未大轆一一中倉琅根 謂宮門銅轆師古曰門之轆首及銅轆也銅色青故曰

柱下 梁蒼傳主一方書師古曰一一轆首街環故謂之一

八觚 郭祀祀崇壇一一室象

房闥 王莽傳朱戶一一上林中直衛之

門闥 金安上傳朱戶一一師古曰

永巷 高后紀幽一一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得幸

闥闥 樊噲傳會方

戶闥 王嘉傳坐一殿門矣一免師古曰戶止也嘉坐守殿門

清宮 大宛記一一應劭曰舊謂天子行幸所居

擊柱 叔孫通傳

原廟 禮樂志李嘉慶

顧成廟 文紀作一一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

漢雋卷第二

漢雋卷第三

國士 支屬 賢豪

愚劣
誣信

國士篇

國士韓信傳——無雙歸
古曰爲一家之奇
茂士朱子傳廣文——
師古曰茂善也
天士李鼎傳——
拔擢——

——李奇曰——
知天道者也
游士
——張良傳天——
先進
——經常為——名譽出方進下

古曰常宜學雖在前臣僕侍後進欲從衡後進知師古曰言仕學

未父故謂之鴻生鉅儒鴻生鉅儒尊儒尊儒師古曰一者

也不棄
鄭生引作
小人也師古曰音才 反
小生師古曰 一謂其新

學使進言欲以我爲吏人豪張耳傳非非庸人萬不疑傳勝之知

承學董仲舒傳由聽於一一之臣師古曰言特一一師說而一一之蓋踈辭也子大夫武紀此一一之所睹國

師古曰一者人之嘉稱一一奉官
儒也豎儒高紀一一幾敗乃公事師古
曰其賊方無智若童豎腐

儒 黜布傳爲天下安用——師
 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
 鄙 鄙儒 叔孫通傳若真——
 師古曰一言不通
 細士

兩粵傳近——信護臣
師古曰——猶言小人也
鼎士
鄒陽傳武力——師古
曰——鼎士也
丈人
疏廣傳
從——所

勸說君師古曰——儼莊之
 歸也故親而宅者皆稱孝
游子 高紀——
惡子 尹賞傳輕薄少年
 悲故鄉 師古曰——

不承父母
賤子
樓護傳邑居尊下稱——
上壽師古曰言以父權亭
公子
貨殖傳宛孔氏有渫
間——之名師古曰

——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
勤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
王孫
雖信傳裏——而進食蘇
林曰——言如公子也
父師

教傳是所望於——矣師古曰
 國風諸父尊之知師故曰——
亞父 高紀——范增知淳曰亞次也
 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
黃

考師丹傳成國一師古曰一老之解也一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一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遺老劉向傳余室一一使君

王新傳：一、黜殺生之柄師
古曰爲使者故謂之一、
君侯 劉岳龍傳：一、良臣要平如海曰華佗注
列侯爲丞相稱：一、師古曰攝卿傳在書

綱權屬一一則則面可列侯
之尊爾耳非必在於丞相也
宗臣 曾參贊爲一八之一一鮮吉言
爲後世之所尊仰故曰一一也
信臣 鮮德傳便

其一一師古曰
常所親信之臣
寶臣
性周傳誠國家
雄俊之一也
壽人
律歷志一一子步分數師
古曰家業世世相傳焉
稠人

灌夫傳——廣衆
師古曰綱系也
伍人
尹賞傳亭長里正父老——師古曰
五家爲伍——齊魯其同一之也
下人
齊魯其同一之也

宵人 武丘丁清用通一應 殘人 杜周傳許昌

石人 灌夫傳且帝嘗能爲一邪師古曰言徒有
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一者謂常存不死也 衡人

合之一一 **擾人** 楊傳一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一之一當
塗解有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袖不汗有小飛瓦瓦者

四令臨石揮斤而斷石之舊游故稱使之地師古曰堅即今之仰光也優拉
拭也故謂塗者爲一優音乃高反又通同反今書水人字有作驅者流俗誤

之聖所榜人子虛賦一歌聲流明張掛曰蘇子一命一力人樹長也神古曰榜富貴又方玉家

志一一尚不舒絕種同師古曰一一謂庶人之家也桑布傳爲一一時師古曰
惡者歸之之人也齊王案等曰一一古師古曰以元華義同不從君臣之禮故

家人子
馮本傳士卒盡一一歸古
 曰一一胡唐人之家子也

人子霍老傳謙儒生多一一一師古曰寒貧而無禮言其羽反名族項籍傳義伯一一宗英叔資西國爲

翰林主人子墨客卿長楊賦藉一一以爲一一爲一一以風循吏

傳師古曰精順也上
邑子對子師傳子定國欲爲託一兩
人師古曰一一同邑人之子也里中子

重客高紀開令揖客及顯傳大特執事通

傳字担——張晏曰
門下 相如傳臨邛諸公皆
左右 子虛賦以娛——
因：——歡牛酒交驩
——師古曰藏不

序言使者故指
下走蕭望之——將歸廷陵之車師
古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
下輩灌夫傳
龍——師古

1

下陳 傳使行職充一於 豪史 傳使居職一於
等之人也 傳使居職一於 弄臣 傳使居職一於
隸臣 傳使居職一於 嬖臣 傳使居職一於
生 傳使居職一於 先 傳使居職一於
僕 傳使居職一於 乎 傳使居職一於
芻蕘 傳使居職一於 卓 傳使居職一於
三老五更 傳使居職一於
卿子冠軍 傳使居職一於
倉海君 傳使居職一於
奉 傳使居職一於
春君 傳使居職一於
美頡侯 傳使居職一於
千里駒 傳使居職一於
若曹 傳使居職一於
羣兒 傳使居職一於
大猾 傳使居職一於
少從 傳使居職一於
山郎 傳使居職一於
都養 傳使居職一於
都匠 傳使居職一於

賈賁 傳使居職一於
屠伯 傳使居職一於
伍中 傳使居職一於
白衣 傳使居職一於
反虜 傳使居職一於
之 傳使居職一於
南公 傳使居職一於
魏倩 傳使居職一於
張楚 傳使居職一於
支屬篇
支屬 傳使居職一於
家屬 傳使居職一於
末屬 傳使居職一於
外屬 傳使居職一於
六親 傳使居職一於
宗家 傳使居職一於
支庶 傳使居職一於
苗裔 傳使居職一於

論其 三綱 谷永傳動一之 嚴師古 三族 高紀罪一一如海

骨肉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葭葦 王莽傳有一之故師古

肺附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肺附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託肺腑 王莽傳有一之故師古 託肺腑 王莽傳有一之故師古

外黨 石顯傳以顯父黨中人無一 外黨 石顯傳以顯父黨中人無一

耳孫 惠紀內外公孫 耳孫 惠紀內外公孫

從祖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從祖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世父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世父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察父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察父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丈人行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丈人行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通公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通公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大人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大人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民母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民母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諸母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諸母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昆弟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昆弟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手足戚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手足戚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同胞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同胞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昆弟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昆弟 劉向傳得以一備九卿

尊章 廣川王傳 尊章 廣川王傳

先後 廣川王傳 先後 廣川王傳

姊姪 廣川王傳 姊姪 廣川王傳

大姊 廣川王傳 大姊 廣川王傳

子姓 廣川王傳 子姓 廣川王傳

所子 廣川王傳 所子 廣川王傳

子舍 廣川王傳 子舍 廣川王傳

子同 廣川王傳 子同 廣川王傳

產子 廣川王傳 產子 廣川王傳

畜之 廣川王傳 畜之 廣川王傳

子昆弟 廣川王傳 子昆弟 廣川王傳

外孫 廣川王傳 外孫 廣川王傳

外婦 廣川王傳 外婦 廣川王傳

傍妻 廣川王傳 傍妻 廣川王傳

息女 廣川王傳 息女 廣川王傳

子壻 廣川王傳 子壻 廣川王傳

友壻 廣川王傳 友壻 廣川王傳

出贅 廣川王傳 出贅 廣川王傳

[illegible]

賢

雄

淑

進

傳

古

音

浮

雄

吐

醞

曠

實

琢

約

責

也

公

人在下中師古
儻蕩 陳湯傳——師古曰——
無行檢也蕩音蕩
儻蕩 史丹傳飲若

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澤光澤也
伉俠 朱博傳——好交師古曰伉健也
滑稽 公孫弘贊——則東方朔拔華師古

甲字 五行志要萬葉之尊御好匹夫
甲節 謝道傳未嘗一
甲字 之。如洋曰福張收家人是
甲字 一師古曰為微行故要易姓名谷求
甲字 傳是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
甲字 文志名家一為之皆曰
甲字 警詐也師古曰警音正鈞反
甲字 張湯傳為目一師
甲字 古曰一一之罪放為
甲字 豪奪
甲字 又大賈富家不得一再民
甲字 矣師古曰豪謂輕侮之也
甲字 擄掩
甲字 又擄拿一犯姦成富師古曰一一謂得擊掩襲取人物者也
甲字 推埋
甲字 王溫舒傳一為案師
甲字 古曰一殺人而一之
甲字 推剽
甲字 殺久而一劫之剽音劫故
甲字 植
甲字 賈誼傳一而大
甲字 運師古曰植立也
甲字 斗筭之材
甲字 谷米傳求一師古曰
甲字 梳之材
甲字 植所謂梳也一梁上短柱也案音當音之說
甲字 標末之
甲字 功
甲字 王莽傳一一一言之
甲字 勞師古曰標音匹連反
甲字 尺寸之效
甲字 孔安傳並無
甲字 墮其家
甲字 聲
甲字 司馬遷傳李陵既失陣一一孟廣
甲字 曰家世為將有名聲設降而墮之也
甲字 簞簞不飾
甲字 賈誼傳坐不素者也一一師古曰一一
甲字 所以為飾也方曰簞圖曰簞簞音甫又音扶
甲字 不脩
甲字 又坐汗鐵者
甲字 冠賊莠軌
甲字 刑法志一一師古曰一一謂女
甲字 不諛
甲字 相如傳載征一一
甲字 文顯曰諛順也
甲字 誠信篇
甲字 誠信
甲字 蕭何傳一於一人之
甲字 下而一於萬乘之上
甲字 右賢左戚
甲字 大紀一一師古曰
甲字 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
甲字 體
甲字 貌
甲字 賈誼傳一一大臣師古曰
甲字 一則加禮容而敬之
甲字 器人
甲字 史丹傳若通一一於絲竹故
甲字 推擇
甲字 韓之問太淳曰取人器辭也
甲字 誰差
甲字 弘傳一一天下求素賢人孟康
甲字 省見
甲字 東方朔傳
甲字 未得

臣衡傳但以一一朝廷
 師古曰階級外次也
 墮僚章成傳五世一一至我朝侯應劭曰自孟至第五世無官墮僚也
 左遷
 張蒼傳吾極知其一一師古曰是
 寡耦東方朔傳一一少使師古曰耦合也
 抑厭制師古曰厭
 一甲反謂不仲也
 陷假王莽傳連時不行一一韓朝師古曰假
 拓落
 落傳何為官之一一
 也師古曰一一不耦也
 落魄音濟師古曰一一失業無次也
 孤特
 劉向傳
 奧漂王褒傳去早傳一一而列本朝張晏曰奧曲也漂
 賁陳湯傳家賁一一無節師古曰一一乞也一一音計得反
 乞賁韓王信傳乞賁一一發
 居約張耳傳餘姑居約時皆灼灼地在貧賤淒約之時
 仄陋韓安傳守官辭一一而登至尊師古曰一一言非正統而身輕微也
 白屋
 蕭望之傳恐非周公賦一一之意師古曰一一無聊吳王傳計乃一一無俚
 傳其意一一之至耳晉灼曰無聊方言曰
 不相聊張耳傳使天下父子
 一及
 浮湛是也傳與問里一一師古曰湛
 隱約河馬遷傳約一一師古曰一一
 漢雋卷第三

不絕亢 張耳傳乃仲絕亢而死師古曰亢者擡頭耳兩併肩
傳一而事主師 雅云亢為龍即喉嚨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
古曰併肩步鼎反 翕肩 師古曰翕歛也 脅肩索足 吳王傳
古曰併肩步鼎反 翕肩 師古曰翕歛也 脅肩索足 吳王傳
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 奮臂 張耳傳 拏擊 師古曰拏更不
目視一游俠傳一而游談者 掌握 韓信傳身居項 刺手 賈誼傳
衛仇人之匈師古曰 交手 武五子傳諸侯一事之 接手飲 師古曰
利也音代與反 師古曰自高山下 緣手盡 亦一 搖手 成許
潤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蟻之為 且使矣 搖足 蕭何傳中一
有作務作務須一故曰一以別為牛 措指 文三王傳爭門一
角也師古曰一謂有巧伎指千則人百 措指 文三王傳爭門一
日謂為門 指摘 賈誼傳一二一師 託足 賈山傳曾不得 頓足
庫所斧 指摘 古曰指謂動而痛也 託足 賈山傳曾不得 頓足
王溫舒傳溫 躡足 通泰論一 窺左足 魯夫射傳未有能一
衛一數 躡足 行任之間 窺左足 魯夫射傳未有能一
臨師古曰躡半步也言 可躡足待 高紀一一也音灼曰許
一舉足也音口輝反 可躡足待 高紀一一也音灼曰許
角詣首 表一一應也 躡足抗手 長楊賦莫不
也音 旋踵 霍光傳今日之議不得 還踵 馬援傳則前死不一
足 重繭 幽通賦中一一曰存利師古曰繭足下傷 股栗 杜周傳骨
也 重繭 起如繭也申包胥曾請重股立於秦庭 股栗 杜周傳骨
之甚故一戰也 服膺 古曰一俯服其賢腹也 回腸 日而九回
張膽 張耳傳將軍張目一 破膽 谷永傳臣求所以一 析肝
信師古曰析分也 披心腹墮肝膽 謝通傳巨願一 宅
心 序贊西土一一劉德曰宅居也西 刻心 成許后傳其 洞心 子產
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

耳忤心 谷永傳一 熏心 師古曰熏氣蒸也 叩心 任彼得一
叩擊 忤心 師古曰忤主莫不一 薰心 師古曰熏氣蒸也 叩心 任彼得一
也 甘心 張衡傳天子既好宛馬聞之一師古曰志懷美悅事求之
委心 韓信傳僕 悉心 東紀其各一 琴心 相如傳以一挑之師
動之心儀 宜許后傳皆一霍將軍女之 心計 食貨志泰弘半以
也 心謗 漢夫傳腹 竦意 東方朔傳附一而寬 直意 谷永傳有
直當 展意 谷永傳一無所依 屬意 文紀一一非止此師古曰
也 悉意 元紀其 中意 江充傳所言一 抒意 劉向傳一
引而溢之也 過意 公孫弘傳陛下一一舉目及 覆意 朱博傳得
音食汝反 過意 卒任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 覆意 朱博傳得
日但欲用意覆之 還意 朱博王傳不意大王一 耦意 杜周傳連
不近法律事故也 還意 反義師古曰還猶回也 耦意 杜周傳連
日 留志 師古傳單子一 愿志 文紀未有 銳志 禮樂志
合也 留志 師古傳單子一 愿志 文紀未有 銳志 禮樂志
古曰銳利也言一意 銷志 師古傳案 澤思 楊雄傳而大一一澤
遠家若兵刃之銳利 銷志 師古傳案 澤思 楊雄傳而大一一澤
指 陸賈傳皆 意象 李善一一德和師古曰 不自意 高紀一一
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吳王傳一 觸情 淮南王傳一 去行師古
一全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吳王傳一 觸情 淮南王傳一 去行師古
師古傳見一師古 情見 韓信傳一力屈師古 迹見 食貨志謀
日素謂心所向也 情見 韓信傳一力屈師古 迹見 食貨志謀
見也 抒素 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 紆體 賈戲一一師古曰
疎體 霍后傳當一彌躬 王莽傳一執平以還公 挺身 五行志
與小人晨夜相隨師古曰引也劉屈 跳身 蕭何傳一逃者數矣師
徒傳是竟一一述師古曰引身而逃難 跳身 蕭何傳一逃者數矣師
羸身 陳平傳一一來不 薄軀 班婕妤賦登一 不嘗之軀

聖行義乙庚主之腎性
習貫 賈誼傳——如自然
密理 龜錯傳其
智行狀丁壬主之
師古曰龜亦習也
燕嬌 李夫人傳妾下戲之——
其肌肉也
師古曰嬌由嬌而謂不緊結
魁梧 張良贊——
江亢傳為一人——
大也一者有土
應劭曰古者立
夏侯賢淳常此戰行——
素嬰恐小兒墮墜各置一面擁持之附注也蘇
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或擁樹而者以面背向臥之也師古曰面偕也舉
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駁故曰——舉讀曰捧
介
手容儀 臣衡傳情欲之感無——服虔曰不見色於容
李夫人賦——大惠音灼曰解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也
瘦曰穠矣穠與猶——也師古曰穠音亦消反
逮考 韋賢傳年共——
人面色如婦也言歲月驟
往年諸及者不可殆起
壹关 薛宣傳——初繁勢亦可矣應劭曰以壹
因曰壹夫此說非也師古
師古曰強一也
談笑 東方朔傳
師古曰強一也
呼暑 又余人不勝痛——師古曰典曰論傳中風
病則發言可笑也
乃呼士暑今人痛甚
則寒暑音步高反
諱服 灌夫傳——對軍音灼曰服者約胸衣俗語得
也師古曰而說音通若謂婦為
一則一者大交反服音平卓反
追引 張良傳——不食飯至康日服
舉又乃學道
且一也應劭曰鼎方也汝妻曰臣衡少時字鼎長乃
鼎來
呂字桂坐世所傳衡與高書上言衡敬報下言臣鼎內知是字也師古曰服
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藉盛其義亦同而漢氏之此是穿案大概有其
術乃是後人見此傳云臣——不曉其意妄作
衡書云鼎白字耳耳以表德是人之所宜稱乎
娒嫗 師古曰嫗古訓字訓
婦之又
意烏碎嗟 韓信傳項王——千人皆廢晉灼曰——慈
吉則
啖吟 揚雄傳蔡澤雖——而吸唐車
師古曰
啖吟——頓頭之兒——無髮反
伉健 宣紀還——習騎
射者師古曰伉強
剽疾 張良傳楚人一師
細旦入費仲傳說——
古曰剽音四姊反
而不關大患
銷憂 東方朔
傳——

一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一一

舛語傳介子傳入帳中一一師古曰一人而獨共也

諧語東方朔傳來日讀者和

諄語賈誼傳母取箕帚立而一一服虔曰諄猶罵

飛語灌夫之言之也

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張說與許音乖

非一一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諄當作揚

揚語雷光傳王恕侍中一一耳語灌夫傳潘賢與程不載

附耳語韓曄傳潘黃王

語塞後一一師古曰附一一小也

附耳語因國一一

謹言欽傳今日復聞一一曰塞不行也

符其口不聽妄言也

美言鄒陽傳一一於吳

食一一句如傳約分明而不一一師古曰凡古言也

質言張釋之傳具以一一墜言蘇林曰墜猶失也

款言司馬遷傳一一不索言成詐左傳

款言司馬遷傳一一不愆言司馬遷傳一一不愆言

爽言曲通賦統一一以暢

瞽說谷永傳一一數天師

之師古曰索愆也

言高后紀未滅一一謀之一

之師古曰索愆也

曼辭司馬遷傳一一以自

劇談楊雄傳口訥不能

流議東方朔傳欲聞一一者三千人

崇論宏議司馬相如傳一一

半言朱博傳欺毀

詭辯趙王彭祖傳持一一以中人師古曰詭

專對王吉傳舉駿有

特師古曰

不軌言楊敞傳敞一一故告言

一顯見問則對無所疑也

已然諾灌夫傳一一師古

有味其言鄭當時傳說一一也師

已必也謂一言

侵為然諾張子傳此趙國立義不一自立

廉問王充記且一一師古曰廉察

無誰語司馬

然諾又高能

是以此神機而一一師古曰一一

不孰何衡館傳一一館李奇曰一一

疎也一呵也師古曰何即則

煩言碎辭 劉歆傳外之析
因陋就寡 劉歆傳舊指
明 河間獻王傳文約一師古曰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
書林 長楊賦什包一
中書 以孔安國傳
案牒 禮樂志宮堂勅異校圖一
肄業 又禮官
已師古曰肄習 蘇林曰練諸第之也
同門 鄭康傳
傳其 一學師 師古曰專門者古別為家學 第立與
末師 劉歆傳是 而非往古
淵源 成紀儒林之旨四海一
治決 谷永傳不能 如
涉獵 賈山傳一書記師古曰若涉
記書 息夫躬傳通覽一 師古曰傳一及諸家之
揚推 序贊一古今論古一舉也
儒術 公孫弘傳更事一以一師古曰儒術者魯
九章 韓康傳
被服儒術 河間獻王傳一 述次必於儒
綴文 劉歆傳贊
屬文 師古曰文之異者
奇字 師古曰一謂經籍
龍虎之文 賈誼傳
言語妙天下 賈誼傳
發藻 安成書生下
擢藻 省哉一如春華師古
雋永 謝通傳自存其拔號曰一師古曰
離騷 賈誼傳作一賦師古
爾雅 儒林傳文章一師古曰一近正也
僻牢愁 揚雄傳旁恨補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一

削草孔光傳時有所謂削草一書削草皮曰草已謂之削草削草有皮

之前師古曰
一一而史 **救督** 楊惲傳賜書一一以
所不及師古曰督也 **鑄令** 薛宣傳使採平銅今如
淳曰平鑄救切使之自

緯交篇

締交 過燕論合從——師古
金石交 韓信傳與漢王爲——師古曰稱金元者取其堅

布衣交盧偉傳待客如—— 刎頸交張耳傳相與爲——師古曰斷也——者言託契深重也

斷頭絕頭無所顧
也劍音舞粉反
一日之雅
谷永傳無一一左右之介
師古曰雅素也言非宿素之交
雅素

張禹傳忽忘——故也
雅 高紀疏——不欲屬
沛公發其戶——素也
素 高紀——易諸吏師古
曰——故止易輒也
雅

故劉澤傳今雅遊張耳傳耳一一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雅
其久故倦游交結莫傑是以多爲人所稱譽也

信杜風傳無一歸古知友江亢傳宗卷一見客于盛麟先生又

猶至也言至此國爲一也若傾蓋鄒陽傳一一如故文穎曰一一結交離能事也忘故張湯傳

曹耦照布傳率其師古曰曹耦也 等夷張良傳諸將皆聽下教師古曰

其壽	韓信傳——十三
其時	人師——三時類也
所善	灌夫傳——願從數十人
	師古曰——索與已善者

左提右挈 張耳傳以兩臂手——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

相翼 王莽傳斷金——師古曰翼助也

攀援賢方遠傳欲相一一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音爰附離揚雄傳語一一之者師古曰離著也音麗提衡

杜周傳相與——如淳曰——猶言相提攜也
巨目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引重 漢夫傳兩人相為——張晏曰相薦達為

聖賢也。即古曰相率而歸於尊也。借譽鄒陽傳一於左右。先游鄒陽傳有人一師古曰一一謂進納之也。爲。

先鄭食其傳莫一我一師古曰先謂紹介也爲地張湯傳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一師古曰不一作道一也爲道

田延年傳將軍召問延年欲一師
古曰爲之開道路便有安全之地也
爲資
灌夫傳嬰慨一姓淳曰爲出
資費使人爲夫諱罪也師古曰

以十
間為道地

傳典——
參會 韓安國傳贊述德——師
古曰三人和遇故曰——
請寄 勉宣傳——為五師
古曰——謂以事私

相託也。鄧都傳。——徑入師古。
——無所駐。
內謁 崔義傳。——徑入師古。
曰。——猶今通名也。
有謁 鄧陽傳。——也。
師古曰。謁告也。

為謁高紀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書謁石香傳上謁

張耳傳耳食上謁涉師古曰一視其一而見也一一若今之通名言歸高紀魏王約一一視肯臨韓信傳大

王乃一臨存嚴助傳使重臣左顧淮陽王欽傳過臨存

況津夫傳將軍遇肯幸一造請張湯傳一諸公師古曰造至也請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詣

前揚王孫傳未得一師古曰諸王也臣前當見也郊迎陳平傳其勢必一師古曰出共

師古曰迎於間使韓王信傳疑信數一師古曰間私之謝通傳漢問

遺妻敬傳以歲時遺所餘被汴鮮數一一私問張耳傳以一一之臣多噴目以一一情相也

謝問趙廣漢傳爲我——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候問死生謝道傳趙武備

君不知通不肖使
不聞問
嚴助傳為會稽太守數年
勞苦
張元傳

平生叢師古曰勞苦聲助傳一者一語久不聞明諸為聲傳間闊何一師古言一者何文一不相見行矣

武衛后傳主附其背曰——
師古曰——繼今官好去
與決 蘇武傳——武——去
師古曰吏別也
候伺 崔師傳居
長城下——

刺候陳康傳朱雲從一晉灼曰一探伺一事之輕重折逆朱博傳其一入如此揣知翟方進傳

其指師古曰憊續后傳一
 探追不及七事
 緣雅意李夫人傳霍光一
 上師古曰緣

詆嫌 杜棄傳自一其文師
醜詆 劉向傳巧言一
詆挫 漢書
 爲文吏所一師古
 曰一毀也一折也
訾毀 地理志奸一師古曰以
讒就 陳平傳子
 師古曰就成也言毀
 達善已者得其成計
撻敝 賈山傳
絕責 石
 傳君不
 一長史
詰責 賈山傳
質責 八傳傳無一
 對之
責四面至 谷永傳天下
引繩排根 漢大傳就於夫
 慕之後非者孟康曰根者根柢引繩以彈排根柢格之也師古曰根者下恩反
 格者下各反言聖賢大夫共相提挈有人心此若排根是不復相交譬如相
 提挈而根柢之也今又楚俗
詆讓 尚如國一羽師古曰
辯數
 陳勝傳自一乃置師古曰一
 爾自分別其姓名也數者古山羽反
短惡 陳平傳一有
督過 意一上謂諸將
揚越 後傳一
汗鐵 文三之傳
相駁 傳兄
 曰齊謂
妒嫉 劉歆傳或
妬媚 五行志相有一之心
相駁 傳兄
 曰齊謂
過直 師古直亦當也
有隙 高紀今勝
自解 項籍傳
自白 師古曰言有知故自白也
知其解 呂后傳君一
不肯
德不竟 韓信傳公小
不右 左方遠傳論議
拑 惠太后傳第一
給 高紀一爲
乘 小人一
界 楊雄傳一淫陽蘇林曰一聞其兄
提 吳王傳引傳局一吳太子殺之師古曰一
嫪 韓安國傳
涸女 陸賈傳母父一
攝使 張耳傳一
涸女 陸賈傳母父一
涸女 陸賈傳母父一

漢雋卷第四
乘間 併力 面約
下風 相放 斤臧否 相然 易與
顧金錢 塞望 頌禁 姦午膠戾
官媚 游媚 刷恥 根抵
事發相重 何等不可
一坐盡傾

漢雋卷第五
顯蒼 異時 宇內
河山 疆外
顯蒼篇
顯蒼 渾元 天淵 九
三辰 三光 泰階
合璧連珠 天清日晏 晏溫

音濁兩字曰季春三月一乃出以
 解兩師古曰一將而故音涉也
 二至天下大上銳建此氣爲是半
 也師古曰一朝各反一大各反
 雷 又左玄冥而右一召張擇曰一默氣也天上
 造化神名也楚辭名熱震而見之或曰水神也
 助曰列仙傳陰陽子言泰息熱震震食食一沉潛北方夜半
 然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爲六氣師古曰一明朗反一音聲
 景字服虔曰一夫去地二千四百里
 子明經曰一夫去地二千四百里
 燁 王莽傳一登平考景以狀服虔曰燁音曜如渾曰青氣
 之光輝也管仲曰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
 白燁 又平一玄燁 又平
 奮角 又復一張晏曰復一星
 介 五行志今之長定名木水
 爲一介者甲甲象也
 西顙沆瑒
 瑒 禮樂志游一應
 王臺 又觀一智由曰
 天 子虛賦仰神棟而一師古曰測提也音測
 之高有外上之者仰聲其棟可必擬天也
 不言但以景象
 閉陽縱陰 董仲舒傳水南一師一其北雨反
 指東之者
 不濕人之
 蒙霜露沫風雨 淮南王傳高帝一師古
 顯是也
 天間地垠 甘泉賦一決兮一關師古
 曰天間天門之間也次亦開也
 天地剖判 陸賈傳曰一未始有
 一蘇林曰頃音頃頃動
 天地剖判 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
 始有
 泰元媪神 禮樂志惟一專一華靈李奇曰媪神地也
 師古曰泰元天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主福也
 天接地 嚴助傳
 隆天重地 東方朔傳
 參天貳
 地 相如傳動恩
 九垓八埏 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浹一孟康曰言
 地乎一一介者甲甲象也
 西顙沆瑒
 瑒 禮樂志游一應
 王臺 又觀一智由曰
 天 子虛賦仰神棟而一師古曰測提也音測
 之高有外上之者仰聲其棟可必擬天也
 不言但以景象
 閉陽縱陰 董仲舒傳水南一師一其北雨反
 指東之者
 不濕人之
 蒙霜露沫風雨 淮南王傳高帝一師古
 顯是也
 天間地垠 甘泉賦一決兮一關師古
 曰天間天門之間也次亦開也
 天地剖判 陸賈傳曰一未始有
 一蘇林曰頃音頃頃動
 天地剖判 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
 始有
 泰元媪神 禮樂志惟一專一華靈李奇曰媪神地也
 師古曰泰元天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主福也
 天接地 嚴助傳
 隆天重地 東方朔傳
 參天貳
 地 相如傳動恩
 九垓八埏 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浹一孟康曰言
 地乎一一介者甲甲象也

異時篇

異時食貨志——算輟車師古曰——言律時也 曩時賈誼傳假設天下如——師古曰——久也謂昔 日

者高紀一一劉王兼有其地 間者文紀一一諸呂所事師古曰一一猶往日也 廼者文紀一一猶言中間之時也

元氣一乃者蕭何傳——我使諫君也師古曰——猶言曩者
屬者李尋傳——頗有要計師古曰——謂近時也

之欲
反鄉者張耳傳何一某用之誠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義背也比歲成紀一不登師古曰比頻也間

歲食貨志——萬餘人
師古曰——隔一歲旬歲翟方遠傳方進——問免初司課師古
口旬編也——猶言歲歲也若十

日之
一周間不一歲佐被傳——師比年宣統——堂師往

年一 號布傳一 穀轉信 異日一 高紀一 師古曰 一 猶言往日也 先日一 新陽傳音一 穀穀應計 翌日

武紀——發嵩高廣日 賈山傳——十年師古曰
旦日 又——合戰師

應曰聖明也
明日曠空也
曠空也廢也
言空廢時日
巨日古曰一
明也

李尋傳不月日 于定國傳數以一一引見丞相御史師古四五

相言師古曰一一
 至一二日
 周亞夫傳聞不遲一一
 師前日
 日一一而至
 京日
 日一聽朝故云一一也純實傳諸生一一進示

謂早旦欲入朝也 姜一二日 古曰謂右去行還止一二日也 前

近屬 朝漢家之事耳。猶言兩也。音之欲。

屬聞 兵師古曰屬述也之微反
屬遇 師古曰一近也近始一

去聲去聲
之發天
屬耳
古曰：近耳也屬音之微天
食頃
如瓜一一復入

居有頃一開上通有頃一客出居頃之傳一居無

幾轉安問作 唇無何日無何謂未多時也 唇

無幾何何如傳——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無幾原涉傳至官——師古曰——言無多時也幾音居

幾何五行志其一師古曰言當幾時也七始禮樂志一一肇始孟康曰天地四時人之始四始

天文志正月旦王者歲首立
春四時之始——者候之曰
三始 鮑宣傳曰餽於——如淳曰正月一日
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

三朝 孔光傳歲之朝曰一一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一一
一統 律歷志八百一十公歷歷一一五康曰卜九

爲一章——
凡八十一
六辰
五行志
昭曰——
謂從卯至申
五子
律歷志曰有六甲
辰有——孟康曰

六甲之中唯甲寅
無子故有一一
參陽
翼本傳歷中甲庚律得一一張姜曰甲庚皆三
陽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四一一

三七 谷永傳涉一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
一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
三 鮪 崔長傳免鮪
漢初以城

服妻曰屯舍也謂陽九律歷志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十一孟康曰所
謂一一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

元者則前元之餘氣也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
陽早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一一之元
壽首 律厚志魯歷不正以
閏餘一之歲爲一一

王康曰：滿以閏歲爲一，今于市肆歷志終六十一師經七李貴

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一也。**府首**古曰一一即壽首。**盛秋**傳以

師古曰秋盛
隆冬——至正月
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
本曆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後乙卯
又秦二年——文頤

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後九月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
實不知閏謂之——如淳曰時國素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

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

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末以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肇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

期有月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舊有餘月矣一月四

十五日
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一一也
蕉螫
管中登室

雨水二月十二日
驚蟄三月五日
清四月五日

又中屏八處一
今日穀雨
伏祠
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外

季 也 **窮宙** 幽通似迤一而達幽應劭曰往古來今通宙聖人極古今通幽微也 **終今** 兩傳傳一以來
從今 通使如故師古曰
故去 一來也 **靡旃** 長楊賦曰未一旃古 **白駒過隙**
也白駒謂日景也隙隙際也張良傳如一之 **億載** 長楊賦規一快常集
生平 張耳傳一 **平生** 王季傳一載上呼曰 **晚節** 田仲傳及
師古曰一 **末路** 鄒陽傳 **春秋長** 劉澤傳太后一師古曰言年老 **春秋**
猶未時也 **高** 蘇武傳陸 **春秋富** 高五王傳皇帝一師古曰言年初也此之
鼎盛 賈誼傳春秋一 **年穉** 鮑戈傳以其 **齒戴** 孔光傳父馬
戴老也請 **朝暮人** 楊惲傳大僕定有死罪數事 **旦暮死** 張耳傳
與畫同 **時時** 鄒食其傳一問已中賢家張良傳 **日日** 古山傳直與之
一從漢陸賈一前說無詩書 **得幸** 之 **同年而語** 過秦論比權量力 **同日而論** 王莽傳直
者一異 **同道** 張平傳臣之與主 **分卦直日** 京房傳一六十四
歲 **建元** 武紀一元年師古曰自 **太初** 元年應
各以其日難其義惡也 **五部** 律歷志起一 **五勝** 孟康曰
功初用更正以正日 **瘴熱** 嚴助傳南方暑濕近夏一 **必薨** 王莽傳
五行相勝泰以用 **宇內** 師古曰瘴黃病音丁幹反 **宇內富**
一五康曰 **宇內** 武紀嘉興一之士師 **方內** 嚴助傳一無狗吠之聲師 **方**
古曰天地四方為宇 **方內** 古曰一中國四方之內也

之道也子午火也水以天一為卦火以地二為卦故火為水妃今通于午
偏之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貫其謂之午耳今京城直
南山有谷通渭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古子
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此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其為一也
韓信傳從間道絕其輜路破陳樂志謂一山一谷
重山古曰一山一谷也
問問 表一偏於戌師古曰一山一谷也
過及新垣實人後以管有市籍者發以大父母之世管有市籍者成者
重谷後入間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問里門也言居里門之
左者一
立錐 梁丘傳無
切發之
容車之地 鄭陽傳王顯
四通五
達 縣食其傳陳留天下之衝一之郭也如漢曰四面佳
東通之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一之郭也如漢曰四面佳
裂 鄭陽傳此一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清北
居中央為五晉灼曰一即天而一如田字也
四分五剖 傳
一其稱其美蓋曰古地之
時曰通其分釐之意
天漢 蕭何傳諸曰一其稱其美蓋曰古地之
有漢者天之有河漢臣瓚曰流俗語曰一
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
古曰漢是也天漢河漢也
全晉 地理志自
新秦 食貨志徒食
南一中原助日秦始皇遣蒙恬據郡制得其河南虛傷之北千里地甚好
於是築為城郭徙民充之名曰一四方雖無雲像不同今俗名新晉者為
是名也
新豐 地理志一秦曰驪邑應初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
祖改築城者街里以象豐從豐以實之故號一
閭
粵 高祖今以馬一王師古曰閭越今泉州建安是
其地也其人本純種故其字從虫音許是反
祥柯 地理志一
一俗稱也華陽周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越師至且蘭解款於
犀而步戰蹻滅夜郎以且蘭有板船一處乃改其名為一狀音七
頓
丘 地理志一師古曰以丘名縣也立一成為一
一謂一頓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
會稽 師古曰一
山名茅山也為於此會
馬邑 地理志一師古曰晉大原地記云秦野
諸侯之計因名曰一此城無城不有焉周旋馳走及秦父
老吳之計因名曰一地名
盟津 地理志一師古曰
盟津古曰五津道所津
盟津古曰五津道所津
盟津古曰五津道所津
北假 元紀一曰官晉
盟津古曰五津道所津
盟津古曰五津道所津
盟津古曰五津道所津
湯沐邑 高祖以沛為縣一師古曰凡言一
盟津古曰五津道所津
盟津古曰五津道所津
盟津古曰五津道所津
采地 刑

志卿大夫一師古曰采官也周官食地故曰一
一族者不曉一一之義因謂某地古少種某非也
比地 天文志雅一有大
近地也 亡厓 校獵賦焉
河山篇
從一一下師古曰山
南曰陽山北曰陰
被山帶河 秦傳秦地
探嚴排礮
連山 霍去病傳至一師古曰一即天
聚之 九嶷 武紀望祀虞舜子一師古曰九嶷
山也向如呼天為都建都音上反
五嶺 張耳傳南有
領者而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一而別標名則有五五嶺五嶺地
古大度地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郭德明南康記曰大度嶺一也廣陽
四領二也九真都廉領三也臨賀南領
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也
上領 漢志上領大河一山
陽 長楊賦列萬
山 師古曰陽者山之基足音止
灝山 漢志
一師古曰一嶺
一師古曰一嶺
一師古曰一嶺
陂山 又一通道師古曰一因山之形也音彼長
言以山為邊界也
巖突 子虛賦一湖旁師古曰巖
古五原曰一一山陵也
林莽 長楊賦羅子乘於
也師古曰林高阜也增音巨休反
介丘 相如傳以登一服虔曰
子虛賦一一第堂師古曰平也山之高聚
有峻平山而築室於其上峻音子公反
郊藪 公孫氏傳藪在
一澤無
水曰一郊日謂交通衝要之處也
崇藪實澤 五行志不
古崇藪也藪謂澤
之無水者實穴也
衍沃原隰 貨殖傳辨其土地川澤丘陵一
之無水者實穴也
衍沃原隰 貨殖傳辨其土地川澤丘陵一
之無水者實穴也

澤波也廣平曰 **溪谷** 子產賦探一適一張謂曰 **勃澥** 師古曰一海
下澥曰 **潢** 潢 食貨志塞川原爲一 師古曰 **汙澤** 海注志陳平
也 **潢** 潢 一停水也潢首黃潢首一胡反 **汙澤** 下以爲一師
古曰停水曰 **經川** 范鎮傳一丘阜師古 **洪原** 相如傳一
汙者一胡反 **經川** 一常流之水也 **洪原** 埋一 **皇波**
反駭超絕離岸一 汙曰一 大也師古曰其先 **游波** 漢志左右
祖所居經河及江也 河江四潰之水散爲大波也 **游波** 一寬緩而不
隍州 家二世賦臨曲江之一 一 師古曰曲岸 師曰隍隍即碑 **潰出**
字耳言臨曲岸之洲今結謂其處曰曲江隍言無依反 **潰出**
文紀山崩大水一 師古 **八數** 嚴助傳一鳥聞師古曰一謂魯有大
曰考史曰一上滂曰 **八數** 野魯有大陸魯有楊汭宋有孟諸有雲
夢吳楚之間有具區 **八川** 十座賦落落子一 分流師古曰南
齊有海陽鄭有圃田 **九河** 地理志一數道師古曰徒駭大史馬
賈誼傳樂一之神龍兮師 **九河** 地理志一數道師古曰徒駭大史馬
古曰一九旋之用言至深也 **九河** 類傳融胡縣簡桑納故高津是四一
大人賦鵠度九江越一 師古曰服晉語一皆非也一五色
之河也仙經說有紫雲錦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有青五河也 **四**
潰 師古記一視潰使師古曰江河流 **六輔** 兒寬傳奏聞一皇泰謂曰
潰爲一潰者發源而注海者也 **六輔** 謂京兆高卿決風河
東河南河也師古曰非也潘注志云寬奏穿一車茲海者高卿之四此
關於鄭圖梁上流南岸更開一小渠以助流灌耳今華州雲陽三原兩縣
界此澤南存鄉人名曰六漆亦號輔渠故河渠 **三泉** 賈山傳下獄一川益
吞去國內則輔渠灌於是也多說三河之地哉 **三泉** 宣帝述六一死亡
所恨師古曰一重 **枕江** 嚴助傳北一大一 **波河** 西域傳旁南山北一
之言其深也 **枕江** 師古曰於臨也 **波河** 師古曰一舊河
也一者 **瀕河** 成紀行舉一之郡師古曰瀕水岸也一 **濱海** 石晉傳
從義反 **瀕河** 一古傍河也瀕者類又音有傍音步浪反 **濱海** 陸山
師古曰一者 **負海** 王行志一至此邊師古曰 **環水** 高紀章如
維海涯而行也 **負海** 一離言背海也又負海之國 **環水** 後振守機
師古曰一 **環隄** 嚴義傳機置一 **絕河** 高紀一
隄一 文穎曰決水以白理 **環隄** 師古曰一曲之 **絕河** 高紀一
守爲固也師古曰環音官 **環隄** 師古曰一曲之 **絕河** 高紀一
直波 **涉河** 黠布傳使布先一師古 **徑澤** 高紀花一澤中師古曰
曰地 **涉河** 日涉謂無舟楫而渡也 **徑澤** 小道也言從小道而
行故澤 **趨汜** 子虛賦輸波一 一 師古曰汜
中連 **趨汜** 汜陽也師古曰汜音奔快反 **下瀨** 古曰瀨疾流也 **批**

種姓謂 **胡苑** 張良傳北有一大創師古曰此與胡苑之國
 四尺深四尺 **截薛** 子靈賦九截一師古曰一山野今所謂截
 廣深倍於溝 **解谷** 律唐取竹之一益覆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說
 割玉 **沈** 相如傳一溝災師古曰一也一深也
 也卒奇曰斷於山北頭一近 **決莽** 子靈賦通乎一之盤狹狹
 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 **隘塞** 石書傳河水治狹能
 漢沁者河水一師古 **崩陀** 劉向傳
 曰滄涌也音者頓反 **朝夕之池** 枚乘傳不如
 一師古曰陀下 **西邱** 山一邱
 類也音者濁反 **北隙** 地理志一為九夫
 一師古曰 **環城** 陳湯傳四面一師
 吳以海水朝 **環城** 古曰環繞也音是
 夕為池也 **反城** 王莽傳雲覆城等舉兵一師古曰一
 史功賦也裏 **嬰城** 謝通傳一國守玉
 音初反 **薄城** 陳湯傳通
 高紀堅守一師古曰 **城守** 高紀開城一師古
 衆望也謂上城而守也 **乘塞** 高紀與關中平一
 一下師古 **距險** 高紀秦兵南來一師古
 曰其遠也 **險塞** 劉向傳鐵氣
 而守 **距險** 日休險阻而自固以拒敵
 之 **鑿空** 張騫傳一蘇林曰一開也一通也竊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
 孔也鑿空起鑿其孔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孔道也
 疆外篇
 疆外 臣衡傳汝問
 者取微通之義 **塞微亭隧** 句奴傳是起一師古曰隧
 也微音工鈞反 **亭障** 或紀
 微 食貨志咸千里無一晉為曰微塞也相如傳五羊柯為
 微障曰微障以水石為界者也師古曰一音工鈞反

廬 鈞奴傳鈞奴父子間。一則師古曰。旂幟也。其形音廬故曰。

闕氏 韓王信傳使人厚遺。一則師古曰。鈞奴單子之妻也。開音於。

一 鄣 張湯傳。一則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乘障。又通道山。一師古曰。被邊。韓王信傳。國。一師古曰。無帶也。雄邊。一師古曰。以多財。日衆。登也。登而守之。

為邊地。滇池。西南夷傳。一。方三百里。師古曰。華。之雄豪。陽國志。云澤下清淺。狀如湖。故曰。弱水。西域傳。云有。

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龍堆。鈞奴傳。踰山。一孟康曰。一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坦者。大餘。皆也。一鴻毛。不能起也。

東北向相似。蔥嶺。西則限以。一師古曰。西河。舊事云。也在西域中。其山高大。上生蔥蔥。故以名焉。榆塞。衛青傳。也在西域中。

閼風 大人賦。登。一而絕岸。音張。據口。閼風。山在冀。舊閼風之中。師古曰。閼音決。

閨風 大人賦登一一而一舉兮張橫口一
山在冀州閨闔之中師古曰閨音決

史 131-611

漢雋卷第六

蒸庶

佃作

穰祀

精稷

五樂

蒸庶篇

蒸庶

武紀勸元元篇

元元

見上文紀以全天下

黎黎

黎黎

品庶

賈如傳

黎黎

黎黎

黎黎

黎黎

編列

古曰

編列

編列

編列

編列

齊民

齊民

齊民

齊民

齊民

齊民

五民

五民

五民

五民

五民

五民

末民

末民

末民

末民

末民

末民

浮食

浮食

浮食

浮食

浮食

浮食

白徒

白徒

白徒

白徒

白徒

白徒

流庸

流庸

流庸

流庸

流庸

流庸

名數

名數

名數

名數

名數

名數

元食

元食

元食

元食

元食

元食

自占

自占

自占

自占

自占

自占

占數

占數

占數

占數

占數

占數

流庸

流庸

流庸

流庸

流庸

流庸

名數

名數

名數

名數

名數

名數

元食

元食

元食

元食

元食

元食

自占

自占

自占

自占

自占

自占

息耗

息耗

息耗

息耗

息耗

息耗

庸保

庸保

庸保

庸保

庸保

庸保

賣庸

賣庸

賣庸

賣庸

賣庸

賣庸

悠隸

悠隸

悠隸

悠隸

悠隸

悠隸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佃作

其去後下水灌之草死 **撒種** 高五王傳深耕一師古曰撒種也

文紀一未入師古曰一者五穀之種也一者所以為食也種者之勇反 **耒耨** 耒耨古曰耨耨也耨耨也

所以施金也耨耨也 **輓犂** 食貨志教民相與耨

任賢師古曰一謂勤 **生座** 高紀下事家 **傭耕** 傭耕傳與人

其產直而為之 **振業** 元紀一貧民師古 **傭業** 傭業之師古曰

一謂安處 **非業** 元紀勞於一之作師古 **宿麥** 師古曰秋麥

便得其業 **嘉穀玄稷** 宣紀一降子師古 **子穀秬黍** 師古曰秋麥

律臺志以一一中者師古 **戎叔** 天文志風西北一一 **穀** 師古曰秋麥

郊祀志今一一未報師古曰少意也 **祖飢** 食貨志黎民一一 **比登** 師古曰秋麥

言穀稼尚小未獲豐年也 **歲惡** 師古曰歲惡一一 **五德** 師古曰秋麥

郊祀志歲一一 **穰穰** 師古曰穰穰一一 **枯旱** 師古曰秋麥

日一一年 **飢饉** 元紀黎民一一 **枯旱** 師古曰秋麥

不熟也 **飢饉** 元紀黎民一一 **枯旱** 師古曰秋麥

郊祀志新秋一一朝種暮獲一一 **東方** 師古曰秋麥

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 **禳祀篇**

禳祀 義文志一一天文經祠 郊祀志知一一 **解祠** 又古天子

禳祀古曰一一 **類祠** 又一一 **叢祠** 陳勝傳一一

禳祀古曰一一 **侍祠** 景帝紀諸侯王列侯侯一一 **祝宗** 又使先

也 **廟宇** 郊祀志作清陽王帝一一 **祝宗** 又使先

能知山川物類之神者以爲一一能知四時物類之神者以爲一一

宗 **巫先** 又謂巫祝一一 **蜺巫** 又在男曰一在女曰一 **祕**

祝 文紀除一一應劭曰一一 **餒食** 郊祀志其下四方地爲一一

移過于下國家之故曰也 **天文禮** 武紀禮一一 **八鄉** 禮

禮而祭也者 **天文禮** 武紀禮一一 **八鄉** 禮

文後故曰一一 **八鄉** 禮

口 **臘岱** 序贊大夫一一 **八鄉** 禮

也 **臘岱** 序贊大夫一一 **八鄉** 禮

志氣一一 **方明** 師古曰方明一一 **八鄉** 禮

一八方之神 **方明** 師古曰方明一一 **八鄉** 禮

玄下 **大折** 郊祀志難一一 **八鄉** 禮

帝時封則天早一一 **神掄** 禮樂志一一 **八鄉** 禮

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士令乾也 **神掄** 禮樂志一一 **八鄉** 禮

臘驪 又謂一一 **八鄉** 禮

也言陳其數學令敬外於天 **八鄉** 禮

秦神 郊祀志一一 **八鄉** 禮

以爲今 **秦神** 郊祀志一一 **八鄉** 禮

是也故曰 **金人** 郊祀志一一 **八鄉** 禮

自招至 **鬼趙** 郊祀志一一 **八鄉** 禮

之形謂之 **鬼趙** 郊祀志一一 **八鄉** 禮

丙吉傳至 **骨蕭** 郊祀志一一 **八鄉** 禮

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名處級其一時爲饗宜知早晏牲以

終軍傳奉——於郡官師占曰——祭天乎地何昭儀傳
也——祭地也祭天則境之禁地則韓之飲酒——
酉地

祝延又皆一一之辭古曰一一祝之使長年也祝舊之愛反松榆社祀

鄭氏曰梓舊地名也社在梓榆晉灼曰梓白榆也
里師古曰以此樹爲社神因止名也徐青符云反

公社

青社 武王傳受社——社鑒四王者以五色土為
大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上與之牲以白

炊 邱祀志晉王桐東君雲中君——之屬師古
 曰——古主炊母之外也炊謂饅饅也
謀祝

——師古曰：禮記月令祀於高梁，高梁求子，喜而立此神祠，而今事作祭祀之文也。**蹕林** 河奴傳

國秋社八月中皆會祭也師古曰墮者統林木而祭也
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柢枝來聘賦連三國無止此耳

五日如淳曰：方後漢儀注：立秋，一伏假曰：音創，劉向
書：暑氣始收，日赤，謂之者，亦以此日出，備運以祭宗廟。

術右傳者一霸上孟康曰一降也於霸水上自中霽

主寺 角祀志獻公作——樓陽船古曰——者知

左坐袁傳后傳配食於一一處而曰若禮以其配祀者也坐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精稷篇

夫人之降——有以相疊李奇曰稷氣也言天人精氣

不好治宮室——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
青祥五行志

娛禮樂志神來——師古曰娛戲也言庶幾神來享戲樂此樂也娛者許其反
嘉嚮宣紀上

嘉況石香傳盤天——
師古曰況賜也嘉生郊祀志神降之——
師古曰——願來壽

1

長楊賦方將俠——師
古曰——善也——端也
熙事
禮樂志——備成師古曰福
之——皆備成熙與蕃司
蕃

逆釐楊雄傳一諸社相如傳上帝垂照一錫

應劭曰興也一餅也
是福和知傳中一餅

志惟一之
日麒麟也
珍物
宜紀朕之不聞震于——蘇林曰震
動也師古曰震——而公威易也

河東賦——
却古曰：懷事也。
函蒙祉福
讀樂志——
常世朝山曰：宜

休嘉又嘉吉弘以昌如隱

谷未傳天所——師古
開右
協氣
相如傳

神光
神宮
曼壽
禮樂志德施大世
一卽古曰曼延也
天幸
霍去病傳
軍亦有

倚異俗未傳——乎波
事師古曰倚候也託

武王、仲康、禹、湯、五行志、解之一師

禍烈是鍾天下明知一一及已也宿憂徐樂

禍	食貨志——可除	亂	又去——	從	師古曰從音子
不	師古曰從火四然取以吉耳	不	師古曰從音子	不	師古曰從音子

亂皆 朱博傳職爲一師 鬼瞰 楊雄傳

五
行
志
以
章
一
師
古
曰
占
危
食
貨
志
安
有
屬

文紀或——服虔曰沾

下念石不子一自石地之坊五庫四附書屋

五樂篇

聖倉禮樂志但能

王公大臣用之則特 生金井！

言各劉德曰：「禁行禁法曰塞白乘伍五五格不得行故云。」師古曰：即今藏之塞也。閭閻之下置諸物今雞卜知祀老尊祠，李奇曰：持一骨，如雞卜。露著張禹傳：正衣冠。立室厭歲曰：益易。於盛猶下明日乃別著東方朔傳：亦外。傳漏董宣傳：天氣也。師古曰：昔草名。著者所月也。傳一：在殿下師古曰：炎時則。土炭天大志：冬至短極轉，一：孟東曰：先冬至三日轉。陰氣至則土重管灼曰華。皂神歷記供饋作權。一：冬至陽氣應黃鍾通一，輕而衡仲夏至陰氣應蕤賓通一，重而衡低退氣後五日之中。

六

八
四
集

二千是謂錢更也天下人皆言成達三日亦名爲更件州謂蘇成也雖丞相子亦在成達之制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成又行者當自成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錢不出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成者是爲過更也律謂成更者若居宅居更律中五月乃更也後從新律年歲更一月休十一月止金匱志四月爲更年已復爲正一歲成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漢改易有錢乃成達一歲耳道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史音乞衡反

事 宣紀三輔民賦者且母一

筭事 師古曰收捐租賦事謂役使

傳 高紀

中老弱未一若悉歸軍服及一音听五非口古者二十而一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時有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十以下爲罷養漢法去元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材官騎士皆射御騎馳驅陳又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民賦口里今老猶未嘗一者皆役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師古

復租稅 高紀一初一二年師古曰若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

馬口錢 卽此今郡國每歲今年一又額曰時有口反

獻程 又今一未有吏或多賦

租 出賦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頭 又爲交師古曰程法式也

仁程衣稅 而巳師古曰衣古於飯反

會箕歛 張耳傳一服皮口吏到

租挈 漢書內史稱曰一其家人頭勢動出歛以箕歛之

貢悲 食貨志獻內一應劭曰樂竹器也所以

平絲 學者謂反

平 盛方從簡曰樂師古曰樂讀與同

平賈 又治河卒非度一者爲著外繇三月繇絲曰一以錢取人作卒

移長度 楊惲傳惲辭山郡一度父司製以給財府應劭曰長父也

任罷 賈山傳百姓一師古

五均 食貨志樂

脫卒 王通詩傳獲中制一得數萬

七科謫 武紀發天下

四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

九則 序贊高下

又父世有市籍六父母有市籍七七利也

九則曰一九州土四

[illegible]

曰一師古曰一音
 有孔又一言必
 以王作并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數
 時今大知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編音孫
 即玉佩之琕也帶環而又著
 玉佩也攪批孔子佩象環
 刀 樊噲傳斃方其一 謂屠狗
 時師古曰一 謂屠狗
 徑路留犁 應劭曰一 句如臂刀也 一飯也 留 師古曰一 謂屠狗
 師古曰一 魚網也形如仰
 緣蓋四華而舉之言曾
 浮曾繳 射高馬謂之戈射一音增一音攷攷傳雖有一尚安所施
 繳 義武傳式能網一師古
 曰繳生絲練也可以一射
 單極之統 攷乘傳一 斷幹五
 早一也一果謂并鹿盧也言鹿盧為緩急大綱斷幹也音灼曰早亞也直挽
 之廉斷幹并上四交之幹字為沒深所失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文本并
 上以為網者也孟古鹿
 屢失其義矣故音雙
 字宜從竹交音交又
 音攷攷音交又
 之精流指即髮聲之轉重者髮字或作髮今關
 而俗字黑髮華髮聲其音如此兩義並通
 所以為 焜火 蘇武傳置一師古曰一謂聚一
 溫也 無染者也音於古反或音七騰反
 焜火 作炭 實傳作
 緼劇通傳一乞火師古
 曰緼亂麻音於松反
 擁彗 高紀太公一師古曰
 者所以掃也音似威反
 欸識 攷
 志屬大異於象鼎文鏤無一車駟
 一刻也師古曰一記也音武志反
 博具 五行志張一師
 傳見一竹一巨璞曰山
 積竹杖 武王十傳道實一
 名生此竹高節可為杖
 大類曰合竹作杖也
 霍壽杖
 孔光傳賜太師一一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霍壽木名師古曰
 水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金杖制不須削地也
 三服篇

三服

元紀歷齊一官李安曰齊國舊有一之官尊嚴冠幘為首今之方目清也說素今之元服昭紀帝加一師古曰元首也冠者首之幘也經納今之輕涼也

竹皮冠

高紀曰一為一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也冠師古曰竹皮冠謂簪上

反注冠

五行志昌邑王賀遭治一師古所解之幘耳非竹筠也

駮蟻冠

使帝傳郎侍中皆一具帝師古曰以一毛羽而山也

柱後惠文

張敞傳當以一一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

戴

楊雄傳一一垂纓而談者皆戴於阿

皮弁素績

平王后反下四十九人賜一一師古曰一一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一一謂素裳也朱本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績謂象績之若今之標為也

飛

翻纓江充傳冠一一之服度曰以鳥羽作

衣

又師古曰一一制若今之朝服中裨也裨音曲裾又一一後垂交輪張要

又師古曰一一制若今之朝服中裨也裨音曲裾又一一後垂交輪張要

便衣

李陵傳一一獨步出營師古曰一一謂輕便衣小製也

襪衣

傳不疑傳一一盛服也按音襪

牛衣

王章傳一一即今俗呼為龍眉者

短衣

楚製一一以玉為襦如鎡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玉

襜褕

師古曰製一一謂裁衣之形製

綳綺綺衣

綳綺綺衣一一者衣無絮也

綳綺

綳綺一一上官后傳宮人使令皆為一一多其帶服度曰一一有前後

綳綺

綳綺一一朱傳傳教功曹官多寶衣

綳綺

綳綺一一朱傳傳教功曹官多寶衣

綳綺一一朱傳傳教功曹官多寶衣

便衣

李陵傳一一獨步出營師古曰一一謂輕便衣小製也

襪衣

傳不疑傳一一盛服也按音襪

牛衣

王章傳一一即今俗呼為龍眉者

短衣

楚製一一以玉為襦如鎡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玉

襜褕

師古曰製一一謂裁衣之形製

綳綺綺衣

綳綺綺衣一一者衣無絮也

綳綺

綳綺一一上官后傳宮人使令皆為一一多其帶服度曰一一有前後

綳綺

綳綺一一朱傳傳教功曹官多寶衣

綳綺

綳綺一一朱傳傳教功曹官多寶衣

綳綺一一朱傳傳教功曹官多寶衣

[illegible]

音步千反
又步丁反
得幸師古曰軒謂
軒車即今車之施轆者
乘堅策肥
食貨志
一徹絲
冠蓋
相望結轍於道
文紀故道使者
車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
典義
禮樂志象一如淳曰噴使人
嚴駕待發之意也師古曰音蟻
踞鞏
馬一
一封軺傳
平紀
在
為駕一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大五寸木傳信封以
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券封之叁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
置軺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大一也軺傳兩馬再封
立軺併馬
又四
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
輿大夫博士郎史家屬皆以禮要親迎也師古曰併音步羣反
輿轎
輿助力
輿轎立乘小車也併馬驢駕也師古曰併音步羣反
輿轎
而勝領
服皮曰音轎輿謂隘道與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與車江東作竹輿以行是之
頃駟曰駟絕水曰騶音旗駟反領山嶺也不通駟車運轉皆於輿也師古曰此
直言以轎通領耳何去說絕之廐置
田雷傳至尸鄉一臣瓚曰
水子又旗廐之音無所依據
所置
李陵傳因一一以聞師
傳置
文紀以給一一師古曰傳音張
古一一朝辭職也
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星也
文鑑
子虛賦浮一一張揖曰臨水鳥也畫其象
方船
鄒食其傳而
橫船
於知音淮南子曰龍舟為天子之乘也
下師古曰舟也
項籍傳烏江亭長一一待服廣曰橫音
刺船
陳平傳盧
濯船
鄒道傳
議曰淳曰南方人謂坐船向岸曰橫
刺船
而佐一
濯船
以
為黃頭郎師古曰一一能
戈船
武紀一計軍張要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
持一行也臣瓚曰橫
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
臣瓚曰伍子胥嘗有以載千戈因謂之一也師古曰以橫船之例
兩之則非為載千戈也此蓋船下安戈載以御蛟龍水蟲之害張說近之
擊
權
臣瓚曰傳水
扁舟
貨殖傳逆乘一
還舟
鄒陽傳一青陽張
維
賈誼傳度江河亡一一師古曰一所
舳舻
武帝紀一千里至裴白一船
以繫船一所以刺船音兼又音接
舳舻
後持柁廐也一如前頭刺
維廐也音其船多前微相衙千里
旌柁
子虛賦旌一一張揖曰折羽為旌施於船
不絕也師古曰音軸音盧
旌柁
上柁柁也師古曰音音曳柁音大可反

第室 次舍 補醪

五兵搏戰

第壹篇

第室 高紀賜大——孟康曰
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廣夏 王官傳——之下師
古曰——大屋也
殿 霍光傳
稱數嘆

前據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八
則通呼爲一耳非止天子宮中
官寺
元紀敗壞一及民室屋師
古曰凡府建所在皆謂之寺
府

第王莽傳自四輔三公有事一一皆用傳東第相如傳告列一一師古曰一一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一一也北

第一師古曰——者近北關之第
第宮 平王為
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關甲第當道直蒼

府舍元府傳今待一一甲舍初建傳皆建舍每長公主射一

旁舍 高紀通從尊舍 鄭食其傳沛公至高陽

里區謁舍食貨志

薄曰居處所在爲區
除舍 趙王彭祖傳自行迎——師古曰至——迎之

邑屋 邪解傳居——不見徽跡古曰
 里宅 反涉傳人
 亭

食貨志餘子亦在于一
官亭 滿漁志一
中都官 宣紀一

郡官黃霸傳師古曰郡亭相如傳往舍一一師古

送中 高紀——吏師古曰——
郵亭 黃霸傳——郵官師古曰郵

今之郵
街郵 五行志河南一縣
丘亭 息夫躬傳寄一

大紀五、職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
夷邨元紀書一門師古曰學

王叔師者字名曰紅玉也。其父名曰紅玉也。

官作館傳聞見歸生文翁傳修起師古曰一學之
官舍也韓延壽傳修治師古曰一謂序庫之宅也

郎臺東方朔傳今陛下累一恐其周閣重門

閣室寶嬰傳陳一城中淳曰廊廡寶嬰傳陳一下臨古曰

車檻上師古曰一闌版也 車干 輪干 車干 謂前軒之輪輅者斯間小生

前堂 上榮 南榮

東箱 東箱傳呂后傳耳於一一藏師古曰正

避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祿史官屬也朱雲傳且留我——**閨閣**文書

諸閭蘇傳府與內杜集傳所白宣中隱奧之

隲外 門中探其聞師古曰音牛列反 塾 古曰門側之堂曰 雲

屋 寶貴仔賦仰視号一一師古
房 又一一盛号風冷冷師古
步 間

子虛賦——周流師古曰——
有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壽也
飛攘——甘泉賦炕浮柱之——
快振——又目

經於一服愛曰一中央也一
星相也師古曰一音史辰
炒燎子虛賦仰一一而捫天師古
采桑

義文唐芋屋——師古曰采柞木也字
 柞木從木以柞爲象其質素也
 薄王華傳爲銅——師古曰——
 注三斤八兩

重蘇張跋傳得之殿屋——中蘇林曰蘇振也——重禁中師 九閣

聚廬賈山傳曾不得除蘇武傳焚草下一師行明

感得便得自安——之下師古曰——
五行志函谷關——

五行處長安軍城門——自亡晉灼曰此是出蕭者師月區 五行志視一

蕉門陳勝傳——中紅古四——蕉門——高樓以五著耳

卷之五

通單外 何並傳云開一師古曰一
也單外一古在郊郭之外而單靠
身自爲使 吳王傳之一一
流行而以無傳以爲一州物應動回聞
闌出 妄也臣瓚曰無符傳出爲闌也
宿留 卽和志一一海
所演待也宿言先就反留音力就
反李鼎傳并煩史之間一昔言逗遛
元后傳畏懼一當坐者
師古曰逗遛住又音豆

補醪篇

補醪 李廣傳持一一遺唐師古曰一
乾飯也一汁洋酒也補音備
一肉厄酒 張禹傳不過一
相對師

食漿酒霍肉 鮑宣曰伏飲從賓客一一劉桢曰親酒如
五之內漿陳傳奢侈一一師疏地理志一黃果實之
食 古曰羹食如玉也成許后傳美誇布服
糲梁 司馬遷傳一一
粗米也張晏曰一斗五鼎食
渠七步不爲糲音錄法膳王莽傳後太
大夫生不一張晏曰一一膳宰望其金
牛車家私藥也諸侯五鼎大夫三官之二一百日

絕甘 司馬遷傳與士大夫一分少師古曰飽
是言善也旨一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
一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胃脯谷永傳渴欲以一一而連弱骨灼曰今
也數餐羣我性與我鮮食胃脯太官常以十月作滑湯餅每冬羊胃以
末椒薑蒜煮粥楊惲傳羊牢一一師古曰魚毛炙
之暴使燥是也**包羔**肉也卽今所謂臠也據官一高反**虱肩**樂時得
勝之虎

大哉 亞夫傳召亞大賜食得
亞一師古曰載大焉**糠覈**陳平傳亦食一一耳王康
約曰要音能京師公孫弘傳一飯師古曰
人謂麤屑爲粒頭脫粟才一一而已不精粳也

半叔項籍傳李食
士卒食蔬菜五行志厚味資一一師古曰魚毛炙
以菰靡半之**腊毒**口父也味厚者爲父父**枸醬**東南夷傳南海食
枸香經刻龍目樹如桑其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爰蜀人以爲珍
菜也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耳雖水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
不鮮桂蠹明華傳一一野應劭曰桂樹中蟬蟲也蘇林曰漢書常以蠶
皮覆蠹以垂蠶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積之以益食

噤 音其。因哺，飲母得父兄饋養也。一師古曰：「咽吞。」**餽**，買山得之，熟而大餅也。**咽口**，有謂所食在口者也。音塞。音捕。**酌**，一師古曰：「者。」少少飲酒調食也。

半冰，李陵傳特一一師古曰：「讀曰判判。」已而薄口也。大片也。時冬寒有水持之以備渴也。

得酒果炊，一張晏日未起而淋一中。

具食，又不暢。

寄食，又常從人。

推食，入一食或。

具器食，鄭當時傳不過一一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

攻苦食啖，叔孫通傳作治典陸下。

傳餐，韓信傳令其裨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

立駐，一食也。如淳曰：「小飯。」

高紀呂后四，一師古曰：「饋食之日。」

養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饋之**，以食食人亦謂之饋。音必胡反。

受，帝大紀吏更當官者或以陳果師古曰：「蜀澤集。」

宿飽，韓信傳師見。

擢，項籍傳軍無一一師古曰：「無見在之權。」

脩具，劉濞傳請張敖路親傷其師古曰：「供也。」

張具，灌夫傳夜滿掃。

治具，灌夫傳魏其夫妻一一為具，具謂酒食之具何壽一一召武弟願。

厚具，陸賈傳一一樂飲太尉師古曰：「為共」而與太尉樂飲。

惡草具，陳平傳以去有肉更使服度日去有肉更之具。**酺**，大紀：五日服虔曰：音蒲。文補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舉飲罰罰之金四兩。今招徠賜得合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

靡衣媮食，韓信傳來庶莫不媮作定憤為一字或作媮音義同。

廚傳，宣紀飾一一韋昭曰：「謂飲食」諸供告。

施糜，增與偷字同。偷苟且也。言為廉潔之本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為久計也。

五兵篇

五兵，百有束教以一一師古曰：「謂弓矢及戈戟。」

弧弓，日以水日一以角日一。

烏，子產賦左一一之摩牙應助目楚有和桑鳥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鳴號故曰一一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投持龍頰觸拔適黃帝身墜下掩牙而號故名弓。

夏服，又右一一之助箭伏機日服步前鋒也。

夏居氏之喪，名煩弱夫失亦一一即煩。

師古曰：二說皆有據也。

[illegible]

軍一則別為置校 陳潘傳世 楊威白虎合騎之一師古曰一校為副
惟耳下名也 置校 為一師軍校稱校耳潘特新止等謂一名為副
也 適卒 鄭食其傳令一分守或單師古曰適讀成 適成 為泰論一
謂諸曰謂謂 材官 高紀發巴圖一應助曰一有材力者張晏曰一
罪罰而行也 材官 騎士習射仰騎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承會
都試深藏六則則 伏飛 宜紀應藏一射士羽林羽林服皮曰周時
相連那將騎行陣塞 伏飛 度江越人在部下負船將覆之入木衣
之灌因以持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制有故非謂實劍於干將度江中流
較繞舟故非技實劍赴江刺兩蛟殺之則王聞之非自後世也為勇力之
官故故音相近許慎之伏便刊也便刊讀藏以是為藏口一詩曰校槍既
飲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無罪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刊輕疾若飛
故號一 蒼頭軍 陳潘傳世呂氏為蒼頭軍服皮曰蒼頭軍
伏有次 蒼頭軍 士卒青巾中者赤眉之號以相別也 異軍 項
傳一蒼頭特起焉 部署 高紀一諸將師 部曲 李廣傳廣行無
功曰與眾異也 部署 古曰分一而一置 部曲 一行陳師古曰
漢書百官志云將軍軍皆有一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二人部
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進之中而不立一也 將也

戲下 韓信傳居一無所知名 莫府 李廣傳一省文書營曰曰將
故官一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以絕大莫大克復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
府故一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一者以軍幕為幕古
字通軍用耳幕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
皆入幕府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大之義非矣 轅門 項籍傳諸將入
自障若垣也師古曰非也謂攻其壁壘之一 轅門 項籍傳諸將入
以車為障轅相向 閭 校獵賊獲槍為一孟康曰一關
為門故曰一 閭 戰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 行間 吳王傳一
曰在行 京觀 崔寔傳有以德惠恩師古 被堅執銳 高紀
任間 京觀 崔寔傳有以德惠恩師古 被堅執銳 高紀
一師古曰一謂 服刀 而城傳兵有牙一劍中劉德曰一
甲胃也謂利兵也 服刀 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脂音骨又音脂
韓延壽傳韓作刀劍一師古曰一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
以飾人也一劍也又曰鐔似劍而小服音通又音尋 偃革 郭
軍一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轡斬 馬箠 張耳傳校馬箠下過數十城
者朱軻也如淳曰佩武備而治禮樂也 馬箠 張耳傳校馬箠下過數十城
者朱軻也如淳曰佩武備而治禮樂也 馬箠 張耳傳校馬箠下過數十城

亦失其義... 羽獵... 春

蒐秋獮... 校聯... 亦不取不守者

校聯... 亦不取不守者... 亦不取不守者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搏戰... 搏戰篇... 搏戰

難... 難... 難

悉眾... 悉眾... 悉眾

追北... 追北... 追北

當... 當... 當

中率... 中率... 中率

汗馬... 汗馬... 汗馬

事刃... 事刃... 事刃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麾城

十一 創痍 李布傳：一未瘳。師古曰：痍，傷也。 分梨 長楊賦：一舉子，一舉子，一舉子，一舉子。

勢力鉅癥 癥，痼疾也。師古曰：鉅，大也。又音廷。 葬命 葬，死也。葬命，葬死者也。

走故謂之奔命 奔，往也。奔命，往命也。 為從 為，助也。為從，助從也。

距 距，距也。距，距也。距，距也。距，距也。 中覆 中覆，中覆也。中覆，中覆也。

散地 散地，散地也。散地，散地也。散地，散地也。 戰逐 戰逐，戰逐也。戰逐，戰逐也。

請命 請命，請命也。請命，請命也。請命，請命也。 橫草功 橫草功，橫草功也。橫草功，橫草功也。

武 武，武也。武，武也。武，武也。武，武也。 右武 右武，右武也。右武，右武也。

威稜 威稜，威稜也。威稜，威稜也。威稜，威稜也。 廟 廟，廟也。廟，廟也。廟，廟也。廟，廟也。

極武 極武，極武也。極武，極武也。極武，極武也。 席勝 席勝，席勝也。席勝，席勝也。

腦幕沙觭余吾 腦幕沙觭余吾，腦幕沙觭余吾也。腦幕沙觭余吾，腦幕沙觭余吾也。

輶輶破穹廬 輶輶破穹廬，輶輶破穹廬也。輶輶破穹廬，輶輶破穹廬也。

械飾 械飾，械飾也。械飾，械飾也。械飾，械飾也。 歐市人而戰 歐市人而戰，歐市人而戰也。歐市人而戰，歐市人而戰也。

機變 機變，機變也。機變，機變也。機變，機變也。

漢雋卷第八

漢雋卷第九

義農 義農，義農也。義農，義農也。義農，義農也。 不諱 不諱，不諱也。不諱，不諱也。 根著 根著，根著也。根著，根著也。

昆蟲 昆蟲，昆蟲也。昆蟲，昆蟲也。昆蟲，昆蟲也。 若干 若干，若干也。若干，若干也。

義農篇

義農 義農，義農也。義農，義農也。義農，義農也。 黃唐 黃唐，黃唐也。黃唐，黃唐也。 黃虞 黃虞，黃虞也。黃虞，黃虞也。 泰帝 泰帝，泰帝也。泰帝，泰帝也。

夏子 夏子，夏子也。夏子，夏子也。夏子，夏子也。 阿衡 阿衡，阿衡也。阿衡，阿衡也。 宗宣 宗宣，宗宣也。宗宣，宗宣也。

老嚴 老嚴，老嚴也。老嚴，老嚴也。老嚴，老嚴也。 由夷 由夷，由夷也。由夷，由夷也。 商 商，商也。商，商也。商，商也。

僂 僂，僂也。僂，僂也。僂，僂也。僂，僂也。 僂松 僂松，僂松也。僂松，僂松也。 赤 赤，赤也。赤，赤也。赤，赤也。

松 松，松也。松，松也。松，松也。松，松也。 胥原 胥原，胥原也。胥原，胥原也。 彭胥 彭胥，彭胥也。彭胥，彭胥也。

靈脩 靈脩，靈脩也。靈脩，靈脩也。靈脩，靈脩也。 陽子 陽子，陽子也。陽子，陽子也。 諸賁 諸賁，諸賁也。諸賁，諸賁也。

賁 賁，賁也。賁，賁也。賁，賁也。賁，賁也。 牙曠 牙曠，牙曠也。牙曠，牙曠也。 班輸 班輸，班輸也。班輸，班輸也。

研桑 研桑，研桑也。研桑，研桑也。研桑，研桑也。 計然 計然，計然也。計然，計然也。

班輸 班輸，班輸也。班輸，班輸也。班輸，班輸也。

計然 計然，計然也。計然，計然也。計然，計然也。

班輸 班輸，班輸也。班輸，班輸也。班輸，班輸也。

計然 計然，計然也。計然，計然也。計然，計然也。

班輸 班輸，班輸也。班輸，班輸也。班輸，班輸也。

計然 計然，計然也。計然，計然也。計然，計然也。

名者乎若有此人。地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蓋於范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且晉籍不見其名史遺不述其傳乎。

古曰：祭統，伊尹始亡今人棄一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當爲子？

一號計別故實。武王研桑心對於無垠。則有其物錄事見諸分習中經薄矣。吳楚春秋及越紀書並作計倪此則倪所說然聲皆相近實一事耳。何六書籍不見哉。

蒙公校獵賦度曰：紫恬也。

娥阿賦為鄭康環白。

干將字處建，一雄劍名也。

絳灌陳平傳古之善御者鐵首鐵足。

平師古曰：舊云：綽位周勃也。滎梁也而楚漢。

跣躄賁打傳謂：秦秋高祖之臣別有一疑昧之文不可據也。

大盜也楚之大盜曰莊嫪毐五行志太后淫於一師古曰：嫪毐者一師古曰：音育略畧。

嫪毐居父嬖姓也。亦名也。許慎說以爲士不同行若嫪者卽反毒音鳥改反。今史記漢書本又无且擇崇之姝又非釋也。被宮依李氏以讀皇英美之作女廣詩師古曰：姚皇任奴班復什賦禁一之母周師古曰：女英美之二女也。

任奴大任王文王之母。太姬或王之王母。

娘娃反離寶一一之珍璉乃繁九茂而索朝孟乘自開無也。吳姓也。魏鑑之以式被疑難舞珍好無所用也。師古曰：昔美女言屈原以高行徒使疾痛元。

猶質美女之冠賣於九戎而求其利必稱也。子增反。烏佳反。

五三扶風賊退通。一師古曰：申古曰：玉帝表周監二代一制法師古曰：謂大王武王及周公也。功德昭著湯法。一師古曰：譚安奔馬三人也。

三聖表過成強於一一師古曰：伯嚭曰霸五霸謂吳夫彭莽齊桓魯夷夫差地理志春秋時一一與典師古曰：此五霸謂齊宋襄晉文秦穆楚燕七雄賓戲一威顯應勸日：此一秦及六國也。

五伯文諸侯王表裏則一一快其躬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夫差地理志春秋時一一與典師古曰：此五霸謂齊宋襄晉文秦穆楚燕七雄賓戲一威顯應勸日：此一秦及六國也。

枅序贊一一之起劉德曰詩大包有一蕭雅曰烈斧餘也謂木析薪而復萌生也喻齊報韓涉滅而復起者趙木更生也師古曰：枅音五葛反相如傅上一師古曰：登三上皆也言漢德興五帝皆盛。

登三相如得下一師古曰坐於三主之上。

不諱篇

不可言兩奇傳肩即有一師古曰：死不可言後傳將軍病如有不一師古曰：謂死不談片言也。

青病馮輟傳王未滿歲有一孟康曰。

不可言兩奇傳肩即有一師古曰：死不可言後傳將軍病如有不一師古曰：謂死不談片言也。

青病馮輟傳王未滿歲有一孟康曰。

輻輳車

輻輳車 輻輳車者以輻輳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也

輻輳車 輻輳車者以輻輳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也

梓宮

梓宮 天子制故亦稱之也

竅木

竅木 為王孫傳帝竟之葬也

黃腸題湊

黃腸題湊 輻輳車傳也

丘墓

丘墓 司馬遷傳上墳墓

冢塋

冢塋 冢塋者外冢王氏曰非一皆以

復土

復土 大紀張武為一將軍加諸

方中

方中 張湯傳治一五原曰一陵上土作

下里

下里 田延年傳陰謀殺王莽

冢舍

冢舍 何並傳林莽冢下故曰

封冢

封冢 冢者外冢王氏曰非一皆以

東園

東園 宣王

蓬顯

蓬顯 賈山傳曾不得一故

轉屍

轉屍 表死為一應初曰死不能

不殊

不殊 淮南王傳太子自刑一音灼曰一不死

先狗

先狗 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能也

根著篇

馬填溝壑

馬填溝壑 公孫弘傳述一終無以報德

根著

根著 有根者音直略反根著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草菅

草菅 賈誼傳觀人若草一然師古曰菅草也

薦葦

薦葦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枯槁

枯槁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垂穎

垂穎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連抱

連抱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不毛

不毛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果采

果采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果采

果采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朱榮

朱榮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離支

離支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鮮支

鮮支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并間

并間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都荔

都荔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仁頻

仁頻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結縵

結縵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新雉

新雉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剛柏

剛柏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樅木

樅木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檉柳胡桐

檉柳胡桐 師古曰草一以蓬蓀

一、由草五原曰胡桐似桑而多節師古曰一河柳也今謂之赤柳一亦似桐不類桑也其食其樹而沐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決言似桐決也可以汗金銀工之**跋鵠**實獲傳下有一至死不倒蓋原曰一青馬水鄉矣一師匠皆用之**跋鵠**古曰非也一謂半也其根可食以充粒故無紀年蓋勝國志曰汝山郡都安**芋魁**翟義傳飯我豆食矣一師古曰一師古有大芋如芋魁也**九葉服虔曰**一者以芋根爲菜也**色像金也****穀樹**郊祀志穀一師古曰一穀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穀種**牝荆**又以一洋口一荆之無子者皆算齊**函茨**律李夫人賦一按以符風字五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椒**五行志持一如淳曰一麻幹也椒以待風也**椒**師古曰一音解又音側九反

昆蟲篇

昆蟲成紀草木一咸得其所師古曰昆蟲也一言衆蟲也又許慎云蟲失之矣虫二步爲蝻蝻與日同謂蟲之然名兩義並通而靡康成以一一爲明音許是反**應龍**大人賦駕一象與之埒略委麗兮**援龍**高麗實文類曰有翼四一最其神妙者也

襄首

一應龍四使馴也師古曰襄首也襄陽傳交龍**天馬**西域傳馬汗血言古曰襄首也又音饒**文馬**王莽傳天馬以爲馬置其下與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一于士**游騏**子履賦射獵周成王時大戎獻之**騏驎**項籍傳騏驎名一師古曰音騏驎也王時大戎獻之**騏驎**白雜毛也蓋以其色名之**騏驎**子履賦射獵周成王時大戎獻之

馬

西域傳曰一一五原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小細也細馬步言其能躍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蹄者也蓋謂其小種乎**駒駘**百官一監長丞如淳曰一野馬也師古曰**昆駘**百官表一今承應劭曰一出北海中其狀如馬非野馬也**驂駘**百官表一今承應劭曰一研養外觀者也用以爲底名師古曰昆駘名也驂駘下平聲外觀者謂山形如駘而能外之也驂駘古時字耳研音五見反駘音言言牛驂反駘駘于虛賦第一之駘駘曰一獲也一如馬白身**驂駘**趙充國一黑毛一角細牙食虎豹獲而爲之以當手馬也**驂駘**趙充國什二師古曰得則半**重馬**劉向表傳一傷耗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師古曰與馬二百

傷耗以減**駢駒**郊祀志牲用一師古曰**驂駘**食貨志自天子不能式備也**駢駒**駢亦馬屬也音謂**驂駘**具一師古曰驂駘不雜也無一色之**傳馬**昭紀補遺駢三驂一龍友權樂志一爲一師謂四馬雜色也**龍友**張晏曰驂駘也

龍媒又天馬係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功也**龍秋**林曰秋飛龍也師古曰華于有秋駕之法**簡雲**又一淳一蘇林曰一音者亦言駕馬騰騰秋然也**遺風**賦表一千里馬也**泛駕**武紀一之馬師古曰泛駕也音方勇

馬或一一而致千里師古曰泛駕也一一者乘之則奔注則駛人也從音從計反**亭母馬**駢記罷天下者乘之則奔注則駛人也從音從計反

帝製伐匈奴斬大宛馬死於此乃**家馬**表一今承尉師古曰一者今天下諸一養一從令其繁榮**家馬**表一今承尉師古曰一者國所須故謂之**家馬**表一今承尉師古曰一者

先受數十盛馬乳桐取其上肥**羅騎**賈山傳從**留都**王莽傳爲名曰一一師古曰留都徒孔反

馬低頭曰**特牝**食貨志乘一省慎而不**蹇驢**賈誼傳駢一得會聚五原曰駢乘父馬**蹇驢**古師古曰蹇也

震鱗曲通麟一一豫于夏定兮應**異羽**又一一化于宣字焉應**駝**子履賦駝一一師古曰一者**鼈牛**郊祀志駝一一李奇曰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鼈牛**郊祀志駝一一李奇曰音

也一**韋牛**朱家傳來不過一一晉灼曰韋牛也一一小**蹇角**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蹇角**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

千一一五原曰百六十七頭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爲蹇與角一十二也言十者舉成數也**蹇角**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

與音千則爲蹇與角一十二也言十者舉成數也**蹇角**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

與音千則爲蹇與角一十二也言十者舉成數也**蹇角**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

與音千則爲蹇與角一十二也言十者舉成數也**蹇角**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

與音千則爲蹇與角一十二也言十者舉成數也**蹇角**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

與音千則爲蹇與角一十二也言十者舉成數也**蹇角**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

與音千則爲蹇與角一十二也言十者舉成數也**蹇角**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

與音千則爲蹇與角一十二也言十者舉成數也**蹇角**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

與音千則爲蹇與角一十二也言十者舉成數也**蹇角**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

與音千則爲蹇與角一十二也言十者舉成數也**蹇角**音言其可負重而駝物故以名云

[illegible]

使不得過滿也
師古曰尤音滿

文甲

若千
食貨志或用輕錢百加一師古曰一且數數之言也千倍箇也
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一順也一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

一切
平紀更在位二百石以上一滿秩如真師古曰一者禮時之
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其損壞故言一萬

分
谷未傳不能與揚一師古曰
言一之又報塞一萬分一如一萬分一

二
張耳傳一相全師古
曰十中尚其得一二勝秦什二三高紀士卒應指者一師

什三什六
地理志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什四成紀被災一
田租師古曰一謂什五食貨志或新秦民之田見稅一什七

什五
田賦所收十損其四什八
刑志志斷數少於成案之間一師古曰

什八
言何如之師一減其也什八
少其八也趙充國傳初吳先國計者什

三什五
最後一什六七
食貨志秦著死者一什八九

十半
故乘傳兩得一師古曰十分之
中可算五分無慮故士尚得一太半

二為一
高紀秦得一齊得十二師古曰秦得一者二萬人當
諸侯百萬人也齊得一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

二為一
項籍傳秦得一師古曰一者八九十乃至百
也灌夫傳食客日一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

鉅萬
食貨志鉅萬乃至百萬鉅萬十數
食貨志鉅萬各以一師古曰謂十萬

二萬萬餘
食貨志鉅萬一
大萬餘應劭曰一億也

萬萬
趙后傳孝成皇帝至
無萬數成紀有青蛇一師古曰言

以萬鍾計
貨殖傳鍾桃果一師古曰一者
可待故士

漢雋卷第九

數千枚
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為一均
師古曰朱提銀名一均百石為一率開一秋豪

一均
食貨志今官作酒以二千五
百石為一率開一秋豪

豪毫
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細適足論小非言其豪
豪毫

毛毫
大三五傳一過失師古曰一
十為一毛毫

秒忽
序贊連前一師古曰一禾芒也一始
微也秒忽

空積
師古曰秒音秒其字從禾
細於穀者也空積

黍系
應劭曰主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生
曰黍三指操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

尋常
十黍為一師古曰尋常
尋常

半貫
師古曰八尺曰半貫
半貫

幾所
稱食貨志者取一之息如淳曰取一債二幾所
幾所

無隄
師古曰得東也今俗所謂東錢者也
無隄

三陔
漢書地理志五故一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
之印章諸卿及府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谷量
貨殖傳一牛馬師古曰言其數
重理也谷量

戶知
師古曰言家家皆知
戶知

度長契大
師古曰契謂圓東之也度音徒各反契音
之土契一

一二其詳
師古曰言其詳
一二其詳

寡二
師古曰言其寡
寡二

勝識
師古曰一盡知之
勝識

漢雋卷第十

假設 雲丞 建瓴

鴻濛 匈匈

假設篇

假設 賈誼傳一陸 藉弟 陳勝傳一今母新慶日藉籍也

且也晉灼曰藉籍其傳弟言之外戚傳弟一見我蘇說其也師古曰服籍籍

義皆舉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弟者其弟也師古曰籍籍

言但令無新也今俗人籍籍但者意言之則者如弟 地忍 同古傳籍籍

失籍食其外戚傳所六弟者籍籍但耳義非且也 但已 王革傳不可一師古曰但已

但已 王革傳不可一師古曰但已 但已 王革傳不可一師古曰但已

也校也言空與之不取也利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

師古曰一無辭也 勿猥 董仲舒傳一勿非師古曰猥

後傳主見一莫人師古 晉靡 楊雄傳一為率張白一相也

日附錄也音大紀反 設 李廣利傳蕭樓兵夢一甚都 相如傳相如時從車騎雖察開雅

都邑之容也師古曰郭謂美之稱也張說近之持洵美 甚古 谷永傳由

且都又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華言都邑失之遠矣 甚古 谷永傳由

師古曰 甚惡 郭傳傳朕一郭師古 訖息 谷永傳安其 解

苦勞苦也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已 師古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 已 師古志無

嚴助傳天下——眇然 王褒傳——絕俗離世師 較然 孔光傳——
孟康曰：無妄也。眇然 古曰——高遠之意也。較然 甚明師古曰
較明秋 雪然 甘肅賦——陽開雪均曰雪散 肩然 武紀——有開 震然
董仲舒傳子大夫——為舉首張晏曰：震連 然 韓信傳皆——陽應孟
也師古曰——盛服狀也。許曰：震如元耳。 然 韓信傳皆——陽應孟
師古曰：音 迫爾 賓職主人——而吹師古 以否 李夫人傳是邪非邪
文府反 定是夫 人——
雲丞篇
雲丞 賈誼傳——禮樂志——稱民師古曰 雲微 句數傳——
雲起 食貨志：雲如——而 雲會 校獵賦：雲擾 叔傳天下——
雲擾 叔傳天下—— 雲布 霧散 叔傳天下——
雲合 過秦論：天下——將稱傳天下之 電發 長楊賦：風
起 息夫躬傳——風生 地廣漢傳：第一師古曰 風靡 叔傳天下——
集 關通傳天下之 森勇 序贊——餘紅師 森涌 大人賦：風——而
士雲合—— 森勇 古曰如—— 森湧 雲浮師古曰：言
也 森騰 長楊賦——決流師古 森逝 相如傳：武節——師古
也 森騰 曰：森風也。騰果也 森逝 曰：言威武如森之盛 飄至
飄通傳——風起師古 雷動 息夫躬傳 雷同 劉歆傳——相提焉
曰：飄曰：風起疾風 雷動 意竟—— 雷同 官傳：希指——師古
傳者 電擊 校獵賦：神扶——師古曰 電擊 句數傳：深 森飛
景附 賓職其餘 雷動 效至 相如傳——師古曰：若 森
泣雷厲 校獵賦——一 雷震 效至 相如傳——師古曰：若 森
風颶電激 賓職其餘 雲譎波詭 甘肅賦：以方

——王康曰：言夏屋慶巧 焱至電過 大人賦：焱過 廣沸
通為雲氣水波相滿貌也 焱至電過 大人賦：焱過 廣沸
雲擾 長楊賦：雲擾 景駭嚮震 賓職見之者——聞之者——
開聲則震 天旋 校獵賦：壁 標起 序贊：勝廣——師古曰：飛火
合韻之人反 天旋 校獵賦：壁 標起 序贊：勝廣——師古曰：飛火
水釋 中山王傳：骨肉——師 嚮應 過秦論：天下雲合——師古曰
之傳口對 景從 又風機而——師古曰：風機 景嚮 任被傳下之
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 逢涌 相如傳：神者大漢之盛——原東師古曰
形響之應聲 逢涌 連讀曰：逢古如逢火之外原東之流也 鋒
出 東方朔傳：雲 鋒起 谷永傳：又 陵夷 成紀帝王之道日以
平也言其變若若丘陵之漸平也 鼎沸 雲光傳： 瓦合 雲食其
陵通亦言如丘陵之連連稍平下也 鼎沸 雲光傳： 瓦合 雲食其
之平師古曰——謂如破瓦之相合 瓦解 東方朔傳：神者大漢之盛——
景合而不齊 同陳湯傳：神者大漢之盛——不能久 瓦解 東方朔傳：神者大漢之盛——
其地師古曰：各於其處——句數傳—— 萌生 王吉傳：神者大漢之盛——
雲散於天下之處在於土崩不在—— 萌生 王吉傳：神者大漢之盛——
如草木 萌起 主父偃傳：神者大漢之盛—— 萌牙 劉歆傳：神者大漢之盛——
之初生 萌起 王莽傳：江湖海澤——益賊米盡破 麻起 王莽傳：三輔道
生 麻沸 孫師古曰——言如亂麻而沸 麻起 王莽傳：三輔道
官起者如 席卷 過秦論——天下米 囊括 又——四海張晏曰：
亂麻也 席卷 買臣傳——南行 囊括 又——四海張晏曰：
輻輳 叔孫通傳：四方——師古曰：輻輳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 攔
下 輻輳 也字或作渙 舌丘壽王傳：知略輻輳谷永傳：輻輳陳忠 攔
塞 谷永傳：欲以——大異師古曰 鏡考 又——已行師古曰 立累
塞 經義取摺之權攔開也 鏡考 又——已行師古曰 立累
陵聚 校獵賦：制淵輪英—— 芳盛苗穢 嚴延年傳——
芳艷 毛舉 刑法志——數事師古曰—— 蠶食 古曰——六國師
所生 毛舉 言舉毫毛之舉輕小之甚 蠶食 古曰——六國師
所生 毛舉 言舉毫毛之舉輕小之甚 蠶食 古曰——六國師
所生 毛舉 言舉毫毛之舉輕小之甚 蠶食 古曰——六國師

傳 從後若一師古曰一言其順易也
括囊 言自閉口不言師古曰括結也
發蒙 津南說丞相弘下之知一耳如渾曰以物蒙蔽其頭而欲去之則其人欲之耳齊灼曰如去物上一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阮美拾遺梅福得葉若一師綴旒五行志若若一不得舉手應劭曰旒旒旒古曰一言其易也綴旒之流隨風動換也師古曰言爲下所執隨人也
積薪 漢書傳用群臣如一耳後來者居上推轂劉澤傳李一高帝北天下索若軍之行助推其數故得引重而致遠也無會時搏旦小主優傳匈奴傳一士師古曰一言薦舉人知車載之遲轉也搏旦小主優傳匈奴傳知之師古曰搏擊也束溼齊成傳梁下意知師古曰掃地得人陰景言不可得也東溼齊成傳梁下意知師古曰掃地得王信傳上古銷萌章成傳建威師古冠王陳平傳子鍾道烈益矣師古曰過亂亂使不得萌生冠王陳平傳子鍾一耳孟康曰飾貌以王索郊郭陽傳處於一師古曰絕炎相復曜日月之末光一文顯曰炕陽五行志一而暴君師古曰凡古珠紀之明師古曰走音七職反炕陽五行志一而暴君師古曰凡古

規音口 **摩牙** 長楊賦鑿齒之便拱手通泰論一而取西河之外折角朱雲傳朱相典一而爭之師古曰言其不費助力也
掞亢 量敬傳其一掞其背張晏曰又噴散也
收電 師古曰掞謂振持之也元嘉元年下即及
附驥 樊豐贊一尾師古曰蓋疾風去如一一揚沸融史傳更治若救火一附驥以效羣爲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
拊翼 序贊一一俱起師古曰一一以難爲侵漁宣紀一百里寄也謂奪其利便也師侵牟景紀一萬民李奇曰年食商古曰漁者言漁獵也侵牟景紀一食民比之弊賊也
啗利 舒傳以一爲俗師古曰狎性貪食故謂食爲一也飛燕趙后傳奉穀輕就日一啗利記說秦將以一師古曰嗜者本謂含嚼耳音徒敢反以食餽糾墨賈誼傳人今其嗜食音則改變徒淫反今古以利誘之取食爲習糾墨何異一應劭曰稱福相爲衆莫如糾繩余相附會帶膏嚴安傳一諸侯也巨瓚曰故也索也師古曰通音盛帶膏嚴安傳一諸侯使之於郡守嘗若佩帶輕細小也爲請其戚要領張騫傳不能得月力足以資之一日在一旁附翼之義也氏一師古曰

[illegible]

爲了公卿古史編 一縷條千鈞 救急得之以一黃障
江河水 王莽篡政區區以一一師古曰黃障草莽所以蓋
錦夜行 項籍傳富貴不歸故鄉如一一師古曰黃障草莽所以蓋
狐白裘反衣 臣衡傳是有之一一而一一之也師古
衣繡夜行 朱貴
局趣轅下駒 漢書傳是有一一而一一之也師古
門外可設爵羅 鄭玄傳及尊一一師古曰爵羅爵羅及尊
席上過師 趙充國傳及一一師古曰席上過師
羔犢扞虎狼 鄭玄傳是以一一之也師古曰
齒利劍 救急得之以一黃障
紐韓盧而責獲 王莽傳及尊一一師古曰紐韓盧而責獲
踐薄冰待白日 一一師古曰踐薄冰待白日
敦度泰山 實戰一一而一一高深一一應劭曰高深
懷沈澁 一一師古曰懷沈澁
測重淵 實戰一一而一一深潭一一應劭曰深潭
持布鼓過雷 一一師古曰持布鼓過雷
門王莽傳及一一師古曰王莽傳及一一師古曰王莽傳及
犬亨 鄭玄傳及一一師古曰犬亨
狡兔死良狗亨 鄭玄傳及一一師古曰狡兔死良狗亨
牛驥同皁 鄭玄傳及一一師古曰牛驥同皁
薦履 鄭玄傳及一一師古曰薦履
察淵魚 吳王

見一中 爲囊謀 刑決志在囊謀一一師古曰有囊曰囊謀
不祥 爲囊謀 刑決志在囊謀一一師古曰有囊曰囊謀
華及王門族亦室劉劉等通行一一師古曰有囊曰囊謀
師古曰言等止賊盜若囊謀一一師古曰有囊曰囊謀
爲爪牙 王溫舒傳中吏
爲國柱石 霍光傳將軍一一師古曰有囊曰囊謀
如失左右手 韓信傳上怒
患 高紀所謂一一魚鱗左右 劉向傳充囊體內一一師古曰
毛髮之草 谷永傳無一一噬膚之恩 重賢傳及尊一一師古曰
狗馬之病 嚴助傳有一一狗馬之心 一一師古曰
整齒之徒 長楊賦一一相與摩牙而爭之服食
風雲之會 實戰教音
鴻濛沆沆 實戰教音
登閣 又涉三皇之一一師古曰登閣
權輿 又萬物一一師古曰權輿
鮮扁 一一師古曰鮮扁
院薛 一一師古曰院薛
鴻網綰獵 一一師古曰鴻網綰獵
車轆 一一師古曰車轆
驢駢駢 一一師古曰驢駢駢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傳不得一**薦人**張孝傳一從中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一義同

萌牙之特數在中薦音在見及數音所角反詩曰飢餓薦臻字

如**正營**王莽傳人民一師古曰**駱驛**又道路師古**間關**

又一一至漸臺師古曰**鬱燠**王秉傳盛暑之一師古曰

猶言崎嶇長轉也熱氣也溫也音於六反**悽愴**入至

嘔喻一受之應劭曰和**崔隤**廣川王傳日一時不羈

勞佚平當傳樂奏刺史二千石一有意者師古曰一彈勤勉也**流**

連敘傳式號武諱大雅所以一也師古曰一言作詩之人賦歎而泣涕

也歡秋張良傳戚夫人一疏沛師古**向邑**陸士傳張湯以知

邑音人相偶納之也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音烏合反然今書本最作邑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

不得舒一一師古**與舍**又因物一師古**約結**朱邑傳鉤結

曰惠初問邑音滿日一起也一發也**三**

惻怛文紀為之一不安師古曰**於邑**中山王傳為之一師古曰

今及亥讀**忼慨**高祖一傷悼師古曰忼音口**謹譁**叔孫通傳

者**縱吏**衡山王傳日夜一如淳曰史讀曰舅一舖**咕嗒**潘安

辭師古曰一音昌**翔寶**西域傳道里遠近一**苟簡**董仲舒傳

涉反一音人涉反矣師古曰翔與祥同**和柔**強顏之作

治蘇林曰為一易之治也師古曰非也一謂若

淫末孟儲傳廢**熏轅**杜周傳欲以一天下師古**分窺**陳湯

亡迷一一師古曰介謂**愐億**又驚恐一師古曰**畔換**亦贊漢

四一一張恣之**辟易**項籍傳一數里師古**龍喜服**又諸解一師

有之**震電**得群臣一師古**攝龍**霍去病傳一者弗更

涉反**一**帥也一失氣也**攝龍**師古曰一一謂振動

[illegible]

[illegible]

李氏

文字

漢漢氏之東評之采之尚也

西者作班氏所著為稱首其源自周秦來故
奧而古更馬融以下魏晉諸儒至唐顏師古始
克發明其體為記述設故近事之傳古典之會
縱橫變化無所不有讀者知其甚富亦知其奇
非他書比也或類之或提事各自所求猶命駕
游五都之肆而環貨弗勝識拔枉登藍田之山
而珍璞難悉致矣況片言隻字之立上稽經義
下括史法讀之易過言之難盡者哉

漢書其用力之周有益於學者多矣

諸庫得黎板命工刊之以廣其傳夫學貴通今
類亦貴知本始得其一不遺其二由是而積
知萬可也俾所聞不忘所自自是以推雖通古
是書若采擷之為者究其心則無忽於學
得其一必舉其類苟有聞必探其本近可以熟
一代之史旁可以綜羣籍之文惟覽者留意焉
序漢書成十二月十九日壽春魏

漢雋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林越撰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卷數與今
相符而註稱括蒼林鉞處州府志亦作林鉞此本
則皆作林越未詳孰是也其書取漢書中古雅之
字分類排纂為五十篇每篇卽以篇首二字為名
亦間附原註前有紹興壬午越自序稱大可以詳
其事次可以玩其詞然割裂字句漫無端緒而曰
可詳其事其說殊誇後有延祐庚申袁楠重刻跋
稱漢雋之作蓋為習宏博便利斯為定論矣

元史節要十四卷

〔明〕張九韶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張克文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史節要

十四卷》提要

元史節要序

元之初興自孛端叉兒十世而至鐵木真始稱帝于幹難河之上是為元太祖一世而太宗滅金四世而世祖平宋結後朔南始合于一其一代十有四君之行事蓋有不の不知者惟是正史浩瀚冗繁令人讀之有倦心焉况板藏內而篇帙重大未

元史節要序

四

易可得則夫元之一史吾懼不餘家傳而人誦之也余致政以歸暇處山房于是取元史正文倣曾先之所編史略例如其為者為一書以便觀覽查用資治通鑑例編本於工而繫事於且撫其事之有關於時者載之庶幾乎續曾氏略之後余既手編就帙乃命工鈐梓以廣其傳蓋時早

原缺第一至三葉

學者披卷一閱而有元一代名臣政事之
 傳父是非及其盛衰興亡之故瞭然在目
 願不快歎刻成叙之編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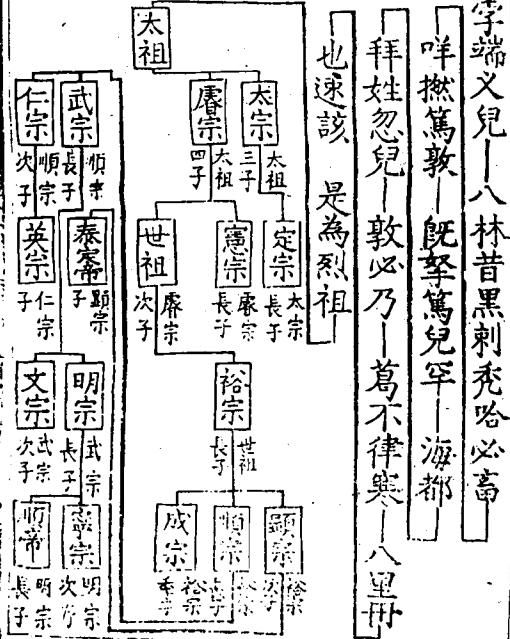
洪武甲子之穠七月既望前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臨江張九韶美和識



元史世系歌

有元太祖起北方
 太宗滅金國勢張
 定宗無子憲宗立
 世祖平宋定四疆
 成宗武宗仁宗繼
 英宗之後泰定帝
 明宗文宗及寧宗
 順帝承之失其位
 一百六十有三年
 世代相傳一十四

元史世系圖



元史年號歌

世祖中統至元始
成宗元貞大德紀
武宗至大授仁宗
皇慶延祐紹其美
英宗至治僅三年
泰定致和由晉邸
文宗天曆及至順
順帝又從元統起
仍號至元改至正
歷世年號從此止

元史節要年號歌

太祖太宗定宗憲宗未嘗建元至世祖方建元明
宗在位八閱月寧宗在位四十三日皆不及改元
而崩

元史節要世系年號終

元史節要卷之一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校閱

元太祖皇帝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也其
先有字端義兒者母曰阿蘭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
窻中入化為神人來趨卧榻驚覺遂有娠生字端義
兒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母曰此兒非癡
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其後遂世為蒙古部長至也
速該併吞諸部落其勢愈大也速該歿後諡曰烈祖

元史節要卷之一

神元皇帝即帝之皇考也○初神元征塔塔兒部獲
其部長鐵木真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手握凝血如
赤石神元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帝
既立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乃蠻部長太陽罕
心忌帝能謂達達部主阿剌忽思曰近聞東方有稱
帝者君能益吾右翼吾將奪其弧矢也阿剌忽思以
其言來告帝會群臣議伐乃蠻皆以方春馬瘦宜俟
秋高為言皇弟幹赤斤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何可
以馬瘦為辭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弧矢是小
我也彼恃其國大而言誇我乘其不備而攻之功當

可成也帝悅遂伐乃蠻太陽罕合諸部兵來戰勢頗盛帝以哈撒兒主中軍大戰至朮禽殺太陽罕合部兵一時皆潰夜走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駝馬而還元年帝大會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於幹難河之源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是歲實金泰和之六年宋為開禧二年也帝既即位始議伐金初金殺帝宗親咸補海罕帝欲復讎會金降者競言金主璟肆行暴虐帝乃定議伐之然未敢輕動也

元史節要卷之一

二一〇

二年秋再征西夏克幹羅孩城

三年春帝至自西夏夏避暑龍庭

四年春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燕師來戰敗之克兀刺海城進至克夷門復敗夏師

興府引河水灌之遣說客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女請和

五年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選別失殺其衆遂畧地而東初帝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乞濟

受貢于靜州帝見乞濟不為禮乞濟怒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乞濟願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

問金使曰新君為誰對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喟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策馬北去金使還言乞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而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六年帝自將南伐敗金人於野狐嶺金復築烏沙堡帝進攻拔之九月援德興府十月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還七月帝破昌植撫等州敗金將紇石烈九斤三十萬衆於獐兒嘴秋圍西京金元帥奧屯襄率師來援帝遂擊之九月克奉聖州十二月克東京

元史節要卷之一

三一〇

八年秋七月克宣德府進攻德興府拔之帝至懷來與金行省完顏綱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帝命可忒等帥軍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州易州契丹訛魯不兒獻北口選別遂取居庸關八月金弑其主乞濟立豐王珣章宗璟之庶兄也帝分兵三道並進右軍循太行而南左軍遵海而東帝自將中軍取燕山山東河北五十餘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

元史節要卷之一

四一〇

九年**甲辰**春駐驛中都北郊金主遣使求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遣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夏五月金主遷汴留完顏福興輔太子守忠守中都六月帝遣石抹明安等以兵圍之秋七月守忠走汴

十年**乙亥**春正月金通州降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人以城降金元帥石天應以興中府來降夏四月克清州順州五月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自殺其下棄城走明安入守之秋七月遣使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未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當為罷兵不從

命史天倪領兵南征授右副都元帥賜金虎符八月天倪取平州木華黎遣兵攻廣寧府降之

十一年**丙子**春帝還廬朐河行宮秋遣撒里忽魯等率師由西夏趨關中遂越潼關獲金將泥麗古拔汝州抵汴京而還

十二年**丁丑**秋八月以木華黎為太師封國王率諸軍南征拔遂城蠡州冬克大名府遂定益都淄萊等州

十三年**戊寅**秋八月兵出紫荆口獲金行元帥事張柔命還其舊職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

及忻代澤潞等州是歲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瑒走西京○契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城帝命哈真禮刺率師平之高麗王職遂降請歲貢方物

十四年**己卯**夏西域殺使者帝親征取訛答刺城擒其酋哈只兒等秋木華黎克奇嵐等州進攻絳州拔其城屠之

十五年**庚辰**春帝在西域夏克尋思干城駐驛也完的石河○木華黎徇地至真定金將武仙出降以史天倪為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仙副之○東平嚴實籍彰德大名磁洛恩博滑澤等州戶三十萬

元史節要卷之一

五一〇

來歸木華黎攻東平不克留嚴實守之○圍趙洛州分兵徇河北諸郡

十六年**辛巳**春帝在西域夏駐驛鐵門關金主遣烏古孫仲端奉國書請和稱帝為兄不允金將忙古棄東平遁嚴實入守之宋遣使來請和○木華黎出河西克葭綏鄜坊等州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西域徒思匿察兀兒等城還經木刺夷國渡撈撈關河遂與帝會合兵攻塔里寒寨克之西域主扎闐丁出奔與城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城里扎闐丁遁去○

木華黎克乾涇邠原等州欽金主復遣烏古孫仲端來請和帝時在回鶻國謂之曰我向今汝主授我河朔地今汝主為河南王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木華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勿復違也仲端乃歸○冬十月金河中府來降以石天應為兵馬元帥守之

十八年春三月太師國王木華黎卒○夏避暑八魯灣川皇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及八剌之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冬十月金

主珣祖子守緒立

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一角能為人言汝軍宜早回帝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曰此獸名角端好生而惡殺解四夷語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帝即詔班師

二十年春正月還行宮○二月武仙以真定叛殺史天倪○三月史天澤擊仙走之復直定

二十一年丙戌春帝以西夏納我仇人及不遵條子自將擊之○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於澤山

甘肅等州遂輸沙陀至黃河九渡冬帝攻靈州夏主遣嵬名令公來援帝渡河朔○冬十一月五星聚見於西南○是歲皇子窩闊台及察合台等圍金南京遣唐慶歲幣于金

二十二年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寧二州攻信都府拔之四月破德順等州五月遣唐慶使金閏月避暑六盤山六月金遣完顏合周奧屯阿虎來請和帝謂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還忘下詔邪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夏

主李覲降○七月壬午帝不豫已丑崩於薩里川之行宮臨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破之必矣言訖崩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帝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其奇勲偉績甚衆惜當時史官不備多失於紀載云帝崩時皇太子窩闊台留舊憐之地闕事無所屬皇子拖雷監國以俟皇太子至而授之越二年皇太子始立是為太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一終

元史節要卷之二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先文宗遠 校閱

太宗皇帝名窩闊台太祖弟三子也母曰光獻皇后弘吉刺氏太祖崩皇子拖雷監國帝自霍博之地來會喪

元年**己丑**夏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拖雷來見秋八月已未大會諸王百官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令就班列拜尊屬有拜禮自此始

元史節要卷之二

一一〇

○金遣使來歸太祖之賄却之始制倉廩立驛傳命河北漢人以戶計出賦調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定諸路課稅酒課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三十取一

二年**庚寅**春遣兵圍京兆金主率師來援敗之遂拔其城夏避暑於塔密兒河秋七月帝自將南伐皇弟

拖雷皇姪蒙哥率師從拔天成堡遂渡河攻鳳翔冬十一月始置十路徵收課使副皆以儒者為之用耶律楚材之言也

三年**辛卯**春二月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夏避暑于十九泉五月遣使假道于宋宋殺之秋八月

蔡州

金七

始立中書省改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粘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高麗殺使者命將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徹弟懷安公請降置京府縣七十二設官守之而還○冬十一月圍河中十二月拔之

四年**壬午**春正月帝由白坡渡河次鄭州金將馬伯堅降帝由三峯攻鈞州克之遂下商號嵩汝等十四州三月命速不台等圍南京金主遣其弟訛可入質帝還留速不台守河南夏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高麗殺所置官吏徙居江華島○秋八月金人救

元史節要卷之二

一一〇

南京諸軍與戰敗之九月皇弟拖雷卒帝還龍庭○五年**癸巳**春正月金主奔歸德其將崔立以南京降夏四月速不台進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后徙單氏制王從恪等至軍中速不台遣送行在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奔蔡州塔察兒率師圍之詔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搢襲封衍聖公○冬十一月宋遣都統孟珙以兵糧來助諸軍與宋兵合攻蔡金人以海汴萊淮等州來降較修孔子廟及渾天儀

六年**甲午**春正月金主傳位于宗室子承麟自經死城拔獲承麟殺之金亡○秋七月以胡土虎那顏為

中州斷事官

七年乙未春城和林作萬安宮遣諸王拔都皇子貴由皇姪蒙哥征西域皇子闊端征秦鞏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唐古征高麗冬十月曲出圍襄陽拔之遂徇襄鄧入郢虜人民牛馬數萬而還十一月闊端攻石門金將汪世顯降

八年丙申春正月諸王各治具來會宴萬安宮落成

○詔印造交鈔行之○三月復修孔子廟及司天臺

○夏六月耶律楚材請於燕京立編修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

元史節要卷之二

三十一

著剛之秋闊端率汪世顯等入蜀取宋關外數州斬蜀將曹友聞十月入成都招諭秦鞏等二十餘城皆降皇子曲出率張柔等攻拔郢州襄陽府來降以游顯治襄陽樊城事用耶律楚材言始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二斤以供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賜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三升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求為定額朝議以為大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

九年丁酉秋八月試諸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職事

官得四千三十人○冬古溫不花等圍光州下之別將攻訥州降隨州略地至黃州宋懼請和

十年戊戌春塔思軍至北峽關宋將汪統制降○夏襄陽別將劉義執游顯等降宋宋復取襄樊○秋八月陳時可高麗民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年田租仍停舊未輸納者俟豐歲議之

十一年己亥秋七月游顯自宋逃歸

十二年庚子春皇子貴由克西域未下諸部遣使奏捷○命張柔等八萬戶伐宋○冬十二月詔貴由班師○敕州郡失盜不獲者以官物償之國初盜賊充

斥商賈不行下令凡失盜去處不獲賊令本路民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民苦之多亡命至是罷之又所在官民貸田鵲金銀償之者歲加倍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至以妻子為質然不能償耶律楚材請於上悉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伴而止著為令○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為民

十三年辛丑春帝有疾詔赦天下囚徒疾有瘳冬十一月丁亥帝出獵庚寅還至胡蘭山臣下進酒帝歡飲極夜乃罷辛卯還明崩于行宮在位十三年壽五

元史節要卷之二

四一〇

元史節要卷之二

四一〇

十六葬起輦谷追謚英文皇帝廟號太宗帝有寬弘之量仁恕之心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賫糧時稱治平自帝崩後皇后乃馬真氏臨朝稱制

歲次庚辰張泰自五河渡淮攻宋楊滁和等州

歲次辛巳張泰分兵屯田于襄城后命張泰總兵戌杞

歲次壬午夏五月中書令耶律楚材卒后嘗以儲嗣事問楚材對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

守而行之社稷之幸也后嘗以御寶空紙付幸臣與

都刺合蠻令自書填行之楚材奏曰天下者先帝之

元史節要卷之三

五

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素之臣不奉詔事遂止尋復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奏往事理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斷手乎后以其先朝勲舊曲加敬憐焉

歲次癸卯后命察罕率騎三萬與張泰掠淮西攻壽州

援之遂攻泗州盱眙及揚州宋人請和乃還明年后

始會諸王百官議立皇子貴由為嗣是為定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二終

元史節要卷之三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重刊

進七堯文宗欽校閱

定宗皇帝名貴由太宗長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以丙寅年生帝初太宗嘗有旨以皇孫失烈門為

嗣太宗崩皇后臨朝者五年乃會諸王百官於蒼闈

吞八思之地遂議立帝

元年丙午秋七月即皇帝位帝雖御極而朝政猶出

於六皇后冬萬戶史權等耀兵淮南攻拔虎頭關秦

元史節要卷之三

一一〇

進圍黃州

二年丁未春張泰攻泗州夏避暑于曲律淮黑哈速

之地秋西巡八月詔蒙古人戶每百以一名充拔

都魯

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在位三年壽四十三葬起輦

谷追謚簡平皇帝廟號定宗是歲大旱河水盡涸野

草自焚牛馬多死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遣使四方

徵求無厭驛騎絡繹道路不絕民力益困自乃馬真

氏稱制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帝既崩皇后海迷失抱子失烈門垂簾聽政諸王太

臣不服共議立皇弟蒙哥後二年蒙哥即位是為憲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三

二

蒙哥

元史節要卷之四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克文宗聖 校閱

憲宗皇帝名蒙哥太祖第四子睿宗愍雷之長子也母曰莊獻太后怯烈氏以歲戊辰十二月三日生帝時有知天象者言帝後必大貴故以蒙哥為名蒙哥者華言長生也太宗在潛邸養以為子睿宗薨乃命歸善邸從征伐屢立奇功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恟恟咸屬意於帝而覬覦者衆由是議久不决諸

元史節要卷之四

一一〇

王按都木哥與大將兀良合台等首議推戴定宗皇后海迷失遣使諭之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故在而議欲他為將真之何地耶木哥曰太宗有命誰敢違之然前議立定宗由皇后脫忽列乃與汝輩為之是則違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誰咎耶使者語塞兀良合台曰蒙哥聰明睿智人咸知之按都之議良是衆悉應之議遂定

元年**辛亥**夏六月諸王諸大將復太會于渴帖兀阿闡之地共推帝即位於斡難河失烈門及諸翁心不

能平有後言遣兵備之遂改更庶政遣使請燕京撫
諭居民頒便益事宜於國中凡朝廷及諸王濫發牌
印詔旨宣命並收之諸官屬不得以朝覲為名賦歛
民財民糧遠輸者許於近倉輸之○罷築和林城役
千五百人○冬以燕只言帶違命誅之籍其家

二年壬午夏駐蹕和林分遷諸王於各所○定宗后
及失烈門母以厭懷事覺並賜死謫失烈門及其黨
於沒脫赤之地○秋七月命皇弟忽必烈征大理諸
王禿兒花撒兵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沒里奚旭烈征
西域素丹諸國詔諭宋荆南襄陽樊城均州諸守將

元史節要卷之四

二一〇

使來附冬十月命諸王也古征高麗○帝因獵墮馬
傷臂不視朝者百餘日十二月戊午大赦天下○諸
王旭烈卒

三年癸丑春罷也古征高麗兵以劄剌兒帶為征東
元帥○宋兵攻海州戊午王國昌敗之○諸王援都
遣使詣行在乞買珠銀萬錠以千錠與之仍詔諭之
曰太祖太宗之財若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
詳審之此銀就充今後歲賜之數○秋九月忽必烈
次忒刺地分兵三道以進冬十二月大理平○命宗
王耶虎與洪福源同領軍征高麗攻拔禾山三角山

大略

等城

四年甲寅冬忽必烈還自大理留兀良合台攻諸夷
之未附者遂入覲○祭天于日月山○初籍新軍求
可以慎固封守開於將略者擢史樞征行萬戶○張
柔移鎮亳州柔以連歲用兵兩淮難於糧運奏據毫
之利詔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
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乃築甬路
自毫抵汴堤百二十里流深而不能築復為橋十五
橫以二堡戍之○宋均州守將孫嗣遣使來降且乞
援史樞以精甲備宋人之要遂援嗣而來其後諸將

元史節要卷之四

三一〇

各率所部來降

五年乙卯秋張柔會大帥於符離以百丈口為宋往
來之道可容萬艘遂築甬路自毫而南六十餘里中
為橫江堡又以路東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柵
水中密置偵邏於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樊丘南
頗無宋患陳蔡穎悉皆通矣
六年丙辰夏六月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連兒等請伐
宋帝亦以宋人違命因使會議伐之○高麗國王綱
嶮甫雲南酋長摩合羅嵯及素丹諸國來覲
七年丁巳春詔諸王出師伐宋夏謁太祖行宮祭旗

鼓九月出師南征。○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用。却之。○宗王塔察兒率諸軍圍樊城。霖雨連月。乃班師。元帥卜隣吉解軍。自鄧州畧地。遂渡漢江。冬十月。元良合台伐交趾。敗之。入其國。安南王陳日。哭竄海島。遂班師。

八年。春二月。陳日照傳國於長子光曷。光曷遣使以方物來見。元良合台送詣行在所。○諸王旭烈兀討回哈里發。平之。遣使來獻捷。○帝自將伐宋。由西蜀以入。命張柔從。忽必烈征鄂塔察。攻荆山。分

元史節要卷之四

四一〇

宋兵力。○三月。命洪茶丘率師從剗剗解。同征高麗。○夏四月。駐蹕六盤山。諸郡縣守令來覲。時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帝由隴州入散關。諸王莫哥由梓州入米倉關。李里義萬戶由漁關入沔州。皇子阿速帶因獵傷民稼。帝見讓之。遂撻近侍數人。士卒有拔民葱者。即斬以徇。由是軍中秋毫無敢犯。秋七月。留輜重於六盤山。率兵由寶雞攻重貴山。所至輒下。九月。駐蹕漢中。冬十月。渡嘉陵江。至白水江。造浮梁以濟。駐蹕劔門。攻苦竹隘。遣使招諭龍州。帝至高峰。圍長寧山。宋守將出戰。敗之。十一月。龍州降。攻長養。

表

山守將楊大淵降。命大淵為四川侍郎。仍以其兵從。十二月。師至青居山。裨將劉淵殺都統段元鑒而降。遣使招諭未附。隆州及大良山守將皆降。詔諸軍毋得掠攻雅州。按之。遣使招諭合州守將王堅。堅殺使。表。○皇子輝都卒。

九年。春正月。朔。駐蹕重貴山北。置酒大會。問群臣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謂可居否乎。脫歡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可也。八里赤曰。脫歡怯。臣願留居此。帝善之。○楊大淵請攻合州。帝從之。俘男女八萬餘口。二月。帝悉諸軍渡維。

元史節要卷之四

五一〇

瓜灘。至石子山。督諸軍戰城下。三月。攻鎮西門小堡。及東新門奇勝門。夏四月。大雷雨。凡二十日。攻護國門。夜登外城。殺宋兵甚衆。五月。暴攻不克。汪曰。計後選兵夜登外城。王堅率兵來戰。遂明。遇雨。梯折。後軍不克進。而止。乃留精兵三千守之。餘軍悉攻重慶。是月。帝不豫。七月。帝崩于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有二。追諡桓肅皇帝。廟號憲宗。帝剛明雄毅。沉斷。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亦不過制。先是。宗年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有詔旨。帝必親起。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旨曰。汝輩若

得朕獎諭之言即志氣驕逸災禍未有不隨至者汝輩其戒之皇弟立是為世祖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五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祖皇帝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以歲八月

乙卯日生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憲宗即位諸弟中惟帝最長且賢故盡屬以漠南漠北軍國庶事歲

奉命征雲南癸丑秋師次或刺分兵三道大將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抄合也

只烈率東道兵由白蠻帝由中道進至滿陀城留輜

重率輕兵直進過大渡河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其冬軍薄大理城初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事皆決於其臣高祥是夜祥率衆遁去追及斬之留兀良

合台以兵戍之以劉時中為宣撫使與段氏同安大理逐班師明年秋至自大理駐桓撫間歲丙辰春

命僧子聰卜地于桓州東灤水北城開平府經營宮室憲宗命益懷州為分地冬入覲始議分道伐宋以

明年為期歲戊午冬禡牙于開平東北遂啓行歲

春二月會諸王于邢州秋七月次汝州命大將拔

都兒等前行備糧漢上戒諸將毋妄殺違孫真督軍

涇蔡州有軍士犯法者真縛致有司白于帝命戮以徇諸軍凜然無敢犯者八月渡淮入大勝關宋戌兵皆遁去時淮民被俘者衆悉縱之進次江北九月壬寅朔親王木哥自合州釣魚山遣使以憲宗凶問來告且請北歸以繫天下之望帝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甲辰登香爐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州宋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奪二大舟遣水魯花赤張文謙夜具舟楫乙巳遲明至江岸風雨晦冥諸將皆以為未可渡帝不從申救將士楊旗伐鼓三道並進天為開霽與宋師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二

戰殺獲甚衆逕達南岸遣使招諭鄂城不應庚戌圍鄂宋將呂文德自重慶來援乘夜入鄂城守愈堅時先朝諸臣阿藍答兒渾都海等謀立阿里不哥阿里不哥者睿宗弟七子帝之弟也皇后聞之遣使馳至軍前密報請速還於是留大將拔都兒等帥諸軍圍鄂命張文謙發降卒二萬北歸宋賈似道遣宋京來請和太軍北還其冬帝至燕駐燕近郊

中統元年庚申春三月戊辰朔車駕至開平諸王皆來會與諸大臣同勸進帝三讓諸王大臣固請乃即皇帝位夏四月立中書省以王文統為平章政事張

文謙為左丞○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偲入覲會憲宗將兵攻宋偲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偲遣歸國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帝然之改館偲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歸所俘民及其逃戶禁邊將毋擅掠辛丑以即位詔天下○以郝經為國信使何源劉仁傑副之使于宋○徵諸道兵赴京師宿衛○置急遞鋪○置互市于漣水軍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死○阿里不哥僭號于和林城西按坦河○五月建元中統○立十路宣撫司○焚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以李壇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為江淮大都督○渾都海反○詔造中統元寶錢○帝自將討阿里不哥○敕劉天麟規措中都折津驛傳馬○秋八月立秦蜀行中書省以廉希憲為中書右丞行省事○宋兵臨漣州李壇乞諸道援文乞遣將益兵渡淮攻宋不許○阿藍答兒率兵入西涼府與渾都海合詔諸王合冊合必赤與汪良臣等計之大敗其軍于姑臧斬阿藍答兒及渾都海西土悉平○初行中統寶鈔○十二月以梵僧八合思八為帝師授以王印統釋教○括樂工立儀鳳司又立符寶局及御酒庫群牧所

二年（宣和）春正月宋兵圍連州李璫迎擊敗之璫糧發兵修益都城塹三月朔日食○夏四月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詔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閒課程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汙濫及民不孝悌者量重輕議罰○五月遣崔明道詣宋淮東制置司訪問國信使郝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敕使臣及軍士所過城邑官給廬簾毋擾于民○弛諸路山澤之禁禁私宰馬牛○詔成都置惠民學局遣使於西川等路

元史節要卷之五（宣和）

四一〇

訪賢儒僧道○六月括漏籍老幼等戶協濟編戶賦稅○定鹽酒稅課等法○以竇默為翰林學士默與王鶚面論王文統不宜在相位薦許衡代之帝不憚而罷○詔宣聖廟及管内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襲瀆違者治罪○宋瀘州守將劉整舉城降以整行獲府路中書省兼安撫使佩虎符仍諭都元帥紐璘等使存恤其民○鑿沁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餘所○罷金銀銅鐵冊粉錫碌坑冶所役民夫及河南舞陽薑戶藤花戶還之州縣出工局繡女聽其嫁嫁○秋七月初立翰

林園史院王鶚請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作養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鐸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採訪遺事並從之○詔許衡即其家教懷孟生徒尋以衡為國子祭酒姚樞為大司農竇默為翰林學士先是以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樞等以不敢當師傅禮皆辭不拜故復有是命初默既以言王文統不中欲且依春官以避禍衡力言其不可曰姑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來師傅與太子相見則就西位東

元史節要卷之五（宣和）

五一〇

向太子東位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能為此事乎不然是師道自我而亡也樞亦贊其說故三人皆辭○初立勸農司○宋私商七十五人入宿州議真子法詔宥之還其貨聽榷場貿易仍檄宋邊將還北人之在南者○九月大司農姚樞請以儒人提舉教孔顏孟三氏子孫東平府詳議官王鏞充禮樂提舉詔以庸為教授鏞特兼太常少卿○諭諸王駙馬凡民間詞訟無得私自斷決皆聽朝廷處置○勅今歲田租輸沿江近倉官為轉漕不可勞民詔真定路官民所貸官錢貧不能償者免之○王鶚請於各路選委

博學老儒一人提舉本路學校特詔立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慶敬鉉三十人充之。○冬十月修燕京舊城。○宋兵攻瀘州劉整擊敗之。○十一月大軍與阿里不哥遇諸王合冊斬其將火兒赤塔察兒與合必赤等復分兵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餘里帝親率諸軍踵其後其部將阿脫等降阿里不哥北遁。○罷十路宣撫司止存開元一路。○十二月封皇子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事。○詔撤所存戍兵放民間新募軍。○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九年。**元史節要卷之五** 春正月脩宣聖廟成。○二月李璫反以連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六一

海三城獻于宋盡殺蒙古戍軍引麾下趨益都發府庫犒其將校遣兵寇蒲臺詔發兵討之王大統坐與璫通謀伏誅。○始定中外官俸命大司農姚樞講定條格。○夏四月脩河中禹廟賜名建極宮命行中書省宣慰司諸路達魯花赤管民官勸誘百姓開墾田土種植桑果不得擅與不急之務妨農時。○李璫據濟南史樞阿木各將兵赴之遇璫軍邀擊大破之斬首四千級韓世安張濟民等亦破璫軍於高苑大軍樹機鑿壘圍璫於濟南璫不復得出秋七月璫窮蹙赴水不即死獲而誅之。○八月立諸路醫學教授

上

○詔益都府路官吏軍民為李璫所脅從者並赦其罪。○真定民郝興與軍人馬忠有讎殺忠子榮安興銀令與代執軍役中書省以榮納賂志讎無人子之道杖之沒其銀事聞詔論如法仍俾中書省議有司失出之罪。○冬十月以郝經劉仁傑使宋未還原其家。○帝嘗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十二月立十路宣慰司。○立諸路轉運司。○詔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務各有所司不相統攝其州縣官兼千戶百戶者仍其舊。○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七萬六千一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七一

百四十六
四年春二月車駕幸開平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使于宋致書宋主詰其稽留郝經之故。○三月初建太廟。○夏五月初立樞密院以皇子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陞開平府為上都元良吉為上都路達魯花赤董銓為上都路總管開平府尹。○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軟諸路包銀以鈔輸納其絲料入本色絲庫。○地亦聽以鈔輸入凡當差戶包銀鈔四兩每十兩絲十四斤漏籍老幼鈔三兩絲一斤。○六月庚子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八

廟於平陽仍賜田十五頃。○八月車駕至自上都遣使徵諸路賦稅錢帛民間所買布帛有疎薄狹短者禁之。○冬十月丙戌幸于太廟以合冊塔察兒王翬張文謙行事。○是歲天下戶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一百一十賦絲七十萬六千四百一十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錠。

至元元年春正月敕諸路宣慰司非奉旨無輒入覲。○立諸路平準庫。○二月敕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三月尚書宋子貞陳時事以為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

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乞選公廩有才德者為之今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歛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育子教州郡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帝降詔獎諭令中書次第行之。○夏四月御苑官南家帶請修駐蹕涼樓并廣牧地詔涼樓俟罷隙牧地分給農之無田者。○秋七月甲戌彗星出與鬼昏見西北貫上台掃紫微文昌及北斗旦見東北凡四十餘日而滅。○龍門南廟成命侍臣阿合脫因代禮。○定用御寶制凡尊命一品二品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金其文曰皇

寬大 大略

中略

元史節要卷之五

九

帝行寶者即位時所鑄惟用之詔誥別鑄宣命金寶行之。○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王龍春失阿速帶昔里吉台及其謀臣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脫等皆伏誅。○八月立諸路行中書省詔新立條格省併州縣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糧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招流移禁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坊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具盜賊囚徒起數月中省部。○命僧

子聰同議樞密院事詔子聰復其姓劉氏易其名東忠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詔改燕京為中都其大興府仍舊。○增都省參佐掾史月俸。○劉秉忠王鶚張文謙商提言燕王既署相銜宜於省中別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其說書官皇子忙安以李磐為之南木合以高道為之。○九月車駕至自上都。○十二月罷各按達魯花赤定內外百官儀從罷樞密院斷事官罷諸侯世守立遷轉法。○是歲戶百五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五。

二年乙丑春正月朔日食。○二月車駕幸上都。○併

六部為四以吏禮為一部兵刑為一部。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求為定制。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閏五月詔諸路府州若自古名郡戶數繁庶且當衝要者不須改併其戶不滿千者可併則併之各投下者併入所隸州城其散府州郡戶少者不須改設錄事司附郭縣止令州府官兼領。○秋八月諸官職皆罷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伯顏為中書左丞相。○車駕至上都。○九月皇孫鐵穆

元史節要卷之五

十一

爾生。○冬十二月省併州縣凡二百二十餘所。○是歲天下戶百五十九萬七千六百一絲九十八萬六千二百八十八斤包銀鈔五萬七千六百八十二錠三年。○春立制國使司以阿合馬為使張易同知制國用使司事張惠為制國用副使。○車駕幸上都。○夏五月遣使諸路慮囚。○六月封皇子南木合為北平王以印給之。○立漕運司。○秋七月遣使祠五岳四瀆。○八月遣使賜日本國王書曰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

德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場及其旌倪高麗君臣感戴未報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開國以來特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真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六執所好王其圖之。○九月車駕至上都。○冬十月太廟成丞相安童伯顏言祖宗世數尊謚廟號增祀四世各廟神主配享功臣法服

元史節要卷之五

十一

祭器等事皆宜定議命平章趙璧等集群臣議定為八室。○十一月初給京府州縣司官吏俸及職田。○以忽都魯兒為中書左丞相。○詔禁天文圖讖等書。○是歲天下戶一百六十萬九千九百三十四年。○春敕脩曲阜先聖廟。○立諸路洞冶都總管府。○簽蒙古軍戶二丁三丁者出一人為軍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二月改經籍所為弘文院以馬天昭知院事。○車駕幸上都。○三月復以耶律鑄為中書左丞相鑄制宮縣樂成賜名大成之樂。○夏四月新築宮城。○五月朔日食。○敕上都

重建孔子廟○敕諸路官員俸令包銀民戶每四兩增納一兩以給之○六月復以史天澤為中書左丞相忽都答兒耶律鑄並降為平章政事伯顏降中書右丞相希憲降中書左丞相里張文謙並降參知政事○秋八月封皇子忽哥赤為雲南王○阿朮畧地至襄陽俘生口五萬馬牛五千宋人遣步騎來拒阿朮擊敗之○九月王鶚請立選舉法有旨令議舉行有司難之事遂寢○冬十月定品官子孫廕叙格○十一月劉整奏攻宋方畧宜先從事襄陽○是歲戶百六十四萬四千三十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五年春敕陝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戰艦五百艘付劉整○秋七月立御史臺以塔察兒為御史大夫帝諭之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有未當其極言無隱毋憚他人朕當爾主○立東西二川統軍司以劉整為漢軍都元帥與蒙古都元帥阿朮同議軍事整至軍中議築白河口鹿門山遣使以聞許之○九月阿朮統兵圍樊城冬十月朔日食○敕中書省樞密院凡有事與御史臺官同奏○立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以阿里行省事○中書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即以和禮霍孫獨胡剌克翰

待制兼起居注○宮城成○劉秉忠辭領中書省事許之為太保如故○十一月宋兵自襄陽來攻沿山諸寨阿朮分兵禦之斬獲甚衆○敕二分二至及聖誕節日祭星于司天臺○是歲天下戶百六十五萬二百八十六

六年春正月阿朮軍入宋境至復州德安府荆山等處俘萬人而還○二月發民兵二萬赴襄陽○詔以新製蒙古字頒行天下初帝命帝師八合思八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是詔頒行之○三月築堡鹿門山○夏五月免益都新簽軍單丁者千六百二十一人為民○六月阿朮率兵萬五千人阬宋萬山射埧岡鬼門關樵蘇之路○秋七月立諸路蒙古字學○立國子學○宋將夏貴率兵船三千至鹿門山萬戶解汝楫等率舟師敗之俘殺二千餘人獲戰艦五千艘○八月詔諸路勸課農桑事命中書省採訪農桑事列為條目仍令提刑按察司與州縣官相風土之宜講究可否別頒行之○九月敕民間貸錢取息雖有限止償一本息○

車駕至自上都○冬十二月敕諸路鰥寡廢疾之人月給米二斗築新城于漢江西是歲天下戶百六十八萬四千一百五十七

七年庚午春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以忽都答兒為中書左丞相許衡為中書左丞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張易同平章尚書省事張惠李彥咨麥木丁並參知尚書省事○二月帝御行宮觀劉秉忠許衡等所進朝儀大悅舉酒賜之○立司農司以張文謙為御設四道巡行勸農司○宋襄陽出步騎萬餘人兵船百餘艘來攻萬山堡萬戶張弘範等擊敗之

元史節要卷之五

四

○高麗王植來朝帝諭之曰汝內附在後故班諸王下我太祖時亦都護先附即令位諸王上阿思蘭後附故班其下卿宜知之○三月朔日食○改河南等路及陝西五路西蜀四川東京等路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車駕幸上都○阿朮與劉整上言圍守襄陽必當以教水軍造戰艦為先務詔從之教水軍七萬人造戰艦五十艘○夏四月定軍官等級萬戶總管千戶百戶總把以軍士為差○五月陝西食省也速帶兒嚴忠範與東西川統軍司率兵及宋兵戰于嘉定重慶釣魚山馬湖江皆敗之拔三寨擒都統牛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宣俘獲人民及馬牛戰艦無數○尚書省臣言諸路課程歲銀五萬錠恐疲民力宜減十分之一運司官吏俸祿宜與民官同其院務官量給工食仍禁所司多取於民歲終較其增損而加黜陟上都地里遼遠商旅往來不易特免收稅以優之惟市易莊宅奴婢學士例收契本工墨之費管民官遷轉以三十月為一考數於變易人心苟且自今請以六十月遷轉並從之○改宣徽院為光祿司○罷各路洞冶總管府以轉運司兼領○禁民擅入宋境剽掠○秋七月都元帥也速帶兒等略地光州敗宋兵于金剛臺○八月

千四百四十九

八年辛未春正月敕諸路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者官給廬舍薪菜○定民間婚聘禮幣貴賤有差○罷諸路轉運司入總管府○三月駕幸上都○許衡以老病辭中書機務除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例納

還舊俸詔別以新俸給之。○命設國子學增置司業
博士助教各一員選隨朝百官近侍蒙古漢人子孫
及俊秀者充生徒。○夏四月阿朮率萬戶阿剌罕等
與宋將范文虎戰于端灘敗之獲統制朱勝等百餘
人。○五月以東道兵圍守襄陽命養典亦鄭鼎提兵
水陸並進以趨嘉定汪良臣彭天祥出重慶札刺不
花出瀘州曲立吉思出汝州以牽制之。○六月宋將
范文虎率蘇劉義夏松等舟師十萬援襄陽阿朮率
諸將迎擊奪其戰船百餘艘宋人敗走。○秋八月朔
日食。○詔招諭宋襄陽守臣呂文煥。○車駕至自上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六一

都。○冬十月禁行金泰和律。○建國號曰大元取周
易大哉乾元之義。○十二月併太常寺入翰林院。○
是歲天下戶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七十。
九年春正月併尚書省入中書省仍設左右司
省六部為四改稱中書改北京中興四川河南四路
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二月駕幸上都。○三月阿
朮同劉整阿里海牙督本軍破樊城外郭斬首二千
級生擒將領十六人增築重圍守之。○夏五月款修
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毋取諸民并蠲役夫稅賦。○
宮城初建東西華左右掖門。○秋八月朔日食。○千

戶崔松敗宋襄陽援兵斬其將張順。○車駕至自上
都。○九月宋將張貴以輪船夜出襄陽順流突戰阿
朮阿里海牙等舉烽燃火燭江如晝率舟師轉戰五
十餘里至櫓門關生獲貴及將士二十餘人。○冬十
月封皇子忙哥剌為安西王賜京兆為分地。○初立
會同館。○十一月併中書省左右司為一。○阿里海
牙言襄陽受圍久未下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從之
回回亦思馬因創作巨石砲來獻用力省而所擊甚
遠命送襄陽軍前用之。○十二月宋將曾萬壽來攻
成都僉省嚴忠範出戰失利退保子城同知王世英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七

等棄城遁詔以邊城失守罪在主將世英雖遁與免
其罪惟遣使縛忠範至京師。○是歲天下戶百九十
五萬五千八百八十。○敕每歲自七月至十二月終
聽捕獵餘月禁之。
十年癸酉春二月立燕王真金為皇太子仍兼中書
令判樞密院事。○三月丙寅冊皇后弘吉剌氏后名
察必中統初立為皇后至是始授典寶。○阿里海牙
等攻樊城破其外郭重圍逼之襄樊兩城漢水出其
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橋樊恃此為固
諸將以機鋸斷其木斧絙燔其橋襄援既絕攻而拔

之襄陽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夏四月，阿里海牙以文煥入朝，見帝於上都，授文煥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賜其將校有差。○敕南儒為人掠賣者，官贖為民。○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釋放，限以八月內自至大都，既而皆如期而至，凡二十二人，並赦之。○秋九月，劉秉忠姚樞等上言：許衡疾歸，若以太子贊善王恂主國學，庶幾衡之規模不致廢墜，又請增置生員，並從之。東忠等又奏置東宮宮師府詹事，以次官屬三十八人。○車駕至自上都。○冬十月，初建正殿、寢殿，香閣、肩廡。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六一

兩翼室。○是歲天下戶一百九十六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十一年春正月，朔，宮闕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

太子諸王百官朝賀。○阿里海牙言：荆襄自古用武

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

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將不

能再。帝召史天澤議之。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

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

而待矣。帝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二月初，立漢軍

局，掌宮門管鑰，供帳燈燭。○夏四月，初建東宮。○

七月，遣左丞相伯顏總襄陽兵伐宋。伯顏陛辭，帝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八月，頒諸路立社稷壇壝儀式。○九月，大軍發襄陽，進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宋兵十餘萬，當郢夾漢水為城，兩岸戰艦千艘，鐵鉅橫江，貫大艦數十，遏我舟師，不得下。惟黃家灣有溪，經鷄子山入唐港，可達于江。宋寨堡其上，駐兵守禦。伯顏督諸軍攻拔之，拖舟出港，整列而進，克沙洋堡，擒守將申樓王。次新城，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都統邊居誼自焚死。○十一月，軍次復州，安撫翟貴降。○東川元

元史節要卷之五

九一

帥楊文安與蒙古萬戶怯烈乃也、只里等會兵達州，直趨雲安，至馬湖江，遇宋兵，大破之，遂拔雲安羅拱高陽城堡。○十二月，伯顏軍次漢口，宋將夏貴以戰船萬艘分據兩岸，王達守陽羅堡，朱禔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師不得進。乃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燕口，遂達大江，進軍沙洲。宋將程鵬飛拒戰，諸將苦聞破之，追至鄂州南門而還，遂拔陽羅堡，斬王達。水陸趨鄂，焚其船三千艘。鄂守臣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並以城降，留阿里海牙以兵四萬鎮鄂。伯顏向木將大軍東下。

十二年春正月大軍次黃州知州陳奕降次斬州安撫管景模降次江州知州錢真孫降〇二月大軍次安慶府知州范文虎降次池州權守趙昂發自經死都統制張林以城降〇詔諭江黃岳鄂漢陽安慶等處歸附官吏士民軍匠僧道人等令農者就耒耨者就鋤士庶緇黃各安已業鎮守官吏毋得妄有搔擾違者罪之師次丁家洲宋賈似道分遣步帥孫虎臣等集兵船于江之南北岸似道與夏貴將後軍戰船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岸而進繼舉巨礮擊其中堅宋兵陣動夏貴

先遁似道倉皇失措鳴鉦斥諸軍散宋兵大潰阿朮與李庭等舟師及步騎追奔百五十里得船二千餘艘及軍資器仗督府圖籍文印似道東走揚州賈貴走廬州大軍次當塗太平建康和州鎮江江陰寧國相繼俱降〇三月宋將高世傑復據岳州會鄧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兵數萬人扼荊江口阿里海牙以軍屯東岸世傑夜半遁去黎明至洞庭湖口兵船成列而陣阿里海牙督水陸諸軍逐世傑于湖口之夾灘遣人招之世傑降誅之〇分置翰林院事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

制誥備顧問〇阿里海牙攻江陵沙市柵破之遣人賁詔入江陵朱祺孫高達青陽夢炎李滉等始出降阿里海牙入江陵分道遣使招諭未下州郡荆門峽歸州澧州常德相繼來降〇詔中書省議立登聞鼓如為人殺父母兄弟夫婦冤無所訴聽其來擊其或以細事唐突者論如法〇宋賈似道至揚州始遣人送國信使却經劉仁傑等來歸〇宋滁州常州降遣廉希賢嚴忠範使宋至獨松關為宋人所殺〇宋郢州復州降〇夏四月阿朮駐兵瓜洲距揚州四十五里宋人盡焚城中廬舍遷其居民而去阿朮創立樓

櫓戰具以守之又立木柵于揚子橋斷淮東糧道且為瓜洲藩蔽〇以高達為參知政事帝諭之曰昔我國家出征所獲城邑即委而去之永嘗置兵戍守以此連年征伐不息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雖得其地而無民其誰與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人未知之也爾熟知其事宜加勦撫湖南州郡皆汝舊部曲未歸附者何以招懷生民何以安業聽汝為之〇宋嘉定安撫管萬壽遣使乞降詔招諭之宋辰州隋州均州沅靖州皆降〇宋都統制劉師勇殿帥張昉據常州〇六月朔日民

金一山對策
不能軍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宋揚州都統姜才副將張林夜攻揚子橋水柵阿木擊敗之才僅以身免生擒張林斬首萬八千級○秋七月宋制置趙鼎及張世傑孫虎臣等陳舟師于焦山南北阿木遣萬戶張弘範以兵船千艘西掠掠金沙阿木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授諸軍方畧遣水軍萬戶劉瑛循江南岸逃出敵後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以持其右招討劉國傑趨其左萬戶忽剌出搆其中弘範自上流繼至趣焦山之北大戰自辰至午呼聲動天地乘風以火箭射其箭遂宋師大敗世傑虎臣等皆遁走追至圖山獲黃鵠白鷄船七百餘艘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年田租○是歲天下戶四百七十六萬四千七十七
十三年春正月克潭州宋安撫使李希舉室自焚死阿里海牙分遣官屬招徠未附者旬日間湖南州郡相繼悉降○伯顏軍次嘉興府降之進次皋亭山董文炳阿剌罕皆以兵來會宋主遣使賫傳國王璽及降表請軍前師次臨安北十五里宋陳宜中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等挾益王昀廣王昺遁去遣兵追之不及伯顏下令禁軍士入城違者以軍法從事遣呂文煥賁黃榜安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遣千戶囊加帶省掾王祐賁傳國王璽赴闕○二月宋主昀遣丞相賈餘慶等充祈請使詣闕請命夏竦以淮西諸郡來降○車駕幸上都召伯顏賁宋君臣入朝○五月伯顏以宋主昀至上都制授黑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六月命阿里海牙征廣西請益兵詔選兵三萬與之○宋陳宜中張世傑等立益王昀於福州收集潰兵復取邵武諸城○詔諭宋揚州制置李庭芝使降庭芝留朱煥守揚州與姜才率步騎五千東走阿木親率諸將追之至泰州西殺其步卒千人庭芝僅得入泰州遂築長圍圍而守之朱煥以揚州降○秋七月泰州守將孫良臣

與庭芝帳下卒劉發鄭俊謀開門出降庭芝姜才繫獄詔斬之揚州市○八月車駕至自上都命姚樞王磐選宋三學諸生之有實學者留之餘聽還家○九月江西兵會東省阿刺罕等兵逼福州陳宜中張世傑奉二王航海由潮州趨廣州

十四年春行都元帥府軍次廣東循州梅州皆降○以江南平百姓疲於供軍免諸路今歲所納絲銀○賜嗣漢天師張宗演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西川行院兵至重慶宋都統趙安以城降車駕幸上都以冬無雨雪春澤未繼問便民之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事於耶律鑄姚樞王磐等對曰足食之道唯節浮費靡穀之多無踰醪醴麴蘖况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祈賽神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禁止從之○三月福建漳泉二郡廣東肇慶府新封等州皆降○西川行樞密院遣使招諭南平軍都掌蠻羅計蠻及鳳凰中壠羅帝高崖四砦皆降田楊二家豕驚夷民亦各遣使納款○廣南西路慶遠潯林昭賀藤梧融賓柳象峯廣容貴州皆降廣南東路廣連韶德慶惠潮南雄英德等郡皆內附○冬十月朔日食十五年戊辰春賜湖州長興縣金沙泉名為瑞應泉

金沙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菡茶進貢有司牲幣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宋末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是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故賜今名○萬戶禿滿答兒等克瀘州斬其將王世昌副元帥張德聞大敗涪州兵斬州將王明及其子忠訓總轄韓文廣張遇春等○二月置太史院命太子贊善王恂掌院事工部郎中郭守敬副之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領焉初太保劉秉忠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浸差議欲修正而卒江南旣平帝思用其言命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曆恂奏今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之曆家徒明曆術罕明曆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乃可從之乃召衡俾領其事至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曆○三月宋益王昷卒于廣州之碭州張世傑蘇劉義等復立廣王昺遷于崖山○夏四月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六月發蒙古軍千人從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由海道征廣州又以江西參知政事李恒為都元帥將兵同往征之○十一月張弘範攻漳州聞文天祥也潮陽港亟追弟弘正等率輕騎追及于五坡嶺大敗之執天祥送京師○十二月詔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

惠公

十六年春詔以海南瓊崖儋萬諸郡俱平令阿

里海牙入覲○合州安撫使王立以城降川蜀平○

張弘範李恒等將兵追宋廣王至崖山張世傑來拒

戰敗之世傑遁去廣王借其官屬俱赴海死○二月

遣使訪求通皇極數番陽祝泌子孫其甥傳立持泌

書來上○太史令王恂等請建司天臺于大都儀象

圭表皆銅為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八尺測景長而真

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

○詔湖南行省於戌軍還途每四五十里立安樂堂

元史節要卷之五

笑一〇

一所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葬之官給其需○

三月敕郭守敬由上都大都歷河南府抵南海測驗

晷景○令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

代恭酌儀禮定擬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制度圖寫

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上之○秋八月車駕

至自上都以每歲聖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飲

之民詔天下罷之○冬十月以月直元辰命真人李

居壽作醮事元五晝夜畢事居壽請問言皇太子春

秋鼎盛宜預國政帝喜曰專將及之明日下詔皇太

子燕王參決朝政凡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

焚道議

之事皆先啓後聞○敕自明年正月朔日建醮于長

春宮歲以為例

十七年春正月立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授見

缺物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以俟又

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

履畝增稅以挫百姓○二月詔諭真人析志誠等焚

毀道藏偽妄經文及板○三月駕幸上都○夏四月

南康杜可用天命史弼討擒之○六月阿魯海等請

罷江南所立稅課提舉司阿合馬力爭詔御史臺選

官檢覈具實以聞○秋七月遣中使咬住歷江南名

元史節要卷之五

迄一〇

山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皂

山建康三茅山皆設醮○占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

表稱臣來貢○許衡致仕官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

管以便侍養○九月車駕還大都○冬十月始命在

官者任事一月後月乃給俸或廢事者斥之○十一

月詔頒授時曆○十二月陳桂龍嫁漳州又唆都率

兵討之桂龍亡入會洞○大都重建太廟成自舊廟

奉遷神主于裕室遷行大享之禮

十八年春正月車駕幸涿州二月幸柳林三月

朔還宮○皇后弘吉刺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

家初政左右匡正當時與有力焉。○許衡卒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車駕幸上都。○秋八月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戢奸吏禁盜賊治軍旅獎忠義六事詔廷臣及諸老議舉行之。○阿剌罕卒命阿塔海等分戍三海口令就招海中餘寇阿塔海乞以戍海口軍擊福建賊陳吊眼詔以重勞不許。○駕還大都。○九月癸亥朔畋于近郊庚辰還宮。○京兆等路歲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元一

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尚以為未實欲覈之帝曰阿合馬何知事遂止。○冬十月樞密副使張易等言參校道書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偽撰宜悉焚毀從之仍詔諭天下。○十二月以薨吉刺帶為中書右丞相按元史所載國人音釋之何者國語所稱人名皆有其聲而無其字常時持借華音相近之字以用之如解台帶泰同一音也巴八拜伯同一音也或鐵木帖睦之相混或結失達識之不同前後彼此不一若此之類不容驟舉將何者以為正說國語之中若刺字兒字林字里字之類又皆舌而呼之是豈華音所能釋者乎諱是書者以意求之可也今按蒙古人名或三字或四字故用旁林例庶讀者易曉後並從此十九年壬午春二月駕幸柳林。○議征緬國以大卜

為右丞也平的介為參政領兵以行。○命軍官陣亡者其子襲職以疾卒者授官降一等具為令。○二月帝還宮。○三月幸上都。○益都千戶王著以阿合馬蠹國害民與高和尚合謀殺之時帝在上都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帝怒命樞密副使李羅馳驛至大都討為亂者誅王著高和尚于市以樞密副使張易承偽命發兵并誅之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奸令中書母問其妻子及詢李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縱犬食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元一

○夏四月以和禮霍孫為中書左丞相降薨吉刺帶為留守同僉樞密院事。○議設鹽使司賣鹽引法擇利民者行之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為率定內外官以三年為考滿任者遷叙未滿者不許超遷。○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朔又食。○占城既服復叛發淮浙福建湖廣官五千命唆都為將討之。○九月令諸路歲貢儒吏各一人各道提刑按察使舉廉能者陞等遷叙。○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銓注。○左丞相耶律鑄言有司官吏以采室女乘時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

父母否則遣還為宜從之。○冬十一月以江南襲封行聖公孔珠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道學校事就給俸祿與護持林廟璽書。○詔以阿合馬罪惡頒告中外凡民間利病即與興除之。○十二月殺宋丞相文天祥以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也。○御史中丞崔或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建言應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選人十六員今用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從之。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二十年癸未春正月己未納皇后弘吉剌氏后名南必繼守正宮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和禮霍孫言去冬中山府奸民薛保住為匿名書來上欺罔朝廷希覬官賞較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以犯人妻子給之又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大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衡所定併省為便皆從之。○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以阿塔海為征東行省丞相又命右丞闊里帖木兒以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

人探馬亦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同往征之。○三月駕幸上都。○阿塔海求軍官習舟楫者同征日本命元帥張林招討張瑄總管朱清等行以高麗王就領行省規畫日本事宜。○夏五月免五衛軍征日本發萬人赴上都。○崔或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不從。○六月差五衛軍修築行殿外垣。○定市舶抽分例舶貨精者取十之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一粗者取十之五。○冬十月車駕由古北口至自上都詔五衛軍歲以冬十月聽十之五還家備資糗正月番上代其半還四月畢入役時各衛議先遣七人而以三人自代從之。○建寧路管軍總管黃華叛號頭陀軍偽稱宋祥興五年犯崇安浦城等縣圍建寧府詔卜憐吉帶史弼等將兵討平之。○十一月命各省印授時曆。

二十一年甲申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右丞相和禮霍孫率百官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諸王百官朝賀如正旦儀赦天

下○敕自今凡奏事者必先語同列既奏其所奉旨云何令同列知而後書之簿不明以告而輒書簿者杖必關赤官建都王烏蒙及金齒一十二處俱降建都先為緬所制欲降未能時諸王相吾吞兒及右丞大卜參政也罕的斤分道征緬拔其江頭城以兵守之遣使招諭緬王不應建都以太公城為巢穴進攻拔之故皆降○二月命阿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助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三月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留七年至是始歸○夏四月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忽都帖木兒征緬之師為賊衝潰勅發思播田揚二家軍往助之○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晷景日月交食曆法○六月封皇子脫歡為鎮南王駐鄂州○秋七月命鎮南王脫歡道交趾征占城○八月征東招討司韓古帶言有旨進討骨鬼而阿里海牙剌帶王興三軍皆後期七月之後海風方高糧伏船重深虞不測姑宜少緩從之○冬十月和禮霍孫請設科舉詔中書省議之會和禮霍孫罷事遂寢復以安童為中書右丞

相○鎮南王師次永州安南興道王率衆屯衝要以扼王師十二月鎮南王兵至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興道王復以兵扼於萬劫進擊敗之

二十二年○國春正月命禮部領會同館先是外國使至常令翰林院主之至是始歸禮部○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為異謀不執事覺皆磔于市○烏馬兒領兵與安南興道王遇擊敗之進次富良江北安南世子陳日烜領舟師來拒戰大破之日烜遁去師入其城還屯富良江北○二月駕幸上都詔天下拘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收銅錢○三月詔依舊制凡鹽一引四百斤價銀十兩折今鈔為二十貫商上都者六十而稅一增契本為三錢增壞鈔工黑費每貫二分為三分○荊湖占城行省請益兵時陳日烜兵力復集興道王船千餘艘聚萬劫而官兵遠行久戰懸處其中唆都唐古帶之兵久不以時至故請益兵帝以水行為危令遵陸以往○夏四月中書省臣言六部官冗甚可止以六十八員為額餘悉汰去詔擇其廉潔有幹局者存之○陳日烜走海港鎮南王命李恒追襲敗之適暑雨疾作欲還兵思明州命唆都等先還安南以兵來追

唆都戰死恒為後拒以衛鎮南王藥矢中左膝至思明毒發而卒○六月左丞呂師獎乞假省母江州帝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自朕決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為朕羞○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秋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軍四千人選良將將之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從之○復以唐兀帶為荊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虞之○九月勅征交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趾諸軍除留蒙古軍一百漢軍四百為鎮南王宿衛餘悉令還○罷權酷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權酷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增課鈔為五貫敕拘銅錢餘銅器聽民仍用○冬十月立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為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泰丘右丞率諸軍征日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先是監祭御史陳天祥劾奏世榮罪惡時帝在上都御史大夫王達帖木兒以狀聞遂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對於帝前世榮一一款伏遂下世榮于獄誅之○敕

吉

人奴之奴

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為水工以征日本增阿塔海征日本戰士萬人回回砲手五十人○十二月丁未皇太子真金薨○二十三年丙戌春正月朔以皇太子故罷朝賀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詔罷所征兵○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棍及杖之藏刃者悉輸于官○二月用御史臺臣言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陰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淮按治至十月還司○命湖廣行省造海船三百期以八月會欽廉州合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兵伐交趾立其族人之來降者陳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益穀為安南王以奉陳氏祀仍下詔諭安南史民○集賢直學士程文海言省院諸司皆以南人參用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宜參用之便帝以語王達帖木兒對曰當擇賢者以聞帝曰汝漢人用事豈皆賢耶○三月駕幸上都○夏四月遣要束木鈞考荊湖行省錢糧中書擬要束木平章政事脫脫忽魯知政事帝曰要束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脫脫忽魯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等所奏擬令人恥之其以朕意諭安童○五月荊湖行省阿黑海牙上言要束木在鄂省鈞考豈無

貪賄臣亦請鈎考之詔遣參知政事禿魯罕樞密院李道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偕行○六月禿魯罕奏前要束木阿里海牙立請鈎考今阿里海牙雖已死事之是非當令暴白帝曰卿言良是此事自要束木所發當依其言究行之○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冬十月車駕至上都○十一月申書省臣言海道運糧以四歲計之總百一萬石斗斛耗折願如數以償風浪覆舟請免其徵從之以張瑄朱清並為海道運萬戶○要束木籍阿里海牙家貲運致京師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二十四年丁亥春正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秦軍及雲南兵海外四州黎兵命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討交趾置征交趾行尚書省以與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二月復置尚書省政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六部為尚書六部○設國子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駕幸上都○札魯忽赤合剌合孫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

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為數必多宜留札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豈可遽殺耶宜悉配隸淘金○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與中統交鈔並行以至元寶鈔一貫文當中統交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前者無冗舊者無廢凡歲賜周乏餉軍皆以中統鈔為準○夏四月諸王乃顏友五月帝自將征乃顏發上都括江南僧道馬匹○詔范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灤以欽察為親軍都指揮使右衛食事王通副之六月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塔不帶率所部六萬人通行在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而陣遣前軍敗之獲乃顏輜重千餘○秋七月乃顏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從皇子愛牙亦合兵出瀋州進討宣慰亦兒撒合分兵趨懿州其黨悉平○八月駕還上都○以李海刺孫為征緬行省參政將新附軍五千探馬赤軍一千以行仍調四川湖廣軍五千赴之且令其省駐緬之近地以俟進止○詔諭鎮南王禁戰從征諸王及省官毋縱軍士焚掠毋以交趾小國而易之○冬十月朔日食○雲南省右丞愛魯兵次交趾木兀門其將昭文王以四萬人守之愛魯擊破之獲其將黎石何英○鎮南王兵次思明

州程鵬飛與魯赤等分道並進所向克捷王次界河交趾發兵拒守進擊破之次萬劫諸軍畢會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日燬棄城走敢喃堡○以朱清張瑄海漕有勞遂授宣慰使

二十五年春正月日烜復走入海諸軍追之不及引兵還交趾城發兵攻其諸寨破之○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命烏馬兒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不至諸將以糧盡師老請班師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揖將水軍先還王及諸軍相次續發至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遣使來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謝進金人代已罪○三月駕幸上都○夏四月命征交趾諸軍還家休息一歲○日烜復遣使來貢方物○敕征緬中行省比到緬中一稟雲南王節制○五月詔皇孫撫諸軍討叛王火魯火孫命丹禿魯干等以左右怯薛衛士及漢軍五千三百人從皇孫北征○九月駕還大都○冬十月瀾國公趙顯學佛法于土番

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廣東賊鍾明亮寇賴州掠寧都據秀嶺詔發江淮省及鄰郡戍兵五千命江西省左丞管如德往討之○三月朔日食○台川

賊楊鎮龍聚眾寧海僭稱大興國寇東陽義烏浙東大震諸王夔吉帶時謫婺州率兵討平之○夏五月鍾明亮率眾萬八千五百人來降○秋七月開安山渠成河渠官張孔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先是鍾明亮既降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請以明亮為循州知州帝不允至冬明亮復反寇梅州其黨江羅寇漳州韶雄諸賊皆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合福建江西兵討之○婺州賊葉萬五寇武義縣江淮省平章不鄰吉帶將兵討之○十一月漳州賊陳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機察寇龍巖福建省遣兵討破之賊盡降行省請誅之以警眾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誅然既降而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十二月紹興府判官白潔矩言宋趙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而非便宜悉徙京師帝初命徙之既而江淮省臣言其非便乃止○封皇子闊闢出為寧遠王二十七年春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糧穀○二月泉州地震○群盜鍾明亮等復降詔徙為首者羣京師○建昌賊丘元等集眾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大五集眾寇寧國皆擒斬之○夏

四月駕幸上都○五月江西行省管如德行院月的迷失合兵討及寇鍾明亮降詔縛致關下如德等留不遣明亮復率衆寇贛州樞密院以如德違詔縱賊請詰之詔罷江西行樞密院○括天下陰陽戶仍立各路教官有精于藝者歲貢各一人○秋七月江西霖雨賴吉表瑞建昌撫水皆溢龍興城幾沒○罷緬中行尚書省○貴州獠蠻作亂劫順元路入其城遂攻阿牙寨殺傷官吏其衆遂盛湖廣省檄八番萬戶府及羅甸宣慰司合兵討之○八月朔日食○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死官吏及民七千二百二十人

元史節要卷之五

聖一〇

壞倉庫局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冬十月封皇孫甘麻列為梁王出鎮雲南○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凡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福建省以管内盜賊蜂起請益戍兵命江淮省調下萬戶一軍赴之○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不憐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復還三萬戶以合刺帶一軍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軍戍溫處禮忽帶一軍戍紹興婺邠寧國徽物用上兵後皆與賊通令以高郵

泰兩萬戶漢軍易地而戍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跡據大江人民繁會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舊止十所今擇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閱習伺察盜賊錢塘控扼海口舊置戰船二十艘故海賊時出奪船殺人今增置戰船百艘海艘二十艘則盜賊不敢發從之○十一月河決祥符義唐灣太康通許陳穎諸州大被其患○易水溢雄莫任丘新安田廬漂沒無遺命有司築隄障之○十二月尚書省臣桑哥以罪罷○二十八年春正月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年至

元史節要卷之五

聖一〇

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萬石鈔千一百五十錠絲五千四百斤綿千四百三十餘斤○二月上都太原鐵免至元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民間所逋田租三萬八千五百餘石遣使賑太原大同饑民口給糧兩月或三月○以完澤為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以桑哥沮折臺綱又箠監察御史命御史大夫月兒魯辨之○駕幸上都次大口復召御史臺及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桑哥之罪○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

地震

道餘六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
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執湖廣要東木請京師
籍其家貲金凡四千兩○中書省臣奏木丁崔等
言桑哥當國四年諸臣多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唯
以欺蔽九重朕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除
名為民從之於是誅其妻黨要東木八吉由等○罷
尚書省事皆入中書○詔以桑哥罪惡繁猥按問籍
其家貲○微劉因囚前為太子贊善以繼母病去至
是母亡以集賢學士徵之不起○桑哥嘗以劉東忠
無子收其田土其妻寶氏言東忠嘗鞠猶子蘭章為

元史節要卷之五

聖一〇

嗣敕以地百頃還之○秋七月桑哥伏誅揚州路學
正李淦上言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尚書
右丞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有旨
驛召淦詣京師淦至李已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
直言○叅知中書政事何榮祖以公規治民禦盜理
財等事緝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命刻板頒行使百
姓遵守○兩壞都城發兵二萬築之○八月平陽地
震壞民居萬有八百二十六區壓死百五十人○監
察御史言沙不丁納速刺丁城里烏馬兒王巨濟達
真加沙的皆桑哥黨與受財肆虐使江淮之民愁怨

載路今或繫獄或釋之此臣下所未喻帝曰桑哥已
誅納速刺丁城里在獄惟沙不丁朕姑釋之耳○十
二月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
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御史臺
臣言鈞考錢穀自中統至今三十餘年更阿合馬桑
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餘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
如罷之有旨罷鈞考應百年遺負文卷聚置一室非
朕命而視之者有罪仍遣使布告中外○戶部上天
下戶數內郡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
川二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十八口五千九百八

元史節要卷之五

聖一〇

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
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八人

二十九年壬辰春正月以日食免朝賀○詔江南州

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及
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入官○江西行省
伯顏阿老瓦丁言蒙山歲辦課銀二萬五千兩初制
鍊銀一兩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
一石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申禁鞭笞○
二月以亦黑迷失及史弼高興並為福建行省平章

政事將兵征瓜哇用海船大小五百艘軍士二萬人
○以安南國王陳益稷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佩
虎符居鄂州○三月駕幸上都初楊璉真加重賂桑
哥發宋諸陵取其寶玉凡發冢百有一所戕人命四
攘盜詐掠諸賊為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
千畝金銀珠玉寶器稱是至是省臺諸臣乞正典刑
以示天下帝貸其死而給還其人口土田之隸僧坊
者○秋七月建社稷於和義門內壇各方五丈高五
尺白石為柱飾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墉墜
坎墮垣悉倣古制別為齋廬三十三楹○廣東安撫

元史節要卷之五

器一〇

副使賽補丁誹謗朝政沙不丁復資給之以風聞三
十餘事妄告省官帝以為有傷政體捕惡黨下吏如
法八月朔誅賽補丁杖其黨而徙之仍籍其家產○
車駕還自上都○遣忙兀魯迷失率軍征八百媳婦
國○冬十月右丞相完澤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
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今歲已辦者纔一百八十
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三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
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及今
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
入數六十六萬二百三十八錠矣今後賜諸近侍亦

宜有節帝嘉納之○十二月中書省臣言寧國路民
六百戶鑿山治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
未嘗採之於山乞罷之制曰可

元史節要卷之五

器一〇

三十年春正月令中書汰冗員凡省內外官府
二百五十五所○捏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漁自給有
旨與其漁於水曷若力田其給牛價農具使之耕○
二月回回字司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
為當留此錢以周貧者○車駕幸上都○夏二月以
皇太子寶授皇孫鐵木兒總兵北邊○詔皇曾孫海
山出鎮雲南以皇孫梁王印賜之○九月朔駕還大
都○冬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餘凡一
月乃滅○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無功而還各杖而貶
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是歲天下路府州縣等二
千三十四路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州三百九十八
縣千一百六十五宣撫司一寨十一鎮撫所一堡一
各甸部管軍民官七十二長官司五十一錄事司百
三巡院三官府大小二千七百三十三處隨朝二百
二十一員萬六千四百二十五隨朝千六百八十四
戶一千四百萬二千七百六十
三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庚午

帝大漸癸酉崩于紫極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諸王大臣發使告哀于皇孫乙亥葬起輦谷從諸帝陵○夏四月丙午右丞相完澤及文武百官議上尊諡壬寅為壇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帶平章不忽木左丞張九思率百官請諡于南郊五月戊午遣攝太尉臣兀都帶奉冊上尊諡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國語曰薛禪皇帝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民力每遇災傷免租賑饑惟恐不及嘗有近臣言賦北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

元史節要卷之五

異一〇

來年禾稼何由得種不許○初命征瓜哇以二萬人往人給鈔二錠其後只以五十人往樞密臣言宜追徵不行者鈔三萬錠還官帝曰非其人不行乃朕中止也勿徵其存心如此用能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皇孫至即位是為成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五終

元史節要卷之六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克文宗周 校閱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裕宗真金之第三子也母曰徽仁裕聖皇后弘吉烈氏以至元二年九月生帝裕宗薨帝年二十有一後八年世祖授以皇太子寶撫軍北邊世祖崩諸王大臣遣使告哀自軍中來奔喪○夏四月至上都諸王畢會先是御史大夫崔彥得王璽於故臣札刺氏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

元史節要卷之六

一〇

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后手授於帝遂即皇帝位受諸王宗親文武百官朝於大安閣詔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稅糧十分之三係官逋欠一切蠲免民戶逃亡者差稅皆免之追尊皇考曰皇帝大母元妃曰皇太后五月上皇考尊諡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六月庚辰朔日食○御史臺臣言廉訪司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次年正月還司職官犯贓教授者聽總司議宣按者上聞其本司聲跡不佳者代之受賂者依舊例比諸人加重帝曰其與中書同議○宋使家鉉翁安置河

間年踰八十賜衣服遣還其家。○詔翰林國史院修世祖寶錄以完澤監修國史。○秋七月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歲以為常。○冬十月車駕還大都。○江浙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帝諭中書省臣曰中書職務卿等皆懷急心朕在上都令還也的迷沙已沒財產任明望不花皆至今未行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淹滯桑哥雖姦

元史節要卷之六

二一〇

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決卿等其約束曹屬有不事事者咎之。○十一月丁未朔帝朝皇太后于隆福宮上玉冊玉寶。○以平章政事伯顏弟伯顏察兒參議中書省事伯顏以兄弟同省宜相嫌避帝曰卿勿復言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元貞元年春二月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告老帝以其事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中書省臣奏近者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能否止憑解由選調由是選法大壞宜令廉訪司體覆以聞省臺選官覈實定其殿最以明黜陟其廉訪司官亦令省臺同

選為宜從之。○是月駕幸上都以東作方殷罷諸不急營造。○夏四月設各路陰陽教授仍禁陰陽人不得遊諸王附馬之門。○閏月南人洪幼學上書妄言五運訖而遣之。○蘭州上下三百餘里河清三日。○五月陞江南平陽等縣為州以戶為差戶至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者為中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又以戶不及額者降路為州。○詔自元貞元年五月以前逋欠錢糧者皆罷徵。○以伯顏子買的為僉書樞密院事太后言其父盡忠王室欲令代其父官帝以其年尚小故有是命。○六月江西郡縣大

元史節要卷之六

三一〇

水無禾民乏食命有司與廉訪司賑之仍弛江海湖泊之禁聽民採取。○敕凡上封事者命中書省發視然後以聞。○秋七月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竊發者衆皆由國家赦宥所致乞命中書立為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賊制曰可。○九月駕還大都。○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冬十月江浙平章明里不花陳臺憲非便事中書省御史臺臣奏乞自今監察御史廉訪司有所按劾州縣官與本路同鞠路官與宣慰司同鞠宣慰司官與行省同鞠制曰可。○十二月荆南僧普照等偽撰佛書有

不道語伏誅○禁諸王母得輒召有司官吏

三年○**春**上思州叛賊黃勝許攻剽水口思光寨

湖廣行省調兵擊破之獲其黨黃法安等賊遁入上

牙六羅○御史臺臣言漢人為同僚者嘗為奸人撝

拾其罪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中擇人用之帝曰

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為之○授嗣漢三

十八代天師張與材太素凝神廣道真人管領江南

諸路道教○二月中書省臣言陛下御極以來所賜

諸王公主駙馬勲臣為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

今繼請者尚多臣請甄別貧匱及赴邊者賜之其餘

元史節要卷之六

四

且宜悉止從之○三月駕幸上都○罷太原平陽路

釀進葡萄酒其葡萄酒民恃為業者還之○夏五月

詔諸徒役者限一年釋之母杖○安南國遣人招誘

叛賊黃勝許勝許遂遁入交趾○秋七月增江西湖

南省參政一員以朱清張瑄為之○冬十月舊還入

都○贛州賊劉六十攻掠吉州江西左丞董士選討

平之○十二月立徹里罕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

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

降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

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為之帥招其來附

以為進取之地○詔復立蒙標剛等甸軍民官

大德元年○**春**正月庚申改元赦天下○三月駕

幸上都○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將親自往祈祝監

察御史李元禮上封事止之○夏四月朔日食○中

書省御史臺臣言阿老瓦丁及崔或條諸臺憲諸事

臣等議乞依舊例御史臺不立選其用人則於常調

官選之惟監察御史首領官令御史臺自選各道廉

訪司必擇蒙古人為使或闕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

之其次參以色目漢人監察御史亦宜止於常選擇

人各省文案行臺差官檢覈宿衛近侍奉特旨令臺

元史節要卷之六

五

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之行臺御史秩滿而有

効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省選調廉訪司亦如之

其不稱職者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以牧民

之職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

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同議各官府憲司官毋得輒

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使司外其餘悉依舊制制曰

可○各路平準行用庫舊制選部民富有力者為副

命自今以常調官為之隸行省從行省署用○上思

州叛賊黃勝許遣其子志寶來降○秋九月八百媳

婦叛寇徹里遣也先不花將兵討之○車駕還大都

○十二月中書省臣言富戶規避差稅冒為僧道且僧道作商賈有妻子與編氓無異請汰為民宋時有僧道者必先輸錢縣官始給度牒今不定制僥倖必多又言無為州鑿課初歲入為鈔止一百六錠今增至二千四百錠大率歛民財刻吏俸停竈戶工本以足之亦宜減其數帝曰鑿課遣人覈實汰僧道之制卿等議擬以聞○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戶採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二年戊辰春正月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

元史節要卷之六

六一〇

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卑弱者差稅並免三年○御史臺臣言諸轉運司案牘例以歲終檢覆金穀事繁稽照難盡奸偽無由知之其未終者聽憲司來年檢覆從之○二月帝諭中書省臣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造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右丞相完澤奏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之○罷中外土木之役○駕幸上都詔各道廉訪司作成人才以備選舉○詔諸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

司勸課不至者廉訪司治之○三月申禁官吏受賂諸諸司首者不得輒受○詔加封東鎮沂山為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為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為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為直德廣寧王四時與嶽瀆同祀著為令式○六月御史臺臣言江南宋時行兩稅法自阿里海牙改為門攤增課錢至五萬錠今宣慰張國紀請復科夏稅與門攤併徵以圖墜進湖湘之民重罹其害詔趣罷之○秋七月詔諸王駙馬及諸近侍自今奏事不經中書輒傳旨者罪之○九月駕還大都○十二月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

元史節要卷之六

七一〇

路二員下路一員

三年己亥春正月○中書省臣言天變屢見大臣臣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所說耳豈可一一聽從邪卿但擇可者任之○詔遣使問民疾苦除本年內郡包銀俸鈔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給小吏俸米○置各路惠民局擇良醫主之○命中書省自今后妃諸王所需非奉旨勿給○二月駕幸柳林完澤等奏銓定省部官以次引見帝諭之曰汝等事多稽誤朕昔未知其人為誰今既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恭乃職復蹈前失罪不汝貸○駕幸上都○夏三

何其達也

何也

元史節要卷之六

八

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秋七月楊州屬縣蝗在地者為驚所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鷺○八月朔日食○九月壬辰夜有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於牽牛之西有聲如雷○駕還大都○冬十月壬子明皇后伯岳吾氏后名卜魯罕元貞初立為皇后至是授冊寶○十二月詔各省戍軍輪次放還二年供役

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其宜於今者○夏五月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輟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秋八月更定蔭叙格王一品子為正五從五品子為從九中開正從以是為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閏八月駕回大都○冬十一月朔頒寬令免上都大都隆興大德五年絲銀稅糧秣養馬駟之郡免稅糧十分之三其餘免十分之一徒罪各減一年杖罪以下釋之江北荒田許人耕種者元擬第三年收稅今並展限一年著為定

元史節要卷之六

九

例○十二月遣劉深合刺帶鄭祐將兵三萬人征八百媳婦仍敕雲南省每軍十人給馬五疋不足則補之以牛

五年春二月以劉深合刺帶並為中書右丞鄭祐為叅知政事皆佩虎符分雲南諸路行中書省事仍置理問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立征八百媳婦萬戶四員發雲南四川囚徒從軍○詔應訪司官非親喪遷葬及以病給告者不得離職或以地遠職卑受任不赴者臺憲勿復用○駕幸上都○夏五月雲南土官宋隆濟反時劉深將兵由順元入雲南雲南右

丞月忽難調民供饌隆濟因給其眾曰官軍徵發汝等將盡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眾感其言遂反攻貴州知州張懷德戰死雲南行省平章床兀兒將兵討之殺賊酋撒月斬首五百級○秋七月戊戌朔晝晦暴風起東北雨雹兼發江湖泛溢東起通泰崇明西盡真州民被灾傷者不可勝計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八月遣薛超兀兒等將兵征金齒諸國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又接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征之○自八月庚辰彗出井歷紫微垣天市垣至九月乙酉凡

四十六日而滅。○冬十月駕還大都辛卯辰有流星大如盃光燭地自北起近東分為二星沒於危宿。○詔軍官既受命而不時赴者病故不行者被差事畢不即還者準民官例違限六月選人代之被代者期年始叙。○定強竊盜條格凡盜人孳畜者取一償九然後杖之。○十一月遣劉國傑及也先忽都魯將兵萬人八刺及阿塔赤將兵五千人征宋隆濟。○十二月減直糴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卑弱不能自存者廩給五月。

六年壬寅春正月詔千戶百戶等自軍中逃歸先事

元史節要卷之六

十一

而逃者罪死敗而後逃者杖而罷之沒入其男文。○帝語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掌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之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築渾河隄長八十里仍禁豪家毋侵舊河令屯田軍民耕種。○二月遣陝西平章也速帶兒叅政汪惟勤將川陝軍湖廣平章劉國傑將湖廣軍征乞不薛。○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深等官收其符印驛券。○帝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三月以旱溢為災詔赦天下大都平糶被災尤甚免其

災異類例

差稅三年其餘災傷之地已經賑恤者免一年今年內郡包銀俸鈔江淮已南夏稅諸路鄉村人戶散辦門攤課程並免之。○甲寅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南郊遣中書左丞相答剌罕哈剌孫攝事。○夏四月駕幸上都。○五月戊申太廟寢殿災。○六月癸亥朔日食太史院失於推測詔中書議罪以聞。○建文宜王廟於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至是始建立之。○冬十月駕還大都。○十二月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来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至理宜轉災

元史節要卷之六

十一

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兩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乞令中書與老臣識建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命中書即議行之。○雲南地震。七年癸卯春正月命御史臺宗正府委官遣祭宗清張道妻子來京師仍封籍其家貲拘收其軍器海船先是中書省臣以清瑄屢致人言乞罷其職從其請予官江南者于京繼又以江南僧石祖道告清瑄不法十事命御史臺詰問之故有是命。○二月詔中書

省汰諸有司冗員仍諭樞密院除出征將帥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員數以聞○詔樞密院宗正府等自今每事與中書共議然後奏聞諸司不得擅奏遷調官員雖經特旨用之而於例未允者亦聽覆奏○詔中書省設官自左右丞相以下平章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叅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三月江浙平章脫脫遣發朱清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都城火命中書省與樞密院議增巡防兵○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

元史節要卷之六

三

定賊罪為十二章京朝官月俸外增給祿米外任官無公田者亦量給之○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答合刺帶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岳鉉等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四月駕幸上都左丞希剌罕言僧人修佛事必釋重囚有殺人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然之○閏五月戊午朔日食○已巳中書右丞相完澤卒○秋七月丙寅以剌罕哈剌孫為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詔除集賢翰林老臣預議朝政其餘三品以下年七十者各陞散官一等致仕○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元

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給鈔九萬六千五百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九月駕還大都○冬十月以江浙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職汚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密究獄五十一百七十六事

元史節要卷之六

三

以雲南順元同知宣撫事宋阿重生獲其叔隆濟來獻特陞其官賜衣一襲○平陽地震不止已修民屋復壞○二月增置國子生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駕幸上都○自去歲十二月庚戌彗星見約一尺在室十一度入紫微垣至今歲三月乙丑凡七十六日而滅○夏五月朔日食○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寶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畝况海運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役萬五千人浚淤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役從之○九月駕還大都○冬十月封皇姪海山為懷寧王賜金

印割瑞州戶六萬五千隸之歲給五戶絲直鈔二千六百錠幣帛各千匹

九年春正月陞翰林國史院為正二品○命中

書議行郊祀禮○三月朔駕幸上都○夏四月太同

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

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栢朽木遣

使賑之○中書省臣言前代郊祀以祖宗配享臣等

議今始行郊祀專祀昊天為宜詔依所議行之○五

月旱遣使持香禱雨○徵陝西儒學提舉蕭興居赴

闕命有司給以安車○改各道肅政廳訪司為詳刑

元史節要卷之六

古○

觀察使聽省臺辟人用之○六月庚辰立皇子德壽

為皇太子詔告天下○賜高年帛○秋七月築郊壇

於麗正文明門之南丙位設郊祀署令丞等員以金

千兩銀七萬五千兩鈔十三萬錠賜興聖太后及宿

衛王出居懷州復置懷寧王府○九月駕還自上

都復以詳刑觀察司為廉訪司○黃勝許遣其僞來

獻方物請復其子官帝不允曰勝許反側不足信如

其悔罪自至則官可得賜衣服而遣之○十一月庚

午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用馬一蒼犢一羊豕鹿各

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以攝太尉

國子監

右丞相哈剌哈孫左丞相阿忽台御史大夫鐵古迭

兒為三獻官○十二月庚寅皇太子德壽薨

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

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輸租○營國子學於文宣王

廟之西偏○二月駕幸上都○大同跨暴風大雪壞

民廬舍明日雨沙陰霾馬牛多斃人亦有死者○夏

四月雲南羅雄州酋長阿那龍少結諸蠻為寇右丞

汪惟能率兵進討賊退據越州諭之不服平章也速

帶兒率兵萬人往捕之兵至曲靖與惟能合進壓賊

境獲阿那龍少斬之餘黨皆潰命也速帶兒留兵三

元史節要卷之六

圭○

千戌之而還○鄭州暴風雨雹大如鷄卵麥及桑葉

皆損命蠲今年田租○大都旱遣使禱雨○秋八月

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

也里完等五十餘人○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

牲用太牢樂用笙歌製法服三襲命翰林定樂名樂

章○十一月駕還大都○十二月乙卯帝有疾禁天

下屠宰四十二日遣宣政院使沙的等禱于太廟

十一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大漸免朝賀○癸卯朔

于王德殿在位十有三年壽四十有二乙亥葬起寧

谷從諸帝陵是歲九月乙丑追諡曰欽明廣孝皇帝

京師文廟

以功立

廟號成宗國語謂之完澤篤皇帝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惟其末年連歲疫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其不致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相未遠成憲具在故也皇極懷寧王立是為武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六

六〇

元史節要卷之七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名海山順宗睿刺麻八剌之長子也母曰

與聖皇太后弘吉刺氏帝生於至元十八年七月十

九日大德三年成宗命帝代寧遠王闊闊帶總兵北

邊屢立戰功八年十月封懷寧王賜金印置王傳官

以瑞州六十萬五千戶為食邑十年自脫忽思圖之

地踰按台山追叛王幹羅忽獲其妻子執叛王也孫

元史節要卷之七

一〇

禿阿等諸叛王皆降帝駐兵按台山北邊悉平〇十

一年春聞成宗崩自按台山還至和林諸王勳戚皆

會合辭勸進帝謝曰吾母吾弟在大都當俟宗親畢

會議之先是成宗違豫日久政出中宮命仁宗與皇

太后出居懷州至是仁宗聞計與太后俱還京師安

西王阿難答與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推成宗后伯

要真氏稱制而已輔之仁宗與右丞相哈剌孫謀

言於太后曰大行晏駕德壽已薨諸王皆踈屈懷寧

王遠在朔方此輩潛謀不軌變在旦夕恐亂生不測

不若先事圖之遂定計誅阿忽台等遣使迎帝〇五

月至上郡仁宗侍太后來會左右部諸王畢至會議
乃廢皇后伯要真氏出居東安州執阿難答等至上
都皆賜死帝遂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追尊皇考曰
皇帝尊大母元妃為皇太后○六月癸巳朔立母弟
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受金寶以安西平江吉
州三路為皇太子分地○中書右丞相哈剌哈孫左
丞相答剌海言臣等與翰林集賢太常老臣集議皇
帝嗣登寶位詔追尊皇考為皇帝皇考大行皇帝同
母兄也大行皇帝祔廟之禮尚未舉行二帝神主依
兄弟次第祔廟為宜今擬請謚皇考曰昭聖衍孝皇

元史節要卷之七

二一〇

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
太祖之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
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先元妃失
隣吞里宜謚曰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室制曰可
○秋七月置官師府設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
傅少保賓客諭德贊善庶子洗馬率更令丞司經令
丞中允文學通事舍人校書正字等官○加封孔子
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
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
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

大成至聖王

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如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
闕里祀以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求惟聖教
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
作我皇元翰林承旨闕復之詞也○八月○中書省臣
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議者
猶五百餘人請自今越奏者勿與帝曰卿等言是自
今不由中書奏者勿與官又言外任官帶相銜非制
也請勿與制可又言以朝會應賜者為鈔三百五十
萬錠已給者百七十萬未給猶百八十萬兩都所儲
已虛自今特奏乞賞者宜暫停有旨自今凡以賞為

元史節要卷之七

三一〇

請者勿奏○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
以進帝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乎庶民皆當
由是以行其會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以下皆賜之
○九月甲子駕還大都乙丑請謚皇考皇帝大行皇
帝于南郊命中書右丞相塔剌海攝太尉行事壬申
奉玉冊玉寶上皇考及大行皇帝尊謚廟號又上先
元妃弘吉剌氏尊謚祔于成宗廟室○中書省臣奏
內外選法向者有旨一遵世祖成制兩宮近侍遷叙
惟上所命此有應入常調者資緣驟遷其已仕廢黜
及未嘗入仕者亦復請自內降旨臣等奏請禁止蒙

元史節要卷之七

四一〇

賜允從是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已嘗銓擇奉
行第中書政務他人又得輒請責以整飾其效寔難
自今銓選錢穀請如前制非由中書議者毋得越奏
從之○詔復立尚書省分理財用以脫唐脫教化法
魚忽丁任尚書省仍俾自舉官屬命鑄尚書省印御
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綜理財用立尚書省三載
併入中書其後桑哥用事復立尚書省事敗又併入
中書自大德五年以來四方地震水災歲荐不登百
姓重困便民之政正在今日今又為總理財用立尚
書省如是則必增置所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

也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整飾未見不
可臣等隱而不言懼將獲罪帝曰卿言良是然此三
臣願任其事姑聽其行○冬十月中書奏奏初置中
書省時太保劉秉忠度其地宜裕宗為中書令嘗至
省署教其後桑哥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遷
中書於舊省乞消吉徙中書令位仍請皇太子一至
中書制可○詔整飾臺綱布告中外○中書省奏常
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餘不能如數請
仍舊制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于京
師從之○十一月丙寅帝朝隆福宮上皇太后王四

元史節要卷之七

五一〇

王寶○闊兒伯牙里請更用銀鈔銅錢帝命中書與
樞密院御史臺集賢翰林諸老臣議之中書省臣言
臣等與闊兒伯牙里面論折銀鈔銅錢非便帝曰卿
等以為不便勿行可也○皇太子言近蒙恩旨以安
西吉州平江為分地租稅悉以賜臣臣恐宗親兄弟
援例自五戶絲外餘請輸之內帑其陝西運司歲辦
鹽十萬引向給安西王以此錢對酌與臣惟陛下裁
之○中書計會三路租稅及鹽課所入鈔四十萬錠帝
曰皇太子所思甚善歲以十萬錠給之不足則再賜
○中書省臣言前為江南大水以茶鹽課折收米賑

饑民今商人輸米中益以致米價騰踊百姓雖獲小
利終為無益臣等議茶鹽之課宜如舊從之○十二
月中書省臣言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世祖已有
定制自元貞以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於大
寬故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
司依法裁決又言律令者治國之急務當以時損益
世祖嘗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參酌
古今從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謂律令重事未可輕
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讎歸一遵而行之
制可○詔改明年為至大元年

至大元年春正月朔曲赦御史臺見禁已職官
吏止徵賦罷職○中書省臣言近者百姓艱食盜賊
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
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畧明立賞罰或匿
盜不申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又言
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擾害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結案
待報宜從中書省也可札魯忽赤遣官同行省行臺
宣慰司廉訪司審錄無寬棄之於市其未獲者督責
追捕自首者原罪給粟能擒其黨者加賞帝曰弭盜
安民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二月設尚冠尚衣尚

元史節要卷之七

六一〇

鑾尚沐尚輦尚飾六奉御凡四十八員隸尚服院○
三月為皇太后建興慶宮給鈔五萬錠絲二萬斤○
駕幸上都命翰林國史院纂修順宗成宗實錄○夏
四月高麗王王童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官行征東
行省事高麗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
土則民不勝其困且非世祖舊制帝曰先請之者以
卿言今請罷亦以卿言其準世祖舊制速遣使往罷
之○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六月
鞏昌府隴西寧遠縣地震○雲南烏撒烏蒙三日之
中地大震者六○秋七月庚申有流星起自夕陳

行圓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而滅○大師淇陽王月
赤察兒請置王傳中書省臣謂異姓王無置傳之例
不許○以塔思不花為中書右丞相乞台普濟為左
丞相○九月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
暴風雨泰安濟寧直定大水廬舍蕩析人畜俱被其
災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責其子
夫罵其妻哭聲震野有不忍聞臣等不才猥當大任
雖欲竭盡心力而聞見淺狹思慮不廣以致政事多
舛有乖陰陽之和百姓被其災殃願退位以避賢路
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所致汝等但當慎其所行

元史節要卷之七

七一〇

○駕至自上都○冬十月蒲縣陵縣地震○十一月
增官吏俸以至元鈔依中統鈔數給之止其祿米歲
該四十萬石吏員以九十月出身如舊制○十二月
答剌罕哈剌哈孫卒
二年春正月從皇太子請罷宮師府設賓客諭
德贊善如故○禁日者方士出入諸王公主近侍諸
官之門○辛卯皇太子諸王百官上尊號曰統天繼
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乙未恭謝太廟丙申詔天
下弛山澤之禁恤流移毋令見戶包納差稅內外大
小職官晉輦散官一等有出身人考滿者加散官一

等○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大軍
○塔思不花乞台普濟言諸人恃恩徑奏璽書不由
中書直下翰林院給與者合覈其數自大德六年至
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餘錠皆千四土戶金
銀鐵冶增餘課程進貢奇貨錢穀選法詞訟造作等
事害及於民請盡追奪之今後有不由中書省乞勿
與制可○三月梁王在雲南有風疾以諸王老的代
鎮雲南○駕幸上都中書省臣奏中書為百司之首
宜先汰冗員帝曰百司所汰卿等定議省臣去留朕
自思之○夏四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臣言

元史節要卷之七

八一〇

今農事方殷蝗蝻徧野百姓艱食乞依前旨罷其役
帝曰以皇城而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功餘者罷
之○六月以大都隸儒籍者四十戶充文廟樂工○
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歐西番僧者裁減其手習之
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且於僧無益僧
俗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從之○中書省臣言宣
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溫吞失鹽租稅臣等議由有
租尚有稅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一體奏免非制也
有旨依舊制徵之○秋七月樂實言鈔法大壞請更
鈔法圖新鈔式以進又與保八議立尚書省詔群臣

議之保八言臣與塔思不花等集議立尚書省事臣
竊思之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臣所為今欲舉正彼
懼有累孰願行者臣今不言誠以大事為懼陛下若
矜憐臣等所議立尚書省舊事從中書新事從尚書
惟陛下裁擇帝許之塔思不花言此大事據爾更張
乞與諸老臣熟議帝不從○八月癸酉立尚書省以
乞台普濟為太傅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
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相忙哥鐵木兒為左丞
王罷為參政劉揖商議尚書省事詔告天下○三寶
奴言尚書省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

元史節要卷之七

九一〇

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
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制
可詔天下敢有沮撓尚書省事者罪之○九月以尚
書省條畫詔天下改各處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朝
廷得失軍民利害臣民有上言者皆得實封以聞在
外者赴所屬轉達○頒行至大銀鈔詔曰昔我世祖
皇帝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用歲久法廢亦既更張
印造至元寶鈔逮今二十三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
乃循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
準至元鈔伍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

大開言路

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
易依驗時估給價中統交鈔詔書到目限一百日盡
數赴庫倒換諸色課程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
行至大銀鈔二兩至二釐定爲十三等以便民用○
駕還大都○尚書省臣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
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
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
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
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
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

元史節要卷之七

十一

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
自太祖以來所行行政令九十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
一編爲定制從之又言今國用需中統鈔五百萬錠
前者常借支鈔本至千六萬三千一百餘錠今乞
罷中統鈔以至大銀鈔爲毋至元鈔爲子仍撥至元
鈔本百萬錠以給國用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
陽江淮湖廣川漢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立提舉司
十九○冬十月庚戌朔以皇太子爲尚書令○令州
縣正官以九年爲任○尚書省以錢穀繁劇增戶部
侍郎員外郎各一員又增禮部侍郎即中各一員凡

言時政者屬之○乙丑以皇太后有疾詔天下釋大
辟百人○增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令考功
以行黜陟○十一月尚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郊祀
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
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皇帝配明年
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皇帝配制可○十二月乙
卯親享太廟上太祖聖武皇帝尊諡廟號及先獻皇
后尊諡又上睿宗景襄皇帝尊諡廟號及莊聖皇后
尊諡執事者人陞散階一等○詔封贈内外百官三
品以上者許請諡凡請諡者許其家具本官平日勲

元史節要卷之七

十一

勞政績德業義能經由所在官司保勘與本家所供
相同轉申吏部考覈呈都省都省準擬令太常禮儀
院驗事跡定諡若勲戚大臣奉旨賜諡者不在此例
三年○**春**正月辛卯立皇后弘吉刺氏遣脫虎脫
攝太尉持節授王冊王寶○定稅課法諸色課程並
係大德十一年考較定舊額元增總爲正額折至元
鈔作數自至大三年爲始餘止以十分爲率增及三
分以上爲下酬五分以上爲中酬七分以上爲上酬
增及九分爲最不及三分爲殿所設資品官員以二
周歲爲滿○定稅課官等第萬錠之上設正提舉同

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千錠之上設提領大使副使各二員五百錠之上設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百錠之上設大使副使各一員。立資國院泉貨監命以歷代銅錢與至大錢相參行用。二月尚書省臣言昔至元鈔初行時即以中統鈔本供億及銷其板今既行至大銀鈔之以至元鈔輸萬億庫銷毀其板止以至大鈔與銅錢相權通行為便從之又言昔世祖有旨叛王海都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彼來降賜之藏二十餘年今其子察八兒向慕德化歸覲闕廷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頒賞既

元史節要卷之七

十一

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三月駕如上都。夏六月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大水山崩壞官廳民居二萬一千八百九十間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汝州大水六安州大水死者五十二人。秋七月循州大水漂廬舍二百四十間死者四十三人。癸未賑之。九月駕還大都敕諸司官濫設者毋給月俸詔諭三寶奴等去歲中書省奏諸司官員遵大德十年定制濫者汰之今聞員冗如故有不以聞而徑之任者有肯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並逮捕之朕不輕釋。冬十月三寶奴及司徒田忠良等言襄

奉旨舉行南郊配位從祀北郊方丘朝日夕月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圜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春秋朝日夕月寔合祀典有旨所用儀物其令有司速備之又言太廟祠祭故用瓦尊乞代以銀從之。戊申帝率皇太子諸王群臣朝興聖宮上皇太后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庚戌恭謝太廟辛酉以皇太后受尊號赦天下。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勤恪署事敕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叙

元史節要卷之七

十一

又言故丞相和禮霍孫時參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部官日共一膳不然則抱饑而退稽誤公事今則無以為資乞各賜鈔二百錠規運取其息錢以為食制可。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石至百十萬石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歛橫出漕戶困乏逃亡者衆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為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已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

顧直庶有成効尚書省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為遙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一千戶三副千戶二百戶四從之○十一月丙申有事於南郊尊大祖皇帝配享昊天上帝○十二月冀寧路地震

四年辛亥春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大赦天下庚辰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壽三十有一壬午靈駕發引葬起輦谷從諸帝陵也後謚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國語謂之曲律皇帝帝承富有之業慨然

元史節要卷之七

志一〇

欲創治改法以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錫賚大隆而泛賞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云皇太子茲是為仁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七終

元史節要卷之八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亮文宗明 校閱

弟也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丙子生大德九年冬成宗不豫中宮秉政遣弟同母弘吉刺氏太后出居懷州十一年春正月成宗崩時武宗為懷寧王總兵北邊帝聞喪奔還二月至大都入哭盡哀出居舊邸朝夕入哭奠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推皇太后伯要真氏

元史節要卷之八

稱制安西王阿難答輔之時右丞相哈剌哈孫稱疾守宿掖門密持其機陽許之夜遣人密啓帝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三月丙寅帝率衛士入內召阿忽台等責以變亂祖宗家法皆誅之諸王闊闢出等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寔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帝曰王何為此言也彼惡人潛結宮壘構亂我家故誅之豈欲作威福觀望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當以大位歸之乃遣使迎武宗於北邊武宗即位立帝為皇太子至大二年八月立尚書省以帝兼尚書令四年春正月武宗崩罷尚書省誅脫

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罷杖忙哥帖木兒流之海
南以其變亂舊章流毒百姓也御史臺臣言白雲宗
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
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罷總統所及
各處僧錄僧正都綱司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命中
書平章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
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三月庚寅即
皇帝位於大明殿詔曰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躬躬
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
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祚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

元史節要卷之八

十一

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
既有成命非與前聖實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
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
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
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
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
放逐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
事李道復等從新拯治可大赦天下○敕百司改陞
品級者悉復至元舊制帝諭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
至元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

如

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無寬抑又諭太
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一繪
之微不言於朕毋輒予人○賜大都路民年九十者
人帛二匹八十者人帛一匹○夏四月以張驥為江
浙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舊人故命汝往民為邦本
無民何以為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敕國子
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雖布衣亦選用○
罷至大錢鈔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
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于茲矣比者尚
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

元史節要卷之八

三十一

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且錢以鼓鑄弗給
新鑄悉用曾未再養其弊滋甚爰召廷議允協輿言
也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省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
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
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
倒換仍免大都上都隆興差稅三年○帝御便殿李
孟進言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
敢以為賀帝感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又安
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可必今朕踐祚曾未
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此言非所預

也孟槐謝○命翰林國史院纂修先帝實錄及累朝
皇后功臣列傳俾百司悉上事跡○帝讀真親政要
諭侍臣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國
人皆誦習之又嘗有進大學衍義者命王約等節而
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刊行以賜臣下
○閏七月車駕將還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鷹
坊駝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敕禁止之○完澤
李孟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
成才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之
職俾學者有加激勸帝曰卿言是也自今勿限資級

果賢而能蠲其身亦用之○又嘗諭省臣曰國子學世
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
以成才朕今親定國子生額為三百人仍增信堂生
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定式○遷授湖
廣平章安南國王陳益稷入見言臣自世祖朝來妻
子皆為國人所害朝廷授以王爵又賜漢陽田五百
頃俾自贍以終餘年今臣年七十而有司拘臣所交
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安南國王慕義來歸厚
其賜以懷遠人其進勳爵受田如故○九月壬子詔
曰朕賴大地祖宗之靈纂承聖緒求惟治古之隆群

生咸遂國以父寧朕夙興夜寐不敢怠遑任賢使能
興滯補闕庶其臻茲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朕之
志也喻年改元厥有彞典其以至大五年為皇慶元
年○冬十一月李孟奏錢糧為國家之本世祖朝量
入為出恒務撙節故倉庫充牣今每歲支鈔六百餘
萬錠又土木管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
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帑
藏見貯止十一萬餘錠若此安能周給自今不急浮
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凡管繕悉罷之
皇慶元年十一月春正月帝諭御史大夫塔思不花曰

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又諭省臣曰
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得輒擬人言御史
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
院乃萬世公論也○二月朔徙大都路學所置周宣
王石鼓于國子監○三月以生日為天壽節○夏四
月駕幸上都敕皇子碩德八剌置四宿衛○敕僧人
田除米之舊有并世祖所賜外餘悉輸租如制○五
月禁止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至十月方許獵
○六月乙丑朔日食丁卯天雨毛○敕罷封贈左
右守法度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秋八月駕還大

都安南國王陳益稷來朝。○冬十月雲南右丞筭只兒威有罪國師搆思吉幹節兒奏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邪。○十二月中書平章李孟致仕以樞密副使張瑄代之。

二年春二月詔以錢糧造作訴訟等事悉歸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帝諭近臣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三月丙午冊立皇后弘吉刺氏慧出東井中書省臣禿忽魯言臣等職專變理去秋至春亢旱民間乏食而又隕霜兩沙天文示

元史節要卷之八

六一〇

變皆由不能宣上恩澤至此災異乞黜臣等以當天心。帝曰事豈關汝輩耶其勿復言。○御史中書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書舉行之。○帝以久旱於宮中焚香默禱又遣官分禱諸祠其雨大注詔敦諭教課農桑。○夏四月駕幸上都。○御史臺臣言富人賁緣特旨濫受官爵徵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廢之流近侍託貧乏互奏恩澤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附馬寺觀臣僚田土每歲徵租亦

極為擾民請悉革其弊制曰可。○六月京師地再震。○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中書右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八月車駕還大都。○九月京師大旱帝問禱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之事以對帝獎諭之。○冬十月以行科舉詔天下期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舉其賢者能者克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于庭賜以及第出身有差。○帝謂近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得真儒之用

元史節要卷之八

七一〇

而治道可興也。○十二月京師以久旱民多疾疫帝曰此皆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延祐元年甲寅春正月敕各省平章為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詔改元延祐釋天下流以下罪囚。○中書省臣禿魯忽等復以災變乞罷不允。○三月駕幸上都。○以合散為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毋絕其祀。○夏四月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勅郡縣官勤

職者加賜幣帛。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擇其切要者譯寫以進。○五月京兆為故儒臣許衡立魯齋書院降璽書旌之。○秋八月駕選大都。冀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武安死者十四人。涉縣死者三百二十六人。○冬十月監察御史言乞命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應軍官襲職者試以武事而後任之制可。○遣張驪經理江南田糧。○十二月詔定官員士庶衣服車輿制度。○敕中書省定議孔子五十三代孫當襲封者以名聞。○以翰林學士承旨李孟復為平章政事。

元史節要卷之八

八一〇

二年乙卯春詔遣宣撫使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二月朔會試進士。○三月乙卯廷試進士賜護都杏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朔日食。○辛巳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辛丑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後勿援例。○命李孟等類集累朝條格俟成書聞奏施行。○駕幸上都。○五月秦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溺民居。敕遣官數驗賑恤。○七月。贛州土賊蔡五九聚

衆作亂。○八月駕還大都。○五九陷汀州寧化縣。僭號蔡王。詔遣江浙平章張驪等率兵討之。九月五九衆潰伏誅。餘黨悉平。○臺臣言蔡九五之變皆由昵困馬丁經理田糧與郡縣橫加酷暴逼抑至此。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虛張項畝。流毒居民。乞罷經理及冒括田租制可。○增國子生百員歲貢。并讀四員。○詔江浙行省印農桑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旌表貴州達魯花赤相兀孫妻脫脫真死節仍俾監碑任所。○冬十月丙子朔客星見太微垣。十一月丙午變為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

元史節要卷之八

九一〇

五度明年二月庚寅乃滅。以星變赦天下。左丞相合散等言彗星之異由臣等不才所致願避賢路。帝曰此朕之愆。豈卿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於改。庶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庶上下交修。天變可弭也。○封武宗長子和世球為周王。○十二月旌表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孝行。蔡五九之亂祿孫負其母挈其妻子隨衆入山避之。盜至衆走散。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吾母。時母病渴。祿孫不得祿孫含唾哺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

厚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三年丙辰春三月敕遣周王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設常侍中尉詔議記室等官○車駕如上都○夏四月敕衛輝昌平守臣修殷比干唐狄仁傑祠歲時致祭○六月制封孟子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秋八月駕還大都○九月冀寧晉寧路地震○冬十月河南地震○十二月立皇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燕中書令樞密使○授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

元史節要卷之八

十一

四年丁巳春正月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多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竊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二月敕郡縣各杜復置義倉○三月駕如上都○夏六月中書省丞相鐵木迭兒罷以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劾其姦貪不法也○秋七月成紀縣山崩土石潰徙壞田稼廬舍壓死居民○冀寧地震○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荅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官未嘗以聞非

元史節要卷之八

十二

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八月駕還大都右丞相合散奏事畢帝問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臣等第奉行詔書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綱紀可正風俗可厚其或弛民慢怨言並興欲求治安豈不難哉○九月合散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合散回回人不厭人望遂懇辭制以伯答沙為中書右丞相合散為左丞相○嶺北

地震三日○冬十月監察御史言官吏丁憂起復人情驚惑請禁止以絕僥倖惟朝廷舊舊特旨起復者不在禁例制曰可○十二月置詹事院太子詹事四員副詹事詹事丞並二員家令府延慶寺設官並四員典寶監八員

五年戊午春正月懿州地震○二月朔日食○秦州泰安縣山崩○建鹿頂殿於文德殿後○敕杭州守臣春秋祭淮安忠武王伯顏祠○三月戊辰御試進士賜忽都達兒霍希賢以下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給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夏四月

遣官分汰各部流民給糧賑濟○免懷孟河南南陽居民所輸陝西鹽課是時解州鹽池為水所壞命懷孟等處食陝西紅鹽後以地遠改食滄鹽而仍輸課陝西民不堪命故免之○駕幸上都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太尉司徒國公接跡于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於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門閭貴重動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制曰可○德慶路地震肇昌隴西縣大雨南山崩壓死居民給糧賑之○六月御史臺臣言昔遣張驥等

元史節要卷之八

圭一〇

經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糧虛增糧數流毒生民已嘗奉旨俟三年徵租今及其期若江浙江西當如例輸之其河南請視鄉例減半徵之制曰可○術者趙子玉等七人伏誅時衛王阿木哥以罪貶高麗子玉言於王府司馬曹脫不台等曰阿木哥名應圖識於是潛謀備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木哥還大都俟時而發行次利津縣事覺就擒戮之於市○秋七月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敷陳道義今李銍侍東官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從之○加封楚三閭

大夫屈原為忠節清烈公○八月駕還大都大司農賈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又以江浙行省所印大學衍義五十部賜朝臣○十一月集賢學士曲出言唐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鈐梓以廣其傳從之○六年春正月監察御史宰木魯翊言皇太子正位東官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為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純熙之學帝然之○帝御嘉禧殿謂札魯忽赤買問曰札魯忽赤

元史節要卷之八

圭一〇

人命所係其詳閱獄辭事無大小必謀諸同僚疑不能決者與省臺臣集議以聞又顧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此固非卿等所知也○二月朔日食○改釋奠于中丁祀社稷于中戊祭星于回回司天臺○三月以禿禿合為御史大夫諭之曰御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勲舊之裔故特授汝當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為法否則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矣○夏四月中書省臣言雲南土官

元史節要卷之八

四一〇

病故子姪兄弟襲之無則妻承夫職遠方蠻夷頑獷
難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缺員宜從本俗權職
以行制曰可 駕幸上都以鐵木迭兒為太子太師
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劾其逞私蠹政難居師保
之任不聽○秋七月皇弟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作佛
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帝聞之怒敕按問全寧
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八月駕還大都
敕諸司有受命不之官及避繁劇託故去職者奪其
宣敕○御史臺臣言此者官以倖求罪以賂免乞凡
內外官非勲舊有資望者不許驟陞諸犯贓罪已款

伏及當鞠而幸免者悉付元問官以竟其罪其貪汚
受刑奪職不叙者膏緣近侍出入內庭親倖名爵宜
斥逐之帝皆納其言○冬十月遣中書右丞相伯答
沙持節授皇太子王冊 十二月命皇太子參決國
政 封宋儒周惇頤為道國公 癸酉夜大風雪甚
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
塞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及不逮及刑
七年庚申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帝齊居損饌輟朝賀
○御史臺臣言比賜不冠罕丁山場完者不花海船
稅會計其鈔皆數十萬錠諸王軍民貧乏者所賜未

元史節要卷之八

三〇

嘗若此苟不搏節漸致帑藏虛竭民益困矣中書省
臣進曰臺臣所言良是若非振理朝綱法度愈壞臣
等乞賜罷黜選任賢者帝曰卿等不必言其各恭乃
事○先是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
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
奉旨追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
覈問有旨朕知沈明仁奸惡其嚴鞠之至是江浙行
省丞相黑驢言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
萬餘錠既已辭伏今遣其徒沈宗勝潛赴京師行賄
求援請逮赴江浙併治其罪從之○丁亥帝不豫辛

丑崩于光天宮壽三十有六在位九年癸卯葬起輦
谷五月乙未群臣上謚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
國語曰晉顏篤皇帝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
儒術亦留心釋典嘗曰明心見性雖以佛教為先然
修身治國儒道為大也又曰儒者之所以可尚者以
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耳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
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嘗有近侍言賈人售
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
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
奢靡為相導言者慚而退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

色待宗親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齊太官
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
為治一遵世宗成憲云皇太子立是為英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九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英宗皇帝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母莊懿慈聖皇
后弘吉剌氏以大德七年二月甲子生帝延祐三年
十二月立為皇太子開府置僚屬○六年十月受王
冊命百司庶務必先啓太子然後奏聞○七年春仁
宗不豫帝憂形于色每夜焚香泣告于天請以身代
仁宗崩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數一粥太后命以
元史節要卷之九 一一〇

保濟殿書
宗之意

太子太師鐵木迭兒為右丞相鐵木迭兒以前御史
中丞楊朵兒只中書平章蕭拜住達太后旨矯命殺
之並籍其家○徹政院使失烈門以太后命請更制
官帝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且輕動俟子
即位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參
議中書省事乞失監坐監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
答之帝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可
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
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帝問所賜為誰對
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為多帝曰我常諭卿等當以公

便服迎詔
者黃帝

元史節要卷之九

二

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船之稅以開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邪○三月庚寅帝即位尊太后為太皇太后鐵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敕群臣超授散官者毋越班次○夏四月庚戌有言十太廟告即位車駕幸上都議相仁宗以陰陽拘忌攪結絲殿於太室東南以奉仲主○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薦賢才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上都留守賀伯顏坐便服迎詔集市籍其家○秋八月附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莊懿聖皇后于

太廟鐵木迭兒攝太尉奉玉冊行事○鐵木迭兒以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靠劾其姦誣以不敢下獄請殺之不允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害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皆稱萬歲○冬十月車駕還大都詔太常院臣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群臣集議其禮此近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恭遵典禮行之○十一月丙子朔帝御齊宮丁丑恭謝太廟至仁宗太室即流涕左右感動○以登極大賚諸王百官中書會其數計金五十兩銀七十八萬兩鈔

元史節要卷之九

三

十一萬一千貫幣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四匹帛四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匹木綿九萬二千六百七十二匹布二萬三千三百九十八匹衣八百五十九襲鞍勒弓矢有差○造今年鈔本至元鈔五千萬貫中統鈔二百五十萬貫○敕翰林國史院纂修仁宗實錄○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太常禮儀院擬進時享太廟儀式○十二月乙巳朔詔改明年為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二分包銀五分○翰林學士忽都魯都兒譯進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河南鐵帝

問其故群臣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非人致陰陽失和災害荐至自今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可也○平章政事拜住進鹵簿圖帝以唐制用萬二千三百人太多乃定大駕為三千二百人法駕為二千五百人○帝聞賀伯顏母老閱之以所籍京兆田磴還其家至治元年辛酉春正月丙戌帝服袞冕享太廟禮畢謂群臣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歲必親祀終朕之身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

死者何辜遂令中書陳便宜行之○帝欲以元夕張燈宮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書諫帝大怒既而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殺監察御史觀音保鏢咬兒哈的迷失竄成達李謙亨於奴兒干以其諫造壽安山佛寺也○三月庚辰廷試進士大普化宋本等六十四人賜及第出身有差○駕幸上都○六月初日食○秋七月盜屋僧圓明作亂遣樞密院判官章台督兵捕之部陽道士劉志先以妖術謀亂復命章台捕之○八月車駕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帝曰兵

元史節要卷之九

四一〇

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朕選留者欲使馬得芻牧民得刈獲一舉兩得何計牛寒九月還大都○冬十月妖僧圓明等伏誅○敕翰林集賢院官年七十者毋致仕○戊寅御大明殿群臣上尊號曰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十二月辛丑立皇后亦答列氏

二年

春三月駕幸柳林駐蹕為許訥之子速怯訴曰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帝曰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命誅之○夏四月駕幸上都五月幸五臺山○以吳金節為玄教大宗師特進上

卿○閏月封諸葛忠武侯為威烈忠武顯靈仁濟王○六月丁卯朔車駕至五臺山秋七月戊午次應州辛酉次澤源州八月甲戌次奉聖州○九月丙辰太皇太后弘吉刺氏崩初仁宗議立太子太后見明宗有英氣而帝稍柔懦諸群小以立明宗必不利於已遂擁立帝及帝既即位太后來賀見帝有毅然之色太后退而悔曰我不攝養此兒遂薨薨成疾而崩先是有告嶺北行省平章阿散中書平章黑驢及御史大夫脫忒哈微政使失列門與故要束木妻亦列失八謀廢立者左丞相拜住請鞠之帝曰彼若借太皇

元史節要卷之九

五一〇

太后為詞奈何遂不問而悉誅之籍其家○冬十月太史院請禁明年興作土功從之○以拜住為右丞相十一月朔日食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所致帝自責曰是朕之過也因敕群臣亦當修飭以謹天戒端又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為令使吏不得為姦治獄者有所遵守從之○平江路水損官民田四萬九千六百餘頃免其租南康建昌大水山崩死者四十人命賑之○十二月西僧灌頂疾請釋囚帝曰釋

囚祈福豈為師惜朕思惡人屢赦及害善良何福之有○宣政院臣言世祖時兄吉剌歲輸尚食羊二千成宗時增為三千今請增五千帝不許曰天下民皆朕民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加重賦百姓必致困窮國何益命遵世祖初制

三年春正月右丞相拜住言前集賢待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曰卿言適副朕意更當搜訪山林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為翰林承旨澄為學士○二月丙寅翰林國史院進仁宗實錄○癸酉帝畋于柳林謂拜住曰近者地道失

元史節要卷之九

六一〇

寧風雨不時豈朕纂承大寶行事有闕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自責固宜良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載於兆姓萬物豈無乖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四川平章趙世延為其弟訟不法事繫獄待對其弟逃去詔出之仍命自今逃者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著為令○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內斷例七百一十七條格一千一百五十一詔赦九十四令類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三月駕幸上都○附太皇太后于順宗廟室上尊諡曰昭獻元聖皇后○

原書不到

以圓明王道明之亂禁僧道度牒符錄○敕醫卜匠官居喪不得去職七十不聽致仕子孫無陰叙能紹其業者量才錄用○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後費官不得與○五月庚子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內外大木二千七百○帝御太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繖素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先是諸王怯伯數寇邊至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邊患軍士免於勞

元史節要卷之九

七一〇

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以安之○秋七月御史臺請開言路帝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耳○八月癸亥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御史大夫鐵失及其弟宜徽使鎖南典瑞院使脫火兒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副使阿散金書童台犬司農失禿兒前平章赤斤鐵木兒前雲南平章完者前治書侍御史唆南衛士禿滿及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剌衛兵為外應鐵失赤斤鐵木兒殺丞相拜住遂弑帝于行帳年二十一在位四年從葬諸帝陵後諡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國語曰格

堅皇帝帝性剛明，嘗戒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又嘗諭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王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以定天下。曾有此樂否？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之言及此，億兆之福也。八思吉思以罪下獄，帝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八思吉思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誅戮，奸黨畏罪，遂構大變云。皇叔嗣晉王立，是為恭定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九

八一〇

元史節要卷之九終

元史節要卷之十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八世孫庠生亘勵叔鉅

校閱

編輯

重刊

恭定皇帝名也。孫帖木兒顯宗其麻剌之長子裕宗之嫡孫也。初世祖以弟四子那木罕為北安王鎮北邊。王薨，顯宗以長孫封晉王代之。至元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帝生於晉邸。大德六年，晉王薨，帝襲爵，是為嗣晉王。仍鎮北邊。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咸與翼戴之謀，有盟書焉。王府內史倒剌沙得幸於帝，常伺伺

元史節要卷之十

一〇

朝廷事機，遣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知御史大夫鐵失與拜住意不協，欲傾害之。至治三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為倒剌沙言：主上將不容於晉王女盍思之。於是倒剌沙與探忒深相要結。八月，晉王獵於秃刺之地，鐵失密遣韓羅思來言曰：我與哈散也先帖木兒失秃兒等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王命囚之，遣別列迷失赴上都，以逆謀告。未至，鐵失等弒英宗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帖木兒奉皇帝璽綬迎帝于鎮所。九月癸巳，即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十月甲子，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誅

叔孫昭子
不能可也

逆賊也先帖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於行在所又遣
右丞相旭邁傑御史大夫細澤誅鐵失失禿兒赤斤
鐵木兒脫火赤等於大都並戮其子孫籍入家產○
十一月己丑車駕次于中都辛丑至大都丁未御大
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癸丑遣使至曲阜以太牢祀
孔子○御史言曩者鐵木迭兒專政誣殺楊朵兒只
蒲拜住賀伯顏親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黥斮李謙
亨成珪罷免王毅高珣張志弼天下咸知其冤請昭
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十二月戊
辰追謚皇考晉王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皇妣

元史節要卷之十

二一〇

晉王妃曰宣懿淑聖皇后庚午盜入太廟竊仁宗及
莊懿慈聖皇后金主壬申作仁宗主仍督有司捕盜
○太常院臣言世祖以來太廟歲惟一享先帝始復
古制一歲四祭請裁擇之帝曰祭祀重事也朕何敢
簡其禮命仍四祭○監察御史脫脫等言鐵木迭兒
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
卒罹大禍其子唆魯親與逆謀久遁天憲乞正其罪
以快元元之心遂誅唆魯及其黨月魯禿禿哈速敦
等流諸王月魯鐵木兒於雲南按梯不花於海南曲
呂不花於奴兒干孛羅及兀魯思不花于海島並坐

與鐵失逆謀也○丁亥下詔曰朕荷天洪禧嗣大歷
服側躬圖治夙夜祗懼惟祖訓是遵乃開歲甲子景
運伊始思與天下更新稽諸典禮踰年改元可以明
年為泰定元年

泰定元年春正月辛丑諸王大臣請立皇太子

○召親王圖帖睦爾于瓊州阿木哥于大同○賜故
監察御史鯁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妻子鈔各千錠
○二月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
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政事張瑄翰
林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

元史節要卷之十

三一〇

文原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
講復敕右丞相也先鐵木兒領之○三月戊戌廷試
進士賜八剌張益等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會試
下第八人亦賜教官有差丙午冊皇后八八罕氏立皇
子阿剌吉八為皇太子已酉以皇子八的麻亦兒間
卜嗣封晉王○監察御史宋本李嘉賓傳起嚴言太
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職濫設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
並辱名爵請罷之不報○夏四月駕幸上都帝諭倒
刺沙曰朕即位以來無一人執成法為朕言者知而
不言則不忠且陷人於罪繼自今凡有所知宜悉以

聞又曰凡事防之於小則易救之於大則難爾其以
朕言明告于衆俾知所慎○太廟新殿成五月遷列
聖神主于新殿○六月張珪自大都至以守臣集議
事言逆黨未討奸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
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請裁擇之不報
○癸酉帝受佛法於帝師○詔疏決繫囚存恤軍士
遠徙瘴地身死不得歸葬妻子流落者有司資給遣
還仍著為令○秋七月中書省臣言東宮衛士先朝
止三千今增至萬七千請命詹事院汰去仍依舊
制撥之○八月駕還大都○秦州成紀縣大雨山崩

水溢壘王至來谷河成丘阜○冬十月封親王圖帖
睦爾為懷王食邑瑞州六萬五千戶○十一月印明
年鈔本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十萬錠○十二月
命翰林國史院修英宗顯宗實錄

二年乙丑春正月以畿甸不登罷春畋○禁后妃諸
王駙馬毋通星術之士非司天臺官不得妄言禍福
○中書省臣言江南民貧僧富諸寺觀田土非宋舊
置并累朝所賜者請仍舊制與民均役從之○辛丑
懷王圖帖睦爾出居于建康○山東廉訪使許思敬
請頒族葬制禁用陰陽相地邪說○二月祭先農○

頒道經于天下名山宮觀○三月駕幸上都○夏五
月旭邁傑等以國用不足請減廐馬汰衛士及節諸
王濫賜從之○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祀唐劉蕡○六
月己卯朔皇子生命巫拔除于宮○中書參政左塔
不台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
也先鐵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
成逆謀自今軍衛之職乞勿以大臣領之庶動舊之
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息州民趙
丑厮郭善薩妖言彌勒佛常有天下有司以聞命宗
正府刑部樞密院御史臺及河南行省官雜鞠之○

秋七月紐澤許思敬編類帝訓成請於經筵進講仍
俾皇太子親覽有旨譯其書以進○中禁漢人藏執
兵仗有軍籍者征行給之還復歸于官○九月分天
下為十八道遣使宣撫按問官吏不法詢民疾苦審
理冤滯凡可以興利除害便宜舉行有罪者四品以
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其有政績尤異暨
晦跡丘園才堪輔治者其以名聞○以郡縣畿詔運
粟千五萬石貯浙河諸倉以備賑救仍救有司治義
倉募富民入粟拜官二千石從七品千石正八品五
百石從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願仕者旌其門○已

西海運江南糧百七十萬石至京師○駕還大都○禁饑民結偏檐社傷人者杖一百著為令○冬十月皇后赤憐真八刺受佛戒於帝師○郭善薩等伏誅杖流其黨○十二月鎮南王脫不花卒以中書平章乃馬夕攝鎮其地

三年南春正月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封諸王寬徹不花為威順王鎮湖廣買奴為宣靖王鎮益都○二月駕幸上都命諸王也忒古不花及中書省臣元伯都刺善僧許思敬朵朶居守○二月乙巳朔帝以不雨自責命審決獄囚遣使分祀五嶽四瀆名

元史節要卷之十

六

山大川及京城宮觀○敕百官集議急務中書省臣請汰衛士節濫賞罷營繕防徭寇諸寺官署圯治等事歸中書並從之○翰林承旨阿憐帖木兒等譯帝訓成更名曰皇圖大訓敕受皇太子○秋七月命翰林侍講學士阿魯威等譯世祖聖訓以備經筵進講○八月中書平章元伯都刺左丞許思敬並以災變饑歉乞解政柄不允○監官州大風海溢壞隄防三十餘里遣使祭海神不止徙居民千二百五十家○九月駕至大都○冬十月賜大天源延聖寺鈔二萬錠田千頃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

宣文弘教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鑒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示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徵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御史言比年營繕以衛軍供役廢武事不講請遵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以備倉從不報

四年南春正月御史辛鈞言西商鬻寶動以數十萬錠今水旱民貧請節其費不報○皇子允丹藏卜

元史節要卷之十

七

受佛戒于智泉寺○二月進襲封衍聖公孔思晦階嘉議大夫○三月以皇子允丹藏卜出鎮北邊○丙午廷試進士阿察赤李黼等八十五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駕幸上都○夏四月辛未盜入太廟竊武宗金主及祭器壬申作武宗主以典守宗廟不嚴罷太常禮儀院官○高州徭寇電白縣千戶張恒力戰死之邑人為之立祠敕賜額曰旌義○秋七月建橫渠書院於郿縣祠宋儒張載○八月漳沱河溢發丁浚治河以救其勢○謚武宗后曰宣慈惠聖英宗后曰莊靜懿聖升柎太廟○九月朔日食○教國

子監仍舊制歲貢生員業成者六人。○禁僧道買民田違者坐罪沒其直。○御史言廣海古流放之地請以職官贓污者處之以示懲戒從之。○閏月駕還大都以災變赦天下。○甲戌命祀天地享太廟致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十二月乙卯祭國公張珪卒。

致和元年（成宗）春正月詔諭百司凡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其官避差遣者答之。○頒農桑舊制十四條于天下仍詔勵有司以察勤惰。○帝將畋柳林御史王獻等以歲饑諫帝曰其禁衛士毋擾民家命御史二人巡祭之。○二月庚申詔天下改元致和免被災

元史節要卷之十

州郡稅糧一年派民復業者差稅三年疑獄繫三年不決者咸釋之。○三月乙卯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戊子駕幸上都以趙世延知經筵事趙簡預經筵事（阿魯威）同知經筵事（曹元用）吳惠道（虞集）段輔馬相常李木魯翀等並兼經筵官。○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曰文惠昭靈公。○七月庚午帝崩在位五年壽三十六周王立是為明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十終

元史節要卷之十一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名和世疎武宗長子也母曰仁獻章聖皇后亦乞烈氏成宗大德三年命武宗撫軍北邊帝以四年十一月壬子生十一年成宗崩武宗入繼大統立仁宗為皇太子命以次傳於帝武宗崩仁宗立議建儲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皇太子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帝於兩宮浸潤既

元史節要卷之十一

行於是封帝為周王出鎮雲南置官屬遣就鎮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嗣立至治三年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弑英宗晉王也孫帖木兒立為皇帝改元泰定封帝弟圖帖睦爾為懷王出居建康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于上都倒剌沙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疑懼時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義號於衆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斬時帝方遠在沙漠梓未能至乃遣人迎帝弟懷王于江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衆心復稱帝所遣使者自北方來云周王

從諸王兵旦夕即至矣丁巳懷王入京師群臣勸進王曰大兄在北以長以德當正大位必不得已當明以朕志播告中外九月壬申懷王即位是為文宗改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時剌剌沙在上都立泰定帝子為皇帝乃遣兵犯大都而梁王王禪右丞相答失帖木兒等皆將兵次于榆林燕鐵木兒帥師與戰屢敗之榆林兵皆潰十月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以兵圍上都剌剌沙乃奉皇帝寶出降兩京道路始通於是文宗遣哈敦及撒迪等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勅帝南還遂發

元史節要卷十一

二一〇

北邊諸王察阿台元帥孛列捏等咸帥師扈行舊臣李羅尚家奴哈八兒秃皆從至金山嶺北乃命李羅如京師兩京之民聞帝使者至歡呼鼓舞曰吾天子實自北來矣諸王舊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天曆二年正月乙丑文宗復遣中書左丞羅里帖木兒來迎乙酉撒迪等至入見帝于行幄以文宗命勅進丙戌帝即位于和寧之北遣撒迪等還京師帝命之曰朕弟曩常覽觀書史邇者得無廢手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二月文宗立奎章閣學士院于京師

遣人以除目來奏帝並從之辛酉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四月癸巳燕帖木兒見帝於行宮率百官上皇帝寶帝嘉其功拜太師仍命為中書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荅剌罕太平王並如故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其舊卿等其以朕意諭之燕鐵木兒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正人居之帝然之以武宗舊人哈八兒秃為中書平章政事前中書平章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常侍孛羅為御史大夫是日帝宴諸王

元史節要卷十一

三一〇

大臣于行殿特命臺臣曰太祖常敕臣下云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繫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首亦當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關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關失卿亦以聞不爾責也辛丑文宗立都督府于大都遣使來奏又以憲臺官除目來上並從之癸卯遣使如大都卜日命中

書左丞相鐵木兒補化攝告即位于郊廟社稷遣武寧王徹徹禿及平章哈八兒禿立文宗為皇太子仍立詹事院罷儲慶司乙巳監察御史言嶺北行省控制一方廣輪萬里實太祖間基之地國家根本繫焉方面之寄豈可輕任平章塔即吉素非勲舊奴事倒剌沙起宿衛而至平章年已七十耗昏尤甚右丞馬謙本晉邸部民以女妻倒剌沙遂除左丞即中羅里市井小人禿魯思乃晉邸衛卒不諳政務並宜黜退臺臣以聞帝曰御史言甚當其並黜之又諭臺臣曰御史言嶺北省臣朕甚嘉之繼今所當言者每有所

元史節要卷十一

四一〇

憚庚午命換鐵木兒選用嶺北行省官吏辛亥詔諭中書省臣凡國家錢穀銓選大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鐵木兒補化以久旱啓皇太子辭相位乞更選賢德委以燮理皇太子遣使以聞帝諭侍臣曰脩德應天乃君臣當為之事鐵木兒補化所言良是夫明可畏朕未嘗斯須忘于懷也皇太子來會當共圖之澤民利物者行之七月丙辰朔日食監察御史把持干恩言朝廷自去秋命將出師戡定禍亂其供給軍需賞賚將士所費不可勝紀若以歲入經賦較之已過數倍況今諸王朝會舊制一切供億俱尚未給而

陝西等處饑饉荐臻餓殍枕藉加以冬春之交雪雨愆期麥苗槁死秋田未種民庶遑遑流移者衆臣伏思之此正國家節用之時也如果有功必當賞賚者宜視其官崇卑而輕重之不惟省費亦可示勸其近侍諸臣奏請恩賜宜悉停罷以紓民力帝嘉納之仍敕中書省以其所言示百司八月乙酉朔帝次于王忽察都之地丙辰皇太子入見是日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于行殿庚寅帝暴崩年三十葬起輦谷皇太子復即位是為文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十一

五一〇

元史節要卷之十二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先文宗遠

校閱

文宗皇帝名圖帖睦爾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母曰文獻昭聖皇后唐兀氏大德三年武宗總兵北邊帝以八年正月癸亥生十一年武宗入繼大統至大四年武宗崩傳位于弟仁宗延祐三年丞相鐵木迭兒等議立英宗為皇太子明宗以武宗長子乃出之居于沙漠及英宗即位鐵木迭兒復為丞相懷私固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一一〇

寵構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出帝居于海南至治三年六月英宗在上都謂丞相拜住曰朕兄弟本無間隙曩以小人譖慙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未幾鐵失也先帖木兒等為逆而晉王立為皇帝自瓊州召帝北還至潭州復命止之後數月乃至京師封懷王次年又命出居建康以殊祥院使也先捏掌其衛土初晉王既為皇帝以內史倒剌沙為中書平章政事遂為丞相狡悞自用災異數見而帝兄弟播越南北人心思之致和元年春大駕出畋柳林

以疾還宮諸王滿禿阿馬剌台宗正札魯忽赤開闕出等與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謀曰今主上之疾日臻將往上都如有不諱吾黨僉從者執諸王大臣殺之居大都者即縛省臺官宣言太子已至正位宸極傳檄守禦諸關則大事濟矣三月駕幸上都滿禿開闕出等僉從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居守燕鐵木兒亦留大都時也先捏私至上都與倒剌沙謀弗利於帝乃遣人遷帝居江陵七月庚午泰定帝崩于上都倒剌沙及梁王王禪遼王脫脫因結黨害正人皆不平燕鐵木兒謀於西安王陰結勇士以圖舉義八月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一一〇

甲午黎明百官集於興慶宮燕鐵木兒率阿剌忒納失里等兵皆露刃手縛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左丞相桑哥參政王士熙侍御史鐵木哥脫歡等皆下之獄召百官入內聽命即遣使馳驛迎帝於江陵密以意諭河南平章伯顏令簡兵以備扈從徵諸衛兵屯京師出府庫犒軍士調兵守禦關要又遣撒里不花等往迎帝甲辰帝發江陵庚戌至汴梁伯顏等以兵扈從北行阿速衛指揮使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守古北口壬子上都諸王及用事臣以兵分道犯京畿脫脫木兒帥兵與戰

于宜興臨陣斬其詹事欽察擒平章乃馬台送京師戮之諸王失利敗走丙辰燕鐵木兒奉法駕郊迎丁巳帝至京師入居大內己未梁王王禪丞相塔失鐵木兒太尉不花平章買問御史大夫紐澤等以上都兵次榆林燕鐵木兒督師居庸關遣其弟撒敦以兵襲上都兵于榆林大敗之追至懷來而還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平章禿滿迭兒自遼東以兵入遷民鎮殺掠吏民九月丁卯燕鐵木兒率諸王大臣伏闕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帝固辭曰大兄在朔方吾敢紊天序乎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三一〇

失之噬臍無及帝曰必不得已當明著朕意以示天下而後可庚午上都諸王忽剌台引兵犯崞州辛未誅烏伯都刺鐵木哥流朶朶王士熙伯顏察兒脫歡等于遠州壬申帝即位於大明殿詔曰洪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迨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朕臣鐵木兒也先帖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宗室不寧惟於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時會之事皆

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剌沙烏伯都刺等專權自用變亂祖宗法度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於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戚將相百僚耆老以為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達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於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為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癸酉封燕鐵木兒為太平王以太平路

元史節要卷十二

四一〇

為食邑乙亥上都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燕鐵木兒軍次三河丙子王禪遊兵至大口燕鐵木兒還軍次榆河與王禪前軍戰敗之追奔至紅橋比其樞密副使阿剌帖木兒指揮使忽都帖木兒以兵會王禪復來戰又敗之師進據紅橋復戰于白浮之野燕鐵木兒手刃七人于陣敗之壬午大霧王禪等遁崑山州收集散亡復來戰我師陳于白浮之西敵不敢犯至夜撒敦脫脫木兒前後夾攻敗走之追及于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萬餘人帝遣使賜燕鐵木兒上尊諭旨曰丞相每臨陣躬冒矢石脫有不虞奈何

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甲申王禪單騎亡撒敦追之不及乙酉上都兵入古北口其知樞密院事竹溫台以兵掠石槽燕鐵木兒先遣撒敦倍道趨石槽掩其不備擊之燕鐵木兒以大軍繼至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禽駙馬孛羅帖木兒平章蒙古答失塔失帖木兒等送闕下戮之將校降者萬人餘兵奔竄夜遣撒敦出古北口逐之脫脫木兒與遼東軍戰薊州南殺獲無算丁亥遼東軍救京城燕鐵木兒引兵拒之今京城里長召募

丁壯與兵士為伍乘城守禦戊子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荆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引兵從大慶關渡河殺河中府官萬戶徹里帖木兒軍潰而遁河東廉訪使萬家閭言徹里帖木兒身為大將紀律不嚴望風奔潰宜加重罰以示勸懲不報河東聞也先帖木兒軍至官吏皆棄城走也先帖木兒悉以其黨代之冬十月己丑燕鐵木兒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皆渡潞水走遣脫脫木兒將兵四千西接紫荆關癸巳忽剌台遊兵進逼南城燕鐵木兒及陽翟王大平國王朶羅台等戰于檀子

山之棗林殺大平死者敵野餘衆宵遁脫脫木兒軍吉與也先捏合擊敵軍於良鄉南轉戰至瀘溝橋忽剌台被創據橋而宿乙未燕鐵木兒帥軍循北山西趣良鄉時諸將與忽剌台阿剌帖木兒等戰于瀘溝橋言言大軍至敵兵皆遁中書省臣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於倒剌沙之言輒以兵犯京畿顛陛下洪福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王索羅帖木兒及諸用事臣蒙古答失塔失帖木兒等既已明正典刑宜傳首四方以示衆從之戊戌諸將追阿剌帖木兒至紫荆關獲之送京師斬之禿滿迭兒復入古北

口燕鐵木兒引兵禦之大戰于檀州南敗之其萬戶以兵萬人降禿滿迭兒走還遼東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等以兵圍上都倒剌沙等奉皇帝寶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為齊王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陝西軍至鞏縣黑石渡遂據虎牢我師皆潰諸仗悉為所獲河南行省告急戒自司脩城壁嚴守衛陝西軍奪武關萬戶楊允忠軍潰成帝御興聖殿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倒剌沙逃至京師下之獄御史臺臣言近者北兵奪紫荆關官軍潰走剽掠保定之民本路官與故平童張珪子景武等率其

民擊死官軍也先捏不俟奏聞輒擅殺官吏及珪五子珪父祖三世為國勲臣設使珪子有罪珪之妻女又何罪焉今既藉其家失又以其女歸也先捏誠非國家待遇勲臣之意帝曰卿言是也命中書革正之中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既藉其家皆又沒其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殺人妻子從之元帥也速答兒執湘寧王八刺失里送京師八刺失里及趙王馬札罕諸王忽剌台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鞏寧還次馬邑至是被執以其所俘男女千人各還其家○毀顯宗室井順宗附右穆第二室成宗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七一〇

附右穆第三室武宗附右昭第三室仁宗附左昭第四室英宗附右穆第四室○加封漢國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遣使祠其廟○詔諭御史臺今後監察御史廉訪司凡有刺舉並著其實無則勿妄以言廉訪司書吏當以職官教授吏員鄉貢進士相參用之○盜發太尉不花物不花乘園家多事率眾剽掠居庸以北皆為所擄至是盜入其家殺之有司當盡以死罪刑部議以為不花不道衆所聞知幸遇盜殺而有司隱其殘剽之罪獨以盜賊上聞於法不當中書以聞帝嘉其議○也先捏兵至武安也先帖木兒

初紀開宗

鐵非

以軍降河東州縣聞之盡殺其所署官吏陝西兵進逼汴梁聞朝廷傳檄罷兵乃解去○監察御史撒里不花張士弘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兒竊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此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重輕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帝嘉納之○鐵木哥兵入襄陽官吏皆遁去襄陽縣尹谷廷珪主簿張德獨不去西軍執使降不屈死

元史節要卷十二

八一〇

之時食樞密院事搭海擁兵南陽不救○甲戌居泰定后雍吉剌氏于東安州○荆王也速也不干遣使傳檄至襄陽鐵木哥引兵走○庚辰遣使奉迎皇兄明宗皇帝於漠北○壬午第三皇子寶寧更名太平訥命太司農賈住保養於其家○癸未倒剌沙伏誅磔其尸於市王禪亦賜死馬某沙紐澤撒的迷失也先帖木兒皆棄市○十一月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稱鎮西王殺平章寬徹等燬絕棧道○御史臺臣言也先捏將兵所至擅殺官吏俘略子女貨財詔刑部鞠之籍其家杖而竄之南寧命其妻歸父母

家○甲寅復遣治書侍御史撒迪內侍顏禿古思奉迎皇兄於漠北○加謚唐司徒顏真卿為貞烈文忠公令有司以時致祭○十二月南臺御史言遼王脫脫自其祖父以來屢為叛逆蓋因所封地大物眾宜削王號處其子孫遠方而析其元封分地詔中書與勳舊大臣議之○封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為豫王賜南康路為食邑○加伯顏為太保知樞密院事天曆二年春正月庚申遣翰林承旨不花失里北還皇兄行在所仍命大府太監沙剌班奉金幣以往皇兄遣火里忽達孫刺刺至京師○中書省臣言

近籍沒欽察家其子年十六請令與其母同居仍請繼今臣僚有罪籍沒者其妻有子他人不得陳乞亦不得沒為官口從之○敕罷今歲柳林田狩復監制每四百為引引為鈔三錠○中書省臣言朝廷賞糞不宜濫及罔功鷹鵠獅豹之食舊支肉價二伯餘錠今增至萬三千八百錠控鶴舊止六百二十八戶今增二千四百戶請加揀汰制可○癸未遣宣靖王買奴往皇兄行在所丙戌皇兄即皇帝位於和寧之北是為明宗○二月辛卯帝御大明殿冊命皇后雍吉刺氏○癸巳遣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祀孔子於闕

里○辛亥帝謂廷臣曰撒迪還言大兄已即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敕後凡銓選其詣行在以聞○壬子命有司造行在帳殿○三月辛酉遣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于明宗行在所○復命有司奉金千五百兩銀七千五百兩幣帛各四百匹詣行在所以備賜予帝命廷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家政事其遣人聞于行在所○癸亥命有司造乘輿服御北迎大駕○癸卯明宗遣武寧王徹徹禿平章哈八兒禿來錫命立帝為皇太子○五月己未遣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北迎大駕命中書省臣

擬注中書六部官奏于行在所○丁丑帝發京師北迎明宗戊寅次于大口庚辰次香水園六月丁亥明宗遣近侍馬駒塔台別不花至○丁酉鐵木兒補花以旱乞避相位有旨諭之曰皇帝遠居沙漠未能即至京師是以勉攝大位今亢陽為災皆為闕失所致汝其勉修厥職祗修實政可以上答天變仍命馳奏于行在○庚戌次上都六十里店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為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朝廷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况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

元史節要卷十二

十一

人又與前賢所謂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犖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為令○賜鳳翔府岐陽書院額祀周文憲王仍命設學官春秋釋奠如孔子廟儀○明宗遣吏部尚書別兒怯不花還京師命中書集老臣議救荒之策時陝西河東燕南河北河南諸路流民十數萬自高汝至淮南死亡相籍命所在州縣官以便宜賑之○秋七月丙辰朔日食○丁巳次上都三十里店春夏旱至六月壬子雨連日至是月戊午乃止遂成水災○已未更定遷徙法凡應徙者驗所居遠近移之千里在道遇赦皆得放還如不悛再犯徙之本省不毛之地十年無過則量移之所遷人死妻子聽歸土著著為令○八月乙酉朔明宗次于王忽察都丙戌帝入見明宗宴帝及諸王大臣于行殿庚寅明宗崩帝入臨哭甚哀燕鐵木兒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寶授于帝遂還癸巳至上都監察御史徐奭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神器不可一時而曠先皇帝奄棄臣庶已踰數日伏望早正宸極以安億兆之心實宗社無疆之福已亥帝復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三十一

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依前太保○中書省臣言祖宗故事即位之初必恩資諸王百官比因兵興經費不足請如武宗之制凡金銀五錠以上減三之一五錠以下全界之又以七分為率其二分準時值給鈔制可○遣欽察台先還京師經理政務○燕鐵木兒留上都監給恩資金幣○以仁宗英宗潛邸宿衛士二百人還大都備直宿○以馬札兒台為上都留守馬札兒台前為陝西行臺御史坐塗毀詔書得罪至是以其兄伯顏有功故特官之○已酉車駕發上都○加封大都城隍神為護國保寧王○丁卯車駕至大都○改潛邸所幸諸路名建康曰集慶江陵曰中興瓊州曰乾寧潭州曰天臨○敕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輯本朝典故準唐宋會要著為經世大典○敕使者頒詔赦率日行三百餘里既受命還留三日及所至飲宴稽期者罪之取賂者以枉法論○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害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灾可弭積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弥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

元史節要卷十二

圭一〇

嘉納之。○丙子也。先捏伏誅。○癸未建廟于廟于曲阜所居陋巷。○冬十月辛卯。熱鐵木兒率群臣請上尊號。不許。○中書省臣言。舊制。朝官以三十月為一考。外任則三年為滿。比年。朝官不久於其職。或數月即遷。於典制不類。且治跡無從考驗。請如舊制。為宜。敕除風憲官外。其餘朝官。不許二十月內遷調。○丙申。中書省臣奏。臣等謹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奎章閣太常禮儀院禮部諸臣條議。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國言諡號曰護都篤皇帝。是日奉王冊王寶于太廟。如常儀。○命江西

元史節要卷十二

苗一〇

是歲會賦入之數金三百二十七錠銀千一百六十九錠鈔九百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錠幣帛四十萬七千五百匹絲八十八萬四千四百五十斤綿七萬六百四十五斤糧十九十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三石

至順元年。春正月。命趙世延趙世安領纂修經世大典事。二月。以修經世大典久無成功。專命奎章閣阿隣帖木兒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譯國言所紀典章為漢語纂修。則趙世延虞集等而燕鐵木兒監修。如國史例。奎章閣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及撒迪虞集辭職。帝諭之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

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之生知。之明。於國家治本。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負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其勿復辭。○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為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為英烈昭忠靈顯仁祐王。○雲南諸王禿堅及萬戶伯忽阿木怯朝等叛。攻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執左丞忻都等禿堅自稱雲南王。以伯忽為丞相。阿木忽刺忽等為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乙巳封明宗子

質班為郎王○丁未以伯顏知樞密院事依前太保錄軍國重事詔諭中書曰昔在世祖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於一政有所統今燕鐵木兒為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三月戊子封皇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燕王立宮相府總其府事以燕鐵木兒領之○廷試進士賜篤列圖王文燁等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命彰德路歲祭姜里周文王祠○已巳議明宗升祔序于英宗之上視順宗成宗廟遷之列壬申奉主冊王寶祔明宗神主于太廟○五月戊午帝御大明殿燕鐵木兒率文武百官

元史節要卷十二

五

上尊號曰欽天祝聖至德成功大文孝皇帝是日改元至順詔天下○戊辰車駕發大都次大口已巳次龍虎臺丙戌至上都○烏蒙土官祿余殺烏撒宣慰官吏降于伯忽羅斯諸蠻俱叛與伯忽相應平章帖木兒不花為其所害四川行省兵討雲南至雪山峽遇羅羅斯軍擊敗之○丙申立行樞密院以徹里帖木兒知行院事探馬赤教化為同知副使發互耳思朶思麻及鞏昌等處軍萬三千人討雲南徹里帖木兒同鎮西王禰思班等由四川教化從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由八番分道進軍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合

烏蒙蠻兵攻建昌雲南右丞羅里帖木兒拒之斬首四百級西川軍亦敗撒加伯于蘆古驛○秋七月庚午中書省臣言近歲帑廩空虛其費有五曰賞賜曰作佛事曰創置衙門曰濫冒支請曰續增衛士廩坊請與樞密院御史臺各怯薛官同加汰減從之○大駕將還救上都兵馬司官二員率兵士由偏嶺至明安巡邏以防盜賊閏月丁酉駕發上都○征戍雲南軍士二人外歸捕獲法當死行樞密院以聞帝曰如臨戰陳而逃死且也非接戰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邪其杖而流之○戊申加封孔子父齊國公

元史節要卷十二

六

叔梁紇為啓聖王母魯國大夫人類氏為啓聖王夫人類子交國復聖公魯子邸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及阿柄土官阿剌里州土官阿杏以兵八千撒毀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四川行省調礮門安撫司軍七百人成都等處諸屯兵千人令萬戶周巖統領直抵羅羅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部又遣萬戶咎定遠以軍五千同印部知州馬伯所部蠻兵會周巖等從便進討○羅里帖木兒以兵屯建昌軌

曹通斬之。○八月大駕至京師。御史臺臣請立燕王為皇太子。帝曰：「朕子尚幼，非裕宗為燕王時比。」俟燕鐵木兒至，議之。十月壬子，諸王大臣復請帝曰：「卿等所言誠是，但燕王尚幼，恐其識慮未弘，不克負荷。徐議之，未晚也。」戊午，帝致齋於大明殿，已未，遣亞獻官燕鐵木兒終獻官貼穆爾補化率諸執事者告廟。請以太祖皇帝配享南郊。庚申，出次郊宮。辛酉，帝服大裘袞冕，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皇帝配禮成大駕還宮。○甲戌，敕累朝官分官署，凡文移無得稱皇。后止稱某位下娘子，其委用官屬並由中書擬聞。○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七

賜伯夷叔齊廟額曰聖清。每歲春秋祀以少牢。○雲南禿堅伯忽等勢愈猖獗。烏撒祿余亦乘勢連約烏蒙東川茫部諸蠻欲攻順元。遣使趣四川雲南兵進討四川平章塔出引兵由永寧左丞李羅引兵由青山茫部並進。陳兵周泥驛及祿余等戰殺蠻兵三百余人。裨余衆潰。即奪其關隘以通順元。諸軍羅羅斯撒加伯烏撒阿谷等合諸蠻萬五千人攻建昌羅里帖木兒等引兵追戰于木托山下。敗之。斬首五百餘級。○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二子之下。○國子生積分及等者省臺集賢院奎章閣官同考試。

中式者以等第試官。不中者復入學肄業。○十二月辛亥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監察御史言昔裕宗由燕邸而正儲位。世祖擇耆舊老臣如王顥、姚廣孝等為之師保。賓客今皇太子仁孝聰敏，出自天性，誠宜慎選德望老成學行純正者，俾之輔導。於左右以弘養正之功，實宗社生民之福也。帝嘉納其言。○戊午以十月郊祀禮成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行樞密臣言：「權仁德府官曲木糾集義兵以討雲南，首敗伯忽賊兵於馬龍州，殺伯忽弟拜延，又戰于馬金山，獲伯忽及其弟伯顏察兒。其

元史節要卷十二

六

黨拜不花、顏帖木兒等千餘人誅之。餘兵皆潰，獨祿余猶據金沙江。有旨趣進兵討之。○中書省臣言四川省臣塔出脫帖木兒等討雲南，領兵至烏撒局泥驛，祿余阿奴阿谷等賊兵萬餘自山後間道潛出，塔出脫帖木兒等進擊，屢敗之。六月十七戰賊大敗，潰去。詔遣使以銀幣往勞賞之。○辛卯，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卒。○鎮西武靖王禰恩班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等討雲南，以去年十一月師次羅羅斯，期羅里帖木兒等同進兵。羅里帖木兒信道蕭進，奪金沙江。十二月大兵與阿禾軍相值，戰敗之。阿禾竄走大兵。

直趨重慶遇賊兵於安寧州再戰又敗之擒阿木
于軍前大兵將抵重慶賊兵七千猶拒戰于柳橋
壁口兵交羅里帖木兒左頰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
戰大捷遂復行省治諸軍皆會駐于城中分兵追捕
殘賊於嵩明州樞密院臣以捷聞詔總兵官量緩急
從宜區處○二月樞密臣言撒里帖木兒孛羅以正
月戊寅敗烏撒蠻兵射中祿余降其民烏蒙東川夷
僚俱款附鎮西武靖王等駐重慶復行省事又言徵
江路蠻官郡容報賊古刺忽及禿堅之弟必刺都遂
失等偽降於禿王而反圖之至易龍驛古刺忽等擒

元史節要卷十二

九一〇

襲官軍四川平章塔出頓兵不進謀知禿堅方修城
堡布兵拒守無出降意詔速進兵討之○創建五福
太一宮于京城乾隅敕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
方也○張氏美和曰五福太乙之貴神以二百二十
五年行五宮自乾而艮而巽而坤而離而震而坎而
至入乾降福是年在乾宮○三月司徒香山言
弘景胡笳曲有負宸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今
下生年紀號正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
頒告中外詔令翰林集賢奎章禮部諸臣議之翰林
臣議以謂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稷進武后鼎銘云
上玄降鑒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

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而宋儒司馬光斥其采偶就之
文以為符瑞乃小臣之譏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
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
順人紹隆正統于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固無
待於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
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禿王阿剌忒納失里鎮
西武靖王棚思班擒雲南賊酋也不干等及諸將校
悉斬之磔其尸以徇雲南平各遣使來報捷○夏四
月棚思班言蒙古軍及哈刺軍羅斯諸種人叛者
或誅或降雖已畧定其餘逃竄山谷不能必其無反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三一〇

側請留荆王也速也不干及諸王鎖南等各領所部
屯駐一二歲以示威重從之○五月乙未奎章閣學
士院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成上之○丙申駕幸上都
○監察御史韓元善言歷代國學皆盛獨本朝國學
生僅四百員又分辦蒙古色目漢人之額請凡蒙古
色目漢人不限員額皆得入學不報○秋七月藝文
少監歐陽玄言先聖五十四世孫襲封衍聖公爵晁
五等秩登五品而用四品銅印於爵秩不稱詔鑄從
三品銀印給之○以雲南平惟祿余懼罪竄伏降詔
曲赦之○封伯顏為浚寧王仍前太保知樞密院事

○八月朔日食○車駕還大都○御史臺劾奏四川
參政馬鎔發糧餉雲南軍中道輟還預借俸鈔以娶
妾又詬罵平章汪壽昌罪雖蒙宥難任宰輔帝曰綱
常之理尊卑之分情無所知其何以居上而臨下亟
罷之○九月祿余寇順元路雲南行省遣都事那海
奉詔往諭祿余及授以參政制命祿余拒不受○蒙
古都元帥怯列引兵擊阿禾餘黨於靖江海中山為
雲梯登山破其柵殺賊五百餘人禿堅之弟必刺都
古朶失舉家赴海死○十一月朔日食○雲南行省
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國馬歲給鹽以每月上貢日

元史節要卷一二

三一

啖之則馬俱無病比因伯忽叛亂雲南益不可到馬
多病死詔令四川行省以益給之○癸未詔養蒸鐵
木兒子塔刺海為子賜居第及所籍李夢通貲產○
十二月河北道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今官於朝者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
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
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於三年聽一給定
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
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
立假期其應省親而不省親者坐以罪若詐冒假

期規避以掩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御史臺臣以聞
命中書省禮部刑部及翰林國史院集賢院奎章閣
共議之

三年春正月封孔子妻鄆國夫人并并亦云官
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丙戌印造歲額鈔本
至元鈔九十九萬六千錠中統鈔四千錠○四川行
省言去年九月左丞帖木兒不花與祿余戰被傷賊
遂侵境乞調重慶叙州之兵往救之順元宣慰亦言
賊列行營為十六所乞調兵分道備禦○二月雲南
行省言會通州土官阿賽及河西阿勒等與羅羅賊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三一

兵寇會川之下龍村又祿余引兵與茫部合寇羅羅
斯截大渡河金沙江以攻東川會通等州臣等請奉
先所降詔書諭之不奉命則從宜進討之制可○祿
余言于四川行省自其父祖世為烏撒土官宣慰使
佩虎符素無異心曩為伯忽所誘脅比聞朝廷招諭
而今限期已過乞再降詔赦即率四路土官出降仍
乞改屬四川省隸求寧路異得休息四川行省以聞
詔諸大臣議之○邛州有二井舊名曰金鳳芳池天
曆初地震益水湧溢州民侯坤願作什器煮鹽而輸
課於官詔四川轉運鹽司主之○三月癸巳皇子古

刺谷納更名燕帖古思○夏四月戊申大寧路地震
○五月右丞撒迪請備錄皇上登極以來固讓大兄
往復奏答其餘訓敕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効忠
之蹟命朶來續為蒙古脫卜赤顏書置之奎章閣從
之○戊寅京師地震有聲如雷○太常博士王璿言
各處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
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今
後勿許制可○丁酉白虹並日出長竟天○追封顏
子父顏無繇為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杞國夫人
謚端獻妻宋戴氏充國夫人謚貞素○六月詔錄用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三

朶朶王士熙脫歡等○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
非有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
勿許奪情起復制可○秋七月賑蒙古軍流離至陝
西者四百六十七戶限三月遣復其居○八月己巳
天鼓鳴于東北己酉隴西地震是日帝崩壽二十有
九在位五年癸丑靈駕發引塋起輦谷從諸帝陵也
元統二年正月己酉太師右丞相伯顏率文武百官
議上尊謚曰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國言為札牙
篤皇帝○後至元六年六月以帝謀不軌使明宗欽
恨而崩詔除其廟主放燕帖古思於高麗而卒明宗

之子郕王立是為寧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一二

三

○

元史節要卷之十三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先文宗遠 校閱

寧宗皇帝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也母乃蠻氏初武宗有子二人長明宗次文宗延祐中明宗封周王出居沙漠秦定之際正統遂偏天曆元年文宗入紹大統內難既平即遣使奉皇帝璽綬北迎明宗明宗崩文宗復即皇帝位明宗有子二人長妥懽貼睦爾次即帝也至順元年二月封帝為郕王三年八月文宗

元史節要卷十三

一一〇

崩于上都皇后承文宗意傳位於明宗之子時妥懽貼睦爾出居靜江帝以文宗眷愛之篤留京師太師太平王右丞相燕鐵木兒請立帝以繼太統於是遣使徵諸主番京師中書百司政務咸啓中宮取進止十月庚子帝即位于大明殿大赦天下戊申賞賚諸王金幣其數如文宗即位之制乙卯以即位告祭南郊已未告祭太廟庚申告祭社稷十一月戊申尊皇后曰皇太后壬辰帝崩年七歲甲午葬起輦谷後諡曰冲聖嗣孝皇帝廟號寧宗皇兄立是為順皇帝元史節要卷之十三終

元史節要卷之十四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克文宗聖 校閱

順皇帝名妥懽貼睦爾明宗之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兒廝蘭之裔孫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廝蘭率其衆降乃封為郡王俾領其部衆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以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當秦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立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一一〇

立之明宗即位于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為皇太子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于高麗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已子移于廣西之靜江文宗崩燕鐵木兒請於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懿璘質班是為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妥懽貼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長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迎帝于靜江至良鄉具鹵簿以迓之燕鐵木兒既見帝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

四年癸酉
帝十四歲
立

癸酉

封約穀日山
廟地於於泰
泰地於於泰

元史節要卷一四

二一〇

且畏之一無所容於是燕鐵木兒疑之故至京久不
得立商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
決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於燕鐵木兒奏皇后而行
之俄而燕鐵木兒死乃與大臣定議立帝且曰萬
歲之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諸王
宗戚奉王璽綬勸進四年六月己巳遂即位於上都
大赦天下辛未以伯顏為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
監修國史撒敦為太傅左丞相八月立皇后伯牙吾
氏燕鐵木兒之女也冬十月戊辰詔改至順四年為
元統元年丁丑依皇太后行年之數釋放罪囚二十

七人戊子封撒敦為榮王食邑廬州唐其勢襲封太
平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辛亥追謚札牙篤皇帝為
聖明元孝皇帝時寢廟未建於英宗室次權結絲殿
以奉安神主○封伯顏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癸丑詔秦王伯顏祭王撒敦統百官總庶政○廣西
寇寇湖南入道州千戶郭震戰死寇焚掠而去○壬
申遣省臺官分理天下囚罪狀明白者處決冤者辯
之疑者減之淹滯者罪其有司
元統二年己巳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
赤○三月詔內外興舉學校三月詔科舉取士國學

元史節要卷一四

三一

積分饒學錢糧儒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學校官選
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廣西猺賊復起殺同知元
帥吉烈思掠庫物遣右丞禿魯迷失將兵討之贈吉
烈思官令其子襲職○益都真定盜起中書省臣請
選官往督捕之仍募有能擒獲者倍其賞獲三人者
與一官從之○湖廣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夏
四月朔日食○己卯奉文宗神主祔于太廟躬行告
祭之禮樂用宮縣禮三獻先是御史臺臣言郊廟國
之大典王者必行親祀之禮宜用陞祔有事于太廟
從之是日罷夏季時享○帝嘉許衡輔世祖以不殺

一天下特錄其孫從宗為章佩監異珍庫提點○中
書省臣言佛事布施費用太廣請除累朝期年忌日
之外餘皆罷從之○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
○五月以唐其勢代撒敦為左丞相撒敦仍商議中
書省事○贈故中書平章政事王泰亨謚清憲舊令
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勳於王室者得
賜功臣號及謚時浸冗濫失實惟泰亨在中書時安
南求佛書乞以九經賜之使高麗不受禮遺為尚書
貧不能自給故特賜此謚○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關
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節夫人廟號雙節初文興從

軍漳州與妻王氏偕行至元十七年陳鼎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給賊曰俟葬吾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是事聞特加褒贈立廟祀之○乙亥唐其勢辭左丞相不拜復命撒敦為左丞相○秋七月己酉夜有流星大如酒杯其色赤約長五尺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沒于離宮之南自是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八月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九月駕至上都○冬十月朔正內外朝會儀班次一依品從○己卯奉王

冊王寶上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仁壽徽懿昭宣皇太后赦天下免今年民租之半禁私剏寺觀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

至元元年己亥春正月帝將畋于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托之重致天下於隆平况今赤縣之民供給煩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橛之變宗廟社稷何遂止○三月朔詔遣五府官決天下囚○御史臺臣言高麗為國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媵妾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賜禁止從之○夏四月駕幸上都遣使者

詣曲阜孔子廟致祭○五月甲辰伯顏請以右丞相讓唐其勢詔不允命唐其勢為左丞相六月庚辰伯顏奏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謀逆誅之執皇后伯牙吾氏幽於別所秋七月壬午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于開平民舍初唐其勢既為左丞相而右丞相伯顏獨用事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潛蓄異心與其從父答里謀援立所親諸王晃火帖木兒以危社稷至是唐其勢伏兵東郊身率其黨入朝伯顏覺之率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塔剌海其黨北奔答里所追討擒之專命

伯顏為中書右丞相罷左丞相不置誅答里及其黨刺刺等于市晃火帖木兒自殺○八月己卯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參知政事許有壬諫以為非禮不聽○九月庚辰朔車駕駐柅胡嶺○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車駕還自上都○冬十月流晃火帖木兒答里唐其勢子孫於邊地○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十九人劾奏中書平章徹里帖木兒之罪不聽皆辭去陳允中以不署名獨留十一月詔罷科舉從徹里帖木兒之言也初徹

里帖水兒之在江浙也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故其入中書也以罷科舉為第一事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而後竟論罷之○辛丑下詔改元其略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為至元元年大赦天下○十二月乙丑上太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徽懿宣昭貞文慈祐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

二年丙寅春正月宿松縣地震山裂○二月丁酉追尊帝生母邁來廸為貞裕徽聖皇后○夏四月禁服

元史節要卷十四

六一〇

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萬壽福壽字赭黃等服○車駕時巡上都○五月黃河復故道商陽鄧州大霖雨自是月乙卯至于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為災秦州山崩○禮部侍郎忽里台請復科舉取士之制不聽○秋七月勅賜上都孔子廟碑載累朝尊崇之意○八月朔日食○九月車駕還大都○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徭以為息約年豐以本還之民不病饑○江浙自春至于八月不雨民大饑

三年丁丑春正月廣州增城縣民朱光輝反其黨三

金仁山

乳政

崑山鍾大明率衆從之為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命指揮狗社里及江西左丞沙的討之○帝獵于柳林凡三十五日監察御史丑的朱紹明進諫帝嘉納之賜以金幣丑的等固辭帝曰昔魏徵諫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發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二月朔日食○陳州人捧胡反於汝寧奉彌勒佛以妖言惑衆作亂寇歸德府焚陳州屯營古峒命河南左丞慶童率兵討之○三月立弘吉剌氏為皇后○夏四月有星孛于王良至七月没于貫索○禁漢人南人高麗人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七一〇

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帝如上都○台州大足縣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命四川參政舉里等討捕之○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申為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為亂命左丞沙的就捕之○詔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五月民間訛言朝廷拘制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詔汝寧捧胡廣東朱光卿等皆係漢人漢人有官於省臺院部及翰林集賢者可講誅捕之法以聞○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子完元

元史節要卷十四

八一〇

班以也先帖木兒為行宣政院使討之。○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凡六十四日。自昴至房。歷十五宿而滅。○六月大霖雨。自辛巳至癸巳。不止。京師河南北水溢。沒人廬舍甚衆。○秋七月。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狗札里沙的擒朱光卿及石峴山鍾大明。送京師。誅之。○八月壬午。京師地大震。至于丁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河南地震。○帝還大都。○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自七月至十一

月。太白彗經天。○分樞密院鎮北邊。○伯顏請殺張王李劉趙五姓漢人。帝不從。四年。春正月。以地震赦天下。詔內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侍養。○二月。獵于柳林。○奉聖州地震。○三月。命平章阿吉剌監修至正條格。○夏四月。京師天雨紅沙。晝晦。河南執棒胡送京師。誅之。○己卯。駕幸上都。暮至八里塔。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狀。獅象龜蛇之形。○命佛家問為考功郎中。喬林為考功員外郎。魏宗道為考功主事。考較天下郡縣官屬功過。○六月。袁州周子壯

元史節要卷十四

九一〇

友偕欄周王偽改年號。尋擒獲伏誅。○信州路靈山裂。○邵武路大雨。水入城郭。平地深二丈。○漳州南勝縣民李志甫反。圍漳州。守將柳思監與戰。失利。詔江浙平章別不花總浙閩江西廣東軍討之。○秋七月。鞏昌府山崩。壓死人民。○八月朔日食。丙子地震。京師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駕還大都。○十二月。太白彗經天。五年。夏四月。車駕時巡上都。○加封孝女曹娥為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六月。汀州長汀州大水平地深三丈餘。沒民廬八百家。壞民田二百頃。戶

賑鈔半錠死者一錠。○秋七月。常州宜興山水出。勢高一丈。壞民廬舍。○自是月至九月。太白彗經天。○冬十月。禁倡優盛服。許男子裹青巾。婦人服紫。不許戴笠乘馬。○命伯顏為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十一月。戊辰。開封杞縣人范孟偽傳帝旨。救河南省平章月祿帖木兒。左丞幼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等。辜捕誅之。○十二月。瑞州路新昌州雨水冰。至明年二月始解。六年。庚辰。春二月。貶伯顏為河南省左丞相。初。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實

害天下漸有奸謀帝患之伯顏所領諸衛兵以熟者
不花為屏敵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
落如晨星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而伯顏之從
子脫脫深憂之私請於其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
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
其父亦以為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於其師吳直方
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耳餘復
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閒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
之信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置親黨獨阿魯
世傑雖為帝腹心帝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

元史節要卷十四

十一〇

之言相與往復論難益知其心無他遂聞于帝帝始
無疑及伯顏擅聚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遂意
逐之以語脫脫脫歸與直方謀之直方曰此宗社
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
脫脫木兒直方曰予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
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
置酒作樂晝夜不令出至是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
儀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
衛士拒伯顏拘京城門諭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其
夜奉帝御王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

有

伯顏自庶人
公矣

伯顏

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又召錢塘楊瑀及江西范
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
只兒尼友賁赴柳林以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黎
明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
脫曰有旨無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
顏奏乞陛辭不允遂行○以馬札兒台為太師中書
右丞相塔失海牙為太傅塔馬赤為太保脫脫知樞
密院事汪家奴為中書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為御
史大夫○已酉慧星如彗星大色白狀如粉絮尾跡
約長五十餘芒指東南漸向西北行至三月庚辰凡

元史節要卷十四

十一〇

三十二日而滅○漳州義士陳君用襲殺反賊李志
甫以君用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辛未詔徙伯顏
於南恩州陽春縣安置行至龍興路驛舍而死○夏
四月車駕時趨上都○六月丙申撤文宗廟主徙太
皇太后不答失里於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
於高麗監祭御史崔敬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不聽
燕帖古思未至高麗中道為月闕察兒所害○己亥
秦州成紀縣山崩地拆○秋七月甲寅詔封旌徽子
仁靖公箕子仁獻公比干加封仁顯忠烈公○戊午
以星文示異地道失寧蝗旱相仍頒罪已詔於天下

○命翰林承旨臚哈奎章閣學士夔嶠等刪修大元通制為至正條格○八月駕還大都○詔今後有罪者毋藉其妻女以配人○禁色目人勿妻其叔母○冬十月甲申追尊皇考為順天立道廣文智武大聖孝皇帝親裸大室○馬札兒台辭右丞相仍為太師以脫脫為右丞相○十二月復科舉取士制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

至正元年辛巳春正月朔改元○二月印造至元鈔本九十九萬錠中統鈔一萬錠○夏四月駕如上都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一〇

○道州土賊蔣丙等反破江華縣詔發兵討之○戊寅彰德有赤風自西北起晝晦如夜○六月改舊奎章閣為宣文閣○秋八月駕還大都○左丞相許有正進講明仁殿帝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貂裘金織紋幣○十一月以翰林承旨張起巖知經筵事

二年壬午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深五丈廣一十五丈後夫一十萬○三月戊寅親試進士七十八人賜拜住陳祖仁及第餘出身有差○夏四月冀寧地震聲鳴如雷裂地尺餘民居皆傾○車駕時巡上都○秋七月惠州羅浮山崩○慶遠路莫大聚衆反攻陷

果

南丹左右兩江等處命脫脫赤顏討平之○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八月朔日食○九月遣湖廣平章鞏卜班領河南江浙湖廣諸軍討道州賊平之復平峽峒堡寨二千餘處○冬十月朔日食

三年癸未春三月監察御史成遵言可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從之○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官平章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一〇

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皆為總裁官○夏四月朔日食○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駕如上都六月命經筵官月三進講○秋七月修大都城○河南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八月駕還大都○九月湖廣平章鞏卜班擒道州徃賊唐大二蔣仁五至京誅之其黨蔣丙自號順天王攻破連桂二州○冬十月戊戌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然其為帝時陛下為臣

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已酉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十二月丁未以別兒怯不花為中書左丞相○徵遺逸脫因伯顏張瑄杜本本辭不至

四年甲申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陞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六事者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及常平得法也○夏四月駕如上都○五月乙未右丞相脫脫辭職不許章十七上乃許之以阿魯

元史節要卷十四

古一〇

圖為中書右丞相封脫脫為鄭王賜金印所不受韋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不許○大霖雨黃河溢平地水二丈曹濮濟兗皆被災○秋七月溫州颶風大作海水溢地震○八月駕還大都賜脫脫金十錠銀五十錠鈔萬錠幣帛二百匹辭不受○九月朔日食

五年乙酉春三月辛卯親試進士七十八人賜普顏不花張士堅進士及第餘賜出身有差○以陳思謙參議中書省事先是思謙建言所在盜起盖由歲饑

民貧宜發倉廩賑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鎮撫中夏不聽○夏四月駕幸上都八月還宮○九月日食○冬十月遣奉使宣撫巡行天下詔曰朕自踐祚以來至今十有餘年託身億兆之上端居九重之中耳目所及豈能周知故雖夙夜憂勤親安黎庶而和氣未臻災眚時作聲教未洽風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豈奉宣之寄糾勅之司奉行有所未至歟若稽先朝成憲遣官分道奉使宣撫布朕德意詢民疾苦疎滌冤滯蠲除煩苛體察官員賢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民間一

元史節要卷十四

五一〇

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遼金宋三史成左丞相阿魯圖進之帝曰史既成書前人善者朕當取以為法惡者取以為戒然豈止激勸為君者為臣者亦當知之卿等共體朕心以前代善惡為勉十一月甲午至正條格成頒行天下

六年丙戌春二月朔日食山東地震七日乃止○三月盜扼李開務之開河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攢言世祖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餘人劫船三百艘而無能捕之者恐運道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

夏四月駕如上都○六月汀州連城縣民羅天麟陳積萬反陷長汀縣八月駕還大都命江浙江西兩省合兵討之其黨羅德用殺羅天麟積萬以降餘黨悉平○九月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京畿奉使宣撫前西臺中丞定奏言御史撒八兒等罪皆杖而黜之時諸道奉使皆與臺憲互相撻詬惟定與湖廣道接實糾舉無避○十一月靖州徭賊吳天保陷黔陽○山東河南盜起遣指揮不兒古等討之○七年丁亥春正月朔日食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人○廣西宣慰使章伯顏討徭獠有功陞湖廣行省左

元史節要卷十四

六一

丞○二月山東地震壞城郭棣州有聲如雷○河南山東盜蔓延濟寧滕邱徐州等處○徭賊吳天保寇沅州○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之朝省臺院奏事給事中專掌之以授國史纂修近年廢弛恐萬世之後一代成功無從稽考乞復舊制從之○夏四月駕如上都監察御史言通州密邇京城而盜賊蜂起宜增兵討之以杜其源不聽○五月吳天保陷武岡路遣湖廣右丞沙班統兵討之○六月以右丞相別兒怯不花之譜詔免太師馬札兒台官安置西寧州其子脫脫請與父偕行從之○秋七月召隱士完者圖執

札哈琅為翰林待制張樞董立為翰林修撰李孝光為著作即樞不至○吳天保復陷武岡殺右丞沙班復寇沅州州兵擊走之○九月駕還大都○十一月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宋文贊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使盜艦往來無常集慶府將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盜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且亟選智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賦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報○吳天保陷靖州命湖廣江西二省合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七

兵討之○馬札兒台卒召脫脫還京師○十二月以朶兒只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郡守縣令八年戊子春正月詔翰林國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傳學士承旨張起巖學士楊宗瑞侍講學士黃潛為總裁官左丞相太平左丞呂思誠共領其事○三月癸卯帝親試進士七十有八人賜阿魯輝帖木兒王崇哲進士及第餘出身有差○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勸課農桑又詔京官三品以上歲舉守令一人守令到官三月亦舉一人自代○駕幸上都命脫脫為

太傅○五月大霖雨京城崩廣西山崩水湧灘江溢平地水深二丈屋宇人畜漂沒甚衆○秋七月朔日食○八月駕還大都○冬十月台州方國珍作亂聚衆海上命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之○監察御史李泌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奇氏亦位皇后今災異屢起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陽微之象乞仍降為妃庶幾災異可息不聽

九年己丑夏四月車駕時巡上都五月定守令督攝之法路督攝府府督攝州州督攝縣○六月刻小王

元史節要卷十四

六一○

印以至正珍秘為文凡秘書監所掌書畫皆識之○秋七月監察御史幹勤海壽劾奏殿中侍御史哈麻及其弟雪雪罪惡御史大夫韓嘉訥以聞不省章三上詔奪哈麻雪雪官出海壽為陝西廉訪使○閏月罷右丞相朶兒只左丞相太平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仍太傅○八月駕還大都○冬十月命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自西日為始入端本堂肄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司徒雅普化知端本堂事端本堂虛中座以俟至尊臨幸太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十一月朔日食

十年庚寅春正月甲戌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

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北二十里而隕○二月奉化州山石裂有禽鳥草木山川之形○夏四月駕如上都○吏部尚書倭哲篤左司都事武祺建言更鈔法詔廷臣集議皆唯唯而已獨國子祭酒呂思誠極言其不可弗聽○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若雷○八月駕還大都○九月辛酉祭三皇如祭孔子禮先是歲祀以醫官行事江西廉訪使文殊訥建言禮有未備乃敕工部具祭器江浙行省造雅樂太常定儀式翰林撰樂章至是用之○十一月朔日食

元史節要卷十四

元一○

○己巳詔天下以中統交鈔壹貫文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鈔貳貫仍鑄至正通寶錢並用以寶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是月二星隕于耀州化為石如斧形削之有屑擊之有聲○十二月朔修大都城○方國珍寇温州○是歲京師麗正門樓上忽有人妄言灾禍鞠問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往十一年辛卯春正月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以兵討方國珍○三月庚戌親策進士八十三人賜朶列圖文允中進士及第餘賜出身有差○徵建寧知士彭炳為端本堂說書不至○夏四月詔開黃河故道

河志

紅巾
白蓮

先是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群臣言皆不聽乃奏以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王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黑廝以兵鎮之○車駕時巡上都○五月朔日食○潁州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潁州初棄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信之

元史節要卷十四

壬一〇

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等復鼓妖言謂山童當為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至是命同知樞密院事赤赤以兵討之○六月福通據朱皇攻破羅山真陽確山遂犯舞陽葉縣等處○發軍一千從直沽至通州疏濬河道○秋七月開河功成乃議塞決河○李羅帖木兒討方國珍敗績命太司徒遵謙帖睦爾及江浙參政樊執敬同招諭方國珍○八月蕭縣李二老彭趙君用反攻陷徐州李二號之府李亦

以燒香聚眾而起○靳州羅田縣徐真一名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聚眾舉兵為亂亦以紅巾為號○九月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州光州衆至十萬徐壽輝陷蘄水縣及黃州路機蘄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十一月有星孛于西方○黃河堤成散軍民役夫召賈魯還朝超授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江西妖人鄧南二作亂攻瑞州總管萬蘇福擒斬之○十二月太白屢經天○命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同也先帖木兒討河南妖寇復上蔡縣擒韓咬兒至京誅之

元史節要卷十四

壬一〇

十二年壬辰春正月詔印造中統元寶交鈔一百九十萬錠○竹山縣賊陷襄陽總管柴肅死之又陷荆門州○中書省臣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於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勒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入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旱之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徐壽輝遣偽將丁普朗徐明遠陷漢陽又陷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

威順王寬徹普化湖廣平章和尚棄城走偽將曾法興陷安睦知府丑聞戰不勝死之又陷沔陽府陷中興路山南宣慰司同知月古輪失領兵出戰衆潰宣慰使錦州不花廉訪使卜礼月敦皆遁去○二月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初賊既陷武昌舳舻蔽江而下九江當其前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賊來攻再戰再敗之斬賊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至是城陷黼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詔贈黼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

郡公謚忠文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東方集賢待制黼兄冕居穎亦死于賊東昭冕之子也○賊遂陷南康路分兵陷岳州○房州賊陷歸州○賊侵滑渡命德住為河南右丞守東明時德住致仕家居聞命馳至東明浚城隍嚴備禦賊不敢犯○二月徐壽輝偽將歐祥陷袁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洞官黃安撫敗之○河南左丞太不花克復南陽等處○徐壽輝偽將項普略陷饒州路遂陷徽州信州○以亦憐真班為江西左丞相領兵收捕饒信賊○方國珍復劫其衆下海入黃巖港台州路達魯花赤泰

不花率官軍與戰死之時方國珍遣其黨陳仲達來請降泰不花率部衆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進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與語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花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薄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花瞋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捐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有九詔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節○隴西地震百餘日不止○會州公宇中墻崩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

莫能挽○閏月徐壽輝偽將陳普文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湖廣參政鐵傑以湖南兵復岳州又司萬戶陶夢禎復武昌未幾再陷○四川行省平章咬住討荆襄賊克復忠萬夔雲陽等州命江西行省左丞火你赤與參政朶朶討江西賊江西右丞兀魯失江浙左丞老老與星吉不顏帖木兒蠻子海牙同討饒信等處賊○方國珍不受招安之命命江浙左丞左峇納失里討之○湖廣平章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軍潰退屯朱仙鎮詔以中書平章蠻子代總其兵也先帖木兒還京師仍命為御

史大夫西臺御史蒙古魯海牙范文等糾言也先帖木兒喪師辱國乞明正其罪不聽○夏四月朔日食○臨川賊鄧忠陷建昌路宜黃賊塗祐與鄧武賊應必達等攻陷鄧武路總管吳按坤不花以兵討之千戶魏淳以計擒之應必達復其城○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以請廣行省右丞致仕給全俸終其身○荊門知州顧德新荊門州○咬住復歸州進攻峽州大破賊兵誅賊將李太素等遂平之又復中興路○監察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河南諸處群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以瀛國公子和尙趙完言及親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一

屬徙沙州安置禁勿與人交通從之○建昌民戴良起義兵克復建昌路○六月以答失八都魯為四川行省添設參政至荊門增募兵趨襄陽與賊戰大敗克之○紅巾周伯顏陷道州○秋七月饒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湘鄉賊陷寶慶路○右丞相脫脫請親出師討徐州詔許之○八月湖南元師小云失海牙統管兀賴思復寶慶○方國珍率衆攻台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擊走之○命知樞密院事咬咬中書平章搠思監也可札魯忽赤福壽並從脫脫征徐州脫脫將出師尚書密邇麻和

謨等上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廢政之根本不可以一日離乞詔留賢相弼亮天工如此則內外有兼治之宜杜稷有倚重之寄不報詔脫脫以答刺罕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督制諸路軍馬討徐州省院臺分官屬從行稟受節制爵賞有功誅殺有罪緩順討逆悉聽便宜從事即日發京師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麾兵進擊敗之入其郭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芝府李遁去遂屠其城詔加脫脫為太師班師還京○安陸賊將俞君正復陷荊門州知州聶炳死之賊將党仲達復陷岳州俞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一

君正復陷中興咬住與戰於樓臺敗績本路判官大都死之中興義士范忠荊門僧李智同率義兵復中興俞君正敗走指揮使俺都剌哈蠻領兵入城咬住自松隘還屯兵于石馬○十一月以星吉為江西平章出師湖廣命江浙左丞相帖理帖木兒總兵討方國珍○十二月答失八都魯率兵復襄陽○潁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信陽羅山李思齊同起義兵殺賊有功授察罕帖木兒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汝寧府

十三年癸酉春正月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楨兼大

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所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召募農夫諸費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其用三月命江浙左丞相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丞相納失里招諭方國珍國珍請降○五月江西左丞相亦憐真班江浙左丞相老引兵取道自信州元帥韓邦彥哈迷取道由徽州浮梁同復饒州斬黃等城聞風皆奔潰○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為亂陷泰州及興化縣遂陷高郵據之僭號大周國自稱誠王建元天祐○六月立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中書令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失剌把都總河南軍平章蒼失八都魯總四川軍自襄陽分道而下復安陸府○九月朔日食○冬十月廣西元帥甄崇福復道州誅賊將周伯顏○從帖里帖木兒左丞相納失里之請授方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任國珍疑懼不受命○十一月江西左丞相你赤以兵平富州臨江遂復瑞州○江浙平章卜顏帖木兒南臺中丞蠻子海牙四川參政哈林禿左丞桑禿失里西寧王牙罕沙合軍討徐

陰氣婦人

壽輝於新水敗之壽輝遁走獲其偽官四百人○陝西平章孛羅四川右丞相蒼失八都魯復均房等州詔孛羅守之○是歲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天僧于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華言大喜樂也又進西番僧善祕密法帝皆習之是時帝在位久怠於政事荒於遊宴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番髮數瓣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緩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股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篳篥笙胡琴響板以宦者長安送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祕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十四年甲午春正月甲子朔汴梁城東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蒼失八都魯復峽州○二月命江浙湖廣兩省及江南行臺各兵討沿江盜賊○三月朔日食○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薛朝暉牛繼志進士及第餘出身有差○穎州陷夏四月汾陽地震○御史臺臣糾言江浙左丞相帖里帖木兒等罪先是帖里帖木兒與南臺侍御史左丞相納失里

奉旨招諭方國珍報言國珍已降乞立巡防千戶所
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國珍不從
擁船一千三百餘艘仍據海道阻絕糧運以故歸罪
二人以江浙右丞阿兒溫沙參政恩寧普皆總兵討
方國珍○五月安豐正陽賊圍廬州○立南陽鄧州
等處毛胡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軍免其差役令
討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胡蘆故以名之
○六月張士誠寇揚州連識帖睦爾以兵討之敗績
諸軍皆潰詔江浙參政佛家聞會連識帖睦爾復進
兵討之賊陷盱眙又陷泗州官軍潰命刑部尚書阿

元史節要卷十四

宋一〇

魯於海寧州等處募兵討泗州○九月詔脫脫以太
師中書右丞相總制諸王諸省軍馬董督總兵領兵
大小官將出征高郵○方國珍拘執元帥也忒迷失
黃巖州達魯花赤宋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以侯詔
命○冬十月詔答失八都魯及泰不花等會軍討安
豐○十一月脫脫大兵至高郵連戰皆捷分遣兵平
六合賊勢大蹙初中書右丞相麻風旨劾奏脫脫出
監察御史袁養回不花等承哈麻風旨劾奏脫脫出
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已用半朝廷之
官以為已隨其弟也先帖木兒庸才鄙器玷汚清臺

綱紀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令也先帖
木兒出都門聽旨詔以脫脫老帥賞財已逾三月坐
視寇盜恬不為意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路也先帖
木兒安置寧夏路以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月
闐察兒為中書平章雪雪知樞密院事代領其兵詔
至軍中參議龔伯遂謂脫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
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
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既聽詔脫脫頓首
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夙夜戰兢

元史節要卷十四

宋一〇

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止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
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闐察
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刺魯回丞相此行我輩必
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乃拔刀自刎而死後
一縱哈麻矯詔遣使賜之死年四十有二脫脫儀狀
俊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識宏遠人莫測其量
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声色
好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
節雖古之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感於群小急於私怨
君子譏焉○命威順王寶徹普花還鎮湖廣先是

賊據湖廣奪其王印至是寬徹普花討賊累立功故詔還其印仍守舊鎮○徙賊寇衡州萬戶許脫因死之

十五年乙未春正月太幹耳孛教授鄭咥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叔姪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之以禮不報○倪文俊復陷沔陽府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同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二月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以為帝號小

元史節要卷十甲

三

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為丞相劉福通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專權福通命甲士搗殺之而代為丞相後稱太保○五月倪文俊自沔陽陷中興路元帥孛兒只班死之○六月

大明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紅巾倡亂之後南北郡縣多陷沒故

大明從而取之○秋七月倪文俊復陷武昌漢陽等路遂圍岳州○冬十月帝謂右丞相定住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來關於舉行當選吉日朕將

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文卿等其議典禮從其簡者行之遂命右丞相葉左丞呂思誠領其事哈麻奏郊祀之禮以太祖配皇帝出宮至郊祀所便服乘馬不設內外儀仗教坊隊子齊戒七日內散齊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二日在大明殿西帳一日在南郊祀所十一月壬辰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為亞獻攝太尉右丞相定住為終獻○十二月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已大赦天下○河南省平章谷失八都魯大敗劉福通等於太康遂圍亳州偽宋主遁于安豐○詔濬大內河道命宦者墊先董其役墊先奏自十

元史節要卷十甲

三

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者谷失董董之

十六年丙申春正月倪文俊建偽都于漢陽迎徐壽輝居之○二月哈麻伏誅初哈麻既為相自以前所進西天僧為取告其父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立不利於已即以聞於帝不敢言淫褻事但曰哈

元帝與明太
祖也

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我髮未白齒未落遂以為老耶由是有意誅之至是御史柳思監等糾言其罪遂并其弟雪霄杖殺之○六月

大明兵取集慶路及鎮江廣德○張士誠陷平江路及湖州常州是月有兩日相疊○五月倪文俊陷潭州路○秋七月張士誠遣兵陷杭州平章左丞相失里戰死楊完者及萬戶普賢奴擊敗之復其城○八月奉元路判官王淵以義兵復商州○倪文俊陷衡州元帥龔崇福戰死○甲戌彗星見張宿色青白彗指西南長丈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九月汝穎賊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

李武崔德等破潼關參政述律杰戰死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同知樞密院事定住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伯家奴以兵守之未幾寇復陷潼關伯家奴兵潰豫王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德敗走○冬十月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篋圍地有火光燭遠動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光瑩形如狗頭命藏于庫○十一月河南陷○十二月倪文俊陷岳州殺威順王于解州木兒○湖廣參政也先帖木兒與左江義兵萬戶鄧祖勝合兵復衡州○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駐軍于南陽嵩汝等州叛民皆降軍勢大振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賊犯七盤藍西

命察罕帖木兒以軍會於兒府亦兒守陝州潼關哈刺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及定住同進討○知樞密院事脫脫復邳州調客省使撒兒答溫等攻黃河南岸賊大破之○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食樞密院事脫脫死之○倪文俊陷峽州○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以兵援陝西詔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左丞思齊為四川左丞○以高寶為四川參政將兵取中興不克賊遂破鹿盧關○三月義兵萬戶賽甫丁阿迷里可叛據泉州○毛貴陷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

策州守臣釋嘉訥死之

大明兵取常州又取寧國路○毛貴陷益都益王賈奴遁自是山東郡縣皆陷矣○夏四月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未敢募訓練誠為虛設倘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募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方今莫安根本固堅人心之急務況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於河南北克復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為今之計權命總兵官從宜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管府州

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亦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嘉納之○六月以實理門為中書分省右丞守濟寧○監察御史脫脫木兒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為害尤大為今之計當遴選能將就大不花答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帝然之○劉福通犯汴梁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温州樂清江中龍起有火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

光如毳大明兵取江陰州又取徽州路○秋七月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陷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濟寧路分省右丞實理門道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本周還守濟寧○監察御史迭里弥實言疆域日蹙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穎山東之寇有窺伺燕趙之志宜俯詢大臣共圖克復之宜預定守備之策不報○歸德知府林茂萬戶時公權以城降賊歸德府及曹州皆陷○八月劉福

陳友諒

通陷大名又陷衛輝路○大明兵取揚州路○平江張士誠遣使請降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迺承制令參政周伯琦等至平江撫諭之詔以士誠為大尉○九月澤州陵川縣陷縣尹張輔死之○太不花復大名路并所屬郡縣○命太尉紐的該總諸軍守東昌時田豐據濟濮率眾來寇擊走之○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壽輝偽將陳友諒襲殺之遂自稱平章○閏月賊攻冀寧察罕帖木兒擊走之○冬十月曹州賊入太行山○白不信六刀教李喜喜陷興元遂入鳳翔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

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鑒擊破之其黨走入蜀○益失八都魯與知樞密院事答里麻失里合軍討曹州賊官軍潰答里麻失里死之○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十一月賊侵壽州察罕帖木兒大破之○十二月慶元路象山縣縣山崩○吞失八都魯卒于曹○是歲倪文俊陷川蜀諸郡令偽將元帥明玉珍守之趙君用及彭早任同據淮安趙偕稱永義王彭偕稱魯淮王○義兵千戶余寶殺其知樞密院事實童以叛降于毛貴寶遂據棣州○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路守將余闕死

全閱

之關守孤城六年，群盜環布四外，而關獨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寇來至城下，輒敗去。至是友諒合諸寇來攻，趙普勝軍東門，祝冠軍南門，友諒軍西門，群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關自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關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關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妻耶律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關號令明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關嘗病不視

元史節要卷十四

雲一〇

事將士皆願天求以身代，關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之，關却之曰：「汝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卒年五十六，事聞，贈撫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通國公，謚忠宣。初，關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歛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大明皇帝嘉關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焉。

開保

大明兵取婺源州。田豐陷東平路，知樞密院事不蘭奚與毛貴戰于好石橋，敗績走濟南。以谷失八都魯子字羅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其父元管軍馬。詔察罕帖木兒屯陝西，李思齊屯鳳翔。二月，毛貴陷濟南，守將愛的戰死。田豐復陷濟寧，路紐的該聞田豐逼近東昌，棄城走。豐陷東昌，路察罕帖木兒調兵復濰州、平涼，保鞏昌。三月辛丑，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過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之聲。王士誠自益都犯懷慶路，為周全所敗，遂陷晉寧路。總

元史節要卷十四

雲一〇

管柱賽因不花死之。察罕帖木兒遣賽因赤復晉寧。毛貴陷般陽路，又陷薊州，犯灤州，至薊林，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擊敗之，貴走據濟南。田豐陷益都，又陷廣平，大掠退保東昌。大明兵取建德路。冀寧路陷，大同諸路俱陷。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往擊之，賊分二道犯晉冀，一出沁州，一侵絳州。夏四月，陳友諒陷龍興路，省臣遣童火你赤棄城遁。友諒復陷瑞州。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張良弼，即中郭擇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兒平

章定住總帥汪長生奴各以所部兵討李喜喜于肇昌喜喜敗走入蜀李思齊張良弼同謀襲殺拜帖木兒分總其兵○五月察罕帖木兒遣董克昌等復箕寧還兵鎮之○賊兵踰大行察罕帖木兒部將關保等敗之○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棄城遁福通等入城乃自安豐迎其偽主居之以為都○陳友諒遣原泰趙琮鄧克明等寇邵武又遣別將陷吉安路○關保與賊戰于高平大敗之○陳友諒陷撫州○山東地震天雨白毛○六月察罕帖木兒調虎林赤關保同守潞州拜察罕帖木兒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便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

宜行事○關先生破頭潘等陷遼州虎林赤以兵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冀寧路○秋七月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為其所殺周全悉驅懷慶民渡河入汴梁福通遣全引兵攻洛陽守將瑩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八月陳友諒陷建昌路○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於毛貴○九月詔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刺八哈敦雲中郡夫人子觀音奴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表其門閭先是昔班帖木兒為趙

張利黃

王位下同知杜伶口總管府事其妻并保育趙王及是部落城里叛欲殺王昔班帖木兒與妻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平日衣冠居王宮夜半夫妻衛趙王微服遁去比賊至遂殺觀音奴趙王得免事聞故旌其忠焉○襄封唐贈諫議大夫劉普為文節昌平侯○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陳友諒陷潁州路江西參政金普菴撤已及總管哈海赤死之

大明兵取蘭溪州○冬十月賊陷大同路守臣完者帖木兒棄城遁○十一月陳友諒陷汀州○田豐陷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

順德路先是樞密院判官劉起祖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至是城陷起祖遂盡驅其民走于廣平○十二月朔日食○關先生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掠遼陽大明兵取婺州路守臣僧住死之

十九年己亥春正月陳友諒陷信州路守臣伯顏不花的力戰不勝死之○遼陽行省陷懿州路總管呂震死之

大明兵取諸暨州○三月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略衢州復遣兵陷襄陽路○詔定科舉流寓人名額蒙古

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夏四月毛貴為趙君用所殺○帝以天下多故却天壽節朝賀詔群臣曰朕方今宜敬天地法祖宗以自修省初度之日群臣毋賀左丞相太平暨文武百官奏曰天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合禮典今謙讓不受固陛下盛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名分正宜舉行不允皇太子復率群臣上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舊行典故今不行有乖於禮帝曰今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修省之時奈何受賀以自樂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

元史節要卷十四 罕

曲徇所請帝曰為朕缺於脩省以致萬民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候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卒不聽○賊陷寧夏路遂略靈武等處○五月察罕帖木兒請今歲八月鄉試河南舉人及避兵儒人不拘籍貫依河南省元定額數就陝州置貢院應試詔從之○察罕帖木兒大發諸軍討劉福通圍汴梁○山東河東河南關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趙君用既殺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君用遂與其部自相讎敵○八月倪文俊餘黨陷歸州○察罕帖

木兒督諸將攻破汴梁城劉福通奉其偽主遁歸安豐○九月以湖南北江東西四道廉訪使所治之地皆陷詔任其所便之地置司
大明兵取衢州路又取處州路○十一月陳友諒兵陷杉關○十二月皇太子憾太平忤已以中書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皆太平所用使監察御史誣二人以贓罪杖殺之○是歲以後因上都宮闕廢毀大駕不復時巡○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迎偽主徐壽輝居之自稱漢王○遣使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每歲運糧十餘萬石至京師

元史節要卷十四 罕

二十年庚子春正月丙辰五色雲見移時二月左丞相太平罷為太保守上都○三月甲午廷試進士三十五人賜賈住魏元禮進士及第餘出身有差○彗星見東方○田豐陷保定路○夏四月遣司農司都事樂元臣招諭田豐至軍中為豐所殺○五月朔日食○陳友諒殺其偽主徐壽輝於太平路遂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已而四駐江州六月
大明兵取信州路○秋七月李羅帖木兒敗賊將王士誠於臺州八月命李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九月李羅帖木兒調兵自

石嶺關直抵冀寧圍其城三日復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參政闊奉先引兵與戰已而各於石嶺關南北守禦。○是月賊陷孟州又陷趙州攻真定路復犯上都右丞相哥帖木兒引兵與戰敗績。○冬十月甲申朔甘露降于國子監大成殿前柏樹上。○以張良弼為湖廣參政討南陽襄樊詔李羅帖木兒守冀寧李羅帖木兒遣侍從殷興祖高脫因信道趨冀寧守者不納察罕帖木兒遣陳東直瑣住等以兵攻李羅帖木兒之軍于冀寧敗之時帝有旨以冀寧界李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以為用兵數年惟藉冀寧以給

元史節要卷一四

聖一。

其軍而致強盛苟奉旨與之則彼得以足其兵食乃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就屯澤潞以拒之調延安軍與戰於東勝州等處復遣八不沙以兵拒之八不沙謂彼軍奉旨而來我何敢抗王命察罕帖木兒怒殺之。○十一月黃河清凡三日。○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十萬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付汝以天下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帝遣報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命知樞密院事亮監帖木兒等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亮堅帖木兒走上都。○李羅帖木兒侵汾州察罕帖木兒率兵拒之

機部

李羅帖木兒縱兵掠冀寧等處
三十一年辛丑春正月朔赦天下。○遣使往諭李羅帖木兒及察罕帖木兒各罷兵還鎮。○三月察罕帖木兒駐兵宿州擒賊將梁錦住李羅帖木兒遣其將脫列伯引兵據延安將謀入陝張良弼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於察罕帖木兒良弼又結陝西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于鹿臺。○夏四月朔日食。○察罕帖木兒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定約遂不復疑。○五月四川明王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察罕

元史節要卷十四

聖一。

帖木兒以兵侵李羅帖木兒所守之地李思齊受李武佳德降。○六月察罕帖木兒總兵討山東發晉兵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懷衛輸白馬達發其軍之在汴梁者繼之水陸並進秋七月平東昌進兵復冠州八月
大明兵取江州時偽漢陳友諒據江州為都至是還居武昌。○察罕帖木兒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問思齊等會關保虎林赤等將兵由東河造浮橋以濟賊以二萬餘衆奪之關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清討東平東平偽丞相田豐遣崔世英等出戰大破之乃遣使招

諭田豐豐降東平王今豐為前鋒從大軍東討棣州
俞寶降東平王士誠東昌楊誠悉降魯地已定進兵
濟南劉珪降遂圍益都○九月陽翟王阿魯輝帖木
兒伏誅阿魯輝帖木兒以宗親見天下盜起遂乘間
肆為異圖詔少保老章率諸軍討之敗其衆尋為部
將脫歡所擒送闕下誅之

大明兵取建昌及饒州路○十一月黃河自平陸三
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
程儉紀之○十二月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圍鹿臺攻
張良弼詔和解之兵乃解去

元史節要卷十四

器一○

二十二年春正月

大明兵取江西龍興諸路時江西諸路皆為陳友諒
所據○二月乙酉彗星見于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
白至是月終光芒長二丈三月戊申以後不見星形
惟有白氣形曲竟天西指掃大角壬子行過太陽前
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凡三十四日始滅○
四川明王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參政車里
帖木兒擊敗之獲其弟明二○張良弼受節制於李
羅帖木兒李思齊遣兵攻之至武功良弼伏兵大破
之○夏四月丙子朔長星見其形如練長數十丈在

虛危之間後四十餘日乃滅○賊新橋張陷安州李
羅帖木兒來請援兵○五月泉州賽甫丁據福州路
平章燕只不花擊敗之餘衆航海還據泉州○福建
行省參政陳友定復汀州○明王珍據成都自稱隴
蜀王遣偽將楊尚書守重慶分兵寇龍州○察罕帖
木兒以兵圍益都環城列營治攻具百道並進時山
東俱平獨益都未下田豐王士誠復謀叛刺殺察罕
帖木兒走入益都城初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
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
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為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

元史節要卷十四

盟一○

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
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圭信營又至豐營遂為王
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
不問男女莫不哀慟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
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秦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
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
而已及於難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
武令河南山東等處宰廟長吏歲時致祭賜其父司
徒阿都溫良田二百頃其子擴廓帖木兒授光祿大

甲子也

元史節要卷十四

吳一〇

夫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乃詔諭其將士曰凡爾將佐久與察罕帖木兒從事惟思與義實同骨肉視彼逆黨不共戴天當力圖報復以伸大義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討賊益急未幾益都賊兵出戰擴廓帖木兒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九月劉福通以兵援田豐至大星埠擴廓帖木兒遣關保擊大破之〇十一月擴廓帖木兒復益都田豐等伏誅自擴廓帖木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讎人心亦思自奮圍城益急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道而入遂克

之執其渠魁陳保頭二百餘人獻闕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察罕帖木兒餘黨皆伏誅復遣關保復莒州山東悉平

二十三年癸卯春正月四川明王珍偕攝皇帝建國號曰大夏紀元曰天統〇擴廓帖木兒自益都領兵還河南留瑄住守益都以山東州縣立屯四萬戶府〇三月彗星見東方經月乃滅〇親試進士六十二人賜寶寶楊輓進士及第其餘出身有差〇立廣西行中書省以廉訪使也兒吉尼為平章政事時南方郡縣多陷沒惟也兒吉尼獨保廣西者十五年〇關

陳友諒死

元史節要卷十四

吳一〇

先生餘黨寇上都李羅帖木兒擊降之〇六月李羅帖木兒遣方脫脫迎匡福於彰德擴廓帖木兒遣兵追之敗還匡福遂據保定路〇擴廓帖木兒部將牙驤等駐兵藍田七盤李思齊攻圍興平遂據盤屋李羅帖木兒時奉詔進討義漢而牙驤阻道於前思齊踵襲於後乃請催督擴廓帖木兒東出潼關道既通即使南討既而李羅帖木兒遣竹貞等入陝西探其省治擴廓帖木兒遣部將鮑高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竹貞出降〇八月擴廓帖木兒遣兵侵李羅帖木兒之境李羅帖木兒上言擴廓帖木兒踵襲父惡有

不臣之罪乞賜處置是月大明兵與偽漢兵大戰于鄱陽湖陳友諒敗死其子理自立仍據武昌為都改元德壽師進圍之〇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來請命不報遣使徵糧于士誠士誠不與〇冬十月擴廓帖木兒遣將任亮復去諸府李羅帖木兒遣兵攻吳寧至石鎮關擴廓帖木兒大破走之擒其將烏馬兒殷興祖〇十二月御史臺臣言故丞相脫脫有大臣之體向在中書政務修舉登懼滿盈自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不受再秉鈞軸克濟艱危總兵進征平徐州收六合大功垂成浮言攢

難奉詔謝兵就貶以沒錐已蒙錄用其子選所籍田宅更乞閱其勲舊還所授官命從之○是歲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於皇太子皆奔大同李羅帖木兒匿之營中

二十四年春二月

大明兵克武昌擒偽漢主理其所據湖南北江東西皆屬

大明○三月詔以李羅帖木兒匿老的沙謀為悖逆解其兵權削其官爵候道路開通許還四川田里李羅帖木兒拒命夏四月命擴廓帖木兒討之已而李

元史節要卷十四

哭一〇

羅帖木兒悉知詔令調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擴思監所為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兵入居庸關知樞密院事也速魯事不關奚迎戰于皇后店不關奚力戰也速不援而退不關奚為所獲脫身東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先熙門由古北口東趨興松禿堅帖木兒兵至清河時都城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以必得擴思監及宦官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於是左丞相魯帖木兒官爵以也速為左丞相禿堅帖木兒陳兵

元史節要卷十四

哭一〇

自健德門外觀帝于延春閣勸哭請罪帝宴賚之加李羅帖木兒太保依前守禦大同禿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事五月禿堅帖木兒軍還擴廓帖木兒奉命討李羅帖木兒屯兵真寧分為三道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兵逼大同李羅帖木兒留兵拒守而自率兵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復大舉向關六月白鎖住至京師請皇太子西行七月李羅帖木兒前鋒軍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諸軍禦于清河也速軍于昌平軍士皆無鬪志不戰

而潰皇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扈從皇太子出城由雄霸河間取道往真寧李羅帖木兒駐兵健德門外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入見帝于皇文閣訴以非罪皆泣帝亦泣李羅帖木兒欲遣襲皇太子老的沙止之詔以李羅帖木兒為中書左丞相其部屬布列省臺百司以也速知樞密院事是月○大明兵取廬州路○八月朔日食○詔以李羅帖木兒為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節制天下軍馬○誅左臣禿魯帖木兒波迪陸兒瑪罷三官不急造作沙汰

宦官減省錢糧禁止西番僧人佛事從李羅帖木兒之請也○九月

大明兵車及歸峽潭衛州等路

二十五年春正月封李思齊為許國公

大明兵取寶慶路守將唐隆道遁走○偽漢守將熊

天瑞以贛州及韶州南雄降于

大明○二月皇太子在真寧命甘肅行省平章朵兒

只班以岐王阿剌乞兒軍馬會平章臧卜李思齊各

以兵守寧夏○三月皇太子下令軍中曰李羅帖木

兒襲據京師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顧討少

元史節要卷十四

平一〇

係中書平章政事擴廓帖木兒躬勅將士分道進兵

諸王駙馬及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

其舊義戰力尅期恢復○四月關保等兵遣圍大同

克之李羅帖木兒大怒遣禿堅帖木兒率兵討上都

所皇太子者調也速南禦皇太子軍也速次良鄉不

進謀之於衆皆以為李羅帖木兒所為狂悖中外同

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太原東連遼陽李羅帖

木兒患之遣驍將姚伯顏率兵討之也速出其不意

襲而破之擒伯顏殺之○李羅帖木兒伏誅初李羅

帖木兒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至是又失姚伯顏心

辭爵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酣飲荒淫無度酌酒殺

人喜怒不測人人惴恐威順王子和尙父帝密言與

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邪海伯達兒陰圖刺之

至秋七月李羅帖木兒入朝行至延春閣李樹下伯

達兒自衆中躍出斫李羅帖木兒中其腹上都馬及

金邪海就前斫死老的沙傷額越出得馬走其家擁

李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保奴北邊遣使函李羅

帖木兒首往真寧召皇太子還京師○六赦天下○

我

大明兵破安陸府又破襄陽路○湖廣左丞周文貴

元史節要卷十四

平一〇

復寶慶○八月丁未皇后弘吉刺氏崩后性節儉不

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聖

西宮帝稀幸東內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然望帝嘗

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

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拒不納

帝亦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閤明年

四十二後奇氏見其所遺衣服大笑曰正宮皇后何

至服此等衣耶其樸素如此踰月皇太子歸哭之甚

哀○九月擴廓帖木兒色從皇太子還京師○冬十

月樞密副使觀音奴擒老的沙誅之禿堅帖木兒以

餘兵奔八兒思之地命嶺北行省左丞相山僧追討擒之伏誅○閏月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遼南一應軍馬諸王各愛馬所統之軍應該總兵統兵等官凡軍民一切機務錢糧名爵黜陟與奪悉聽便宜行事○十一月我大明兵取泰州○十二月乙卯立奇氏為皇后改奇氏為肅良台氏仍封奇氏父以上三世皆為王

元史節要卷十四

五十一

皆與良弼會○三月廷試進士七十二人賜赫德普化張棟進士及第餘出身有差兵興以後科目取士莫盛於斯而元之設科亦止於是矣○我

太祖求遺書是月以後我

大明取高郵淮安徐州宿州濠州泗州潁州安豐路特諸郡皆張士誠所據○夏四月詔立太子妃厓只剌孫答里氏○六月汾州介休縣地震○紹興山陰縣即龍山裂○皇后肅良台氏生日百官進箋皇后諭丞相沙藍答里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日未嘗進箋近年雖行不洽典故却之○秋七月朔日

食○徐溝縣地震○以李思齊為太尉○擴廓帖木兒遣朱珍廬旺也兵河中遣關保虎林赤合兵渡河會竹真高昇且約李思齊共攻張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以求援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下詔和解之○八月李思齊兵下潁并獲川賊余繼隆誅之○辛丑有星孛于東北方○冬十月擴廓帖木兒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完哲等駐兵濟寧以控制山東○十一月我

元史節要卷十四

五十一

二十七年己未春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李思齊張良弼脫因伯同會于含元殿共推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我

大明兵取松江府又取沅州路○夏五月山東地震○李思齊遣張良弼郭謙等守黃河○關保虎林赤商嵩竹真引兵援其寨郭謙走會豹高等為變關保虎林赤夜遁李思齊解而西○六月朔日食晝晦○皇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光焰燦人宮人震攝什地○秋七月李思齊遣郭謙薛祥飛會

張良弼脫列伯兵屯華陰又遣鄭應祥守陝西而自還鳳翔○八月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義者墮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汎掃汴洛克平青齊為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愛敵識理達臘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昇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盛深遺

元史節要卷十四

壽一〇

朕憂况全齊密邇輦轂倘失早計恐生異圖詢諸衆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率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附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擴廓帖木兒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各枝軍馬進取秦樊王信本部軍馬固守信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貊高殺衛輝守禦官余仁輔彰德守禦官

執張士誠

範國英引軍至清化聞懷慶有備遂還彰德上疏言人臣以事君為本以盡忠為心以愛民為務今總兵擴廓帖木兒歲興官軍饑殺臣等乃朝廷培養之人素知忠義焉能僞首聽命乞降明詔別遣重臣以總大兵臣等敢不從命○詔以擴廓帖木兒不遵君命宜就戮其兵權就令貊高討之○為皇太子立大撫軍院秩從一品知院四員同知二員副使同僉各一員經歷都司各二員管勾一員專掌軍機內外諸王駙馬各處總兵統兵行省行院宣慰司一應軍情不許闕越徑行移大撫軍院○九月

元史節要卷一四

壽一〇

大明兵取平江路執張士誠以獻
大明兵取通州無錫州及台州時台州溫州慶元皆方國珍所據相次俱降
大明○冬十月貊高以兵入山西定孟州忻州下廓州攻真定○詔也速自河間會貊高取真定不克命也速還河間貊高還彰德○十一月
大明兵取沂州守臣王信遁
大明取驛州又取益都路○平章保保降宣慰使普顏不花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初普顏不花為江西行省郎中值斬黃賊徐壽輝來寇普顏不花戰

守之功為多後為中書叅知政事詔與治書侍御史
李谷鳳同經畧江南至建寧值江西陳友諒遣鄧克
明來寇平章阿魯溫沙等皆夜遁谷鳳時分鎮延平
城陷亦遁普顏不花曰我奉旨來此去將何之誓與
此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薨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
賊敗去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守禦益都至是○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釋城力戰城陷而保保出降
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
當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
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

元史節要卷十四

美一〇

士官至極品事已至此何以生為竟不食而死其妻
阿魯真亦抱其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皆隨溺焉○
十二月朔日食

大明兵取般陽濟寧萊州及東平路

大明兵入杉關取邵武略時建寧邵武延平福州興
化泉州汀州諸路皆陳友定所據○我

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守臣曲出遁行宣政院事示
耳死之○方國珍自歸于

大明○詔分潼關以西屬李思齊以東屬張瑄帖木
兒各罷兵還鎮於是關保退屯潞州商高詔屯潼關

○戊申春正月庚寅慧星見于昂畢之間○三月又
出于昴北

大明兵取建寧路

大明取延平路執陳友定○二月朔詔削張瑄帖木
兒爵邑命李魯李思齊討之

大明兵取東昌路守將中榮王輔元死之○張瑄帖
木兒自澤州退守晉寧關保守澤潞二州與劉高軍
合

大明兵取寶慶路

大明兵取江州

元史節要卷十四

美一〇

大明兵取棣州師至河南李思齊張良弼解兵西還
○興化泉州漳州湖州皆降于

大明○三月庚寅有星孛于西北

大明兵取河南李思齊張良弼會兵駐潼關大校良
弼營思齊移軍葫蘆灘調其所部張德勝守

潼關

大明兵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棄輜重奔鳳翔○

大明兵取永州路又取惠州路○夏四月

大明兵取英德路

大明兵取廣州路又取松陝汝等州○五月李思齊

棄河南城奔陝西推李思齊為總兵思齊部將忽林赤脫脫張意據盤屋商高據武功李克彝據岐山任從政據隴州

大明兵取道州全州柳州梧州藤州尋州貴州象州鬱林等郡○六月臨州保德地震五日不止○廣西諸郡皆歸于

大明○秋七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貊高關保以兵攻晉寧擴廓帖木兒與戰大敗之擒關保貊高遣其斷事官以聞詔以二人

元史節要卷十四

堯一

間諜構兵可以軍法處治遂誅之○海北海南諸郡縣及左右兩江諸路皆降于

大明○詔擴廓帖木兒令帥師勤王

大明

太祖高皇帝自平澤渡河三日而取衛州五日而取相州七日而平彰德及廣平八日而取順德勢如破竹無一守臣不降附者○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閏月二十七日乙丑

大明

太祖高皇帝兵至通州知樞密事、顏帖木兒力戰

元

死之帝得報大懼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太子皇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失烈門和樞密院事黑廕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諫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燕京伯顏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謹率軍民及諸怯薛歹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夜半開健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八月二十日庚午

大明

太祖高皇帝天兵至燕京齊仁門明日攻城克之淮

元史節要卷十四

堯一

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左丞相丁敬可大都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

大明

太祖高皇帝大兵入京城時擴廓帖木兒兵數十萬駐太原會

駐太原會

大明兵自皖子城破澤潞擴廓帖木兒令部將賀宗哲援晉寧駐龍銷谷去太原七十里及

大明兵克求平也速更潰於是擴順會利且興以

悉歸附

大明○後一年帝駐應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帝

殂于應昌壽五十二太尉完者使觀音奴奉梓宮北
葬○五月二日

大明師北進九月至開平縣白海子駱駝山太尉蠻
子沙不丁平章朵兒只八刺等拒戰敗潰軍士輜重
馬匹所喪殆盡上都恃紅羅山為藩籬紅羅山恃上
都為援二十日

大明兵援紅羅山至上都平章上都罕左丞蓋元魯
留守八失忽都余萬戶等率衆歸附十五日昧爽

大明兵襲應昌府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寶玉皆
被獲玉子黑的罕國公答失帖木兒平章阿里馬溫

元史節要卷十四

六一〇

海牙皆就擒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數十騎遁去○
大明兵平懷慶肇昌平涼臨洮等府於是天下海宇
悉歸于

大明

太祖高皇帝以帝知順天命逃避而去特謚曰順帝
而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自太祖丙寅至順帝丁
未凡百六十二年自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滅宋混
一至順帝至正丁未繼大統實計八十九年

元史節要卷之十四終

元史節要十四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張九韶撰九韶字美和清江人洪武十年以薦
爲國子助教陞翰林院編修是編因當時所修元
史板藏內府人間多不得見於是做曾先之十八
史略例節其要爲一書其編年繫事則仍用通鑑
之體前有洪武甲子自序一篇然紀載多不具首
尾未爲該備且此書成於洪武間而順帝紀內多
有稱明太祖高皇帝者疑其經後人所改竄非九
韶原本矣

兩晉南北奇談六卷（存卷一卷五卷六）

〔明〕王渙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晉南北

奇談六卷《提要》

書兩晉南北奇談引

談兵家例舉奇正而奇尤先也儒者之學六經正也而所謂奇者非史乎故堂堂整整偏裨列史而指麾之者六經是已至於假一謀而下人城標健卒而勝危道者奇兵之有似於史錄也兵正藉奇而搗虛六經無史則臯夔之謨或闕乎枚朔之滑稽大羹玄酒頻遺夫鹽辛之烈裂臯嬰之不能擴閱增雄耳史可以奇而廢邪予方暇日手典午之編覽瓜分之紀搜精剔怪析事

六千六百

遜

辛未年二月墨池王渙書

兩晉南北奇談標目

一卷

兩晉

姦忍

竹簡古篆

地陷二鸞出

盜發漢二陵

中與之象

牛繼馬後

七寶鞭

晉成詒庾亮

立始之際丘山傾

焚鴉鳥

鳳凰九雛

昌明識

射馬

論氣雲體

婚禮用羊

暗解神解

夔牙同契

采長白

將種

一夜齒生

蒸餅坵十字

梓澤三事

折臂三公

醉蛇

針種

卜世得一

書壁讎酒討

畫建童圖

武庫火

載書三十乘

龍鮓

蛇化雉

石鼓

說劍

公曾知鑒

郭槐妬忌

魏公舒

誤入卿內

武子奢豪

孫楚驢鳴

八斗量

高陽池

苦李

死孝

膏肓利疾

阿堵物

小郎屬新婦

上樹探鰈

岳筆廣旨

挽弩自射

醉六十日

阮步兵勅進九錫辭

禮豈為我設

南阮挂犢鼻

借馬追婢

豕飲

無鬼論

金貂換酒

蠟屐

飲錢為婚

焚車

廣陵散

聞笛作思舊賦

雞肋不足安拳

幼輿折齒

柏浮酒船中

羊曼真率

兗州四伯

八達

廣談虞筆

三日曲水之義

顯節陵策文

不試為恨

相去如九牛毛

人各有能有不能

壽陽水旱

笑疾

浚儀裝好

宿王弼冢

枕流漱石

水中見簞且惡

天書集

三一

論班馬作史

草書狀

登樓清嘯

奴價倍婢

賣練布

二卷

司徒九錫嘲

相與有瓜葛

王導卜世

書賢十部從事

織梭化龍

手中豎理

燬犀照才

吐哺以存甥姪

好施

箱書解憂

子死來慢

啖執炙者

若思投劍

醉容腐脇

阿奴火攻

腹中容數百人

青囊書

活死馬

下莖言水為陸

在廁銜刀之禍

馬有的顛

買德即

衣經新得故

怒鬻雞子

目痛藥方

熨斗柄熱

王白鬢

蟹魚蝦鮓

天書集

四一

一斗備桮杓

問人不問位

讀兩雅不識

戲爭族姓

不為致書郵

夢棺旁糞

左顧龜

酒水輕重

富貴恐不免

蒲葵增價

抱負歌咏

莫近禁嚮

失一老兵

紫羅香囊

謝白面

牛心炙

烹鵝刮書

未知生焉知死

烏駝特牛

箚歌

以舌擊賊

健將入關

夫人城

墓中婢

鬼之董狐

星入幾誤死

火雞

患耳聰

水中岸為洲

盤龍齋

言教宜碑

蛇膽

西籬夢粟

伯道無嗣之由

賦三都

文鳥入口

妙畫登仙

獸炭溫酒

卦驗不臣

市帽

按水觀怒

去獵事釣

慶士星

馬鞭懸樹得財

曲陽李家兒

羽扇畫水

佛圖澄

叔微占夢

錦被反覆

封鮓還侃

桮矢石磬

海中思慕之物

鯉魚化鐵

易衣驅妾

面有七星

似劉琨而多恨

竹不如肉

流星火珠

破魚得灰刀

神射

童子獻劍

蒲生艸付

天馬

穿井得龜

史載辟陽之寵

雙飛入紫宮

含唾

符朗知味

土與穀同價

大夏龍雀

三卷

南宋

五色龍章

青衣搗藥

武魄枕

羊車

尺牘百函

轡疾馬遲

納衣擲地

枝江修縱

羊黃絕不

老慳

夢服丸土

鬼笑

盾飲介文

鳥飛假羽

技裏報栗

班固真本

兩玉人	喜霽三絕	玄暉牋	獎士無惜齒牙	名家駒	二索	孔西劇句	山賊	鳳毛	不衣自暖	幾卿清辯	烏衣游	木方丈	赤鸚鵡賦	留五官錢	休元風軌	主客馬辯	斜簪	僧虔論書	仲通敏悟	來因	讀賦試雌霓	抄書	清綸	執卷自耕	青箱學	餘吳	蘭玉詩	狂泉	景倩負才	白虹貫日	送別吏部郎	瑞室頌	遙遙華胄	丙吉遠近	占墓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極鍾嘶	日限為詩	待詔賦	壯哉雀鼠	海賦添鹽	風止詭越	舟居無水	蔚宗琵琶	和香方	格倭	復有呂望	白題八滑	文速成心	何遜不遜	五君詠	狂不可及	呼公	三周鋒腰	劉毅松怨	顧吳郡	顧連康	吏部庭植	書裙	劇茶	微深廉貧	鹵簿入廁	師子禦象	柳公雙瑣	和景陽樓篇	夢褥席	四卷	南齊	龍穎鍾聲	嵩山玉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笑樂	齊室先兆	黃金龍	侍中名迹	淳于獻古禮器	格外三公	形怖瘡鬼	貂蟬兜整中生	羹膾吳食	祖思陳政事	醒酒鯖鮓方	暗寫五行志	永明體	陸厥論文書	儉府進花池	奪簾扇賞	兩部鼓吹	書海	策錦被事	辨宗廟犧樽	持橐簪筆	袁庾報贈	折臂太守	南梁	舌文八字	蹈空行	謗木肺石	詩癖官體	江陵九十九洲	錢除九六	見菖蒲花	錢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水之音	甲請蟲網	競病韻	閉車中如新婦	夏族妓衣	布政優傷	夢鹿皮	李膺膝昔	封題空倉	千萬買鄰	華帶常應移孔	重瞳戴志	較栗事	四聲譜	讀秦刻石	鬼言王相	朝聞夕死	神滅論	貂蟬休徵	文頭才盡	廣絕交論	引騶清道	訪砭石字	響滅詩成	孔獨誦	多燕不廉	天上石麒麟	扶殿沒指	折對稍	采蓮棹歌曲	酒炙板行觴	黃公	五卷	南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後魏	王像	林邑諸產	玉石不佳過	賦黃雀	立槁通盜	夢陸倕授筆	負書候約	登龜蝦蟆賦	高平二超	玉柄塵尾	越王石	理縣譜	南朝諸傳夷貊附	九歲制日賦	玉對後庭花	計逃於井	投漏籤
	扶桑木	真鹽金罽火齊	烏啄口	服方者壽	公田種秫	追還誤錢	榜門受餉	冲之機思	子達何足數	中宵鍾恨	達德令	清吏不可為			相虧當富貴	登芒山賦詩	狎客

復兩男賞	半面不忘	指烏能言	嘲以酒為韻	駐馬呼閭	藍謝青	兩丸落泉	長骨稍	五星聚東井論	伐柳為城	長鬣齊鬚公	學士修飾	浮圖鐸諧黃鍾	銚畫紙記異	牧馬滿川	市曹	明月入君懷	詰汾無婦家
傷腰折股	邢邵才猶王粲	用人似貧士市瓜	清微殷欽器	龍吟十弄	劍戟森森	趙郡鹿	夢執炬入墓	矯矯風節	豫州詰切	黑子入憤	彌尾青	孝順富貴	捐已牛息爭	彗星出知宋代晉	陳留武力	元萇不笑	彈碎羊膊

李諧善用三短	諱言老	清卽作清卿	各舉其子	悲平城詩	辨古玉印	禽詐市馬奸	六卷	北齊	斬亂絲	無愁天子	明后避正室	二婦並堪擊賊	黃花謠	琵琶弦斷	子深推盜	通夜辦馬槽	望塵知馬步多少	書名苦難	落鵬都督	愚人不識至理	穢我鳳池	風流罪過	驚缺蝶	薦石榴房	邢魏滅否	後周	王熙儉率	思政擲盧	孝寬反誅書	逍遙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慶誦賦	殺沙門懷金	浮磬之精	披薄審子孫名	甘泉校獵掣鹿	畫楊震像於寢室	北朝諸傳蠻夷附	戒食邪蒿	嘲六合賦	陵顏樂謝	用心過苦	汲固屋孤	物寄蘇公	癩兒刺史	律管吹灰法	宿鐵刀	箕棗	江湖放生	伯醜賣卜	疾入靈府	食器品宮商	鑿目尖脣	高句麗	林邑	青海驄	煬帝通西藩諸國	且末國都	高昌	龜茲	波斯	大月氏	小月氏	鉢和	波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國

潛國

突厥

朱子謂南北史除却通鑑所系祇是一部小說以正其
子所謂小說耳目裁截無片不足貴也其言雖多
晉書精詳南北史精詳不知以此體例異似同
武林南自今已上之四庫館選朝當仍錄之

一彭元瑞初學道而讀書跋尾

奇談標目畢

不

主

兩晉南北奇談卷一

太原墨池王 渙纂

兩晉

姦忍

西晉宣帝許字仲達姓司馬氏少有奇節建
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
帝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刺之帝堅卧不動

竹簡古篆

咸亨五年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墓或言

不

一

安釐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數十車其紀年十
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
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
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
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姓名也瑣
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
先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
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
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

凡七十五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科斗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東省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地陷二鷲出

永嘉元年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鷲出色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

盜發漢二陵

建興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

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勅收其餘以實內府

中興之象

東晉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恭王覲之子也西都不守帝移檄四方徵兵進討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焉

牛繼馬後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

耶得有此兩士大

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賜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七寶鞭

大寧二年王敦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涼駿馬微行至湖陰察敵營見賊正晝寢夢口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奴來也於是使騎追帝帝馳去馬有遺鞭以水灌之見道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追者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速而止不追帝僅獲免

晉成詰庾亮

成帝少而聰明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

立始之際丘山傾

晉康諱岳成帝母弟也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

冰自以舅氏當朝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疎遂以帝為嗣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邵璞識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至是果驗

焚鴆鳥

飲飛督王饒獻鴆鳥穆帝怒鞭之二百使殺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鳳凰九雛

升平四年鳳凰將九雛見于豐城

昌明識

晉孝武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醉遂暴崩初簡文見識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簡文後悟乃流涕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射馬

恭帝幼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入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帝亦悟甚悔之

論氣雲體

天文志云瑞氣一曰慶雲若煙若雲非雲郁紛紛蕭索輪囷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散之處當有王者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什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

龍蜀雲如困

婚禮用羊

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

暗解神解

荀勗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識勗新律聲高勗意咸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

尺最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

夔牙同契

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散新聲故傳玄著書曰此六人者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儼何但夔牙同契哉

采長白

武元楊皇后諱懿字瓊是武帝后也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止

將種

胡貴嬪名芳武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

一夜齒生

杜皇后諱陵陽成帝后也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求求婚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

蓋生

蒸餅坊十字

何曾字穎考武帝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子劭字敬祖驕奢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

梓澤三事

石崇字季倫石苞子也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修武令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出為荊州刺史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薺齏嘗與

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於是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言者

折臂三公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晉武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軍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篇為詎平侯奉祜嗣

醉蛇

杜預字元凱博學有左傳癖尚晉文妹高陸公主拜度支尚書預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針氊

杜錫字世嘏預子也累遷太子中舍人屢諫愷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氊中刺之流血他日問錫向著何事錫對

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卜世得一

裴楷字叔則晉武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悅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大悅

書壁讎酒討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四書其壁顧觀者以讎酒討錢足而滅之

畫建章圖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時人比之子產

武庫火

趙王倫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誤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劒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劒穿屋而

飛莫知所向

載書三十乘

華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

龍鮓

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

六言詩卷一

十一

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蛇化雉

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

石鼓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說劍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問豫章雷煥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矣煥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乃曰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劍寶愛之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

六言詩卷一

十一

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復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波浪驚涌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公曾知鑒

荀勗字公曾漢司空爽曾孫也武帝受禪拜侍中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掌樂事初勗於路逢趙

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音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服其明識

郭槐妬忌

賈克字公閭克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克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克入喜笑克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克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而死克遂無胤嗣

魏公舒

魏舒字陽元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對策升第入為尚書郎

誤入卿內

劉寔字子真位望通顯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

如廁見有絳紋帳裯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

武子奢豪

王渾子濟字武子尚常山公主時洛京地甚貴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探牛心來

齊獻卷一

十三

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飪味美帝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鞞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軀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孫楚驢鳴

王濟卒孫楚雅敬濟而哭之甚悲向靈牀曰卿

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實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八斗量

山濤字巨源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高陽池

山簡字季倫濤子也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

六言集卷一

古一

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

苦李

王戎字濬冲幼而穎悟視日不眩裴楷見之曰戎眼爛爛如岩下電年六七歲嘗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對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死孝

王戎遷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碁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時和嶠亦居父喪量米而食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膏肓利疾

王戎積寶聚錢不知紀極而又儉嗇不自奉養人謂其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遂還直然後乃歡

六言集卷一

二五

阿堵物

王衍字夷甫戎之從弟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宮之勢聚歛無厭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

小郎屬新婦

王澄字子平衍弟也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

即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

上封探敵

惠帝末王衍以澄為荊州刺史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封之鵲巢便脫衣上封探敵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

岳筆廣旨

樂廣字彥輔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意岳因取次比便成名

六才集卷一

十五

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挽弩自射

崔洪字良伯遷吏部尚書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卻詵而反奏我是挽弩自射也

醉六十日

阮籍字嗣宗文帝初以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阮步兵勸進九錫辭

阮籍聞步兵尉管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會帝議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

禮豈為我設

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耶

六才集卷一

十七

南阮挂犢鼻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錦綺絜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恠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借馬追婢

阮咸素幸姑之婢姑嘗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

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

承飲

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無鬼論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知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譚名理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

六子集卷一

六

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後歲餘病卒

金貂換酒

阮孚字遙集其母即姑婢也遷散騎常侍常以金貂換酒為有司彈劾帝宥之

蠟屐

初祖約性好財阮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

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著幾輛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飲錢為婚

阮修字宣子咸之從子也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飲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焚車

阮裕字思曠孚之族弟也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焚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

六子集卷一

六

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

廣陵散

稽康字叔夜初康嘗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後康因鍾會之譖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

聞笛作思舊賦

向秀字子期稽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康既被誅其後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秀追想曩昔稽生游晏之好感昔而歎作思舊賦

雞肋不足安拳

劉伶字伯倫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幼輿折齒

謝鯤字幼輿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笑曰猶不廢我嘯歌

拍浮酒船中

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羊曼真率

羊曼字祖延後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

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

兗州四伯

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莽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羊聃以狠戾為瑣伯

八達

光逸字孟祖初為胡毋輔之所器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開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時人謂之八達

廣談虞筆

摯虞字仲治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東平太叔

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三日曲水之義

東晉字廣微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徙居沙廬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拓攜之水濱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晉進曰昔周公

卷之三

三

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傳皆為盛集帝大悅賜晉金五十斤

顯節陵策文

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竹科斗書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晉晉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不試為恨

王接字祖游永寧初舉秀才是歲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義

相去如九牛毛

華譚字令思或問曰諛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

卷之三

三

人各有能有不

淮南索甫字公胃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以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糞是以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才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壽陽水旱

石玠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以西何以恒

早壽陽以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以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僂甚悅故致旱觀者歎其敏捷

笑疾

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己先是嘗着綾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凌儀敬奸

陸雲補凌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

宿王弼冢

初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見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枕流漱石

孫楚字子荆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水中見蟹且惡

解系字少連系及二弟結育是清身潔已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

論班馬作史

張輔字世偉嘗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義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

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

草書狀

索靖字幼安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
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虺
蟻或往或還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巾
扇對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或若傲儼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著絕勢於
統素垂百世之殊觀

登樓清嘯

劉琨字越石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
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懷然
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
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奴價倍婢

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
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
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
賣練布

王導字茂弘大夫覽之孫也時帑藏空竭庫中
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
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
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兩晉南北奇談卷一

兩晉南北奇談卷五

太原墨池王

煥纂

南陳

投漏籤

陳文帝諱蒨字子華每難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彊若此

狎客

後主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荒于酒色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摠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婦人襪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婦皆美張孔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髮黑如漆其光可鑑

計逃於井

隋兵入城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

計乃逃於井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

登老山賦詩

陳亡隋文帝待後主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及從東巡登老山侍飲賦詩曰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及出隋文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工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之高頴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

王樹後庭花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貴妃年十歲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甚被寵遇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窓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

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
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
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
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
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
容等七人並有寵選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
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每游宴則使諸貴人
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立相贈答選宮女
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玉樹後庭花等曲而
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

相虧當富貴

章昭達字伯通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
須小虧則當富貴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
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
不久當富貴後仕陳封欣樂縣侯

九歲制日賦

顏野王字希鵠吳郡人七歲讀五經九歲制日
賦十二隨父之達安撰建安記二篇長而編視

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
無所不通又善丹青

南朝諸傳夷貊附

理縣譜

傅琰字季珪仕齊為山陰令琰父子並著績時
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清吏不可為

丹徒縣令沈贇之以清廉抵罪丘寂之聞之曰
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贇之性

二六三

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
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
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
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贇以手板四
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
譽日至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

越王石

虞愿字士恭仕宋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
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

視清徹無所隱蔽

達德令

沈瑀字伯瑜先為達德令後起為餘姚令初至縣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簾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

玉柄塵尾

張譏字直言陳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

六千歲秦王

五一

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

中宵鍾恨

丘仲孚字信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為恨

高平二超

檀超字悅祖高平人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

子達何足數

有吳遠者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達何足數哉

蚤蝨蝦蟇賦

卞彬字士蔚著蚤蝨蝸蟲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鯨魚世謂此令僕也又云蚪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冲之機思

祖冲之字文遠稽古有機思宋武平關中得姚

六千歲秦王

五一

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又特善算子晷之字景爍少傳家

學入神之妙般倖無以過也

負書候約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榜門受餉

何思澄字元靜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庶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得米

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

夢陸倕授筆

紀少瑜字幼瑒年十二能屬文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纒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

追還誤錢

郭世通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委而去之

立橋通盜

郭原平又稟至行躬自畊墾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林外隣里慚愧無復取者

公田種秫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翟氏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

畝種粳

賦黃雀

顧歡字景怡吳郡人也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眼方者壽

陶弘景字通明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

王石不能過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即位論功封建城
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
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
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中書舍人劉休嘗詣
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
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
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
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烏啄口

太平御覽

司馬申陳太建中歷事三帝頗作威福性忍害
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嘗晝寢於尚書下省
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效也

林邑諸產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古越裳界也其國有金山
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
出瑇瑁貝齒吉貝沉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
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
列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沉香者土人所斫

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
沉香次浮者棧香

真藍金罽火齊

中天竺國崑崙分為五江摠名恒水其水甘美
下有真藍色正白如水精金縷織為金罽火齊
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如紗縠之重沓也

玉像

師子國晉義熙初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
高四尺二寸玉色絜潤刑制殊殆非人工至

太平御覽

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髀妾潘貴
妃作釵釧

扶桑木

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
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
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
以為錦

後魏

詰汾無婦家

後魏托跋氏武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歛見輜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暮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神

薛皇帝無舅家

彈碎羊髀

魏文帝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髀

明月入君懷

魏孝武帝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三曰蘇柔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

元萇不笑

魏宗室元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笑孝文因賜萇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把腕大笑

市曹

魏宗室元暉宣武即位遷右衛將軍深被親寵侍中盧昶亦蒙恩盼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饒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石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

陳留武力

陳留王虔武力絕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在而志之常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

牧馬滿川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博綜經史習陰陽讖緯常使符堅問鳳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畧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

彗星出知宋代晉

崔浩字伯深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召諸儒術士問曰災咎将在何國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是為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五年宋果代晉

鋌畫紙記異

崔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

捐已牛息爭

張萇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內各相誠約咸敦敬讓

浮圖鐸諧黃鍾

長孫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

六字集卷五

古

上鐸鳴其音雅合官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孝順富貴

婁太后為博陵王納崔懷妹為妃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懷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學士修飾

封軌字廣度頗自修潔或曰學士不自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

彌尾青

宋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初為河陰令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牆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長鬚齊鬚公

許惇字季良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齊文宣常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人又號齊鬚公

黑子入憤

寇讚字奉國初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憤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百姓禮拜謁曰明公憶曠昔言乎延文坐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為

整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伐柳為城

司馬楚之字德秀魏伐蠕蠕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

豫州詰劫

司馬悅歷位豫州刺史時有上蔡董毛奴者賈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惧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又於身上得毛奴所衣

皂襦及祖伏法

五星聚東井論

高允字伯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司徒崔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讖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節今讖漢史而不覺此謬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昔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

矯矯風節

高允與游雅相友雅嘗論允曰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汗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

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長骨稍

高昂字叔曹幼時便有壯氣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馮皂脰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

夢執炬入墓

李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言

兩丸落泉

元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葉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

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九奉至尊威靈一九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雲

趙郡鹿

李孝伯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藍謝青

李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事孔璠數年

六言詩卷五

九十一

後璠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劍戟森森

李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胸嶮峭時人語曰劍戟森森李義深

駐馬呼閭

高閭字閭士下筆成章少為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問本名

驢浩乃改為閭而字焉由是知名

龍吟十弄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嘲以酒為韻

薛孝通博學有雋才選中書郎中書舍人元勰獻酒希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宴因使元翌等嘲以酒為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斬為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

八言詩卷五

三十一

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即整忠為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嘲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芄芄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吝華嵩

清微殿歌器

魏文帝又造二歌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餅

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手器煙氣通發山中
謂之仙人欹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
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手
器為鳬雁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處
一鉢鉢圓而鉢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
徽殿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薛澄皆為
頌

指鳥能言

裴俠字嵩和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群鳥
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
常童

用人如貧士市瓜

楊惲典選二十餘年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
言以為惲之用人如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半面不忘

惲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
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
獨不見識惲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

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漫驚
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
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為士深士琛自言惜曰盧
郎潤朗所以比玉

邢邵才猶王粲

邢邵字子才嘗典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
兄與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
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
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
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復兩男賞

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
射崔暹奏絕之邢邵除中書令云此格不宜輒
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母况
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歲全於山不以為乏
今歲之於民復何所損

傷腰折股

魏孝明靈太后幸左戚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

皆令任力負布綰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綰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李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李諧善用三短

李諧字虔和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願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諱言老

傳永字修期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為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禁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

清郎作清卿

韋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常呼為清郎韋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時邵為刺史別後還自袖為信韋修不受邵報書曰弟昔日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魯恭其子

陽尼字景文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

悲平城詩

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

勰有慚色祖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辨古玉印

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玉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

禽詐市馬奸

高謙之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襄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贖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

禽詐市馬

卷五

兩晉南北奇談卷五

兩晉南北奇談卷六

北齊

太原墨池王 渙纂

斬亂絲

齊文宣帝神武高歡第二子神武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

無愁天子

幼主名恒言語澁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

天音卷六

寵私昵狎未嘗交語謂之無愁天子御馬則藉以氈罽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皆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敝衣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蠋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然未嘗有惟薄滛穢云

明后避正室

齊武明后婁氏諱昭君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

生彘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又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蠕蠕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

二婦並堪擊賊

彭城太妃介朱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為別室神武迎蠕蠕公主還介朱氏迎於木井北公主引角仰射翔鵠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黃花謠

後主皇后穆氏本斛律氏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小字黃花欽道婦妬輕霄面黥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杯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也

琵琶弦斷

馮淑妃穆后從婢也穆后愛哀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周師取平湯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弦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

子深推盜

景思王敝字子深神武第五子轉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敝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亦被偷敝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

通夜辦馬槽

獨孤永業字世基除洛州刺史周武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

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

望塵知馬步多少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善部人也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獵射歎其工魏除為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雁臣

書名苦難

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

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

四

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

落雕都督

金之子光字明月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

愚人不識至理

杜弼字輔玄及將有沙苑之役弼請先除內賊

却討外寇指諸勛貴掠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

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頃喪魂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頽謝曰愚人不識至理

穢我鳳池

趙隱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

五

馮祖及趙穢我鳳池

風流罪過

郎基字世業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罵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罵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人斯亦可矣

驚蛺蝶

魏收字伯起仕齊以文華顯除散騎常侍脩國史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

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興
諸優為獼猴與狗聞帝寵狎之既緣史筆多憾
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水

薦石榴房

齊宗室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
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
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
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
仍賜收美錦二疋

六

邢魏臧否

邢文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
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
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
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公意問僕射祖珽珽
答曰見邢魏之臧否是任沈之優劣

後周

王羅儉率

王羅字熊羅周文帝字文泰除為華州刺史羅
性儉率嘗有臺使至羅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
羅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
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
然大慙又客與羅食庖客削庖皮侵肉稍厚羅
意嫌之及庖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
甚愧色

七

思政擲盧

周文帝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
綉數千段諸將擣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
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擲
將適莫有得者次而思政乃歛容跪而誓曰王
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
命願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便當殺身以謝所
奉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擣蒲拊髀擲之已
為盧矣徐乃拜而受帶

孝寬反謀書

韋叔裕字孝寬遷南充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琛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者皆不見用

逍遙公

韋夔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周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文貞遯世三辰光少微頽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岩泉百丈飛耶登平樂觀遙望首陽微詎能同四隱東秦餘萬幾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

柳慶誦賦

柳慶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徧便誦之

無所漏

發沙門懷金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籥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

浮磬之精

高琳字季珉琳母嘗被襖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實持必生令子及生因名琳字季珉周孝閔踐祚進爵建為郡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以師還帝宴郡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

披簿審子孫名

李遷哲字孝彥累葉雄豪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間第宅相次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甘泉校獵掣鹿

賀若敦其先居漠北嘗從校獵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周文大怒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走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

宋書卷六

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諸將因得免責

畫楊震像於寢室

申徽字世儀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北朝諸傳贊夷附

戒食邪蒿

邢峙字士峻仕齊為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

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繡纈

嘲六合賦

劉畫字孔昭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足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畫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

陵顏轅謝

宋書卷六

溫子昇字鵬舉晉大將軍噶之後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轅謝含任吐沈

用心過苦

李廣字宏基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三日便遇疾積年竟終

汲固匿孤

汲固後魏人東郡梁城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曰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遠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歲及捕者收憲屬有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即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物寄蘇公

太平廣記卷一百一十五

蘇瓊字珍之長樂人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仕齊除南清河太守盜賊止息其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

癩兒刺史

崔暹字元欽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

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律管吹灰法

信都芳字玉琳齊人少明筭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筭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報珽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草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

宿鐵刀

綦母懷文以道術事齊神武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鋋數宿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

筭棗

懷文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子即知其數乃試之

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剥數之時
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江湖放生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所泊江湖必於峯側
結表曰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
有大風雷船人惧而放之風雨乃定

伯醜賣卜

楊伯醜初未隋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
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

太子集大

壁上有青帟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又
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
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
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鱸當
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
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隋文
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
圓而色光是大珠曰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
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

二十疋

疾入靈府

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隋文帝以為負
外散騎侍郎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
其亡妻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
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
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
為俊詠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疾不可救也果
如言俊數日而薨

太子集大

食器品官商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配為樂戶妙達鍾律遍工
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
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官商畢備
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

鑿目決脣

夏赫連氏初姓鐵弗比人謂胡父為鮮卑胡母
為鐵弗因以為號後恥姓遂改焉性僞虐羣臣
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

高句麗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所照生一卵大如五升其母以物裹於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駿者減食令瘦羸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乃與馬達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可得濟於是魚鼈為之成橋朱蒙得度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與朱蒙至統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

林邑

林邑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隋文帝仁壽末遣大將軍劉方數千人討之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

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其象陷方大破之獲其
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

青海駒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徙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四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水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牧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為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常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駒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駒者也土出犂牛馬焉

煬帝通西藩諸國

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藩諸國至罽賓得馬瑤孟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

且末國都

且末國都且末城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

必至危斃

高昌

高昌者漢之前部地也漢武遣兵西討師旅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嘉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

龜茲

龜茲國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所屠者其國

下

下

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錦綉甚臭服之齒髮已落者能更生癰人服之皆愈

波斯

波斯國土出名馬大驢及駝牲性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又出白象獅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敢噉火

大月氏

大月氏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

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東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暎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小月氏

小月氏國其城東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

鉢和

下

下

鉢和國其土尤寒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者銀峯

波知

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隋煬帝即位遣柱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鑠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

突厥

突厥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其先有一兒年且十歲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復投於西海之東落荒山西北山山有洞穴與狼俱匿其中遂生十男其後各為一姓故牙門猶連狼頭蓋後乃抗禦也
臣等稱可汗云

兩晉南北奇談六卷

存四卷

明刊

本史部雜錄罕見有納蘭成德珊瑚閣藏印因收之一九六三年冬於咸東書屋

兩晉南北奇談卷六

兩晉南北奇談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宋王渙撰渙為仁宗慶歷末睢陽五老之一王闢之澠水燕談稱其官為太子賓客祝穆事文類聚載錢明逸五老會詩序稱為太原人其事跡則未詳然世僅傳渙五老會詩一首不聞其著此書鄭樵以下諸家書目亦不著錄考太學進士題名碑宏治丙辰科有王渙象山人明史藝文志有渙所著墨池手錄三卷此本自稱墨池王渙與墨池之號相合知此書為明王渙所撰其稱太學蓋舉郡望耳其書摘錄晉書以下八史瑣語雜事王士禛居易錄稱嘗見書買攜兩晉奇談不云誰作疑即此書也

新集分類通鑑□卷(存卷

一)

不著撰者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二年施

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分類通鑑
四卷》提要

分類通鑑引

昔余守河間因考績至都下
過相知許偶覩分類通鑑一
書不著編集者名氏其所載
事實不論世代先後唯以類
而相從最便學者之觀覽遂
假錄以歸方謀鋟梓適改官
蜀臬不果留其書于郡齋俄
金城謝君道顯以侍御繼守
乃僦工刻之謝滿去天台施
君彥器自秋官正郎蒞茲郡
時月之間政務興舉餘閑寂

國聞此書病其魯魚帝虎
之未正手自研校復捐俸貲
翻刻畢工乃走价請曰是書
始自我公得之留于郡齋歷
十餘年檢而始刻成可無一
言以識其端余諾之竊惟

溫國文正公之資治通鑑考
亭朱夫子之通鑑綱目直詞
與旨褒善貶惡後學無容議
者第其卷帙浩繁觀者不免
望洋之嘆而此編者事以類
比目以條分一展卷而數千

百載政治之得失人物之賢
否時變之隆替舉在心目由
是而深造夫通鑑綱目二書
之精奧亦庶幾乎其有序矣
二君嘉惠後學之心夫豈淺
哉余雅不能文姑述顛末如
此云

弘治己未歲仲秋既望
賜進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前知河間府事濠梁
顧佐識

新集分類通鑑

禮賢納士

設難求諫

大禹即位以待四方之士曰：「寡人以道者擊鼓，論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詔以憂者擊鼗。有獄訟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夢帝賚以良繡

商之小乙，自為太子時，備知民事，艱難夢上帝賚以良繡，乃使人以形夢求於天下，得傳說於版築之間，命以為相。

尊古皇為太公

通鑑

周文王既立，已年八十餘，釣于渭水，文王出獵，載之以歸，尊為太公。

周公冢宰

周成王年，幼恐天下叛，周公居冢宰，乃攝政，代王為國。南面負宸，以朝諸侯。成王將冠，周公命史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遠於利，近於賢，遠於不肖。」見諸侯，周公歸政於王。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

孔子為司寇

孔子由魯司寇攝相事，其初入，諺曰：「魯有初。」及之，齊之廢棄，投之，無郵。三月，政風化行，民誦之。三歲，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衣，我無移。

孟嘗君養士

周顯王時，齊田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皆厚遇之，食客嘗數千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燕昭王禮賢

燕昭王初即位，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

通鑑

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閭閻，賢於閭閻者，宜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闕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將士爭趨於燕，任以國政。

范雎說秦遠交近攻

魏人范雎亡入秦，說秦王曰：「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如走韓、魏而掃秦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敵，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韓、魏。」

楚趙皆以齊必懼齊附其韓魏國可為也王曰善乃以詔韓為客卿與謀國事

毛遂自薦

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大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騅黃之與羣中其才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二年於騅黃之羣中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與君共處羣中爾使遂登得處羣中乃顯脫而出非特其才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日中

人通鑑一

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爾今日中不決何也今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爾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牽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勅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皆血於堂下曰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取復相天下士莫不謂毛遂為上客於是楚

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信陵君敗秦師

秦莊襄王以蒙驁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遽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

張良以兵法說沛公

人通鑑一

沛公起兵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

酈食其見沛公

高陽人酈食其為里監門沛公騎亡言於沛公使人召之酈生入謁沛公延生上坐以禮待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秦之國請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食其

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縣食其為費野

漢用陳平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
其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乎曰嗟乎使君何宰
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先事魏王咎說王
不聽後事項羽拜為都尉後校歸漢王與語悅
之問曰子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
使為參乘典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亡未
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平伏監護長若漢王聞之愈
益幸平

四皓羽翼太子

漢高祖易太子不定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呂而我
章劄劄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
請宜來今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
叩辭厚禮迎此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
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
壯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
曰求公避毋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臣
等義不辱故恐而亡隱今聞太子仁
孝求欲立天下莫不心願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
求上曰願公幸平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

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
羽翼已成難動矣

高祖詔求賢士

漢高祖詔曰開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
皆待賢人而成名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
顯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
為之駕

賈誼請改正朔

漢文帝問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
尉吳公為洛陽人賈誼常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
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賈生

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
帝謙讓未遑也

漢文帝求直言

漢文帝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群臣悉
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者以匡朕之不逮

除誹謗妖言令

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
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
之賢良即除其令

袁盎薦韓之

南陽張釋之為騎郎一年不得調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釋之言秦漢間事帝稱善拜為謁者僕射

以禮待賢

漢文帝思賈誼召至入見上方受經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大夫

董仲舒對策

漢武帝即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董仲舒對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

通鑑

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全安之在德而己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繼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禮樂而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興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遠近莫敢不盡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百物生和而萬民皆謂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

道終矣今陛下

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術行高而思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臣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趨利如水之就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德也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竊竊之琴瑟不調則石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善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

通鑑

下以來常效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今政日進福祿日來聖王之治天下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不敢犯其上武王行大誡刑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盛國圉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管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莊乎他在乎加之愛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

漢武帝迎申公

冬賢上書自勵

漢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館四方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

漢武帝詔興廉舉孝

谷通銀一

漢武帝時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問或欲官乎曰不願也有寬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

漢武帝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乏駕之馬蹄池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暴勝之薦馬不疑

漢武帝以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至勃海聞郡人馬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夫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選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

趙過能代田

漢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穀多民皆便之

杜欽谷永專攻後宮

漢成帝即位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谷永上對乃皆以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害繼嗣之咎

鄧禹諷劉秀

南陽鄧禹杖策追劉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亂動以冀冀

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利爭用威功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於天下所嚮服軍政齊宿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當宿衛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本

侯霸保全臨淮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光武復霸會時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言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周黨嚴光等不屈

漢光武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

帝訪嚴光

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居，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主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與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

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漢明帝初即位，鍾離意薦全椒長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金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

上召南陽朱季

漢章帝幸宛，召前南陽太守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

毛義捧繳

廬江毛義，東平鄆人也。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重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奉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高乃為親屈。」帝下詔褒寵義。

漢順帝以策書玄纁徵樊英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順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之。符以師傅之禮。英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

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之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言此言兩。

帝徵楊厚拜議郎

漢順帝永建二年，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瓊至拜議郎，即宿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連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事，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

劉寬蒲鞭

漢相帝徵東海相劉寬為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

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
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劉備三顧孔明

劉備在荊州訪上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
識時勢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
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
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
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
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
而智術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

今通鑑

卷之

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
諸侯此誠不可以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
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
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識之士思得明君將軍門弟室
之宵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嚴阻撫和戎
越結好孫權內外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
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
備鮮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

羽飛乃止

謝安不仕

晉謝安少有重名前以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
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
至相謂曰安石不出吾知其無用也如倉生何年四十餘桓溫請
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善深禮重之

謝安舉謝安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
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可謝安以兄子玄應詔却
避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
負所舉

今通鑑

卷之

世民任房玄齡

李淵克長安臨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
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
已罄竭心力知無不為

秦王開館延賢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
官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
之士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
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顯助子志寧蘇世長薛收李
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立廷許敬宗並以各官兼文
學館學士分為三館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

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望節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乃使庫中閱立本圖像褚亮為讚號十八學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太祖問治世養身之術

宋太祖微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太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今講之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飲客料曰此又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調諫微旨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凡

賜陳搏希夷先生

宋太祖即位陳搏希夷先生次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

公集卷之六

見帝謂宰臣曰搏猶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博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此猶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子之表傳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更化致治之秋勤於修煉無出千川瓊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賜希夷先生放還山而卒

各仲放

宋真宗召終南隱士仲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初放

母卒詔賜以粟帛緡錢至是召至故以幅巾入見于帝政暇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故曰明王之治愛民而仁惟徐而化之餘皆不戮

議論治道

傳說進諫

商之小乙即位初傳說為相進諫論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修舉

夷齊諫紂

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

史佚論德

周成王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佚對曰使之以時而教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失言如臨深

通鑑一

卷十九

淵如履薄冰水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讎也亘成之民讎桀紂而臣湯武若之何其不懼也

芮良夫諫好利

周厲王元年榮夷公好利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矣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

尹鐸論繭絲保障

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繭絲者稅賦也保障者藩籬也簡子曰保障哉

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子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後智伯攻趙襄子曰先王之所為也尹鐸之所寬也民乃和也

李克論治道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事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魏成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翟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

通鑑二

卷二十

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自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作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子思論君闇臣諂

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子思曰以吾聞之君不君臣不臣都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聞其言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諛其言大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此言自以為是而士和也

莫曉其非君。臣說自賢矣。而群下同。故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福之則進而有禍。如此則善矣。後生時曰。具曰子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之臣也。

齊趙論

國頭王時齊魏合之於意。王曰。齊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惠王曰。齊人豈無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之五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南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乘吾臣有懼子者。殺淨尚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改。取漁於河。吾更有點

通鑑

卷二十一

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使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重。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漸色。

孟軻見惠王

鄰人孟軻見惠王。王曰。吏不遠千里而來。亦有利為國乎。孟軻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魯仲連論曰

田單用牛。復齊七十餘城。攻狄三月不克。田單乃懼。問魯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墨則鐵。鐵則生。扶鍾為士。卒俱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志。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而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脩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子順言秦必伐魏

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諸大夫。皆以為秦伐趙。趙於魏便。孔斌曰。不然。秦食暴之國也。勝趙必復

通鑑

卷二十一

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趙處堂。燕毋相哺。吮吮馬相。樂也。自以為安。而突災。山樓。字。焚燕。雀。不。不。不知禍之。特。及。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當。今。山。東。之。國。敵。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其。為。秦。乎。

子順論高士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躬。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躬。成。則。自。然。也。

漢大臣議迎代王為帝

呂太后崩大臣迎代王為帝王之臣張武等勸王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權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王皆左袒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代王大王勿疑也代王至長安太尉請問宋昌曰所言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曉上天子

璽符代王即位

錢穀次獄之問

漢文帝為明習國家事朝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矣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使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助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遷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諸侯自知真能下知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尊為丞相

釋之守法

張釋之為廷尉漢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律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緩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官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王受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殺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人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曰太后許之

劉向上封事

漢元帝時石顯譴周堪張猛等數諸毀之劉更生具其傾危上書曰臣聞命九官齊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王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漸之和氣致祥年氣致災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長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若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

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議賊之口持不新之意者
開辟杜之門誠非徒別衆貴退群枉或則正上
勢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心
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下之
心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便是非炳然可知
則百異消滅衆辟並至太平之基盛世之制也願
其書愈更許史凡而留更生等

臣謝上書言事

漢元帝論道德之行臣竊上疏曰治天下者當所上
而已教化之源非家至而人誦也賢者在位能者
布職朝廷崇礼百僚敬讓道義之行由內及外自近
者始然後民知所法焉善日興而下自知也上好禮
行文德順政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遺見人人自以為
得工意

京房論石顯

漢元帝時石顯專權京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屬之君
何以危併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不賢
房曰陛下親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
者誰哉房曰明主直自知之上曰不知也知何如
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懼之乎上曰然則
之亡者是矣房指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
處出從上亦不能退者也

漢元帝時京房上曰古之帝王以功舉賢則為化
成瑞應若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無實
功而受封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官以房言
煩苛令上下指司不可許帝於是以為房為魏郡太守
得以考功治郡

制尚請興禮樂

漢成帝時建為郡於水濱得古磬一十六枚議者以
為善祥到因因是說上宜興辟雍鼓琴車陳禮樂以
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

京房論石顯

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
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則則
則罪則至於禮樂則曰不取是敢於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夫教化之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意
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
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
卿議遂相釋方進大司空何武奏請立辟雍未作而
罷上欲欲用向為九卿為王氏等所持故終不遷

師丹論限田

漢哀帝即位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
井田民得賣買富貴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邑

有人君之事里有公侯之寓小民安得不周古井曰
法雖難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曰以禮不足塞并蒙
之路薄賦斂省稅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
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營私蠹
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
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
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年三年
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如買買為城賤貴戚近習不便
也詔書且頒後遂寢不行

丞相王嘉請定任大臣

漢哀帝即位以王嘉為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

數有變動乃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
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
亦失官樂職然後上下相變莫有為月之意其後稍
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棄中林苟容永全
下材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
今急務也

莽作大誥

王莽既攝政已依周書作大誥諭告天下以當返位
孺子之意自謂成德曰成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
之事矣莽因漢孝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寶藏
天下晏然更制度去天下田曰王田予九橫無里

當數有非井田重制無去威象者投諸四裔以禦

邪形敵策

王郎起兵郡國皆降獨信都太守任光和大守不
形不肯從郎光聞秀至大喜即彤亦自和戎妻會議
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遂西還長安即彤曰吏民
吟思漢久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馬合之衆
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
討之何患不克今擇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
動三輔陸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使
縣得精兵四千人衆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擊郎
邪郡縣響應又耿弇勸勿罷兵擊破群盜秀持赤心
置人腹中各將安得不投死乎

班彪王命論

堯舜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
意者衆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持承運迭興在於一人
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
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然
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
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二絕王氏
擅朝能竊竊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
天下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境俱亂

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
六國世業之資百姓詭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
賢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
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遂而
將之時民復知漢乎處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
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于稷契咸佐唐虞宅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弊之祚
禪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
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
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
子也夫歟謹流誠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

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
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離厄會當獲
祐勇如信布強如梁籍咸如王莽然卒遇鑊斧實烹
醢分裂又况公廩不及數子而欲圖奸天位者康昔
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
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
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
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
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廣陵母知與審此二者帝王
之分矣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起知人善任使當食
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黜生之說舉韓信於

大國所以成帝者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准
陰陽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成知覺審超然遠
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德信布之親親則禍祚
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矣豈不聽後先武觀在實敗
走將妻子奔西城惠俱而卒

常鹿議朝

漢章帝元和元年陳者多言郡國貢舉舉非功次
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日以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
議大鴻臚常鹿上疏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
行為首是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

徐通第一

相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繆者不可以為勝薛大夫
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錄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
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
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朱暉諫行均

漢章帝臨朝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
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
輸之法與實取無異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
所宜行

仲長統曰言威臣之權

漢帝初即位以次

今之失... 已無政有不治猶加... 習之豎水旱為災此... 讓三公至於死免如... 加於生民不亦速乎... 而在位病民舉用失... 變人物多妖然後可... 李固言尚書猶北...

漢順帝陽嘉元年洛陽宣德亭地折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數撲之使之劉策李固對曰陛下之

有尚書備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無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重執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民望政

崔寔政論

漢桓帝元嘉元年百官舉獨行之士舉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不進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時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蔽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以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肅天下肅如算計元効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

竟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在漢重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策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時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于威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濟平之藥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弊值厄運之會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取委其驍馬駟其街四杜橫

再皇路險傾方將掛鞬馳軌以救之崔駰鳴和鑾清節泰我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管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治平非以寬治平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荀彧論袁項勝敗

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靜何如對曰劉項之不齊公所知也漢祖唯知勝項羽故得強終為所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至陽武

曹操軍自江陵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

晉劉琨於孫將軍亮書曰海內大計
東劉琨州收衆漢南劉琨操並爭天下
難客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
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
之衆與中國抗衡不知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以
而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
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安能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吾之地受制
於人吾計失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
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今將軍誠能與豫州
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曹軍敗吳之執強鼎足

形成矣周瑜決策拒操赤壁之戰操軍敗之

曹操密使將幹說周瑜

周瑜攻曹仁歲餘殺傷甚衆曹操遣將幹往說周
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
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邪客因延幹與
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
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上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
恩言行計從禍福一之假使蕭張更生能移其義乎
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雖量高致非言辭所
能間也

孫權論周瑜得失

孫權平定荆州權與陸遜論周瑜唐肅及蒙曰公瑾
雄烈略畧無人遂至孟德聞拓荆州遽馬寡傷子敬
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
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執張言方牽數十萬
水兵俱下孤等請諸將皆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
布奏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
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孫
不來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雲
為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解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
長大聰明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其

孫權

發不及之爾爾取問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
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忘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
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
行禁止部界無廢負道無拾遺其法亦美矣

蛟龍得雲雨

劉表故立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
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於
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
久居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後備還聞之數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

孫權行其意亦慮此也

顧統非百里才

劉備以從事顧統守長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
備書曰顧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人始
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
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蔣琬非百里才

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
見琬秉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加罪琬請亮
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似以安民
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
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魯艾屯田

魏廷徵廣田高如於楊豫之間魯艾以為昔太祖破
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計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
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
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下淮北屯二
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
守蓋開河渠以增溉淮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定五百
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
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衆兵無不克矣太傅
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六興軍衆必舟
而下江淮資大於南而無水害

曹阿瞞勸親統

魏邵厲公正始四年宗室曹芳問上書曰古之王若
建國如以明親親必固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
用則其勝也微弱賢實之道偏任則其敗也刻奪先
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
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
而不重或擇而不任臣切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
開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
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之救也秦觀周之弊以為小
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予以

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疾川股肱獨任臂
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暴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豈不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鳥集之
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
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
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
強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
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
不從至于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
之患蓋此設高帝樂鍾文景之過制急之不
恤曰所謂求大必所辱

不...是之後遂以陳夷子...
常之亂宗室王侯咸乃為之符命頒弄恩德豈不哀哉田斯言之非宗子獨思著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推輕執弱不能自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資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其非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于桓靈間官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

通鑑 三十七

四夫執齊九庶內無探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固莫以此論感廢曹爽棄不能用

張懷論司馬懿

吳主或謂襄陽張懷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暇今又勢力遠征敗於不服何以能克懷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承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津南三叛而腹心不憂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根本固矣奸則立矣今蜀闇官專朝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

克意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杜預論考課

晉武帝即位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廢議於心不泥於法未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弊密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書愈繁官方愈備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克之舊制取大捨小去繁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公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

通鑑 三十八

頗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吳主面折賈充

晉武帝以杜預等平吳主東降降爵歸命侯引見賈充賈充謂帝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帝曰臣於南亦設此坐以待陛下賈充謂帝曰聞君在南方鑒人目則人面皮此何等刑也帝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慚

王渾主婚爭功

晉武帝因吳地平矣渾濤爭功范通謂渾曰卿之則義矣然恨所以居義者未盡善也御旋旆之日帛巾紅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

之力老夫何力有之此
能無愧乎潘曰吾始
言其終不能造詣
報輕為之憤邑將士
廷瀆鎮軍大將軍

江統作徒我論

晉武帝太康九年太子
早地其原乃作徒我論
在要荒島平水土而西
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
也以漢之高祖而因
也元成之微而單于入
有道之君拔夷狄也
魏統贊而邊城不弛
征期今境內獲安強
隅強場之戎一彼一
弱寇強國打禦蜀屬
今者當之已受其款
未聞戎狄官在此土
未敢之歲服土庶
毒令官隨至於善育
快憤怒之情候曉乘
便為懷運而居封城

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放野之積故能為禍
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犬馬肥充則
噬豎況於夷狄能不能變但顧其微弱勉力不逮
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土民
富豈源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
還其本域慰彼新秦陳土之思澤我華夏繼不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
能用

魯褒作錢神論

晉惠帝為人慧黠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執位之
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密構貨賂公行魯褒作
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用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
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可
使死可復生可貴可賤生可貴死可賤是故忿爭非
不勝幽滯非錢不救冤讎非錢不解今聞非錢不
洛中朱衣當塗之七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
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蔡謨言度德量力
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代褚裒謨謂所親曰
明滅誠為大慮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
謨曰不能順天來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
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

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運餒而封累短不能割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哀敗而還

崔浩料劉裕

魏主嗣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僥倖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虫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大土計滅桓玄與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裕克秦而歸必必其主關中華夷難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水包

通鑑一

卷四十一

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爾願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英曰卿料之審也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帥之臣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風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劉文靜與世民圖大事

隋文帝時李密據洛口倉帝叔劉文靜與李密素厚文靜太太原獄李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矣

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維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

太宗弓矢俞治道

唐太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行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弓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

通鑑一

卷四十一

朕始寤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死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祖孝孫作雅樂

太常少卿祖孝孫作唐雅樂太宗曰禮樂也蓋一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倡曲陳之將亡作王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

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公豈悲乎
聖樂微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太宗與玄齡等論治道

唐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
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
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
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
通善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
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臣既知主
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之爭此所以二世

太宗與玄齡等論治道

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
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
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尚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
阿從不盡已意

王珪確論

諸宰相侍宴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優善談
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
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
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
傳處煩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職君不及堯舜

已仁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
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數亦服其確論

魏徵與封德彝論治道

唐太宗常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
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
則難教經亂之民愁怨愁怨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
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
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
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
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常
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帝從徵言九

太宗與群臣議封德

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成大亂之
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訛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
為惡豈夫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

太宗令群臣議封德

唐太宗令群臣議封德彝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
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李百藥以為使勳戚子
孫皆有民有民易世之後將驕驕自恣攻戰相殘害
民尤深不若守今之迭居也頗師古以為不若分王
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
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上詔皇家宗室及勳賢
之臣官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

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太宗怒喜怒妄行賞罰求錄

唐太宗謂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五覆奏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魏徵勸上居安思危

唐太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難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論養人之道

唐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與朕陳之東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蚕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德宗幸奉天與陸贄論致敗

德宗幸奉天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

事賢退上疏以為陛下御所日滋賊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豈徒言缺臣聞理或生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動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蕩滌氛祲復復官闕而已

獻果得官

唐德宗幸梁州在道有獻公果者上欲以微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其畧曰自矢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馬青未繼皆於胥徒金紫者施於輿早當今所病方在爵輕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人勸若獻公果者亦授試官則彼此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公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公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陸贄論賊贄

唐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學非良士有刑建者論說賊贄語最張皇案其事情頗似竊現今

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奸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贊上奏其畧曰以一人之聽見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藉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竒達太度天下之士至者約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踴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措誠其效固不圖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務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

通鑑

四十七

德宗問陸贄規畫

唐德宗謂陸贄曰渾瑊李晟收復京城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為贊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更於斯深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碍否臧皆況上有掣肘之機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君上之權

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德宗用李泌問平河中之計

唐德宗為太子之時與李泌之遊上在興元詔泌至行在為散騎常侍上問泌河中密爾京城朔方兵素精銳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重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壞光不束身歸罪乃雲殺使臣鼠伏兩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懷下所梟使將無以藉手也

德宗與李泌論盧杞奸邪

通鑑

四十八

唐德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為奸邪也倘陛下覺知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在言命則權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紂之所以亡也

李絳諫用兵河北

唐憲宗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曰率納跋扈不恭

主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
理彼必不服由是議父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對
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
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
不以為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
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休彼聞
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也

李絳請討淮西

唐憲宗因淮西吳少誠病甚李絳等上言少誠病必
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
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

通鑑下

四九

李吉甫奏省冗官

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
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
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
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
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
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請敕有司詳定
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途
可減者減之於是命段平仲常賁之李絳同詳定

柳宗元作梓人傳

唐憲宗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宗元善為文嘗作梓
人傳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
繩墨度群木之材規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
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一大厦既成則
獨名其功受祿三品亦猶相天下者立紀綱整法度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
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傳周召
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其不知體要者反此街
能矜名親小苟侵衆官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
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
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通鑑下

五

且藝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
勿慮去不復顧其蔭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
而性得矣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大思憂
之大勤日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
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
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
為政亦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
卒以禍之旦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獲督其蚕
織吾小人輟饔飧以勞吏之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
安吾性耶凡病且危哉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李愬論用兵

唐憲宗以太子唐事李愬為唐鄆驛使初年元
濟父薨自領軍政命裴度討之愬自領精兵克蔡州
人言曰蔡之精兵皆在泗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
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將聞之元濟已
成擒矣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鴻池
愬令驚之兵至城下無一人知者鑼城為坎以先登
壯士從之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不
戮一人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公始敗於朗山而不
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重而不止孤軍深入
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愬
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吳房則其衆奔

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勢吳房則其衆奔
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發死戰自倍矣夫視
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於小勝而小敗先自
挽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
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憲宗問先理後亂

唐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
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
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
輕入皆以天寶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
終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

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杜絕無疆之禍
皇甫鎛深恨之

杜牧罪言

文宗太和年間杜牧撰河朔三鎮之禁檄而朝廷
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畧以為國家自
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傳尺寸之用人望之若回
鶻吐蕃無敢窺者齊魯秦雍皆安固亦為電未嘗
五年間不戰而然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
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莫如不討地勢不審功
寸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厚於士者以為國家始理
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置職者其十六衛

乎本原事述天下之大命之重莫如十六衛蓋
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府兵伍有
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戎兵居內三時耕稼一
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穡易破人人自愛雖
有崇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亡疆鄙之
兵被徵乃未斧鉞在前爵賞在後疆疆交并豈暇異
圖雖有崇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開元末肅宗奏章
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
請擣四夷於是府兵內割邊兵外作戍臣兵伍端奉
失往內無一人矣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
則暴使外不叛內不暴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

立衛乎

桑維翰上疏莫負契丹

唐主初年群臣爭言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不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議者以歲致縉紳謂之耗蠹有所早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盡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遇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竊幹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動以有成矣

齊賢上疏諫征北

宋太宗親征幽州回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其畧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

不戰而勝君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已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所謂揮卒未若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本有不先根本者也况降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

欽柱而至矣

夏竦獻十策

宋仁宗以夏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經略安撫使先是竦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諭所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增城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遣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入保大砦九關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十損並遣冗官冗兵及減騎軍以紓饋運朝廷多采用之

契丹求開南地

契丹以蕭特末至計呂夷簡奏知制誥富弼為接待

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托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尋豐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願真卿使李希烈事上疏乞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主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逆以官爵賂馬遂往

富弼折辨契丹主

宋仁宗使富弼至契丹弼見契丹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此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未帝昏亂上字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

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歸人主群臣何利為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虜能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則大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如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安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細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節子

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也在此敗盟假此為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僚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舉兵可又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曰言此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弼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在感悟今惟有結姻可議且弼曰婚姻易生嫌必本朝長公主出嫁齊送不過十萬緡若歲幣無物之利哉契丹主論弼使還曰俟婚畢至當擇一事又之宜遂以誓書來也至是弼還奏次弼復使契丹獻納二字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歲前共五十萬二而歲送至白溝河而好復

定皆弼之功也

詔議濮王禮

宋英宗詔議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尊所生嘗因奏事言濮安懿王為本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思親王官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臣極其尊榮以三

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按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勞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者見非常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凡前代入繼者多官車晏駕之後授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統承桃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

通鑑

五

尊屬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致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改前世皆無據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詔下而太

集議不一權宜

雨夜

雨夜

雨夜

雨夜

宋英宗治平二年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元殿宰相而下朝恭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而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多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關失及當時利害執政大臣其協德交脩以輔不逮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淮江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余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樓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瘞道路許穀之間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疫癘弥數千里至

通鑑

五

秋辛而豐熟未及收穫而暴雨人至一苗半穗蕩無十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願為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權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為天子雖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嬪已失皇太后之權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

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子之耳目防大臣之壅蔽陛下當自察其事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

光緒安石言理財

宋神宗有事于南郊赦時執政以可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衮

通鑑

王九

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財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堂表事責兩府遂不復辭

富弼再相諫帝果於有為

宋神宗即位以富弼為司空侍中平章執初弼自汝州入觀謂命母拜坐語帝從容勸以治道弼知帝果持重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分人竊測則庶人得以

傳命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有德澤頭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廣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左僕射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歲膳微桑王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大數非閭人事得失所致獨在道間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若此必為人所笑矣帝曰若天不聽吾言則上書數千言雖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人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惡憂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臣憚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所為也陛下大抵人小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善者若朝廷守舊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通鑑

李

安石言立法度

宋神宗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問之介曰安石好本而惡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變更介退謂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

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倘狹少容必欲求賢補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不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於設施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議行新法

宋神宗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以蘇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為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王安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

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卒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令欲理財則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決意任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劃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

立常平給欵法

宋神宗熙寧初年王安石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羅本散手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一如陝西法令既

具出示蘇轍

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

曰以錢貸民使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限保為難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受累及其納錢雖富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難籌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以僥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縱有貴必難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安石由是而止

韓琦上疏乞罷新法

陝西安撫使韓琦乞罷新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

之乃復視事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賈陌三等已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一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未無并之家今令多借一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如絕相違戾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官史防下戶不能送納皆免差克甲頭以備代陪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出以致遠近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

政巨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張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脩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以琦說為疑安石遂脩曾公亮陳昇之欲即奏建不若俟其出由是連卿論旨安石乃起持例同安石令翰林學士刊石頒之天下琦申或上聽皆不察

馬光議
宋神宗御選英閣
汗常守肖何之法
三代之君常守焉
取高帝約束紛更
業遂衰由此言之
王之法有一年一
五年一變者巡
前世世重是
中光對曰布法
則詩之不
變也刑罰則

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蔽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絳塞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養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之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

法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帝欲大用光王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然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乃以光為拒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輔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主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收還諸制
安石議立新法

立諸路更戌法舊以選兵輪流立保甲法鎮戍十城為
大保王副凡保為一都請科舉自東成州習武鄉丁撥更定科舉法
合員及明內舍生二貢限立太學三舍法勒不
以爲便升錄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通緝之者立武學

韓琦條陳邊策

宋神宗熙寧七年，遣使蕭素來言，孺事詔樞密院議之。且手詔韓琦、文彥博、富弼、曾公亮條代北事以聞。琦奏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繁端。」

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僞北方乃因商船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紉圍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撥荅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舊日下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衆心離怨此為陛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

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其疑之養民
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饒使天下悅之盡備
日充若其果自賊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坎壈詔累
朝之宿憤矣

再舉伐夏

宋神宗以官宦李憲再伐夏帝訪輔臣王珪對已向所患不足今損錢鈔五十萬緡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數必變為錢錢又變為銀銀今距征期兩月安能集事帝曰唯裴度諄議今乃不出公卿而山於閭宦朕甚恥之安禮曰惟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

李夏氏之強非唯蔡比竄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
魏章臣懼無以副聖意也夏人寇永洛徐獲帥師救
之收殍

詔詳定役法蘇軾上言

宋世宗令輔臣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指歛民財十室九空歛民于上而下有錢荒之害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一害輕重蓋男等美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蓋變中兵為長征卒自尔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

出穀帛以養死其出性命以備農天下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後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先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為練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嘗開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軾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先光喜曰使人入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

免役法復差役法

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法范純仁曰去其太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為民病顧虛心以正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論說得衆間迎合知後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以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光深謝之

夾攻遼王奔四部

宋徽宗以童貫夾攻遼王密遣王壞以求如約夾攻遼金主遂分三道進兵海德妃蕭氏五上表于金不

許金主至燕京高公華開門待之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百官詣金主營請罪金主並釋之蕭妃遼主奔四部族遼興中等州皆降于金

議燕京西京地

宋徽宗以趙良嗣至燕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濠等州則併燕京不與汝家失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續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速速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

租稅非約也止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克之靖復

請去年歲幣帝亦持許之遂命良嗣與靖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向大國多矣豈平濠一事不能相使耶金主曰平濠欲作洛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乃令良嗣歸報且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人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指燕議一寸田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還至樵州以金書進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樵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

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曠曠與遣使賀正
旦生辰置堆場交易金主大喜

金人歸燕京六州

童貫蔡攸入燕曲赦河北河東燕雲路是班師時燕
之金帛子女戰官富民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
城而已金遣銀木可待筆書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
歸粘沒喝猶欲止割冰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
也我死汝則為之

李綱辭相位言十事

宋高宗即位以李綱為右相綱至行在固辭相位帝
不許綱入對帝曰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

綱以許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憤其計中賴天命不
改陛下總師子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
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
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威命帝曰朕知卿忘
義智累矣失其勿碎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
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
仰平天願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
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借通
五曰議委命六曰議戰七曰議守八曰議平政九曰
議久任十曰議脩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借通風令
二事留中不行

分類通鑑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宏治中河間知府施舉刊於郡
齋亦不云誰作其書分類猥雜標題舛陋蓋即通
鑑總類之節本又沈樞之重儔矣